六朝選詩定論十八卷

〔清〕吴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選詩定論十八卷》提要

選詩定論序

自有聲詩以來上下數千年難以統紀而昭明有選詩之目世尚紛綸風雅異轍才智之士各趨其一以爲質的選詩之體遂與蘇李顔謝建安開元以及李杜錢劉

元白諸體爭道分馳而譏呵之言至謂如齊梁小兒或極爲推崇宜熟精其理兩議交衡迄無

定旨然要之綱羅數代折衷雅則其於詩道殫悉能事蓋有不可沒者觀有唐一代輩起傑出啓變化於無方得之選詩者固十之六七也乃世之論者詳於唐而略於選溺流而忘源夫豈

說詩之正則哉惟余鄉伯其吳先生雅能會其全因推論往昔溯虞夏以迄元明條爲三際而

以自漢迄梁昭明所選爲中際適與前際後際相爲流通如龍門之有譜牒涑水之有編年其說深爲有據燦哉備矣迺尤於選詩獨加詳說葢以三代尚衆商頌周雅關雎以下刪定出之

孔子復經漢宋諸儒之闡繹則亦可以止矣而繼三百之微文顧不能揚扢風旨以砥流極之趨夫非事之闕如者乎因爲揭其旨要領其菁英條分縷析使聲與情偕適辭與事俱安自非

通敏博綜心知其意亦烏見臻斯至精者後世知宗趣三唐而不知唐音全盛固已隱隱隆隆

於選詩中無所復遺蓋自伯其之論出而始彰伯其之功不可誣也夫學選體得眞唐學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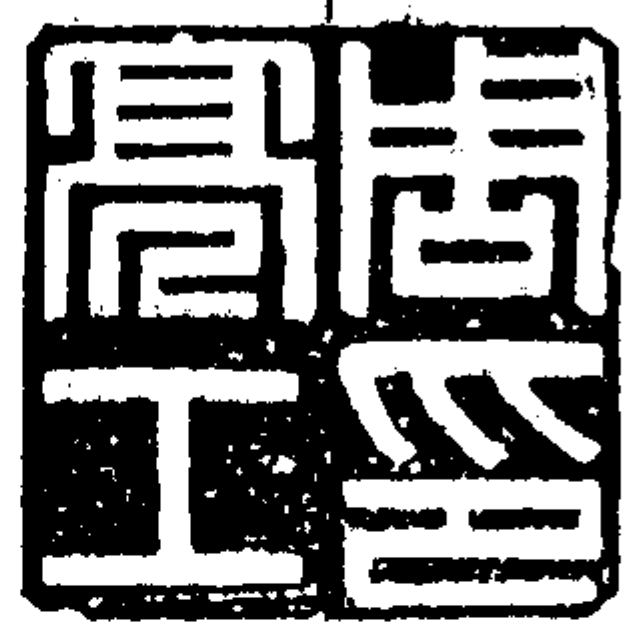
其流將至不可挽故學唐而規規於唐與不必規規於唐而從選體入者其功則有間矣此伯

其論詩之旨也吾觀伯其自爲詩標新領異峻拔千尋粤中諸吟傳誦瀟蕤菀非其得力於選

詩者有甚深與吾鄉詩
風自高蘇門後有張林
宗王半庵阮太冲秦京
諸先生後先倡道予嘗

梓天中四君子之詩告
之當世近流榛蕪雅風
漸敝得伯其力爲推挽
何患風嬍之不大振由

是言之伯其定論之功
豈獨闡揚昔賢而巳哉
康熙巳酉春仲里中同
學周亮工頓首撰于

賴古堂

序

凡詩之作本於人心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所謂長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詠歌之不足而嗟歎之比之而爲詩和之而爲樂其致一也國風雅頌爲詩之所自始漢魏

而下體凡數變要以因枝振葉沿波討源皆無失乎風人之意焉是故東晳之補亡南陔白華之遺意也蘇李之贈答蘀兮蔓草之餘韻也樂游曲水卷阿魚藻之所以鳴豫也七哀四愁小

旻正月之所以興悲也爲之考其源流通其條貫則夫盛衰升降之故可知已矣詩之有選昉

自昭明觀其各體互異分鑣並驅騰雅詠於圭陰煽風流於江左斯亦前贊之筆海而才人之

奥區也吾宗冉渠豐才博藝少舉進士負盛名所爲古文詩歌縱橫馳騁與古人相上下著爲

選詩論定一書自詩三百篇以及漢魏樂府蘇李五言晉宋齊梁諸體同源異派脈絡相承皆

能講求貫穿又旁搜史事論其時世以考據之況濫廣博勤成大集其持論精覈凡當世言詩

之家無以易其說也吾聞諸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詩之爲道與樂通者也

而後之說者以六律爲萬事根本推之造曆之法以律起曆其數皆出於黃鐘之宮是故知詩

則可以知樂矣知樂則可以知曆矣冉渠精於藝學天文度數燦若指掌九章算術得其精微

又因黃鐘葭灰以曉樂律分判比度不失累黍其人固劉向張衡之流也又豈徒以唱酬吟詠

與黃初建安諸人較短長競聲病而已哉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中秋年家治宗弟偉業頓首拜撰

六朝選詩定論目錄

雎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金谷集作詩
悼亡詩三首
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二首
左思
詠史詩八首
雜詩
招隱詩二首
卷之九

張協
雜詩十首
詠史詩
張翰
雜詩
張載
七哀詩二首
擬四愁詩
楨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何劭
遊仙詩
贈張華
雜詩
潘尼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贈河陽
贈侍御史王元貺

迎大駕
傅玄
雜詩
傅咸
贈何劭王濟 并序
孫楚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曹攄
思友人詩

卷之十一

袁淑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倣古

鮑照

還都道中作

詠史詩

行藥至東城橋

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

代君子有所思

數詩

翫月城西門廨中

東武吟

結客少年場行

東門行

苦熱行

白頭吟

代放歌行

升天行

卷之十四

謝靈運

述祖德詩二首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鄰里相送方山詩

富春渚

七里瀨

過始寧墅

登池上樓

遊南亭

遊赤石進帆海

晚出西射堂

初去郡

初發石首城

道路憶山中

入彭蠡湖口作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一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六朝選詩定論緣起

六朝選詩定論者論文選中之詩也選序曰世更七代併梁而八今節去襄周亡秦斷自炎漢及蕭梁為六朝者明所論者專主漢道上以別乎王迹下以別乎唐制也然不曰詩選而謂之選詩者謂是詩也昭明業有定選余不過從而論之所以尊選也選乃纖删定之義而起者也孔子於六經禮樂無傳文易彖有贊春秋有筆

有削初非去取其文至於書有百餘存者未半詩凡三千删者十九即選序所云芟其蕪穢集其菁英者則孔子固自有斯文來一大選手也孔子既没作者漸寡至漢而復振當梁而益繁此昭明所以取删定以還千百餘年之文裒而集之校之删定雖不可及然亦藝府之彀率藻林之規繩後之選者率不能過焉但孔子之删文與詩分昭明之選詩與文合余茲於文之中獨取其詩而論之毋乃與選相牴牾乎不知余之專論詩者蓋尊經也孔門序經曰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是六經以詩為稱首矣文選序詩反在賦與騷之後者尊三百篇也賦為詩之流騷為詩之變而漢以後五七言詩亦古詩之流變故選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一段是為序騷賦張本又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此一段專為序詩張本故其序騷賦又曰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其序詩又曰炎漢以來其塗漸異以明選詩為三百篇之流變而非騷賦之流變也雖然古

詩之變遞會使然然變不遽變必有為之漸者選詩去三百篇千有餘年中間承前開後騷賦之功不可没也三百篇與選詩兩會譬如巴巫之峽屹然對峙其中定有江水洶湧怒氣天崩聲摧地折極詭怪之奇觀而後兩峽之氣始接而勢益壯則騷之襟會乎兩會者亦若是而已故古人作騷賦而不得三百篇之意竟不成其為騷賦作選詩者不得騷賦之意竟亦不成其為選詩也杜甫曰遞相祖述復先誰蓋莫先於三百篇矣故三行篇不特為騷賦選詩一切有韻之文之總持即一切

無韻之文亦莫不以爲總持焉嘗讀晉史或問鳩摩羅什以西域文法對曰從中無無韻之文又李鄴侯聞梵而識僧人之造詣則知有韻之文古今所重雖出婦人女子之口而詔教詰令不得駕其上矣故選文之體凡若干而序獨原本於詩之六義者尊三百篇也況選詩之體六義全完直紹風雅之統系者乎此選所以詩與文合編而余獨摘其詩論之蓋有不得已者敢云管見卽天蠡測卽海哉而乃僭稱定論何也學者非篤信無以善道非尚論無以晰理蓋道惟一是非聖人之書莫

傳故必信而後論理本萬殊卽不至聖人之書亦存但當論而後信卽如詩有三百篇有六朝選詩有唐詩唐詩有作家無選家未經論定姑未置論而三百篇與選詩俱經論定者三百篇聖人所論定是當信而後論者何也三百篇以道爲主而文與理附焉卽本序所謂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所貴因其文以披論其理其理愈明其道愈顯也若六朝選詩固蕭氏所論定未經聖人是當論而後信者何也選詩以文爲主而理與道寓焉是必本道爲法究尋其文理其理旣明於道斯合也

惟三百篇爲信而後論故古人論者最多漢之注疏宋之訓詁其闡發可謂無餘蘊矣惟選詩爲論而後信故論者最少蓋謂此特文士之筆鋒聖道弗存無庸留心豈知聖人之道未墜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但學者不克細心尋究遂令此理中絕耳卽彼三百篇半出於婦人女子非盡聖賢之言選詩歷六朝千有餘年類出士大夫之手皆當世所謂賢豪間者反無一語可取耶設此詩出於孔子之前豈盡刪去哉孔子不能盡刪何得不論但論必有其法苟無其法如無權之衡無度之度

以奚稱量哉然則如何亦以論三百篇論之而已孔子刪三百篇僅存其文耳而其論斷之文見於四子之書亦有散見於諸經者余特取爲論選詩之權衡庶不至於聖人之指有差謬云爾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詩不知昉於何人詩之名不知昉於何時而創見於虞書后夔之語曰詩言志按后夔本論樂也非論詩也然

實爲萬古論詩之初源作詩之元本焉蓋志者心之所之詩者言之所之有諸內必形諸外志壹動氣理之固然故有聖人之志斯有聖人之言有賢人之志斯有賢人之言故詩不合聖賢之旨不傳雖然古今之傳詩多矣其作者果盡聖如周公賢如史克乎不知聖賢之途甚寬夫子之待人最恕思見聖人而不可得轉而及君子又轉而及善人甚且下而及於有恆者皆聖人之徒也詩三百其言不同或以志訓或以志戒雖不必盡出於聖賢大抵不離聖賢之徒絕非庸夫俗子所能與苟

有才有情而不詭於聖賢之旨雖寺人女子皆得列風雅之林何況進取之狂不屑不潔之狷卓然有立志耶志之不立而剽襲陳藻雜綴景物猶如剪綵爲華全無生氣其何以啓方來之憤而發其悱歟故詩之所憤者惟無才無情之庸夫俗子蓋以志之不可強立而言之不可僞託也至如奸雄一流雖聖賢所不道然其人實負不世之鴻才兼懷絕人之至情或內而疾貧或外而疾之已甚類有所激而然原其初固各有其志也亦各言其志而已此言志二字所以包囊萬世之詩後之作

詩者貴能立志其志既立其言自工一唱三嘆感後人之志於無已者子曰詩可以興此作詩者之功也後之論詩者貴能逆志既得其志斯知其言知人論世通古人之志於無間者子曰興於詩此論詩者之功也詩兼言與志而歌專主言永言者衍之使長也歌既主言言乃聲之貴者非聲之全者故廟堂登歌人聲雖貴亦祗與八物之聲對不得與詩對蓋詩者人聲與物聲之主能包囊全樂故也後世詩體二十餘名曰詞曰吟曰弄曰謠曰引曰曲曰唱曰篇曰調曰樂曰思曰嘆曰怨曰

哀曰愁曰別曰頌曰贊歌名遞變其實皆詩也故歌與詩非二虛則永詩之言實則具詩之體言兼字情聲情兩者永雖聲字雙演而聲情較多然聲無高下清濁之節則專一而不可永此聲之所以有五也以下文照之帝曰予欲同六律五聲蓋六律者聲之所以和五聲者永之所由依依之云者如藤蔓之附木然則聲協而字益安聲嫩而字益顯聲音之度以九六之數遞生遞衍大莫載小莫破前無始後無終於其中間任取一度爲始爲宮而以九六之數求之而徵商羽角莫不從焉以

其類之同而且近也故聲有不入此九六之數內者爲異類類異者不應則不和類同矣而勢遠則應之不及亦不和故於九六相生之中連取其五焉然五者之中亦有不盡和者如宮與徵與商和矣而與羽則不和徵與商與羽和矣而與角則不和其理在於互視之比例徵與商之數能盡宮之比例而角不能商與羽之數能盡徵之比例而角不能聖人於是變而通之依九六之法製人之中聲爲十二律以象一歲日月之合會而旋宮之法起焉其法如以黃鐘爲宮則林鐘爲徵太簇爲

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而五聲備又於五聲之降取二律曰應鐘爲變宮以濟宮羽之窮蕤賓爲變徵以濟徵角之窮是名七均然後五聲始無不和之處矣故聲之有五非減也如天之五星人之五世均之有七非增也如天之七政人之七廟此天地自然之數不疎不贅不偏律之爲學極爲圓滿純粹而以爲萬學之本世間一切諸學皆賴以爲用而在樂家爲正用樂以詩爲主在詩家尤爲切用是故古之作者或先爲詩而後調以管絃或先以絲竹度調而後敷爲詞章皆能心知其意而

未有著明至梁沈約而四聲八病之論起焉可見詩之於律猶方圓之於規矩其精微之旨姑未暇論即以詩之有四言五言七言及諸樂府之體論之古人爲詩不徒自爲吟誦而已將被之管絃焉四言之制亦本五聲但太古音希聲雖有五奏缺其一故以四言取象俾字少而聲多勞歌永言之意也迨後世風日降競趨繁響於是始作五言以象五聲復作七言以象七均象之云者第取其象非必一言一聲一字一律也然則聲依永者五言之權而律和聲者七言之輿歟說在晏子與

景公之論樂也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夫一氣無分不可爲調陰陽雖分爲二體而初中末之理未備三類雖備或偏陰或偏陽其體雖創於夏侯湛終非古雅如漢之天馬等篇亦不足尚也六言谷永之製適符六律之數但於音有和無謬於文無滕宜後作者之落落也八言絕不成句八物之性絕相悖戾也九言如高貴鄉公句太冗長兩端重而中折竟似四言五言相間而成者奚當於九歌之義哉故聲音之道五而備七而盈蔑以加矣故五言象五聲七言象

七言四言雖似缺一如天以四時而備五行之氣不妨其爲五聲也故四言雖不可復而詩有五言七言詩體遂以此終古而杜甫斷以爲漢道者在三百篇五言七言已肇其端但未有以五言七言成篇也漢世雖有四言然與三百篇有別古詩雖四言爲體不拘拘每句四言也或少一字或僅二字成讀或多至數字而漢之四言一字不敢增減古詩用韻不拘隔句而漢則間押古詩韻脚之下間用助辭漢則無有古詩只作首章餘但換字換韻故爲重複使人咏嘆其趣漢則直叙到底古

詩文字只是散行即有一二偶句亦非有心漢則初爲排句而其流遂至全篇皆對則漢後之四言實亦漢道而王迹永息矣至於樂府之名創自漢世其體亦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或一字及十餘字參錯互用以成篇莫不由於聲律之義而選中所錄惟五言七言及四言者所以尊漢道也然漢道之盛雖以五言七言而要以五言爲主自晉魏及齊梁莫不特重五言而七言一流未極其盛也唐人承漢之餘雖五言七言兼治而於七言題事增華變本加厲遂使七言之盛與五言並

驅於是又創爲七言八句之體調其平側限其押韻目之曰律詩蓋倣於律和聲之義而五言八句亦因之以得名焉八句所不能盡者衍而長之遂至百韻之外是謂排律而唐之取士多用五排故唐詩云五字擢英才也七言絶句折律之半仍以爲律故宋人有三體唐詩之選而五言絶句以五言絶句與古詩古樂府無異也而七言絶句亦緣而有入於樂府者如柳枝竹枝之類是也至於一切歌行古詩雖本漢道而實自爲唐之歌行古詩而已若夫四言惟杜甫不爲李白一流

宗漢道元結一流宗三百篇然而有合有不合亦唐之四言耳總而論之有三百篇而四言之能已極而漢以後乃其餘波耳五言始於漢盛於晉魏靡於陳隋唐風再振而菁華亦竭七言亦始於漢綫於五代至唐之初盛而宗風弘闡中晚以降蒿矢之末矣生唐之後者不得不別尋出路於是又爲長短句曰詩餘謂詩以四言五言七言爲正而此其餘耳詩餘者宋人用之爲樂府又與古之樂府不同古之樂府先製詞而後度調宋之詩餘先度調而後製詞耳或曰詩餘不妨於宋隋帝有

望江南李白有菩薩蠻詩餘特盛於宋耳一變而爲金之董解元詞再變而爲元之南北曲更有不足論者何也今之律非古之律也古律以黄鍾爲萬事本今律以夾鍾爲萬事本漢之世猶爲近古至宋而古法盡亡矣說略見宋志而沈括之筆談最悉其律率高於古律二律而名實亦復紊亂如宫名黄鍾却是無射之商宫稱中呂却是夾則之羽此皆靡靡之音也故學詩者宜以作詞曲爲戒○世論樂以人聲爲主八音爲輔余以爲樂以詩爲主而人聲八音皆輔之者也則人聲與八音

止有貴賤之分而無主臣之分也試取人聲與八音較之人聲有五八音之聲亦各有五其聲依永同也人聲應六律八音亦應六律其律和聲同也所稍異者歌永言耳蓋人之聲五萬有奇而八音之聲止三十有五故人能兼字情聲情而爲言而八音止能傳其聲情而不能傳其字情則人聲貴人聲之發屬於自動而八音之發聲屬縝動樂作之時無論縝動受動於志即自動者亦受動於志志之爲物固尊而無尚者也故歌者伶官之業也詩者詩人之事也志在詩人不在伶人也然八

音既無志且於言僅得半焉何得古人有坐詩歎不曰自動縝動皆受動於志乎志動人聲則志即寓人聲之中志動八音志即寓八音之中志在人聲中則律也聲也永也言也皆全備無缺志在八音中所缺者止言之半耳譬之國有君焉綱紀張矣即偶缺一邑不害其爲國也○格神格人格物詩道之廣大然其能格處全由詩道之精微○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之四德者樂之教實詩之教也直温剛簡性也温栗無虐無傲學也性美而充以學故四德備焉詩能備此四德

始可謂之詩人能備此四德始可謂之詩人故直而温風之才也寬而栗頌之才也剛而無虐大雅之才也簡而無傲小雅之才也則詩與樂之教一也迨其降而以廣博易良爲樂之教温文敦厚爲詩之教而教遂分焉而德亦淆爲九記曰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舒疏遠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此經與記互相發明源流之別也

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韻學之始也樂以詩爲本詩以韻爲命韻者聲應之相比和者也天下之聲遞禪遞衍而弗盡於中連取其五莫不比和以應聖人品其清濁長短之次而以宮商角徵羽名之曰五聲此五聲者不止人聲有之卽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皆有之但八物止具五聲而人五聲兼含五言然非於五聲之外另有五言也如人物之性然人與物性同覺而人性獨靈也惟人與物俱有五聲故聖人制之而律呂之學以立是爲作樂之準惟人兼含五言故聖人制之而音韻之學以出是爲作詩之

需秦漢以來儒者莫省厥由誤以仁義禮智信之五言訓宮商角徵羽之五言音韻之學遂致失傳可勝嘆哉今欲究尋厥源先須講明古聖發論之本旨然後因其論語之緒而推之乃知詩學始於虞書而韻學亦始於虞書也帝爲此語非若後世人君沉溺於聲樂亦非欲自倚度曲博知音之稱正爲審察天下之治忽耳天下治亂之形未成而其幾必先肇於聲音之間此帝所以思制治於未亂也而又以出納五言者曾論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易繫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不善則違之可見天下之治亂言語爲之階可不愼歟然出納必以五言者天下有有理之言有無理之言有有法之言有無法之言宮商角徵羽有法之言也非是則無法仁義禮智信有理之言也非是則無理然天下無理之言少有理之言多無法之言多有法之言少蓋人苟非生而聾瞶誰肯甘爲無理之言卽奸黠之徒亦必假仁義以自飾則言而出於仁義五者之外雖鄉黨自好者不爲豈大聖人而慮出於此乎但人生而有聲未有生而能言則言固成於已之所習衆之所咻

矣故人之言從俗則俚傳久則訛苟非身爲度言爲律之聖人疇能得天下之正言乎五言者正言也故周禮大司成以樂語敎胄子興道諷誦言語夫樂語卽詩言也聖人選聲而爲言選言而爲字選字而爲文選文而爲詩言至於詩其聲精粹極矣苟能諷之誦之以爲言語之準尚有一毫不雅不馴者乎今夫縉紳先生言不雅馴或俚或訛猶且不傾人聽而賴于面況身居九五而貴爲天子者哉天子者百官稟其號令萬方仰爲絲綸而又有聽言之責者苟非先王之法言則出之必致

天下之亂而納之必亂君心之治矣然則出納五言而
必先作六律五聲八音者其理極微難以口傳請以命
夔之詞並而技之命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此六律即和聲之律五聲即依永之聲八
音即克諧之八音此言即詩言而言之有五歌所永也
夫樂有歌有奏人聲物聲之分也命夔作樂所以與治
也然樂貴人聲故目詩說起而後及於律乎欲作律所
以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也然言以律為本故自律說起
而後及於言蓋古人制作有法先以人聲量律律成乃

以律聲量人聲猶之制刻漏然先以時準漏漏成乃以
漏定時耳夫六律萬事之本也故人有五聲八音各有
五聲俱當聽命於六律人之五言與其五聲互為魂魄
亦當聽命於六律律以正聲聲正而言自正矣試以律
和聲之法令一人吹律作其聲又以其聲依永之法令
一人歌詩亦作其聲令其聲中有言渾融無迹與彼所
吹之律聲相校不差即可以其聲名其言矣此五言之
由來也人苟解此是謂知音亦謂知言故以是出言言
所推馴而無鄙悖之失矣以是為詩自然合調可被之

金石而無忤矣以是納言小之可以頤諛大之可以察
理而治忽之幾可以立辨太平之樂可以立與矣然而
辨之未易易也則必聽之聽之熟而後能解也蓋言不
能自立必依人聲載之而出聲附言之與也則乘宮聲
而出者必宮言矣其次乘商則商乘角則角乘徵則徵
乘羽則羽如周室五等之爵各以服章取辨但在草野
之民罕覩威儀辨之或難而彼都人士習見已久皆可
望而知之此殷仲文所云聽則自解也更以賡歌之事
証之帝之作歌帝之出五言也陶賡而帝聽之帝之納

五言也此予作之效也帝歌而陶聽之陶之納五言也
陶之賡歌陶之出五言也此汝聽之効也作而曰予禮
樂自天子出也聽而曰汝相臣輔天子以制禮作樂也
奉命而作六律五聲者典樂之職也夔作之蓋欲帝之
聽之也帝不自聽而以群后之聽為聽聽者大臣之事
而以大臣之聽為聽者天子之度也後世人君如宋武
帝之不畜聲伎謂以畏解故不畜此謂賢于隋煬唐莊
則可耳烏知古大聖人神化之妙用闢門達聰全在六
律五聲之寸管哉由帝此言推之一樂也奏專主五音

用以爲律家學以器記其數而理寓乎其中今器雖云亡而國語猶論其理律志猶紀其數歌兼含五言用以爲韻家學以書衍其象而義寓於其中今許愼說文尚存其象子貢爾雅尚存其義獨其音不可考然未嘗不可考也不有律法在乎試用前一人吹律一人歌詩字字而比之而協之五言有不立辨乎既辨五言卽三代之韻可復而三代之詩亦可得而作之矣雖然詩道與時運爲升降時之所限雖聖人莫能爭而詩之不復三百篇猶封建井田之不可再也然則又如何欲爲漢魏

六朝之詩者須用選詩之韻沈約未并之韻是也唐律用禮部韻卽沈約韻詩餘用宋韻卽周德淸未并之韻是也北詞用周德淸韻南詞古今韻雜用或專用正韻大要皆以平仄爲主作之者類用梵法諧漢音以種種口法爲淸濁高下之辨且後世律法雜用西域之聲久矣烏得先王之六律以正之哉此古之五言所以湮沒不傳而詩之弗逮三古也惟漢武命李延年爲協律郎聲韻兼撕至唐文皇令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考律呂者專治五聲也習音韻者專治五言也正宮調則合五聲五言兼治之也雖無當於先生之法哉然其事已勤矣故曰漢代之詩於唐爲盛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此專以義理說詩之始也夾漈鄭氏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乃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用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而徒誦其文說其義可乎鄱陽馬氏曰詩本歌曲也後儒誦六義而不解歌曲猶易本卜筮之書也後儒

誦十翼而不能卜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然詩也易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有義理之歌曲而後世之樂府則無義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而後世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其義非聖賢莫能推明但聖賢世之所尊也義出聖賢後儒互推而義益顯祝史世之所賤也數在祝史一日不肄而數遂亡數既亡則義孤行矣而乃疑儒者之道有體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說豈足害事哉

由鄭氏之論則聲歌重而義理輕矣由馬氏之說則義理尊而聲歌賤矣余嘗折而衷之以爲兩者古人合一交重亦自並行不悖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合一之謂也曰予欲作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交重之謂也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並行之謂也曷以言之詩言志義理也歌永言聲歌也五聲六律八音羽而翼之豈非聲歌義理合併爲一乎詩有五聲兼合五言以其五聲諧八音之五聲而爲樂在治忽則重在聲歌以其五言製而爲詩以出納則重在義

理豈非交重而無軒輊乎樂非詩不成禮非樂不舉故行禮作樂而詩以聲歌行燕居之暇復有矇瞽之諷誦而詩以義理行豈非並行而不相悖乎今之專以義理說詩者亦猶古工人納言而颺之之遺也但古人所納之言不必盡颺何也詩在古人亦未必盡有義理之言也太史采之太府藏之義理存焉然未必盡關至極也遇義理之精者則颺之耳不然亦其有切於時事者也盡而納之欲廣其聽將而颺之欲以重其聽也詩至今日所存三百篇皆經孔子之所刪定者也皆可被管絃

而有義理者也所以漢之諸儒若毛若鄭輩盡平生之力殫精竭慮其於義理之說可謂剔腎抉髓矣後之學詩者不須更聽其節奏鏗鏘披卷而吟之咏之便可捷收興觀群怨遠事君邇事父之益宋之諸儒若周若程輩能傳絕學於不傳之餘此義理之說之力也雖然漢宋之世儒不優入聖域治不登三古之隆亦在於此此知古人聲歌義理合一交重制作自有精意其分而並行者古人之不得已也何也古人之於詩也終身焉而已然詩因樂而歌樂因禮而奏人君無日不行禮則無

日不舉樂況食則舉樂行則舉樂則無日不開詩矣其不及舉樂者唯燕居之暇耳懼其溺於音也將遂去詩乎於是乃命工人不歌而誦故不曰獻而曰納納之者爲王工人因得借是爲諷諫故曰颺颺者爲王然實以受其颺者爲王蓋古人所以不欲須臾離詩耳非其制作之本義也其制作之本則固在聲歌與義理交重而合一矣何也詩兼聲音聲主於氣所以致養言依於理所以立教故鄉飲酒禮笙詩與歌詩間奏養之道多於教也其他行禮歌詩教養兼隆之道也至於瞽誦詩則

尊取乎教教主義理不惟漢之注疏宋之訓詁即四聖之書往往稱而引之則知其說之有由來矣至於養主聲歌者古人引而不發蓋天之生人不能自立必資於糧糧者量也量身之所須而受之也素問曰天養人以五氣地養人以五味五穀者味之屬也以養人之陰五聲者氣之屬也以養人之陽陰陽者五藏雌雄之氣也志曰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則五聲之所養可知矣但世之五聲生於互視原無典要大而雷霆小而蛾蠓皆有之即以宮論之或其聲過細則不足

動脾矣太過則脾爲震矣商角徵羽皆准此此世主所心惑而耳眩者豈養人之道哉則養人者當以人聲爲則爲養人之受聲以五藏而出聲亦以五藏人與人之五藏相若也故五聲出於人者無不與人相宜所謂以人養人也然人與人隔矣何由而通乎故人之聲以口授而受人之聲以耳耳與口人之竅亦相若也故五藏之聲出於人之口以耳受之而鄉於腦腦爲泥丸宮五藏之神咸居於此總納其聲而散歸五藏焉此聲歌致養之說與義理之教交重者也然養之中有教焉而教

未嘗非養也夫人之生也形以載氣心以載神氣盰則形存神去則心死故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而以六律爲之音故知聲者氣之糧所以養身而德者神之糧所以養心但身以實受其所受之氣糧有限過量則震而心以虛受其所受之神糧彌多彌充爾志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

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可見情深而文亦明氣盛而化自神則亦何分孰爲樂之教孰爲詩之教孰出於詩之聲孰出於詩之言而聲歌與義理一以貫之矣故古之聖人聰而好學福德兼隆治底淳雍身躋上壽是名得道若夫後世氣運斯降德淺福薄即有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而文獻彫落無由下學而上達況乎甡塵空談莫不家喻戸曉及屬制禮作樂之盛則茫然無措非惟古樂難復而宮商錯亂莫辨以服祝倫之心口訛云不學博依無以安詩縱其詩製之工上侔

周公將於何處安之乎故專以義理說詩其與專以聲歌說詩均於古道未之有合也幸勿以此言爲口實。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虞書作於虞之史臣載有虞氏一代君臣相際成萬世永賴之功名也書凡五篇原以舜典爲主叢諸聖之緣起也堯典其根本三謨政相與有成之實蹟也故三謨之文皆與舜典命官之詞相應戛擊鳴球一段應前命夔典樂之命附於益稷之後見諸聖之功成所以結三謨之案又載皋陶賡歌一段見君戒其臣臣戒其君成功之難如此所以結全書之案夫子刪定六經斷取虞書冠四代之首以此書首以曆象上承大易之流終以賡歌下開四詩之源且樂以詩爲主詩存即樂存故樂經之文不必更著云〇帝之命夔詳於言詩略於言樂而夔之報命詳於言樂略於言詩略言詩者所以開後來皋陶賡歌之地也鳴球石鏞金琴瑟絲管簫竹笙匏不言塤土聲含胡依苑爲準則鼗鼓革柷敔木是謂八音曰戛擊曰搏拊曰合止曰以間曰九成所謂克諧無相奪倫也然八音均一樂器耳乃有堂上堂下之分者何也石聲清越五聲易辨琴瑟尚議於律最備於聲依永律和聲之義尤切詠字從永從言即前之歌永言也搏拊琴瑟以詠如孔子之取瑟而歌蓋不學操縵無以安絃不學博依無以安詩惟琴瑟有操縵之法能持所

歌之言俾之永永不絕戛擊鳴球即孟子之玉振乃操縵之大節而搏拊其細節也節細則操縵成而絃安絃安則得其所依而詩安詩安則志見乎言矣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後世京房之徒以絲度調或作準或作通以及元之王馬闕白輩專以絃索倚北曲乃其遺意而戛擊鳴球即今之板眼也祖考來格三句應神人以和不言天神地祇者舜之郊堯非類也非類居歆者以虞賓在位有以安其心則天神地祇可知矣祀祖之文豈無樂章不錄其詩者此書意在記君臣相際之盛故

獨取賡歌也群后猶言諸侯指助祭者不止九官十二
牧蓋兼所敎之胄子在內至此成人有德或襲爵或未
襲爵德讓卽前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之
四德也胄序丹朱取其至傲而難敎以見敎胄子之功
成亦所以歌出堯典不忘其本也鳥獸蹌蹌鳳凰來儀
乃前文百獸率舞之實事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乃重
提舊日之言謂當帝命典樂之時卽信予之能如此而
今果然也蓋亦自述其志云按前文特加庶尹允諧四
字見百工之相信相和皆已作樂之效以爲下庶事咸

熙張本○賡歌一段史臣代夔補完詩言志一句帝之
志在於奉天之命以安民陶之志在於體君之志以輿
事至此功成樂作君臣唱和於一堂之上眞在今有一
無二之盛事雖云天之氣數有獨鍾而實由於人事之
克盡觀此三歌可見舜之志卽堯之志陶之志卽堯舜
之志而群后之志無少異於陶之志者有志竟成此虞
書之大旨與詩相爲貫通者也世人心知其意者絶少
故蔡氏曰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
深莫識也余亦曰聖人之志見於詩猶化工之妙著於

物非精深者莫識也○古今詩人只有一志所志維何
曰君喜臣起成功一時流名萬世而已但天下治日常
少亂日常多君臣相得功成名立以其詩鳴明良喜起
之盛而爲淋漓滿與之作者皋陶之賡歌二首而已然
二首之中其得意者止喜起首章而已叢脞一章則不
勝其憂患矣其流及夏遂爲五子之歌及商遂爲微子
一篇微子雖非詩實無韻之離騷也及周之衰屈平見
放遂作離騷矣離騷出戰國之末若移夫子之前吾知
其必與秦誓並存何也之數人者其遇不同其志則同

也炎漢以後之詩人未必皆聖賢而志則不誣李杜之
詩尤其彰明較著也○史堯民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其文
意似與此三歌相應按帝之歌君歸功於臣陶之賡歌
臣歸功於君而叢脞一章則功之所歸過亦可歸焉民
之歌君且無功也而何有於臣功且無歸而何有於過
總之敕天之命者君也代天之工者臣也順帝之則者
民也各盡其所當盡者而已此至治之休也今以論詩
擊壤之歌風之始也帝之歌大雅之始也賡歌之首章

頌之始二章小雅之始也三歌直寫其君臣交警之事賦也元首擬君股肱擬臣比也帝歌曰庸起於樂成陶賡曰乃因乎帝歌興也故林氏曰此歌爲三百篇之權輿學詩者宜自此始○帝之命官也群后皆讓而夔獨任帝之作歌也群后無陶而陶獨賡蓋樂之官卑無可讓也詩之道尊無可讓也○詩貴而樂賤故古來有作詩之君相無合樂之君相此舜之作歌爲詩之源而漢高之大風孝武之秋風其流也至元帝之自吹簫度曲則濫矣陶之賡歌爲詩人之源而漢以李延年協律而

摛詞用相如唐以李龜年掌樂而摛詞用李白其流也至宋以周美成兼製諸填詞則濫矣故雖以后夔之聖典樂教胄而猶不得與作詩之林蓋有挩焉詩有四德直爲稱首陶直臣也故序詩人之源流者讀虞書宜以陶爲千古詩人之首讀周書當以周公爲三百篇詩人之首讀文選當以韋孟爲六朝詩人之首讀唐選當以魏徵爲四唐詩人之首蓋詩本三代之直道衍心影一偏決不可作詩決不可目之爲詩人惟子夏能識此意故舜有天下五臣偕舉而與樊遲論智斷以皋陶爲舉

直之證焉故聖門序詩獨推子夏云○只有帝歌一章耳二章三章祇是換韻三百篇法皆宗此至其二章之倒而綜三章之反而錯變化莫測尤三百篇之所未及○此後世君臣唱和之始再暢於漢武之栢梁而唐宋之間風流猶在而盛播於下或唱和於朝如岑薛或唱和於野爲皮陸或和其意或依其韻或擬其詞或斆其體或風雨連牀而聯句或山川異地而遥同詩道尤賴以不孤云

夏書五子咸怨述大帝之戒以作歌

詩書皆史也詩主有韻之文書主無韻之文兩經之體然也然詩中決無散文書中或間帶詩歌若虞書之喜起周書之鴟鴞亦猶文選楊惲書中南山一歌班固賦後明堂五詩但其中有主客之分焉仍不碍散文之體也至於夏書五子之歌若以書之常體例之當亦似太康荒游之事爲主而五歌似帶出不知書與春秋不同書者左史書言春秋者右史記動故春秋編年如綱目有事必書而書體如通鑑非經邦之大訓大戒弗書也故此篇以五子之歌命題是以歌存也蔡元定曰五子

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容已發爲詩歌史臣以其作
歌之意序于五章之首後世序詩每篇皆有小序以言
作詩之義其原葢出諸此益徵此篇之存以歌而存也
元定又曰歌與帝作歌之歌同葢亦詩也存詩體於書
部之中豈不患其雜而不類耶不知聖人固有深意焉
一以存大禹之戒一以補夏詩之鈌也其存大禹之戒
奈何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故古聖著書訓戒并垂大
禹之戒深切著明以防人心之危誠萬世不易之經也
故書當二典三謨洋洋大訓之下不可無此戒亦猶虞

庭歌當喜起明良之下不可無叢脞一賡也然禹戒本
是散文如書之訓體但以世遠湮亡故孔子刪定無從
收錄幸而五子因夏室傾覆之餘猶能稱述其義檃括
無韻之文以爲韻語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大禹之戒
然其前後互相發明大禹之戒依然具在此亦猶箕子
演大禹之疇不盡出于禹之原文也故書載箕子之範
而禹疇傳錄五子之歌而禹戒昭俱以表禹德之遠也
其補夏詩之鈌奈何曰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今用之吾從周文易象春秋周禮也

周所獨也詩書亦禮也周與三代共之書則備具三代
矣而詩獨周之三百篇耳得無以是爲從周乎然又不
應有商頌五篇則知夫子未嘗不欲兼存三代之詩也
其商頌五篇之外鈌爾無聞非刪之也文獻不足之故
耳至於夏詩則全鈌矣雖杞之不足徵乎今觀五子之
歌而知別有其故葢商詩五篇頌之體而五子之歌小
雅之流也頌作于治小雅作于亂故商頌有五見賢聖
之君六七作商世之治多于周世之治商詩當不減于
周詩至於五子之歌作於亂亦猶小弁之詩作於亂故

齊論稱小弁之怨而史臣亦稱五子之怨怨者亂之徵
也元定曰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皆
關千古人倫之重故詩采小弁書載五子之歌皆明治
之終而亂之始也但周亂自東遷迥之西京已傳世十
二而歷年四百矣故其詩之多至于三千有奇而刪之
猶得三百篇至平王東遷始入春秋戰國若夫五子之
歌去大禹纔三傳耳歷年未久輒遇有窮之變故雖一
旅復興亦東遷之平王耳夏室遂以亂終無異東周之
春秋戰國焉因知詩亡於東周而小弁兆東周之始故

周詩絶筆於小弁由此觀之五子之歌亦夏詩之絶筆也則是夏之治少於周之治當世作者應爾寥寥又況自夏以至周季復隔商代上下千有餘年又何怪其叢歸佚滅乎故夫子獨取此有韻之文置之散文之中使後之讀者得見夏詩之一班焉因而悟前乎此者有全詩矣其寓溫厚和平之意于簡潔明肅之中一代作者之風流皆可想見是卽以夏詩之五章當商頌之五篇卽以商之五篇夏之五章當周之三百篇可也○按呂氏曰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五子之歌

一章切于一章一章述禹敎民之訓二章自咎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緖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愧歸之于已其情極矣欲觀詩者先觀書觀書舜皋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此論極其精確因嘆書有化工之妙也五子之歌以詩體觀則帝皋之歌亦當作詩體觀而益稷一篇可當小序盖虞庭君臣相與有成爲一代作史之緣起亦爲一時作詩之緣起故由帝皋作歌以前之文遡至堯之放勳皆可當小序而況益稷一篇乎盖唐禪虞虞與唐

合爲一代故有虞書而無唐書虞禪夏夏不再禪故書分爲二然詩則未可分也何也書以朝代分詩以氣運分故堯舜分典而不分書虞夏分書而不分詩故以五子之歌遙繼舜皋賡歌之後而詩之六義已全而正變已備矣故虞之書上可合唐而虞之詩下可連夏皆由五子之歌一篇照出由此而推一見夏詩之遺一見夏詩之亡一見著書有寄府之法以存古人之斷簡殘篇詩者韻文之府書者散文之府商頌五篇附之周詩是謂正寄五子之歌載之夏書是謂旁寄正寄者以類相

從旁寄者則非其類非其類而寄之者以五子之歌就舜皋之歌合兩代之詩爲一會也選中六朝詩運各以代分而齊梁不分者亦此義也○五子之歌乃漢韋孟諷諫詩之嚆矢一述祖訓一述父德俱以敬民爲主眞千秋人君之龜鑑然五子悔於旣亡之後韋孟諫于未亡之先楚元不聽諫故亡未亡之緖少康能用悔故復旣亡之業尤爲深切著明云○大禹之戒本是散文櫽括成歌更覺意味增長後人多有櫽括散文爲詩者由乎此如選中讀山海經諸詩是○歌以章分用其一其

二表界後世樂府日辭曰登亦以此表之

周詩周公居東二年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史之所載列皆一朝巨典而詩賦之有關於經邦之訓
者亦所不遺所以示勸也孔子纂四代之書始虞書中
載帝與皋陶之歌詞終周書中載周公之詩曰俱有深
意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論才也亦可借以論詩其
論才也虞之一當周之二其論詩也虞之一當周之百
〇直述作詩之由小序之作本此〇鴟鴞之詩托於鳥
語即選詩態鴞孤雁鳴雲中之宗後世禽言之祖

詩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烝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詩義雖分六然固有每詩而六義皆備者如崧高烝民
本雅也俱云吉甫作誦則頌也崧高曰其風肆好烝民
曰穆如清風則風也詩誦申伯山甫而忽自誦其詩興
也曰孔碩曰穆直品其詩賦也曰其風肆好曰如清風
比也孔碩肆好等目乃後世詩有九品之自〇凡贈慰
人之詩必肖其人此二詩當以贈申伯慰山甫爲千其
孔碩等目皆從此拈出故受者無愧色而作者非過辭

小雅節南山曰家甫作誦以究王訩

詩之作其于中古乎美之而不以爲諂刺之而不以爲
謗所謂三代之直道而行也故節南山之詩刺尹氏及
王者公然自署作者之名字而大臣不忌天子不怒其
時爲之也非其時而效之則非明哲保身之道矣嗟乎
不諱之朝千古難逢笑聚落燕泥無所譏而猶取禍焉
彼許以爲直者何得借口詩人許我也

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詩爲王者之迹春秋天子之事春秋主是非詩主美刺
兩者皆古今之公道聖王飾之爲刑賞擅之爲威福以
控御天下其柄不可一日下移者也移於諸侯勢不得
移而大夫移于大夫勢不得移而陪臣在陪臣尤而效
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然有人焉位不
齒于陪臣而得權更易更速於諸侯則寺人之禍也然
寺人之禍不烈于三代封建之天下而烈於漢唐郡縣
之天下何也封建之世諸侯之勢逼郡縣之世天子之
勢尊惟諸侯之勢逼故移天子之權也必諸侯者而陪

臣大夫不得凌而先焉惟天子之勢尊則深居九重之上群臣不得以時接而寺人之勢邇矣邇則狎狎則信而小有材之人日夜窺伺其意旨而逢迎之故可以移其權於一旦也較之彼十世五世三世不更易且速哉然寺人之禍既未烈於封建之世奈何代聖人而爲此私憂過計也不知聖人慮關萬古而智知百世故於昔終秦晉知封建之必壞而爲郡縣于詩存巷伯知封建之後必有寺人之禍也而預有以防之防之維何則亦防之以詩而已何也聖人既知秦爲郡縣之首則亦必

首受寺人之禍故於車轔見秦之始有寺人履霜堅冰不至敗壞如秦趙高不止也然車轔見於秦風而此獨係之小雅者何風以紀俗俗之趨向皆一君子所獨握者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則舉國但知有寺人而不知有君子其俗可知已所以戒後世之君子防之於番也雅以序政政有大小皆人主與凡百君子所咨嗟者因而爲詩令爲詩者不在凡百之君子而乃出於刑人之餘反令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如聽大將軍三令五申然者不亦傎乎故聖人係之于雅爲當時秉政者幾焉用以激萬世在庭之君子者上而格君心之非消亂於未形下而力爭以摧其羽翼使不得逞此皆凡百君子之責也然格非之大臣固不能得之漢唐以後而樊舞陽之排闥權而令絕者也至李膺李黃之後極力攻之百折不回真得詩人直剛之氣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奈何有父腐餘之人而作詩以媚之哉詩道其掃地矣

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六經皆以辭訓而不可以爲典要者惟易與詩易惟取象故六十四卦足窮天道之蘊詩惟取意故三百十篇能極人事之變不可泥其辭也苟泥其詞則一卦止爲一卦一詩止爲一詩如切磋琢磨詩詠衛武自有正解而大學解以學修爲止至善之證子貢以解可也未若爲論貧富之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后夔曰詩言志劉勰曰詩者持也志在詩而持在詩後思乃作者慘澹經營之一頃然不以正爲訓而以無邪

爲戒者志存夙昔無有不正及其有所偏則拘而爲思
或爲時勢所禁持㴱憂過甚未免過激而入於邪於此
際而能閑之俾不軼其夙昔之志斯可以持人之性情
而不墜此一言所以蔽三百雖然古來詩人不必皆聖
賢故詩人之思不必盡無邪而讀者要宜作無邪觀苟
能守此一言爲丹頭雖千萬世之詩皆可蔽之何有於
選○未刪之詩凡三千有奇夫子刪而存者僅什一耳
此選家之始三百蔽於一言以約御博之法○魯頌駉
原詠馬之蕃息題本最麤而詩人歸諸牧者之思無邪

蕃最精之理語也前宋謝客遊覽中間忽作理語最有
意後來專以議論爲詩腐矣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昔人爲詩貴于妙悟而論詩亦然晉王丞相與客談惟
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宛轉關生無所不至其悟
有絶人者況起悟于詩乎如素絢之詩自詠碩人之容
顏耳何與于繪事而夫子解以繪何與于禮事而子夏
悟及禮後尤所謂透徹之悟○子貢之悟在詩前故夫
子先許以可與言詩而後嘆其告往知來乃作大傳之
本領子夏之悟在詩後故夫子先嘆其起予而後許以
可與言詩乃作小序之本領○夫子刪定經目有六而
傳文者僅四易有筆無削春秋有筆有削惟詩與書皆
有削無筆但其於書也篇而削之其於詩也不僅削其
篇而併削其句夫咏佳人之詩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可謂傳神之極致矣而忽挿素以爲絢一句比于賦之
末文不貫意不屬不亦贅甚乎故削之政所以全其瑜
也由此推之詩之爲體累字而句累句而章累章而篇

篇而削之其約三千而爲三百人所知也然亦有削章
而存篇削句而存章削字而存句者微此則無從而徵
之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亦論亦贊此後世詩品詩評諸篇之鼻祖○此第就關
雎之聲音論耳然無是至正之性情亦無是至和之聲
音也迨至六朝人非至聖何由得性情之正故選於詩
獨收哀而傷者斷不取樂而淫者是亦不得中行而思
狂狷之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文章以六經爲本六經以四詩爲首故文選備諸文之體其總序皆原本於詩之六義可謂能識其大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禮樂王者治世之器與立成學人淑身之功也然三者之中詩爲最要蓋人非禮不立而禮非詩不立故嘗享則賦詩見志人非樂不成而樂非詩不成故登歌必依詩爲章是以古之聖王以禮樂治世政以詩治世也蓋莫盛於三代之際矣然詩孔子刪而存者周家半代

之詩耳而東周以後西周以前湮滅無傳而謂莫盛三代者蓋以禮樂之運推之而知其然也何也後世以禮樂爲治天下之一端而三代以禮樂爲治天下之全具故周詩三千有奇貫爲一代禮樂之主用之不勝用也孔子約之爲三百爲萬世法固已足供禮樂之用而無不給之虞矣至於殷詩雖亡見於經者尚有商頌五篇夫頌者容也所以形容盛德也殷賢聖之君六七作其美盛德之形容者寧止此五篇也且殷之賢聖既六七作遺風善政流傳後世其在當時君臣交相勸戒豈無

雅耶況幽風數章雖繫周詩然詩中所紀率太王以前事當時并天皆殷土率土皆殷臣則幽風寧非殷詩耶且周南召南爲列風之始雖周家王業所基然推文王以服事殷之心雖周南召南皆殷詩可也假令紂惡終悛則亦爲衞風之淇澳魯頌之閟宮而已夫周未受命不過殷之一州耳彼千八百國之衆詎無詩可采耶若夫夏之去周較殷之去周尤遠然孟子之歌見夏書亦猶小雅之小弁耳孟子所引夏諺則風也九序維歌頌在大禹之章矣雖夏世亂多而詩固不勝也孔子曰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今用之吾從周蓋謂吾言無徵非在杞宋非謂夏殷之禮樂遂滅於周也然夏殷之禮樂不滅於周則夏殷之詩之多當亦不滅於周矣更稽唐虞詩名始見郊天禘祖製爲簫韶之樂者其聲之所依律之所和皆詩也且天子五載一巡太史載筆而從無有間滯之壁而八方所獻萬有餘國國采其一固已萬詩矣由此論之詩之名雖始於此而實不始於此時也蓋由孔子刪詩斷自二典耳譬之游旁過夜日中瘳而見日乃以日中爲始出則惑矣可見

未有書契先有謳歌則詩固已肇於生民之始矣聖人知之以爲此性情之道不可遏抑故緣之爲禮諧之爲樂以持天下萬世之性情而使不敗墜者詩之功固前於禮樂也所以詩之爲道與禮樂合則參矣離亦不至獨傷故三代之際詩居禮樂之中孔子刪之而彌盛六朝之時詩出禮樂之外梁氏選之而亦存故學人存脩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不可斯須去詩也詩之爲道世以之終古人以之終身云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依詩而作詩有六義風雅頌三者爲經爲體賦比三者爲緯爲用苟有合於風雅之旨或奏之朝或奏之廟或奏之房中無有不可入樂者不止三百篇即彼被刪之二千八百篇亦無有不可入樂者所以然者三代之時庠序之教誦而論詩之權在上不在下也惟其謹庠序之教則春夏羽籥秋冬詩書凡一切歌學聲學俱已嫻習於成童之時故他日出爲詩歌聲調無害且雅頌國之大事作之朝廟於律罔有不協者雖國風采之民間出於匹夫婦之手然太史六同以審音乃其世掌設有不協太史非采之矣況采而貢諸朝且偕雅頌肄爲業耶此古之詩亦即古之樂章也迨於暴秦焚滅經籍漢世列帝遂於詩外別立樂府以爲樂章而詩止爲吟誦之具不復被以管絃矣豈惟詩即以樂府論之除漢三侯之章秋風之辭與魏氏父子歌行已經入樂他如陸士衡鮑明遠輩所擬諸樂府題未必一一堪被管絃也蓋陸鮑諸公雖一代名宿求治辭而不治聲所擬諸篇不過述之懸上未嘗度以管絃而論詩者亦第擬其詞華未有以絲竹度之者是以既不采於太史復不

貢之天子即有十二旒制之作亦未嘗付之協律氏也此詩所以不入樂之由其在選之外者吾不敢知凡選中之詩固無不可入樂也何者選詩無不合風雅之旨者特當時無能爲之譜非不可譜也獨束晳補亡六詩爲燕享及鄉飲所必須故後人譜之而他詩之闕於用者不暇譜云○孔子身爲匹夫余以爲論詩之權在上何也刪詩者天子之事也蕭統身爲太子余以爲論詩之權在下何也選詩者文人之事也○曲之始桑曰艷曲之終桑曰亂此即後世樂府之原○詩體雅淡

洋洋盈耳惟樂府斯然此樂府與詩分體之始各得其所此詩家諸體之所由分

丁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與樂相須不離故周禮在魯周樂亦在魯魯爲當世之宗國非此無以爲諸國宗故樂之在魯世世修之勿絕也襄公之世吳季子札觀樂于魯六代之樂俱懸不止一周十五國之風俱奏不止一魯使當時有不正之樂不得所之雅頌以季子之賢知音知樂何爲而與嘆也耶則樂之不正雅頌之不得其所必在季子觀樂之

後矣蓋樂之傳也雖在器數而實以人爲主後之樂官賤而古之樂官重是以古之賢人不得志者多仕爲伶官則古樂之不至廢墜者此耳魯至昭定之世公室弱極而大夫陪臣之勢日張魯樂官之賢者耻爲私門所役于是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播鼗武人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群英星散樂署遂空所餘無知之凡伶侍技作聽任其自爲主張雖新進優工憚于肄業之勞輒趨苟便此樂章淆亂之由加以乾侯之役魯國頻年無君遂視爲不急之務而三家之徒方幸樂章之淆亂可飾其借竊之私此樂章之淆亂所以不可卒復故孔子起而正之然而必待反魯之後何也樂以詩爲主而詩兼有詞情聲情雅頌作于朝廟其詞聲俱無有異而風采于列土其詞情或同而聲情則稍異即如同一衛詩也或采之衛則曰衛風采之邶則曰邶風采之鄘則曰鄘風是當各依其本土之聲以歌之者也猶之一周詩也采之周南則曰周南采之召南則曰召南采之豳則曰豳風采之王城則曰王風是又宜以其本土之聲歌之者也竊按孔子生平

適衛凡六此則最後之一番也遊衛既屢則其聲之爲衛爲邶爲鄘莫不諳之已熟心知其意故歸而正樂因以三國之聲歌衛詩而衛之樂正由而推之以四國之聲歌周詩而周之樂正夫周者成周之故都而衛者有商之舊墟此二者天下三大都會也其人稠雜而居最爲難正此而克正則十五國之風無一不歸于正矣夫列國之風既以各土之聲辨則正之固難而雅頌又無異聲其辨尤微則正之不更難乎然使雅頌而無辨也則又何爲分雅頌爲二義也則亦辨之得其所而已所

者爲辭之體也譬之人身五官百骸各有一定之位置
不可顛錯者也雅者彰政治之失得君也爰諮而爰詢
臣也嘉謀而嘉猷其爲辭有剴剴切切之致焉雅之所
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天也以祈而以報親也紀功而
紀德其爲詞有雍雍肅肅之致焉頌之所也後人誤註
以爲雅之所在朝頌之所在廟此三尺之童皆能知之
何待孔子又何待孔子自衛反魯之後耶其云不得其
所者謂誤以頌爲雅誤以雅爲頌耳今按之三百篇周
頌若干魯頌若干大雅若干小雅若干固井然爾不知

此當孔子刪定之後雅頌已各得其所矣而前此魯人
誤以雅之某篇爲頌頌之某篇爲雅其跡已泯而莫可
考矣然當此刪定之後後世猶有不經之論卽如幽之
七月孔子因居然列之風矣後人尚云惟前三章得爲
風某章應爲頌某章應爲雅夫風與雅頌迥若苓素猶
然爲此論而況雅之與頌尤相類而難別者乎苟非孔
子萬世之下孰爲折衷○樂以詩爲主詩爲總稱風雅
頌者詩之分稱也樂爲總稱南雅頌者樂之分稱也此
語然後二字直貫下樂正二字及雅頌各得其所六字

樂正二字以爲論詩耶宜從詩之分稱而曰風正以爲
論樂耶宜從樂之分稱而曰南正然而不曰風者國風
之名後儒不得已而加之古無此稱故聖人亦不爲創
立也不曰南者南止于周名而不足該十五國之聲故
寧從樂之總稱卽以下文雅頌之闕處照之而知其以
樂之總稱代南之分稱也其不用詩之總稱者聖人以
詩正樂非以樂正詩也惟以樂之總稱代專稱依顯得
所之雅頌爲樂之分稱而非詩之分稱蓋此而言樂皆
就旣正以後之效驗言之故曰非以樂正詩而以詩正

樂也故詩有經而樂經無傳文云○聲以表內成于土
風言以指物肇于方始故不惟各國之聲不同而言亦
不同聲之不同是曰土音言之不同是曰方言如輶軒
錄所載方言有曰秦晉之間謂好曰娥則知古詩十九
首之娥娥紅粉粧其詩出于西京之人無疑也然此法
止可考證古詩而不可施之後來何也古人雖富有學
問其詩發于何處彼此無所沿襲十五國風中雖遵周
家同文之制而方言往往而有之漢之初猶爲近古至
于魏晉以來詩道益盛家肆爲業人私爲集于是詩章

摘句綴以成篇如前所云娥娥西北之語而吳歌楚謳
成爾取用如遊蜂釆蓋花色遂爲變亂無復可執以相
別矣○三百篇詩經孔子之刪定風雅頌之體槩然別
矣武謂漢魏以來之詩未經聖人之刪定故無復風雅
頌之辦不知此漢魏以後風雅頌之體不可分亦不必
分也亦存其意而已三百篇當封建之世故有列國之
風郡縣以還天下一國四海一家焉有國風之名故古
人之詩繫一國之風俗太史釆之而貢于天府後人爲
詩繫一人之感遇自手錄之傳之名山孟子云詩亡然

後春秋作先儒專指國風其說良有以也古者君臣之
情暱故政無大小必諷必詢是以有雅後世君臣之勢
懸獻可之時少故入選者唯韋孟諷諫一首合乎小雅
及武帝柏梁狎褻之極至于齧妃女唇俳優之極至于
追詰屈曲晉宋以後其宴享皆用世俗之樂閒雜以優
倡百戲是古者情暱而反尊後世勢懸而反褻此二雅
之所以淪亡也獨是頌之一體用以郊社禘嘗其禮爲
不可廢漢魏以後特命文臣製詞漢樂府十九首如天
馬寶鼎之歌詞華而事褻魏晉多詠詞選之所收者類

延之郊祀歌二首詞稍馴雅本爲宋製至謝超宗宣易
數字遂用之齊惟其泛而不切故可移借試觀三百
篇不惟商頌不可移爲周頌即頌文者不可移而武頌
武者不可移而成蓋列聖各各有其功德足當其頌耳
因而知後世古樂之不復非由樂亡數亡乃詩亡亦非
詩亡乃亡當頌詩之功德也無當頌之功德即謂之頌
亡亦可也如此風雅頌之體俱亡故分之而不可分也
然則欲復古樂必先復此三體乎曰不必三體之不可
復亦猶封建之不可復也明末有吳郡孫愼行者嘗爲

唐詩選以一人感遇之詩爲風以一時紀事之詩爲雅
一朝紀功之詩爲頌即予所云存其意是也然而非其
本也則欲復古樂者當以修德爲本○魯論又載夫子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見季子觀樂之後魯之肆
業亦不復及韶矣不然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孔子醉心
久矣又何待在齊而始嘆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可
悉稽樂之不正雅頌失所之故矣○夫子適衛而後正
樂在齊而始聞韶可見馬遷之史少陵之詩皆得力于
游覽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詩之存者什一耳删者什九矣其逸往往雜見於子史所稱引然終不得删之之意惟此詩特有論斷云云夫子删詩之旨固已彰明較著然逸詩傳者絕少而六朝之詩其不見選者猶未亡也由此推之可得昭明取舍之大端矣蓋昭明之選雖未云極然亦原本於删詩之旨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論學詩之益細玩之六義俱備興發性情之感即興觀備得失之林風也群萃臣民之心頌也怨若小雅之流邇事父遠事君直賦忠孝之大節而草木鳥獸之名乃博洽之君子所托類則比耳故此論與學者最益最切最備云〇事父事君一篇之大綱而前之興觀群怨乃其本領即莆田林氏所云爲忠孝之臣子易爲風雅之臣子難也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餘力以學文耳〇詩不合六義不可言詩然風雅頌三者爲經各有定體於人亂之而厥文晦孔子正之而厥義明興賦比三者爲緯本無定界昔人渾之而厥義存後儒分之而厥義亡〇詩以興爲主興者興也故曰詩可以興又曰興於詩賦者直寫其興比者曲寫其興也如關雎一詩三義皆備而說者单係之曰興也失其旨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〇伯魚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夫子敎子見於論語者二俱以學詩爲主面墻之戒非

是無以立見詩貴力行趨庭之訓非詩無以言見詩貴淹通故杜少陵曰詩是吾家事又曰課兒續文選是其前之所承後之所遺皆詩也詩固傳家之業業矣

孟子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夾將公劉太公賴作好貨好色前不以爲在後不以爲

妄者蓋食色天性也造物所不能絶聖王所不能禁故
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亶聰明以爲之主非
遏其欲政養其欲也古聖人知其然欲而不貪樂而不
淫以是爲大中至正之道後之儒生懲貪而併絶欲戒
淫而併廢樂充而類之必至人道熄而人類滅矣其患
在于不近人情耳豈知蠶均以婚姻申意靖節以衣食
爲端從來無不近人情之詩人也奈何以不近人情之
解解之○於二詩之前各綴一語如小序然方於詩後
發議論此說詩之又一法也詩前二語却是絶妙詩柄

不寒不酸至好色下更着愛厥妃三字襯得出色風流
詩後數語曰居曰行曰內曰外點得最醒于居行各用
一有字正訓于內外各用一無字反訓全要照出戰國
時多少室家仳偶之嘆居有積倉行有裹糧然後可以
爰方啓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可以爰及姜女不
然徒爲口實如明皇之好色莊宗之好貨又奚取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作詩有作者意說詩有說者意誰敢侮予是作者當詩
語慮患之深誰敢侮之是說者旁觀語見理之眞○鴟
鴞之詩爲後世禽言之祖其義本比也能治其國家用
正意疏詩意蒸民乃賦體於原文不復更減一字但加
必也故三箇虛字便疏得詩意雪亮眞後儒所未及○
孟子說詩多引孔子此余作選詩正論必尊四聖之緣
起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
亦助也

一代所行之典制專掌于史氏亦散見于詩當其時或

有史不敢書而詩敢言者況世遠年湮史可滅而詩不
可滅乎故于典氏于耤去之後能知周家之田制者獨
賴此詩之存推此以論選詩凡六朝之因革損益一切
典故耀然在目且更有傳史氏不傳者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予與氏身通六經而最工於詩書春秋幾希數章論列
聖之存心皆本三經之秘旨而於論詩特精其論列聖
始於舜終于武周本之書論孔子本之春秋中間止此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纔及論詩耳只

此二句關鎖得好遂覺前之論書後之論春秋莫非論
詩耳何也之三經者皆史也國之大事太史掌之厥職
王文然文有二一曰無韻之文一曰有韻之文其無韻
之文即書也作于史官君有舉則左書言右書動太史
受而藏之金縢孝子慈孫敬而視之以爲鑑戒焉其有
韻之文即詩也或作於朝或作于野太史采之而貢於
王王召太師而肄爲叢譜而奏之房中而方俗之貞淫
政教之得失不煩章疏而洞然心耳之際以是昭于者
之睿智焉享燕以貺列國其美者不啻車服之榮其刺

者辱甚於黜爵削地以是當王者之彰癉焉譬之人身
天下其骸而存者一切治天下之具人之動作也有韻
之史猶人之脈無韻之史猶人之絡絡能隧飲食之滋
液以傳送於周身也然終屬陰而冷不有以煖之則滋
液凝滯而不行惟脈性熱屬陽足以煖之故絡之所在
脈必隨焉之二者缺一不可然又要人之神氣疏通其
機俾上下往來周流無停則神氣壯而元氣自固此古
之王者五載一巡群后四朝轍迹幾遍天下未嘗一日
息也如書所載東巡之禮肆覲柴望協時同律其迹之

見於文者粲然矣今反弗取焉而獨援其遺事如明倫
祭物等一切憂勤惕厲之懷者蓋必有明倫祭物之王
心斯可以行協時同律之王迹王心固王迹之本也此
善於說書而不死於書者也後世王迹之熄正熄于無
憂勤惕厲之王心耳詩亡非謂天下之人從此不復作
詩矣夫有韻之文不同無韻之文無韻之文或有緣而
起或有追而應不盡出於人之性情者也詩者性情之
善物也有諸內必行於外志一動氣自有不可強不可
遏亦如樂之必笑哀之必啼雖曰春秋作於詩亡之後

然入春秋之世魯人閟宮衞人木瓜事關齊桓而晉文
有乘車之賦秦穆有黃鳥之什性情未嘗一日亡而詩
又何嘗一日亡也所謂詩亡者蓋以王迹之熄耳王迹
既熄則輶軒之使不出而風亡朝聘之禮不行而雅亡
矣然有韻之史雖亡而無韻之史固在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是也孔子因魯史之文與事竊取其義而
作爲春秋以是非兼美刺也而孟子之好辯則又以舌
代筆矣總之孟子之意蓋分古今之天下爲二段而治
之一以治往者一以治來者其往者自西周泝而上之

數千年之天下而以舜治之禹湯文武周公五聖人為輔其治之具以書而兼詩自東周順而下之以及萬世之天下而以孔子治之孟子為輔其治以春秋要之列聖之治以詩以書其取裁兼有韻無韻兩史而又有列聖之迭承則稍易至孔子則有韻之史亡而獨賴無韻之一史則較難至孟子當諸侯去籍之後并無韻之史亦亡而以三寸之舌代千古之筆則更難而以為能治萬世之天下者何也西周以前封建之天下也故可以詩書治之而有餘東周以後郡縣之漸也封建廢則井

田必廢一旦有事必有匹夫而假桓文之義如曹瞞一流者大亂之道也故孔子作春秋以治桓文夫千古之至雄傑而難治者莫如桓文而不能不聽治者萬世可知也封建廢則學校亦廢幸而無事必有以愚夫而託楊墨之教而為釋氏諸派者大亂之道也故孟子以言拒楊墨夫千古之至堅僻者莫如楊墨而不能不聽治雖萬世可知也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其人之生而有所資則逸無所資則勞列聖孔子有所資矣孟子無所資而猶奮然張其威神以力爭之生乎孟子之後者

有所資而兼詩書不亦愈乎國可滅史不滅東周以後無韻之史未嘗不備是亦一資也然已為有力者負之而去其書二十餘家未必皆當於義而史記漢書新唐書五代史其矯矯者而要以朱子之綱目為集大成蓋其義本之春秋也至于有韻之史如漢道如唐制斐然成章初未有取其義者何也世之論詩者以為今之詩非古之詩者古以詩為經世之方而後世不過以為適情之具飾治之文而已即唐制用以取士亦僅如今日之帖括而較之肄業以教胄子作樂以睨元侯其用遠不

侔矣而不知詩本六義故學之以治己而有興觀群怨之益以治人而成敦厚溫文之教苟有合於風雅之義今之詩由古之詩也則漢道唐制是烏能已於論哉論之云者亦曰竊取其義云爾○邵伯雍皇極經世以易詩書春秋分皇帝王霸之世亦是此意至其以經法天乃以詩屬秋者蓋詩以聲為主聲在五行為金秋於五行亦為金宋玉悲秋直為詩家三昧故王孝伯教人痛飲熟讀離騷

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
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謂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詩有內有外顯於外者曰文曰辭蘊於內者曰志曰意
此意字與思無邪思字皆出於志然有辨思就其慘澹
經營言之意就其淋漓盡興言之則志古之志而意古
人之意故選詩中每每以古意命題是也漢宋諸儒以

一志字屬古人而意爲自巳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巳
意說之其賢於蒙之見也幾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
事以意爲輿載志而遊或有方或無方意之所到即志
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詩論詩猶之
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詩論之不得養父母其志也普天
云云文辭也莫非王事我獨賢勞其意也其辭有害其
意無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養親而已以字
如春秋以師之以更推而論之刑子之鑿其詞如指如
喚其意如醉如夢倏而上倏而下倏而東西南北倏而

莊嚴游太古倏而荒淫混濁世其意多端其志不迷逆
而知其出於忠君愛國者其文擷香草其辭托兮些不
必深索但得其忠君愛國之志可耳然論志之法通乎
論人論世故選中如阮籍陸機等人多不亮其志吾因
其詩合騐意而特表其耿介之志陶靖節之志見白于
世久矣吾因其得聖人欲立欲達之意而進求其康濟
之志○非是之謂乃是駁說詩者○勞於王事而不得
養父母也乃衛宏小序朱子詩柄所自○普天四句周
餘二句皆極形容之辭然普天四句言多語本無病說

者自害周餘二句言少語微有病於理不害六朝多用
此法唐人猶工○雲漢之詩篇數章本爲閔旱而作特
摘其首句倬彼雲漢二字爲題三百篇關雎小弁凱風
皆如此故選詩多不着題或先有詩而後篇題子建之
朔風乃其遺意○不以文害辭此爲說詩者言非爲作
詩者解也一字之文足害一句之辭於此得鍊字之法
其法散見後論○不以辭害意亦爲說詩者言一句之
辭足害一篇之意可見琢句須工然却不外鍊字之法
字鍊得響則句自健耳○詩篇有如干章章有如干句

其法最爲要緊故篇有篇法章有章法起落前後有一定之句而辭之多寡不拘也○普天四句對偶之始亦扇面對之始亦流水對之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世字見於文有二義從言之曰世運積時而成古橫言之曰世界積人而成天下故天下者我之世其世者古人之天下也我與古人不相及者積時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詩書在焉古人有詩書是古人戀以其人待

知于我我有誦讀是我遙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誦其詩當尚論其人然論其人必先論其世者何也使生乎天之下或無多人或多人而皆善士固無有同異也偏黨何由而生亦無愛憎也譏議何由而起無奈天下之其我而生者林林爾總總爾攻取不得不繫于是黨同伐異相傾相軋遂成一牢不可破之局君子生當此世欲爭之而不得欲不爭而又不獲已不能直遂其性則慮不得不深心不得不危故人必與世相關也然未可以我之世例之蓋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不論厥

慍文王之世也慍於群小孔子之世也苟不論其世爲何世安知其人爲何如人乎余之論選詩義取諸此其六朝詩人列傳倣知人而作六朝詩人紀年又因論世而起云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道即理也詩以理爲骨然骨欲藏不欲露故詩人之妙全在含蓄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後來明眼人指破如

蒸民之詩本性命之理未雨之詩乃經濟之理孔子各以知道二字點出直使兩詩之精神活現眞萬古評詩之極則

公孫丑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者古人閱歷之實境苟非親遇其事履其地目覩其景若物而任耳任臆只是猜謎不謂解詩此篇雖是論詩然却不爲於詩有所疑難而發乃其胸中久感傳食

諸侯云云之事假此爲端如子貢本問衛君而託詞於夷齊然孟子知其意故直以已之行事解之邦與原詩脗合可見解詩無死法能得其大意所存即以已之行事解古人之詩可或以已之心事解古人之詩亦可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凡古人作詩其操心既深其托詞復與後之學者不能遽通往往借其人之他詩互相參及借他人之詩互相參或反相照始能心知其意是篇借凱風以形小雅之小弁是亦說詩之一道也況六朝之詩總一漢道作者遞相祖述前後一脈相承或欲繼美或欲分偏鼎峙或更欲跨而上之故其搦管鈎思或避或犯或廣其意或補其缺或翻其案莫不暗暗針芥相對處選中不獨擬詩及招隱等詩爲然也況夫出於一手者如潘之二縣陸之赴洛雖作不同時亦皆遙相照映俱可互相參證云〇高子曰三字戰國之時已有妄人妄評〇曰小人就詩品而論曰怨就詩意而論〇怨高子以一字評詩因孟子亦以一字評評詩者〇繪事後素罕譬而喻挽弓而射愈疏不可磯多譬而喻〇凡論不能直致方引古人古語爲証故曰引証弱也不得已而用之引孔子歷例高子引孔子之言形容高子之固〇詩以仁

爲本此溫柔敦厚所以爲詩教也然亦有詩而出於怨何也仁與怨相反遭時辛苦而付君父之理亂於不聞則忍矣故孝又爲仁之本其道極大小弁之怨非其至故有取大舜之慕慕即怨也往田之號泣怨慕所稱而此言慕不言怨怨之迹化矣此眞君子之道詩中之文王周公足以當之而遇其變故有取於詩外之大舜也然大舜雖有家庭之變亦非小弁之比特引爲小弁說法言小弁之怨幾免於小人耳必如五十之慕斯合君子之道焉此孟子論詩極有酌量處總之仁也孝也慕

也各以一字正逆他怨字主於曰戚曰疏曰幾曰以一
字旁逆他怨字此又行文之妙

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柏舟本共姜之詩而硬揷作孔子緜之章本太王之詩
而硬揷作文王自此論一出遂覺二詩恰是二聖人之
詩確不可移此說詩者之神化也知此則有蘇李之人
不必更問其詩有十九首詩不必更求其人何也河梁
數首卽出後人所擬亦不碍其爲蘇李之詩而十九首

旣合風詩之旨以爲枚乘可以爲傳毅可卽別任取一
古人當之亦無不可○小人之性情彼倆只是一慍字
君子之作用本領只是一憂字此二詩兩邊俱有慍字
叅指崇侯季孫一邊人兩聖人之遇同憂字邦單屬孔
子邊繫詞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二聖人實有同心也
推此見古人之詩無不出於憂心者

詩云邦畿千里至是以沒世不忘也○詩曰衣錦尚絅至至矣

詩以聲音爲主人之聲音凡五萬有奇命物指事用之
之勝用聖人言出爲律不尚難喝之音雖取其穩聯者
用之故選音而爲言以選內於外選言而爲字以鄙近
於遠貽今於後選字而爲文紀古今之蹟窮天地之藏
選文而爲詩事人而入情淡乎神而神靈旣詩也者文
之極精言之極粹音之極純者也故曾子傳大學至止
善子思述中庸至卒章皆本詩發論不自爲論者理到
極精極微之處非此極精極微之文不能挾脅劉體而
使之出則詩固劉理之利器矣○子思大賢之流其爲
文猶規摹曾子後人之才萬萬不及乃無所本而臆創

何也大學自邦畿千里至末章共五節中庸自衣錦尚
絅至至矣亦五節節節相對此後人擬詩所本而中庸
不大云云三詩其音節最緊若離騷之亂詞乃子思所
添後人擬詩於原詩頗有增減以此○大學釋止善拓
之彌大中庸至末章斂之愈密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自咏鳶魚耳何與道學事子思引以証實隱而曰上
下察是論詩者之妙悟程子復以証戒愼曰勿忘助是
論論詩者之妙悟其論似愈推而愈遠實愈遠而愈近

矣○此釋樂也古人以樂喻詩奏樂樂樂文人爲故上

乘者是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或原詩之所有頻而廣之或原詩之所無取而補之例

蓋詩之致而已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不已可以言天而不可言人純可言人而不可言天此

紙用一亦字將合處分天亦可言純人亦可言不已說

詩有此妙惜自有此筆力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一終

雎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統論古今之詩

自有詩以來歷變已極今欲論其興廢盛衰之故將自

今之詩分爲三際自三百篇爲一際孟子所云王迹熄

詩爲一際杜甫所[illegible]漢遞唐以後諸近體詩爲一際今

人所冶之唐制是也此三際者皆以詩分時者也每際

之中年歷千餘代經數更則每際之中又有年代之變

焉是又以時分詩也新都吳士奇曰世有升降漢魏晉

宋齊梁之不三百篇與唐之不漢魏晉宋齊梁皆世使

然也因演之以表

詩際表

一際

虞 六十一年　始有詩名

夏 四百五十八年　詩不存

商 六百四十四年　詩 止有商頌五篇

西周　詩存

三百篇 案一代之詩亦而統謂王迹熄夏商周末代

而言耳然夏商無傳詩何為併及之蓋夏商非無詩也杞宋無徵耳觀商頌五篇則知夏商之佚詩不少其存當亦不減於周夫子删詩但據當日之所存者而以周之三百篇該夏商二代之詩矣序三代之詩而先以有虞者林氏曰虞庭三歌三百篇之權輿也虞帝之終周王之終也詩之為道囊括帝王矣不及東周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

二際

東周　詩亡　楚人始作離騷

秦　詩亡

西漢 二百二十三年　選詩　騷亡賦興

東漢 二百二十三年　選詩

魏 四十六年　選詩

晉 一百五十二年　選詩

宋 六十二年　選詩

齊 二十三年　選詩

梁 五十四年　選詩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詩總一漢道今止序六朝而不及陳隋者選限於梁按昭明太子卒于梁天監之十三年而選後之作者如何選之徒往往未繼孔子雖立定衰之世王澤已竭删後無詩矣故選不盡乎梁而删已盡乎周也夫删盡乎周而王迹終選未盡乎梁而漢道亦終況乎陳隋之音又靡于齊梁者乎然王迹與漢道同一有終乃漢道全于始而王迹之始獨缺焉何也蓋宇宙之文章典册雖出于作述之手而造物實司其秘故孔子之生晚昭明之死蚤彼造物者定有斟酌天之生孔子將以删詩定萬古人倫之則者也生之弗

晚則弗備生之太晚將周詩亦同夏商周俱佚矣其于昭明也或假之年使陳隋之詩得與於選將何以見陳隋為有唐之驅除乎此序漢道者所不遠也然不始于漢而先以東周何也東周無詩而有離騷漢道祖三百篇而宗離騷也

三際

陳　詩無選

隋　詩無選

世以朝代稱詩者曰漢魏曰六朝曰唐今刪陳隋另列

者爲選別限故用以爲唐人之濫觴耳

唐　唐詩　詩餘始基

五代　無詩

宋　無詩　金始變詩餘爲董解元詞

元　無詩　始有北曲南詞

明　古詩宗選　律詩宗唐

漢道之於三百篇迥以別矣唐制原本於漢道而分爲兩際者譬之治道三百篇猶之封建也漢以後之詩猶之郡縣也唐與漢雖均爲郡縣之天下然世儒之論曰

漢制弘其綱紀唐制詳其節目規模自是不同其爲詩也亦如其治而已少陵云漢道盛於斯遂爲千古之奇識也自唐以後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皆無能出唐人範圍之外是總爲一際也而先陳隋者何唐人之盛事在於律而梁陳之對偶實爲之驅除故余序三百篇而首有虞序漢道而首東周猶孔子論舜五人而遡之堯武十亂而遡之文序唐制而陳隋亦猶史漢之陳勝世家項羽本紀耳〇三百篇無盛無衰所存之詩亦無優劣之可較即所刪亦非盡劣也或不能無氣運之別焉

古云夏尚質而明肅商文駿發而嚴厲周文忠厚而愷悌即周而推之夏商其詩亦可想見焉惜乎其佚亡也漢以後詩迭盛迭衰至梁陳而衰極故唐人不得不別創壇宇然總之亦不離漢道但在陳梁之前其於漢爲踵事而增華唐世以後爲變本而加厲踵事增華如奔舍移居不脫輪廻變本加厲如伐毛洗髓固已別生羽翰矣此唐制所以與漢並驅中原也五季雖亂不失唐人典型至宋而腐至元而弱明之初年風雅稍振高楊持其本何李弘其幹王李披其英斐然著作垂二百

年要亦不離唐制焉嗟乎人心之靈無盡詩自有虞迄於西周千有餘年而一變自炎漢及於蕭梁千有餘年而再變自唐至今日亦將千有餘年詩之爲道其將以此終古耶其將他變而別成一際耶抑或轉而大復古耶斯絕非人智意所能及也余茲將論選詩特分二際言其大分如此〇古來論詩者不下百家而洞曉古今詩家之源流鍾嶸之後唯胡元瑞能識其大云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諺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

又云優柔敦厚周也朴茂雄深漢也風華秀發唐也三者事殺皆俗亦如之可謂知言

總論六朝選詩

余將論選詩先分古今詩為三際者三百選詩之源唐詩選詩之流不請其源流則選詩不可得而論也前既統論其大槩茲乃總論選中六朝一際之詩一際之中又分為三會一曰漢魏一曰晉一曰宋而齊梁為閏餘焉蓋齊梁者唐人之濫觴四聲八病之說起於沈約而古音亡矣或曰漢魏兩朝之詩氣象迥而不侔古人論

之悉矣通為一會毋乃謬歟曰自其分者而論之豈唯漢與魏分即漢之西京與東京魏之建安與正始必有辨矣自其合者而論之雖兩朝固一會也譬之唐詩晚劣於中中劣於盛不得謂盛劣於初亦不得謂盛優於初也漢之與魏猶唐之初盛然試詳論之周衰詩變為騷漢與騷流而賦制作分起厥體孔繁始夫韋孟別搆四言遂與周雅分源李陵蘇造五言遂為異代攸宗此其始也其後班姬復以五言為歌行樂府之聲調益穩張衡更用七言約離騷稍染之筋脉斯聊至於古詩十九古辭四篇世代雖詳姓里莫考兩京錯雜孰能分之哉然亦不必分也道一而已矣後漢之末天下分崩魏武不世出之雄才兼勢崛起為建安之首唱陳思兄弟崔應於庭幹王粲諸子附之群相唱和莫不人崑玉而家隨珠體格風骨靡不極至蓋其盛也文帝受命雖應劉彫謝東阿就藩而文采風流居然猶在是以黃初之風得與建安同稱然微有瑜亮之嘆矣太和以還率趨浮淺叔夜四言變楚傳之風格托旨清峻嗣宗五言合荆臣之思致寓意遙深而休璉之孤煕伯之違咸有傑

構所謂正始之音也合之建安黃初同一轍詩泝之東京兩京總一漢道也司馬應運猶沿浮薄之習太康元康之間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振起繼武前蹤雖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然亦漢道之中興也永嘉之末家崇黃老一切篇什理過其詞迄於南渡尤劇清談孫綽許詢之輩咸以論宗為詩風雅日頹雖望如干謝不能振越而變創其體者止賴有景純儁上之才與越石清剛之氣較之左陸雖曰不同要皆拔挺而俊矣故總目為晉詩其與漢魏別標為一會則以六朝之風氣開

於西晉而東晉之劉郭一啟太白飛揚跋扈之氣一啟少陵沉酣抑鬱之思故雖與魏同一漢道而不得不判爲二矣宋代風詩謝混當青蘋之末雖原本二張實接劉郭之武力砥當世之浮薄義熙之中厥風稍振然選中所錄西池一篇末以南榮戒多爲結是其淘洗尚有未淨者逮於元嘉謝靈運高才癖性濯以江漢之瀾然後老莊匿影山水發音謝惠連適以富捷清麗之思爲之羽翼顏延年別以綺密淵深之格與之頡頏厥後又有鮑照者善製形狀之詞擅美而孤出是其後勁矣嘗

此時也四言寢微五言獨擅寫物極態掞詞標新片言研日月之精一語定生平之價漢道至此爲變已極是又一會也齊人信亦多才享國弗永梁武受禪全齊之人才盡入於梁唯謝朓早逝得以繫齊然論其標品亦鮑照之流亞也梁江淹沈約任昉范雲之徒各自名家莫適爲主四聲八病聲律太苛遂爲唐人律排絕句之嚆矢漢道至此不絕如綫矣是以劉勰文心中著聲律一則深致匡救之意鍾嶸詩品末發知音一論實懷憂患之心是齊梁已爲漢道之閏餘況陳隋乎故選中雖

兼齊梁余斷分三會止於漢魏晉宋也總而論之鍾嶸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延年爲輔又杜甫曰李陵蘇武是吾師乃子思則師之意也文章曹植波瀾闊顏班則友也安得思如陶謝手事我之王順長息也恥與齊梁作後塵何足算也○以上所論漢道之升降始終略已盡矣至每會之中分代分世不暇悉論作表如左

詩第二際六朝年表

國朝歷年甲
號號年數子

東周 平 元辛未 王始東遷洛邑上距唐堯二十一年甲子凡二十七甲子爲幽王五年又七年也

愼靚 十壬 六戊 楚三閭大夫屈平諫楚王不聽自沈汨羅江作離騷

叙六朝之詩而托始於東周者以楚騷作於東周之季也夫楚騷者周詩之流漢道者又楚騷之變也故楚騷中具有三百之性而漢道中兼有楚騷之情所以詩無騷名而騷得與於風雅之林者三百之性寓乎其中也

賦列詩義而不與風雅者賦主敷陳三百之性不存焉
是以漢之詩取離騷之情合三百之性故美而可傳也

秦始　二十甲戌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軻易水之上作歌

易水之歌漢二風所自樂府之始也古無樂府漢世追隸之。

西漢　高　十二丙午　冬十月帝過沛作大風歌

惠　元丁未

少　元甲寅

一　文　前元三甲子　入選詩第一甲子後無事亦書

後元元戊寅

景　元乙酉　壬辰中元戊戌後元

三丁亥　七國反楚王傅韋孟預作諷諫詩以諫王不聽是爲漢道四言詩之始

武　五四建元元辛丑

元光元丁未

元朔元癸丑

二　六甲子

元鼎元乙丑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宴群臣賦七言詩

四壬辰　冬十一月立后土於汾陰上親祠之作秋風辭

元封元辛未

太初元丁丑

天漢元辛未　春中郎將蘇武奉使

太始元乙酉

正和元己丑

後元元癸巳

昭　十三始元元乙未

六庚子　蘇武使還李陵送之河梁作五言詩

元鳳元辛丑

宣　二五本始元戊申

地節元壬子

元康元丙辰

神爵元庚申

三　五鳳元甲子

廿露元戊辰
黃龍元辛未
元 十六 初元元癸酉
永光元戊寅
建昭元癸未
竟寧元戊子
成 二十六 建始元己丑
河平元癸巳
陽朔元丁酉
鴻嘉元辛丑 三年癸卯、趙飛燕姊妹、幸班婕妤作
怨歌行、
永始元乙巳
元延元己酉
綏和元癸丑
哀 六 建平元乙卯
元壽元己未
平 元始元辛酉
四 四 卯子

選詩之體、皆備於西漢、韋孟四言、非漢道則言之始、五言始於蘇李河梁贈答之詩、在昭帝之世、然古詩十九首內、傳枚乘之作、且蘇別內一首、當在奉使之初、則五言又始於武帝之時矣、柏梁詩選不錄、其辭實七言之始也。七言樂府始于大風、五言樂府始于班姬、四言樂府、漢不見選、迄建安曹氏父子始盛、故選雖總括六代、必以漢道為宗、即所采樂府、亦必與漢道之詩相近、而一切雜言之體、概置不錄、其見卓矣、

東漢光武 三十二 建武元乙酉

中元元丙辰
明 十八 永平元戊午
五 七 甲子
章 十三 建初元丙子
元和元甲申
章和元丁亥
和 十二 永元元己丑
元興元乙巳
殤 一 延平元丙午

安
永初元丁未
元初元甲寅
永寧元庚申
建光元辛酉
延光元壬戌
六
三甲子
順 十九
永建元丙寅
陽嘉元壬申　出太史令張衡爲河間王相
永和元丙子

漢安元壬午
建康元甲申
沖 一
永嘉元乙酉
質 一
本初元丙戌
桓 二十一
建和元丁亥
和平元庚寅
永元癸巳
永壽元乙未
延熹元戊戌

永康元丁未
靈
建寧元戊申
熹平元壬子
光和元戊午
中平元甲子
七
獻 三十
初平元庚午
建安元丙子　秋曹操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十六乙酉　命魏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一 三十　魏作銅雀臺于鄴王粲等集鄴下

東漢詩文遠不逮西漢而詩之入選者尤寥寥按選例
宋顏延年曲水侍宴序入文部詩歸詩部兩錄之也其
班固明堂五詩附兩都賦之末而不入詩者蓋四詩規
倣三百而餘皆漢初樂府之調于選中漢道未純也栢
梁七言雖昉武帝之世然句自爲章格調未具平子四
愁章法稍就然未脫楚人些兮之胎至魏文燕歌行脫
化已淨然自是樂府體非詩體也則詩之七言在選中
六百餘年平子四愁一篇而已至于五言時代所尚東
漢竟無入選者姑就徐陵玉臺所傳者論之古詩卅卅

孤生竹爲傳毅作即文帝所云與班固伯仲之間者而遊戲宛與洛分明東漢之初也其古辭四首飲馬長城窟爲作於蔡邕則東漢之末矣此言果信亦足窺見一班矣建安以後宗風大暢然漢室徙擁空名而風氣已全入魏故于建安改元之年大書曹操入朝爲鄴下諸彦緣起十六年書命魏太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黃初一體緣系詩運至此盛極二帝振興之功何減漢武也

魏文　七　黃初元庚子

四　癸卯　鄄城侯植朝京師獻責躬應詔二詩

明　太和元丁未

青龍元癸丑

景初元丁巳

帝芳　十四　正始元庚申

五　甲子

嘉平元己巳

帝髦　六　正元元甲戌

元　五　景元元庚辰

三　壬午　司馬昭殺魏中散大夫嵇康

四　癸未　魏步兵校尉阮籍卒

魏之詩運建安一黃初一正始一建安之運魏武主之黃初之運魏文主之然建安盛極矣至於黃初應劉諸彦零落殆盡即子建應詔及贈白馬諸作亦與建安時手筆微有不同故古人別以黃初名體與建安並稱者蓋論詩品不論人數不可不謂以盛繼盛矣然再盛之下難爲繼於是阮嵇之流別以遙深淸峻之旨遠紹風騷當時黃老肇興兩人實爲魁首却能不用一言入詩故世稱正始之音乃魏人之詩也鍾嶸槩之以晉頗云

刺謬劉勰文心歸之于魏最爲得之蓋建安之時諸彦身已去漢而正始之際嵇阮心猶繫魏自不得以建安之例例之況應璩百一能於曹爽時獨立不懼旣稱魏之遺直可不列之魏乎晉陶潛作英雄群輔錄竹林七賢以嵇阮二人屬魏以山濤等五人屬晉其意可知矣苟引建安之例以嵇阮屬晉則是元亮之詩亦可繫宋矣豈不悖哉

西晉　武　廿六　泰始元乙酉

咸寧元乙未

太康元庚子
十己酉 陸機陸雲赴洛
太熙元庚戌
惠 九 元康元辛亥
六丙辰 潘岳作關中詩
永康元庚申
三壬戌 張翰歸吳
九 五甲子
懷 永嘉元丁卯 劉琨爲并州刺史盧諶爲郎中

愍 四 建興元癸酉
西晉之初家尚黃老空談幾奪風雅之座賴有潘左諸張同時鵲起中州而陸氏伯仲以東南之彥厲行入洛相與驅馳爭先漢道靭以不墜共東折衝七六詩可以翼經安仁關中一篇堪稱詩史至于五言人各擅長然習俗所染不無浮艷而昭明之選艾除已盡其存者皆斐然可觀至樂府已亡于魏平原十六首亦未盡合古人之意而辭致華贍要亦晉初之繼美云
東晉 元 六 建武元丁丑

大興元戊寅
永昌元壬午 郭璞爲王敦記室參軍
明 三 太寧元癸未
成 十七 咸和元丙戌
咸康元乙未
康 建元元癸卯
穆 北 永和元乙巳
升平元丁巳
哀 隆和元壬戌

興寧元癸亥
十 二甲子
帝奕 五 太和元丙寅
簡文 二 咸安元辛未
孝武 廿四 寧康元癸酉
太元元丙子
安 廿七 隆安元丁酉
元興元壬寅
義熙元乙巳

恭　一　元熙元巳未

永嘉之際清談轉盛風雅淪亡劉越石淸剛之氣力振頽靡於朔方和者止得盧郎中一人江南動稱才藪能自拔立不流汚俗者郭弘農之外無人焉史云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蓋以此數子比魏末諸子也則前此者太康元康之間其爲繼續建安黃初可知矣然東晉之季實開宋齊之先都與正始之派不同學者亦第存此論世之意而已若元亮人品與詩俱稱第一而鍾氏抑之者陶詩要自成家而不免爲唐世王孟田園之濫

觴也若論風雅自有正宗

宋武　三　永初元庚申

少　一　景平元癸亥

文　三十　元嘉元巳未

三　辛酉　謝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

四　壬戌　晉徵士陶潛卒

十一　六　甲子

孝武　廿一　孝建元甲午

大明元丁酉　鮑照前軍行參軍

明　太始元乙巳

泰豫元壬子

帝昱　四　元徽元癸丑

順　昇明元丁巳

東晉之世郭劉寡援其流尚細至宋元嘉之時謝靈運曠世絕才横揚波瀾遂成巨觀實賴顏鮑導引其源而又有宣遠惠連爲之羽翼是以極盛此亦漢道之一派矣而與爲抗衡者則顏延之當時王僧達之流附之者尤衆但餘人詩入選者少耳故宋之有顏云云猶魏之

黃初晉之元康宋之有謝云云猶魏之正始晉之南渡但彼分標于初末此並轡于同朝耳厥後鮑照以俊逸之才取謝之精者如山中池上等篇擷顏之秀者如秋胡五君諸詠以爲風骨自成格調雖不逮漢魏而近以開宣明之派遠以肇太白之風蓋亦宋之傑匠矣大抵宋人竭力于五言鮑之五言樂府殊㨗四言則遜年之後遂絕于選

齊高　四　建元元己未

武　十一　永明元癸亥

十二　二甲子

明　五　建武元甲戌　謝朓遷尚書吏部郎

寶　二　永元元己卯

和　一　中興元辛巳

齊之才可謂極盛矣梁武亦與焉及梁受禪而齊之才盡入於梁故梁詩之入選者盡齊人也唯朓蚤死故齊得而有之耳唯齊人盡入于梁故言齊者必兼梁惟其梁詩盡出齊人故言梁者不能遺齊也

梁武　四七　天監元壬午　立子統爲太子拜沈約范雲爲僕射

普通元庚子

中大通元己酉

三辛亥　昭明太子統卒

詩之興存乎人尤存主持風會之一人漢道之降由漢高之大風孝武之秋風倡之遂定百代風雅之宗嗣後魏武倡于建安文帝倡于黃初于是當塗之制作炳然與炎漢同風即晉宋齊亦莫不有好文之主倡之于上故風流未墜洎乎梁氏父子兄弟篤好文學詞翰壘武帝倡之于前簡文元宣繼之于後且太子昭明才逸

千古而一時諸王率能綴藻可謂盛矣故選以爲後勁云○按六朝之文運皆以武興漢武魏武梁武傑然挺出矣而晉武宋武齊武亦自錚錚故能振英拔秀令一代風騷雲蒸霞起易云剛柔相錯而文生嗚呼仁柔太過此趙宋之詩所以不競歟○選詩而併錄梁是梁人選梁詩也選詩難也選時人詩尤不易少或識力所限稍下愛而莫斷又或爲勢之所廹情之所撓漫焉入選終必至于穢濫而不傳乃昭明世値崇文作者林立似可以多收而此之所選則詩止五十二篇作者止七人

而已余服其能存寶服其能舍也故唐人選唐詩率本於此夫詩至唐已云極盛而才調集外御覽搜玉篋中等集不踰百首所收固如此之嚴因悟古詩十九首乃漢人選漢詩也或有疑其太少者不知唐人選唐詩每集雖有餘首然其體則十數種計一體所存不過數首已爾而古詩則止五言一體可至于十九不爲不多又或以其缺姓氏而疑之則唐人搜玉集姓氏皆後人所補論詩不論人三百之遺意也徐陵玉臺所載十九首作者姓名如傅毅枚乘亦補之者也陵去古未遠當亦

有兒然曠夐與徐同時而不補其名者蓋十九首一氣貫串不可拆故也由此觀之詩之有選已肇于漢不僅始于昭明○唐人作詩者多論詩者少宋元明人論詩者多作詩者少統觀諸賢之論大抵去古遙遠人人有一近體唐制橫在胸中故其所論近體靡不精到至選中諸體未極融徹惟梁之鍾嶸劉勰生乎唐前彼其目中只知有漢魏晉宋齊梁而已故其所爲議論與選旨多所符契但劉之文心統論古今之文不專論詩而論詩之中又統論古今而不專指六朝之詩鍾之詩品則

專論六朝之詩矣其論止於五言絶不及四言七言與諸雜言然漢魏以來五言實冠群言之首爲時所尚苟得其理他體亦略可覩矣叙有三篇首篇前論詩運之升降後論詩義之精深次篇論分品之義例末篇論聲律之弊蓋懼漢道之變而爲唐律者將以云救也次篇宜附上品之後中品之前而末篇則三品之總跋丼卌本分冠三品之首則紊矣○詩品所列凡百二十人其見選者上品古詩徐陵班姬曹植劉楨王粲陸機阮籍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凡十一人次品魏文帝嵇康張華孫楚王贊張翰潘尼應璩陸雲石崇曾攄何邵劉琨郭璞郭泰機陶潛顏延之謝瞻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謝惠連鮑照謝朓江淹范雲[illegible]任昉沈約凡三十人○又次品班固魏武帝徐幹歐陽建棗據應璩晉文學與魏侍中同名張載傅鉉傅咸繆襲殷仲文范曄劉鑠陸厥虞羲凡十五人合三品凡五十六人按鍾氏此書專論五言詩耳若論四言則阮當避嵇若論樂府則魏武帝上於魏文魏文上於陳思矣且人各有短長虛心平氣以尚論之可也幸勿以成格拘待古人○古人爲詩各有源流

少陵云遞相祖述是也其所出散見各品語下今撮以立表用便覩覽云

詩人源流表

國風—古詩—劉楨—左思
　　　　古詩—曹植—陸機—顏延之
　　　　　　　　　　陸機—謝靈運

小雅—阮籍

楚辭—李陵—班姬
　　　李陵—魏文帝—應璩—陶潛

王粲—潘岳—郭璞
　顏延之—鮑照—沈約
　張華—謝混—謝朓—江淹
　劉琨—謝瞻
　盧諶—袁淑
　　王微
　　王僧達

後世詩人之作雖支分派別莫不導宗於三百篇三百篇者詩之海也詩有六義要以風雅頌三者為體既刪

已後絕無作頌之才而大雅亦復淪棄後之作者止合風與小雅耳然十五國之風兼變與正而選之風人有正無變淺其言最醇故稱古詩曰方圓之至稱曹劉曰文章之聖乃詩之正派所當効法者至于小雅雖涉怨誹實本忠厚楚人離騷憂讒畏譏怨而不怒蓋其流也迄至漢魏之際陵蘇淵源支流諸人揚其波其流愈盛而詩品獨以阮籍一人係小雅者所以推蹟嗣宗俾之伯仲離騷而以李陵以下諸人係之楚辭者所以會高小雅足見萬世詩人總無出於三百篇範圍之外云○唐人律詩以對體為格以平仄為調體舉六朝而四聲八病之論起一時多士景慕爭趨纖密其勢已成不可遏抑鍾嶸之徒以漢道將絕於此故作詩品其駁論王元長及謝朓沈約可謂當矣及其正論聲律則未極其至也其言曰文製本須諷詠不可蹇礙但清濁通流聲調利口而足矣此論甚鄙宜乎不見重於世也至劉勰所作文心雕龍五十篇於明詩樂府之外別作聲律一篇其略曰聲有飛沉響有聚散雙聲隔字而多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並轆轤交往

逆鱗相比於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字之吃也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則喉脣糺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喉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脣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滋味依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之謂和同聲相應之謂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又曰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如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無往而不壹陳思潘

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此論可謂精確但初學或不易曉試爲申之凡詩句尾之聲易協首腹之音難調故作近體詩者但依沈約所合并之韻而押之亦自不害沈之所併即古韻之所謂通用者雖不得古人借用轉用之妙不過傷於窄耳若夫句中隔字處其抑揚之節頗難穩合不得僅以聲之平仄當之何也韻主音尾如前所云同聲相應之謂其氣一定和主音之首腹即前所云異音相從之謂其體抑揚一定者易遵故恪遵沈韻而亦足抑揚者難契何得株守夫平仄

之說而遂已也試再取等韻之通理以校抑揚之致不徒恃乎平仄者詳明其義今之爲近體者不過謂平聲平道上聲抑去聲揚入聲抑於去而揚於平分爲一平三仄用以作式兩平夾一仄兩仄夾一平以穩稱其聲勢而已豈知字之抑揚其來有自微若氣細如髮豈區區在平仄之間乎夫天地之理無過陰陽陰陽互相錯綜初無典要如太極之生兩儀可指乾爲陽坤爲陰矣其兩儀生四象亦可指曰某陽中之陰某陰中之陽後至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又復互

相變易其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尚可復得而窮詰之乎夫聲音之道准乎律呂律呂之法本乎陰陽其理亦猶是也試觀等韻有十六攝每攝有甚有次次如思甚如虞此一抑揚也每攝七倫有重有輕輕如飛重如匪此亦抑揚也每倫之音有清有濁濁如群清如見此亦抑揚也每音四聲有高有低低如上高如去此亦抑揚也自四聲而泝之四音又泝之七倫又泝之十六攝蓋四累而始及之也亦猶六十四卦泝之八卦又泝之四象又泝之兩儀亦四累而始及之也夫陰陽之數至四累

而不可窮詰聲音之數至四累而獨可窮詰乎今不暇遠泝即就韻中一等爲例如東爲平在抑揚之間固矣董低於東爲抑動高於東爲揚矣然通同均是平聲而通則低於東矣猶未也同則不止低於東而凡低於董矣況同之上聲洞乎凍之高於同去亦復如此推之由此而又有倫之輕重攝之正次又烏得拘泥平仄一法遂謂能盡抑揚之致乎所以古人窮徹源流每用一音不啻權之度之不差銖黍然後用以和調故其音諧譜美此三代之遺也而漢魏猶爲近之前所云陳思潘岳

吹篇之調是謂切近陸機左思琵杜之初亦不甚遠而沈約以區區四聲八病之說譏誚古人謂曾無先覺夫以是而加蘇李曹劉已自不可况累及三代之英乎大沈約之聰明學問非有過於漢魏諸賢也不過其生也晚得見天竺演梵之法而特譜以吳音遂以是而驕詡古人不足訓也但唐人崇佛遂遵用之耳夫三百篇作於三代之英亦未嘗四聲八病之拘拘也則唐詩雖美豈駕三百之上哉杜甫雖遵唐制至其晚年頗識此意故曰晚歲更於詩律細若但論平仄豈少陵之詩獨無

平仄耶則所謂律細者當在平仄之外矣苟不在平仄之外何以漢魏之詩全無滯轍而陳隋之詩時或棘口也又何以少陵自謂晚年之拗體反勝于少年之作也知此意則漢道可復豈惟漢道即周道可復矣○三百篇止有一名曰詩止有一體曰四言迄於漢代其體漸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雜言之異詩之外又有樂府樂府之中又有歌行等名今選中所載止有詩名樂府附之不別立部所錄詩體五言為主四言次之七言僅見樂府之中亦止此四言五言七言三體歌

行篇曲辭思吟趣謳九名而已今亦第就選中尚論之云○五七言曷昉昉于漢漢五七言曷昉昉於武之時何以知之曰王迹熄而詩亡戰國及秦天下苦戰鬬不休無有作者漢興高惠文帝之世海內方安日不暇給非武帝好文之主以不世之雄才承累葉之餘孰能創此大業哉然以不世雄才如漢武而不能大復古者何也時也勢也蓋井田封建采風貢俗俱王者之迹但井田封建猶人之百體采風貢俗猶人之血脉故熄則俱熄耳秦郡縣之後封建井田之制不可復而詩體亦不

可復惟其不可復故屈原別作離騷以自見况漢代愈遠又豈可得而復哉故勢不自已而別創五言七言也然則作之者何人曰武帝之制即李延年等度律成調而命詞臣司馬枚鄒之徒製其詞此古詩十九首世傳為枚乘所作即令非出一手然亦其流輩也雖世無傳相如之詩而文君有白頭吟用五言亦其驗矣然則何以不見之史籍蓋當時五言雖成不過用吟詠情性而郊祀殤典一切樂章仍用古體明不敢褻也然則杜子美曰李陵蘇武是吾師謂不創于蘇李可乎不知蘇李

河梁不過遵而用之耳當時作者亦衆而蘇李之詩最佳蘇李之名最著故後人引爲稱首即如唐律本文皇所定而後之爲律者乃引沈杜爲師耳若非有成式而河梁之別造矣攜手李郎善倡蘇郎善和寧得一刻之頃而辦此千古大事哉試攷栢梁之宴武帝一倡七言而漢廷之臣不下數十皆同聲相和無有參差苟非素定何能如此耶至於四言似仍三百篇之舊然實創自韋孟諷諫一詩止可謂漢之四言非三百篇之四言矣宋嚴羽曰五言起于李陵蘇武或枚乘七言起于漢武栢梁四言起于漢楚王傅韋孟而本序止云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而不及七言者蓋七言未盛於六朝而栢梁臺詩復逸於選也然選載漢張衡四愁固居然七言之體矣是則選之詩雖備六朝總一漢道也至于樂府選不備其體故合漢道則錄不合漢道則棄故不暇考其源流云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二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三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漢

杜甫曰漢道盛於斯五字括盡詩之氣運三百篇既遠五七言始成於漢漢詩最爲近古魏人去漢未遠人才猶盛各自能出妙手在晉宋欲脫出而不得脫齊梁欲擬摹而不能摹于是唐人別爲近體杜甫所謂漢道即選中諸體而斯指唐之近體蓋唐制雖自成家然變本加厲初亦不離漢道故後世學詩者須以漢道爲本○一朝詩分爲二代在選中惟漢與晉然在晉可分東西而漢之東西不可分蓋詩在西晉則潘陸張左在東西則太尉弘農其體迥然別矣若夫漢京雖分東西詩之著名西京者韋孟李陵蘇武班姬其風斯大槩可覩而東漢或雜出于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之中而名實莫考班固咏史之詩頗近漢道又以質木無文不錄于選選之所載明堂五詩却繫別體不合漢道張衡四愁七言帶騷與蘇李五言之義不可並校徐陵玉臺于十九首以冉冉孤生竹二首爲傅毅作毅與同時又青青陵

上柏一首中有遊戲宛與洛似是東漢人語陵又以西北有高樓下九首出於枚乘則武帝之世也夫古詩十九渾淪一體絪緼相連猶如元氣寧得而甲乙之哉至古樂府飲馬長城窟一章風華搖曳髣髴西京自以蔡邕未敢執爲是亦未敢執爲非也其餘三章亦與十九首無復差別今之去漢年代雖遥而傳詩不少但其體不一他體不無升降之別而蘇李漢道其流未廣則無變耳迨至建安魏國既建他體告退專以漢道爲主蘇李古詩宗風大暢王劉應徐具體而微陳思稱建安之傑庶幾完體然後人論者有古詩其亡之嘆焉謂漢道

至此而變矣然變而卒不離漢道漢道誠後世詩家之源矣杜甫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求泉貴泝其源故又曰李陵蘇武是吾師○今人稱漢道云蘇李十九首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不言十九首文通三十體首李都尉道蘇屬國鍾嶸曰二百餘年一人而已則少卿之詩品可知矣詩論品不論數詩術合作一人亦足稱盛何況都尉在五言中爲開物成務之鼻祖而又屬國徒仔相爲翼羽漢道炳然與三代同風崇所云風雅

之道頓爾嗣音然沈宋五言之難而非謂其衰也若以作者之多寡爲盛衰則虞廷一歌未見劣於周詩三百篇也○少陵以蘇李古詩爲漢道以其能繼三百篇之正統他如樂府十九章及安世房中諸歌皆出漢人之手非不有典有則然而溫文敦厚之教缺焉非三百篇之嫡派蘇李古詩組織風騷咸折文質之衷抒發性情深合和平之旨故可超賦凌騷直接風雅所以魏及六朝千有餘年詩人心血盡嘔於此而樂府十九章諸體遂成閏位矣故嘗之宋元之詞三百篇詩餘也漢道北曲也唐制南曲也而樂府十九章諸體則董解元之詞

已

高帝

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古帝王自作歌詞昉於虞舜爲一時明良之盛孔子采之爲經嗣後漢高大風一歌其詞意雄壯最有帝王氣象說者謂其有偏霸陋習然正妙在偏霸陋習之不自

諱其云大風起兮雲飛揚者因變乘利竒群力以取天
下其云威加四海者以力服人非以德也其云歸故鄉
者卽項羽所云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是也四海
旣非德服則易叛故欲以猛士守之仍是守之以威也
當時漢高賫以取天下者皆猛士也分之以守天下足
矣乃患無猛士者葢此時從龍諸臣誅鋤殆盡故更思
得少者而用之也全是一片猜忌天下及一代功高之
臣之意與虞帝君臣一體之義不啻天壤然亦時變使
然故全不回護直寫英雄本色嗣後帝王頗多自製然

其氣象實不相及至唐太宗諸作亦頗壯觀但多扮飾
之詞欲以嗣響云亭便減眞氣

武帝

秋風辭

武帝秋風辭與陶元亮歸去來辭文選另立辭部按辭
亦詩之一體今併入詩○或以此辭爲騷然畢竟是詩
但兼騷意孫鑛曰彷彿九歌辭調弟太柔太放是鮑照
李白派頭所自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
攜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
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武帝秋風一辭全從高祖大風來俱是英雄語但開創
守成其氣象不同耳起句全用大風歌皆以風雲起興
七字中止爭二字大風歌內是大字揚字秋風辭內是
秋字白字大風歌內風字雲字是實字起字飛字是半
實半虛字揚字是純虛字只緣一純虛揚字用得好併
前大風之大字振起有力能化實爲虛遂有極大氣槪
今後世讀者不分是寫景不分是敘事武帝換大字作

秋又生出箇白字來秋着風白着雲只是兩實字起飛
字仍舊是兩半虛半實字無甚力量只是平平寫了兩
句秋景下文添草木句來亦只是平平件着寫一句秋
景蘭有二句卽大風歌安得猛士意大風歌首句起得
雄二句轉得急故猛士句可直接此辭起二句寫景平
緩不能直接下文故以蘭有秀菊有芳引起攜佳人來
言蘭菊出草木之類秀芳撥蘭菊之萃人中之佳人亦
猶是也佳人正與猛士相照高祖創業故思猛士武帝
守成故攜佳人佳人內有猛士有文儒有此佳人方不

辜負蘭秀菊芳又將蘭菊句寫作實景矣不忘忘三字妙見其顧影急急不肯一刻蹉跎負此蘭秀菊芳之時耳泛樓船二句正照歸故鄉蓋高祖起側陋經營四方故以歸鄉爲樂而武帝生長深宮則以遊觀爲樂也要知三句不是獨樂攜有佳人在內豐沛鷹上空想猛士汾河中流滿攜佳人眞樂極也歡樂句只是寫樂非先樂後哀也凡人之情樂時不哀哀時不樂惟天下眞正英雄人具有至情樂極似哀哀情愈多而樂愈極少壯句似從哀情生出卽承樂極來言人生無幾冉冉老至所以顧影急急不肯一刻蹉跎而負此蘭秀菊芳者正是爲此切莫作敗典語看

韋孟

選詩以五七言漢道爲主而夾收四言者所以系續三百篇也始于漢韋孟終于宋顏延之凡若干首韋在武帝之前其時尙未有五七言之體故其精神無分全在四言中間惟魏嵇康自負曠才獨標進取之意所作率以四言爲宗餘皆服膺漢道其於四言不甚肆力故作者寥寥而齊梁以後遂至絕响

諷諫詩

四言詩最古古詩之亡也久矣五言始于河梁七言始于栢梁少陵曰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漢道卽指五七言一盛於漢再盛於唐當此時騷已亡矣況詩耶欲圖不朽止宜於五七言中求安身立命處不必規規然求趨三百篇作四言也四言詩盡於三百篇作之而似是三百篇所有也有而作之則貧作而不似是三百之所無也無而作之則妄故似亦醜不似亦醜不如不作之爲愈也試觀漢唐以來作者衆矣作四言者亦衆矣僅得韋孟一篇首章具有典則頗合頌意以下諸章切直凱至不失小雅之旨耳古今惟少陵之詩能備諸家之體猶曰李陵蘇武是吾師終其身不敢作四言況才萬萬不及少陵者乎○鍾惺曰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兩種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近而近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遠而遠有遠之合後世作者各領一派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

一逖祈豕事世篤忠貞商用之而興周違之而亡也言宜
聰暗伏在此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
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
宗周以墜
述祖德處似太繁然正要從祖德中帶出歷𢦏興亡之
故以爲諷諫潘陸效之未免有頭重之病
我祖斯徵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阨此嫚秦耒耜
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

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將祖德做半篇方落到自己身上見得自己是箇有來
歷的人宜聽其言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
對祖稱予對王稱臣
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
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父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
斯維皇士
穆穆文王是聖王矜矜元王是賢王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
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
我王以媮
悠悠二字描出從獸無厭之態○頌元王曰惠此黎民○
戒王戊曰蒸民以匱保惠民生正人臣諫君大本領
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睮睮諂夫諤諤
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
旣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王之敢於遊盤病入膏肓全在藐下臣三字蓋王國之
臣命於天子藐下臣是藐天子更有何者可爲忌憚
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
茲怙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說漢家有義無恩言外有天子猜忌諸王群臣逢迎君
旨之意故下一思字敎王兢兢自保
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
匪嫚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顚孰違悔過追思黃髮
秦穆以霸

猶彌猶言遠遊之事無虛日過出下岌岌二字甚有力

甚舊註訓爲稍稍未當

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末七章屢呼我王而叮嚀告誡之無限忠愛曾不斯覽尤是一篇正意

李陵

從來非常之業創于非常之人又必其人之遭際非常極古今之奇窮有激而起漢之司馬遷李陵天地間氣所鍾蓋非常之士也而所遇俱極奇窮一成史記而七十二代之紀傳娩矩斯定一擊五言而漢魏六朝之風雅堂奥别闢雖變詩書之貌實傳詩書之神眞千古創見之大業也故四言古詩晉宋已絕而五言漢道魏而益盛唐而彌精下逮宋明亦未嘗廢棄也鍾嶸曰漢百餘年一人而已苟非有激而然烏能反經合道作法萬古哉

與蘇武詩三首

題曰與蘇武實送蘇武後人餞送詩必首叙其人次叙其事始及景及情而古人爲詩止就眼前欲别未别時情景寫得慘慘悽悽讀之起人多少厚道所以不可及

良時不再至離别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别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首四句言别離在目下於野執手冀其少留仰視以下借雲爲喻人生别離最爲不測至此勢難久矣且永别矣前云離别在須臾尚有須臾之延後云且復立斯須併無須臾之可延矣立者留得一刻便是一刻情益苦矣欲因云云欲與同歸漢也情見乎詞矣○從來爲别詩者只說得一動一靜留者靜去者動仰視浮雲二句言人生奔走道塗往來互踰憧憧擾擾並無箇靜者以兩人事實觀之當兩人俱在漢豈意武之北乎此一風波也及武北矣豈意也之亦北乎此又一風波也豈不如雲之互相踰乎及兩人俱在北矣豈意武之得歸漢此又一風波也從此各天一隅永不相見其悲淒爲何如哉乃知古人遭思古人落筆眞不可思擬也○執手踟蹰中動抑一野字見得此地無傳舍驛亭可列祖帳

執袂野外一派黃榆白草荒涼光景如在眼矣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少卿各任立政之語示其不復歸也此詩云臨河濯長纓是吾已改服之語已預向子卿告之矣蓋古者冠必有纓結於項下子路結纓即此也秦廢先王之法冠不施纓後世惟武人施於兜鍪長纓曰濯有兩義事則復著意則自新自新者乃其本願而復着者迫於勢也此

詩首曰嘉會難再遇追往日也曰三載爲千秋度日如年也河即黃河發於崑崙山之星宿海行塞外幾千里然後入中國送子卿於此者中外山川絕隔相共者惟此一河耳濯長纓准前論蓋徘徊于自新及復着兩者之間既而不能自決只得聽子卿獨歸所以念之而悵悠悠也自始至今曰久有始無終曰悠悠取有始無終之意而實從河字生來言子之歸也身隨河水悠悠吾之念子也心亦隨河水悠悠而已念之所及目必注焉念子不見但見悲風雲起沙揚并不見河況河畔之行人乎此愁何愁豈酒所能解得然詎又不得不用於酒者吾今行事一切迥異而所同者皆用酒爲別故當此永別之頃可以令往日之綢繆永結而不諼獨有此盈觴酒耳李詩云念子悵悠悠蘇云念子不能歸兩念懸相應一不能從一不能歸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明知子卿歸矣却曰遊子暮何之悲極矣痛極矣首章

風雲之互踰事之難料者喻自合而離此章日月之弦望時之有定者喻自離而合努力二句以交勉之詞寓相見之望苟不歸何由再見哉答子卿書曰陵不死有爲也觀皓首爲期一語可見矣努力二句何以知交勉之詞蓋安知四句統承上各言長相思各字可見古人用意深微

蘇武

鍾嶸評詩江淹擬詩皆存李而遺蘇非抑之也應以其同爲一體故耳然細讀之亦有辨李詩一味淸激蘇則

兼帶妣擊上六朝北專尊李至宋人獨取蘇喻以濤謝明
堂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則古今人之眼光識力各
不相及也畢竟少陵蘇李並稱為千古折衷之論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
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常相
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
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
生親

首六句以議論起言朋友之誼比于兄弟昔為六句言
垂別之情篤於往日鹿鳴六句援引古義以鄭重今日
尊酒之別○葉不離枝枝不離幹從一本來固是一身
連理枝雖與本與幹然枝既相連理自相通亦是一身
也兄弟之誼緣乎枝葉固是一身而朋友之誼又因乎
兄弟亦是一身也知此義者不必道同志合就泛愛論
總非路人何況道同志合就親仁論兩人總是一身一
身字妙即交友論所謂朋友非他人乃第二我之意○
古人往往愛用日新字湯玉用之於治身左氏用之於

形民蘇鄭用之於恩情日新非謂往日獨淺至此
始深也觀昔為句及昔者句見往日恩情未嘗不深特
于臨別時更覺得日新耳惟念二字點得最醒○舊評
曰尊酒別情淺得妙唐人反以深失之不知尊酒雖淺
全在鹿鳴二句用古道振起精神來蓋此一尊酒乃古
人所以眼嘉賓者故珍之重之以贈遠人此古人舉動
皆以古道相期借此尊酒以叙昔情所謂情禮兩盡古
人之不草草于離別如此謂以淺得非也

結髮為夫婦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夫

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
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
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結髮二句言情歡娛二句言事恩愛下妙在兩不疑三
字既為夫婦未有不恩愛者有一疑則恩愛斷矣詩有倒
字有倒句倒句者如本云嬿婉及良時歡娛在今夕子
卿却倒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正謂良時之嬿婉
不再歡娛止有今夕耳征夫懷往路見今夕以前已不
一段別離情緒橫在胸中所以寢臥不寧起而視夜更

知不是要去亟是要留至參辰皆没已矣今夕矣且永
别矣行役二句是長嘆下淚根本努力四句亦期亦訣
○凡人未别以前有以前之恩情既别以後有以後之
恩情兩處境界極寬惟欲别未别之一刻境界偪甚促
此最難着筆古人偏於此處著筆者正所謂於塵刹上
立世界也蘇李五言首倡皆如此前章有叙此平生親
此詩努力云云其于别之前後着筆正于欲别未别之
一刻着筆也後之作别詩者幸勿趨便止于寬處着筆
爾

黄鵠一遠别千里顧徘徊牧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
雙飛龍羽翼臨當垂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
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
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内傷心淚下不
可揮願爲雙黄鵠送子俱遠飛

首六句興而比言鳥獸猶有念群之意況在人乎況在
非常之人乎幸有六句欲勸其歸當日子卿尚在朔方
其中懷有難于言者故借弦歌以喻之蓋聲音之道感
人最微思楚吟楚思越吟越游子吟所弦所歌之曲漢
道也少卿聞之倘亦動其歸思乎請爲者特爲少卿奏
之也承歌泠泠一何悲極寫歌音之清音清則悲絲竹
承絃所以倚歌歌既清而悲故厲清音所以逐歌也慷
慨有餘悲極寫絲竹之音之清極哀極悲正所謂激烈
也長歌云云却單承歌而不及弦者弦有聲情而無詞
情歌則聲詞俱備故感之而中心愴以摧也中心即中
懷當此之時覺得游子吟之激烈尚不足敵我之愴摧
更思移宫換羽轉奏清商之曲忽又念到漢法嚴少卿
必不敢歸故不忍更奏清商重傷其心也然清商曲恐
傷其心而乃奏游子吟者何按樂家音有清濁調有高
低其調彌高其音彌悲游子吟者楚人龍丘高出游三
年思歸望楚而作其調雖慷慨激烈然尚未到極高之
處清商曲者蓋十二律旋相爲宫至南吕無射應鍾三
律爲宫時商反長於宫因殺用其半以起調畢曲其音
噍殺故稱清商而琴操四調亦以南吕無射應鍾三均
爲清商調以其音極清極悲不啻荆生之變徵羽聲白
虹猶爲貫日人將何以堪此子卿所以欲展中止也既
而中止則心益愴摧俛仰上下真有天人兩不可問之

意內心即中心然變中爲內者滿而莫展則此懷徒鬱在內終無由喻之於外唯有淚下不可抑耳願爲云云要與同歸此願字即可以喻中懷懷字用鴻鵠爲比卑應首黃鵠以答李原詩欲因晨風二句意李詩妙在離字此詩妙在遠字李詩送字從常解此詩宜作將字解或作從字解○黃鵠二句雙起後單收鴻鵠陸平原贈從兄等詩章法皆本此○請爲四句雙承弦歌長歌四句言歌不言弦者詩言志律和聲言歌而弦在其中矣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往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此子卿歸國後答李之詩燭燭四句偶借月明蘭芳以起興也征夫二句泛論始出之征夫惟往路是懷矣久客之遊子惟故鄉是戀矣豈惟久客戀故鄉即始出之征夫共懷往路也亦思早去早歸所以不憚冬月之嚴霜冒霜晨起而望我良友之歸也乃不見我友但見江

漢之流於地浮雲之起於天而已此所以有天一方之嘆夫各在天一方猶可言也至山海隔中州更有不可言者嘉會二句答李良時云云願君二句答李努力云云李云皓首蘇云隨時子卿歸國做得事業故以皓首相期少卿留北做不得事業唯有隨時自遣乃素位而行之意○細玩蘇贈李詩兩首中俱寓勸歸之意而李詩曾無一字勸降後人分謗之說豈不冤哉

班姬

古詩多婦人女子之語乃詩人托寓非謂真出婦人女子之手西漢唐山夫人及班倢伃居然婦女而能詩矣唐山安世房中諸歌與漢道不合倢伃怨歌行題雖樂府而體兼蘇李故錄于選鍾嶸曰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蓋以倢伃方駕都尉空盡漢魏六朝之群也然魏甄后塘上行擬倢伃怨歌行而選弗錄者倢伃怨而不怒深得匹婦之致古云無可廢之言此爲男子道者女人定以德爲本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
中恩情中道絕
首二句言其本質之美女子之品首重在潔尤重在鮮
裁成句既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也明月與霜雪皆
屬陰故取以比女子之德出入句謂蒙君恩動搖句女
子雖無大功亦有微勞如辭輦之類蒙恩曰懷袖失恩
曰篋笥言蒙恩時特極其親愛即失恩亦不至大決裂
此詩人待君忠厚處亦自恃其靈修之故即至失恩不
過棄置斷不至大決裂也妒好此時已失寵矣其曰常
恐若為預慮之詞然者用意特深所為怨而不怒者也

首四句扇面對格之始

張衡

古人文字只是一細細出於小心心小則一義不敢輕
措一言不敢苟下故足傳也然天下一切學能習人之
靈才而俾之精且確惟此律曆器象故孔門弟子三千
而著名者止七十有二以其身通六藝之科耳史稱平
子通五經貫六藝之文又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
曆算故其作詩文精鑿可傳如此學者不信試取而究

心焉自驗○平子既精曆數之學知漢運將終世事決
不可為故極哀怨離憂之致嗚呼平子其漢世之屈平
歟

四愁詩四首并序

凡古人著作遞相祖述此詩以七言櫽括全騷其以四
愁命題者愁即騷也騷以招魂兼及上下此以思八止
于四方孫鑛曰立格奇搆語麗祖離騷而微易其貌委
為高作第體方境窄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平子為太
史令被讒出為河間相未免以外補為愁要知平子絕
無此意止從天下起見真見得此時之天下漸敝必至
極敝故以屈原自況也若云以外補為怨當平子居中
時不過太史令主天文之事即司馬子長所為侏儒畜
之不與聞政者也與為河間相何以異哉故此節于久
處機密之上着不樂二字因知其無時不愁矣詩卻不
云愁而云思思者思得君也即本序所云思以道術報
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通也通則天下之敝可以立
起不得通則漸敝者將至于大敝而不可收拾矣故舊
注云愁出於思是也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爲懷憂心煩惋

舊注云王者功德成則東封泰山桂林南郡舜所遊漢陽西伯行化之所鴈門顓頊之墟其說雖不必泥亦自有理梁甫近泰山喻小人讒奸近在君側也美人舊注比君非是本序明以美人爲君子不得自相矛盾蓋此詩每章首三句是思人後三句思事即本序所云思以道術報貽于時君也貽即贈也道術君所無故以相贈爵位君所有故以相報一報一贈若明良喜起之互相賡和然者皆自君子意中想出路遠莫致者讒奸所阻臣空有此意不得致之君君亦空有此意不得致之臣所以身在投間如河上之逍遙耳末一句結完愁字憂日外來思從中起憂思兩迫而成愁故心煩之下曰勞日傷日紆日惋總寫愁字三昧也金錯刀等舊注謂各方土產未有確據余以爲即本序所云仁義也仁義即道道而無術則迂而不可行故先之以金錯刀者刀取斷去小人也次金琅玕者玉比德用君子也次貂襜褕

以禦寒喻養次錦繡段以致飾喻教故小人不去則君子不升教養無自而興施行次第之間道術存焉術也者因時變通之謂也時治利用仁時亂利用義用義者即本序所云治威嚴也蓋審乎平子當日所處之時治不得不出于此何也平子之時國王則驕奢不遵法度其下一切豪俠遊客居則兼併行則巧劫不止河間一國爲然故本序複用兩時字非有二時即此例彼見當日天下在在皆河間耳然諸豪俠遊客之在河間者平子得而擒之其他平子寧得而擒之乎本序所云鬱鬱

不得志者此也使平子得志于時則必以治河問者治之如齊威之烹阿大夫者然後漢事猶可爲也此美人之貽凡四而必先之以金錯刀也卽下之報亦有次第先報以英瓊瑤旋其賢也次雙玉盤飛以致食大烹以養也次明月珠顯而燿之也次青玉案案所凭依世永憑之也古人不多作文字苟有所作則一篇之中而生平學問經濟皆見焉愼勿以詩文爲小道云○金錯刀從來注者俱引續漢書諸侯王刀以金錯環而藝苑雌黄以爲新莽錢名然阿堵中物王戎且羞稱況出于莽莽乎平子一代英賢決不引喻非義至此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三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四

雎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古詩十九首

此漢人選漢詩也乃一切諸選之始其於建安之際乎夫詩之爲體因時而變故一代之詩必有一代之專體三百篇體不雜盖一道同風之世也漢詩體錯出惟五言純乎一朝之制亦猶諸體備於唐而獨七言律爲唐之專制也至於建安之際當塗父子倡於鄴下群彥和之於是曹劉之壇幟聿盛而漢道寖微矣識者憂之此古十九首之所由選也并古樂府四篇凡二十三首是

宜合爲一編然而弗合者詩與樂府之體異也夫樂府之名昉於漢其體不惟與五言漢道不合卽與漢之四言七言及雜言之詩體亦不合而樂府四篇却與五言漢道同體何也漢道五言倡於蘇李樂府四篇本於班姬而班姬之源又出自李都尉是以樂府四篇不合樂府十九章及安世房中諸歌而與古詩十九首合政惟其合也愈不得不分耳恐久而混也昔孔子生周之季其於周之天下稱今而前代則古之此以漢人選漢詩

乃於詩及樂府之上各標一古字者所以別乎建安鄴
下諸體也故選者於一切漢四言七言及雜體概置不
錄所收專以五言漢道爲至蘇李以還作五言者不知
凡幾所存止此二十三首揀之又揀罔非精金美玉要
使後之學詩者知五言漢道如此又有詩與樂府之辨
如此不惟建安鄴下之體不得而混卽百世之後愈趨
愈變終得而識漢道如此也然丁九首出蘇李而不錄
蘇李猶唐人選唐詩而不選杜少陵故樂府四篇亦不
及班姬怨歌行今再以此二十三首合之蘇李七首班

姬一首凡三十一首而漢道五言盡於斯矣○此二十
三首不著作姓氏蓋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也今
尚有可考者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之人也冉冉孤
生竹爲傅毅東漢之人也青青河畔草爲蔡邕漢末之
人也可見此二十三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
其詩卓絕古今○十九首不出於一手作於一時要皆
臣不得於君而托意於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後世
作者皆不出其範圍詩品云升堂者劉楨入室者曹植
此外寥寥矣○元瑞曰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

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
千古元氣鍾鍼一時而作者以無意發之故詣絕窮微
掩映千秋○止十九首耳宏壯宛細和平險急各極其
至而總歸之渾雅詩品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學詩
者讀過萬變自能上進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
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
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
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行行六句一直賦去如駿馬下坂忽用七句八句作二
比頓住以下却緩緩賦來格調最好○此臣不得于君
之詩借遠別離以寓意首句連犯四箇行字中但以一
重字介之極寫其遠二句生字當解作生熟之生猶云
生生未當別離而別離也下緊緊接相去云云地南天
北判於一瞬別時如此之易參西商東若將終身會面
如此其難眞令人心魂欲絕也第七八句忽插一比與
語有三義一以緊應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
自南永無相會之期二以依北者北依南者南比物皆

有所依遙伏下文思君云云見已之心身唯君子是依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願北凡物皆有故土之戀見遊子當一返顧以起相去日已云云按游內幅幀從不過一萬橫不過八千前序別離已云相去萬餘里遂又云相去日已遠不知更向何處著此一筆以照出首句生字耳而日已二字却又挑動下文忽已二句衣帶日緩卽伏後加餐先以浮雲二句緊承相去日已遠來顧返猶言返顧遊子日遠豈敢望其歸家求其一返顧而不可得其情更苦若所作迴返便與會面安可知

意重複矣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間之人見此不返顧者非遊子本心應有讒人蔽之耳李太白詩結有浮雲能蔽日本此思君二句又承衣帶日已緩已之憔悴支離有似於老而實非顏色衰敗只因思君使然然勿謂人之未老歲月尚有可待也而指從前歲月固不可六不晚矣妙在已晚上著一忽字彼衣帶之緩曰日已遂日撫髀若處在漸歲月之晚曰忽已兆然警心苦處在頓棄捐二句又承人老歲晚當生別之時已分棄捐却又不忍明明說出至此歲晚人老方才說明然猶不肯灰心努力加餐飯蓋欲留得顏色在尚冀他日之會面也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此章連排十句讀者全然不覺以其句句有相生之妙首二句以所見與起樓上女夫樓上有女何緣見之以其當牕牖女何爲當牕牖以其粧何緣知其粧以其出纖手因此一段公然不避人而知其爲蕩子婦爲倡家

女也既爲蕩子婦自是行不歸既爲蕩子婦自是牀空既爲倡家女自是難獨守也詩於眼中寫景意中寫情或就詩人寫或就所詠之人寫景與情妙在虛實相生了無痕迹尤要在現前之一刻此詩盈盈四句就作者眼中實寫昔爲四句就作者意中虛寫其興趣全在起手青青二句振起一篇精神分明從作者眼中拈出却又似於女之眼中拈出分明從作者眼中虛擬女之意中却又似女之意中眼中之感恰有符於作者之眼中意中眞有草蛇灰線之妙也其從作者眼前拈出者何

譬之繪事置月必於輕雲之間烏必於疎枝之上旁點曲綴所以助其勢也此詩若竟從盈盈句突起亦自成詩如畫美人於素閒之上無復幃幔几物以襯貼之便爾淡寞卽美人之丰神亦無由顯見也唯先將河草園柳一青一鬱寫成異樣熱艷排塲然後夾出樓上女來如唐人舞招枝於蓮花瓣中拆出箇美人於翠盤之上乃爲麗矚耳尤妙在草上叠青青字柳上叠鬱鬱字纔於樓上女逼出盈盈字粧之娥娥字手之纖纖字皆從女身上摹寫盈盈字而皎皎字又以牕之光明女之丰

采幷而爲一以摹寫盈盈字在作者所注目政在此盈盈者而彼青青者鬱鬱者匪意所存但非彼青青鬱鬱者則楔此盈盈者不出故從女眼中寫之不若從作者眼中寫之之妙也昔爲四句寫情似從女意中拈出實亦從作者眼中拈出也人心善感具有因緣觸物而發原非偶然昔爲二句是因今爲二句是緣而青青之草鬱鬱之柳特感動其因緣耳然不寫入女子眼中而寫入作者眼中何也恃有皎皎當牕牖一句關通其脈也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牕之中見有弄

粧之女彼樓上之女豈不得由窻牖中見樓外有園園外有河乎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草園中有柳從樓牕中見樓上有弄粧之女彼樓上女豈不由牕牖中見草之青青於河畔柳之鬱鬱於園中乎故此青青鬱鬱者在作者之見界中亦在此女之見界中一片艷陽景物撩撩逗逗在旁人猶自難堪況空牀蕩子之婦自㓜出身於倡家者乎此不必更寫入此女之眼中而卽可懸擬其意中矣不然彼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上有女固作者望而可見彼樓中之牀何由而見之乎河畔有草

園中有柳樓上有女亦作者望而可見彼牀上無人何由而知之乎要知此四句是歇後語不是實然語蓋此時作者與此女同在草青柳鬱之一刻中今在昔今二字逼出現前妙趣昔爲倡家女是女之前半世今爲蕩子婦是女之後半世前半世已過後半世未來蕩子行未歸固是現前然未粧之先寂寥永夜展轉無寐空牀之上雖意中有所想而眼中無所觸至於而起晨便暫見草青柳鬱以一夜展轉空牀之人而當此如何忍得耐得然猶序及昔今者何今此女昔不爲倡女則獨守

已慣或今不作蕩婦則行有歸期故唯昔爲云云故最難當此現前之一刻而覺昨夜空牀猶成已過也凡現前一刻古詩最重如今日良宴會及對酒當歌等詞皆同此意謝客云但充俄須用此也古人作詩必有所本唐王昌齡春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曰閨中見不輕登樓不知愁故能獨守則昔非倡女可知矣春日凝粧上翠樓即偶爾上樓亦必粧成而非上樓弄粧也忽見陌頭楊柳色偶然有觸而感不似蕩婦空牀有觸感無觸亦感也故此柳色寫入少婦眼中不從作者眼中寫也

悔教夫壻覓封侯言夫壻爲功名而出非行不歸之蕩子也曰教夫壻本無行意而已勉之行分明一樂羊子妻也止一悔字然亦不失性情之正此二詩者一美一刺義自天淵而意則合也○詩有賦比興而興最難蓋太遠則離太近則涉於比三百篇後興最少十九首中惟兩青青此章曰草曰柳自是別離物色然草著河畔便伏蕩子不歸意柳著園中便伏空房難守意故唐亢之曰蓋略艷陽之景而特爲感傷也後首起句全類此栢取不彫石取不爛栢著陵上取其高石著澗中取其

深各得其所無物害之以見人生之短脃也前首是正興後首是反興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雒雒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首二句以栢石興起行遠客喻人生行役之苦忽如遠行客喻時光之速也見人當隨時自度目前斗酒相娛固是素位而行即有時馳驅繁華之地遊戲王侯之間

亦無入不得是人生在世隨地隨時皆可自度何所迫而戚戚哉不戚戚則不遠而復矣不爲戚戚所迫則時光自覺舒長矣○聊厚不爲薄聊字有哀世之意斗酒雖微却於親戚隣里之間爲得親親聯聯見人自爲薄我自爲厚五字中分明預先畫出一箇陶元亮來驅車以下全用世態形出冠帶六句將人生芬華光景寫得大艷上只著遊戲二字便覺在我者重在彼者輕雖極宴娛志總不失我藐大人襟懷分明於驅車下十一句中重新畫出一箇東方曼倩來王元美謂此曠達之士

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其識卓矣

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再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劈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腦以下無限妙文皆迴照此二字蓋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邀所可據以行樂者惟今日耳下飆塵之喻正謂今日之難長保耳於今日懽樂之中特舉絃歌二事而措辭命意皆極斟酌書曰

詩言志又曰律和聲箏律屬僅取其聲故曰入神言其藝之莫測也曲詩屬必本於德故曰識眞言其德之無僞也○詩三百篇皆可被管絃是三百篇皆曲也皆可唱也凡古人一歌一咏俱有至眞者存非若後人之遊一味沉湎是古人之歌咏皆古人之令德聽之而識其眞所謂知音知音之人不惟歌者願得之凡人莫不欲歌者得之也設有一絕代佳人於此未嘗不欲得一縱代才子而當之其在我人亦未嘗不欲以已當之也然自念已或非絕代才子或格於勢阻於禮而不得當焉

亦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當之猶已當之也苟不得其人則鬱鬱不伸不必古洪之流有此心即凡人莫不有之故曰同心齊所願含意俱未伸雖總承彈箏四句而實緊切令德二句今試取彈箏一連六句細細吟之儼有一絕代佳人見於紙上他人寫佳人專就色寫或色與聲交寫此詩只就聲寫全不靠色一字與繪風手段聲色難得聲色而尤物更難得必策高足據要津乃克有此先字故妙亟亟然正暗映今日難再意豈知窮賤亦有可樂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乎故爲婉商之曰

何不曰無爲其詞大類論語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却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掯作歇後此詩人之妙也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苦辛乃懽樂之對境兩形之預以堅守道者之心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淸商隨風發中曲欲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俱高飛

此亦不得於君之詩自托於歌者然不於歌者口中寫

之妙於聽者口中寫之且於遥聽未面之人口中寫之
西北二句言高交疏二句言深上有二句乃乍聽未與
而訝其音響之悲也誰能無乃故爲猜料之詞始欲攝
歌者之魂魄而呼之使出曰杞梁之妻取其身之正聲
之哀意之苦也至有風傳遥其聲殆有盈耳之嘆中曲
三句正形容其聲之哀不惜二句是由其聲之哀而知
其意之苦於是聽者代爲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
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者願與同歸矣○此亦是從
聲中蕁出箇絶代佳人來但此章較前章更說得縹緲

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然前章是行業又是覿面故聽而
併識其德之美此章是遥懐又是未面故聽而止知其
意之苦○末章情在景故首用月字點醒此章情在聲
故中用風字點醒十九首中惟此首最爲悲酸如後驅
車上東門去者日已疎兩篇何嘗不悲酸然達人讀之
猶可忘情惟此章似涉無故然却未有悲酸過此者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
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芙蓉生於江故涉江采之芳草生於澤故可直取而不
言涉芳草之有芳者不止於蘭蘭草之尤芳者故以
命澤不言采蘭上也上采字單指芙蓉下采字兼諸芳
草明明爲遺所思却又曰采之欲遺誰若故聊爲自詰
之詞若有遺忘者宕出下文以見其人之可思而兼顧
其道之甚遠也長路即遠道還顧二字從思字生○此
亦不得於君之詩涉江四句云云猶屈子以珍寶香草
爲仁義而思以報貽於其君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
遠道長路言君門萬里也既曰同心矣豈有離居者同
心而離居其中必有小人間之矣憂傷終老又即所謂

懼讒邪不能通也○思君令人老老字頓其難堪在前
憂傷以終老老字漸其難耐在後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
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
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
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虚名復何益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非刺朋友也中庸云不信乎友
不獲乎上言我素負才名宜振翮雲霄而乃偃蹇無成
淹於今日而我舊時朋友反先我飛騰曾不一爲援手

身非磐石冉冉老至而功名未建雖空負虛名亦如南箕北斗而已復何益哉不言君之不用而歸辜於朋友正是詩人忠厚處○史記天官書云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適指酉衡指仲冬然星宿東行節氣西去每七十二歲差一度曆家謂之歲差漢去堯二千餘年應差一宮此時仲秋夕斗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觀此詩所用物色的是中秋無疑通曉曆法者自明舊註泥定孟冬大謬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兎絲

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舊註以此爲新婚非也細玩其意酷似標有梅當是怨婚遲之作孤生竹喻已泰山喻夫結根喻托身女子有夫身始有所托也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兎絲之生有時弗可苟焉故又以兎絲爲喻也軒車者迎女之車也來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之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車來遲故思君令人老耳身故未嘗老思君致然卽詩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甘與草木同萎過時時字與前有時時字相照但前時字緩此時字急君亮句指軒車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占地步言君之來遲信執高節矣我亦何爲不持高節哉○觀過時二句汲汲然不啻昭烈髀肉復生之歎但夫婦之會有宜君臣之會亦有宜故貞女以禮待聘而良士以義守身也○此詩何嘗不怨細讀之又何嘗怨此詩何嘗怨細讀之又何嘗不怨乃詩之極神化者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與涉江采芙蓉調畧同但彼於折贈處只寫得四句後便撇開此則一意到底故只於一物中寫出許多情景○奇樹者獨樹也或曰樹之奇特者奇樹之有而曰庭前其義有四曰庭者見植身之正與閑花野草異矣曰庭前者見此樹之奇本自天生既有此內美而逝在庭前易爲剪培又重之以修能也曰庭前有者見此身守定中閫曾不踰戶外一步伏下

路遠之意曰庭前有奇樹從樹之奇特起以便說到而
葉而花爲後前感時張本也夫經時之感止在折榮相
贈之一刻而必自樹之奇說起者以見感雖生於兆然
而時之積已久矣凡樹之奇特全在枝條之位置扶疎
得宜及花葉茂盛之時樹之枝條盡爲所蔽惟當未葉
未花之前乃冬春之交其條枝之位置歷歷可見故斷
其奇特耳下文攀條折其榮然折榮不折條後恐傷其
奇特耳華者光也滋者潤也綠葉發華滋專寫葉之奇
如詩其葉蓁蓁下文攀條折其榮方是指花詩所云灼

灼其花是也不曰花而曰榮亦含有光潤在内也將以
貽所思是折榮之緣起又著馨香盈懷袖專指所折之
榮言有此奇樹自有奇葉奇花有此奇花自有此奇香
也有無限自珍自惜之意正反映下文之何足貴盈懷
袖三字從攀字來故餘香所被也路遠莫致乃是花已
折得不逐驛使者若認作草木之花不可遠致便是呆
語此物何足貴又故作抑之之語以振下文見所感之
深也此物即其榮蓋樹有三物曰條曰葉曰花就折之
時命之曰其榮爲其附著於樹也故連葉條而對言之

以明時之成於漸積也就折之後命之曰此物爲其已
離別於樹也故離條葉而專言之以見感之觸於驀然
也感字應前思字蘊之爲思發之爲感但感之發因於
時而時之變徵於物故由榮而遡之葉由葉而遡之條
時亦屢變豈容無感但物未極其盛則時亦未極其變
故有思而無感及其葉而榮矣物盛極矣時變極矣感
雖發於偶爾之一頃而從前積累之蘊都撮聚於此一
頃矣時謂三月蓋四時備然後歲故春秋以時繫事無
書亦必首其首月一時不備則歲功不可成矣此古人

所云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自樹之條自葉至榮大約
三月也但感別經時乃貽所思根本將以貽所思乃折
其榮緣起但不從條葉說起則寫時變不出寫感字亦
不出故必由庭前有奇樹發端耳大凡奇樹芳草古人
用以紀時兼以自比但他皆說到憔悴處此獨說到極
榮處古明妃曲云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
時此意可爲知者道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
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淸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

脈脈不得語

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全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直躡萬仞之巔後來作家雖千皆丘垤耳迢迢君門之遠遠也皎皎貞士之潔白也纖纖乃女子之正業纖纖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無限苦懷所守者苦節之貞河漢二句相去無幾舉足可渡然而終不渡者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問然而終不爲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亦不求其

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迢迢二字寫遠下文既有相去復幾許爲得云遠而且至於迢迢以脈脈不得語見得爲遠而且極其迢迢也夫此迢迢者非眞有千山萬水之隔不過此清淺之河漢耳孰禁之而不往以織女自有正業身在機中故不得往終日二句思卽在機中思望河漢四句望亦在機中望然望者總此一河漢乃忽而寫得甚近忽而寫得甚遠何也凡物之大小遠近有一定之形特形爲勢變於是近者反遠遠者反近此形家之通論也而此之所寫忽近忽遠固由形勢而實又變於織女之眼中意中蓋織女機中終日云云此時意中以爲與牽牛永無相遇之勢矣乃忽而舉頭一望瞥見牽牛在彼河岸河水又復清淺幾幾乎有相遇之勢矣於是眼中之形變其意中之勢曰相去復幾許既有幾幾相遇之勢方且期爲必遇矣而又以身在機中不得往渡於是意中之勢忽又變其眼中之形曰盈盈一水間盈盈二字竟把清淺二字反化爲深阻矣脈脈二字語氣固承盈盈二字而意思

却與首句迢迢二字蓋迢迢者牽牛漢不相關脈脈者織女情獨牖鍾也此詩當與青青河畔草章參看彼連用六箇疊字於首而此分用兩端彼詠蕩婦意刺小人故用曲寫此詠織女義比君子故用直序○凡詩以遠寫遠難堪以近寫遠更難堪如詩之其室則邇與此詩之盈盈一水間俱於近處寫遠也蓋其室雖近然望之不能見語之不必聞至盈盈一水則可望而不得語尤爲難堪耳○此詩與青青蒙俱有纖纖素手四字但用出字與擢字有別出字的是寫粧擢字的是寫織一些

移動不得又前詩用在下句是先見粧後見手此詩用
在上句是先見手後見纖
廻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
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
石豈得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宋玉悲秋秋固悲也此詩反將一片艷陽天氣寫得衰
颯如秋其力量堪與造物爭衡那得不移人之情四顧
茫茫正寫無故物光景無故物正從東風句逼出蓋
草經春來便是新物彼去年者盡爲故物矣草爲東風

所搖新者日新則故者日故時光如此人焉得不老老
焉得不速○盛衰句承東風二句來凡物無常盛無再
盛無兩盛故其盛而之衰者必有他將盛者欲成功而
退之退謝苟無有過之者雖終古永無衰時即如草論
之春風搖之而長秋風搖之而落後日搖之而落者即
今日搖之而長者故盛必有衰也要從故字看出不常
今日搖之而長者非昨日搖之而落者故盛衰有時也
要從無字看出不再昨日之搖而落者豈廻於今日之
搖而長者故盛衰各有時要從過字看出不兩○十九

首中勉人意凡七惟此點出立身榮名是正論其他何
不策高足何爲自拘束不如飲美酒何不秉燭遊及極
宴娛心意皆是詭調於其迷而不復以詭調諷之故用
驅車及出郭起於其悟而思歸以正論諷之故用廻車
起可見古人作者一字不苟處○昔王孝伯行至其弟
睹戶前問曰古詩中何句最佳睹思未答孝伯曰所遇
二句最佳余以爲此二句之佳正以東風句逼出憶在
潯江其草入春不死客有作感遇詩者反此二語云新
物間故物相併催人老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廻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
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
志何爲自拘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
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
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東城二句因現在之地以起興廻風四句言時光易過
爾時情志拘束極矣非借聲音以暴放之不可將歌秦
風之晨風乎其音過於哀思將咏唐風之蟋蟀乎其音
傷於儉陋人生幾何何爲拘束至此是貴於蕩滌放情

志也蕩滌二字出戴記蕩浮也滌洗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以水洗物而浮蕩之乃鄭衛之音也鄭衛之音哀無奏以嫫母無鹽之理必出自燕趙佳人始可以放我情志蓋人世一切如宮室之美車服之麗珠玉之玩皆非眞實切身受用而眞實切身受用惟有此耳此論詳著南史梁武帝贊中燕趙佳人未有不美又著美者二字乃是於粉黛叢中拔異姿也既是異姿又何假扮飾而被服云云正暗照唐風我有衣裳弗曳弗婁而見縞衣綦巾之不足取耳理曲用當戸二字者當戸

不惟取其易以發響且不沒其色也音之悲由於曲之清曲之清由於絃之急絃之急由於柱之促蓋音之清濁生於律之長短故柱疎絃緩則聲濁而低柱促絃急則聲清而高高極則悲此鄭衛之音最易感人至此聽者之情馳矣歌者之情亦馳矣不曰交馳者詩人欲摹歌者故就歌者而言馳情耳情既馳矣此宜解帶褫衣與子偕臧之時而反整巾帶者何整巾帶正是馳情處沉吟者意之且前且却也躑躅者身之且前且却也中間加一聊字見雖且前且却而蚤已傾心於君矣故曰

思爲云云如此一刻眞抵千金人生眞實切身實用莫過於此此而情志猶然拘束必不然矣然此等受用都非獵聲漁色者所能沉吟二句雖是丼態仍不失爲佳人覺陳後主映戸凝嬌乍不進出惟含笑復相迎猶帶倡氣曰美者分明有箇人選他曰知荘促分明有箇人聽他曰整巾帶分明有箇人看他曰聊躑躅分明有人促他而劉須溪乃以爲所思不遇而理清曲以見意者未沉心於此詩也〇余最喜詩云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正無如此馳情云一段光景也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却用論宗語猶元人嘆髑髏雜劇先取一副髑髏傀儡置場上然後假借莊生勸世之言此格甚好上東乃長安東門之名李斯牽黃犬逐狡兎卽此蓋西都人詩郭北西都之北郡非東都之北

卭也陰陽移猶云日月逝但逝字頓移字漸日月逝與
人年命無關陰陽移却有關於人年命事浩浩二字指
共氣而言自古及今死死生生展轉相送俱在一移字
慕出來西都時中國尚無佛教止有儒家道家儒而聖
賢道而神仙皆不能免此則亦終無有能免此者矣不
如二何亦是詭詞正急急教人修行然飲酒披素又何
嘗不是修行與○末二句從唐風山有樞來美酒即子
有酒食紈素即子有衣裳不如二字即自何不日鼓瑟
之何不二字化出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
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
閭欲歸道無因

此首人多以為前首相似不知此首宜與下首參看下
首是說向日親邊去為生者說法此首是說向日疎邊
去借去者為生者說法○王元美曰此客異鄉因見古
墓而思里閭者此解思字甚當然與上文照映處却無
意味不如以思屬死者余曾見修行人有繪死髑髏於
怵儿間者作髑髏語人之語曰昔日我如爾爾何不悔

異日爾如我爾何不修○去者日疎說得怕人又逼以
來者日親一句更怕人欲歸無因見日親中再無我分
那得不日疎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
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
喬難可與等期

此詩重一時字通篇止就時上寫來年不滿百人豈不
知憂及千歲者為子孫作馬牛耳愛惜費乃憂之效後
世正指子孫曰田舍翁得此已足矣乃是後世嗤也○

晝短二句最警策人生既不滿百年夜且去其半矣以
夜繼晝將以紓吾之生年也若以晝短夜長專指冬日
何異說夢○劉須溪曰唐人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
人樂少年本此意却非勸戒此是為惜費人說得可嗤
所以釋天下鄙吝之心彼是為浪費人說得可惜所以
釋天下驕侈之心

凜凜歲云暮螻蛄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
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
懽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

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首四句俱叙時凜凜句直叙蟪蛄句物凉風句景遊子句事總以序時勿認遊子句作實賦也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生平者也尚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遺我而去也獨宿難獨宿長夜更難況累長夜乎夢想二字相綦待妙良人二句想耶夢耶願得云云夢耶想耶因想而有夢又因夢而有想願得二句夢中滿意之想既來二句夢中不滿意之想亮

無二句夢中大不滿意之想也眄睞句從又不句來既不處重闈惟有眄睞以適意而已既來不須臾惟有引領遙睎而已徙倚二句寫去後引領寫臨去眄睞寫來時既來四句就所夢者寫極其冷落眄睞四句就夢者寫極其熱鬧此等光景寫入眞境已自難堪況入夢境乎○劉須溪云古懽二句夢中之景如是徙倚二句既覺而然以此分夢覺之界在學者意思宜然作者語氣殊未黙明也余故以不辨夢覺彌見結想之深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冬之夜自是長無愁不覺得愁多偏覺得仰觀衆星總愁極無聊之意三五二句乃仰觀見月而感別離之久因而追數從前圓缺亦是前詩獨宿累長夜的累字意客自云云言代爲傳書之客來自遠方則所思之人遠可知也置書懷袖珍重其書三歲字不滅珍重之極揚愼所謂思之深也一心二句括盡一部離騷○置書二

句從趙襄子出諸袖中來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只是綺之一意到底全在相去二句宕出如許態度以膠二句結得如許精神○此詩乃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脚客從遠來會友也綺上文采以文也友之遺我出於友之心是友之文卽友之仁也以膠投漆不能離別以友輔仁也然友之遺我只一綺耳而我裁而爲

被着之緣之蓮事增華全在乎我故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十九首俱古詩惟此一首稍似樂府然都作樂府不得畢竟是古詩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無甚意思無甚異藻只是平常口頭却字字句句用得合拍便爾音節響亮意味深遠令人千讀不厭○無限徘徊雖主憂愁實是明月逼來若無明月只是搥牀搗

枕而已那得出戶入房許多態

古辭四首

樂府始立於漢之武帝延年以曼聲協律諧聲而不諧辭朱馬以騷體製歌綢辭而不綢聲是以寶鼎天馬芝房赤雁之什選俱不錄而止存此四首或爲蔡邕所作夫蔡騫世奇才聲詞兼長故所造如此後之學五言者以十九爲師而學樂府者以四辭爲宗云

飲馬長城窟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章青青八句是思遠枯桑四句是人無相爲者客自至末是遠方寄書雖分三段然却是一意相承首思見其意中之人也意中之人遠不可得見而眼前之人又無一人肯相爲夫不肯相爲由於人之各自爲固人之恆情也人情在乎時其厚其薄無由而驗驗之於入門

門者獻媚之所入門者獻媚之時從孟子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云云來媚字深言字淺在他人前不惜爲其深者在我前尚不肯爲其淺者淺深相形可見彼之不肯爲我言者正是工於媚他人處嗟乎枯桑無枝安知天風海水不凍安知天寒此等人原非與我素有相知之分悠悠者無足怪耳則肯相爲者庶我意中之人乎遠方寄書書中必有相爲之言矣乃其言竟何如哉上有云云絕不道及相見之期卽少陵所云歲時幾蒙溫暄問汎愛不採滿盤辱也不意意中之人竟同眼前悠

悠若後何望哉○首八句凡四換韻其調甚急遂用枯桑云云二排句撒開作入門云云後又用急調詭說魚中有書極節奏之妙○讀遠道不可思句令人心冷讀入門各自媚句令人眼熱○此章客從以下從古詩遺我一書札翻來彼是明巳之厚故直言寄書却於讀書後寫一段珍重意態此是形人之薄故寫一段意態於讀書前曰長跪重之至望之深也竟何如大失望也故以上有二句作煞若歇後語然至其不直寫寄書先詭言遺鯉烹鯉此古詩與樂府之辨也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全首以防未然三字爲主不處嫌疑間正是防未然作用瓜田四句虛寫勞謙下至末方是實說君子嫂叔二句原與瓜田一例若便作實寫看得君子太粗淺矣君子立身涉世光明正大無時不存此別嫌明微之意一或有疎百行莫贖四箇不字從顏子四箇勿字脫出勞謙以下只就下士處描寫吐握是謙謙雖美德却謙於卑卑不可踰纔是勞謙得柄謙卦六爻獨取勞謙者以周公有功勞如此猶謙以下士也周公聖賢何人不稱獨云後世言當時尚不免流言之疑也○古詩和平樂府險急此篇和平極矣然畢竟是樂府作古詩不得○吐哺握髮是一事分而錯用之此古調也今人則作排對矣

傷歌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

吹閨闥羅幃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傍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翺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此首從明月皎皎翻出古詩俱是寐而復起俱以明月作引俱有徘徊傍徨字但彼於戶內寫徘徊戶外寫傍徨態在出戶入房上此首徘徊傍徨俱在戶外中却於離牀以後下階以前先寫出一段態來各極其妙○昭昭二句言巳寢也憂人二句復起而離牀微風二句

縱狀而闔闢回望狀之羅幃也攬衣句已至堂矣庭履
句已下階矣東西句已立於庭矣徘徊以旁皇仍立庭
時之態也此下景情皆照此句○看他由狀而闔闢而
堂堂而階階而庭寫地一步不亂看他於狀寫月於闈
寫風於庭寫鳥布置景物一些不可移〻愛人句正寫
態攬衣句正寫態亦兼寫風字字皆有相生
之妙舊評謂兩句一意其鹵莽甚矣○東西何所之莫
我知也夫舒憤訴穹蒼知我其天乎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
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
力老大徒傷悲

題曰長歌行全於時光短處寫長人有一日之時有一
年之時有一生之時一日之時在朝一年之時在春一
生之時在少壯之三時者以爲甚長而玩愒則短以爲
甚短而勤修則長也首二句葵露喻一日之時朝日將
出地日已出地其爲時也幾何然用以勤修即克己
復禮之一日特著一待字此片刻中便有累生積劫之
久也一年之春秋猶一日之朝暮其爲時也亦無幾然
當陽春始布之後秋節未至之前萬物之光輝生於其
間是不止有累生積劫之久而且有厚地高天之容也
至於人生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其爲時也甚紆然無
時非努力勤修之時苟自甘暴棄謂今日不修而有來
日今年不修而有來年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冉冉老
至恰如逝水赴海豈有復西之日哉輕棄重寶那不悲
傷

楊惲

詩

選有因文而及其詩者如孟堅之明堂五詩然附之文
部而不及詩部者以明詩因文而取也選有因詩而及
其文者如子建之責躬然却入詩部而不入文者以文
因詩而取也若其詩更不可取則亦竟刪之矣以詩在
文之外也選之於楊惲止存其文耳詩在文中因得不
去若在文外則必刪今何爲而猶存彼旣見於選矣須
人素以爲絢古人何嘗不稱引之以起學人之悟也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

凡人既耕已種未有不芸不穫者曰田彼南山是已耕矣任其蕪穢是不芸也曰種一頃豆是已種矣其任落而爲萁是不穫也然既耕已種又何爲不芸不穫則以人生有幾富貴無時急急行樂猶恨不及無暇學老農之勤故任其蕪穢若弃猶其從前作苦者蓋自喻其以賈竪之事自汚辱之意也嗟乎君子立身行已自有不易之矩卽不幸而涉世之末流亦宜居易俟命未有佯狂自穢可以術脫免者古來豪傑之士往往識力不足

始未嘗不終身砥行一遇時亂輒欲佯狂汚辱托跡荒淫以求解免如楊惲之流者卒不免焉亦異於明哲保身之道矣

班固

明堂詩

序曰賦古詩之流而此詩又賦之餘也賦中事情未盡者以詩補之五詩總完東都之美〇三百篇皆四言詩選亦自有其四言詩其于三百篇未嘗加步亦趨也唯補亡六詩刻意摹雅明堂三詩刻意摹頌在選中又爲

別體也古無三言亦昉於漢如天馬等是也選雖以漢道爲主然止載五言及七言至於三言序雖存其體而選未錄其文此寳鼎二詩純用三言但間句加一兮字亦選中之別體也然孟堅作東都詩於明堂等三詩用古體於寳鼎一詩用漢體何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凡建都者明堂以祀天祖辟雍以育賢才靈臺以望雲物王道之常美之尤者故用古體寳鼎白雉偶然之貞符較之明堂等爲不倖矣故用時體作者實有深心幸勿以予論爲鑿也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享上帝而配以光武的是東都之明堂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維神永觀厥成

辟雍之有圜水從來皆出於人力唯東都因水爲之故

天子辟雍、造舟爲梁、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維豐年於皇樂胥

三光四句雖靈臺應制語然非洛陽天下之中不足當之、

寶鼎詩

寶鼎白雉雖儻來之瑞然亦與東都相關史周武王克

商遷九鼎於洛邑又成王時越裳獻其白雉洛成王所營也、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越裳即今交趾之地白雉乃白鷴也越裳之方產非異也此詩乃雉之白者是爲異耳、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四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五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魏

魏武雄蓋一世橫槊賦詩其所爲短歌苦寒二篇直欲追漢家兩風之座文帝諸作似從李陵來而劉楨氣骨方駕思王似從蘇武來而王粲詞益淸麗其後嵇康以蘇李之發上合三百篇阮籍以離騷運蘇李之體譬諸陳壽志三國人物同是英雄而人人面目性情都異○鍾子曰曹氏父子高古之骨蒼凉之氣洵是樂府妙手

五言詩則減價此論魏武魏文則當矣若平原侯詩與樂府其價並重○漢時五言初成七言方肇作者任其自然之才思發而爲詩尚未有體也至魏國初建集天下之文人于鄴下爭以詞華相尚于是各竪壇坫詩體始分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以人而論則有曹劉諸體厥後宋謝靈運擬鄴下集詩文帝及七子各賦一首蓋以詩之有體自此始也梁江淹三十體于魏取文帝等六體于魏之前又取古別離李都尉班婕妤三體漢人本不分體蓋後人因魏人之分體而並追分漢人也其分體者何以便初學入門也

武帝

多才多藝之士于三國時僅得兩人一曰蜀武侯一曰魏武帝武侯制作無不精妙故司馬懿得其圖籍嘆爲異才武帝制作無不精妙故銅雀臺後世得其片瓦猶値百金然武侯有才用向聖賢一路去故人重其德而掩其才武帝有才走入奸雄一路去故人厭其德而棄其才然論二人著作武侯之文如前後兩出師表有典謨遺意王通取爲元經武帝萬萬不及武帝之詩有風

雅遺意蕭統續入文選梁父吟非所敢望何也梁父吟以人傳也武帝諸詩自足千秋非以人傳

短歌行

從來眞英雄雖極刻薄亦定有幾分吉凶與民同患意思其與天下賢才交遊一定有一段纏綿體恤情懷觀魏武此作及後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眞所以當時豪傑樂爲之用樂爲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殺孔融楊修輩以爲慘刻極矣不知其有厚道在如聽關壯繆歸先主一節後人那能及得但此兩詩定要攀附周公未免過露

其假耳。○常論詩之道致廣大而盡精微一言足矣譬之造宮室龍樓鳳閣崢嶸千仞華林上苑逶迤百里廣大也而其中一木一石一丹一刻無不一一布置得所精微也精微不盡如未央殿中一瓦失所便不壯觀雖然命意廣矣造局大矣措語精矣合筍微矣又要有氣行乎其中譬之作宮室大小合制矣又要鬱鬱葱葱一片佳氣繚繞其間始稱帝王之居此氣非可襲取全係平日所養如此詩那得不尊服千古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劈首對酒當歌四字正從古詩今日良宴會之今日二字來截斷已過未來只説現前境界更偪時光更促妙得短字神髓較古詩更勝蓋今日二字雖妙然一日之間未必皆對酒當歌之時也以下三十一句詩文皆從

此四字生出蓋一廂口中飲酒一廂耳中聽歌一廂心中憑空作想想出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連貫若不聯貫純是一片憐才意思人生二句功名不建而年已暮即下文所謂慨也太史公曰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故慨之來也當之以慷慷亦作伉亢也抗志任事也此眞英雄語也事既難任未免憂思憂既難解計唯飲酒不言歌者歌以侑酒也今日之對酒正是勉强支吾憂終不解何也蓋青青子衿無時不繫我心故悠悠遂至今日即此對酒當歌之一項猶沉吟而不能釋然者爲君故耳呦呦四句是明引成語不是勦襲若曰小雅呦呦云云所謂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也今者被褐釣渭之士隱淪空谷雖有好爵焉得而縻之乎此憐才者所以憂從中來明明二句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猶月之明明不可掇越阡云云乃賢者之來而慰吾憂思者枉過也過相存問至於不辭越阡度陌之遠見賢者之感恩如此月明四句又借烏鵲之無依念彼天下賢士困苦不能自振者山不四句見憐才者一一皆有以慰之也天下賢士在困厄之中本無希想即韓退之所

言不過閫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故不必煦煦但言不厭深不厭高而天下困厄而不自振之賢才固已需被而有餘此魏武牢籠一世賢才之秘術也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凡詩人寫寒自有一應寫寒事物大要曰風曰雪其餘事物皆倘然夾湊倍寫其苦耳此詩未寫風雪先寫太行之險所謂駭不存之地進退兩難則寒無可避方是苦也然於太行山上拈出北上二字者魏武欲以周公自擬為下文東歸暗伏線索耳羊腸二句極寫其險下方寫風然却不遽寫曰樹何蕭索即宋玉所云起於青蘋之末已令人肌膚皆栗北風聲正悲寒氣稜稜已有雪意不遽寫雪而先寫少人民者即伏下文之無棲宿

七人當苦寒有棲息之所尚可耐得最苦者暴行中道也少人民而謂之谿谷者山居趾坳澤居趾突此山行而曰谿谷無人民則更無人民矣無人民之上又先寫熊羆二句者凡人晚行雖無棲宿猶可望之前途熊羆云云則前途亦無望矣雪落霏霏真無可避處矣延頸二句言我之北上定有汎所我懷在此所懷而不至則不能不延頸而望也延頸二字即又帶出寒意來蓋凡人遇寒則縮其頸延頸則風雪侵及衣領矣既不能北上於是轉思東歸水深四句東歸又不得也中道指地薄暮指時既不能東歸只得仍背勉強北上行行日遠而人馬同時饑矣然不念士之無衣而念其饑者何寒而腹中有食猶可稍支唯饑則更難忍耐然言人而兼及於馬者何也馬者人當危難之際所以托死生者也下文擔囊句不是取薪供爨乃柿木為芻極寫馬饑斧冰句方是寫人饑寫饑正是寫寒此苦實過東山那得不悲○此詩極寫苦寒原是拾收軍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寫出首云北上太行冒險而行實喻其初念未嘗不思建功於漢室熊羆云云喻當時外有群雄內

有諸臣以致事不克濟於是乃思退步如周公之歸東山也然周公當周室之初故有東山可歸今日當漢室之末寧有東山可歸耶嗚呼當此徘徊中道欲求一夕之棲泊而莫能况乃如東山之詩云云哉此所以喟然而悲

文帝

文帝詩源於李陵終身無改詩家分體以年代者文帝兼屬建安黄初二體豈文帝爲太子與爲天子之時有兩樣文字哉蓋建安當群彦蔚起之時門戶各立論者槩以建安目之蓋其體錯雜文帝之體總括於中要以陳思爲傑至於黄初王劉應徐彫喪已盡而主持風雅唯文帝而陳思詩入黄初以憂生之故詩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體如錦繡黻黼而黄初之初一味淸老也○胡元瑞曰魏文漫漫秋夜長獨可與鄴國並驅然去都尉尚一線也樂府雖酷似本色時有俚語不若子建純用巳調蓋漢人語似俚此最難體認處漢人詩無句可摘無瑕可指魏人間有瑕尚無句也六朝詩校無瑕然而有句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此詩只寫夜行遊三字於步西園上著逍遙二字蓋逐一細看故逐一細寫也雙渠四句是俯寫遊相溉灌見池之美嘉禾句因池及木木之嘉者行最忌直如官道旁樹兩兩對立曰繞通川者逐地勢而成卑枝二句單

承寫木一卑一修見木之嘉益見池之美驚風二句平寫行遊驚風吹後飛鳥鳴前我身適在池上雲霞四句仰寫夜然何地無星月何地無雲霞自文帝寫來亦若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題不得者此古人神化之極也故與後數命非神仙云云若相通若不相通任使後人讀者通之得下不通之亦得下也

雜詩

此二詩有疑懼意應作於魏武欲易太子時蓋太子國之副貳不可一刻離君側者也遠出在外而讒人居中

何隙危道也此詩雖云雜詩而役首曰至吳會前首曰思故鄉可知非作於鄴中者舊註謂文帝爲太子時作至廣陵云○前章似倣蘇屬國後章似倣李都尉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鬱鬱多愁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此首從古詩兩明月篇來淘鍊極其瑩靜味深而色秀

中間句句相生總以多愁思爲骨以思故鄉爲筋二句乃展轉披衣之因漫漫句乃展轉之緣烈烈句又披衣之緣白露以下正寫彷徨白露句又緣中之緣下文一俯一仰皆從此句挑的一聲寫出來的俯視句先寫一一俯人凡有愁思必垂其首也清水波者水面一片秋光方省是明月所爲乃又仰看天漢二句詳寫一仰全篇寓意全在此二句明月光喻魏武三五句即借詩彗彼小星三五在東之義喻子建天漢句乃帶轉小星以流中天月光者喻丁儀王粲之徒蓋彗彼小星三五在東者乃妾不敢當正之詩謂此三五小星在東地平之上用以自比而以中天之位讓當正之嫡后也蓋此三五小星本麗天漢原詩取義謂其抱衾掖庭非民間之比此詩未及到秋小星在東地平上天漢亦在東地平上及時已秋矣天漢西流則此小星隨天漢而轉自然亦到中天詩人彷徨之際適當月在中天則此小星自然與月相湊一處正縱橫言狀之者衆竟與明月爭光而彼星經所謂前星反流落他處可知矣草蟲句又一俯逗下文愁思孤雁句又一仰逗下文思鄉二句正從明

月照出而兼映前北風意雁飛句暗用四皓事見已無援欲濟句用詩意見已身在遠向風句又轉應第二句北風然不言北者前已點明不須重言而已知其故鄉在北云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弗復陳客子常畏人

西北指鄴下鄴下文之我鄉也謂之西北者乃宸極之所身爲太子不可一日遠去者也以雲爲喻旨取東南

近海多風西北近山多陰故也曰浮者謂其本之不固如車蓋喻其勢之小也惜哉二句妙在一適字謂魏武本無易儲之意偶爲小人輩所熒惑耳吹我二句東南之行亦非君父意爲小人所間欲以何隙不然未曾飄風之前彼如蓋之雲方且亭亭然止于西北何嘗有一些物搖其會二句重在一久字我聖善之君父我即偶出未必便見棄置但恐事久則變耳故不能久留滯然此一出已分棄置既已棄置君門萬里豈敢復陳所以中心惕惕然常懷畏人之念耳曰客子者言行客在外

孤身無伴易得人侮況身爲太子云云乎○前章寫得深細後章促急至末二句換韻處其節愈促其詞彌急

善哉行

上山採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霑衣野雉群雊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日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此亦魏武欲易世子時作云上山採薇正也薄暮苦饑弱也谿谷二句危也野雉群居譏也猴猿相隨背小之繁有徒還望故鄉生身之處也鬱何壘壘蔽不明也憂來無方恐一旦患作也患在家庭故人莫之知也然壘壘之下便可直接憂來句而先著高山二句者此固詩家托興之體然亦有意高山必以崖爲基林木必以枝爲輔傷己之孤立而寡助也以上十二句寫憂已完人生以下忽轉出一樂字來陪說湯湯四句仍說憂策我四句說樂然說樂非樂也只是無可奈何聊以自遣耳總形容憂字也詞似從唐風脫出而意却不同

燕歌行

燕歌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自後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製作殺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誦之猶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爲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于是高岑王孟出而格又一變矣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

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風調極其蒼涼百十二字首尾一筆不斷中間却具千曲百折眞傑構也○人有疑首句秋氣天氣爲複者不知秋氣與天氣不同秋氣只一是專稱天氣兼四是總稱秋氣四字是首三句月子敍時天氣涼是敍景與下草木二句同例如月令所云涼風至者近是草木搖落即月令草木黃落露爲霜即白露降燕辭歸即玄鳥歸者一群字者燕必結群而歸也雁南翔即鴻雁來看他一連排用月令五事絕不見堆砌之痕直是筆力清爽不能忘正極不能長傷極○歌不能長者爲琴所限也古人多以歌配弦不似今人專鼓不歌所謂聲依永也琴以散聲爲主實音次之琴弦僅七不足十二均之散聲故正調之外或緩或緊其弦因有四調曰緩宮曰緩角曰緊羽曰清商清商爲南宮無射應鍾三均其節極短促其音極纖微長言長詠不能遂焉故云

曹植

子建之詩㮣括風雅組織屈宋洵爲一代宗匠高踞諸子之上然其渾雄蒼老有時或不及乃父清燕悲涼有時或不及乃兄然不能累推子建爲極者蓋有得於詩家之正派的宗也○選詩有子建唐詩有子美各際中集大成之詩人也蓋漢道創於蘇李盛於曹劉唐制始於沈宋盛於李杜耳世人知尊子美而不知子建由於只知唐詩略過選詩一際之故○胡元瑞曰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送應氏贈王粲等全法蘇李詞藻風骨有餘而清利婉順不足然東京以還唯斯人得稱其體

責躬詩

此詩步驟全學韋孟其手度較韋差勝然韋詩嚴切雍和深得風雅之致良未易及○魏武帝以子建才類已幾欲易太子所以子建與文帝各樹黨羽而子建之黨猶盛然終於不濟者獨以未得兵權故耳若當時假以兵權如唐之文皇雖有劉景升袁本初父子之對云云亦奚及哉況武帝既沒文帝決無假以兵權之理而乃

嘵嘵屢請自試且請之於雍罪之條非徒無益更深文
帝之忌耳子建才既類文豈不知此而漫爲撩鬚履尾
者蓋其胸中確有成筭以爲帝之於巳非有親愛之仁
如舜之不藏不宿特屈於太后之故耳使巳可以殺卽
不需自試亦殺不能殺巳卽請自試亦不殺也故此詩
句句是服罪亦句句不服罪不惟不服罪且更跨進一
步求假其權詞特崛强然邪字字本忠愛之道來得渾
厚不露是爲合作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於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

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

首自武帝說起自是漢後四言套例實以天顯動其鞠
子之哀也然不遽武帝之德而止就謚法頌美其開疆
展土之功見武帝前無所承獨自崛起將燬家一代乾
坤打得現現成成文帝既承受其基業不可不念及其
子也

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於漢君臨
萬邦

篤生句言巳與帝同是武帝所生特文帝應襲大位故
爲篤生耳受禪於漢其得天下說的極容易全不費力
乃承武帝之成緒耳

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
青土奄有海濱方周於魯

率由舊則謂魏之封國非魏一代之特制乃承沿歷朝
故事廣命者凡魏之子姓不狂惑者皆得爲諸侯巳亦
在廣命中非有特加之恩方周於魯是自占地步然魏
當郡縣之後其封國迥異於周而於漢制稍似蓋漢之
封國於周爲侈其國之大小係之親疏故拾漢引周取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意見巳與帝最親而分國小也

車服有輝旗章有序濟濟儁乂我弼我輔

車服二句威儀之盛濟濟二句儁乂之多兩者交寫非
形君恩之厚蓋威儀不過虛文而儁乂輔弼君德乃其
羽翼故交寫兩者照出下文冠我云云僅復其威儀而
股肱弗置云云永剪其羽翼之實耳

伊余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規
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於理
元兇是率

傲使犯儀只是小小罪名削黜已過況元兇是率乎

明明天子時惟熊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遷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

遠彼執憲句妙是律以元兇而欲暴之朝肆者乃臣下望風希旨不出文帝意曰改封兗邑應前君茲青土謂國小曰於河之濱應前奄有海濱謂土窄股肱二句謂無臣荒淫二句極寫無臣到此地亦無荒淫可作矣煢煢云云謂不惟無臣併人民亦稀僕夫云若私隸之稱

非天子之命臣也煢煢二句分明是逆旅中一無所歸之窮人也斯殃不用在元兇是率之下而改封云云亦是殃也乃罹者嗟已之不辰若謂已只有犯儀傲使二罪原無荒淫之罪耳

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佐冕要我朱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土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

前改封曰邑明是王降而侯却未明點此用王爵是加句照出冠我云云其寫文帝加恩句句與上相應寫已之承恩極其怵惕光光二句無敢再傲天使仰齒二句無敢再犯朝儀亦與上驕盈相反

咨予小子凶頑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臨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

願蒙以下請自効而先以是以沒齒爵位已極無後他望釋文帝之疑逝慚陵墓又廻應首段武皇受命云云見武帝已沒愈當念也○國有詩有史史以治名實詩

以治性情故史不可滅詩亦不可滅也史雖以治名實爲本如春秋假魯尊周固是良史即如陳壽之三國志直書伐蜀甚至指蜀爲寇名實顛置後世卒不能廢焉至於詩則不然如子建此詩明爲伐蜀伐吳於伐吳直曰奮戈吳越於伐蜀止曰甘赴江湘淪泛指吳蜀中間之餘氛然至晉左太冲詩長嘯激清風志欲無東吳亦是明去伐吳而左盼澄江湘亦采用子建此語可見詩雖專治性情而兼治名實詩之爲道較史更爲精微也

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

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極寫遲來聖顏之悲言已只是有此一段自効意思云云不比尋常朝見也。

應詔詩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克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俟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沬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坂

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宴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曁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題曰應詔乃應赴朝之詔非應詔作詩也通篇只是寫其聞詔喜極急急行路只得一覲天顏之意星陳云云聞詔即發不敢片刻停留鸞臺即所居蘭渚乃其封內芒芒云云寫其封內之美一見可戀而不敢戀一見封國之內四境皆治所謂土闢野聚已無曠職也此叙其境內行路之速發言朝宿言夕不過一日之路已出其境言其分封本小國耳俟夫云云玉載幾句乃出境一路行來只是寫速兼帶苦意將朝云云是到京之前一日也言此一日將到京心中有無限樂喜無限計算以為明日即得見吾君矣故加倍寫其行之速而不意乃處之西坊不容見朝也。

朔風

孫鑛曰凡四言詩寫情事太切便類箴銘此篇比興多駕空凌虛全以意趣勝故是詩家本色○張平子四愁詩從招魂來省二此詩起處從四愁來又省二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涉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花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誰與銷憂臨川暮思何為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人

首四句一南一北寫心之恍惚不定四氣四句一皆一今寫時之荏苒易遊俯降八句一上一下爲同袍之別一寒一暑爲同袍之別之久子好八句曰予好曰豈忘則是臣未嘗忘君君未嘗忘臣繁華將茂秋蘭倖之歸罪於肖小之讒間君子四句又歸罪於己言君之不眷非君之故亦非小人讒間之我之誠有未至耳秋蘭二句愈勵其誠也○思是因風是緣代馬越鳥是想想之所結在北遂成一代馬倏忽北馳之象想之所結在南遂成一越鳥翻飛南翔之像顧騁顧隨總是妄想虛而

非實

雜詩六首

雜詩六首似皆原本於離騷吾不知其有意摹之歟抑無心偶合歟第一章高臺多悲風即思美人一章轉蓬即悲迴風三章四章西北之織婦南國之佳人即經所爲蹇修乃離騷之正托五章僕夫嚴駕即遠遊末章詠烈士即九歌之國殤○此詩舊註以爲皆請自試之意然實非請自試詩也故詩中不尚指一事亦不必作於一時稱物引類比興之義爲多故題名曰雜詩所以詩中全無一字是實賦與責躬應詔等詩迥然大異然則原註奚以爲請自試之詩也蓋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詩者言之所之也故志之所至言亦至焉凡人心中有事即夢中囈語亦不離此而况其所慘淡經營者乎是請自試即以蔽子建一生之詩文可也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首章淸麗悲淡令人讀之眩然心醉○此即騷之思美

人也首二句喻君門之遠之子即美人高臺望美人之處也此處只有悲風不見朝日蓋朝日只照北林不照此高臺也孤雁六句全從原詞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illegible]而難託之詞意脫化而出以喩下情之難達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首六句轉蓬喩已雖有封國不得有如史所云遂徙寡名實無寸土是也且朝封夕改眞如蓬之搖搖靡定耳

捐軀句卽後甘心云云乃請自試之意去去二句乃不
得所請而致嘆於老至也○楚詞九章有悲迴風一篇
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想天地之間以泄其情懣
此詩亦暗用此意但原辭曰搖蕙此變化而轉蓬耳蕙
有根本故曰搖搖之必致隕性蓬無根本故曰轉轉之
更爲逆性逆性甚於隕性何也人在苦極一死便休逆
性則有求死不得者矣通章只以轉蓬一意爲主類此
云云是以從戎比轉蓬非以轉蓬比從戎蓋詩人本意
正是傷賢才不見用於世原不曾爲從戎而發其云遊

客而必取從戎者凡遊客雖苦猶自由從戎自便作
伯長而上之元戎督轄拔多束縛不得自由去去乃詩
人感此轉蓬而悟急急求去此束縛沉吟不去恐冉冉
老至而去已晚矣○古人用心至細故其下筆描寫一
物無不曲盡者如此詩首六句狀之凡物莫不有其本
所離之則悲蓬之本所在其根一離此處則或東或西
或南或北不能自主矣隨者不自主也隨長風者風不
長吹不遠風長則隨之彌遠矣然隨長風雖有東西之
離未常分於上下也迴飈來則又有上下之離矣然言

不言下者凡親地之物其本所皆在下若無迴飈舉之
雖有東西南北之異然未離乎下縱非蓬之本所是仍
不失地物之本所也迴飈與長風不同上二句是橫言
下二句是豎言也物之橫行是謂旁行物之上行是謂
逆行旁行雖非本所然較逆行爲易但只用橫來之風
足矣故不寫風之力而但寫蓬之無力特著一隨字便
已入妙矣若自下而上逆行則難必須有力之風迴飈
者俗所云旋風也大凡起重之力莫大乎輪盤而藤線
尤大旋風與旋渦皆作藤線最有力故旋渦汩之而愈

下旋風舉之而愈上也更見古人作文用字大有力量
又不止一細而已矣○應德璉代雁口中爲詞固已奇
矣此詩於風吹轉蓬處加一我字乃是代蓬口中爲詞
者連下類此云云又是蓬心上將人自比末只用去去
二句作詩人從傍斷語結之更是奇格○此與文帝西
北一篇格調頗相類彼曰浮雲此曰轉蓬同用風吹爲
喻俱於末二句換轍此曰捐軀云云壯甚彼曰客子云
云怯矣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

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嗷嗷鳴索群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此作以織婦自比綺縞言已有可用之才明晨言終日勤勞太息言已之愛君不見察而時光之易逝也飛鳥下見其綣戀之不忘於君總自試之意○綺縞縝紛成功多矣勤尚未已太息不是怨勞妾身云云卽騷所云初既與余成言兮中又變而之他彭曰南流映前西北○此章勤勤於織作是德次章容若桃李是色夫女

子飭修惟謹將以媚我仰望終身之一人也綺縞云云勤已極矣君子乃弃之至九春而不顧則應以好德不如好色也乃南國之佳人色非不美也而至朝北暮南不惟君子不顧卽旁人亦爲袖手不肯一言色又不足恃也則將何修而可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首二句與前首同朝遊二句言有佳人如此自宜金屋貯之何爲使之朝北暮南無所止棲乎然使之至此者以時俗薄朱顏故耳時俗既薄朱顏卽極爲言之尚未有濟然亦竟無爲一言者俯仰之間老已至矣美才又焉足恃哉○時俗薄朱顏與王維艶色天下重當參看然天下既重艶色又何云時俗薄朱顏乎蓋謂天下之人皆有心而無目者有心故重艶色無目故薄朱顏卽如吳王眼中西施亦只是從重色之心看出故曰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在衆人也只是見得君王寵之憐之以爲西施不美吾君何爲寵之憐之至此也併西施自已以爲我之色殊於衆乎何君王之寵我憐我至此也俱是從重色上同聲附和擡出箇西施來能于未貴

之日拔其異姿者誰歟此昭君所以發憤請行也佳人曰南國織婦曰西北妙有來歷一些不苟

僕夫丞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此卽屈子之遠遊也曰吾將遠行遊卽悲時俗之廹阨兮欲輕舉而遠遊曰將騁萬里塗卽離人群而遯逸但原文以出世了道作結此詩以入世建功作結各極其

妙耳○此詩自試不得因而興浮海之嘆也命僕夫若
眞遠遊者日早嚴駕若行期甚廹前徒巳發者遠遊句
是槩問將騁句是槩答只因作者於方問未答及偷搶
過吳國爲我佻句而後人便認作孫氏不知此吳國者
乃借用楚王謂淳于髡曰我有佻在吳國之意也吾將
遠遊云云二十字一連讀下口氣方順問曰遠遊欲何
之答曰將騁萬里塗曰吳國爲我佻將騁萬里塗必由
東路吳國卽東路吳且不能至而況萬里之塗乎且東
路甚遙又不止吳國吳國之北有江介矣多悲風一阻

江之北又有淮泗矣騶急流一阻本欲騁足萬里而乃
一步不前只因無方舟耳所以只得閒居然豈子之心
哉然吾志惟在赴國憂耳赴國憂不得始爲遠遊之計
○杜少陵詩曰更欲遊何處飄然去此都祇是厭此都
薄惡欲避其地耳形骸原土木舟楫自江湖乃是機心
久已忘何處去不得此詩吳國云云去既不得居又非
志只有請自効一條路耳文帝詩曰吹我東南行南行
至吳會吳會非吾鄕安能久留滯此詩曰遠遊欲何之
吳國爲我佻將騁萬里塗東路焉足由俱只是借用吳

地全於孫氏無涉或云此爲伐吳自効則彼文帝者豈
因易儲之危思爲遠太子之羞見故鄕人飄然適異國
耶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
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撫劍西南
望思欲赴泰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此卽從九歌國殤來彼巳殉難故曰國殤此方思報故
曰烈士首句寫觀之高二句寫敞不高不敞不能遠望
望遠至於周千里必是平原之地然平原者卽九歌所

云平原忽兮路迢遠乃國殤之出不入而往不返之處
也烈士感之而心悲兼至恨于媮日閒之小人也國讐
二句心不忘佻撫劍二句義形於色前望字是偶然此
望是有意上思字是平時下思字是一日兩思字出於
壯士之悲心夫絃急則發悲聲心悲則言慷慨慷慨言
卽上文烈士云云六句乃飛觀上憑軒之烈士覩平原
有感而發之言嗚呼心徒悲矣領吾慷慨之言者誰歟
○凡文詞有不通者則取其人之他作互證之蓋一手
所出決無自爲矛盾也如此詩撫劍二句最難通舊註

原缺第二十九葉

也蓋三良之詩見於詩而三良之事載於史此乃感秦史而咏三良非依秦風而咏黃鳥也史曰穆公之不爲盟主宜哉死而棄民殺其良以從此非篤論也蓋賢人者國家急需苟知其賢當身而急急用之猶恐其遲而乃思貽之身後子孫如齊神武之與慕容紹宗宋太宗之與張齊賢者豈不過哉故此專責乎穆公之生不用三良也蓋人生在世止有功名忠義二途丈夫生而懸弧有志四方孰不欲建功名於旂常至功名不可爲然後不得已而專言忠義固其時之不幸焉耳故忠義成

於一朝止在人之自盡而功名豎於平日必人君相與有爲穆公非無事之君也余由百里羈旅之士會盟征伐無役不與而三良之從無聞其所謂榮樂不過宴飲賞賜之間無用之小禮是生則不與其功名而死則要以同患難也三良至此亦將曰功名不可爲矣從君地下盡吾忠義亦心之所安耳故黃鳥之詩昔人既已有作而三良之詩子建復爲重題亦曰抑其良而殲用生則棄民穆公不爲盟主也宜哉

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凡情詩皆借閨房兒女子之私以寫臣不得於君之思子建此詩舊註爲忠君憂國之情甚至以爲不忘漢室何其迂也大抵子建平生只爲不得於文帝常有憂生之嗟因借遙役思歸之情以喻其憂讒畏譏進退維谷之意陽景喻武帝微陰喻文帝謂之微者履霜之懼也清風即涼風喻群小見凌之漸也游魚本欲游也乃不

敢遊而潛綠水翔鳥本欲集也乃不敢集而薄天飛即殷仲文所云淵無恬鱗林無靜柯之意遙役言其遠不得歸言其久而以眇眇二字著於魚潛云云之下危之也嚴霜結白露晞乃重陰沍寒之時已之往來皆適當其時所謂堅冰至也要知始出今來不是喜其得歸亦不是紀其歲月之久只用出字來字引起下文言始之出也將以游也游嘆黍離則無國可依今之來也將以居也居歌式微則無家可歸此詩此情真可悲傷然傷悲亦止在心內自轉對賓客強作慷慨之態在賓止見

我之慷慨以我為云云豈能知我中心之悽愴哉

公讌詩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首二句遞過晝宴從夜游寫起其寫法甚類文帝芙蓉池作先明月二句是仰寫次秋蘭四句俯寫末神飈二句平寫但其佳處止是練得幾箇响字其實較之芙蓉

池風調遠不及也

贈徐幹

諸子在當時皆以文人畜之如齊稷下士不治事而議論諸子無有稚孔揚之禍者在此其不効功名於當世者亦在此所以雖被罷接而反鬱鬱不得志正與子建不獲自試之意相同故其贈諸子之詩皆極致其憐惜云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爛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寶棄四句妙甚蓋荊山之寶見重於世者以和氏力爭之故使和氏爭之不力則寶棄矣豈非和氏之愆乎可見汲引之力在乎知己矣乃彈冠以俟知己豈知知己皆同棄寶無復一人見用於時者又歸罪於何人乎此

雖贈徐一人之詩而諸子無一人見用於時之意已見此矣○白日喻己也驚風飄日忽歸西山喻時難再也月未圓喻己未得志衆星喻群小也夜行遊承光未滿文昌二句喻下情不得通也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居高也風喻號令激櫺軒從下起而犯上也良田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

贈丁儀

史稱魏武以植為類己欲易儲觀其短歌一篇其一片體恤天下幽衆之士之意可謂深至矣不獨天下之

兼力在其牢籠之中即諸子之文學亦得與焉丕與諸
子雖往來贈答意不甚愜而植與諸子則爲故其與諸
子酬和之詩皆愜其隱願有魏武憐才意此詩尤其著
明者也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
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
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
劒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初秋二句謂文帝初用事也霜依玉除風飄飛閣謂其

憑高而作威也朝雲句謂別有小人與事農夫句謂諸
子不與也在貴句謂文帝身貴忘平日之交也誰能博
恩不及諸子也焉念無衣客謂恩不及丁儀也延陵喻
丁儀亦自喻乃讓國之高賢寶劍非所惜謂我非惜寶
劍相贈時未可也子其云云需之異日者情見乎詞矣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
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
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
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舊註謂粲在荊州子建以此詩寄之今復細玩乃粲已
王鄴下當時魏武欲易儲故子建有羅致群彥以爲羽
翼之意若是在荊寄贈定作山川阻修之語乃云孤鴛
在池則近求非遠求矣重潤二句即前詩子其云云之
意欲歸四句自訴其憂危也

贈丁儀王粲

當時諸子皆傾心於子建而丁與王尤暱故前有分贈
茲又合贈也諸子中惟公幹最鯁直其於文帝猶爲北

面自珍之語其於子建可知矣惜未見其贈答之詩耳
○諸子在魏猶孟子在齊不治事而議論魏武看諸子
但是書生無濟然不收之則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學
子建既類其父豈不解此或者亦唐太宗瀛州學士之
意而其於他豪士亦必有所結納但彼非文人故不得
其贈答之詞至禁錮不許外交此文帝正位後事非魏
武在日也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
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概泰清皇佐揚天

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變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此亦寄贈之詩首言別後紀所歷山河宮闕之盛次四句頌魏武之功末二句傷其不見用而勗之以自勉也○伐國大事也既不處帷幄又不在戎行是不見用也大不見用則必怨矣但此係魏武行軍子建只得爲迴護故但曰怨在朝若其素志不願仕宦者然歡自營即怨在朝自營則歡在朝則怨可知

贈丁翼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待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子建與諸子皆傷其不遇而敬禮年最少故止有勸勉之詞其曰滔蕩固大節晉室放誕之風已基於此矣

送應氏詩二首

步登北邙阪遙望雒陽山雒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居氣結不能言

應詩有往春客北土之句此詩云我友之朔方當是二應自朔方避難至鄴及朔方稍定有故暫歸子建送之作詩乃從雒陽起興既非送別之地亦非朔方所繇之路盖借雒陽以況朔方也李太白曰雒陽係天下之盛衰雒陽如此朔方可知通篇當以遊子爲主登北邙而

望者即此遊子也當遊子始出雖是避難亦爲擇主而就功名至於歸而牆垣云云功名不就可知夫丈夫處世志在功名居固非所懷然亦何至功名不建而并失其平生之居乎但見二句因形不歸之久亦見老成彫卸少年用事即歸來也做不得其事業耳此子建念應之深也德璉寓意朔方孤雁文帝弗省子建託詞雒陽遊子若代文帝答之也者其脈脈心照處全在雁本無知故心哀而解語遊子有情却氣結而無言其所處之地異也兼把自已不得自効之意一并寫出若依舊註

例子建不忘漢室此當是黍離之悲其說甚迂然亦有
意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氏之罹誅也若曰雒陽漢都荒
殘至此正當大家努力中原何遽動懷土之思耶此老
瞞平日牢籠人事之故智其謂子建才類已者或以此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
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
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
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今日作餞送之詩必重敘其人詳敘其事以為不如是

則不切古人却不然觀子建此詩首章只代念他家鄉
荒殘之苦以見其當歸省為不可留此章只就臨別一
刻杯酒依依不忍分袂光景以見平日之傾倒而其人
之足重可知矣古人別詩大約如此

贈白馬王彪七首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雒
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
闕引領情內傷

伊雒云云道路阻長乃天化成的若不甚大苦且晨發
夕過去京未遠尚與任城偕行故惜不注任城而注城
闕也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
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伭以黃

霖雨二句是倘然之苦中逵改轍者先是二王初出都
未有異宿之命出都後群臣希旨云云中塗命下而灌
均等始不許二人同路却不明言若歸之霖雨泥濘谷
中之難行而然

伭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

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
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至此又點明分路之繇者當是灌均等之不許同路實
出文帝意旨曰鴟梟云云總歸咎於灌均等若不出於
文帝之意者然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
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
群啣艸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前三首敘事此寫所見之景以寓意〇秋風四句寫得

蒼凉孤歎二句即食不下咽意錬語特精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殁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題是贈白馬非弔任城也插入一段於彼兄弟有生死之感益於此兄弟有離合之悲而他兄弟之不容愈見矣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此節寫情丈夫云云總是無可奈何强作自慰之語倉卒二字寫得悲甚怨甚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變故不測說陰陽之患乃是說人事之患王其云云止見黄髮之難保也收淚二字有永訣意寫得十分凄慘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雒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兎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淸晨復來還

凡人作名都詩必搜求名都一切物事雜錯以炫博而

子建只單單推出一少年作箇標子以例其餘下寫行樂處如環無端却有獨繭抽絲之妙於名都中只出得一少年於少年中只出得兩件事一日馳騁一日飲宴却說得中間一事不了又一事一日不了又一日只是一片半壁抑鬱借以消遣歲月如獅在籠中一片雄心無有洩處只是弄毬度日其自効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

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
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
嘯氣若蘭行塗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
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
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乍見美人何處看起因其采桑郎從手上看起次乃仰
觀頭上次看中間又從頭中間看過然後看脚下已備
見其容貌衣却再細看其丰韻光澤妙有次第行塗二

句正借衆人之贊嘆以形上文之美郎伏下嗷嗷用以
起高義借問下盛稱其閥閱媒氏下盛稱其節操言容
貌如此閥閱如此節操如此爲君子者急宜趂此芳年
締寀求而琴瑟樂者而乃使之長嘆於空房乎末只二
語把前多少好處都說得棄擲無用煞是可惜此亦是
諷自試之意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
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仰手接飛
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敵
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棄身鋒刃端性命安
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此篇當與名都篇參看彼一少年專事遊戲此一少年
只是賣弄他一身本事首二句云不佈人而飾馬便與
京雒之被服美鮮不同以馬者人之所以托死生者也
借問二句點出此少年爲幽并遊俠不比京雒少年揚
聲沙漠上着去鄉邑三字便伏下不顧中私意秉良弓

以下誇其射之善仰手四句誇其騎之精上着昔宿二
字從上文少小二字來言今日捐軀赴國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素所蓄積者然也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
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雒出名謳樂飲過三
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
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
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舊註以此詩爲子建之國後作然不必泥前段置酒至何求句總寫其謙恭下士之情筝閑慷慨瑟日和氣極得聲音之理然非以兩者形出箜篌之聲宜與首句烹羊宰牛一例看不過奉客之盛主稱千金壽賓悲也賓奉萬年酧者虛名也然主人敬賓如此其隆豈欲僅博彼一聲萬年之虛奉哉爲久要無爲薄終無非以義相期欲與之同患難共功名耳不然彼謙謙君子如信陵君之所爲者彼且何所求於侯生哉乃功名不建百年

忽遒勿論冷落山丘狀狀與草木同腐即迴想生居華屋有志莫伸無意罔牢之豢物誠可憂也雖然人生一飲一啄莫非分定而况功名之際其遂與不遂有命存焉既知有命何憂之有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五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六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王粲

仲宣詩清而麗在建安中子建而下應首推三良七哀論慘戚之致不減兩京人手筆而最合詩人親諷之旨者尤在從軍五首其四言亦不失章家式樣圖書相討深服蔡中郎之具眼○仲宣在諸子特稱有用之才故爲康樂所傾慕非以其形體之支離相似也

贈蔡子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鵰孰能飛翻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於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王與蔡同避難荆州至是蔡還濟陽故贈此詩首二句

與我友入何叙別悠悠一段別路尚在亂離故爲之贈
筆而延佇烈烈一段別時正值寒冬故瞻望而悽愴率
彼云云申別後之盟期其久要不忘末六句結完贈詩
○通篇詞古雅無甚新意只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二語
錬得精削

贈文叔良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渚伊思
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君子敬始愼爾所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僑肸

是與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旣愼爾主亦廸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視明聽聰靡事
不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衆不可蓋無尚我言梧宮致辨齊楚搆患成功有要在衆
思歎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
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於他仇人誰不勤
無厚我憂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首叙其奉使之事次勗之以愼主次知幾次謹言終申
以關係之重旣有章法換語精引事切眞可傳之業梁
岷謂益州乃所之國也此言愼主與孟子所云觀遠臣
異彼所主係一人之品此所主係兩國之事所主非人
必有從中搆隙者故此段以愼主爲先○晉董褐在黃
池之會可謂自探情以華者眞知幾之士也若徒負虛
名鮮不爲趙括之敗故爲士者不得鶩名用人者亦不
得徇名也○從來任使者必選能言此却以言爲戒其
戒言處曰衆不可蓋又云人之多忌掩之實難較白圭
之詩更爲嚴切著明仲宣可謂盡言矣曰允來厥休又

曰職汝之由緊緊縛住教他不得不聽又曰敢詠在舟
謂此行安危所係我與子有同舟之義故不得不盡言
不然戒人盡言而已先犯盡言之戒豈重其聽哉鮮克
弗留見益州往往拘留荆州使者乃贈詩之緣起也

贈士孫文始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盪失越用
遁違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自彼京師同里生長在漳之湄避難又在一地甚亦有
漳水莫誤鄴下

在漳之湄亦克晏處和通虎塤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無譽厥緒

仲宣與文始同里締交久矣其相與之情乃不叙之于前叙于還荆之後者凡人交情在平日雖厚不覺到離亂時又播在他鄉更覺親暱于克晏處上用亦字足徵其平日相與之情○德比曰朋情和曰友古人結交原不泛然曰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情誼並篤乃萬古交友之極論

雖曰無譽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横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哲不思矧伊嬿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靡哲不思思其人之德矧伊嬿婉思其人之情以應上文

瞻仰王室慨其永嘆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蕃

文始之才出之于外爲王室嘆政爲文始嘆嘆得有身分歸蕃上着四國方阻因是念其道路之艱亦承上四

句言出之于外不是嫌他才短政因四國多阻故借他作式與北門鎖鑰非萊公不可同意

爾之歸蕃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度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出之于外且是蠻裔未免有抑鬱之意或因而自放故以度德爲之政所謂禮義相度也

悠悠淡澧鬱彼唐林雖則同城邈其迥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上爾之一段以勉語寓慰語此悠悠一段以慰語帶勉語澹澧唐林即前南汜在文始封內白駒固引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以易文始而實暗畜宣王不能留賢之義以映前瞻仰一段

公讌詩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餚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

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子建公幹公讌詩俱作夜晏此獨從初讌起仲宣應是首唱首四句紀時高會八句入事常問四語感恩古人四句頌德克符二句微諷與劉詩北面寵珍同意此亦侍文帝讌舊註爲武帝誤矣

從軍詩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丘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

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從來以仲宣此詩爲頌美余李濤陽庚子秋奉闈檄將赴粵會泊舟昭江之滸天薄暮風雨蕭蕭然不能寐篝燈讀之數過因知古人意至微心至苦後人無讀書論世之識又不肯耐心將古人之詩草草一讀輕肆議論負寃殺古人也按當時武帝將有事于吳故先西會從軍四句似美征西之不久勞師然已暗刺征東之勞師也相公六句似美之已有黷武意且暗伏三舉之失陳賞云云明是貪獲非王者秋毫無犯之師拓地云云見幸博一捷便已志盈氣驕耳日四句見中日營營只是外攬權內營私非古大臣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然此猶爲美詞以張魯雖小患在肘腋故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祥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日月不安處人

誰獲恆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武帝既勝張魯乃大興伐吳此章說士卒出門戀家之苦至末乃余云云見不顧離家背井之苦而奮勇先登是軍師之用命也軍師用命而猶然敗績是主人之失算也其云速平固是慰軍師其引周公固是美相臣然却有深意蓋曰才如周公而征東猶須三年況今才未必過周公而敵大于周公之敵乎曰暫往必速平有輕

敵之意必者不必也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抵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悽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廻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此篇征夫在外望鄉之苦連上出門戀家之苦其苦如此何忍驅之鋒鏑之下哉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爲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此篇朝發云云極陳軍容之盛便有符堅投鞭斷流自驕之意運籌一由聖君見剛愎自用不聽人言其云恨無所陳乃是謙詞觀許歷云云當時仲宣定有所陳武帝不能用之耳合首篇自敘觀之見我本有惻犧之情不樂仕宦特感苗黍之德而來一吐胸中之奇耳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雚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游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賢聖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前征張魯還稱軍獲之盛此獨寫大兵之後千里蕭條煙火斷絶分明畫出一群敗兵抱頭鼠竄周周章章光景以形譙國之美然兵發自鄴城勝當歸鄴敗亦當歸鄴譙雖發迹之處今則魏之邊境邊境如此之美而鄴爲建都之地美更何如此總形魏國之美也其形魏國之美何也蓋曰魏國之美如此照他鄉之苦如彼軍士歸家之樂如此再照前離家出門之苦如彼爲人上者何不固本自治令吾民安家樂業而黷武不休何爲耶朝入云云絶摹寫敗兵逃歸急急如恐追兵奄至望譙而止猶放生魚于池始則圉圉既則洋洋非摹人譙之樂正形未入譙之苦耳雖客願留者照前軍發鄴城則軍士之家皆在鄴城今以敗北之故暫駐譙國故曰客

之也不過暫留收集後未散兵耳合五詩觀之首篇見小
之功之不足驕後四篇大兵不可輕動此仲宣諷魏武之
微意而爲萬世戒也

詠史詩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結髮
事口王受恩良不貲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
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
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爲百夫雄死爲壯
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舊註空爾爲謂殺之而不留以輔生者如此是襲用史
臣之剩義非詩之意也不知此三字即謗所云兩頭閃
也蓋人主幸畜賢才亦思得其力耳自三良結髮之日
到穆公臨歿之日其時不爲不久矣自當做出多少事
業來乃今日也是受恩明日也是受恩恩可謂不貲矣
然却不曾教他建得一些功是穆公生前全没得他半
星子力乃至臨歿又要之以死意謂三良受吾恩深當
事我于地下耳然殉死之事從古所無未見其果事我
于地下徒貽達人之嗤笑則死後又不曾得他半星了
力故曰空爾爲爲穆公惜也然三良之死雖是懾勢強
要亦是三良心肯當日三良遇穆公雖無功名之分然
固已受其不貲之恩矣則今日之死可當做報恩故雖
妻子云云他人未免移志而志終不移者心用于報恩
耳嗚呼丈夫生世亦欲得時行志勒勳旂常乃僅僅以
報恩終又爲三良惜也爲此詩蓋亦見魏武猜忌賢良
恩未受而誅已加使如秦穆之待三良恩深於前死要
於後不猶愈夫徒誅已耶

七哀詩二首

舊註云七哀哀漢亂也余謂固是哀漢實自哀也凡古
人作詩詩中景事雖多只主一意此首章全注復棄中
國去一句二章全注羈旅無終極一句總哀已之不辰
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
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
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
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廻首望
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首章言西京之亂乃棄中國而去之由親戚二句不是
寫親友之厚乃寫親友之難舍出門以下正云亂無象
兵亂之後其可哀之事寫不勝寫但用無所見三字括
之則城郭人民之蕭條却已寫盡復于中单舉婦人棄
子而言之者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
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此所以決
于去國而不返也南登字緊根驅馬來回首望長安固
是不忍遽去之意然有感焉霸陵者漢文之所葬也長
安者漢文之故都也使在長安者猶漢文也豈有白骨

蔽野母子不相顧之事而已亦何至舍棄中國而去哉
故取下泉傷天下之無王蓋有今日之亂罪累上之意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
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
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
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羇旅無終極憂思壯
難任

非我鄉三字正應上去中國山岡以下摹羇旅之苦我
鄉流離之慘雖去于目無時去于心也所以可哀而哀

久亂却月方荆州纔至節曰久憂思下壯字借人生少
壯老意在方久之間夾出最有味

雜詩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
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
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迴身入空房託
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此詩與子建贈詩不惟格調相同且字句相類如後人
擬詩然想亦答子建之詩今依史漢同異之例對列于

左以便參觀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
徘徊不得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子建借水鳥為比故先樹後池仲宣借樹鳥為比故先
池後樹惟末四句是各人說話一贈一答本文自明

劉楨

公幹詩質直如其人譬之喬松挺然獨立公幹不倣古

人後人亦不能做公幹其體蓋以骨勝

公讌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通章只言遊從之盛景物之美會無一頌德語又賢于仲宣克配周公遠矣此應付詩中之有品者○此夜遊之詩也夜遊者日游之餘若不言白日則嫌于俾夜作晝而叙之則贅故首句用永日行遊戲截住其園中景物夜時不便突寫又用月出照園中一句點醒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舊註以為文帝視疾去後來贈之詩細玩之乃答贈之詩也先是公幹於夏月出居漳濱養疾冬十月文帝將有西行遂來視疾兼以別之也臨別文帝期以明春即還相見迄秋未歸故帝有詩贈故公幹賦此詩以答之而追叙其本末詩語自明白○魏氏於諸子不過如畜貴人家養幾箇作詩相公陪伴自巳子弟讀書或戲遊或飲酒間亦教他代作些書札其實非憐其才而大用之也在諸子當漢室大亂之後四海無家只得事急相隨留滯于此其實心上多有不快活處所以各人叙感恩處只在飲晏閒說去而他無所及如此詩凡四章第一章述宴飲之好並不他及二章病漳濱弗預其事病中清談相慰居不與謀也三章四章軍中賦詩莫追出不從行也徐元直以毋故從魏終身不為畫一策公幹之詩正是此意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首章追述其始遇以見恩遇之隆

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盻叙憂勤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鄉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

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北面自珍此言對武帝說得對文帝說不得可見公幹忠心勁骨謝康樂謂爲卓犖偏人所得經奇殆謂此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終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明鐙曜閨中清風凄以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前既要以陽春此又云秋日多悲見兵事難期文帝尚在行間未還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鐙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

緊承上章懷所歡來首二句是遥寫子桓出征軍中之秋景次二句遥寫軍中之夜景末六句遥寫軍中極夜賦詩至于連篇累章之多而巳不能追見所懷之深也

贈徐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武帝末年欲易太子故文帝與子建各樹黨翼而子建之黨尤盛唯偉長澹泊公幹戇直不與然偉長以澹泊故無感公幹戇直招忌故獨抱深感然此深感除偉長外再無一人可告訴者故思之不巳而望望之不巳而感要知不是思人望人只是自巳心中有事故見細柳云云感之而動也至仰觀日光所感尤深要知只是慨憤不平無覬覦之意若有覬覦焉得爲卓犖偏人

贈從弟三首

諸子以世亂依魏苟全性命而巳非其本志也細玩公幹贈從弟詩其人似不肯仕魏者其品行高潔大有過人者公幹不勝致羡焉蓋亦以自傷也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首章蘋藻喻其品之潔汎汎二句浙其生處蓋謂從劉氏浠白傳家之淵源來也曰可羞可薦言非有德無才

者末二何言其以遠成美形已之以近見輕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
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次章松柏喻其守之正出于性之自然而非強勉。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志凌紫氛豈不
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末章鳳凰喻其志之高邦又非泥溺一流一味獨善其
身者只是時無可出抉不茍出耳

雜詩

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馳騖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
簿領書回回自逃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
水中有鳧與雁安得肅肅羽從爾游波瀾
無他深意只是不耐簿書之煩

應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
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
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
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
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
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
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而中代鴈爲言舊註以爲出于賈誼鵩賦鵩不能言請
對以臆不知其實本于周公鴟鴞之詩蓋詩備于三百
篇後人萬不能出其範圍也此詩不惟代雁爲詞邦妙
在又寫出許多姿態也首二句將欲代鴈爲詞未開口
之先先寫其音響之哀此哀字直貫到底即下良遇難

獲伸眉無階者此哀豈區區飲酒贈詩之小惠所能慰
止巳哉問子句借問發端他邦不遊答戢翼徘徊有擇
蹔棲蘆之意塞門喻朔方衡陽喻魏國北土南淮乃由
塞門至衡陽之路也言所行之遠往春今冬喻所行之
久遠行云云萬死一生言其苦極簡珠喻勵身勵行垂
死不移者將因此風雲之會建功名于竹帛圖簡揚眉
吐氣日子其願抑何奢也不值良辰伸眉無階今值其
時矣方且不勝慶幸而公子云云不過陪着飲他幾杯
剩酒和他幾首歪詩大失千里而來之望豈不可哀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七

雎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嵇康

漢道雖兼五言四言然當日者率以五言爲主其於四言兼之而已叔夜之詩入選者四俱是四言詩在叔夜則爲專能也然却自成一家由其胸次高自然流出初不肯步趨三百篇者況韋孟之徒乎故晉宋以還無復嗣其響者盛唐李太白數首頗有相近蓋其胸次稍似故耳

贈秀才入軍五首

五詩俱寫別後之思即首章亦是遙想其入軍後行樂之詩題曰贈似寄贈非送贈也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首四句服馬之盛次四句姿態之美後八句軍中遊田之樂分明畫出一幅秀才從軍圖似從齊風猗嗟名兮來然彼是目覩而賦此神想而賦也○首八句全似從良馬句生出意來麗服三句馬上之人也風電二句馬得人也故有躡景追飛之致凌厲二句人得馬也故有顧盼生姿之美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嚋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輕車四句語意似從上章載我輕車來宜屬秀才邊然于下文央通不去細玩之方悟從下章駕言出遊來屬叔夜邊憂字與上章樂字明照咬咬黃鳥與上章攜我

好仇偷照蓋謂秀才入軍後須另搭上一班朋友行樂我在此所對者惟咬咬之黃鳥而已那得不思那得不憂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輝魚龍瀺灂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首六句比也言魚群游于洪流鳥群飛于綠樹而人固離群那得不悲駕言出遊非始出乃遊至日夕追叙其久此句正暗補前章之缺意方使輕車迅邁句來得不

突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侅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此章句句與首章相映言秀才有軍中之樂我亦有林下之樂軍中之樂秀才不得與我同林下之樂我不得與秀才同也于秀才曰顧盼生姿于自已曰俯仰自得足見身分○首章兼言弋釣此章詳言釣略言弋葢秀才是入軍的故曰仰落驚鴻從上左攬二句叔夜是不

在軍中故曰目送歸鴻從下手揮五絃驚字歸字下得尤細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罇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此上懷思俱從出遊說起此當遊歸而思不置也其寫夜景處亦自淸雅○五首中琴凡三見想叔夜精于琴據實而賦耳

雜詩

微風淸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於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歌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讃侅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首四句遞遞相承夫月曷爲而皎皎以雲氣之四除也雲氣何由而除以微風之扇也月麗高隅可代秉燭夜遊也興命云云攜友訪友也光燈云云行樂于友廬之詞妙有次第淺深末二語從孟子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來葢前聖後聖合節與世之間此賢彼賢分符一

室之內

幽憤詩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至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

無營神氣晏如咨于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踈
理薇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
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鴈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
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祗攪
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何爲
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
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凡作詩說自己身上要占地步說到自己父母身上尤
要占地步此詩云有慈無威是其毋不能爲孟母且以
其肆姐自放爲恃愛憑寵似是今日之禍皆其母兄養
成者雖云已不奉訓已不知師然用在襁褓之後冠帶
之前恰像母兄無有嚴訓不爲延師有愧歐陽建上負
慈母恩之語矣此眞可爲戒而不可爲訓者好善闇人
是禍種顯明臧否是禍苗○人多稱阮公爲至慎叔夜
正與相反然既自道破却又欲寡云云是謂已無取謗
致怨之由而物來橫加之也葢由于自視太高過之末
寡性之傷物物不能自覺矣豈有能寡過而謗不止不傷
物而怨不息乎

阮籍

太史公屈平賈誼同傳葢以騷合其所云後乎百餘年
而有賈生意謂古來能騷只此兩人兩人之外無騷矣
太史公後于晉復得一人焉曰阮籍然選止載所作五
言詩十七首耳非騷體也而謂可與繼騷何也凡詩不
必以人傳而騷必以人傳故古來傳詩不盡出聖賢之
手而騷非賢人莫作故本序曰騷人之文葢謂其人有

大李問大本領能做得大事業而不遇于時方許他作
騷也阮與屈賈俱是大學問大本領人能做得大事業
而皆不遇于時屈所遇之君楚懷王中才之主也足用
爲善而不能用是失望賈遇漢文帝大有爲之主也群
才皆効而大才沉淪是大失望阮所遇魏之末葉則全
無望矣屈所遇之臣則上官子蘭是見嫉于小人猶可
言也賈所遇則絳灌是見嫉于君子不可言也阮遇晉
國初建更不可言矣故屈猶敢獨醒于衆醉之中而阮
惟埋照賈猶得痛哭于魏闕之下而阮向窮途其耿介

之志蘊傷壹鬱之懷尤深故其所作詠懷諸詩雖漢
道之體裁實楚辭之神理後人讀之祇覺篇篇是騷句
句是騷字字是騷也傳云日月爭光斯無愧焉知此意
者凡杜甫一部詩集皆可作騷讀○胡元瑞曰古詩降
魏雖加雄贍溫厚漸衰阮公起建安後獨得遺響第文
多質少詞衍意狹東西京則不然愈朴愈巧愈淺愈深
又曰步兵詠懷其音响漢與魏之間也其語則晉矣仲
默稱曹劉阮陸而不及陶謝陶阮之變而淡也唐古之
濫觴也謝陸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

詠懷詩十七首

唐李善云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故有憂生之
嗟雖志在譏刺而文多引避百代之下難以臆測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
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鑒字從薄字生出宜與茂先情詩照看阮是詠懷應在
中堂宿張情詩應在幽房堂上止有薄帷幽房帷外又
有簾故幽房之中必風動簾開帷啟而後見月因月而
見所感之物堂上之帷既薄則自能漏月光若鑒然風
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至野外之哀鴻林間之鳴鳥
我皆得而聞之矣于野外寫所聞正于室內無所見一
琴之外無他長物無可感之物也看茂先所謂蘭室之
中衾也枕也昔佳人所共之物甚多該之曰虛景曰無
容光皆可觸目感心者總從月字生出鳥不夜翔曰翔
鳥正以月明故即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仲
宣詩出門無所見嗣宗詩徘徊將何見仲宣是寫門外
物景之蕭索是有着的却以無所見三字掃之使無嗣
宗是寫室中意景之蕭索是無着的却以將何見逗之
欲有○已是一首唐律詩然唐律初成猶有齊梁習氣

而此作清澈固非唐初所及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
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
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
旦更離傷

只是借交甫遇洛妃一事寫人生會少離多之意然邦
綴得色濃練得聲响○首四句之外便于交甫事不合
特借以成文耳言二妃之初遇交甫其相奉之吝相愛

之深自以交同金石千載不相忘矣然其相交爲其色可傾城所謂以容結好也故其卒也惟感激而憂思至于膏沐誰施而有其雨之嘆夫非夙所稱千載不相忘之石交哉如何一旦更離也一旦二字應而千載字有寵不蔽席之意總在作者口中假二妃爲話柄見物不可苟合也○大凡古人作詠古詩核事必實至詠懷等詩其引古處徵事不必甚切核亦不必甚實各有意在蓋詠古事不實其是其非無以服古人之心詠懷等詩太實太切恐無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嚴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此詩懼晉之將代魏也首二句即王經所云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効矣夫之西山欲効伯夷之節也文特危切其當叔夜見幾之後乎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九春取其鮮麗秋霜取其潔肅臣子拱則磬折言其動作周旋之間皎然若秋霜之映人也蓋世間美色最忌過媚況男色與女色不同故旣寫其鮮麗復寫其潔肅方寫其言笑永不相忘却是刺其不敝席之意○十九首今日良宴會妙在今日二字此昔日繁華子妙在昔日二字蓋凡人作此等詩必從極興頭處直說到極敗興處而此則纔到譴歡處便住口却是妙寫極敗興緣他從開口處即用昔日二字作柄謂此已成昔日之事

把無限繁華繾綣却纔成冷落凄擲眞足發人深省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詩有六義其三爲經曰風曰雅曰頌其三爲緯曰興曰賦曰比三百旣亡漢以後之詩率多比賦求之選詩合興義者止此天馬二句說者往往曲爲之說以求切于下文則是比也非興矣不過以天馬之出引起春秋云云耳春秋二字似泛論天時乃人生所受之年光史記

所云富于春秋也春秋既爲人所受之年光最切于身者猶非可託況富貴乃人所遇之幻境非切于身者又安能常保乎清露二句以下方是比義言人當春秋鼎盛之時何異清露之被皋蘭及當此衰落之時何異凝霜之霑野草然盛極必衰曾不終朝苟非仙人猶且春非我春秋非我秋而乃謂富爲我富貴爲我貴豈不愚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此詩亦爲晉將代魏而作登高臨四野見四野蕭條已有天氣稜稜之意臨四野而獨北望依斗柄而順月令也青山阿者取仁者樂山之義預于今灰中伏仁字一線且暗指爲夷齊之西山也松栢翳岡岑者萬卉零落惟有後彫之松栢見歲之已寒也飛鳥鳴相過者群過也群過而且飛且鳴將以求棲見日之已暮也歲寒日暮邪得不感慨感慨而至于辛酸者世界擾擾盡是怨毒相逐何處是安身立命之所然安身立命唯有一仁

李公蘇子只是不仁故泂汩于怨毒之中而不能出所以長歎咨嗟若彼求仁而得仁者又何咨嗟是寘哉求仁得仁分明是指伯夷然却不明點此亦嗣宗立言之愼也故止用李公蘇子虛虛夾出然必取村于李公蘇子者李相秦蘇相六國天下富貴都被兩人分享已極而李之罪尤在輔暴秦故快其末後一報曰悲東門蘇之罪尤在棄弱周故誅其起初一念曰狹三河總之借以刺當日之扶晉忘魏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謝混曰悟彼蟋蟀唱益古之勞人多託與于蟋蟀蟋蟀感時而鳴人又感蟋蟀之鳴而悲其悲也原不關物只是其人抱有沉憂感之而發耳然蟋蟀乃無情之物有何悲憂可告歟即有所憂將訴誰人歟余何叨叨然若人之多言絮絮然若人之繁辭歟微風吹羅袂則聽者通宵不解衣可知也明月耀清暉則聽者通宵不合眼可知也晨鷄鳴高樹與前鳴字正相映蓋蟋蟀之鳴未

已而晨鷄又鳴無非奈何我愁人者故命駕而旋歸耳

按月令孟秋蟋蟀在壁故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詩首句開秋兆涼氣乃七月也蟋蟀鳴牀帷則是先時而鳴喻世之將亂也鷄本司晨明月之夜多早鳴以晨鷄句緊承明月句之下則是未晨而鳴起而命駕更不少停所謂見幾而作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悔日月之輕擲而不能聞道天下惟道可以保身即前求仁而得仁是也太行喻時恐一失足則無及矣語極豪放氣極沉厚而託意深遠固是擬神奏泊而實有千鎚萬鍊之功○生平少年時選詩中凡兩見嗣宗作傚儻不羈開後來李太白一派休文作清潔無塵開後來孟襄陽一派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近在東門句妙牛山之木郊大國而來斧斤東陵之瓜近東門而會賓客言人不能高蹈遠引而嬰患害也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此亦嗣宗見晉將代魏欲託夷齊之行而未遂也步出句原非泛泛起例正以上東門照出下面意上東門以內必無首陽山必無采薇士與嘉樹林也是以鬱鬱不堪遂步出門外耳出門更不別望直望首陽之岑下有

采薇士可以結侶上有嘉樹林可以棲遲良辰在何許言欲往從之時有未可凝霜霑衣襟事有所難寒風二句時之昏暗鳴鴈二句讒言孔多素質即秋氣承上寒風二句商聲即承上鳴鴈二句中加一游字言此秋聲秋氣無處不游到其慘澹晦暗之氣色不惟上東門裏且及首陽之岑矣即欲效采薇之行而亦不得盡傷心之甚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

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蚩

昔年四句似從夫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脫來纔說得一事却丢下不說却說今日之有所思不知是思人是思事又丢下不說却把目前所見九原下人生前之榮死後之名俱屬無用說得謎情足見昔年之所志者道德也志在昔年期在今日今日考之成乎未成乎今日之所思者事業也見在今日須之與月遂乎不遂乎此詩之最有深意者〇明哲保身無踰聖賢之道晉人崇尚老莊以爲外身身存于保身之道得矣而卒不免焉觀嗣宗此詩以顏閔爲期會無一句及老莊知他不是溺于老莊者至其口談老莊蓋其時之所尚嗣宗亦因之以混俗和光而已昔時諸人都被瞞過郎謂之善用老莊亦可〇同一時者同一今也三字敵雍門一歌〇古詩多託言游仙唐詩兼入佛理要知不是說仙佛總是借仙佛以喩聖賢之道此詩顏閔下着一期字是正意羨門下着一悟字只是借他點醒耳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

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凡詩稱引古地不必親至不過借以寓意耳如此詩蓬池考之輿誌開封東北有蓬池或云郎宋之蓬澤距大梁不過百里其望大梁曰還望似是從大梁過此而尚有留戀不捨之意者然于大梁何取耳曰大梁者孟子初謁諸侯之地徘徊蓬池是又發孟子去齊三宿出晝是何濡滯二字而爲徘徊二字綠水四句是蓬池到大梁一路荒慘之景覺百里之間便有遼然萬里之勢是時云云是喝明還顧大梁之時爲某月某日不是泛表四時之時若泛爾表時則上文綠水已明是秋水曠野句已明是秋草獸交馳鳥隨飛已明是寒而呼群也鶉火中云云則是八月也日月相望是十五日也八月十五是人世所謂中秋佳節在他人方且攜朋呼友多少歡賞而蓬池之上但見朔風云云羈旅之人又無同伴相慰安得不俯仰傷懷哉〇從來詩家紀時多用昏中之星今取最中者何蓋此羈旅之人徘徊已一夜矣仰而問天鶉火云云俯而視地則團團白露夜來爲朔風

所厲已凝爲微霜矣微霜云者卽易之履霜乃受苦起頭後方未艾之意也小人云云用其人成語言君子固窮寧甘憔悴決不爲小人計功而亨君子道常而困遂改其志也

炎暑惟玆夏三句將欲移芳樹垂絲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嗣宗詠懷十七首無一字無一句不極抑鬱難堪惟此詩芳樹二句稍有閒適意上又着炎暑二句是于難堪

時略略討得一刻閒適却又嘆歲不我與人莫我知之故翻增一番忉怛願覩二句緊承莫我知來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心之人自然久要不忘若夫始合卒離終是悠悠路人耳不可謂之知我者此嗣宗欲得始終如一之人故發始終如一之嘆也

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廻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誇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此詩亦爲晉將代魏而作也灼灼句以日之暮比魏祚之將革餘光句魏與巳尚有一綫之義未絶廻風句以歲之暮比世亂寒鳥句比君子相率而避世周周二句中寒鳥句以起下文之忘歸者磬折身如磬之折謂足恭以取名譽然名譽卒不可得徒令形悴而心悲耳故君子于此千算萬算寧從燕雀不隨黃鵠以燕雀比避世之士黃鵠比晉黃鵠之游四海比晉遂有代魏之勢苟不隨之則巳耳隨之中路而不止是賈充之流也隨之中路而止亦荀彧之流也故隨者必失歸失歸者必

在中路是不可不早辨者何也大凡奸雄取天下始必假仁假義深藏厚貌不惟天下之庸人隨之卽豪傑之士亦所不免而明哲之英獨能識之于謙恭下士之日由其人之學問知所歸也所歸者何乃生人安身立命之處眞仁眞義是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乃獨坐空堂上無人焉出門

隔永路無人焉登高望九州無人焉所見惟鳥飛獸下耳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安得不思我親友而聊言自寫哉○獨坐出門登高十句雖分三層意文勢郝流水而下未只以日暮二句作一廻瀾圓是好格○堂上着一空字路上着一永字九州下着悠悠分三字其寫無人處可謂盡情至寫鳥獸曰飛曰下言其身之不安者曰孤曰離言其心之不安鳥本上故曰西北獸本下故曰東南東南西北處處皆然竟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其寫亂之意至矣至矣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僶俛趣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此即屈子所謂舉世皆濁而我獨淸之意第嗣宗至愼口不臧否人物故微婉其詞耳閑游子本指當路子人生亂時苟非當路安得閑遊彼輕薄之輩又何足挂齒哉惟其是當路人擡頭一看則升入于九天之上低頭一看則墜入于九淵之下今天下之人非由此路必無由進於是趨勢赴利之徒爭以爲捷徑而當路者遂托爲心腹委之以政乃得畢志于荒淫而下亦化之僶俛共趨舉國若狂僶俛二字妙此輩卑汚如同豕行兩耳蔽目所視不過地面數寸焉見千仞之上有乘雲而翔者哉彼乘雲而翔者乃淸醒之士也惟淸醒之士能見之又不止見之以目而見之以心故有所取焉然世人之荒淫岡是促生之媒而屈子之淸醒亦非保身之道此延年之術實獲我心也時事莊之如賈充之張水嬉以示夏統蓋閑遊而趨荒淫也豈知夏統乃乘雲而翔鄧林之子喬哉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首二句興起皐蘭比君子被徑路比處非其地青驪比青春逝駸駸去之甚速所以遠望之而悲感當世祿祿者勿論卽賢豪之士亦不肯引君當道趁此盛時明其政刑而反進以荒淫曾不一鑒覆轍故爲吟黃雀之時感高蔡之事而悲傷無已時

應璩

詩品所係其人源出其人卒皆不謬獨謂淵明出于應
璩不能無疑焉一以應傳詩之少一以應詩之不逮陶
也不知應詩雖出魏文然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風人
譏刺之旨況陶公所處之時又已不同故節取其謹言
之意以爲詩柄即謂其源之所自出也奚不可者試觀
白圭一詩南容諷之終身豈在篇章之多寡冰寒于水
青出于藍則陶之勝應又何足怪耶

百一詩

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

寮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
德三人承明廬所占于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
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呼避席跪自陳小子實
空虛宋人遇周客慙媿靡所如

題曰百一詩中唯首四句稍稍相類前者以下全不相
照余三復似得其解下流二句爲名高二句張本觀下
文往往見稱譽名非不高名高云云乃謙詞以明其寮
官之由也客來在寮官之後所問非是未寮官以前事
一二人六句言所居之官之清要文章四句言居官時名
譽之美必有功德才學以致此答處只以空虛二字慙
媿遜謝者言余當時之得官與居官之名譽非實有功
德才學見余今日之寮官非余之無功德今日之侵誣
而寮官亦非余之無才學也

稟據

雜詩

劫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藩于漢陽開國
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荊山璞謬登和氏場羊質服虎
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

次限關梁僕夫疲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
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佐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顧聯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
恆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内感實難忘

此詩自首句以至燕翼句敘事既慨句作一頓只要引
起怨彼南路長來千里至不風句寫長顧聯句至末寫
怨○此詩之妙雖深含不露定有頭緒可尋而此詩最
難尋其頭緒以爲懼非所任耶既非本意以爲眞怨路
長耶顧亦去漢陽不遠千里何至于怨且莫忘耶再三

仔細玩味忽悟于路長上加南字乃是怨不見用于朝也當時君都洛陽賈鎮漢陽覊居潁川漢陽在潁川之南故曰南路洛陽在潁川之地應曰北路其相去也俱約千里而乃以漢陽之路爲長怨其路之不北耳首二句賈作藩之由天子四句乃聚應聘之由亂象者亂之像耳亂象在邊疆則亂形在朝廷矣亂在邊疆急需人矣亂在朝廷需人不更急乎曰上筆大書其爵曰作藩漢陽大書其官初未嘗有頌功頌德之語則不滿于賈也元士者初筮之詞曰開國建元士者國之陪臣未嘗

薦之于朝也玉帛聘賢夏匪天子之弓旌也予非四句是自謙實是自任言已實有荆玉之高品兼又有大才實是虎文不是羊質實是鳳翔不比燕賀朝廷用之實能爲國家建安攘之業興禮樂之化而乃遭時不偶以發縱指示之人而反役于他此志不伸那得不怨千里云云不惟不得志且有許多危艱在那得不怨然則何如不受其聘曰士生則云云猶勝于端坐守閨房耳人生值此豈不悲哉○古人朝受事而夕飲冰妙于寫熱熱生于[illegible]即此懼非所任也不風自寒凉妙于寫寒寒

生于[illegible]不可明言故託意于路長也

繆襲

熙伯在魏頗稱作家止傳挽歌一首辭雖哀惋情則曠達休璉之愼類嗣宗而熙伯之達類叔夜是正始之附庸而非建黃之疆埸矣

挽歌詩

生時遊國都死歿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消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首二句百年之事次二句一日之事生之事百年了却死之事一日了却然則百年無異一日耳苟非通乎晝夜而知生死之故者焉能達此○先願不得國次願不得家末連自已身子也顧不得○杜少陵玉華宮詩愴恍欲絶後人愛之有依韻而擬其風調者不知少陵原本于此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七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八

雎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晉

部子曰地氣自北而南詩運亦然西晉以前作者盡在西北東晉以後作者盡在東南此實爲選詩中絕大關介宜分註西東爲兩晉今止總稱曰晉者地氣隨時轉之有漸其穿龍度峽有蛛絲馬迹之妙故詩運之南不在元帝渡江之後固已在陸機赴洛之日矣○詩肇于西北自北而南始于晉南渡盛于宋齊梁至隋伐陳而復歸于北及唐而南北合分南北者選詩之運合南北者唐詩之運若夫三百篇之運全在西北故無楚風○唐人一生之精力盡于詩晉人一生之精力盡于談晉以談傳人唐以詩傳人唐人之詩巨手如李杜韓要皆遠宗漢魏近則寧取齊梁以旋鮑照謝朓何遜庾信之徒而于晉詩絕不置喙于晉人之談如世說所載反于詩中獵拾殆盡者蓋以晉世尚談專以片言隻字爲終身之目而謀篇非其所重也所以陸士衡曠代絕才濫名入洛止得劉頌長長詩詞藏一則嗟乎言語文字尤

小者猶不逮時而彰況輔世長民之大業哉○晉詩盛于西晉其人則張陸潘左衰于東晉其人則孫許庾桓然盛不逮盛衰不逮衰當洛下全盛之日便有何王之輩崇尚清談濫江左之觴及江左方頹之時便有劉郭之徒別標清上噏元嘉之矢

東晳

凡作詩文必須與世道人心有關而尤貴有用爲大詩三百篇皆關世道人心而爲用最備或用之郊祀焉或用之朝會焉或用之房中焉是以三代之世無缺禮無缺樂者詩之功也若夫選詩去三百篇雖遠而有關于世道人心則同然其爲用則寡矣其可爲淸廟之用者顏延之宋郊祀二歌可爲明堂之用者班固梓雍五詩其餘諸詩或四言或五言可被管絃者蓋亦寥寥而其題爲樂府大約皆可被管絃然求其用不過漢魏以來相和諸曲淸平瑟調亦無元本之論雖有所用而無大關係也至於東晳補亡六詩能於六經蕩亡之餘重修雅道至今燕禮及鄉飲酒禮用之不廢而其辭遂與鹿鳴等詩並傳不朽以持已崩之禮已壞之樂其關於世

道人心者尤鉅文選取之弁六代詩人之首良有以也
茲篇既不以類序詩而專以年代序其人之詩只得以
此弁晉詩學者最當留意若徒勞勞于風雲月露之中
其與世道人心奚補

補亡詩

詩載笙詩六題原無詩易得云亡既非亡詩易得云補
補亡詩者蓋詩有辭有聲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辭即歌所永之言聲即律所和之聲也故詩有
辭兼有聲者有有辭無聲者有有聲無詞者未刪之詩

文凡三千其有辭無聲不可被管絃者已刪矣所存者
凡三百篇皆有詞有聲詩以是而備樂賴是而作禮用
是而行又有六笙詩用以燕飲與歌詩間奏曰南陔白
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皆無詞有聲既已有聲安得不
謂之詩然有詞有聲之詩聲以詞傳有聲無詞之詩聲
以譜傳譜亡則聲亡安得不謂之亡詩然詩之亡既在
聲而補亡詩當補之以聲而作譜而乃補其詞者何也
詩爲樂章不獨六詩餘三百篇皆有譜式云云伶人肄
之爲業義主乎樂者也孔子刪詩於詩獨存其文兼取

訓世義主乎詩者也其餘六詩或刪其譜而僅存其題
或併存其譜而後人失之總之世人治辭而爲詩家之
學者多治聲而爲樂家之學者少故以譜傳聲之詩易
失六詩之亡以其有譜無文也脫譜其聲而不綴以詞
恐亦終歸於亡耳況後人之才萬萬不及古人之精深
有其辭猶可即辭以尋聲徒擬其聲豈能千載之下遙
合三代之遺聲哉故廣微不得已而于六詩從聲而補
其詞然後乃因詞而譜其聲以求三代之遺聲焉此古
禮盡亡而鄉飲酒禮至今不廢猶令人觀之而知王道

之易易者雖用之者止奏其聲而不及其辭然其聲之
不亡者辭之力也是以知音者聞聲而興不知音者亦
可覽詞而昭豈曰小補之哉〇詩爲樂之主凡樂以人
聲爲貴也八音不過用以和人聲耳不爲主也然詩以
歌間奏是又以笙爲主矣八音之中獨以笙爲主者何
也革木五音不備金石僅備五音土聲含糊均不可度
調度調之法上古用管中古用準是絲與竹均可度調
而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者以其漸近自然然天下聲
之自然者莫過人聲人有牙齒唇舌喉皆能發音而長

尤多動或抵上抵下或抵齒居中唇亦有多用或開或
閉或撮且口極圓上合正高如半球鼻有兩孔如谷以
傳响然故人能作種種音聲此登歌所以貴人聲也至
于絲音有長短麤細緩急之殊雖能逐有多聲然一彈
再鼓聲由器發與人絕無與而竹聲亦由器必借人聲
發之庶近自然然而孔有一定不能逐有多聲惟笙本
匏爲簧竹爲命因其管有長短廣狹之不齊如牙齒其
口有大小開閉之竅如唇舌而匏以聚氣如鼻如上合
故音之清濁高下備焉較之諸樂器最爲完美此八音

之中所以笙獨有詩也故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但
鄉飲鼓琴燕禮鼓瑟耳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彼此較之歌
凡六笙亦六則笙音竟與人聲相半而琴瑟之聲不過
用和歌云然此用以成禮耳若夫陶寫情性在古人應
有瑟詩琴詩特不用以成禮故刪而不存由此而推鐘
磬簫管塤篪在古皆有無辭之譜但不可謂之詩如系
鼓鼙鼓之譜云云者今皆亡矣〇凡作樂者必先審音

度調調者調也調其抑揚高下之宜俾無乖劣也詩有
辭情有聲情其抑揚高下在聲而詞隨之笙詩雖無詞
而未嘗無抑揚高下之調然何以度之則律不可不曉
也蓋律首重五音其相生之序曰宮徵商羽角其長短
之序曰宮商角徵羽此五音者生于度數成于互相視
原非有一定之名故任舉一度或數而用三分損益之
法遞推之無往而不有五音焉但五降而後則不相應
者遠也此五音者不獨人聲即大而雷霆小而蠓蠛皆
有之但非有法之聲度之所不能度數之所不能數即

使能度能數亦無所用耳蓋聖人作樂以人聲爲本因
斷嶰谷之竹取人之中聲仍用前三分損益之法算起
遞推至十二位而止恰得律十二其相生之序曰黃鍾
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中
呂爲體既得十二律復半之倍之合得三十六律盡乎
人之聲矣仍依其長短之序錯排之于中又取十二其
序曰黃鍾倍大呂太簇倍夾鍾姑洗倍中呂蕤賓林鍾
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盡乎人之中聲矣爲用五音之數
從三分損益來此十二律亦從三分損益來求五音者

非于十二律之中連摘其五其所摘之五無不與五音五視之比例合者於是旋宮之法起焉旋宮者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十二律旋相爲宮週而復始是也任用其律爲調則曰某宮之某音某律起調某律畢曲詩三百皆有譜調古譜淪亡雅有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六詩其譜傳自唐人而此六笙詩亦川東黃徵此詩鹿鳴等宮調不知其所本何在今姑以律理論之律莫精于史尤莫精于太史公律書其配以天地之氣者蓋古人著書具

有深意月令言某月律中某律是以聲驗氣以月爲主者也律書某月律中某律是以氣驗聲以律爲主者也李之藻曰律之成也以聲拾氣律之肇也以氣審聲其以氣審聲者何也聲之爲道微若氣無物可以形容不得不借氣以相擬也然氣之發也有天籟有地籟有人籟地籟者凡世間風雷鳥獸草木之音皆是人籟謂比竹即十二律天籟即地籟人籟之出于自然者莊子所謂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是也以地籟與人籟較其細者與人同而大者人聲爲萬

不能逐其最著而行恆者莫如風即大塊所噫之氣也感時而發如環無端與十二律之週而復始相同分之凡八正風四北曰廣漠東曰明庶南曰景西曰閶闔隅風四西北曰不周東北曰條東南曰清明西南曰涼此地籟也蓋風不自生生于日而月其發風之期也日有二十八舍始于西北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弧狼罰參濁留胃婁奎此二十八宿隨天周運而遡之初開之元象則各有定位茲欲求人之元聲須用天地之元氣也天之元氣

東壁以東在地下者居多軫以西在地上者居多而七星張注最當中天爲太陽之本殿所云八風有寒燠涼溫之殊者總因距殿遠近以別之而風發之應全在斗柄所指之舍而月與日會其符也月與日會年有十二次又將二十八宿界爲十二次曰十十一十二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月以從星故能助日以發風然不曰風而曰氣者何風即氣也風爲地籟止有八條爲天籟所使不能自已故有十二此十二月之氣四仲月爲靜安宮因各有所主無他情以亂之得正風六分之四四

季月爲首宮乃墓庫之地得隅風六分之三正風六分之一四孟月爲公宮在前後其界有雙顧之意亦得隅風六分之三正風六分之一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天之正風生于立令故純隅風生于會局故雜雖各含之天若星各有性情實關於日月之會合故邵子謂日主聲月主音者是也此地籟本於天籟皆有法之聲也日月相會分象爲十二遂與人籟十二相應但人籟在律所爭不過毫釐之間最難審察而十二氣地籟應天籟而發相去不啻倍蓰最易辨白故太史公以十二律配十二月蓋以地籟明人籟即李氏所謂以象審聲之謂也又加之以十二母十子者何也律生于度數既以天氣明律之度何妨再以天曆明律之數十二子本于地爲辰其云子者孳也丑者紐也云云地氣之發也十母本于天爲日其云壬者妊也癸者揆也云云天氣之應也十二子與氣之十二月聲之十二律正相配合至于十母止取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母隸四正以乾巽艮坤爲戊己土寄四維合前十二子共得二十四應一年之節氣而後世二十四向之分因此此律曆所以合志而

邵子謂日主聲辰主音亦此也明此太史公書因以下文字雖隨而十二律之聲皆可曉然既明其聲須明其聲之川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羨潔百物考神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人無貳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大呂助宣陽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中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中也南呂贊揚秀也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此皆所以律述時氣效節物也古人因事以取用因用以起義因義以選聲因聲以錫名如郊天則取黃鍾爲用祀地則取大呂爲用而燕禮鄉飲酒禮則取姑洗爲用蓋以姑洗者萬物洗生爲三月之律得明庶風六分之一清明六分之三以含言之氏則萬物皆至充則萬物相見角則萬物皆有枝格以十二子言之爲辰萬物之振故取其羞潔萬物用之以考神納賓也今觀六詩之中惟白華由儀二調係姑洗然亦不用之爲宮而白華爲林鍾宮由儀爲黃鍾宮姑洗之角其餘南陔係黃鍾姑洗之羽

宮南呂之羽華黍係林鍾本宮由庚係仲呂本宮崇丘係中呂宮太蔟之羽獨無商徵二音者何也古者五音不備必缺其一率不奏商笙詩與歌詩間奏而歌詩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六詩俱黃鍾宮林鍾之徵所以笙詩二宮一角三羽與之間奏而大合樂之後二南云云純用姑洗之調耳六笙詩與六歌詩間作前三詩三間後三詩一間一間繫相對三間遙相對南陔一詩遙對鹿鳴鹿鳴者國家之所養賢南陔者孝子之所養親能養其親斯國家養之矣白華遙對四

牡夫子論孝以色爲難既有其色奚有服勞之誼服勞王事之臣猶然服勞之弟子耳華黍一詩遙對皇皇者華黍者潔盛所在養惟備物人子備物以養親則國家備物以養賢矣非張仲之孝友莫當此由庚緊對魚麗魚麗即燕享所薦之物多而且嘉旨而且偕有而且時皆得其道推之而萬物之物莫不各得其道以生也崇丘緊對南有嘉魚君子式樂式衎式綏式又既得君子之性推之天下無不遂性之物也由儀對南山有臺云云君子之威儀如此故能作邦家之基云云而萬物化

之莫不各由其儀焉此六詩之義也至其名篇之義則又以聲焉南陔用黃鍾宮南呂之羽者南呂一律于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老宜息之以養然物老不能自養而在黃鍾宮主乃養老之孝子故黃鍾曰子子者孳也於十母曰壬壬者妊也子之養親報三年之懷也然養親必備物太蔟而物生林鍾而物成故可以養此南呂之老又姑洗萬物相見之期故笙此詩以娛賓所以止用黃鍾一建五音而不及應鍾蕤賓一變也其以南陔命題者南即南呂之南南呂雖位在西而實生

于巳南者養物之方陔者隴也達物之地故以爲名使聞其樂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故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取林鍾宮姑洗之羽者林鍾萬物就熟有滋味此乃備養之孝子然孝不難于養而難于色姑洗者萬物洗生初離卯中沐浴之地尚有赤子之色以姑洗赤子之色承南呂之老顏乃至孝也故以白華擬之言無有逾其潔白者然色生于中心之誠廉恥是也無是心則無是色故曰白華廢則廉恥缺華黍即用林鍾本宮林鍾六月之律正黍着華之時黍之爲物可爲酒醴可

供粢盛于孝道有關焉于燕飲有關焉故曰華黍廢則

畜積缺由庚取中呂本宮者中呂于風曰淸明爲風之

主吹萬物而西之有庚之象于舍爲軫翼萬物益大而

復有羽翼較前之爲振動者益動矣動必有所由又巳

者陽之盡也午陰將生亦有庚之象得其道無偏無側

陰陽次序矣故曰由庚則陰陽失其道崇丘卽本宮

太簇之羽本宮之軫萬物益大復有羽翼舉之皆張旣

有崇丘之義而太簇之羽又能升萬物使之簇簇而生

不相悖害故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由儀取黃

鍾宮姑洗之角者萬物沐浴于夾鍾之卯至姑洗而冠

帶具矣而黃鍾爲備九德之君子其威林林然其儀簇

簇然而又有助陽之南呂向陽而爲儀故萬物莫不肅

肅然各由其儀也且四國之正皆由于其儀不忒故詩

詩取之用以顯德將無醉不失儀也故曰由儀廢則萬

物失其道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笙詩原題也孝子相戒以養卽本序所云有其義

也旣書其題兼係其義者相連爲一題也文由此運下

題做此○戒字說得危迫親當衰榆末景自急急奉養

少刻不戒便遺恨終天直描寫出一則以懼神理相字

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此詩四章首章言養二章

言色末三章言敬能色能敬方纔完得養字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

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朝餐

首二句興也舊註以爲采蘭以養親非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

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首二句興而比也色卽色難之色下着一思字根於心

也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汨噬魴捕鯉

前二章只用換字之法此章忽爲變調最有丨致最有

蘊藉噬魴捕鯉正取月令獺祭魚有報本之義而淩波

赴汨四字乃其不遑安不遑留處絕得相戒之神

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

丕祉

末章詞意淺薄郝從子游明孝章來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曾子之擬聖也曰江漢以濯之喻其潔秋陽以暴之喻其白也凡德未有不潔白者孝爲百行之原尤爲潔白決不可一行有玷斯稱皭皭乎不可尚矣○西子不潔人且棄之惡人而潔大且享之潔已以進者固入德之門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三首詞調皆同只有換字之法此三百篇反復唱嘆之常其文亦只就題敷衍但勞首便用渲襯之法襯出妙意華之萼曰朱華之趺曰絳華之足曰玄連用三箇火焰字面襯出潔白最爲好看門子士子處子人之潔者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首章止是人子定省之常三章竭誠盡敬已極末章無營無欲云云更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嗚呼止矣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華黍一詩緊承白華遙對歌詩皇皇者華彼兩華字泛指草木之華此華字專指黍華黍華於六月按此節詩以林鍾起調用曲乃六月之律也黍無大小故律用累黍而歲豐尤均茲可驗時之和也廣微因題義有宜黍稷之語遂以爲九穀之通稱而泛及麥禾百穀云云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谷斯豐

三章只寫得時和歲豐四字前二章先寫時和次寫歲豐末章先寫歲豐後寫時和

奕奕玄霄濛濛甘雨黍發稱華禾挺其秀靡田不埴九谷斯茂

此詩全取春秋大無麥禾之義故首章以麥秀陪黍華此章以禾秀陪黍華末章總承蓋有禾有麥斯稱有年矣

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前黮黮云云奕奕云云已含宜字意此章無爲句正點

寫宜字、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按朱子云、小雅周公所定、及其變也、事未必同、各以其辭附于其次序時世多不可考而以儀禮所載爲正自毛分什偶恢而後人遂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爲文武之詩而以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爲成王之詩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迹

道並行而不相悖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崇丘萬物之高大、暴只在聲上寫出今以動植分高大、米見訴氣、

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

小德川流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大德敦化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由庚崇丘由儀皆、一時之詩由庚即中庸大哉聖人之道崇丘即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由儀即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魚遊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古今聖賢道理只是一箇忠恕主竭其心君之忠也賓寫爾誠臣之忠也仁以爲政君之恕也由儀率性臣之恕也君臣交盡而民物咸保其忠恕矣

張華

司空詩不如文文不如學何也司空博物之儒也蓋學

雖貴博然受博之益亦受博之累至勵志一詩博而能約矣其第五章養由矯矢云云乃淸風動帷簾及晷度隨天運二詩之本領故淸悽幽微爲群彥之儀式云

勵志詩

凡古人作詩教人進德修業俱托之比興未有直訓者三百篇中惟文王及衞武之詩選詩中惟茂先此詩文王是生安衞武是學利茂先是困勉細玩通篇總是強恕而行復令懦夫有立志矣○晉人崇老莊喜淸談而茂先獨志存聖賢之業可謂不染流俗其能以風騷之

筆運學修之理曾不涉宋人道學氣

大儀斡運天廻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

此言時光易邁見志不可不勵也末二句不是寫景木落螢飛正是下章物化之感也

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

因時感物乃勵志之緣起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依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

言仁當求德當舉古人有遺矩也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　其四

反言德輶莫舉之由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盧縈繳神感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其五

正承仁道不遐求焉即至須要用志不分此章義雖語練一篇中之尤警者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蓘致功必有豐殷　其六

此言有志竟成安心四句實實用工夫去做不是徒抱虛志

水積成川載瀾載淸土積成山歊蒸鬱冥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

勵而又勵方得盛德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里　其八

又轉向前說勵志貴發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暉光日新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其九

天下歸仁勵志之歸宿實勵志之根本也隰朋恥不若黃帝但取其志非學其人卽孟子舉成𦡱以勵滕世子意

答何邵二首

覩何邵贈茂先詩亦自忠告善道不知何故茂先竟以爲譏刺答詩二章首章姑爲唯唯否否之詞次章遂至飾非拒諫夫身居亂朝不受直言急流勇退又從而文之宜其及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爲徽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多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茂先之飾非拒諫至第二章始顯然今前讀首章而詭詭之聲音顏色已隱隱紙上蓋疑何自處以靜以明而識已之躁且鬧也故首六句極寫一躁字似是認業却是極不認業覩二章志不在功名數語急急掃滅此六句則知其祇是權且認下一箇躁字躁與靜相對相反此恬曠卽下章靜字煩促卽下章躁字茂先分首吏道下有一迫字言我之躁而不靜乃吏道所使自古以來何人不然非獨我也良朋四句是答酧通套只拈得遊娛二字下散髮云云極寫之以答原詩舉爵茂陰云云句句與本詩首六句相照曰散髮則身得自由不迫于纓緌曰抱杖則行得自由而不至坐自拘曰屬耳云云則耳目恬曠而無煩促之苦言此等道理我豈不知是

于閙字全不認業故與並懸輿上着庶幾二字並見前邊躁字亦不過權且認下○此詩妙處全在衰疾以後一連四十字只作一句讀從來詩家所無從容反本詩迫字桑榆答原詩黃髮句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

中誠發爲雖溫麗無乃遘其情

靜與明是上智躁與闇是下愚兩種天生一定不移茂先將此意抬作四句冐頭似是自居躁闇及其轉筆入來却是公然自認靜者明者意曰汝之來詩云云得毋謂志在功名乎然乎生平虛恬自好志不在功名者也汝之來詩云云得無謂我任過矣責重而才輕乎且謂我年暮矣道長而晷短乎若是則必與汝偕隱而後可以免禍然乎嘗奉周任之訓矣翼翼小心克盡我職雖在朝列亦當無禍更何必與汝偕隱始爲明哲保身哉

誠指本心即下文情字乎之本心如此而汝之來詩如彼所謂君不識故人已前章評何詩曰穆若灑清風此又換以溫字前曰煥若春華數此又換以飛字溫藹其不切直飛譏其不負至正與周任之明且清相反言我自奉周任之言爲蓍蔡何勞子之嘵嘵爲

雜詩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靑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首四句寫冬喻時之亂也次四句寫冬之夜喻亂之甚小人得志君子退也後四句重衾喻亂之甚且漸逼已寤言莫應孤立而無援也末二句正言孤立無援而又位居最崇將必替也通篇意最明顯但崇替二字似無所承然却是蚤于首二句四時迭運內暗伏線索言人事崇替猶天時寒暑迭更爲之恐終不免也

情詩二首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

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惕夜促在慼怨宵長拊枕獨嘯嘆感慨心內傷

獨宿幽房偶因風動帷簾見月已晨矣則徹宵不寐可知佳人既遠蘭室自是無光但滅燭之後尚懷意中忽因月照更于眼中顯出襟懷二句迺想徹宵不寐之景也月已晨矣宵餘幾矣猶怨其長有須臾難度之意襟懷二句寫通宵不寐只是心中馮空摹擬或摹從前舊景或擬後日再會新景擁字好言此時方自據以爲實景兆的猛省却見衾覆空牀始覺所擁者空景也覆

空牀者見只是徘徊房中連巳亦併不在牀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
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
離安知慕儔侶
游目句即跟上章來一夜空房之中冷冷清清慘慘凄
凄無聊極矣甫晨即起出門游目四野故于延佇着逍
遙二字言巳之延佇非敢望佳人之來只是奈不得一
夜無聊借此以遣襟懷耳忽見蘭蕙云云陸陸離離似
與空房景物迥異乃以佳人不在采取莫貽則彼之陸

陸離離者仍看成冷冷清清慘慘凄凄所以然者總以
有情之人多愁多感日裏夜裏門裏門外凄景撩景總
無是處反不若無情人討得便宜何也鵲之知風以其
巢居蟻之知雨以其穴居人之知慕儔侶以其曾遠別
離彼無情人或以天幸而無遠別離或遠別離而以無
情之故泊若不曾遠別離然亘古以來普天之下只有
情人最苦末四句借未經別離者正明慣經別離之苦
看他只作一反却不轉落最為健筆
潘岳
贊曰詩言志安仁志卑污無可取然其詩自佳關中四
言可稱詩史悼亡三首於風斯合其餘金谷河陽等作
亦不失五言榘則蓋有得乎建安之正派者故能與陸
左鼎立○凡詩造詣各有身分惟古之具眼者辨之分
毫不爽故曰陸才如海潘才如江又詩品于建如毛羽
之有鱗鳳女工之有黼黻安仁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
之有綃縠其鑑衡可謂至精矣
關中詩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亦史也此詩序事繁簡

得宜是非不謬真堪奉為詩史云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三祖在天聖王紹祚德溥化光刑簡
枉錯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災只是詩人聊借以見狡啟之由
然其實狡啟處不在此而在下文將無云云
蠢爾戎敵狡焉思肆虞我國眚窺我利器岳牧慮殊威懷
理二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岳枚謂梁王及解系也梁欲戰以威系欲守以撫在內
之彌謀如此無專策不素肄在外之兵將如此千古奬

圖如出一轍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遑斯願桓桓梁征高牙
乃建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趙王請師既進其請似可省然必點出者以趙王雖與關中無關係却與晉室有大關係最得春秋書翟帥師之意

虎視眈眈威彼好時素甲曰耀伭幕雲起誰其繼之夏侯
卿士惟系惟處別營棋跱

虎視四句寫軍容之盛應上章旗蓋相望夏侯駿解系

周處曰繼應上章偏師作援見梁王之將權尊極也與春秋書荀林父帥師同意○曰旗蓋相望曰素甲云云寫兵仗之精如此見狡敵之隙不由武庫之災也○當時偏師甚多此處只點出三人者曰夏侯駿爲後爭功張本解系爲應前岳牧二句周處爲下死事盧播亦偏師獨遣于此者微之也與後來勝敗之數無所關係焉耳○別營別字妙彼此不相捄應爲下軍敗張本彼此不相知爲後爭功張本

夫豈無謀戎事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鋒交卒奔孰免
孟明飛檄秦郊告敗上京

殽函之敗孟明主之此敗分明主梁王而不敢斥言首句夫豈無謀稍爲回護而歸辜于士卒之不用命也通篇皆寫大敗而中却夾守有完郛一句者照前解系之謀不衍遂也

周徇師令身膏氏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盧播違命投畀
朔土爲法受惡誰謂荼苦

周以盡節得旌盧以逆命得罪似是說朝廷功過分明而不知此只一意表周之節而以盧之誅照出梁王之

不誅爲失刑何也當日兵權屬梁乎屬盧乎此春秋晉逐其大夫獨歸韓魏之意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
子孤俾我晉民化爲[illegible]俘

此哀亂後之民

亂離斯瘼日月其稔天子是矜旰食晏寢主憂臣勞孰不
祗懍愧無獻納尸素以甚

皇赫斯怒爰整精銳命彼上谷指日遄逝親奉成規稜威
遐厲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前云威懷理二以無成謀故敗此云親秉成規乃斷自
宸衷者故克功奏勳也首陷云者謂孟觀纔建寸功便
詭道如此也

兵固詭道先聲後實開之有司以萬為一紂之不善我未
之必虛皛湳德繆彰甲吉

作亂者齊萬年為渠魁而湳德與甲吉乃其黨朋觀聲
言湳甲已誅實是虛邀朝廷之功當時不便直斥他虛
謬諱云兵行詭道若欲借此虛聲以寒萬年之膽者實
是先為覩小小立一宗射虛支案以今日湳甲之誅為

虛他日萬年之降亦未必實也不然湳甲之誅總無繫
于成敗之數安仁何為費此無要緊筆墨耶

雍門不啟陳汧危偪覬遂虎奮感恩輸力重圍克解危城
載色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此刺觀之殺掠良民也上章方疑觀之詭于是訊之有
司僉曰萬中只有一實則今之誅俘者俱良民可知有
司牧民之官不能為民作主一任其殺掠可知夫民之
望王師拯之于水火之中也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是
驅百姓以從賊耳于是關中之民盡化為賊關門為之
不啟且逼及于陳汧觀因奮力直前不是感恩實是畏
罪重圍二句見孟觀努盡平生之力僅得賊人辯圍而
去在彼作賊者未常勢窮力屈也曷至納降耶豈曰無
過功亦不測政云豈曰無功過亦不測耳

情固萬端於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曰納其降曰梟
其首疇真可掩孰偽可久

驗之梟首未必盡偽觀之納降亦未必真當時歸功于
觀安仁不便直言故作此摸稜之詞疇真云云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好爵既靡顯戮

亦從不見齎林伏尸漢邦

此章承上文意仍是模稜其詞見真則當賞偽則當罪
不見古之齎林以偽伏罪乎畢竟未明指出孰真孰偽
致令朝廷賞罰為之不明也

周人之詩實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以古況今何足
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

此章總取關中一案為之和盤算帳云周家昔日命大
將與太師原為大敵今萬年之亂不過癬疥之疾耳與
周家之患迥然不同而乃煩太師哉請看前番出兵

全軍皆沒殺了多少兵而民是不算的後番出兵幸而
成功殺了多少民而兵是不算的試問觀降的萬年在
何處駿梟的萬年首級在何處并觀誅的浦德在何處
甲吉在何處斬得賊級俘得賊財在何處豈不是一場
大折本
斯民如何荼毒于黍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疫癘淫行荆棘
成榛絳陽之粟浮於渭濱
帝命作詩只是誇武作者却只寫其一片恤民之仁最
得詩意○老氏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師旅云云加

倍寫斯民之苦
明明天子視民如傷申命群司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凌
于彌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此傷勝後之民夫傷亂後之民人所俱有至傷勝後之
民眞不可及也其申命云云微詞以照出前孟觀殺掠
良民意
為賈謐作贈陸機
此詩見潘安仁滿肚輕薄滿懷傾險總生于一妬正叔
與安仁同為滎陽望族何為正叔不妬正叔白以才望

不及陸故情好日篤安仁自是侍為晉朝一代巨匠再
無出其右者忽有人焉陵江而來以羈旅之人而高名
居其上便有萬分不快處因而作詩以輕薄之也但我
以此等加彼彼亦以此等加我計當日之勢炎炎莫過
者惟賈氏函長淵年少狂且一假其手而彼必甘受焉
則我之計得矣彼受之不甘則禍立至我之計亦得矣
世之人不自學問冀受代筆人愚弄如賈謐者亦可悲
夫
發自初創二儀絪縕剖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

成文芒芒九有區域以分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
繼祀緜緜瓜瓞六國互峙
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獻微弱在涅
則渝三雄鼎足孫啟南吳
一連三章歷述在古費了無數筆墨只是明出晉家為
正統以便罵他為僭為偽也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偽孫銜璧奉土
歸疆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既正其僭矣復以銜璧歸奉土極寫其辱惡甚惡甚、

長離云誰吝爾陸生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
上京受應旌招撫翼宰庭

始入洛爲揚駿祭酒、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伭晃
丹裳如彼蘭蕙載采其芳

爲太子洗馬、

藩岳作鎭輔我京室旋及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塗
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出爲吳王郎中令、

廊廟惟淸俊乂是延擢應嘉擧自國而遷齊轡羣龍光讚
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

後入爲尙書郞、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
舞節修日朗月攜手逍遙

敘交情、

自我離群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獻
我心發言爲詩俟望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安恆在南稱柑度北
則橙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末章雖是勉勗之詞而在南二句乃是切骨刺他有二
義一陸爲吳臣今乃事晉一吳爲海隅偏壤子之才學
只好在彼炫耀此煌煌上京如何顯得着稍露鋒穎便
加以頹崩之患矣眞毒心毒口

金谷集作詩

王逸少蘭亭集序時人以方金谷集序甚有欣色則二
序之聲價見重于當時何如也然皆逸于選至于詩蘭

亭之會作者至二十六人而金谷至三十人而入選者
此此一篇則此詩之品可見矣

王生和鼎實石子鎭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
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谿縈曲
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靑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
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囿繁石榴茂林列
芳梨飮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伭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
揚桴撫靈鼓簫管淸且悲春華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
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此詩首起處與謝瞻西陽集別起首相似彼是一南一北一留此詩一西一東一留但彼題于集下曰別詩此題集下曰作詩兩題本自不同蓋彼止于贈別而此兼以言懐按石季倫此詩原序云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臨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淸泉茂樹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游晏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琴瑟笙筑

合載車中道路并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序中懐不能者罰酒三斗觀此序見此詩末四句方是作詩根本而首四句不過集金谷緣起耳在序是石率諸人送王在詩又是潘同諸人送王兼送石也此詩石之意单注于王而潘之意又单注于石也何以句至峻坂句是于未至金谷之先先寫一段一見金谷之景一見諸人之情蓋金谷與晉陽咫尺乃朝發而夕始至者原是耐着曲阻耐着威彝細細路上玩景所謂游邦畿也然未到金谷其美如此至金谷更何如也又于游郊畿上着攜手二字乃已與諸人盡了一日繾綣矣綠池八句寫金谷綠池四句寫澗乃天生美景前庭四句寫人工布置之巧即序所云余有別業云云也飲至六句寫集飲至二句序屢要遷其坐云云依醴二句即序書夜遊晏以依醴明對朱顏以朱顏塘映白首也楊桴二句即序琴瑟云云也春華四句方是作詩投分石友白首同歸潘之素懐也不用送別作結者謂此集乃千古勝事故借此兼各言爾志非區區爲兩人送行而集也

悼亡詩三首

雖分三首總是一線到底有起落有次第有映帶寫得淒淒慘慘纏纏緜緜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安仁的是情種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懐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舊註此詩謂之子既已埜畢留此無益于是奉朝命而
反初任說得無味且與笙廬句不接余意此當是安仁
在朝其妻卒于里適當朝命聞訃假道而歸也四時流
代是六朝詩一派起套在此詩則一篇之柱言時光在
冉而之子竟歸矣在予初心只欲返予初服與子偕老
園林此悵莫從淹留京師何益哉今幸僶俛朝命庶迴
心返予初役得遂此偕老園林之私懷乎不意行至中
途而忽有此云云也笙廬是將至忘其已死而以爲猶
生入室是知其已死而想見生平所歷幃屏翰墨流芳

遺挂正是所歷下悵怳二字從所歷來周遑忡驚惕五
字亦從所歷來大凡古人用字有似重複而實非重複
者易曰明辨晰三字似複而實一字有一字之義此詩
周遑忡驚惕五字似複而實一字有一字之情悵怳者
見其所歷而猶爲未亡周遑忡驚惕想其所歷而已知
其亡故以周遑忡驚惕五字合之悵怳共七字總以描
寫室中人新亡單剩孤孤一身在室內其心中忑忑志
志光景如癡如彼四句語稍鄙諺全要一朝中路四字
出於意外見人之云亡未久申照上悵怳二字及周遑

忡驚惕五字之妙春風句寫景曰隙曰簷亦從室字上
生意緣隙之風曰春伏下秋冬之案承簷之霤曰晨伏
下日夜之案庶幾二句不是借久後之忘情以自解白
寬正形容此時此際之難爲情耳

皎皎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凛凛
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
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盻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
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嘆息不覺涕
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上慙東門吳下媿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
可奈何長戚命人鄙

此首寫其自夏及秋半年之情也若在常手定將夏秋
與前首之春後之冬排四比此詩於夏則追補於秋則
預擬都無一筆實寫也首皎皎二句徒玩其文辭不過
以月之皎皎過起下文秋至暑闌而不知一章之格局
全由此二句以定室字應上入室所歷來之子者室之
主終日不離室中者也故此詩入室以後重纊以前句
句都在室內寫照南端者乃室內之南端夫宮室之制

有古有今今之隠古屋漏之遺法也但有在上在旁之異室之南端近隠者也故月從隠入照即及之但平日室中有人故止見照人而南端則忽焉且平日與之子同枕衾則牀簀傍南端而安及之子云亡巳之牀簀仍在南端而之子之枕席又爲別設以南端暗照當是北端或西端如古室之奧然此幽明之正理也後文盼字界得最分明此等意思全從詩生則同衾翻來纏纏緜緜便有許多情態淸商句點出秋之初來溽暑句點出夏之已過凛凛二句跟溽暑句在夏日不覺衾单者非因溽暑只是痛極無痛方且不覺時之夏也又焉知衾之单也在此時之覺亦非痛定止是借此涼風一升逼出衾单之覺以顯出前此之不覺耳此詩三時皆具而獨闕一夏故借此追而補之纔五字耳居然便有一章之勢豈曰二句跟淸商句重纊二字從衾单二字拈出豈曰誰與俱慮後之詞全從上覺字來若单字止對重字解作单游之義殊爲少味不若照下文同字解作单纊之義謂此衾原是兩人相同其单于春单于夏俱昏昏罔覺也因此涼風一升始覺得衾中单单只剩得一

箇人在耳任從加纊至于層之厚亦覺不成雙也自此一覺因而猶驚此天氣漸寒矣後來夜更長矣反不如前夏昏昏沉沉甚然罔覺之爲愈耳夫秋冬皆稱歲暮此寫秋景若涉入于冬者慮後歷遠之意故下句遂接歲寒云云朗月句重把首句月字從新提起原非重複前曰皎皎乃月當中天之輝是曰正照此曰朧朧如月將出入之影是曰折照安仁所攤之衾枕既傷南端業巳爲得孤苦之甚于是又借此月之折照遍映室內愿出之于虛設之枕席如後來所張之菌幬所撤之衾裳之類由此单衾之中展轉而將冀其或有靈爽若漢之李夫人然只見長簟竟牀空遶单身之人也不曾剩在此皆朧朧之月影中看出牀空二句其義互錯牀上之塵乃平日悲風所吹積而日前空虛所來之風又將牀上之塵吹起昏昏慘慘陰陰黯黯之子靈爽將欲出現有是耶非耶之意乃盼之久而竟寂然亡所見豈李夫人有靈而之子獨無靈耶然李夫人雖有靈其形亦止彷彿而不眞何今日并髣髴亦不可得耶撫襟二字亦從衾枕之類則夜不解帶流涕而曰霑胸則臥之睡少

矣。胷二句言此情非由外假實由心中起故形之存以目而實不關目音之在以耳而實不關耳由于心也心即志也此心此志非東門之迂淡可却亦非兆子之達觀可解唯有賦詩以自遣而已然此志又非詩所具紀故問之于天而天無可問即來小人長戚之譏亦任之悠悠旁人而不遑恤也○遺挂猶在壁其事甚瑣遺音猶在耳其理甚微均能寫入情之三昧任舉半部唯識論恐未易解其妙故爲古今悼亡詩第一

曜靈運天機四時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亹亹期月周戚戚彌相愍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此首曜靈云云跟上文歲寒抓寫冬季光部紀時之局茵帳云云臨祭乃當盡之正情駕言云云望墳乃不盡之餘情未結以投心遵朝命云云總見鍾情之至也首曜靈二句似於第一首荏苒二句起相雷同然荏苒二句自是總冒全篇觀其曰荏苒曰流易乃指百年之時光詞從此與之子永訣也曜靈二句自是單月一章觀其曰曜靈曰天機乃指一歲之時光謂自之子之亡至此已將一期也淒淒句初冬之際烈烈句隆冬之時奈何二句似是怨時光之遲念此二句又似恨時之速夫天下之難過者此時光易過者亦此時光故時光未過則有未過之苦故由冬之始至冬之終就一時而分計之

刻刻難挨故怨其遲時光已過則有已過之苦故由期之周遡卒之始就一歲而總計之忽忽已到故恨其速總之已過未過無非苦境故唐人詩云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爲長可爲此詩之註脚也改服句謂服制未畢而頓改也蓋夫爲妻期服安仁妻亡于春至冬尚未及期胡爲而遽改應是安仁此時適當假滿又有朝命促之赴闕故曰從朝政也既從朝政則不得不改服此心又有不能安者故爲之心服務足一期之義故曰寄私制也故房者即室也茵幬云云不是到冬後方

才一祭乃追敘自之子亡時每逢朔望無不祭也直至將從朝政勢不得再留故方罷祭而毀撤衾裳耳詎幾時恨其蚤也千載不及引是代爲亡者傷心謂此期月之中生人拘于禮數逢朔逢望尚或念及期月已後等無復有人理論以至千年萬歲總是一樣也何況迫于朝命不及期而便撤乎此悼之所以彌深而觸物涕下也駕言云云分明爲赴闕而命駕其陟東皋也只是情不容已起便一省其墳而此則專若爲望墳而命駕也者蓋詩爲悼亡而作非爲赴闕而作按古聖之制禮也

夫爲妻期酌乎情理之至中期之內不敢不及期之外亦不敢過焉前以期命所迫而寄之私制以補其數固不敢不及矣若夫屆期而猶然哀悼不止則未免過情之譏也然使哀悼之情遽止于周期之一日則又迂而可笑故此詩不肯寫完周期只于期年將周之先借朝命一逼遂趁此東皋望墳之駕送入洛陽道上投心何正應首廻心何前應望之子未亡則謂朝中無可戀故廻心而返初服將與之乎偕老園林今日之子已亡則家中無所戀故投心而導朝命謂借王事鞅掌或可忘

此哀悼之思也試觀望墳之下着落葉枯荄乃是季冬物色足徵之子亡于春月適植安仁告假歸里至此季冬一歲雖卒而之子之期年未周遽有朝命促之就道故安仁借此收服借此撤發借此望墳借此就車末結以車中之涕路上之悲此固事之適然亦見安仁文章之妙在他人悼亡定是自亡之日起至服闋之日而猶刺刺不能休也安仁此詩起迹中間訖其于臨逝之事絕不帶入一筆至其末又不終其服而以迫于從朝政去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眞筆底有化工之妙

也悼亡三首前兩首死盡其哀末首中祭致其誠而悲期卒無闕焉則東皋之墳何爲而望哉意者前首之子歸窮泉二句安仁未到家之時而之子已渴葬耶不然何爲而墳之隅已有枯荄耶據此則安仁之歸假又似爲之子之亡而在告耳。此以春夏秋冬分四柱而詩止三首幾無迹可尋而偶露于詩中四箇風字按風其八方有正有隅而詩中取用極天下之巧首曰春風緣隙來東南之隅風其名曰清明應春夏之交次二曰凜凜涼風升東西之隅風其名即涼應夏秋之交次三曰

空虛來悲風西北之隅風其名曰不周應秋冬之交大
四曰烈烈夕風厲北方之正風其名曰廣漠正應嚴冬
之際故論詩之形則鼎足而三論詩之勢則鰲足而四
也其前三用隅風末一用正風者何也前三時用隅者
于運于天者有代遷之機而在于人者無間斷之情冬
用北方正風者所以截斷來歲之春以見不終朞年之
服者乃迫于朝政朝命而非已之得已此其大概也若
細論之一風耳其性情隨時而變莫不與人之性情相
關夫春風緣隙自是春風之性情何春不然惟是室中

作無人偏覺得室中隙多一若此風故故闖來邏趂人
者而且邏趂者不一而足也夏至後一陰起于地心三
伏既盡其氣遂出而至于人足所履之地而月令所謂
涼風至也不曰至而曰升凡人六陽在首六陰在足故
人身之寒冷未有不自足下起者此衾単所由覺也除
秋之杪萬物彫落已盡故其風行于虛空而悲室中無
人故招此悲風其悲慘能移人心使之悦悵周遑云云
故疑之子之靈憑依此悲風之中而盼之冀得其髣髴
也冬風而謂之烈烈取豳風二之日栗烈夕者風發之

候也戌爲熒惑殿太陽入此故發風又夕者就衾之時
也應前衾単之意涼且不堪而況于厲乎古人爲詩物
理人情精刻如此皆由其學博思深而才足運之也

河陽縣作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
公叔舉連陪厠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
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芳甃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
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隨
風飄昔倦都邑遊今掌河朔徭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

洪流何浩蕩修芒鬱岧嶤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
邑宰輕令名患不劭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頌如高石
火瞥若截道飈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謡福謙在純約害
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
前半憶往事後半序今事中間昔倦二句關鎖的是詩
家正格○四詩俱發城起與此登城爲望京室耳妙在
緊接南字順便拈出凱風揚微綃一句乍看似無緊語
却若得許多態若無此句經接洪流云云便無意味○
丈夫身不微不輕邑宰百里之侯亦不微不輕然兩途

俱着郵守者宰朝覲則邑輕邑宰輕則身輕如互相備

衡而云然其憤懣之情見乎詞矣○幽谷四句是喻小人升君子阻意却不敢顯言乃寓于山居中小小景中

川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畤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厦緬無覿崇芒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凡人久居清華之地忽而外補若外補近在王畿之內尤苦此詩前首序事此首從河陽近京生意凡望晴則遠見陰則否至日夕陰雲起矣而猶望不已恃其近也兼寓有浮雲蔽日之意曰望洪河又若不爲望京邑也者借洪河以喻小人之間阻川氣驚湍河之險冒山嶺激巖阿河之險而且高歸鴈四句非閒點景謂登城巖望見者止河以北之景而河之南一無所見矣無所見而必求其見故再加引領然而京室眇然終于莫覩雖望見芒山是洪河一障而芒山又添一障也

在懷縣作二首

潘于河陽作詩題曰河陽縣作于懷縣作詩題上特着一在字者謂已之出宰也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題曰在懷縣作悲其身之無定在也河陽二作乍離京師故怨外補之意多懷縣二作外補已久故望入京之意多○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

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凡古人所作卽不必出于一時必前後相照未肯複○如河陽詩全用序事此詩首則紀時登城以下寫景虛薄云云卽從在懷縣說起與前詩一些不犯○河陽登城明曰望京邑乃懷縣登城焉知不是望京室乃其前曰臨清池若爲避暑也者後曰望郊何若閒游目也者豈謂河陽近而懷縣稍遠耶蓋以自我離京四載於斯一云云則已無復望矣只有家可懷耳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我來
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
甸游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
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
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此亦登城起興望郊甸是客望朝寺是主前詩靈爾云
云乃望郊甸所見者此詩白水云云乃望朝寺所見者
懷縣邑爾潘邑宰爾稱郊甸朝寺者何晉以九品官人
爵仍五等故邑宰得比小國諸侯云○終日無事明邑

之小可知前河陽詩總云云民務尚多未博斜[illegible]有
事可作政成人和尚有績可奏此小國云云分明是謂
簡夫外補苦矣外補而又調簡苦又何如哉○凡人不
得意時有事做尚可忘懷最苦鎮日無事而又是長日
如此詩我來冰未泮在冬至以後日短尚不覺故忽忽
遂至今日也

左思

左太冲若有見於孔顔用舍行藏之意但其壯志勃勃
急於有爲故氣象每似孟子而入選數詩廣大精微悉
備昔謂亞於士衡殆就其詞句而論耳若其造詣所得
較士衡則遠邁之矣

詠史詩八首

凡作詠史詩初不指定一人一事只借古人作箇話頭
詠自已胸懷然必先立定主意如夫子語子路成人主
意在文之禮樂須要知廉勇藝璞子然後還及武仲諸
人做箇樣子此詩首章却是自叙內帶詠古後七章是
詠古寓自叙卓犖句言已之能學著論二句言已之能
文可方賈誼相如云云且不止能文又有安邦之武用

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鉛刀云云有此才思得一試
行吾之志耳非有類於人間之功名富貴者故曰功成
云云二章承鉛刀二句有此才而不見用自是地勢使
然有歸之時命意夫以馮唐之賢遇文帝之賢而不用
信其窮通有命從來久矣三章段干木魯仲連正是功
成不受賞者根次章來言功名限於地勢遂令此志不
克遂耳四章又承首章言我既能文却不是浮華之士
一切著書立說皆原本于仲尼不過以子雲爲私淑之
人也五章根四章來我之著論賦章震耀千古是我有

知言之學振衣千仞是我又有養氣之學非任俠使氣
一流原從大易來故六章又以荆軻漸離照出以見當
世之不用爲可惜也七章申二章八章亦申二章意二
章以不用歸之時命七章借買臣諸賢不見用歸咎於
當時有用賢之責者末章既不見用但以義命自安來
位而行必不學蘇秦之游說李氏之上書炫其道以阿
世取容則將卷而懷之以爲萬世士人之模耳

翳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
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淸

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
盼定羌○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

晉不易觀群書尤不易觀唯卓犖人方可觀得如孔明
略觀大意淵明之不求甚解是也穰苴群書之一家仲
尼群書之折衷○八首中俱以卓犖二字爲主長嘯激
風左眄右盼是成功處卓犖其觀排大難解大紛只如
讀幾行書長揖歸田廬是居功處卓犖其觀大難已排
大紛已解亦只如幾行書讀完當魏時吳蜀鼎立外其
餘不可勝數迨晉初尚未削平志若何明言伐吳左眄
句泛言澄定海內而不及蜀者足見空名之所繫如此
舊註以右盼爲蜀者非也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
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
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此傷晉室用人以世卑爽之士無由進起用比體說世
冑在上英俊反出其下從來皆然由於地勢說正意已
盡待借史書所載金張馮公作証夫馮公之偉過文帝
之賢猶不見招至於白首況所遇非文帝乎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
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
紲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此章借干木仲連以明已功成不受賞意高節卓不群
正與前卓犖應曰偃息曰談笑正與前長嘯應不用曲
折一直筆到底文氣最爽勁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
陣善陣者不戰曰偃息曰談笑近乎爲國不師之意者
穰苴乃戰陣之法喪德之事故於覽字上着疇昔二字
言少年間偶爾涉獵今已不屑爲矣○首章言不受賞

不變者也末言古不朽餘死不變也其得力全在此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
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
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
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八首中注意全在此一首此一首注意全在首論準宣
尼一句文法却是從長揖歸田廬廬字來與日功成而
歸之田廬即我今日窮愁著書之廬故以楊子宅爲比
於京城之內有王侯居有四術有長衢有金張館有許
史廬有南鄰有北里皆王侯之居也居是居者非卿即
相有金張有許史及一班朝集暮宿之人充是右者又
有冠蓋有朱輪及一切鐘磬笙竽之物以楊子一宅置
于其間何異大倉一粒其宅之內門則寂寂無人矣其
宅之內宇則寥寥無長物矣較彼冠蓋云云固有倍蓰
而無算者及乎百世之後而向之四術云云變爲荆棘
而冠蓋云云一切之物蕩爲塵土當世若金張若許史
及一班朝集暮散之人盡與草木同朽矣即所謂楊子
之宅若宇亦泯滅俱盡而所不至泯滅者止一部太玄

一部法言及甘泉等數賦而已以八區之外百世之遥
從而較之孰大孰小孰長孰短亦有倍蓰而無算者楊
子真不朽矣悠悠世人盡若帳前止見得濟濟赫赫烏
知不朽事業却在寂寂之宅寥寥之宇之內哉○所講
云云雖三平然只歸重準宣尼一語曷以知之以擬相
如句重出知之蓋太冲在當時以詞賦著名人皆以詞
賦之士目之故此詩首章言其才之有用曰準過秦有
經邦之才覽穰苴有撫衆之武以擬子虛一句陪說言
我固是詞賦之人我之才實有可用不可以詞賦掩也
此章言其學之有本講玄虛道之本準宣尼德之源又
以擬相如一句陪說言我固是詞賦之士我之學實有
本不可以詞賦掩也首章以論賦屬文翰上著弱冠二
字即楊子所云壯夫不爲之意大約太冲此詩以自己
爲主以仲尼爲正客以賈生爲副客以楊子爲己與仲
尼之介紹其餘諸子皆供役之人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峩峩
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游被褐出閶
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上章是以王侯居之赫赫形出揚子宅之寂寂此章更
用天子宮闕形違士之胸懷劈首皓天舒白日正寫術
衢館廬之盛且于宮闕上增出大氣象前截開京城內
對八區此云靈景耀神州更把宮闕之壯麗與八區之
廣大打合一片神州卽京城紫宮京城之中央閶闔京
城之門名列宅飛宇高門俱在閶闔之內此中止有王
侯從無許由來遊者止有攀龍之客不容被褐之士披
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所追者止許由一人並非他人
追許由只此一路更無旁路路上止前有許由後有一

我更無別人而追字上特着高步者許由過人最遠非
高步莫及也振衣二句卽前天之皓日之白也振衣去
其塵應披褐濯足去其垢應高步實從孟子江漢以濯
之秋陽以暴之來那箇聖人不濯過但濯之者非江漢
那箇聖人不暴過但暴之者非秋陽惟生民未有之孔
子是江漢濯的更無有踰其濯者是秋陽暴的更無有
踰其暴者千仞高里流亦正同此意但曾子將皜皜
二字明露在江漢下邊太沖將皜皜二字暗藏在首句
上邊非細心人不覺○上章千載而下此章千載而上

合來是豎說首章左盼右盼分來是橫說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傷無人雖無
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
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四章言論準宣尼是願學孔子辭賦擬相如是有知言
之學五章振衣云云是有養氣之學所養者乃配道義
塞天地之正氣也若夫荊軻之流世之所視爲驚天動
地者因無壯士節直一匹夫之勇耳與世云云言匹夫
之勇猶且如此況自反而縮之大勇乎在太沖視荊軻

猶孟子之視北宮黝孟施舍也○段干木魯仲連雖無
聖賢本領却是聖賢作用故希之故慕之至荊軻既無
聖賢本領其作用遠亦與聖賢逈別觀其入秦乃是傀
倖於一擊全非假息談笑好謀而成者且未入秦之前
極燕國之奉以縱其欲竟是功未成而先受賞故此詩
只是借他傷若無人一段氣魄形容我浩然之氣當與
爲王侯之奕赫宮闕之壯麗并一例看特其文妨在合
旨未明點出正意耳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

無產業歸來貧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
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
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前第二章世冑英俊兩相互校此章單承英俊沉下僚
前英俊止馮公一人此又引出主父等四人以見由來
非一不是說英俊多却是說少前于馮公云不見招此
處連說炎涼世態逼起末章之意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
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

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李
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
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
大凡人無才德不可為士模有才德而不能固窮則喪
其才德不可為士模蘇秦李斯未嘗無才只是耐不得
窮故苟且希世其榮華也俛仰之間其彫枯也咄嗟之
頃曾幾何時而身名俱敗此可為戒耳若太冲集賈生
等之成而又折衷于仲尼亦若子路集武仲等之成而
又文之以禮樂可謂才德兼全矣決不學游說上書希

榮華於一旦惟于先有所守斯于後有所待耳○模字
之意生于上文准擬等字天下之事有為有作有模模
生于作作生于為有為而作必擇模之善者矣然有逸
勞之分焉當模之未成集衆古人之模為模則居其勞
模之既成後人將以我集成之模為模則受其逸准過
秦以賈誼為模也擬子虛以相如為模也覽穰苴以穰
苴為模也希干木以干木為模也慕仲連以仲連為模
也準宣尼以宣尼為模也追許由以許由為模也然有
輕重之分焉曰准平也曰擬比也曰覽涉獵也曰希望

也曰慕思也曰追躡其後也曰準以為人倫之至不敢
一毫參差也即孟子願學之意然於仲尼曰準于賈生亦
曰准字彙冂準即古文准字曷有輕重也不知近日字
書無善本大凡古人作字之意命物指事有總用有專
用有借用曰准者均也平也不指一物一事謂之總用
曰準者從准加十讀如准音匠者用平版作十字渠于
上以水注之取平從准加十者象形也讀如准音者諧
聲取義也孟子註曰準所以為平指水平一事而言謂
之專用漢律志曰準者所以揆平取正律之為數不可

毫釐差取以命名謂之衡用于賈生曰准取均平之意譬如權等重于衡衡之兩端然于仲尼曰準則奉以爲準不敢毫釐差也故曰太冲集衆人之成折衷於仲尼

○道家之源出于史家儒家之源亦出于史昔太史公叙道術首崇伯陽氏固周之柱下史也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我無爲而天下自始也至于儒家雖出于司徒之官然而卒不離史何也儒家以孔子爲集大成其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降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故班史曰游文

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太冲取爲咏史之把柄乃其識高千古處學者必具此等識始可與言史始可與言詩

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

此詩首四句記時次四句寫景末四句言情首四句記時政爲壯齒二句夫條曷爲而柔葉曷爲而綠以露故條曷爲而勁葉曷爲而黃以霜故條之柔而勁曷爲以旦夕葉之綠而黃曷爲以日夜以白露爲霜故白露曷爲而爲霜以風之冽冽故霜而謂之朝者久降猶露以冽冽夜風故至朝則凝爲霜矣時光如此壯齒那得恆居耶前四句寫景政爲高志二句丈夫志在四方一旦塊守空堂嗒然如喪忽見明月出雲崖之上流光皦皦普照四方未免欣然有起舞之意乃披軒臨庭所見者不過晨雁之翔所聞者不過晨雁之嗷嗷而已仍是塊然空庭耳總出不得門前一步如四方之高志何哉

招隱詩二首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此詩合前後兩首觀之始見其妙欲招隱必先爲之營隱居欲營隱居必先爲之卜隱地招隱士上着杖策二字扶其足力以便行遠登高儼然是箇挑輿先生荒塗橫古今乃從無人到之處巖穴二句是忽從招隱士眼

中若出好隱地來因從無人到故無徘徊足見地氣未
經殘洩是好巖穴鳴琴自地籟竹籜之陽是好丘有可
因之基於是住足細細再看只見白雲停留岡是好山
川乾矓陽林山又是活山只見石泉漱瓊瑤是好水纖
鱗或浮沉水又是活水眼中既得此好地心中不覺算
計起來此地在荒塗中間去人絕遠我欲招衆人來隱
此得毋慮其無衣無食乎無絲竹嘯歌可以娛樂乎然
正不必慮也山水清音可當絲竹灌木悲吟可當嘯歌
秋菊可當食幽蘭可當衣看了一回算計了一回不覺

足方旋倦于是遂定了算計日雖有勝于此者吾亦不
消再尋將就投簪于此罷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
青葱間竹柏得其眞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
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
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前首俱是相地後首方是營居廬云東山紹其好向經
始有商意一照前荒塗今日方始之詞 可照後招隱人
多非一廬所能居他日未艾之詞果下句正寫經始景

樹雖種尚未加鋤治也前有云云寫逍遙之景與前登
白雲照那是未成廬荒途遠景此是既成廬逍遙近景
前守最妙前者易見故其布于前且衆一前以該後及
左右也言我闢荆詠菜已嫌林泉之盛得與諸君撰艮
辰之所矣于是乃作招隱詞曰爵服云云仕途之險如
此不如從我偕隱所尚即高尚其志尚字古人所志不
同隱法亦異如論語所載逸民各不相襲惠連非屈首
陽非仁言這里隱法最寬容得多人不似仕途窄窄只
一條也撰即與乎三子之撰良辰如暮春逍遙無拘無

束各隨所志做去彼此互觀屈的仁的宛若蕭同叔子
從臺上觀使臣禿的盼的跛的僂的眞堪笑樂也○前
篇竟是周公卜洛後篇竟是宣王考室有此等大本領
大經濟方稱隱士方稱隱士領袖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八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九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張協

左太冲頗有窺英氣尚未盡歛黃門所得更深然猶有迹可尋若阮嗣宗則無迹可尋矣

雜詩十首

十首內雨凡五見二章雖有飛雨灑朝蘭何其實飛雨二字止與浮陽迴飇輕露等雜綴秋景未成乎雨也二章密雨句雖言雨較多而下文却又說風說霜文不相

蒙雖非喜雨尚非苦雨也但朋友阻雨不能來至結字章再言雨並說路絕行人是雨雖多苦雨猶未甚也直說到陸地成川家家少柴没米處雨久而苦甚矣○大雅緜之九章文不聯詞不屬蘇子由以爲如斷山絕澗雖不相接而精神氣脉未常不相通也此詩十首皆以秋起意未必作于一時景事繁多正意苦雨旁及征夫思婦之流學者雖窺其意余細玩之亦與詩緜之九章同法首章喻後上之意二章則以上之不獲致嘆于時光之速三章言信友之意四章則以友之難信而致嘆于時光之促四章用賦首章托比者以朋友之事可顯言而君臣之際難以顯言故寓意于思婦也自此以下追悔從前之輕出也昔我二字貫下連二章賁甫適諸粵言道之不合時也道不合時此友之所以不信上之所以不獲而徒涉險矣此鄉云云正是道不合時處時之所尚者戰勝志于嗜殺我之所尚者制勝志于止戈友焉得信上安得獲徒自陷入險中耳所以下車甫四五月而便浩然有歸志矣九章歸而結廬以隱且自遊圖書翰全吾獨善之道而已末章又極寫隱居之貧

苦言有固窮之定力决不再出有遯世無悶之意○元亮飲酒詩選改爲雜詩尚有陶集可稽此曰雜詩十首然其語意似盡是苦雨詩想亦爲其中一半無苦雨字面耳不知昔我二字正是雨中追思的往事其主意所在有難于顯言者故明丢破綻以啟問見意耳且詩中庭草萋以綠與青苔依空牆豈非雨之效乎

秋夜涼風起淸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

憂結心曲

前半寫時以鑽燧句結後半寫景以沉憂句結總從詩婦嘆于室四字演出恁地宅院單單只箇佳人守着室以外惟吟階之蟪蛄室以內惟拂簷之飛蛾房櫳正是出室入室所必由處庭草萋以綠正寫無行迹於室內外之間鎖一句以下又分寫室以外惟牆之靑苔室以內惟屋角之蛛網而已凡詩之妙不在實一面上却在幾箇虛字上虛字上尋討不出又在虛實字面中間空處此詩前言蟪蛄云云尚未感物只是感時而思凡人

所思未有不低頭低頭則目之所觸正在昔日所行之地上房櫳既無行跡意者其在室之外乎于是又稍稍擡頭一看前庭又無行跡惟草之萋綠而已于是又稍稍擡頭平看惟見空牆而已于是不覺回首向內仰屋而嘆惟見蛛網而已如此寫來眞抉情之三昧〇古人詩文之妙全在體物精微卽如蜘蛛小蟲選詩凡屢見其義雖止寫屋內無人然却各極其妙沈休文網蟲當戶織跟蜘風吹廣陌來江文通玉臺生網絲跟秋月映簾櫳來黃門蜘蛛網四角全爲下文苦雨張本發蜘蛛

以蟲爲糧故風雨陰晴作網異處逐蟲之所在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

首二句寫時浮陽四句寫景龍蟄四句卽時景以寓意二句互照龍潛在淵見地氣不升天氣不降則亢龍有悔此時卽有賢人君子亦不食之碩果而已故曰條不重結蕤不再馥有志之士惟有古道以自勗耳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群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首句時二句雨之兆三四句寫雨五六句雨中之物雨則身不能出故閑玩萬物如上文所云當此龍蟄云云之時尚有發采之花與含綠之草一點生意猶未剝盡玩者諦審其盈虛消息之理也雨則人不能來故離群因而戀所思下文案無云云正是戀所思傳註謂雨無

字太拙不知正是其巧古来交語故事甚多尋取觜来
貢王者不止取其互相切蹉兼取其互相汲引當今之
時并無此等人不是有而未交交而阻雨不至故極力
下此最狠字而傷心之至也若王公之尊賢今世人所
厭交而不可得者我却不願攀高尚其志決不事其事
耳下道積五字是十詩關鍵道者明善誠身之道即堯
舜君民之道乃遺王侯之本領積者即上文玩物所得
積而累之非義襲而取之者道基言此方是道之基址
尚未底于至人不變于物而反能變物處正當九章道

勝地步基云自成言未得輔仁之力猶一時未底于大
成且見道基之難成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
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疇昔曳時
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李主卜
諺曰朝霞不出市霞雨之兆也前章雨小故略寫其兆
此章雨漸大故重寫其兆輕風四句極寫秋物之彫零
暗喻交友漸條孤立無助之意時事至此無可為矣故
潤嘆年華之促將抱道而隱從李主之卜也疇昔二句
即併州所云老来覺日月愈促意以疇昔秋時遲形
出更悲今昔時年豈有遲促只是人生有老少其精神
氣志所為余憶幼時毋逢佳節將至惟恨遲遲今則反
覆其至之速矣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入幽荒甌駱從祝髮窮年
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
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巳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
理誰能察
十詩皆先景後情惟此章與此鄉章特作變調此章尤

質勁有古意昔我我字乃雨中玩物有悞于道而因悔
從前之誤兼傷流俗之非也蓋晉人雅好淸譚流而成
俗放蕩禮法之外政事日頹漸不可挽故黃門思以禮
法救之章甫喻禮法謂之資者磐生平資本置辦得此
一副古董貨物豈不知越人不用祇是既已置此只得
要賣適越行路之遠窮年歷時之久全無買者章甫遂
成滯貨耳夫貨有真偽高低世人認假不認真高低遂
至淆亂瓴甋本低反夸璵璠高貨之上魚目本偽反笑
明月真貨之拙所以然者蓋以明月與璠比禮法之備

佻䍡魚目比清濁之士當彼清濁之士歆羨玉塵互相標目未嘗有以試之不見夫歌于郢中者乎當未開口之時知其孰能孰否迨其登場而歌其能否則居然別矣其能者自是陽春高調其否者自是巴人下里但陽春貨雖高知之者少巴里雖低和之者衆流俗昏迷巳甚孰能審察此理乎理即禮也按此詩本論語有美玉章脫來此以章甫喻禮語以美玉喻道禮即道也求價而沽我賣道而世不買韞櫝而藏世買道而我不賣皆過也此雖自悔其求亦不是終藏當姑藏以待耳觀前後詩意自明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歲不廣[illegible][illegible]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此章借魯陽以喻世路之險未必曾親涉其地也若云親涉黃門亦豈曾過越乎或是承上章意取爲遊越所由之路也狹路數語極寫其險感物二句寫險中之心不安推會二句寫險中之身不安王陽見遵古訓與前修自勉之意相悖貴勿遲急于出險也在易以勇往爲出險在此詩以勇退爲出險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親車馬陣入闊䩛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此鄉四句反應後章緒字之意無定心是從軍之根本常懼是從軍之緣起只因身無定居並令心無定主又

見軍容之盛如此一朝出兵必多屠殺之慘故捨我云云蓋欲現武人之身而爲當世說法也但世之所操者干戈意在巧遲我之所講者樽俎意在拙速何異資章甫以適旣駱乎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返思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當是從軍之後受一職坐鎮邊城也蝶飛何是春二三月喻此四五月是去歲冬月也當冬月初任始爲戎旅

所謂東未免有事匆忙及至四五月之後稍稍自暇忽訊其時不覺春已闌矣此歸與所以㧾然而動也洗波四句寫物之安土風以況人也此二章應是黃門實事叙其在外從戎前二章亦是實事叙其在內從政但在外可明言在內不可直斥故借適越爲喻嗟哉丈夫處世亦欲垂名竹帛爾豈甘碌碌牖下哉入不能建天保之業出不能建采薇之功豈不悲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曲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賓𠠷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㠁巒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眞尚無爲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此章承上章倦遊而歸隱也結宇窮岡不受爵也自營厥居耦耕幽藪不受祿也自食其力荒庭二句寫結宇之妙然必連下淒風八句方顯其妙蓋非此淒風云云則人迹不絕奚以寫其寂閒峭深之極也投耒二句寫耦耕之妙亦必連上淒風八句方顯其妙蓋非淒風云云云人迹不絕則我心非寂而雖有樵采之音奚能時聞哉

時聞樵采此耳順之候詩家造微極頂之語也所以前言道積成基猶有芬華之悅至此地位志若高山心同深淵征戰已勝更無事矣惟游思云云樂以卒歲而已時聞樵采音五字乍看之以爲苦雨莫若丁無柴此不過極于形容爾深玩其趣却是倫用耳順意思故下文詩多用道學語後來全無痕迹

疊嶂隱重淵商羊儛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

首三章雖極言苦雨尚有晴日九章雖極言苦雨尚有晴時此章疊嶂云云則無日無夜蓋是雨矣寫困窮之狀可爲極盡無餘正起下固窮之力不窮不足見君子之守窮不甚不足見君子之守之定蓋上章君子之遯世此章君子之怀惔也

詠史詩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大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二張不樂仕進得明哲保身之道故景陽寓意于漢之二疏首二句極稱西京之盛見二疏當太平之時猶然急流勇退乃見幾之蚤又以朝野二字伏下二疏在朝不以榮累心在野不以財汨身藹藹四句極稱餞送之

盛固是朝中平日交好欽重其品亦明此去非有孤立寡援憂讒畏譏之事達人二句乞歸之根本即乞歸之緣起行人二句妙在借路旁看送行的行人之嘆羨以表其賢蓋朱軒云云搢紳之欽重或出于平日交好之私而行人之冷眼閒口則出于至公矣揮金四句敘其既歸以後不爲財累清風二句是總上文而極贊之以勗當世蟬冕之士也蟬惟飲露古以緌冕取其清抜此詩詞語和婉極似應璩而一詩似勸而實戒也蓋有感于西晉之末含吝成風進而[illegible][illegible]故有取于二疏之抽

簪退亦贈貨故有取于二疏之揮金其全詩得力處在首句昔在二字與起一篇精神昔何時也因朝野多歡娛之時也曷以徵之二疏之歸也揮金云云足見野之多歡娛而二疏能與之同也至于朝之歡娛雖未有明文然群公祖送至于朱軒云云足見其一班而前在朝其與群公同歡娛可知矣所以二疏在當年在朝亦得在野亦得時至晉季時勢全殊故末以咄此二字與之使醒以見當此時也朝既不可托仕而野亦不能安隱此詩又是左陸王三招隱之跂後也

張翰

李太白云張翰黃華句風流五百年古從未有以風流二字評詩者朱武帝指殿前楊柳曰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太白獨摘風流二字黏合贈張之意而季膺之詩遂以爲不易之定評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托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

人可慰心

秋風鱸膾行世決論者莫不以季鷹為借退人者而史稱其任放不羈蓋常有志當世之務矣而勢有所阻故托興于千里蓴湖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是或一道也故其詩鍾嶸稱其高麗而不知其一掘一吟皆自慘愴中來此詩首句喻時事蓋地氣與天節相應總以日躔為主日自夏至右行至壽星為秋而肅氣應之自冬至右行至降婁為春而和氣應之當暮春和氣來應天候為日者宜無偏無黨普照萬方萬物樂遂耶只單單照

箇園林試看園林之中黃花青條偏得和氣若總翠若散金無物不春也然春非我春故雖久戀吾將舍此而去則園林之外白日所不照而和氣亦不應延頸一望茫茫前途俱是幽暗深險所在何處是我安身之處乎榮賤屬世事壯老屬身事以榮賤壯老四事互合而生心之歡樂慘愴四情亦猶寒熱屬原情濕乾屬大情互合而生天之春夏秋冬四時夫世事之在人者惟榮賤不同而老壯不並居亦猶寒之與熱乾之與濕也而錯之則形合矣故少與賤合時有可待其情歡猶熱濕之

合而春少與榮合則雙美其情樂猶熱乾之合而又榮與老合時已無多其情愉猶熱乾之合而秋賤與老合則交苦其情慘猶寒濕之合而冬榮與二句非謂壯時也曾榮過只是壯年已去榮無復望至今已老賤偏來尋得得湊成一片秋冬哀颯之氣象正與前園中暮春和氣相反顏現于外者謳吟發自內者歡樂舉輕故日不照顏慘愴來重故曰發謳吟可見歡樂無一而慘愴百至不惟天下之大無安身之地即追憶平生亦無慰心之一時也而慰心者惟古人則天下之人之衆亦無

慰心之一人也此所恐之古人與陸士衡過梁陳所懷之古人俱無明指然陸詩以地而知為侯生此詩以詞而知為仲山甫蒸民之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詩政摘取慰心二字以見意者一取山甫當周室中興之盛建立大勳而身名俱泰以形日前一事無成而危且不測至無托足之地一取山甫於奸慝則愛莫助於赴國則懷靡及千載之下惟季膺心事與之相同一取仲山甫永懷而吉甫能作詩以慰其心乃朋友之厚道此道今人已棄如土則亦自遙自

吟以自慰其心而已況且龜吟發自慘悽盈篇皆哀怨之調正詩所云吸其泣矣何嗟及矣爲得攸所謂穆如清風作誦之才耶

張載

七哀詩二首

七哀詩選中所收者子建一首寓意思婦仲宣一首俱自叙孟陽此詩前首叙漢陵發掘之慘次首自叙而後意不相承按七哀原題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總來七哀詩不拘自己不拘他人亦不拘一事亦不分七事但遇人間可哀處拈來寫得悲悲楚楚令人感聲淚下便是合作

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抔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蘢荊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漢諸陵在西京者當赤眉之亂發掘已盡獨文帝之陵無恙耳此詩乃漢諸陵在洛陽爲董卓亂兵所發者恭文二句言陵之高且厚其中必有可欲季世以下盡情寫發掘之慘珠柙二句固是哀死者之慘實則哀生者之惑古者不厚葬故晉人曰二陵者文王之所以避風雨也漢承秦之陋習奢于送死至歲損惟正之半以奉山陵余替時聞有盜發孫考王之墓者黑氣自墓中出延袤百餘里土人以爲風霾弗覺盜去土人秉炬而入見宮殿宛如生王皆依山鑿石而成將里許炬不能舉而止一藩王之葬如此況天子乎故此詩寫發掘之慘處曰珠柙云云固已帶出見發掘之由來若不惑如文帝何至有此慘哉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目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襟

古人作詩最重章法次第亂寫之理首入何是寫時於時中寫景松柏之下以寫所見之物于物上寫景中聞

用顧望無所見五字爲關鎖曰顧望欲何所見乎無所見何爲而顧望乎明是承上文驚秋之意來言過此一派秋光胸中十分牢騷故憑高而顧望或得一端佳景少可消遣不意止見松栢云云反增了許多悲辛蓋緣哀人本有歸思最易感傷也

擬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登崖遠望悲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楚詞宋玉招魂有四方上下之文張平子用其意作四愁以寄其思當時所慘澹經營者止首一章其餘三章止逐句換字耳然却有次第淺深之妙故衍爲四章以明思不滯于一方蓋亦不得已耳其境界可謂至偪者矣後人擬之不能另創一意亦止有逐句換字之法耳此詩換字特工如出原手故得存於選後之人不必再擬可也後人不必再擬者以其境界之偪此評爲當編以爲未盡者蓋芥子可納須彌刹那可立世界文心無盡自不乏嫩穎鏤猿之手也孟陽擬四愁詩雖字栁句

比規摹原詩然而意思迥別試先取見于選者一首與原詩較論原詩止七句擬詩八句然我之懷矣心傷憂句非添出乃移原詩末句何爲使我心煩勞句于此而將原詩第六句路遠莫致倚逍遙句衍作願因流波二句耳凡人之愁見于外則涙流鬱于內則心傷原詩我所思云云是我有情于彼而彼全無意于我故暫結以涙霑翰美人貽我云云是我有情于彼而彼亦有情于我而卒不得一當焉其愁愈甚故總以心煩勞結之此擬原詩之格局也此既將原詩末句移之第四句則于

我所思云云處內外交寫已盡却于末特用一增字加倍寫愁曰長吟則不僅于流涙傷心已也此雖未出原詩然已別成一格局矣再取全詩逐字細論其一擬原詩所思在桂林也曰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登崖遠望涕泗交我之懷矣心傷勞佳人遺我筍中布何以贈之流黃素願因飄風超遠路終然莫致增永慕其二擬所思在雁門也曰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飛登崖遠望涕泗頹我之懷矣心傷悲佳人遺我紫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願因歸鴻超遐路終然莫

致增永積其三擬所思在漢陽也曰我所思兮在隴原
欲往從之隔太山登崖遠望涕泗漣我之懷兮心憂傷
佳人遺我雙用端何以贈之雙玉盤願因行雲超重巒
終然莫致增永嘆其四即此詩擬原詩所思在太山也
乍讀之亦止謂其改易幾箇字而耳不知滿天萬星移
一耀則吉凶之應頓殊一方百藥易一種則寒熱之性
忽反況其移易不一而足乎苟非知人論世以意逆志
烏能心知其意耶論其爲人平子治威嚴孟陽性閑雅
平子當漢將亂之世孟陽當晉大亂之時故同一題而

意思各有在也觀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檜之卒章
傷天下之無伯原詩正用此意而起太山古皇所封桂
林古帝所遊漢陽古王所化雁門者蹄熊耳伐孤竹齊
霸之迹存焉皆聖賢之君也此詩首思南巢則夏桀所
放蓋暴君也至于暴君猶思深感于以暴易暴之非非
伯夷無此思也至朔湄隴原營州愈趨愈下見當日四
方鼎沸眞無可投足之所其愁已極矣原詩以泰山喩
人君以泰山旁之小山梁甫喩小人以其至近而易蔽
也此詩乃以太山喩小人而以所望之隴原喩人君泰

山去隴原不啻萬里且更高于隴原應爲當時朝廷所
爲屏翰四方之臣皆作威作福儼然天子自爲者致天
下英賢壅不上聞也原詩曰側身擬詩曰登崖蓋擬詩
所望更遠于原詩所望故須登崖所云欲極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也原詩所望東極泰山以梁甫爲隔西極漢
陽以隴坂爲隔擬詩隴原即隴坂仍以原詩之西望爲
所望而以原詩之東望爲隔其遠已加倍矣而若實欲
望而見求以勾股之術則所登之崖應距泰山幾許遠
過泰山幾許高約略此身當置大荒之東矣由此推之

巫山之隅南巢云云莫不置身極南極西極北之處足
見當晉室之邦分離拆而孟陽生其時無可安身之處
矣非若平子當漢室之季雖有亂兆非有亂形猶得立
中區以望四方也其愁愈劇故其詞不得不加厲也佳
人所遺與原詩互異者平子時未有亂形不過諸王驕
奢豪右兼併之徒故首遺以金錯刀太阿之柄一歸天
子便可致治未亂說見前評若晉室之亂生民之塗炭
極矣茂以加矣此當休養其民之時布所以禦寒故首
以爲遺而謂之筩中尤妙蓋布本佳人之正業筩中者

珍重之意用以養民王道之始也禮治由是可興矣翰
可用爲儀故次遺以雲中翰所以致飾也治成而瑞應
角瑞獸也能觸邪所以遠佞俾勿壞我治治定功成而
樂作故遺以緑綺琴琴八音之長也至于投贈佳人亦
各以其物色布報以素取束帛戔戔之意而玉以比德
金取不壞而所報莫不重于所遺也末二句雖演原詩
第六句而飄風等却是添出平子本有志當時之務只
因小人讒間孤立無援故直刺小人孟陽旣不樂仕進
且散引有人如張敏傅伭長沙王乂執故有異焉而托

意于飄風歸鴻行雲流波也遠路遐險重巒重深皆喻
小人超字妙超而過之也然飄風等實有超遠路等之
能然有命存焉衆君子之汲引不足當一小人之排擠
終不得超而過焉故增永慕耳慕即思也思即愁也積
者愁之漸多歎無詞而有聲吟情見乎詞矣由此論之
至窄至偪之處正可容得于擬筒擬第恐擬管者非陸
士衡江文通其人耳豈得謂不可有二哉雖然平子原
詩饒有風騷之致而孟陽所擬不無少減則只可有一
之說未常無謂不知擬詩不如原詩之工從古皆然泥
此則是擬詩一體盡可廢矣余甚不欲以此阻後世才
子之文心也

應禎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古人作詩多不著題題多後人追命若云必皆自命此
題不應冤以晉武帝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建彞倫攸敷吾德更運曆籙
受符陶唐旣謝天歷在虞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

虎變伭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回面
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
載芬率土咸序人胥悅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思明在聽
思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
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
其辯遊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
忘遐越裝重譯充我皇家

翼翼列辟赫赫虎臣内和五品外威四賓修時貢職入覲
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心神所授不言而喻於是肆射弓矢
斯御發彼五的有酒思飫

百官會於華林園只是肆射一事而鋪張功德處過
于冗長此亦晉習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
為失凡百群后無僻于位

末章有諷意先王射御茲器上着在昔二字見今日弗

射弗親不過有司承命肆習而已忘戰之危兆矣

何劭

何敬祖生平得力只得靜寂二字曰周旋我陋圃又曰
吉士秉貞心其心其身極其靜寂所以超然有悟

遊仙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抵無彫落吉士
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依雲際流目矚巖石羨昔王子
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抗足遊蕩里豈
戀人生樂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綿邈

松栢取其貞人無貞心徹神仙不得有此貞心力可遠
託于遠託之上貞心之下着悟物二字妙極蓋儒家格
物僊家悟物物不僅指松栢而亦不外松栢云云因而
俯仰上下求遠託之術深有羨于王子喬下慕仙類正
應此慕生于羨羨生于思思生于悟眩然心綿邈正慕
之之極有一心皈依五體投地之意恰好是慕出箇悟
字恰是慕還箇貞字○此詩一洗道家鉛汞之氣獨標
清新雖不及郭弘農之奇俊宏肆而意味自深長可玩

贈張華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
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
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慕在昔同班司今
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攜手共
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此劭與華在朝同班列在家並園廬劭先歸勸華亦歸
隱也首二句言時之易邁便寓功成當退暮春二句言
園廬春來多少和氣不比京華之嚴厲周旋二字偷山
林中自有事業俯臨二句正是周旋且不費氣力不尚

奢侈但因其自然俯有清泉仰有嘉木足矣時華廬在廣武相去不遠故下文曰並疊廬既貴云云意甚膴滯當是嫌其過侈不便明刺私願句見此時不急流勇退恐不及黃髮也華詩庶幾二字正答此然私願二字諄切庶幾二字猶豫逍遙二句以舊園之奇觀動之奚用二句尤結得妙蓋晉人多放誕自謂形骸可遺不妨仕隱而不知筌以取魚得魚始可忘筌而晉人皆未得魚而遂忘筌筌喻形骸魚比用行舍藏明哲保身之道也

雜詩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閒居來清氣廣庭發暉素靜寂愴然歎惆悵出游顧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心虛體自輕飄颻若仙步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古今才人不知何故只是潑口罵世敬祖却無此習只是一箇靜寂此詩首四句秋風夕起來經閒居不啻有聲明月在樹揚輝滿庭不啻有色何以反爲靜寂可見靜寂不在景而在心心靜寂則景亦靜寂也然心既靜矣寂矣何爲而愴然耶何爲愴然而歎耶歎已耶歎人

耶其惆悵者何事耶然既惆悵須出遊顧幾出庭際仰視俯察亦不免以草露萬盡世間人他却不是忿恨全是婆心便是招隱張華的根子心虛二句千古名言却不是正出緣上二句是庭前所見如此實有不忍見者急忙抽身已到曠野之中故以飄颻句寫之而不悖却帶出上句妙語來飄颻句由于體輕體輕出于心虛心虛字即上文靜寂也栢着陵上與前垣階相照言世之至高者我視之甚卑猶垣上也世之至厚者我視之甚偷猶堦下也維栢在陵挺然塵外因此發想彼神人之視世人亦猶陵栢之視垣草堦露故思與之相遇也又忽以神仙道深精微爲難可期非所慕徒勞竟夜之勤說得恍恍惚惚若有若無不似秦皇漢武癡立海上望神人之至也

潘尼

亦是安仁派頭校其身分亦如士龍與士衡但士能美于天分而正叔全于人分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叙情何等纏綣爲贄千廻萬護惟恐有一字傷陸生之

意救之安仁長淵另是一副心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尠儔振纓南海濯翼
淸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首以東南之美起在吳之望已暗伏下文維桑維梓之
意言今日所出之地卽昔日婆娑容與之地固陸入洛
後營魂戀戀者也又何足恤

玉巳瑜潤隋以光融乃漸上京羽翼儲宮玩爾淸藻味爾
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玩爾四句由淺而深一見陸前之無窮一見巳情之靡
盡

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爲近臣予涉素秋子登
青雲愧無老成厠彼日新

上章玩爾云云共十六字此章只用日新二字括之更
覺儁永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
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此章最妙言天子本無出陸之意只是王以愛子遠封
於吳陸本吳之人望故就便借重之耳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
殿闕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我車云云行期迫矣何以盡吾情幸而吳王戀戀不捨
二宮二宮戀戀不捨吳王卽行因而淹留遲發或可借
此片暇得以盃酒送陸庶少盡其情乎乃又以王與二
宮戀戀之故大家不樂雖有淸酒不能下飲曷以慰我
饑渴之情乎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
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可與晤言應前玩爾云云結得有千鈞之力

贈河陽

此贈安仁之詩曰贈河陽題似有不全者抑有意一河
陽者安仁出宰之邑名也自此一出則永爲安仁之河
陽不得再有第二人稱河陽也一君子素位而行安仁
現宰河陽則亦河陽之而已卽一題已具慰勉之義

虙生化單父子奇涖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
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流聲馥秋
蘭摛藻艶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只爲河陽二字都請出單父東阿桐鄉武城一連四爲縣名似涉沓重然都只是兩句一意最貫串虛生二句泛言古之治一邑者桐鄉二句言治止于一邑夫治一邑而治止于一邑者其人本止百里之才也逸驥云云此豈百里之才哉內步鼎鉉出宰三河即下文人爵之多流聲二句只泛言文名日盛即下文天賚之茂正與前桐鄉云云聲止一邑者相反末一句言我之所以羨子者正以天賚之茂他日事業不可限量不在今日人爵之多也就以今日人爵而論子之步鼎鉉幾年二十

耳子之宰三河幾年三十耳禮四十日彊而仕子尚未及嘉祉而何必以外補爲恤耶此詩全是微詞蓋以巳與安仁同宗故也

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爲消濟治由賢能王侯敕崇禮廻迹淸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乃大來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此詩與前贈河陽一首俱是一副印板印來然潘出爲掾出宰王出尚書郎爲侍御史俱當有一番慰望意但贈潘之辭微贈王之辭顯所以世人遂以此篇之語爲稍活動耳

迎大駕

按晉書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敗績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奉迎大駕還洛陽亦與焉故作此詩詩中却只述路中之苦無一字及大駕者正好放出下文一段憤懣文字也然題却仍云迎大駕者見天威咫尺而若輩乃公然強梁恣肆而朝廷命官反無寓身之所時勢亦可知矣此妙詩妙題非經過誰解也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靑松蔭修嶺綠蘩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澀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首只略點景叙事即接以道逢二句遂借彼口中之言作一篇議論立格甚奇○南山二句言道之險靑松二句言道之偏朝日二句是爲迎大駕窮川之力甚得一休憩只緣兵火之餘人煙旣少復先爲强有力者所占

至夜無所集而露宿車中歸雲二句寫得妙在一浮字見車之前後左右都是若輩擾擾攘攘下句着一尋字見自宿車中彼還無端邂逅眞令人十分難堪不得無言却又不得自言特借他人口中言之若曰天下戰鬬不休朝廷所需者甲冑之士爾等文墨之儒那裏用着不如趂早歸家待等干戈寧靜方是爾等文墨人出頭日子也道字緊根上無所集來妙手句寫得活現豈當日道上果有此人乎亦與田單之奉老卒爲神師總是憑空搗鬼欵弄筆端狐貍四句忽而怒罵俎豆四句忽

而嬉笑令人不測此篇都是學齊論文法俎豆二句用不對衛靈軍旅之問高占地步人知之其作格用道逢深識云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人亦知之却不知其暗用不答南宮章法也夫孔子以尚德贊南宮在既出之後此詩以深識贊斯士反在未揖之先而不答二字已隱隱在紙却又無跡可尋眞奇絕之筆也

傅伭

此公才大而心細故其爲詩極慷慨磊落之至而布景之中却善於體物凡物形物性無不窮極精微四唐詩人全以此爲本領固知作詩貴博物猶貴格物云云張溥曰休奕天性峻急正色白簡臺閣生風獨爲詩篇辛姚温麗善言兒女強直之士懷情正深觀天如此論可見文生于情無情之人決不能詩所以休奕之作不惟雜詩苦相卯其郊祀宗廟一代樂歌蓋亦有其本云

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伭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靑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彷彿渥

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此詩舊註以愁人知夜長句爲主攝衣至末俱本此句今按之前後文法良然若論其意思所在却是以志士惜日短爲主人生在世無無故而愁之理上句正言愁之緣起也蓋人生在世豈肯碌碌自甘必要作些事業白日作事之候昏夜非作事之候故借以喻時勢日短夜長喻治日少而亂日多治世旣少而難逢身居亂世一些事做不得眞是難挨惜日之志丁所以憫而爲知

夜之愁人仰觀以下以南鳫喻志士依景二句以喻士之聲雖遠而身不顯也夫鳫響之聞以風故景之依以夜故依而可見以月故見而不眞以月之微故影隨形運以月之微不能照物而繁星列宿亂光交射之故凡物被日月所照在空中其景必直射至地今月光既微所照之鳫影垂下無多而四面星光亂射則前後左右俱有影故曰運其影四面周旋故曰隨形運言不出乎其形之外也繁星二句卽杜詩所云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意喻晉室之亂蟬鳴二句言小人將附勢而肆

譏也纖雲二句有憂讒畏譏之意以結愁人句哀時至末寫情正應惜日短最爲明顯特北斗云云從夜長生轉下來均不覺耳

傅咸

長虞立朝剛介有乃父休奕之風休奕生平著述最富長虞不及而所傳之篇什相埒論其詩休奕所詣最深而長虞之作亦復楚楚至七經詩中毛詩一首則後人集句之始

贈何劭王濟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于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守

空坻稿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詩頌二子之美似有攀附之意而不知實譏之也信千友生上始可獲況在至戚相知最眞奈何不一引手乎首二句言晉家百官之富赫赫二句晉以九品用人專論門第吾兄以下述二子之榮曰雙鸞曰二離美二子之雅望曰攜手曰並坐見二子之交好然王既繾綣於何何亦繾綣于王兩人互相綢繆如火之熱萬無伍矣

分到已也臨川二句有二義一見已之時命不如二子一見已無希世干祿之術故不如歸去之為喻耳歸身二句全用道字壓倒二子榮字有道可求又何需二子之汲引哉

孫楚

子荊推負時名入選者止晨風一首江文通三十體邦用以擬孫綽豈此詩果出與公而傳者之誤耶抑此詩專用論宗諦非子荊之本色反與與公有合耶夫憂心悄悄其姜可為孔子不殄厥問太王可為文王則亦何

必執泥也然反覆細玩此詩如起首晨風飄岐路零露霑秋草大有古人興致其為擬子荊之作無疑也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此畱別之詩也時子荊為征西幕僚出同寮官屬送之陟陽候設祖之地也作詩者大家作詩各言爾志不分贈答之義也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于殤子彭聃猶為夭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擾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衛惻恨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別詩只首尾略點正意中揷一大段議論櫽括莊子及賈生語亦練得簡醒其意與起結似相關似不相關選中諸詩獨此為創格

曹攄

讀其詩想見其人當是潛心物理而兼有清辨之才故與堅石獨契而不偶于世其詩前首似本張協二首似本應璩

思友人詩

凡贈答人之詩必書其名或書其字或書其官一篇議論即泥此人身上發揮一字不可移那他人若夫泛題友人或其人之微耳或其交之泥耳此詩思歐陽堅石也不曰歐某而曰友人者蓋德齊之謂友情篤之謂友則與曹同于行合于心者豈堅石之外更有一人哉故與泥言友人者詞同而義異也此又以堅石被難後作不曰哭而曰思恐取忌于當時故托之于思若堅石生平儔侶暫別憶念之詩然

窅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
天氣清落落卉木疎感時歌蟋蟀思賢咏白駒情隨依陰
滞心與廻飆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與清
機發妙理自我别旬朔微言絶于耳褰裳不足歎清揚未
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凡古人作詩開口序時述景定無虚設必關一篇之意

如此詩若出于平生偶爾相念如何將時景很寫密雲

云云十句陰慘之極分明群宵得志正人摧折所以感

之而思若云平日偶念又何至以精義二句述其生平

耶微言即指精義二句若云平日偶念又何云絶于耳

耶褰裳四句冀其猶生耳故此詩精義二句爲一篇骨

子友人之所以見思于作者與作者所以思友人之故

皆在此蓋思人詩與贈答不同贈答詩或迫于應酬思

則鍾情之深矣其情之深者必其德之同也昔曾子思

友人曰以能問于不能云云説者謂思顔子也然爲顔

子寫炤處正自寫其照親得聖傳其所從事無兩塗徑

也由此觀之精義二句歐之身分如此即曾之身分如

此此所以有冰乳之合而詩之所由作也論曰友非他

人乃第二我則友人之德行學問我之德行學問係之

人胡可浪友友人胡可浪思友人詩胡可浪作哉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

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惟困蒙群士皆背馳鄉人敦懿

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來燕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

絲與路岐

起首六句反覆以明世態之炎涼下借鄉人之厚以形

群士之薄然鄉人亦不過是人情交往體面上周旋而

已濟不得甚事此素絲岐路不能去懷所以當樂而嘆

郭泰機

詩極清俊但傷輕快稍失風人溫厚之致

答傅咸

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機杼天寒

知運速況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

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此詩當與司馬彪贈山公詩參看彪詩比而賦郭詩通

篇皆比絲上加素素上加白白土又叠皎皎二字極形

其德之潔此絲至潔豈不可為紬為綾乃僅織作寒女之衣喻獨善其身也然豈寒女無為紬為綾巧妙之才但寒女不秉機杼之權一不得織迫于天短二不得織且以爲之南飛心中愁苦三不得織織既不成所以衣工乘之如遺此寒女之所以苦寒也秉刀尺秉字正與秉機杼相應蓋機杼寒女所不得秉而刀尺固衣工所得秉者也喻已有才而戚不能爲也然我今日豈惟困于寒凡人無衣而寒苟得飽食在腹猶可撐持若更無食則愈苦矣始知衣食爲生人之至需必須自已有在身遇饑寒而取用方得便宜若在他人身邊豈得自由今傳之身邊不惟有衣兼且有食傳自有而自取自用既已飽飫又安知他人之饑歟喻傳之貴而忘其賤也然不以貴賤相形而托喻衣食者是以貧富相校也夫人生在世貴賤者名也貧富者實也

歐陽建

臨終詩

伯陽西適戎孔子欲居蠻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咨余冲且

暗抱責守微官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寛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松柏隆冬瘁然後知歲寒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憐女惻惻心中酸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

王讚

雜詩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何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宜我心

此詩舊註止謂一意思歸如果一意思歸試問其出而服勞王事者何心乃甫出而旋欲歸耶必有不得志于時之事難以言宣者故托意于思歸耳首二句朔風一動邊馬便有歸心我之分析靡靡至今所經不止一秋何至今日而始思歸歟蓋以王事靡盬之故既以王事不宜思歸但念昔年之往倉庚鳴春是何等時今之來也蟋蟀吟秋又何等時今時既非昔時曷得不思歸耶

但人懷舊邦爲思故林乃人物之常情我之思歸與常情無異而所以思歸則迥異常情苟非審音知樂之師涓烏能以細若聲微如氣之技宣我心曲哉由此觀之張季鷹歸非思蓴鱸正美陶元亮去豈爲田園將蕪各有所托

司馬彪

贈山濤

苕苕椅桐樹寄生于南岳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托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今者絶世

用徑偬見迫束班匠不見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者亦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哀此命年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此詩比而賦也求人薦拔詩句句自占地步毫無瑣尾乞憐之態詩之最有品者托喻椅桐有兩層意苕苕六句借以托身昔也六句借以展布所學冉冉六句忽作慨嘆之語人生在世當及時建立功名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聃烈所以有撫髀之嘆也若不爲此一着自當

䟽命自安斷然不肯開口告人此與郭泰機詩同一求薦而詞不同此詩且迫而婉郭詩切而激嵇山與司馬爲先達而傳與郭爲故人也○與應璩孤鴈篇同格應代鴈爲詞鴈尚有憾此代木爲詞木更無知尤爲奇想然應流離之餘故其詞哀此及承平之世故其詞婉

石崇

王明君辭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

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

琵琶馬上昭君之行無有也以公主嫁烏孫故事例之亦爾者乃造新曲度之琵琶之由也其云多哀怨之聲故序于紙卽莊子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纓殺身良不易嘿嘿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屛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

上英朝華不足歎甘與秋草併傳與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從來作此題者無下千百要皆議論翻新取勝此詩只平平就昭君自己口中前半敘事後半述情便有無限曲折無限悽惋當爲此題作者之冠

王康琚

康琚之名不見王氏諸系應起家寒微不關淮水苗裔今觀其詩殆亦隱仕之流與

反招隱詩

選中驗有招隱士詩有招隱詩反招隱詩總招隱一意

後人誤解謂反招隱詩與招隱士俱爲招隱者出仕大錯招隱之目昉於淮南爲有士先隱招彼未隱者偕隱故曰招隱士左思招隱士上添杖策二字便自註得明白學者因其辭內極摹山中險惡遂將隱士二字連讀謂爲招之使出仕也不知辭內云云本是詭諷其言山中不可久留正言朝中不可久留也此題反字乃康琚謂左陸二詩已盡此題之致因而另求出脫反其辭非反其意也反其辭者彼以隱者招仕者使隱以成其隱此以仕者招隱者使仕亦以成其隱也不反其意者彼以隱者招未隱者歸已此實以大隱招小隱歸已也

淮南招隱是招隱士口中寫左思是作者口中寫陸機是所招者口中寫王康琚亦是招隱士口中寫或正或側或激或婉各極其妙幾令後人無下手處然就四招隱而論淮南已踞太上陸與左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之嘆而王作亦鵲起吳山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彫朱顏寒

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反招隱仍是招隱猶反騷仍是離騷作者惟恐讀者誤認劈首四句先正其名次標其地標其人標其事以著其實也學者讀招隱詩須先認誰爲招隱士次看所招爲何等樣人左詩杖策的是招隱士陸詩幽人是招隱士此詩招隱士是大隱左詩所招之人是未隱者陸詩是將隱者此詩是小隱然大隱小隱特其名耳或疑名隱而實仕得非招小隱入仕乎于是曰陵藪曰朝市以

明其地雖不同而隱則同故于小隱一實字下後添一虛字曰隱陵藪見小隱固隱須以別于未隱將隱者即下巢居中林一流又于大隱實字下叠用一虛字曰隱朝市見大隱亦隱與幽人枕策同是一流下又以伯夷寘首陽當小隱見得小隱不是借徑終南者非可容易招得以老聃伏柱史爲大隱見得大隱不是混迹金馬者可以做得招隱士先將四句排定一篇之局昔在四句接入時世二字又作一篇之勢從來招隱詩只是作者心中有一段憤憤不平之意借以寫天地閉賢人隱

的氣象左陸二詩只說得富貴苟難圖見未得者難得爵服無常玩見已得者難保未及極寫時世此詩却要極寫而又恐傷時取忌于是以盛口二字巧反衰闇二字今就其詞觀之曰昔在曰今雖曰亦有曰能無畢竟以昏闇二字換却盛口二字口氣方順蓋以太平之時仕則爲益稷隱則爲巢許當其時只有一仕只有一隱隱何分大小也至于衰亂之極不能仕不能隱于是有推與保和齊物終始之旋其迹似仕其心則隱如老聃伏柱史者亦與伯夷寘首陽者俱得稱隱未有優劣何

分大小但隱陵藪易隱朝市難世人因分爲兩目以便構指直有此一等小隱的又有此一等大隱的使果係盛世又安得此一等大隱之實哉且盛世朝野寧謐俱可安身仕也得隱也得何須招隱也衰闇之世仕不得于是始有招隱然朝中雖不安身尚有野也至衰闇之極隱亦不得與所爲淵無恬鱗林無靜柯天下竟無安身之處故招隱以隱招未隱時世猶可言也反招隱以隱招隱時世不可言也此正極于形容天地閉塞景象一篇局勢既定放志以下云云方是招隱之辭故志背

雲外在爾自謂善養其內矣絕迹窮山裏在下自謂善養其外矣然而鵾鷄云云彫頹傷趾決不得善養其內周才云云偏智矯性不得謂能養其外固不若推分得天和則內不喪己與齊物終始則外不傷物此又教以隱朝市之道而期其必隱也末八句字字深奧分明寫出箇道德天尊在座上說法是他不肯屈于左陸處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九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

雎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陸機

此南人詩見選之始詞深而雅意博而顯誠爲藝林之宗匠其得力處全在十年閉戶勤學故選中所存率入洛以後之詩唯擬古十二首或兼有退居舊里時所作俱在吳亡之後故每篇中非家破國亡之感則憂讒畏譏之意但屈子之憂讒畏譏在破家亡國前而士衡之憂讒畏譏在家破國亡後其騷思更深後之許士衡者

但曰懸圃積玉無非夜光又云明月雖今重巖疊翠美其詞藻之華贍而已孰能抉骨剔髓從纏綿亹亹中察其耿介之懷耶

皇太子晏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題是皇太子晏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詩却只是皇太子有令賦詩無一字及晏玄圃宣猷堂此晏應是太子私晏不會恭詣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群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曆既渝素靈承祜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旁駭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慶攸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咸讌歌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于化既豐任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儀刑祖宗妥綏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冲天姿玉裕叢爾小臣邈彼荒遐弛厥負擔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首句至祚之宅土十句自三正迭紹寫來見晉爲正統宣景文三后創業之始略寫一句時武至奄齊七政凡八句武帝受命之君刑詳之時文至妥綏天保凡十四

句又讚述宣景文武四后引歸當今皇上纂隆云云寫之極詳然後轉落太子篤生云云凡六句只寫得天姿之美便遞下自序云云如縮脚語然蓋欲勉之以學也然不直言切言者蓋以荒遐小臣新膺嘉命耳政欲細察其意也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閶闔既闢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須曾是得爲同寮之因

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依曠矯志
槩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美馮見傾倩之有素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
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叙事是得爲同寮之緣嗟我云云點出同爲呉人又是
一四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顛者存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
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叙惜見兩人交好
群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諧俾民
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馮遷斥丘分帶遂別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屋出從
車輪方驂齊鑣比迹同塵
述得上第五章馮既受命出宰即宜接下別贈他却嫌
其太直不盡纏綿之意忽而倒轉筆來又將前四章交
情復說一番又恐人厭其重複却分作實虛兩様寫法

前第四章宜用實寫却用王貢彈冠事虛寫至此方用
在昔出從實寫最有妙意蓋凡人一堂聚首時節眼前
實景視爲固然不消說得只說兩心纏綿的意思及到
別離時節心中之纏綿依然如故而往日實景渺焉欲
逝又不覺提到眼前此人情所必至因以見作文之妙
也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
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一言別叙其道路之行色

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
朔塈非子之念心孰爲悲
存慰結究贈詩
答賈長淵　并序
余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
出補呉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
作此詩答之云爾
凡詩中有未明處則前著小序此詩明白矣又有小序
云云者明謂已于魯公有舊前魯公贈詩不得不答答

之又不敢謚其辭也然賭詩者魯公而作詩者未必魯
公亦欲使後之讀吾詩者亦痛此口舍黃栢之啞子也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群后迭毀
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安仁詩述古處來得迂遠實有譏刺之意士衡不得答
然只以迭毀迭興四字遞過有無限妙處蓋言興亡亦
古今之常不足爲吳辱也文更簡淨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大辰匿暉金虎曜質雄臣馳騖義夫
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首二章述漢似多然却爲孫氏張本言孫氏有功于漢
原與魏俱雄臣義夫一流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
斯民啓土綏難改物承天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
載戢民勞師興國瘁凱入
原詩略去西蜀此詩補出見吳與蜀全不是僭竊
天厭霸德黃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皇
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此述吳後亡魏先亡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意來却教晉
朝舊臣翻都受他一場輕薄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光翼
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原詩以魯史春王正月大一統之義輕薄孫氏君臣此
詩仰用魯史莒人滅鄫之義輕薄魯公父子
東朝既建淑問峩峩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袞服
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此即序云魯公以散騎常侍侍東宮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
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即序云余爲太子洗馬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
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連述出爲吳王郎中令及入爲尚書郎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
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此正魯公贈詩張本

惟漢有未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狂猾
厲聖儀刑在昔子聞子命
維咨自勉實是解嘲若曰子謂在南爲枏在北爲枳木固不越境矣獨不曰惟南有金乎在境不變出境亦不變凡益當見重也

赴洛道中作二首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

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題是赴洛道中作詩即自道中截起叅士衡自家中起身渡江尚有諸親隨送總轡登長路與諸親分手矣此時身在江北諸親已歸南津故遺思惓惓也行行六句寫是日之苦哀風六句寫是夜之苦望故鄉者謂行甫半日便東目有山河之異顧影自憐即元劇所云破題兒第一夜也○世網何與出赴洛之故乃一篇之筋士衡國破入晉其故難顯言世網絆若爲名韁利鎖所牽紲嬰我身決不能脫也此猶是未入洛之言及入洛後則又變爲靖端肅有命矣兩語互異因是時有不同然讀者合觀之益徵其苦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淸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前章寫登路之第一日此章後半頓轡云云寫入洛之前一夜首遠游云云寫中間長路勞苦前初登路之日尚未覺得身子勞苦到此纔覺頓轡嵩巖因是將見天

子必先沐洛之禮然實是迴寫從前一路若醉若癡至此忽省身已至洛明日應當見朝因此彷徨起來風偏覺他悲月偏嫌他明至披衣而起更無一時可挨繃然長想愁煞人也○兩章三箇轡字一箇策字俗評譏其重復非也凡物逆其性則悲性成于所習士衡吳人習吳不習洛吳本水鄉習舟不習馬其不習洛之故不敢顯言故寫其不習馬以寓意總轡是始上馬頓轡是駐馬過崇丘不得不振策遇平莽便攬轡信馬而行是他於閒處冷笑政於忙處痛哭也杜詩近鄉情更怯怯字

喜極此振衣獨長想想字愁極同一近也近京而家益
遠矣

赴洛詩二首

此詩首章明明點出思歸後章歲月二句仕晉已逾一
年有餘仍以赴洛爲題者明其始終不願赴洛也蓋宦
久思歸人之常情也入洛年餘泛言思歸無以異夫宦
久思歸者奚明不願赴洛之初志也乎是仍取從前赴
洛之詩中寫之耶第原詩總轡登路之前又添出親友
相送渡江一段于原篇只約略隱括數語而于原詩披

衣之下又用託身承華云云續寫出入洛以後合兩詩
觀之只是赴洛一事之本末此古人製題之妙○前赴
洛道之詩二首恰恰安置在此詩若雙潛之下南望之
上中間縫裹不空不複直神匠手也學者合讀前後兩
詩先于此詩讀起希世二句可就作兩詩之門此詩靖
端至雙潛是親友送之過江然後倒轉前詩首章總轡
云云是別親友第一日行路及次章前半一路行色後
半倚嵩以下未入洛心事耶又轉歸此詩南望云云乃
是入洛時羇旅佇憊追思一路光景託身承華云云已
是一年有餘載離以下雖寫現前思歸實見無日不思
歸合前後兩詩方了得赴洛一案故仍以赴洛爲題云
○題雖增道中作三字實是一題詩雖總敘一事實是
兩詩當道中作詩雖止於嵩嶽頓轡正與顏延年北使
洛詩中久登陽城路同法初非因此以爲再作地也及
其後來又要再作若不相犯只于原詩前添一段後續
一段便只是一詩何由見作者大才若竟相犯前者已
作此便亦贅何用再作看此詩首章雖與前詩相犯却
是一用現寫實寫一用追寫虛寫無一字不犯却無一

字相犯後章接敘後事雖不相犯意却相承入洛年餘
多少愁苦都是我當不合赴洛所謂營道無烈心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友
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跡有所
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伭渚北
邁涉長林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亹亹孤獸騁嚶嚶思
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
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佇立四句是現寫靖端云云是追寫佇思四句何由知

爲現寫以其有思歸之語也佇思句與前後句口氣相連無痕何爲如此斷斷叠道照兩詩文法也士衡赴洛一步一步俱有迴顧故鄉之思原詩首章遺思結南津是臨行一顧佇立望故鄉行到晚夕又一顧頓轡倚嵩巖將入洛又一顧此詩南望泣依渚一顧與原詩臨行一顧同地佇立愾我歎是入洛後一顧在原詩倚嵩之後何以知之以上文堂室下文歸志照之若不到洛中何便言歸堂室兩字分明從下文羈旅感起然此四句云現寫對前詩而言耳若對本詩後章則又是追寫初

到時未羨彼凌霄鳥一顧方是寫寒暑已革後現在作詩之一刻○前詩無目邪於登路後借問者轉出世網嬰我身五字恰如野鳥被擒將入籠時急語此詩已是久羈樊籠經過多少磨難故先發出兩句嘆來爲詩之骨希世須有高符我無高符瞻指入洛以後營道貫有烈心我無烈心瞻指將入洛之前也假檝云云者因原日渡江以後陸路寫起一切親友欵欵相送之情尚未及寫此詩却補出未渡江以前專寫親友之情以見我慊慊思歸之由也南望云云乃槩括前詩道中意然寫

道中之苦正專寫回憶親友之苦谷風二句望不見也壹壹二句不可同群堂室者乃與親友聚首之地也佇立回望也惜無二句即唐詩所云仕宦爲骨肉骨肉盡倘仳仕宦爲親戚親戚久別離之意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愈永歎廢寢食思樂難誘曰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爲纓緜胸與臆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託身以下方爲太子洗馬首句方入洛之月未受命只

就羈旅正照明前章佇立之地可見前南望云云俱是追寫不是現前實寫

於承明作與士龍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承明萬始永安三亭名皆士衡北行所經承明在萬始

之北永安在萬始之南士龍送士衡到萬始纔分袂分袂之前一日兄弟並轡偕經過永安分袂之後一日士衡北至承明宿士龍應廻至永安宿是永安猶有昨日兄弟同行過之迹而承明併無所以更悲末以鴻鴈比弟兄舒翮遵渚一一行一西行則曰慘北入洛也西則曰樂南歸吳也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玩此詩二章只前章末與子云云六句是贈顧前大火十句俱寫苦雨後章通篇只是苦雨末方念及桑梓題

宜日苦雨贈尚書郎顧彥先今止言贈顧而不言苦雨者言苦雨是因苦雨而及顧也不言苦雨是因贈顧而及苦雨也兩人生長於吳萬里遊身入洛滿眼赫赫俱是晉朝舊臣又且分侍兩宮蕭墻迶廂卑卑一陸士衡是箇吳人蕭墻那廂卑卑一顧彥先是箇吳人加以凷雨連日聲音不通陸之苦顧之苦也陰霖爲沴故國爲黎骨肉親友難保仳倘陸之憂顧之憂也故其寫苦雨處許多詞無一句無一字無尚書郎顧彥先在內也故不言苦雨而止曰贈顧云云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緜自相尋與子隔蕭墻蕭墻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濶何用慰吾心

顧爲尚書郎侍天子陸爲洗馬侍太子蕭墻即兩宮之墻阻且深三字寫一墻字之隔直有千山萬水之遠形影曠不接往日蕭墻之故音聲日夜濶近日苦雨之故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㳅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修霤潢潦侵階除停陰結不

解通衢化爲渠沉稼湮梁潁流民泝荊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

此非憂民只是寫自己兩頭若身在洛通衢化爲渠身受苦家在吳桑梓將爲魚家受苦然身在洛家在吳相去三千里洛下苦雨何由知吳中亦苦雨耶故由洛而梁潁而荊徐漸漸寫去高者猶然如此況吳乃水鄉不知更何如也梁潁近洛曰沉稼湮是眼見荊徐遠洛近吳曰流民泝是耳聞桑梓曰眷言念是懸想〇兩章寫雨各自不同首章漸後章驟前章雨之久謂時後章雨

之遠謂地前章從末雨寫起故望天仰寫二句雎三句雨作四句雲五句風送雨六句雨七句入句久雨後章接前雨寫起故從閣上望下俯寫而忽而驚而暫而衢而梁穎而荊徐而吳項刻萬里○凡寫雨詩所需物事風雲雷電雨番寫雨最怕重複看他前章只用雲風却留雷電在後邊寫驟雨而以風雲二事夾雜雷電一時齊發便不犯重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題只云為顧彥先贈婦詩却一贈一答于語意甚明故不另立題○此戲筆耳士衡爲爲而戲彥先意者當時南人自相推獎而彥先兼援引北士此雖渡江以後之事然在入洛之初彥先應已留意北交而士衡絕不理論觀其詩中唯賈長淵一答出于不得已而往來贈詩者顧彥先張士然熊文罷輩俱是南人可知其不悅彥先所為而作此以微刺之乎首章京洛二句明明刺其為北人所誘後章思婦恃拈出東南二字見其不加墜南人但其寓意深遠難覺有灰線草蛇之妙蓋彥先一代妙人只合如此若士龍痛摹極寫便自露醜○顧彥

先一代妙人如何戲他陸士衡曰彥先一代妙人如何不戲他後人且欲焚其扇者吾此詩預爲種下一星子火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沉歡難克與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遊江汜

古人雖遊戲文字却一筆不肯苟如士衡爲彥先贈婦詩恰真真是彥先贈婦詩其最不可移那者修身悼憂苦一句有此一句直令士龍一切醜語答辭不上必如下章東南云云之貞靜溫厚方稱彥先之婦方稱彥先婦之語便真真是彥先婦答彥先之詩益顯前爲真真彥先贈婦之詩也余非彥先胡由知真真恰是彥先之詩也余讀彥先傳而知之併知士衡之刺彥先爲交北人也○修身自是道學家語入詩最腐此處却加色新妙以贈婦顯新妙以戲爲贈婦顯加色新妙

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闥借問嘆何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須知此是戲爲不是代作亦要露出此子戲意來東南有思婦東南二字從京洛照出佳人卽思婦天末卽東南佳人盼天末五字都從京洛人照出佳人本在家中無奈宦遊者反以京洛爲家反把家中佳人抛閃在三千里外故曰天末此是怨意末顧保二句是荅他修身悼逝若句固是正經話然天下保軀之道寧僅節憂節苦而袤長饑渴定有飽飫君軀者此又是妬意此詩雅有古致弦箸一喻尤爲警策當置漢魏間在晉詩卽士衡集中亦不多得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嶽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濶成騑服

此士衡先被詔赴洛留別士龍之作言世網已嬰我身不得自由故爲西流水然世網未嬰子身尚可強立故爲東峙嶽逝者不得自由故慷慨言感居者尚可強立故徘徊情育葢一般兄弟兩箇一箇不自由如此是不幸一箇尚得自由如此猶是不幸中之幸總是自傷自慰之意攜手一句不是拖弟入水猶云一箇如流水云云一箇如峙嶽云云自是兩不相及何時再得聚首契濶而成騑服乎葢車非一馬所服喻兄弟同一處也逝者曰西居者在東流水峙嶽趂勢寫下不覺把流水二字黏在西字下峙嶽黏在東字下偶爾湊成妙趣葢世間止有東流水那有西流水曰西流水便是逆性見今日之赴洛出于不得已非士衡之本心也

贈從兄車騎

士衡贈弟詩曰與弟士龍此曰贈從兄車騎不書名字義不繫乎其人也昔官謂同有世網嬰身之累也固是思鄉之深因而相及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爲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魂懷兹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贈弟士龍詩皆由兄弟依依之情寫出國破家亡之感贈從兄車騎詩由國破家亡之感寫出兄弟依依之情葢視視之殺也詩中雖自序意多却句句有從兄在內

與賄他人之詩不同首四句今之翩翩遊宦于此者固昔之同林共藪者谷水之陽祖父之田廬在焉崑山之陰祖父之墳墓在焉營魄二句直把懷土二字寫入骨髓令思歸人讀之酸鼻此士衡平日之思作詩之根本而車騎既與同祖應亦同情故又感車騎歸塗之艱而平日之悠慕至此又加深焉此士衡偶觸之思作詩之緣起安得二句硬吹忘憂草作忘歸草此用事化腐爲新之妙可見人生百憂唯思歸爲最耳要知此意亦由從兄生出俗稱從兄爲堂兄背者堂之陰襟者堂之陽得此草而兩樹之彼此皆可忘歸矣末二句應前首二句獸鳥雙起末只單收鳥邊此是章法然起處重悲字思字結處重悲音悲音者悲思之効也

答張士然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暇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廻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淸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此詩似是士衡從駕有詩呈張張又賄詩以美之士衡復作此詩以答焉首四句言身在秘閣日夜料理文案全不得工夫做詩及從駕出游見此廻渠通波云云因而思我乃水鄉之士胡爲攪擾於此不覺愴然感懷馬上漫成此詩詩雖草草而心則苦也戚戚行行一內一外形失意人如畫

賄熊文罷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翩飛各異尋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發軫淸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廻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賄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欵誠寄惠音

此雖賄熊之詩實寓不忘吳之意首二句謂余初入洛雖云異鄉然職厠承華署中猶有我吳中二三舊人相與晨夕到于今日二三吳人俱已升遷在外署中單單只剩得我一人在此所以不能不感而二三子中熊尤爲我之所欽故思之獨深至于駕車驅馬登高臨深而望夫斥丘離京遙遠豈登高臨深而望所及只是形容熊等去後署中另換一班人物無足語者故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耳全要將淸洛大河形出與吳中山水迥爾
不同而駕車驅馬非南人之慣習佇立望朔塗者入洛
以後詩中佇望只是南向至此忽轉而北望眞有萬萬
難堪者況悠悠迥且深乎迥且深者謂斥丘在極北之
地望者已自難堪如此則態以南人而身當其地者更
何如哉故分索之悲古之常然而分索在志士其心尤
苦非常情所能測故悲情臨川結感于山河之與若吉
隨風吟感于風景之殊其一片慨慷久鬱于懷特借態
以發耳

贈顧交阯公眞

顧侯體明德淸風肅已邁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伐鼓
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
陵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首四句叙顧之平生出處伐鼓二句見邊上大臣之尊
不患無威德遠績二句戒其生事邀功恐啟邊釁有規
諷之意言身爲天子大臣鎭守邊疆只宜如李牧堅壁
淸野休養兵民却是千古大功大績也末望其功名而
歸乃送遠之情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伎晃
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
淺契濶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尋淸軌遠
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題是吳王郎中時詩中却盛述前爲太子洗馬時此不
再言而已見其憤懣不平之意但後半言感物言懷古
又不明指所感何物所懷古何人也殊令讀者悶悶試
意逆之題云從梁陳應是梁陳間物梁陳間古人也大

凡懷某地某人必其地之第一流人梁陳之墟古來所
謂第一人何人不知奚待問也譬之適吳越者曰予懷
一美人此不待問而知其爲西子矣況懷古人上又着
慷慨二字懷人者慷慨則所懷者定亦慷慨之人也此
慷慨之人固我平日心頭口頭不離片刻之人閻中模
擬亦自可識又何待指其姓名然後知爲誰人也故我
作詩亦必指其名而始顯爲誰人則我之詩可不必作
也讀我此詩者亦不待指名而始知爲誰人若必待指
其名而始知爲誰人其人亦可以不讀詩矣則貫寫不

如虛寫之妙也旣虛寫人則索性又虛寫物虛寫物只此梁陳間物無一物是我與中之物虛寫古人見只此古人是我心中傾慕之一人也畢竟是誰人曾讀史記太史公過大梁之墟而流涕者何人乎彼以一言定交公子而名重千秋余三年伏事太子而至棲棲遠遊耶此予命下之日便思假道尋訪淸靴而今過其地烏得不悽愾欲絕耶

招隱詩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將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此作當在左思之後全就被招者口中寫出招隱士來明發心不夷是被他招得怦怦心動幽人在浚谷幽人即招隱士振衣欲往從之也然欲往則竟往矣胡爲又寫出聊躑躅及躑躅將安之八字一者寫其半疑故且却一者寫其半信將謝幽人之所爲故且進也朝采以下俱在被招者眼中寫出幽人朝夕二句無拘無束欲行則行欲止則止也輕條四句寫林之美山溜四句寫泉之美却不是版版寫來輕條二句翻左思巖穴無結構言大人幕天席地即此輕條密葉便是雲構翠幄又何必結構也激楚以下是申明左思不必絲竹意激楚回芳舞名借以當風言淸風徐來林木婆娑便是一部絲竹泠泠寫泉特先小小綴此一句飛泉漱鳴玉方是正寫泉哀音即飛泉之音頹響即飛泉之音之响靈波易以發音故頹響赴之而泠泠無已層曲慣於招響故哀音附之而嫋嫋不絕所謂坐不移懸與至樂也彼幽人之至樂如此是謂眞樂無怪其不肯以厚世之澆澆此淳樸也被招者至此安得不死心塌地歸依幽人曰富貴云云也左思原是以言招此是德化從莊子德充符中脫出要壓倒左思可知前夕息西山足內一西字乃照左思經始東山廬東字便是分偏而治()輕條云云幽人久諳之樂被招者偶諳之樂恭以偶諳之樂猶然如此彼久諳者更當何如此不獨是眼中看出又是心中照出莊子云我知魚樂恭知之濠上也

園葵詩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頫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飆飛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休影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士衡遭趙王倫之難成都王頴救之得免故士衡德之作此詩借葵自比園比晉鬱萋以葵生之盛朝榮二句表己之心兼喻入洛之始即蒙薦遇得侍君側不離左右零露句恩澤之渥朗月句寵光之隆時逝句喻賈后

之亂甫息寂暮句喻趙倫之變復起曾雲二句流毒朝端已幾不免也高墉即園之墉比頴依倚高墉之影素蕤即葵葵華于秋故曰素霜條二句葵之得保其生晚彫乃松柏喻頴之盡節王室孤生即葵謂己之傾心于頴也按士衡入洛以後之詩心心只繫于吳其於晉室之恩非應制之作決不遽及茲謬爲於咏物之詩盛稱晉德不爲也蓋不言舊時晉室之恩之重不足見今日趙倫之變之危成都之德之深也然葵之所托在園而葵心之所映惟日園而曰北則所映之日在南蓋猶指吳也又葵隨日而傾朝榮二句止寫得朝而傾東夕而傾西至于中天南傾之際則略而弗及謂當時當塗之勳業已空有不堪回首者則不忍忘吳之念固未嘗一日改也

擬古詩十二首

擬詩始於士衡大抵擬詩如臨帖然古人作字有古人之形之神我作字有我之形之神臨帖者須把我之形隨爲淨盡純依古人之形抑以我之神逆古人之神併而爲一方稱合作不然借古人之形傳我之神亦其次

也切勿衣冠叔敖○凡擬詩者古人之格調已定不移但有逐句換字之法苟琢鍊字句一毫不到便要出醜故孫鑛曰多擬古詩道自進

擬行行重行行

十九首詩無題特取首句爲題如三百篇摘篇中字爲題倣然古人詩無泛起之句必關動通篇故擬詩者以首句作題即以首句措義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

未還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沉
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
清琴

此詩首尾全依原詩中間小錯驚飈二字擬原詩浮雲
蔽白日句是晉人技倆佇立二句稍脫原詩故佳攬衣
句從衣帶日已緩句變來若無循形句累之則亦君然
淡句矣

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

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譚一何
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
聲當及旦曷為恆憂苦守此貧與賤

原詩首今日二字截斷過去未來止留眼前片刻此
詩劈首閒夜便爾少減然今賴譬彼二句從夜字生來
振起一篇精神○原詩只聲音一意寫出許多妙理有
獨繭抽絲之妙此作添出高談二句竟把聲音看做談
笑一例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
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
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首二句添出作起清漢二字預作一界下文牛女正是
此清漢界斷兩邊却又細寫牽牛在東南織女在西北
乃是畫出個河射角來見正當七夕牛女之期也天步
猶言天度昭昭寫清漢粲粲寫清漢之耶牛女之一迴
一顧從此生出而下之寫牛女一迴一顧亦從此看得
分明見清漢二字不止有界斷牛女之能且有照出牛

女之能也原詩單寫織女故用迢迢字暫把牽牛推遠
一只寫織女凡欲移岸就船此詩亦是單寫織女然曰迴
曰顧却是船岸兩相就語無深淺何以側落一邊不知
迴是身動顧是目動其寫船岸之理至精至微而發已
逼出筒淺深來且原詩既以迢迢二字推遠牽牛是牽
牛全無迴意織女且惓惓不忘如彼況牽牛既迴不啻
觸臨長門那得不倍令人熱中哉故可竟落織女一邊
云云華容一何冶不是閒贊一句下文怨彼河無梁正
欲逖此容華之方盛悲此年歲暮恐華容之衰謝也原

詩纖纖擢素手只是寫纖此詩揮手如振素乃是招手反教牽牛移船就岸也不曰招手而曰揮手凡招手者必先揮展其手而後乃招返其手但招返之際手之光彩不見而見於開展之際故以振素擬之偷睹纖意且舉一手之潔白以串顯出全副華容之冶也恐彼句見爲淸漢所阻悲此句見時光之難再於是又欲移岸就船引領何畢竟爲淸漢所阻足空跂目徒睆而不覺雙淚如霰露也雙涕猶言兩行淚若把雙涕作兩人之淚疑上文爲牛女雙寫則於華容云云說不去且此等原

爲臣不得於君之詩決無雙寫之理○揮手如振素人知是擬原詩軋弄機杼不知却是擬原詩末二句神理也謂一水盈盈語既不聞招或可見也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蕊窮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冲澹古雅句句摹擬原詩却不見摹擬之痕

擬靑靑河畔草

靡靡江籬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詞雖句句摹擬原詩而義迥不同原詩是刺此詩是美曰織便是女子正業曰當軒便不是樓上招搖灼灼二句是下文嘆息之根本良人二句是嘆息之緣起空房二句之子一腔心事也只是一聲嘆息併無如許態度如許話說就此一聲歎息也只在空房無人之處也只在中夜無人之時與良人舉止也○原詩寫娼婦故用岸草園柳靑靑鬱鬱一片艷陽天氣撩出他如許態度

如許話說此詩止用靡靡江籬一草起興偷引起悲風云云言之子一腔心事只如車輪在心頭轆轉不是空房悲風逼得他緊併此一聲歎也迸不出來此詩可用婦歎于室作題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詩有因情生景者有因景生情者在作者正例只是寫

情而寫景乃與借物即如出物的楔子一般如此詩本是寫離思都以明月楔出風蟬風蟬楔出節物只是總楔出箇離思來然風蟬與節物是自來的楔子明月與風蟬是倘來的楔子何也明月與風蟬明明是兩般物事不相鈎連風氣屬蟬聲亂月光屬風遶蟬鳴又不是一明月照出來的如何楔之使出今文氣聯貫若文氣不聯貫如何成詩看他聯貫之妙都只於既點明月之後未有風蟬之先虛虛搖筆把題何皎皎三字極寫二句便是蔣夜來神手劈首用安寢二字見他已忘情了如

何又起只緣他寢的是北堂中夜明月入牖照得無賴又起至庭前反覆細細看玩照之句是莫藏攪之句是莫破其冷冷一片清光攝人心眼蕩漾與往時迥然不同意思覺得隱隱躍躍是倘節物只是一時口頭說不出來忽而覺得一陣涼風聽得一聲蟬鳴悲的一聲省得都是節物變遷不覺離思怦怦動念此情景互生之妙也○此詩舊註闕中之什張伯起閣以我行兩字改註遊宦不得意而忽思其室家不知我行二字可虛可實兩說不妨並存也此條擬作原無一定實事可賦不

逃文人揮弄筆頭學者但要得其意思而已不必拘也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風飈引領望天末響彼向陽翹

原詩云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欵感四時美人在雲霄天路無夜期元照隔倚陰長歎戀所思誰爲我無憂積念發狂癡按原詩首四句俱就時寫未免稍弱此詩首句地二句方言時蚤於言地處因朝

陽二字倫帶出時字而以凝霜照之更有力量三句不渝其地有抱柱之堅四句不變於時有匪他之貞覺原詩尚是兒女子情態原詩美人云云專寫美人光彩帶出高曠此專寫美人之高曠帶出光彩力足相敵原詩末句續念發狂已是魯矢之末此詩引領云云從高曠生來猶自餘勁矯矯此選之所以獨有擬詩也

擬東城一何高

原詩東城高且長擬以東城一何高爲題而詩中亦專寫高字不知何謀○原詩東城云云及燕趙云云本是

一首即前詩今日良晏會之意特倒轉其文法耳兩詩對看自明後人破分作兩首末之深思耳士衡去古未遠亦作一首擬之可知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何曲鳥雙遊灃水湄

原詩取興東城高長並起下句逶迤自相屬又側落長逶迤風動地全從長字生出但以一起字微粘高字復用秋草淒以綠句融成一片全無痕迹此詩以西山代東城曰何其峻曰層曲鬱崔嵬單說得一高又用零露代廻風彌天代動地似有意粘合高字殊覺生硬三閭二句即從日暮途長四字脫出固有作性至京洛以下止排得一句色一句聲與原詩多少情態都寫不出原詩曰佳人正是才子對乎此詩曰妖麗便不足當才子矣原詩曰美者顏如玉不是寫色是說有抜異姿於紅粉叢中者此詩玉顏侔瓊枝只直寫一句色原詩越

高知柱促分明有箇知音才子在他身邊賞鑒此詩一唱萬夫歎安知非下里巴人之詞乎原詩思字無限馳情處全從心沉吟身躑躅一段光景拈來此詩將思字硬插入梁塵下便不相接原詩巢君屋有成君家計意此詩遊水湄蕩矣意者原詩主美而此詩主刺乎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如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異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蘋本水草今反在高陵鳥飛逆風今反順風俱失常也舉世方且冉冉方且習習卒未有以爲失常者習與性成全是此促渴之世界驅迫之而然也水瀾喻促濁水喻濁念此世界因而戚戚動念於遠也要知此遠念不是抱千年之憂亦不是思萬里之遊即下文之慷慨誰萬古不朽之事業也遠念不遂因而招友飲酒且攜之並遊長安總與抒此戚戚耳名都以下特長安之繁華

城闕數句寫地卽上文之濁水俠客二字寫人卽上文之濁濁末二句云世人盡是如此我曷不隨鄰人鄰而乃欲於此世界建萬古不朽之事業果誰爲哉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牕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閒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此疑亦臣不得於君之詩但原詩就歌者意中寫此詩就聽者意中寫篇中本寫佳人云云一段情事乃於劈首寫四句高樓然知字字是下文張本　何峻寫樓之高迢迢又加一遠峻而安以便安插佳人在上出塵躡雲承上迢迢曰綺牕曰飛陛政映下可望而不可親也此雖空空寫樓便已令讀者覺得樓上有一人樓下有一人然樓下人於樓上人亦只是遙聞聲而相思其曰佳人乃是從綺牕略略望得尚未眞切何由見其纖手也蓋從耳中所聞想出以其彈得分明知其纖手之清彈得嫻熟知其纖手之閒也芳氣二句風從樓上佳人

身邊過來佳人之芳氣與風結作一團而佳人之哀響乘此芳風一齊吹到樓下人身邊此時樓下人不惟眼中髣髴抑且耳根惝怳止覺鼻息開通卽元稹所云彷彿聞香不是香也然此許多趣味止在風前暗領樓之高峻如此佳人之玉容誰能眞眞一顧然亦不必顧卽此一彈已足徵其有傾城傾國之色矣佇立云云又必期一顧也不知何時望起但至日昃則將暮而不可望矣如警心云云謂望時固已久矣然佳人何以儘其久望蓋先前是無意偶彈後來是有意故彈曷以知其有意故彈以躑躅二句知之古詩曰一唱三歎歎者和也樓下之人不止空望兼且賡和則樓上之佳人豈有不知正爲他歎得知音故佳人亦徘徊不去旣爲撫琴又復撫瑟連作不已遂至日昃耳然其歎而至再至三不辭佇立之勞者冀得佳人之歡心謂我爲知音耳歌者卽佳人前寫佳人只說一彈此乃變作歌者何也古人琴瑟將以和聲多不專彈則佳人或倚琴瑟而歌或閒琴瑟而歌樓下之人偶然聞來故只單和其歌耳始也顧之不得而望旣也望之不得而思以明終不可得而

覩皆此樓之故卽士人禮義之防也○擬東城高且長謂有聽者在前故就歌者低頭寫曰思爲河曲鳥雙遊澧水湄擬西北有高樓謂歌者在上故就聽者仰面寫曰思駕歸鴻羽並翼雙飛翰原西北有高樓曰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亦是仰寫原東城高且長曰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在俯仰之間應本章當戶二字可見古人文字俱有照映一字不苟○只一聲聞逗得六根皆動哀響馥若蘭耳連鼻動顧望目動躑躅身動再三歎口動思駕歸鴻羽意動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前首由庭中有奇樹及涉江采芙蓉二首同是悠別之詩然措意却自不同樹在庭中乃現在事物眼前常見者忽然一日見其着花因而有經時之感其感妙在蕭然之際若芙蓉則生於隔江而蘭草生於澤畔非眼前現在之物乃先有贈遠之意然後涉江采之故生出許多態此詩本擬庭中有奇樹却將檃括涉江采芙蓉以成詩未爲合作但涉江原詩云采之欲貽誰所思在遠道謂采以贈所思耳此詩云感物戀所歡采之欲貽誰分明是爲貽所思而采既采之後却云欲貽誰若忘其所貽之人者最有妙意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盈

原詩臣不得於君而歸罪於朋友此詩亦用此意天本不明而謂明明唯昊天爲然蓋緣涼風既發天氣爲之一清也招搖二句擬原詩玉衡二句原詩不徒記時正爲下南箕北斗張本玉衡指孟冬之時正箕與斗牛昏中之時也此詩以招搖乃斗柄前星替却玉衡西北指亦指孟冬也招搖既指西北則天漢自傾東南織女大梁皆附天漢之星自然夕見於中天也○凡擬詩字備句比止有增無減原詩牽牛不負軛下有良無磐石固

虛名幾何益二句謂朋友不是顯然絕我但只惡虛名卽杜子美所謂汎愛不救溝壑辱也此却丢去此二句不提只織女二句便住更覺蘊藉有味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旣旨我肴旣臧短歌有咏長夜無荒

凡長歌行是於長處說短教人急急修行短歌行却又於短處說長亦教人急急修行首二句就置酒臨觴之一項點明題上短字時無四句正從短處寫長也時雖不再至然人固未嘗無時時又未嘗不至也華不再揚物固未嘗無華華又未嘗不揚也卽以蘋論蘋時在春條風一發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蘋有不暉乎以九十之春而蘋之暉也不過數日固已綽然有餘矣卽以蘭論蘭時在秋白露一降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蘭有不芳乎以九十之秋而蘭之芳也不過數日亦自綽然有餘矣可見人生雖促中間固自有容不慮修行不及但

恐慕業者因循虛度耳來日之短以去日之長形出去日之長以來日之短形出蟋蟀在房卽指現今秋冬之交也暉蘋之春旣已久逝芳蘭之秋今尚未支急急修行猶可收功桑榆耳歎以四句乃是喜與人同我酒二句喻善長夜無荒取抑詩以自勵也○魏武帝但爲子故沉吟至今善于憂處寫短陸平原豈曰無感憂爲子忘善于樂處寫短魏武帝去日苦多妙在能合陸平原補出來日苦短妙在互觀真正對手棋子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止在擇之精而執之固孟子舍魚取熊掌雖兩美其必擇豈有美惡相形而不擇者乎獨恐人之所遇有惡無美無可容吾之擇而說之又不固或至事急相隨如馬融之與梁冀深爲可惜故寧渴

決不飲盜泉之水寧熱決不息惡木之陰此志士之苦心即後耿介之懷終身所期爲決不愧負者也一旦世網嬰身迫于時命而行役萬里之外此時何時饑寧容擇食寒寧容擇棲然猛虎窟雖異於盜泉水野雀林雖愈于惡木陰然而危苦之極矣士之所以不辭者將隱忍以就功名耳乃功未及建而歲已載陰深可悼也崇雲二字正是歲載陰靜言二句正是功未建此時此際一片激烈之意如何形容得因借聲音發之急絃二句如高漸離祖送荆軻易水之上歌爲變徵羽聲自是怒髮衝冠白虹貫日斷無和平之響人生到此方知未易當時昔渴不飲云云之時豈能知此此所以眷眷昔懷退不能爲伯夷之采薇是仰而有愧于古進不能爲太公之鷹揚是俯而有愧于今士衡此詩其作于受知成都王之後乎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氷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恆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與古詞君子行同是別嫌明微之語但古詞氣和此詞心危君子防未然是此題之骨古詞以之作起此詞以之作結作起將以戒人作結用以自危各有妙處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颻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鮮藻寒氷結衝波邊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餐不免冑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以苦哉遠征人起以苦哉遠征人結中間却用十六句分作南北兩行如大官鹵簿然一隊一隊排得十分整齊固是創格至其構意之精又非人所及者看他作此詩未申紙時本要從遠征人心處寫起他開口時却不急說姑借旁人口中先喚一句苦哉遠征人便住却又口中南一句北一句冬一句夏一句絮絮叨叨一連十六句只從他身邊說去曾無一字痛痛說到心裏若令

從征人有習苦不言非意却忽然又借別人口中再與一句苦哉遠征人乃急急搶入一步撲到他心裏曰悲何如令他兜的猛驚痛酸欲絶把前身邊苦都撮上心來妙極妙極南陟六句地利之苦隆暑四句天時之苦雲屯六句人事之苦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途隨年侵促促薄暮景亹

亹鮮克禁曷爲復以兹曾是懐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絶繼以音

原註云機祖父世爲吳臣著大勲於江表已亦嘗領父兵爲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不能不爲悲傷也余始疑爲此說者未免太鑿再三把玩字字有亡國破家之感乃信其不誣此詩乃士衡兄弟送別之詩言特悽切故假題于樂府使人不覺江南送客汎舟有二便一行路之便一晤言之便川指山渚陸指山陰盤南北水旱兩路之分界遥望云

云謂行者未曾登陸而送者先已預打一望見彼高山之陰崎嶇無盡曰此吾懿親之去路也已自傷心之極矣三荊四句引証別離之苦木之無知鳥之無情其在于人復何以堪寄世四句即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作弟兄之意促促二句即與爾同衰暮非復離別時之意曷爲句即指今日之別曾是句謂今日之別非比尋常乃因國亡家破世網嬰身而別此別在遠節之人或可自遣未免有情感痛那得不深也保厥福者在晉不比在吳尤宜謹慎不是泛常相勗套語士衡詩屢用苦心二字反覆互校自曉其意非泛用也

苦寒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險艱俯入穹谷底高陟高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日宿喬木下慘愴恆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

首四句寫遠征之艱難正是苦寒張本凝冰四句正寫寒不覩四句旁寫寒已稍度入苦字日宿四句即事寫

若衆末四句卽將寫若衆

飮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侯勁𢦏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ロロ亮未弭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振勞歸士受爵㐮街傳

驅馬度陰山是勇山高馬不前是怯非怯也未知敵之所在耳訪之侯者旣知所在便車無停軌旆不留影以

至犯雪凌霜而不顧也卽去時之久離家之遠亦不恤一也然此不是好戰樂殺亦不是貪功邀賞天地之道還朝廷之賞薄夫豈不知只是丈夫奇世當轟轟烈烈留名萬古所以願效甘陳之跡收功異域振旅而歸朝廷勞賞從征之士隨例御酒三杯博得京城內外街市人家傳箇英雄名頭而已然甘陳雖有奇績當時朝廷抑而不序亦無振振受爵之事此亦志士心中想像而然只要展布自己本事受爵不受爵非所必云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栢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士衡自寓亡國之感人知其感在下惻愴云云而不知開門開序時已偷筆帶出客發故鄉謂故鄉人物彫零已盡獨剩已在故千山萬水得得而來相訪問竟投門塗見其更無他事攬衣三句亦是故鄉彫零已盡獨剩

客在故倍加親熱此不待細論存亡先已寫得悼絶親友句是存舊齒句是亡市朝二句應零落見存者亦不在眼前墳壠二句應彫喪見亡者之多且久天道四句不止自歎前念子句暫把自己算在存者數內人生云云終把自己也算到亡者數內其寫國破處眞是幾亡烽滅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淸川帶華薄邃宇列綺

窓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無以食肉資取笑葵與藿

此當是未入洛前傷孫氏之將衰全是一班身家自營之人謀國不臧故作此以刺之城郭中有廛里廛里中有街巷街巷中有甲第高闔甲第高闔內有洞房阿閣洞房阿閣傍有曲池清川又有邃宇蘭室邃宇蘭室中又有綺窓羅幕綺窓羅幕中有淑貌哀音兼備之美人色斯升誰升之承顏作承誰之顏定然有營生最奧且博膏粱子居在中間受用然彼既奧且博矣誰得而見之豈知却有旁人立在高處冷眼看他且看得甚仔細看他者却不是他人正是葵藿之士即首句登北山的苟非延佇那看得仔細至此○晉家南渡王導初營建業所制術街紆曲人有以為拙者王東亭曰此丞相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州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覩此詩建業術阡因乎地勢想自孫氏已然王導亦非無所承其寫不可測處直以紛漠漠三字盡之可謂妙了

吳趨行

樂之亦作曰趨終曰亂故吳趨自起知下有齊謳一篇

齊謳直起知有吳趨一篇在上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榷為此歌

起上句點出楚齊二字明用子虛賦意以齊比魏以楚比蜀聽我句以吳比漢後齊謳行孟諸吞楚夢亦用子虛賦意言齊差勝楚正魏差勝蜀耳可謂細心之極○士衡生于吳世受吳恩家破國亡而歸晉其心有不安處時諸王爭權晉室大亂無有寧日其身亦有不安者故作吳趨以示不忍忘吳之意而叙人物處取泰伯仲雍季札讓國高賢引起大皇兄弟相讓以刺司馬諸王

骨肉相殘照出後齊謳行之意結以爾推爲歎言外哉
苦心以俟後人之好學心知者。

齊謳行

樂之始作曰趨不絃而歌曰謳則謳賤而趨貴也題于
齊曰謳於吳曰趨所以尊吳而卑齊也至于詩吳趨序
古事以泰伯引起入時事以太皇爲主齊謳不便入時
事但述古以太公引起借齊景公爲主以喻晉備見乎詞
矣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
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

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
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
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志曰志不越境譏也士衡吳人止宜作吳趨行耳又作
齊謳行何爲士衡去國入洛心中有不平處托意于二
詞故于吳趨極舉其風土人物之美而于齊謳則譏之
齊國功利誇詐之國又比之秦形其頑暴無仁讓之風
也爽鳩比漢魏齊比晉曰迭代曰已徂卽蜀先亡魏後

亡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意曰安得爲將來慮也甚魏甚
漢晉又甚魏效尤也尤而效之伊何底乎亂邦不入不
得已而入行行復去庶幾危邦不居乎○世稱士衡入
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
賦出士衡歎爲不能加遂輟筆焉余以此好事者爲之
以重左耳其聞太冲作賦而笑曰文人相輕常態與弟
書誠有云云但以爲欲擬作三都賦因太冲而輟筆斷
斷不然也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以齊楚兩諸侯之事折

衷于天子太冲晉人本之以作三都賦諸侯吳蜀以天
子尊魏尊魏者尊晉也士衡雖已事晉固吳臣也使之
操筆而賦將抑吳尊晉乎恐不忍也抑晉尊吳乎恐不
敢也吳趨齊謳二行卻是爲三都賦而作蓋以我之吳
趨辟彼之吳都賦以我之齊謳抑彼之
魏都賦也不及蜀蜀與吳一體且漢裔也故止以二詩當
三賦使人不覺最有深意

日出東南隅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

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
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
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
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
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
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
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之源俯仰紛阿那顧
步咸可歡遺芳結飛飆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游良
可歎

此詩寫艷可謂盡態極妍令人目眩最難察其端緒所
在首二句以朝日興起高臺二句是一篇之綱領妖麗
喻小人小人實繁有徒故曰多小人惡勢故曰高高臺
朝廟所照喻先得人君之寵幸也清顏喻君子君子定
深藏故曰濬房朝暉不照之處也美目以下應清顏句
既有淑貌復有貞性既有內美又有修能此其絕世佳
人有一無二蓋比其在奧時也方駕二句喻其人洛濯
足者言洛之淵止堪濯足耳藹藹以下應高臺句蓋指
當時權貴幸寵華之際自爲際會風雲而又有一種小
人爭相趨赴工爲諂媚分明是一群妖魅却自以爲清
顏佳人夫絕世佳人有一無二何洛水佳人之多耶南
崖以下寫得熱艷朋黨黨附兼有權勢相傾之意遺芳
二句蹴起飛飆洛水爲淵喻朝政之亂也故云冶容不
足詠徒令人見之而悲也此雖寓言概賈充命姬妾千
人遊舟三匝以誇示夏統想亦實賦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
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
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
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
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此篇從來注者文意多不屬再三玩味始知與潘尼迎
大駕詩同格也此詩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即潘詩
所謂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欲鳴以下述舊親所訊
之言也欲鳴句當及時而仕守一句欲及時而仕當遵
岐路不得規行矩步緒是緒已爾是已然凡人舉足作
事當照前人行過的做雖曰人生出處如四時之有定

序實不必循也將遂二句言子行正道吾行岐路是殊塗今吾欲要子合戍一轍而同歸於要津也潘詩是勸止故用陌路深譏之士龍詩是勸進故設舊親豪彥之言總是欲止之之意潘頌快些陸深婉些

前緩聲歌

遊僊聚靈族高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棲瓊鑾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足湯

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此篇似極其頌美卻是痛刺晉家諸王外戚專權自恣樹立黨援爭以游戲荒淫相尚全無體統紀綱也故借僊靈聚會以寓意長風二句見其勢既盛不可推解宓妃王韓瑤女湘娥是一色僊靈太容洪崖是一色僊靈宓妃指賈后王韓指諸王瑤女湘娥指諸家之羽翼曰興曰起各立門戶曰南要北徵招致幾遍天下肅肅云云正是爭為游戲荒淫之事習以成風卽有一二老成如太容洪崖輩亦俱化而共趨一塗真乃舉國如狂心中猶然未足獻酬云云直要將此戲游荒淫之事做到無以復加處清暉云云被此輩人把君門壅蔽住下情終無上聞也按洛陽天下之中晉之都也中間劈首與宓妃西邊太華起一王一韓北邊瑤臺徵箇瑤女南邊湘川要箇湘娥单单只留着東邊湯谷扶桑為群僊總轡濯足之地看他質虛互補真是妙手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

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逮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首尾完潔平雅之調但人乍看之未免似每二句一意仔細玩來只因他辭句琢鍊得好卻不曾一字合掌首四句日無停晷川無旋流雙起雙承年是吾之年時是天之時年矢之往迅由于時弦之催急期是遙指百年數是逐年細數容之華主外體之澤主內茲二物者吾命所寄二物難停吾壽易長前之去者俛仰已過後之

來者倏忽幾何此乃天道之常夫復何恨所恨者冉冉
老至功名不立耳

塘上行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
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
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
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
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甄后既衰作塘上行說者以爲怨而不怒此擬更加雅

秀深得風人之致首二句自謙爲小家兒女生長民間
其後發藻垂影都是大家擡舉出來沾潤二句滿意極
寫反映下文之衰棄也四節四句正寫衰棄由於時去
非已有可棄之罪天道四句承上竟言女色避妍亦天
道人理之常無足深惜但恨蒼蠅之物能白黑黑白懼
其前進熒亂君德所以仰望君王之念舊耳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
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幽蘭盈通
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遊士憂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搖搖多遠念緬然若
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遣所欽

心爲悲之因景爲悲之緣耳與目爲之締合題之悲哉
蓋四者適湊而成也而要以心爲主心有情景無情故
同一景也樂人見之而樂悲人見之而悲春芳者世之
所謂良辰美景而遊客則以傷心也故下文和風二句
虛寫春芳一風一雲蕙草二句實寫春芳一草一鳥翩
翩二句就鳥中寫春幽蘭句就草中寫春芳極寫之者

以見人世賞心之物遂爲傷心之媒也女蘿二句不與
蘭草一例蓋順就文勢全重有託有尋以起下文之憂
思也

挽歌詩三首

卜澤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幰
被黃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
諠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含爵兩楹位啟
殯進靈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衽曠遺影棟宇與
子辭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旗

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莊子曰、死生亦大矣、故古人立教必假生死二字爲柄釋教修不生道教修不死儒教修生畏教修死總之死生皆命於天但人知生爲天之嘉命而不知死亦天之嘉命卜擇吉地、出於堪輿家卜擇吉日出於陰陽家、此亦流俗不經之事、然而聖人不禁賢者不免蓋以天之嘉命全在於此必如全而受全而歸方得不辱此嘉命

凤駕六句、寫送死者荒荒亂亂、忙迸一團光景、旋用挽郎口喝斷作一波瀾然後即挽郎口中代說生人送死一段極痛極哀之情死者泯然不知爲可悲耳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轜軒伭駟騖飛蓋哀鳴興殯宮廻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旗誰爲旆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靄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此送死既畢、而生者各歸也、

重阜何崔嵬伭廬竄其間磅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夔泯壽堂延魍魎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魍魎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送人既歸、又代死者作自嗟自歎之詞、眞是空中樓臺、而搆詞奇麗絶倫、

陸雲

詩穠及格、不逮乃兄遠甚、當是學力未充耳、非附平原、

浚儀之名、奚彰、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保定睿哲惟晉世有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首述晉家列祖功德、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明分爽觀象洞伭陵風協極絶耀照淵肅容往播福祿來臻

頌帝、

在昔姦臣稱亂紫徽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樹旆如電

斯揮致天之届於河之沂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叙大將軍定亂之勳、

頹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辰晷重光協風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叙大將軍治化之隆、爲宴會張本、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屋式宴嘉會佽暉峻朗翠雲崇靄兒弁振纓服藻垂帶

序事、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俯覿嘉客仰瞻

玉容施巳惟約於禮斯豊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前四句自述、後四句頌美、

答兄機

士衡贈弟書字士龍、答兄書名、疑有誤、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銜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答贈之詩、不過答其大意、而此詩則逐句逐字答去、洵弟兄酧和之式準也。悠遠二句答原詩行矣怨路長愁爲傷別促、銜思二句答原詩指塗悲有餘、臨觴歎不足、南津二句、變原詩東西二字爲南北、南津有絕濟者、言送兄過江、還時一濟南津、以後永不再濟、兄既北渚、不還、恰似河梁巳斷、神往二句、答悽悵逝言感、徘徊居情育、言兄之北去、出于不得巳、有亡家破國之感、而我神隨兄往、亦同此感、但形留于此、却有參商之悲也、銜軌二句答焉得攜手俱契濶成騑服、在士衡原詩、亦無掩士龍仕晉之意、然其文辭之間不甚分明、故以此二句解之、若曰騑服非馬、不成牛乃耕畜、況牽牛星名、絕無

負乎、此明巳之不願仕晉也、然其自爲可謂高矣、將何以爲其兄之地乎。看他全用銜軌殊塗、寫得兩不相妨、眞是妙手、蓋車有三事、曰箱、曰軌、曰衡、箱所以載物、比世之仕者、衡在前、比士衡、軌在下、自比、言兄弟一衡一軌、本是一車之物、今一南一北、雖殊其塗、而弟非服箱、兄亦非服箱、蓋不得巳也、

答張士然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歎舊難假

親戚念桑梓域身罷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
眷懷苦辛

此應孫氏亡張先入洛後聞陸將至故作詩贈陸而陸
作此詩以答之也風塵二字乃行路尋常物色然出士
龍之口便有無限妙意全在劈首越長川三字蓋長川
即大江大江以南風塵絕少一越大江便落風塵之中
矣通波句是風悲風句是塵此江南人會共經之物色
修路二句言土不同百城二句言風不同風土既已不
同而強作歡親之狀中心不安故日夜只是思念桑梓

張雖作洛賓是我桑梓人物思念之極眼中髣髴見之
髣髴之中只是見人不曾見洛也洛者我之所不願見
而張又我所亟欲見者洛不欲見故遲遲吾行而人我
所亟欲見故靡靡日夜猶覺我人之遠也末結以眷眷
懷苦辛者謂此途中懷土懷人不能兼遂真辛苦異常
耳

為顧榮彥先婦答詩

晉家南渡北方士流離莫依多賴顧彥先接引之力南
士多恐之故王東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謂人曰我還

東擱顧彥先塚此蓋後事士衡為彥先贈婦詩尚在晉
家未南渡蓋此時顧已結納北人矣士衡詩二首一贈
一答士龍俱是答詩前首謂北人不可交後首謂彥先
不得交北人然士衡尚有含蓄而士龍太露矣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
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
羨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此首言晉人之不可交曰京室北方之地曰都人子北
方之人雅步二句極寫其妖冶之態易于作緣正與士

衡天末之佳人相反與顧非有弦管之謳慨淌之情也
其起句君行之悠悠非形妾止之煢煢謂其去家之遠
久曠不暇擇也夫彥先亡國之餘萬里入洛滿目盡是
晉朝舊宿不惜論交明哲保身自應爾爾然與北人日
親必與南人日疏遂蒙云云譏其已疏矣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
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
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
響入雲漢知音世所稀非君誰能讚棄擲北辰星問此玄

龍煥時驀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此首譏彥先不嘗交北人看他知音二句如子爲碌碌者即或濫交無足爲輕重耳子冏南ㄧ〻領袖一言之獎足以升人九天苟或不慎將來必妨我輩塗轍北極星指南士佐龍煥喻北人然子之棄此取彼者得毋及時者貴華落者賤當今晉室方盛而及時秉權者皆北方登龍之彥江南名士値家破國亡之餘垂首喪氣而故有所炎涼於其間乎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一

雎陽後學吳　淇伯其著

謝混

詩人見選謝氏最盛其源皆肇於叔源蓋晉詩始盛張潘左陸諸賢寔奉建安爲宗永嘉之末遂以論宗入詩泼及江左其徒愈繁孫許輩盛名劫尤海內翕然從之雖劉郭之徒剙爲變體欲以挽之而波勢方洶莫有應者宋之義熙謝叔源始導劉郭之波斐然繼作其西池一首結句引南榮爲戒尚於虛無氣習澄汰未淨𨒪康

樂以曠世宏才崛然奮起舉大江大河將軭下㴱圍之餘滓淘洗淨盡又有惠連宣遠左提右攜是以謝氏之詩遂中天下而康樂之詩獨空千古至于佐鞸雖不及康樂然其奇秀警逍唐賢王則遡其源之所出皆叔源廓清之功有以啓之也若夫肺與莊及超宗等詩不見選姑不論

遊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廻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

闘白雪屯層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芷徙倚引芳柯美人怨歲月遲暮將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通篇以悟字爲主信生于悟也人生以勞爲生以飛足見古今之人盡是勞者古今之唱盡是勞者之歌不獨唐風爲然而唐風之蟋蟀乃其顯著者耳後半皆發明此二句意蓋古今之人既盡是勞人則人生百年之內盡是勞日人生六合之內盡是勞地使有來不甚疾緩得一刻或可暇得一刻乃有來則甚疾矣良時蹉跎

正以勞故耳逍遙云云正以城肆名利所在乃勞者之地越而他之聊欲借彼佳境將以抒我勞耳廻所云云平寫四句美景景昃二句又用良辰將美景加倍渲染卽隨手就水木二字帶出褰裳二句喻學人修身砥行將以見用於時也乃又以有來太疾之故美人不來而身已冉冉老至矣可見爭名奪利役役於城肆之中固爲徒勞卽修身砥行僕僕於道德之內亦是徒勞總莊子逍所謂多也故不獨戒其事并戒其思云

郭璞

東晉之世風雅頓微賴以維持不墜者惟劉與郭劉以超群絕軼之才努力干戈倥傯之際故詩不必字鍛句鍊而一種清剛之氣自是橫塞古今郭加以淹貫之學當清談鼎盛之時獨崇漢道較之于劉風骨不無差別而要其傷王室之板蕩悼生民之流離感慨激烈之致一也○景純詩云林無靜樹水無停流阮孚謂其泓崢蕭瑟實不可言今觀選詩所收景純游仙詩七首篇篇有泓崢蕭瑟之致讀之覺蓬萊咫尺寧俟神超形越

游仙詩七首

游仙等詩最難作作此詩者若第言其逍遙物外與年壽之永於求仙何涉稍[illegible]道理又類道歌釋偈殊非風雅之旨蓋詩家長於駢偶未必深通玄關仙家深於道理未必留心聲詩故作游仙詩必具兩副大本領一詩家大本領一仙家大本領詩家本領儒家所優至於仙家學者多不請其源流況其奧秘乎按道學以老子爲集大成莊與列亞聖之流也其本皆原於史家當時通相祖述只是論道不及言仙神仙之說始於宋無忌散乃道家之支派無忌燕人故燕昭王最好其術爲秦始

漢武之惜矣漢初盛有傳書如班史藝文志所載數十餘種今皆亡矣所傳龍虎經不知作于何人參同契則魏伯陽所撰也世之求仙者奉爲金科其所著作俱以大道難狀雜借丹砂之物以立名景純刈汰一空盡以詩家風雅字面代之故但見其風雅不覺其蘊義衆統以詩選之後人因以詩目之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焉能通之哉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京華乃繁華之處遊俠所聚山林寂寞之鄉隱遯所棲古之修道不於山林多在名都大邑假力於大有力者豈以朱門繁華足爲我榮哉但託身蓬萊之徑未若此之近耳清波丹荑喻藥然藥必有所産之處不於産處求之是緣木而求魚也蓋清波丹荑俱産於靈谿欲挹清波必臨源泝其本也不然則已濁欲掇丹荑必臨岡沆其要也不然則已軼潛卽乾初九之潛龍盤卽屯初

九之盤桓言求仙者當猶此處用功無事遠而他求也漆園二句一陰一陽之謂道正應上無事遠求之意指藥之所在也旣知藥之所在從此而勇往精進以求之則爲在田之能進入山林行吐納等功則將爲觸藩之羝龍與羊俱陽物乾爲龍三畫俱陽乃純陽也故能潛能見兌爲羊二陽一陰所以有不能遂不能退之意若謂末二句謝字爲與夷齊借非也夷齊乃隱遯山林之士離群索居不可託蓬萊者此詩家借意之法謝乃謝而去之長揖者永別也正與首二句相應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戸裡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青谿道士者人也梁棟者人之體也窻戸者人之竅也雲者龍也自內者故曰生梁棟風者虎也自外者故曰出窻戸二物最難制能制之則仙不能制之此體此竅終隨物化則爲鬼鬼者歸也谷者空也借問一句若得甚妙于塵凡人離上要死之際忽溟一聲當令人渾身

汗下猛然驚悟立志求仙企頡陽洗耳之高蹤也閶闔風名卽虎也西南金方弦月之際潛波漁鱗起狀大梁始發之像靈妃者同類有情之物顧我笑者情之動此鉛遇癸生之時決當要之以黃婆也詩以楚詞蹇修代之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翡翠蘭苕喻二物之弦氣也二物皆須鮮者兩相戲愈顯其鮮矣鮮字從魚從羊羊肉魚肉之美全在一鮮少則餒而敗矣此一字從來道書未發之妙也山木林立得綠蘿則結爲一片至於能蔽一山界如戊巳能和四象之意前中有一道士指人言此中有冥寂士指心言如黃庭經云黃庭中人也冥寂者靜也撫琴取其調即操琴招鳳之說謂能應也倘不能靜則臨時有陷溺之虞能靜而不能應彼來而我不能往性情不會丹終不結放情凌霄外能靜也嚼蘂挹泉吞啗之意能應也能靜平日鍊巳之到能應一時火候之密松取其壽赤取其色鴻乃北方之陽鳥紫烟南方之陰氣赤松洪崖浮丘借三仙人名以喻三家之意以前工夫皆他爲主我爲賓至此則我又居上游而爲主矣左挹其袖右拍其肩乃結合不離之意所謂三家相見是也蜉蝣指一切世人京華游俠之儔山林隱遁之士皆在其中言彼偷得旦夕安知金丹長年之道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巳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

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六龍四句言四時之行無有停止百物由之以生故時之所感雀入於江變爲蛤雉入於淮變爲蜃雀與雉物之微而蠢者且能感時而變化人爲萬物之靈反不能變化飛騰而爲神仙乎但物之變化不自由由時人之變化不由時由巳丹谿者丹之所在欲騰丹溪必以雲螭爲駕然雲螭不爲我駕者以修行之道必資利器魯陽揮戈日退三舍戈喻利器不言戈而言德只似論修行根基不似論修行利器蓋仙人於道不肯輕洩所謂

引而不發躍如也廻日向三舍日者陽精萬物資其光
以生旣墜於地其光無由及物而能納其光以敷施於
萬物者唯月然初生之月其光太小旣望之月其光太
盛皆非金遇癸生之時唯上弦之月適得其候三舍者
天中也天有十二舍地下六舍地上六舍從日落處數
之三舍正當天中與日相距一象限爲四照故光在側
而自下視如弓弦狀在納甲以其下半陽上半陰象兌
卦兌爲金生水五行順生之序也往者順廻者逆曰三
舍逆川之也所謂虎從水中出也其旨微矣臨川二句

應前悲大道之不成老冉冉其將至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
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
心零淚緣纓流

求仙者貴求金丹大道其道旣大非有根基承受不起
逸翮性足卽後詩之靈氣仙才也清源不是比塵世世
塵最濁如何云清世塵皆流如何云源此蓋指寡欲絕
嗜吐納導引之徒如何承得金丹大道然旣有此根基
又要口訣珪璋喻根基明月喻金丹雖有此特達之根
而不得明師指授丹訣孤陽獨陰如何得成大丹潛穎
喻獨陰陵苕喻孤陽口訣無傳空抱誠心大丹不成安
得不淚流緣纓也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
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
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烟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
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首四句卽紫陽氏所謂虎躍龍騰風波初也以海鳥托
興以海鯨托比應前詩中清波無增瀾焉能運吞舟意

運吞舟之魚唯大江大海耳當海風將大作之時惟雜
縣知之而遠避於魯門吞舟之魚乘之而出鼓揚海波
高駕蓬萊之上喻丹之來也眞氣自氣海湧出其狀如
此神仙彼之眞氣雲我之眞氣彼之眞氣泝我之眞氣
而來也不言來而言出者出乎彼入乎此也金銀喻丹
臺猶言室所謂中央正位遊旋珠也前者隱而不見用
功至此乃見耳見卽陰符經所云見之者昌大丹已得
四象和合此時相與之狀非尋常人所一切可比者故
以天上神仙之娛樂比之曰陵陽丹溜云云是神仙排

雲出何來兩物今併爲一然後升降周流於人身上下
百骸無處不充滿所以壽過五龍而千載常若嬰兒乃
一得永得也五龍者五行之精結爲嬰云云此等大道
惟有大根基人方能承載得起雖燕昭漢武之雄才大
畧猶曰無仙才無靈氣承載不得而况山林隱遁之士
與京華游俠之輩乎〇災字妙老子曰禍兮福所伏仙
家之術只得倒行逆施全要在災中鍊出福來即如今
人戰勝者勝小敵受小賞什長百長勝大敵者受大賞
封公封侯此一段直如漢楚陰陵一戰韓淮陰遂獲二

齊之封前詩云進則保龍見正謂見大敵不可怯也尤
妙在將字乃知幾其神也〇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狀外藥也萊妻之逸也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狀內
藥也淶吏之傲也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文火也此
武火也潛波高浪雖有大小然皆應用之物也〇此章
題目既大非小小比興可以振得起故先寫海中大浪
大浪非大風不作大風非大煖不甚又先寫風煖然後
神仙之多排雲而出仙人樓閣亦因之而見陵陽等正
言神仙之多挹丹溜等言其樂升降二句言其遠齊齡

一句言其久末二句喚醒人處又用燕昭漢武反掀其
力量乃與首腹相稱正如風雨大作雲氣雹旋繞禁山
川千態萬狀令人心目欲眩陡然後加霹靂一聲又令
魂魄驚悸〇靈氣仙才四字須要玩味孟子曰聖譬則
力也仙才之謂智譬則巧也靈氣之謂兼而有之則出
類拔萃矣曰無曰非文偶互錯非燕昭無靈氣而有仙
才漢武非仙才而有靈氣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蘼妝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寒露
拂陵苕女蘿辭松栢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

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塗人去
來山林客
凡詩有外意有內意論此詩之外意不過教人蚤蚤修
行論其內意含蓄甚深首二句外藥當及時而來循逆
則是金逢望遠蘼妝二句日行黃道月行白道日無行
白道之理特借以明內藥當及時而用苟不早修則純
陽之體將破而漸入于陰陽體既破而入于陰則不能
囬其內而外將見変故曰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外
體被外物之侵而戕則壽命隨之故曰蕣榮不終朝蜉

坳豈見夕明知奇草在于圓丘靈液在于鍾山含而不采京華游俠之子惟嗜八珍而山林隠遯之士惟鍊五石八珍乃是腐腸之藥五石不過延年之物此等人波不得只當長揖而謝去也○此首與前六龍章意同而義則異雖同說光陰易逝然前則自秋而夏萬物隨之以變化此乃自夏而秋萬物隨之以彫零前是未知道之先當急急求道故結之以撫心悲歎此言既已知道當急急下手修行故結之勇别世塵○喚醒世人求道則用京華游俠子反照之喚醒世人求大道則用山林

隱遯士反照之至求大道絕頂工夫則用燕昭漢武反照之俱有淺深皆依其體勢以用事遺詞詞林之巨手也若形至雜懸一章必用燕昭漢武作結方敵得住不然則有虎頭蛇尾之譏矣此數詩雖出一手然有平者有奇險者有清者有極豔麗者後人得其一皆足名家○景純遊仙詩凡三十首入選七首足括龍虎參同兩書之全旨其餘多不合此昭明眼力所以高出千古謂之黃令盧江有王冶山者其論與余甚合○世有謂景純三十首十之八九慨忠憤之語非游仙本色此說良然

然古之游仙詩以出世之人爲出世之言其胸中絕無半點不平之感也景純當王室崩拆之餘生民塗炭極矣此何等時而忍高蹈世外耶故景純亦思建功名于當年耳功名不可爲然後激而爲出世之言游仙非其本志也故破體爲之以起問者俾知其心事之所在耳昭明作選以文體爲主止錄其今格七首自是爲詩非爲道也而七首適於道適合然其中撫心悲吒零淚露纓由於慕道之切非關時事然詩之爲用不可典要即以時事通之亦無不合即通之全篇亦無不合者第一首

臨源云云言其學有本領隱居求志不肯干祿德業已成藏則初九之潛龍行則九二之見龍也然學雖有本未必有用二首又以鬼谷自比言其兼有道術可抒可捲堪爲世用而世主亦未常不欲用之特汲引無人耳夫汲引無人山於道重德尊如赤松子高出浮丘洪崖一頭堪爲帝王之師者彼碌碌世人決不能知不知故不舉罔無怪耳三首述己之學問出處四首以後感時事嗟之末季天下人情盡隨時變而已獨不變故要浮爲他人所擠而權不由我我從有返天迴日之才亦無

所施戈喻權柄日喻晉室按卦象坤下離上日吾月入地下則綜爲別卦矣若將巳落之日揮轉中天依然離上坤下則復爲晉矣權不在巳故臨川撫膺而悲吒也五首凡人建立功名雖高才絕學亦必有憑籍而起如蛟龍之得雲雨苟無尺土之階一旅之資而徒抱區區一點忠心如明月投人於闇終不濟事此卽劉越石所云資糧旣乏盡薇蕨安可食六首雜縣四句喻晉室之大亂神仙云云喻非得名世英雄起而群輔方得成功然當時未嘗無英雄之輩只是時當亂極之後其君必

如湯武之聖不然或如漢之高光方可相與有成若偏僅如燕昭漢武恐未能了此也何况下此者乎未首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兼善天下之事旣不可爲於是轉而出世游仙爲獨善一身之計矣卽此七首弘農生平心事俱見於此宜與太尉詩參讀但太尉皆直筆此詩多微詞其所處之勢異也

劉琨

六代多好文之主故時擁兵權者亦多文人在越石與祖逖雖同稱豪傑觀其賦詩金谷見賞於時知其學爲獨優及大權此厄運有忠莫伸以淸剛之氣爲淒戾之詞述喪亂之事表忠烈之懷因宜方弘農之爲開少陵之先忠義一脉賴以不墜云

答盧諶

慷慨磊落英分雄分俱足雖其逕庭琢鍊處不逮郭之精審而一種豪邁之氣則遠過之矣固是兩人身分不同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群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

痛心在目

首痛王室是盟主身分○黍離之詩作於箕子言痛我晉室者唯我晉人耳他人未必相關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蕊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次念生民是盟主身分○芻狗之談取義老子謂天地不仁特生此一種人屠戮生靈逆行無忌只能施人備得志則生靈伊將何底

咨予軟弱弗克負荷䘏彖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
凶播忠隕于國孝䘏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
終莫能磨

引咎歸已是罪上身分○忠賢於國明承首章孝䘏於
家暗伏下章明承者權且認在自己身上暗伏者起下
二族云云將孝䘏分認然総欲其復歸大家協力做事
也

郁穆舊姻嬿婉新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累糧攜弱匍匐
星奔未游爾鴐已騁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慚舊孤

永負究魂

序舊既爲婚姻又共患難○不慮二句妙見盧之先人
不計成敗而歸已爲厚于義則盧今日之去專計其敗
其薄可知矣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捋
爾竿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
庭虛情滿

仰用原詩樛葛之意而比其今日枝幹已成皆由己所
捋植不當背之而去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
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
廢歡輟職

首四句就上樛木而演之彼此相形言此費盡培植之
勞而無功彼享其逸爲段幸爲己惜也有鳥八句又用
烏以演其不盡之意謂盧雖擇主而去已終不輟其敬
也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
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

又闕我隣

此以音味文言爲四美與魏文帝以良辰美景賞心樂
事爲四美不同蓋大人先生禮賢下士貴言聽計從願
用其身耳區區燕飲之小禮無所用之昔韓信之去蕭
何追之許以大將然後復返今劉與盧僅僅如此此仍
平日所以待盧者盧寧肯歸耶所謂詩常酬和政在劉
詩而更獨賞盧何歟○劉采云云盧在劉許之時郝用
盧寫澄醪云云盧在段許之時又用賓寫與陸送態斥
斥詩同法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貧忠履信武烈文昭雄弓騂騂輿馬
翹翹乃奮長康是彎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
引領長謡

詩七章無一字類出段生至末章突然出場其頌段處
妙在出幽遷喬四字點得十分警目不徒茂彼春林及
翰撫西翼指段即首章哀痛晉室內已自有段此時陟
正在幽谷二章段在逆有余邑中故幸而出幽遷喬得
與方鎮之列也盧既爲所麋勢不得歸故竭以竭心公
朝若論其本意無時不冀盧之歸已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十八

重贈盧諶

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
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
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党與讎中夜撫枕歎想
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
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
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首二句比也懸璧并握中珍昔之極亦見昔曾在握雖
現不在握終冀復歸于握也太公鄧禹陳平張良狐偃
趙衰管仲數子擬盧想與數子兼以自擬蓋本同輔晉
室至此身已老志已衰事業無成甚可悲嘆古云聖人
達節知命不憂徒虛語耳使知命可無憂則聖如孔子
又何爲而悲獲麟獲麟又何足動孔子悲哉在平生之
日方自矢爲百鍊純剛千折百廻及至變亂日甚朱實
云云不覺化爲繞指耳要知化爲云云乃委曲從時以
圖濟非隨波逐流要自有不化者在○琨太尉口氣又
是以太公鄭生曲逆留侯重耳小白自任故於重耳點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十九

出五賢小白下點出管仲六句之中弟以苟能云云承
重耳二語蓋以五臣管仲比盧也故盧詩亦云無覬狐
趙有與五臣○世有謂宣尼二句爲一事復出者不知
古人詩文從無複語蓋以下何中明上何耳孔子知命
之聖宜有達節何至有獲麟之悲蓋以麟乃王者之瑞
西狩獲麟天人之道交窮實足動聖人之憂憂故悲悲
故泣達即在聖人猶難況我輩乎

扶風歌

樂府有扶風歌一曰扶風豪士歌此歌凡九解只是寫

得一人自行自止自慷自慨一片孤忠莫我知也知我
其天之意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
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

望闕淚下固是忠不忘君然由此去君門萬里一任戇
人在側媒孽其短便伏下文嚀昔李愆期一段意在內
顧瞻扇前後俯仰扇上下合前所左右總描寫此一人
之恣態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洌洌北風起冷冷澗水流

繫馬一解因爲下揮手兩解去得恁速故作此一頓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

揮手與相送之親相別浮雲二句即感及豚魚意極形
人情之難堪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去家似喻其在晉陽及并州也其不地者既已不知其
存亡又何地之可繫哉晉室南遷江北盡陷獨太尉一
人自起義兵與朝廷隔絶當時江左君臣偷安旦夕無
恢復之志所以竟忘了朔方中尚有此一人在然而朝
廷雖忘我我終不敢忘朝廷故摧藏養晦以待時也一

麋鹿游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當時北方俱已陷沒獨太尉一木獨支而鄰近諸州或
有一二又皆齮齕之徒故晉陽之敗既不相援而既敗
之後誰肯兵權假我者兵散糧絶赤手空拳雖有臣之
忠憤濟得甚事

攬轡命徒侶吟嘯絶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此時兵馬散亡不可復聚只與一二心腹未去者悲歎
于絶巖之中蓋困窮之極矣曰吟嘯者勉自慰之詞

惟昔李愆期寄在□□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此非懟晉亦非以巳之依段比李之寄身蓋當勢窮力
盡後勢不得不暫依他人以圖另舉乃與其徒侶相商
之意今將何依我爲晉臣自宜歸晉試思我在朔方所
領者與義之士非朝廷之兵當兵威全盛之時許多勳
業朝廷猶不以存亡繫念何況今日勢窮力盡束手而
歸直一匹夫耳彼朝廷之上自有握擁兵權之人誰肯
輕以授我況君王萬里焉知我之勢窮力盡與李陵拊
同乎夫以漢武之明尚不能察何況今日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此不得已而從段矣棄捐藥中原置謂置身段所然終不明白說出真傷心之極矣

盧諶

觀郎中時與詩其志不減太尉而未免依人者才為之歟勢為之也然依劉不終復去而依段世人因有下喬入幽之譏不知郎中之去定有其故史書雖未明言然情見乎詩矣贈崔溫不忘晉也贈劉不忘劉也

贈劉琨

睿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遐蹟有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摛朗四岳增峻 其一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

伊謀陋宗昔遇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

疇曩伊何逝者彌疎溫溫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荊璞眷同尤良用乏騏騄 其七

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奬駑猥方駕駿珍禰諧靡成良談莫陳無覬狐趙有與五臣 其八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情以檻生感以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已 其十

由余片言秦人是惮日磾効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

塗炭既濟冠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祗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覬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 其十三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遼曾不

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其十四

緜緜女蘿施於松標菓澤洪幹晞晞豈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飆　其十五

纖質實微衝飆斯値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十六

先民順意潛山隱几仰燃丹崖俯濯綠水無求于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位根廓焉靡結　其十八

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遞廻夫云不祀爨在勝齊句踐作伯舛自會稽　其十九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寒民望　其二十

布局整密遺詞精縟叙事詳明用意婉昵莽莽千言無一敗筆才高學富而以經營若心出之隻字不肯苟下眞堪千古○史劉之將衰也子諒去之及見其拘弗能救史譏其無奇畧以爲孫心刻矣何也天下之報施有二一曰受恩之報一曰知己之報受恩之報如壯繆曰當立効以報曹公是也知己之報如武侯過先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豫讓與智伯吞炭漆身死而靡他是也之二者稱物平施千古不易之極則苟以國士之報報恩則爲倒行逆施君子所不出矣盧答劉五言之詩在旣拘之後不見選此則劉四言之詩在未拘之前可舉論以見意也按此詩二十首自一至九皆述其受恩且不訾矣何爲而去曰不用故去詩曰彌諧靡成良謨莫陳夫人抱才畧於身亦欲見用於知己一展其奇耳乃朝陳一謨而不用夕陳一謨而不用史所謂長於招

撫而短於控禦此盧所以終於必去耳然則去於何時曰去於殺令狐盛之時夫劉之於盧親昵極矣雖不見用然猶有望焉及殺盡言之令狐盛則劉母所云汝不能經畧駕御英雄專除勝己以自安此見淺之君子不俟終日者盧之去劉與范增之去楚同但增悻言於臨去之日而盧特婉言於旣去之後耳即此詩之十九章禍福相依云云未嘗不是良謨無如不省何也卒至勢窮力盡身見拘執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之時而欲其出奇畧以脫之豈不過哉雖然匹磾之弟好學不有

乎日此時有奉觥而起者吾族危矣使盧能以幽州之
衆應蜺事濟則爲澒門之張白登之陳不成亦不失荊
生之義舉惜乎見不及此也史謂其無奇畧亦信

贈崔温

逍遥步城隅暇日聊輕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平陸
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河起雲霧遊子恆悲
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遠念賢士風遂
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李牧鎮邊城荒夷懷
南懼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恨以爲蹇姿徒煩非子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
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何武不赫
赫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
以二子故

盧當極亂之世又身在遥邊何暇逍遥遊豫使伏下段
之能靖邊已之能休民意北眺句是寄南望句是主然
必用北眺何者明身之在幽州迥北惟有沙漠無復中
國之區舊京謂洛陽遠不可望望其路平陸四句正路
上之景路上之條如此則舊京可知故遊子舉目永嘆

見心之無時忘晉也良儔指崔温二子不在眼前此一
點不忘晉之情無人可訴因而遠念古人古務也賢士
卽下李趙古務卽下鎭正朔鄙二句言幽州朔鄙人多
俠氣古今皆然蓋自喩已及段李趙北段之不邀功生
事能靖北邊以下自序已亦不肯違道干譽能體段鎭
靜之意相助爲理故以倪何自比也末二贈詩之本意
二子在朝有奬厲人倫之權卽劉越石謂温太真曰我
欲收功河朔子爲延譽江南之意○凡古人爲詩未有
不占地步者曰舊京必有新京矣二子在新京詩不云

望新京而云望舊京者其一片忠心惟是恢復晉室而
于新京絕無所覬覦者也其譽段不言戰功而止云休
民者唐人所云欲語羞雷同的是贈二子之詩移他不
得○寬政謂朝政委贄謂爲晉臣也下非子御方是事
段

答魏子悌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事成大業羣賢濟弘績遇家
時來會聊齊朝彥跡顧此腹背羽愧彼懷虛翮寄身蔭四
岳託好憑三益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在危每同險處

安不異易俱涉晉昌艱共更飛孤厄恩由昇闊生義隨周旋積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恨無隨侯珠以酧荆文璧

盧與魏俱爲劉太尉從事後盧去劉從段魏所贈盧原詩應是承劉命招之使還也新主舊主之際答詩最難首四句崇臺云云應是檃括原詩意而過榮云云自序處只須腹毳背毛一比便示不復歸劉之意以下或述往悰或序今悃或答原詩絕不照顧招巳之意的是妙

手○昇闊易至相忘恩由昇闊生遠不攜也周旋易以生押義由周旋積邁不貳也古人云云獨之不去今且招之不來也過蒙云云與劉同升昔非劉之私臣豈謂云云鄉曲共推今亦非段之家隸

時興詩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雒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摵摵芳葉零榮榮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嶼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伭漠

亹亹三句敘時凝霜六句叙物北踰南臨言不能淡然忘情如至人而至於形變神感也凡人之形變而衰老時變之也時之變物以漸漸而忘焉故曰隨時化凡人之神感而悲戚物感之也物之感人以頓頓則驚矣故曰因物作惟至人心存伭漠則形不變於時故長壽神不感於物故長樂此等語直抉老子之奥便爲謝康樂嚆矢○題曰時興詩論題而是感時物而作論題意則感時事也按詩下泉之章傷天下之無王曠野句內着

一增字言晉室之亂甚於東周也游原采蕭即采芑采薇意有志勤王邙河伊雒中原之地脊之故都皆宜經營之地也至人云云非有感慕於至人乃是太上忘情我輩未免有情遭此時勢那不感神惜乎形爲時變冉冉老至而功名不遂也

覽古詩

覽古詩與咏史詩不同咏史者胸中先有所感特借史所載之人與事相類者發之覽古者乃披覽古籍偶觸其人與事與已之人與事相類因而有感也郎中此詩

雖通篇俱是贊嘆藺生似是感藺生之賢不知正感夫繆子之能稱其賢也藺生繆子之舍人盧之與劉緣娟嫉患難而相依較之舍人藺尤篤情尤切矣故盧之事劉亦欲資其薦拔如公叔文子同升之舉乃吾當多艱之時選才不可謂不急而盧之賢終不見稱於朝端此所以覽史至藺生傳而感動於心也故詩雖詳寫藺生之智勇而繆子稱其賢只得一句而此句乃一篇之關鎖血脉使藺生不遇繆子縱有冠世智勇安所表見於千古哉此所以終於去劉之縣歟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藺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眞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懽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眥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復彈拾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顯彊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廻軒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愆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

通篇智勇二字爲綱張弛爲紀折秦是張避廉是弛張弛合宜正是冠世智勇非專指折秦爲勇避廉爲智也藺生折秦有二一曰完璧一曰會澠而完璧其出身之始也他本有欲刪首二句及簡才二句作秦人取趙璧語似簡切而其實意味索然不知原詩曰和璧所以高璧之價曰天下傳所以大璧之聲高大其聲價正以明秦人來求之由且見完璧之功大若止云趙璧安知不是燕璞乎或曰改作趙璧明物各有主然獨不覩原詩和璧上着趙氏有三字乎曰趙有趙秦不得而有之矣

簡才二句跟不與恐致患謂此璧雖微國命攸關故簡才不簡位也不然趙之居上位者多矣藺生烏得備行李之選哉藺生在下位指爲繆子舍人也繆子稱之見不以親嫌不以賤遺不推掩其才而稱其賢詞不止有張弛之能實有智勇之德直把他終身一服觀破眞絕識也奉辭二句貪璧入秦也秦王御殿坐一寫秦王之威一寫秦王之愚揮袂二句寫勇連城二句應前未常不與與不見實終竟不與不與亦不致患也此是一張至於秦王約趙會澠池是秦之詐命趙鼓瑟是秦之暴

背血七句折之以勇叅王不得已而爲舉笥又是一張捨死四句捴結上意以起下弛意捨生指揮缺及背血二句謂拚死做去辭出於勇然死易處死難死得其所則與匹夫匹婦之溝瀆不同此中有智不是眞行稜威二句見天下莫强於秦秦不能屈更誰能屈之者而郡鄲避道屈節於廉頗忽而一弛是他智處而廉公卒爲負荆請罪則又張矣勇又未嘗不在焉此蔺生所以智勇冠乎當世其張弛之妙千載而後猶令我爽服不盡耳我斗正對題上古字當世止知其智勇至於弛張之妙唯我識之我固今日之蔺生也繆子其誰

殷仲文

謝靈運曰若仲文讀書半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今觀其詩淸刻獨至乃其才高而組織風雅有所未逮緣其見書之少也故爲詩者貴多讀書厚養氣

南州桓公九井作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淸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遠明風物自淒緊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隕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廣筵散汎愛淸規訝羣勝引伊余樂好仁惑袪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將貽□□哂

景氣句是秋色爽籟句是秋聲四句止寫高興盡三字景氣句爽籟句是高興風物句哀壑句是盡也惟淸秋理化則然以喻桓依之暴茂當時名流詠鉏將盡獨已尚存人或疑爲阿諛取容不知乃後彫之松栢也哲匠云云謂九井之會乃是開出怡淸泉寮咸在已亦在焉故曰汎愛見非其親暱也即有時云云似乎好仁然不過淸談往來袪惑泯吝而已初未嘗爲畫一策也曰猥

首正見不事其事○風物淒緊寫秋意不減宋玉仍可取淒緊二字以評此詩蓋詩本心聲出其胸中有不舒暢者在耳

陶潛

詩三百篇作者不必盡聖賢之徒而聖賢之徒爲多而周公尤爲拔萃故删詩十僅存一而周公無逸詩六朝詩其作者聖賢之徒甚少相類者止陶靖節一人其所爲詩每合乎聖賢之道使夫子生六朝之後其於諸人之詩誠未知其取舍若靖節之詩必多所存惜選主説

不主意所取者少耳靖節之人聖賢之人也其言純乎聖賢之言唐以後合乎聖賢之言者惟杜少陵而已然靖節之詩全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少陵之詩正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世人謂少陵每飯不忘君少陵雖遭喪亂而特立者猶是唐家故臣詞類著靖節獨當易姓之際更有難於言者觀入宋以後詩以甲子紀年何常一刻忘君哉

擬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以中間歌竟二句關鎖前後兩段似與採菊東籬同格世人動云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此妄語也詩無不可解若有不能解者當於虛字上尋討若虛字上更尋討不出則於詩前後照看如此詩的是怨情首四句全不露怨意關要處字只一美字若非後六句何由知其爲怨且怨之深也日暮二句以雲靜風和寫清夜之美佳人說以爲美當不空負此清夜矣於是且酣且歌以爲

庶幾不負此清夜及且酣且歌自夕達曙亦只是自酣自歌耳歌闌更思不空負此酣此歌乎既空負此酣此歌卽空負此清夜覺徹夜酣歌皆自夕至曙之愁悶矣那得不長嘆乃見前之美清夜正是怨清夜耳持此此字固承悲嘆並上日暮四句來此何不重所感之人正說其怨足以感人感人多猶言深也怨不深感人亦不深天明明句從無雲生灼灼又從月看出然非實境借以喻年華易逝以見良時不可空負美人之所嘆者在此旁人之所感者亦在此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衆鳥欣有託二句是萬物各遂其性却以樂字補出知命之學萬族各有託二句是萬物各正其命後却以守字補出盡性之學合二項深得乾道變化之旨謝康樂硬用易語猶膚○章末樂字作詩之根本卽孔顏之樂

處靖節會得孔顏樂處偶爲讀書而發耆上着一我字
自有靖節所讀一種書不專指山海經與周穆傳二書
原非聖人之書乃好事者所作語最荒唐只是偶爾借
他消夏耳孟夏二句好讀書之時衆鳥二句好讀書之
所既耕二句生務將畢正好讀書窮巷二句人客不到
正好讀書微雨二句好讀書之景流覽二句好讀書之
法總而論之孟夏至迴車是定境微雨二句是倘景適
然湊趣此二句又作詩之緣起結句樂字總結上文十
二句蓋靖節自樂而讀山海經非讀山海經而後樂也

讀山海經詩此其首章餘未入選亦當作此觀○按迴
車句下諸本有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二句諺云客
至罷琴書若客至而讀書不輟是晉人放誕惡習靖節
不爲蓋好事者誤解迴車句故增添此二句耳按此迴
字與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中迴字不同此詩窮巷云云
言大路車馬行多故轍深若此窮巷與大路隔絕所以
人客至此多迴顏詩林閒將宴開亟迴長者轍於林閒
上又着郊扉常晝閉一句時開者待長者之來也若無
來轍焉有去轍但人見其門常閉正見去轍不見來轍
耳

雜詩二首

此詩原題爲飲酒序曰余閒居寡歡兼夜已長偶得名
酒無夜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
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不知何人改作雜詩因爲首章無飲酒字故爾遂令作
者趣味不傳惜夫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

意欲辯已忘言

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結廬在人境便別於長沮避世
一流但雖在人境却不染於世俗由其心遠故覺地遠
遠地也不必避耳近而東籬遠而南山何常在人境之
外但我與世遠世亦與我遠故地無車馬之喧轉覺更
爲僻靜耳采菊二句偶爾之興味東籬有菊偶爾采
之非必供下文佐飲之需而南山之見亦是偶爾湊迴
下四句却單承南山說來廬之結此原因南山之佳太
遠則喧若竟在南山深處又與人境絕結廬之妙正在

不遠不近可望而見之閒所謂在入境也若不從南山說起何與閒閒然直從南山說起又少含蓄故不曰望而曰見望有意見無意山且無意而見菊豈有意而采不過借東籬下以爲見南山之地而取采菊爲見山之由也悠字具遠久二義加一然字則不取義而取意乃自得之謂也此意宜在見南山之後乃置於見字之上者蓋此自得之趣在於吾心不問南山之見與不見也旣見南山矣只得就南山說起南山之色無時不佳只因此見適値日夕之時故以爲日夕佳耳山中飛鳥爲

日夕而歸非爲山色之佳而歸但其歸也適値吾見南山之時得此飛歸之鳥點綴之益增山色之佳此亦偶湊之趣也此中句緊承四句而意字從上文心字生出又加一眞字更跨進一層則心遠爲一篇之骨而眞意又爲一篇之髓欲辨忘言謂此眞意非言所能辨謝客曰心迹兩寂寞首四句車馬無喧是迹寂寞夫迹由於心故問迹寂寞之所以然則可以一言辨之曰心遠地自偏至於采菊四句乃心寂寞試問心寂寞之所以然其一點眞意乃千聖不傳之秘卽道書千卷佛經萬藏

猶不能盡厥蘊故但以欲辨已忘言五字喝斷此中有眞意之旨雖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東籬云云乎天何言哉時行物生在學者默默神會而已指此中有眞意俗本有作此還者專指歸鳥未嘗昔人詩有云此波涵太極東野爲波不能含太極以中字易之蓋本於靖節此詩而此詩之中又從孟子舜居深山之中來更覺渾化蓋舜所居者山之深處故曰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此猶在入境之中更不離斯人之徒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

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上章寫自得中帶不得有爲之意此章寫不得有爲帶自得之意秋菊卽承上章采菊東籬取其芳潔與巳行相比汎此云云是傷不得有爲之意若曰無憂又何用忘既有憂又何云遠世情則巳之憂不是世情原是與民吉凶同患之情此憂無所解故借飲酒解之飲以同人爲暢今乃獨飲初只道一盃半盃不料一盃復一盃遂至傾壺可知其憂之甚多日入一句不是寫景乃是

有理當此日入之際正群動皆息之時天地閉塞之意歸鳥是於群動將收一物證之曰趨是形動曰鳴是聲動曰歸乃厭動而求靜也此豈有爲之時哉亦惟嘯傲東軒而已聊復句即武侯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意○東軒字根上文結廬句來籬之外有山籬之內有軒頗有寄我嘯傲處何必廊廟哉○歸鳥字璘節屢用見於選者凡四此詩前章飛鳥相與還此章歸鳥趨林鳴貧士詩遲遲出林翮未夕先來歸經曲阿詩望雲慚高鳥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其不願仕宦之意可謂深切

著明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宋武帝行鎮軍先生爲參軍行經曲阿曲阿者鎮軍之故里也感而作此詩按先生不樂仕宋而爲其參軍者當時宋國未建猶是晉之鎮軍府參軍耳題曰始作者前此未常作後此難克終也詩文雖婉全在常字暫字終字初字幾箇虛字傳始字神髓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田園疎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修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首句言已無仕宦之意二句所志者聖賢之道三句有窺王侯之胸襟四句從不經行役之苦也此皆年少時事時來句壯則須仕宛轡句謂作參軍也既已仕宦安免行役早起命旅遠辭田園將往鎮軍府矣令門時來便伏後憑化意離家曰暫便伏後終返意此初起身是陸路眇眇二句又繼以水路紆長亦從暫字生言已之

歸思不待至曲阿始有當出門之始便思歸矣所以孤舟行得一程便是歸思長那一程眇眇者前望之遠尚無窮綿綿者回思之遠已無窮矣我行二句將到曲阿總計所行之路上行曰登下行曰降謂路之崎嶇非弦直道路比至曲阿境內已千餘里則繞道不知幾幾矣目倦二句指曲阿托與修塗微詞也按選宋顏延之有車駕幸京口遊曲阿後池詩則曲阿爲鎮軍之故里矣此處見有便鎮軍之勢者有長鎮軍之威者漸漸已成豐沛之勢矣故以爲異也山澤僻遠之所即或耳聞未

卽目見見之心警故曰爲倦開也慚愧一字從心來卽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地之意而托以魚鳥益爲警切蓋謂今日之事本非我本來眞想眞想卽前被羇二句是也然眞想未常不在眼前只爲世間形迹所拘不得遂厥初耳眼前旣爲形迹所拘雖曰人事實實造化之初有此定命聊且應前荷字謂且素位而行憑任造化之推遷耳雖然亦因宋公驂開府鎭軍而迹尚未露也倘若云云那時亦可借口憑化而遷乎故曰終返終亦有期乎曰宋公以鎭軍終我亦以參軍終苟或不

然卽我之返期矣此詩全在占地步孟子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古今丈夫之傑有二曰聖賢曰英雄唐虞之世聖賢道長雖有英雄無所施漢魏以後英雄道長雖有聖賢無所用宋公世稱英雄元亮自命聖賢當晉末造英雄得意之時也宋公鎭軍而元亮爲之參軍以參軍之藐藐視鎭軍之赫赫何啻雲泥之殊耶而元亮一一有以當之以吾之田園山澤當彼之臨阿以吾之班生廬當彼之鎭軍府然以吾班生廬當彼之鎭軍府亦第暫當之耳實是以吾之田園當彼之曲

阿以吾之山澤居當彼之鎭軍府而姑留班生廬別有所當也今在憑化之日如且合轍做去若到分轍之時彼自有彼之事業我自有我之事業彼之事業或不止於鎭軍我之事業亦當不止於屢空屢空宴如我弱齡之造詣賢者之事也豈壯至老曾無進步遯世無悶但俟之返廬之後耳○此詩終返班生廬宜與太冲詠史詩長揖歸吾廬參看彼言功成而歸此功不成而歸蓋太冲自寫其志原不因人元亮爲鎭軍參軍未免有孔子於季桓行可之意但慮其不終若認作其憑化遷非

知元亮者矣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詠貧士者憐士之貧也一憐其微一憐其拙凡人生在世必有所憑藉而起或祖父之餘業或親友之旁援惟士子然無依猶似孤雲在太虛之中任其自生自滅總無有人理論微之至矣又人生未必皆有憑藉必須自

已經營支持猶如天色甫曉群鳥散飛各各爭先覓食
貧士偏以衆鳥晩出早歸不能爲謀生之計拙之極矣
量力二句應拙貧士不能謀生豈怠於經營哉實亦忖
量自已無支持之力故其守舊轍甘守舊轍不免饑寒
耳知音二句又應微今既不能自免饑寒或可望援於
他人乎然知音不存誰爲引手已矣者絶望之詞至貧
與士終身貧士與世終古矣此詩最有深意蓋三代封
建之世士皆養於上其井田學校之制相表裏故養士
之具甚備安所稱貧哉封建變而爲郡縣則井田廢而

學校爲故事於是人各自養而貧獨屬士矣靖節先生
深知其然故其田家諸作寓復井田之意而貧士一詠
見學校之實不可不修舉也若以爲勸貧士以安貧之
節猶其餘意耳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林園無世情如何
舍此去遙遙至西荆叩枻親秋月臨流別友生凉風起將
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
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
爵榮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傳註謂淵明詩在晉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
子不知其題甲子亦非無因如此詩題上著辛丑歲者
蓋言自晉簡文帝咸安元年之辛未至今年辛丑之七
月閒居已三十載矣塵事冥乃三十年閒居所得者詩
書一句正寫一冥字遂與者已得之詞亦難得之詞謂
以三十年所得而舍於一旦深爲可惜耳如何二句是
赴假江陵叩枻至中宵何是夜行塗口商歌至末是作
詩之意與前相應言必自此掛冠而去養眞衡茅則斯

永與塵事冥矣不然三十年之善養竟爾棄去豈不惜
哉。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之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我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通篇以覺今是而昨非爲主田園二字作兩大柱首二句與起一篇之勢最有力一行作吏田園便蕪固是實賦然亦有朝廷不治之意此歸去來之緣起也然昨非只有心爲形役一句而通篇俱說今是是非既辨便當勇退不須徘徊惆悵此歸去來之根本也既以至昨非六句皆就心頭說謂動念歸去來之一刻有不善未始不知以下云云去之甚速蓋知之未始復爲也將遙遙二句正言行路之景而不言發軔之自以其自彭澤縣署也乃不言所自先言舟次言路來得甚突兀蓋以曰縣曰署正是前昨非之處不欲與吾田園作對也舟遙二句如釋重負問征二句曰歸便歸不待明發也却借舟字路字遙遙出下宇字門字又借宇字門徑字引起下室字又從室字生出牕字庭字然先生之歸去來者爲田園今只詳寫入室之樂却不汲汲寫及田園者蓋此繫先生歸去之第一日先生與家人有八十日之別須盡此一日之事方可及田園也園日涉句一段先生歸去來一年中之事也園日至盤桓寫今日園中之樂

歸去至消憂覺今日閑中之樂爲是也閑之蕪以不涉故涉之且日涉之自成趣矣不費人力也門雖句謂設乃獨設便伏息交絕游意雲無心二句乃扶策涉園所見者今之歸爲倦飛之鳥固是而非之出爲出岫之雲亦未常非也故於還鳥加知雲出加無心最有意味景翳二句此言歸去來之時年已老矣盤桓所以息老目撫孤松亦不失節也息交不使人來尋我絕游我亦不往尋人世與我違即左太冲詩身世兩相棄李白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是也然息交絕游未免已甚我却

不爲已甚絕交遊不絕親戚也悅之是園中之樂與人同之也樂琴句園中之樂且與古人同之也農夫至末是先生歸去來終身之事農夫至行休是今日園中之樂已矣乎覺今日園中之樂爲是也先生歸去來已久有寒盡不知年之意非農人之告幾不知時之爲春非爲有事於西疇農夫亦不告矣掉舟以尋壑巾車以經丘爲課農乎爲尋樵乎木欣二句是丘壑之美景其樂之欣欣流之涓涓非春氣理化不至此所謂得時也萬物以得時爲願我以行休爲願物我之願皆遂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已矣乎用代歸去來兮四字蓋前

用歸去來兮一嘆如夢初覺至於歸去來未久猶恐是夢非覺再用一嘆至此已久是覺非夢不須再嘆歸去來兮只用已矣乎見死心塌地遯世無悶矣此後意更深前息交絕游是朋友未嘗不我信特我不往求此帝鄉不可期乃君不可獲我亦安之若命焉良辰以後不必爲春植杖芸耔不必爲耕登皐句不必經丘臨清句不必尋壑無時不樂正所以乘化也歸盡二句無悶之極正補前段景翳翳二句來當時宋代晉之時即先生當盡之年也以將入之日非歸盡之日餘生無多即所云寓形宇內復幾時也委心任去留正是乘化尤妙在前有撫孤松而盤桓是妙於樂此餘生也故忠臣殉節史不勝書處士書卒終綱目唯先生一人而已。

挽歌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挽歌本以送死通篇雖代死者之言實以送字爲主荒草二句是於未送之先先於荒郊之外立下一個排場二句寫得極慘不知此中往古來今已不知斷送過多多少少人矣送死未必皆九月但上句是地氣之慘取九月嚴霜與天氣之慘相湊以見慘之極耳但曰出遠郊不言所出之自蓋永與家別其家中之事有不忍提起者矣四面二句申寫遠郊後幽室二句是截斷古今之界此二句橫截斷人鬼之界言自此以後只與鬼隣

也馬爲二句寫此幽室未閉之一刻古人殉葬多用平
生所乘馬馬有覺故爲仰天而鳴若有思主之意風無
知與人無情亦爲蕭條然此雖可哀其無知之形骸猶
在三光之下及幽室一閉卽無知之形骸亦不在人間
故曰千載不復朝言之不足而重言之又申以賢達沒
奈何貢條之極矣向來一句總前送我何相送之人各
有家可歸而已有家而不能歸也親戚二句只就人情
近處指點出自此以後再無復行人理論末二句以曠
達何作結孔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謂返本更何

哉○鍾嶸評詩列元亮於中品爲其自成一家非正宗
也如此一篇却是合作自爲寫景論之荒草白楊亦是
人家林墓中尋常之物曰茫茫曰蕭蕭亦是尋常寫草
寫木字面曰何曰亦亦是詩人眼前幾箇虛字只是安
插妥當鍾鍊精工一字不可移易令人讀之心魂聳動
後又入風爲自蕭條一句在俗手定將風字夾寫在荒
草二句之內只是一層條他却曰自蕭自條全不假借
荒草白楊而荒草白楊反若懸之爲勢者其慘又加一
層矣夫荒草白楊無知風亦無知獨風下加以爲字者

風吹無所不到能使及無知之形骸也自其序事寫情
言之死者當從家中送起詩却截斷而於後面送者之
歸補出家字自出遠郊至閉幽室送者多矣爲時亦久
矣獨寫馬寫風而不及人者舉其無情無知者而人之
有情不必言且留爲後親戚二句地步及送者歸家地
步親戚二句妙在或亦二字他人已歌卽親戚亦在或
然之間只得未歸之前片時之哭耳夫幽室之閉悠悠
千載以送者片時之哭夜之濟得甚事眞可痛也自其
排調音節論之自蕭字起韻至朝字止凡五韻序送死

之事已畢却得千載不復朝重唱一句轉入別調另換
一韻不復序事只反復咏嘆慘哀不可勝言矣按挽歌
昉於移襲以此歌比而校之其曠達處相同而哀慘過
之陸機三章雖佳風骨則藏矣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一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二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宋

選序序文曰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今專就詩論之踵其事而增華晉人之詩也變其本而加厲宋人之詩也譬之木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華皆生意之自然而非有增也增者如隋宮剪綵生意索然詩在漢魏枝幹花葉已備矣即如蘇李及古詩十九首陸陸離離英英燦燦豈有如菡如萏如蓓如蕾待增於後人也

增者乃後人之才思動而愈出而猶必踵其事者以前人之菁華未竭後來者不得遽褰裳而去之也至晉而菁華已竭矣故宋則去之顏光祿去之而未盡者謝臨川則盡去之矣豈惟去晉幷去魏且幷去漢所謂變其本也本可變乎曰勢不得已也本不變則厲終不可加也加厲者乃後人之才思愈出愈奇而必變其本者陳言不去烏克出新也如維陽人養牡丹然其變易花色全在移彼接此故紅者益紅紫者益紫然亦非自然之生意矣故顏謝之詩其佳者止可稱宋詩之妙景然顏

失之晦拙謝失之濃重學之不勝塡膺於是鮑明遠張力追漢魏以救之爲欲逆其本也然本終不可逆氣運爲之非人所能與也

顏延之

史稱顏延年嘗私問鮑照以已與謝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列錦鋪繡亦自雕績滿眼後人遂因此二語定二人優劣不知此文人相輕出於一時之戲言不足爲定論也從來有性情之詩有應副之詩盛名之下應副既多豈能字鍛句鍊而一味伏殺之

徒爭相傳頌以爲佳作而不知非其本來面目也選中所載如拜陵廟侍遊京口等詩亦雅亦風遂爲杜少陵沉酣抑鬱之嚆矢其餘秋胡等詩亦不下潘陸至於五君詠更是創闢堂奥前無古後無今何減初月芙蓉耶

宋郊祀歌二首

夫子刪詩唯風爲多而頌則全錄者也其說有三頌者清廟之樂章國之大典係焉刪一詩則缺一典矣一頌以美盛德之形容周初文武成康皆有聖人之德故受之而無慚一當時諸臣皆賢者具有作頌之才故傚詩

不閑有頌也。漢魏以後、以樂府爲樂章、樂志所在、且累
牘矣、而選之所收、僅此二首、其意止於論文、非以備禮
而作、頌之才不世出、群臣粉飾潤美之詞、求德之君、不
足以當之也、

貧威寶命嚴恭帝祖炳海裏岱系唐冑楚靈臨睿文民闢
睿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竁來賓
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牲
在滌有絜在俎以薦王衷以荅神祜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

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昭夜
高燈煬晨陰明浮爍沈榮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
案節星驅扶輪遥興遠駕曜曜振振
首章原本宋家受命、乃郊祀之由、次章鋪張盛禮、見孝
饗之隆、無甚深意、但取其詞之佳耳、其後謝超宗仍因
其詞、以爲齊皇郊祀之歌、亦足徵其佳矣、

皇太子釋奠會作

古詩有風雅頌之分、惟風易辨、雅頌難別、夫子自衛反
魯、樂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漢晉之世、詩道雖振、然風
雅頌不復辨矣、明末武進[illegible]介公選漢魏詩、以一人
感遇之詩爲風、一時述事之詩爲雅、贊美之詩爲頌、於
詩義雖未盡當、其意固嘉、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曙達義
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此言釋奠所以養成太子之德、乃國家大典、不可不舉、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閉武術闡揚
文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此章頌聖嘉太子之釋奠、乘命於天子也、

虞庠飾館睿圖炳睟懷仁憬集抱智麕至踰門陳書躡屩
獻器濯身伭淵宅心道祕
此言太學人材之感、皆以太子爲表率也、憬集麕至躍
門躡屩、應題中會字、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
經志邁彼前文矩周規值
此述古義、見釋奠之禮、出于古聖王之制、不可廢也、
正殿虛筵司分簡日尚席函杖丞疑奉帙侍言稱辭惇史
秉筆妙識幾音王載有述

先將廟中執事分派妥當方好行禮

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爲
歌笙昭事是薦俎實非馨

此章正寫太子釋奠

獻終襲吉即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
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此釋奠別而讌享也

六官祇命九賓相儀纓笏帀序巾卷充街都壯雲動野馗
風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

此釋奠畢禮既成而歸也

淸暉在天容光必照物性其情理宜其與妥先國冑側聞
邦教徒愧微寘終謝智效

此述得與釋奠之盛禮前四句統言從臣之幸照題會
字末四句自謙照題作字

應詔讌曲水作詩

宋文帝以樂遊苑爲曲水元嘉十一年三日禊於此耳
補江夏衡陽二王之鎮有詔會者賦詩而此曰應詔讌
曲水者蓋剩之也餞二王赴鎮大事也白[illegible]王稱不當

以遂事出之況遊宴之餘乎故詩中詳叙餞二王而題
不及所以致判云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
洪算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總叙宋德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之
形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頌文帝

崇盧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靈所貺日完其朔月不
掩望航琛越水輦贄踰嶂

美文帝之治化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不
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秘

頌太子者偶而預此遊宴乎抑爲餞二王而出乎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旦居叔有睟叡蕃爰履
奠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

前四句謂彭城王爲宰輔也舊注云昔高祖之子爲王
所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爲[illegible]又[illegible]武王之穆是也於

上句未明余謂方周公之位與功而世則居虞叔之次也此與叙太子同意至有勝二句方是叙出二王爰履者始出鎭寧極四句言其任之重正見逆之者不當草草也

朏魄雙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爍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雒宴

首二句點明三月三日開榮二字極寫時物之佳明見聖駕由此而出皇情云云只是一味想著遊樂何曾想到餞二王也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幙帷蘭甸畫流高陛分庭薦樂析波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郊餞二句鄭重言之言出餞諸王出鎭大事餞之自有一定之所不得借之曲水餞之自有一定之禮不當借之称餘幙帷二句草草借此曲水之濱曰褰帷曰畫流則不築壇矣分庭薦樂二句不過流觴曲水之故事未嘗為二王特特舉觴不可謂君舉有禮矣事出兼濟深刺其事之不當兼也

仰閲豐施降惟微物三妨儲隷五塵朝黻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悛滯瑕難拂

末章自述已今日與宴亦只是叨修禊之餘施亦未嘗與餞二王

北使雒

按延年為晉豫章王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宋主北征克復洛陽有宋公之授遣延年使慶殊命參起居此詩蓋為使洛而作也其使洛之上加一北字者鄙之也雒陽晉之故都爾何鄙焉當晉南渡都建業宋主北征遂專制於洛陽有兩都之嫌矣曰北使者亦云晉

之邊鄙焉爾題既曰北使洛則入洛時作矣却於洛之陽城說起者不成其為使洛也宋主既殊命矣更有此一使其勢益逼故作起於陽城則命猶未致不成乎使也其不已至陽城作而止曰北使洛者言至陽城則是以陽城為主而洛為客矣故削其至陽城而但曰北使雒所以起問者見是非也延年雖終仕宋然晉一日未亡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晉也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

懸經始闕聖賢伊瀔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雪瞀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逢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此詩分三段首段寫北却從東迤轉、路細細寫去改服句始離家也首路句始出建業也由吳而楚而宋而梁而周鄭或舟或車或馬虛經過多少程途枉受却多少辛苦前登陽城路是又於周鄭之間抽出近雒一箇處所立住講話二段寫雒日夕以下全是追言雒陽未復以前一片荒憏光景而歸咎於經國之無人然必自聖賢者蓋經國只用得聖賢用不得英雄儿英雄作事難保其終也末段寫使王猷句是奉使之由嗟行句是奉使之時陰風二句雖是寫時却是偷轉其筆於盡頭處寫北盡陰風云云惟極北塞外爲然雒陽天地之中陰陽之會況當恢復之後自宜有襃典寖盛之氣象而乃寫得如此此雖極北塞外不啻過者蓋以雒陽未復誠有荒憏如彼者雒陽既復晉事轉不可言故陰風云云被之未復以前其荒憏更甚耳是以臨塗不發置酒無言而僕馬無知亦若解人之意而爲之悲憫爲之威遲故寧待失時寧歸愆期此命一日不致便是晉祚尚延一日也逢心二句應嗟行句總結前文逢非直達者隨俗之心少年人或有之年已老矣不意老年乃見此等事而又役役不休無逢之心而有逢之迹邪不傷極

還至梁城作

還自雒還也不言自雒亦不成其爲使也前題不言陽城至此乃言至梁城者明所作之地去雒未遠也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稷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爲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楚詞目眇眇兮愁予注眇遠視貌心有所驚也默即前無言意然前雖無言尚有憏意至此不惟無言更不敢有嘆息之聲矣軌路長者蓋延年之來也始而水路中而山路末而軌路及其還也則反以軌路爲始軌路近雒故覺得較彼兩路更長耳憔悴征戍勤者延年原非

征戍而來緣他奉使之時適有北征之師同行其還也
亦與南歸之師同行故傷之曰我之憔悴蓋同於征戍
也若奉命監戍然非充宋公之使也但其來時尚未致
命恨其行之太速故曰昔邁先徂師及其還時命已致
矣行之惟恐不速故曰今來後歸軍振策云云正與前
詩總塗云云相反東路東字是反映前題北字也極望
陳梁分爲梁城所望延年生長江南江南崇山峻嶺𨻶
界難分今到北方一望平衍爲梁爲陳疆埸歷歷便有
舉目山河之異之意故岡多喬木則縉紳流離盡矣空

城凝寒雲則黎庶彫喪云云盡矣獨有蕭蕭丘隴耳以下又
句止將丘隴寫得慘然而結以久客憂念之殷蓋有在
傳季孫祈死之意言外見彼圖王占霸者之爲扯淡戒
聞之而戒矣

應詔觀北湖田收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𠍴帝暉
膺順動淸蹕巡廣廛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互流
綴緹轂代廻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徂物殘
悴盈化先陽陸圖精氣陰谷曳寒烟攢素既森藹積翠亦
蔥芊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浹輿隷和惠屬後筵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凌遽取累作纏牽
王者非民事不出觀北湖田收此舉甚正首日周御云
云反多了一番廻顧飛奔四句寫從駕之車騎未免太
盛似非爲民而出之意開冬以下云云撰詞雖少生澁
却有意開冬即初冬也田收非刈田蓋田既刈畢觀其
收藏豳風所云十月納禾稼是田禾既刈歲功成矣故
云徂物然眷之不忘者以開冬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
化生之理將復開先已充盈其中矣目行南陸陽氣所

藏是化盈於天也烟曳寒谷陽氣所種是化盈於地也
木葉既落霜封其條有似殘悴而松栢之翠不改是化
盈於物也王者上順天下順地中順物以出政故息人
饗宴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所謂愼有餘補不
足稱物平施無人不霑也

拜陵廟作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嘉園塋逮事
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陪厠廻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身義
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恭往人悔形勅躬慚積素復

與昌運幷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制朝駕守
禁城束紼入西寢伏軾出東坰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菁
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
載絃吹千載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
介末景謝幽貞發軌喪易艮歸軫愼崎傾

首四句起得典重此延年奉文帝之命來拜武帝陵廟之由建事云云因帝陵廟而思武帝昔日之恩也扱迹云云謂爲太子舍人早服舊註謂服事晚達爲宦達不知此達字從孟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來謂少年憑恃

血氣服事之始遽謂多少事業具在吾身故看得身義重及至晚年閱歷既多故能達生也陪厠云云是延年於武帝雖無大用而恩亦不貲其恩合本漸漬榮會非逢迎雖有宵小決不能爲害至少帝時始肆其毒耳至於文帝雖屬昌運非無恩合非無榮會然實不出宿好也夙御云云正序奉命拜陵廟也衣冠四語借衣冠陵邑松風山烟以寫武帝之靈爽杜甫兩經昭陵詩之所祖皇心言武帝登遐未久意其容物猶在聖心也歌聲猶繫民心也固宜千年萬載不磨其功德也乃幾何時而已同堯舜之遠僭幸盛而復萌有文帝繼其武也然却有朝廷別用一番人之意其憂讒畏譏之意見於言外故曰發軌云云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山祇
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胤行
衞千翼泛飛浮彫雲麗旋蓋祥飈被綵斿江南進荆艶河
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盼覯青崖衍漾觀
綠疇民靈騖都野鱗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唐許渾淩歊臺詩曰宋主淩歊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或以爲失實蓋宋高固節儉之主也當指文帝觀延年此詩及城北田收詩其侍從之多車騎之盛此又有江南進荆艶河激獻趙謳之語則三千歌舞文帝洵有之然却無宿淩歊之事也余以爲仍指宋高爲是蓋此臺乃宋高所建也宋高固節儉之主曷爲而建此臺也宋高常有經營西北之志故作臺於宋之北邊親覽北方之形勢而又恐人之我虞也於是假名於淩歊若避暑之離宮然然既名淩歊臺則高矣大矣宋高固節儉

之土屬爲此高大之臺也臺不高則望不遠基不大則臺不高且兼以備突來之虞而容宿衛也此宋高之深謀老算敵人莫知臣民莫知卽後世之子孫亦不知也後世子孫既不知其深謀老筭但見臺之巍然高耳恢然大耳以爲先王之奢於土木如此土木既可奢則車騎亦可奢舟楫亦可奢而聲色亦何不可奢也則今日之山祇云云雖出於文帝而實宋高有以啟之也大抵仁君以節儉示後貴出於至誠孟子所云不可聲音笑貌爲之也不然而耕具徙藏彼方以爲假矣或曰宋主

凌歊亦猶漢主好色不過唐人借以咏唐事耳非有實也然則漢主固好色而宋主亦非無因借日誣之後爲不誣堯舜之君也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題是侍遊詩却是不得侍遊想當從遊諸臣作此詩延年亦依其題而作耳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圖縣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纏故里巡駕市舊坰陟降峯輦路尋雲抗瑤甍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岳瀆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畱滯感遺氓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

首句是天元天乃中宮北極太乙之常居喻建業次句是地日觀在泰山之頂王者東巡所至喻京口及蒜山也入河四句引古漢都咸陽表裏山河極其險固者今特鍾於建業也流池應入河句山關應踐華句又多寫園縣四句者見吳京表裏山河險固更過於咸陽也然此題爲幸京口遊蒜山而作然却多寫建業似與題

不合不知漢都咸陽其家豐沛在表裏山河之外宋都建業以京口爲咽喉是所謂表裏山河卽其家也此睿思之纏原非無故而巡駕之臨非猶漢高之歸故鄉也陟降二句形蒜山之高春江二句是遊蒜山所見之景宣猷二句卽晏子之發興補助岳瀆二句爲諸侯度也延年此等題或寫從遊之盛或寫景物之美皆極詳細此詩甚略者以身未在而遙爲摹擬耳卽下文周南云云悵不得從意

贈王太常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聆龍
睽九淵闕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覯時哲舒文廣國
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
扉常晝閉林閭時宴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
松雪靜惟浹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閔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此詩自分二段前段是頌美後段是遙懷然遙懷與頌
美原不相屬而合爲一詩全是中間側同幽人居爲之
關鎖蓋頌之遙懷匪由他與卽起於所居之景兩人旣

同居則庭際之野陰山頭之松雪必兩人之所同見同
望者應有同懷所以作詩贈之也顏是當世名宿王是
新發少年故玉水四句以璞玉喻王謂少年美姿名雖
尚秘行將必彰也聆龍二句以際淵窺穴自負王名之
必彰吾已知於其秘之日也舒文四句正是美王連上
文見吾之美實有所據非爲繁詞以虛譽也側同以下
自述遙懷郊近故日常閉林遠故日時開閉日常永避
俗人開日時因迴長者此事之幽兩人所同也庭爲野
陰所侵而昏山因松雪所映而明此其之遙兩人亦當

同見同望也旣因山雪之明靜思而忽有所悟萬化頓
浹於胸中復因庭陰之昏覺弄餘年之已暮而忽動徂
生之感因而樂往悲來不能自已此等遙懷不知王亦
同此否也故聊引札以贈之云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炎天方埃鬱暑宴闕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
風薄木遊聯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
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
襄無成文

傳延年在永嘉作五君詠以見志當事者見之大怒將
黜爲遠郡於是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此詩當作於此
時炎天句是夏獨靜二句是夜闕偶坐謂屏居便伏慕
類意對星分便伏惻物變意下文聽聯在臨堂而惻慕
皆從獨靜來堂前曷爲見月以雲開故雲曷爲而開以
風故蓋以喩文帝時也然此風雖能開雲然實是薄木
之風一片陰氣已鍾于此故蟬入夜而更急虫未秋而
先聞此詩何時荃蕙豈能久芬物變如此那得不感感
物如此慕類之情那得不殷

直東宮答鄭尚書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跂予旅東館徙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予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實美價難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極絲與桐

此不得於君之感借荅鄭以寓意首四句總冒全題跂予八句直東宮君子八句荅鄭尚書也句句相承相生對禁云者時巳爲太子宮僚旅東館鄭天子臣僚屬南墉兩廬俱在兩官之前若兩禁相對然而不能至和者以兩闈之隔故而兩關之隔又以皇居之險故蓋天子與太子兩官本是一體固宜時時相通而乃至於阻隔由於太子之見猜忌當日時勢應有不可明言者大意謂天下莫尊於太子亦莫親於太子而今猶然況太子之僚屬實疎且賤又何由見知於九重乎下文跂予六云雖是懷鄭兼是自惻起觀辰漢句正應首句環極辰漢即天漢天漢斜絡竟天如環諸宿無所不貫唯當大辰心宿在焉心三星其中爲天子明堂前爲太子然迹

天子用中極之星迹太子乃用外宿之星正見其隔而不通也流雲句喻讒間皓月句見一片丹心無處可訴耳亦說太子亦說自巳防密爲地所限漏窮爲時所限心惻難堪故一聞鄭訊卽惻然感動也然來詞甚美巳雖不解在鄭則出於中誠而在巳亦可謂能信於友矣上之獲與不獲付命而巳巳何觖焉

和謝監靈運

弱植慕端操窮步懼先迷寡力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事兩閨雖慚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弭屈汀洲浦謫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閒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物謝時旣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觀此詩閒衡嶠會稽是延年在始安遙和康樂之詩大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丈夫亦欲兼善天下耳獨善其身不得巳也非其志矣況處不成處出不

成出播棄荒裔者乎康樂原詩已還舊國尚有無限猜
嫌之意況流落南裔併舊國不可還者惟有予屏湘
浦謂帝蒼山而已雖天子昭德有振沈泥之意奈千不
能逢迎權貴故決意於必還也幽門三句正和原題志
不偕雖承上還故里言獨善之志不遂實言兼善之志
不遂云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經塗
延舊軌登闉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

林前瞻京臺囿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悽矣自遠風傷
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
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此與蒜山詩同一起法彼以元天高北列起此以江漢
分楚望起彼是侍遊題寫形勢處務與帝王氣象相敵
此是登覽題須與己之胸懷相敵目之所望者山川胸
之所懷者古今存是今人沒是古人萬古之往還已成
陳陳沒者何人百代之起伏徒爾勞勞存者何人請從
上世人云云乃言非古人吾誰與歸眞是目空一世只

此胸懷方足敵山川雄壯○首四句二十箇字連用八
箇地名中間只剩得四箇虛字耳且八箇地名俱是大
山大川非有歷例一世筆力如何支持得着他分字奠
字淪字藹字只四箇虛字竟將八箇大山大川載得絕
穩不减禹貢字法古今詩人罕儔唯杜少陵秋興末章
起句云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十四字中
一連用六箇地名只以二虛字貫之曰自曰入雖出禹
貢然用以叙游邦考閱境界

五君詠

延年托詠於五君者何也七賢之中惟嗣宗才識並優
中散才稍大於嗣宗而識不及叅軍識優於中散而才
並不及嗣宗延年蓋自負其才識如嗣宗且嗣宗曾領
步兵而延年亦領步兵嗣宗曾出守東平而延年亦出
守永嘉嗣宗當猜譁之朝遇文帝之刻忌猶稱其至慎
其操心也危矣慮患也深矣延年憂覺畏譏恰與相符
故首詠嗣宗以自擬寫至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痛與
痛心酸鼻之極然懼負才之累故詠中散悲雅之難化
惡智之難處故詠叅軍與關之善閉精之善韜次詠始

斗及常侍者永嘉天末遠郡人罕至者讀書之外無事故以始平況永嘉而借常侍之濟濟以明著作之意且器爲用世之具爰有取於遠音識微道乃藏身之寶深有取於採道托素故詠始平結以屢薦云云蓋有此不臣不友之本領不能自持乃至一麾出守悔之也惜之也詠常侍結以流連云云常侍作賦雖止懷稽呂然其時諸賢零落已盡終以山陽一賦了却五君之案此延年之托詠分之雖爲五人之詩而合之實延年一人之詩也○或曰七賢名盛延年於中黜却二人如此胸中

下筆何患不細何患不高潔此評似矣然未盡者謝過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郎令王戎嘗刪山公作人未見可黜但延年之詠五君以五人之淪落蹤跡與已相類至山公雖非大行然身爲吏部數十年其志亦自少伸故詠不及焉却於小阮詩中補出畧如春秋寄傳之義此必見山公之不得與詩者非如王戎之名跡俱削也○前人固不臧貶諸賢然諸賢亦未嘗無優劣題於五君書官書名都無異詞無所臧貶也詩則或稱公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名一似有所優劣如

春秋之例然乃阮嗣宗稱公詩外之山巨源亦稱公固是將山見詠不及者非有心黜之而向常侍稱名劉叅軍稱名亦非降劉劉戒酒之詞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取以暗伏頽放二句之義又如春秋之變例然去有所臧貶也

阮步兵籍

阮公雖論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攷天下事業全憑識鑒識謂知幾鑒謂知人故識不密

則敗鑒不洞則失人五君中唯阮公識密鑒洞攷得天下事業論迹者存其迹也迹者識鑒之效也能擴其跡所謂善行無轍跡而不可尋也然識而曰密而鑒之洞間着一亦字者蓋識無時不當密而鑒或有時過洞則傷物而物思反中之矣故中四句雙承識鑒而物故二句專結長嘯二句末了之意沈醉二句承識密藏之舍於內者曰照識之發於外者曰諷非無照也以沈醉埋之非無諷也以寓辭托之而又於中特著似字類字見阮公亦止自沈醉自寓辭初未嘗有意於埋照托諷

而照自埋諷自托一因乎吾心之自然是能淪其識之迹也長嘯二句承鑒洞以賢者當吾之鑒曰人以不肖當吾之鑒曰衆嘯者世外之音長嘯所以懷人禮者世中之法越禮所以驚衆而又於中着若字自字見阮公亦止自長嘯自越禮本未常有意於懷人驚衆而人自懷衆自驚一任萬物之各取是能淪其鑒之迹也雖然猶有跡可淪也物故云云併無跡可淪也何也天下物之可論者由物之不齊也人之以論齊物者由心之不齊也物不可論則因物付物而已不與凡天下大小長

短榮辱失得一切之物皆歸於齊矣而是非善惡之物尚有不齊者乎善惡是非之物既齊則無論其懷人也青以現菩薩眼者示菩薩之慈即其驚衆也白以怒金剛之目者亦示菩薩之悲也途窮命駕之哭與途窮反袂之泣其悲天憫人之心無有異也結二句上句一故字寫出世弃阮公之故末句一能字寫出阮公終不忍弃世之意此眞非流俗人所測者故足爲諸賢之領袖而延年自托引爲稱首云

嵇中散康

中散不偶世本自飡霞人形解驗默僊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阮公出世入世事俱做得中散做得出世事做不得入世事以其不偶世也其不偶世者以中散世外飡霞之人非世法中人也形解二句緊承本自句默僊凝神即飡霞也凝神校阮之埋照默僊校阮之托諷其所得似若更深但默僊驗於形解凝神知於吐論未免尚有可尋則以不能淪其跡故耳立俗二句承首句不偶世俗局世中山局世外流議世中之人鍾會之徒在在皆是隱

淪世外之人孫登之徒千古無二中散所洽之隱淪即阮公所懷之人中散所迕之流議即阮公所驚之衆但前首長嘯何在先善善之意稍長此首立俗句在先疾惡之義更嚴前首曰若懷曰自驚感聽物之來此首曰立俗曰尋山皆執我而往前首物不可論則好善疾惡之意俱託于依同而窮途之痛不見惡之可疾而反有哀憫之心此鸞翮之鎩乃是非必求其分明而龍性弗馴則疾惡必求其遂矣在中散亦非有心迕世只欲立俗立俗者將使天下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耳所以一切

世法不顧一味我行我法不知至人之所以周行天下
而莫之遏抑者只是無我益我與世不並立從世則迕
我從我則迕世必至之勢也而鄉愿之徒闇然自媚於
世是謂偶世偶者對也乃我與世分偏而治又偶者合
也乃我與世同塵而處夫兩物相切弱者受變世常强
而我常弱則受變者必我矣我既受變又安能變世乎
是以爲德之賊也惟眞狷者薄今之世而不爲寧甘皦
翮眞狂者捨今之世而進取決不移性故聞其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天下之俗帖以丕振焉當此世道

頽靡之日自應少此人不得易曰亢龍有悔雖悔龍也
語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雖衰鳳也不然人得楚而畜
之囿而豢之矣奚豢龍之有

劉叅軍伶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
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從此見

諸詩皆綜數事爲柄而此只是頌酒一意前半虛描後
半實寫滅聞見正是閉關懷情滅聞見正是善閉關鼓
鍾二句分承滅聞見韜精半承懷情見伯倫不是忘情
於世者精字是其經世本領夫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精也伯倫情則懷之
精則韜之日以沈飲爲事誰從見之而誰從知之然酒
德一篇情見乎詞矣聖賢與世只是一箇情字所謂深
衷卽此○五首之中阮與嵇小阮與向兩兩對仗以其
造詣相近也似春秋之比合題唯詠劉一章另爲格調
若春秋之單題則以劉之善閉關故無事實可紀似校
阮公之論迹更深何也有行則有跡有跡則可論善閉
關亦無行也又安有迹可論與此延年自負其狂不可

及處

阮始平咸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
已心醉山公非虛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七賢中多才多藝堪資世用者莫如阮仲容稱爲青雲
器者故別於湌霞人也湌霞者無用之用而青雲者有
用之器也而輕棄之所以可惜又稱爲生民秀者知樂
謂之君子知音而不知樂者謂之凡民仲容固知樂之
君子而超出於凡民之上者也其達音也宜深矣而卻

云何用深者樂律之道至簡至易深求之而反失然音
不用深而樂又須識微者知音易知樂難樂之中八音
迭奏而金奏尤微而難知蓋樂律之術總包三度而三
度須連物體而論與他術之空論度數者不同此晏子
所謂二體四物乃一氣三類五音之所基也故絲之屬
音發於線革之屬音發於面惟金之屬音發於體故樂
律之在線與面者未嘗無爲宮之黃鍾而黃鍾之宮不
寓焉黃鍾之宮樂律之全體黃鍾爲宮樂律之分體也
漢京房之准實爲絲律也其三分損益之法皆依線論

太史史公所述古之竹律亦止論線其徑圍等殺而稍
具而體未全唯國語所載嘉量鍾律之法寓焉作於周
公其圓中之方容深尺廣尺其音中黃鍾之宮所云萬
事之根本者此也夫量之容深尺廣尺是謂黃鍾立方
之形載有黃鍾之面六黃鍾之線十二故得稱黃鍾之
宮也然聲音之發不於物之實體而發於其體之空處
所謂有以爲利無以爲用也故敔發音於方之空中鍾
發音於圓之空中夫鍾與敔均以黃鍾之空爲度者也
敔之體不變而鍾爲變體者因乎金木之性也金之性

利制故爲而爲鍾能變方爲圓且不用渾而用惰復萷
弇後以取發音之勢使之靈而且遠焉故諸律之中鍾
律最難律書生鍾分云云畧言其大率則黃鍾之宮正
而諸律之宮皆正矣仲容天姿既秀而又好學深思故
能心知其意其論荀勗云云非徒以禮樂攻人之短也
故太原郭奕一見而心醉醉字從秦穆公聞鈞天之樂
而醉來然晉家當年制樂專任荀勗仲容之論托之空
言而已猶能令人心醉如此使與典樂如后夔得一試
其奇焉更何如也雖然郭奕知樂之士也故能知仲容

之知樂亦不過謂仲容爲禮樂之選已耳而山公乃薦
以爲吏部郎毋乃用違其器乎不知識樂者特其緒餘
耳仲容固稟生民之秀而爲青雲之器者也乃古大司
成論秀而升之領袖天下青雲之士以爲儀型者也況
乎聞樂之德可等百世於樂能識微者必於人亦能識
微者也啟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山公蓋欲
其助理詮選之務也奈之何山公薦之而不足荀勗麾
之而有餘焉[illegible][illegible]詞[illegible]曰一[illegible]詞人者難[illegible]目不入
[illegible]亦難之詞出者易詞曰乃出又加[illegible]之詞況存中固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出自延年此詩諷也此麾者指麾
之麾非旌麾之麾山公薦咸吏部郎三上而武帝終不
用後爲荀勖一擠而遂出始不甚延年被擯以此自托
耳自杜牧之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始謬習爲故事耳○五君中惟阮公才識卓越千古中
散有其才伯倫有其識故詩於三君有君子不器之意
而仲容則下一器字達音二句正是器郭奕二句正見
器於人處屢薦不入濺止於此一麾出守行止於此所
謂器也

向常侍秀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
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延年自託於五君雖重其作人亦愛其能文故於諸君
之文各有所取大約不離文選所收可見古人爲文貴
乎能傳不貴乎能多也於阮取詠懷十七首寓詞類托
諷是也於嵇取養生論吐論知凝神是也於劉明取酒
頌一篇謂深衷從此見也於小阮無取綠識微在金奏
不必以文見也於向既取懷舊賦而兼及所注莊子南

華一見其探道之深一見其交情之深要皆根甘淡薄
三字來即武侯所云澹薄以明志也人能甘澹則心自
深心深斯可著天下之書人能甘薄則情自深情深斯
可交天下之士試觀常侍莊子注乃借彼毫素自托其
深心直抉道德之淵玄而非尋章摘句屑屑作訓詁之
語者令讀之者幾不復辨向之注莊歟莊之注向歟彼
自而竊之者眞可醜也裁觀山陽賦即古之罪懷大河
之來太行之陽竹林在焉此日作賦之地即昔年偕遊
之地交呂二句借常侍一人之交攀寫當時諸賢之以
名節風流相尚也遊曰流連昔何其盛賦曰惻愴今何
其衰此感舊賦之所由名也嗟乎古聖有訓治民必先
獲上獲上必先信友乃山公之薦仲容友非不信也而
上終不可獲何況常侍之賦山陽一時知交零落盡矣
此而猶欲獲上治民也豈有幸哉故延年假此一賦歸
結詠五君之案而一已之心事皆寓於此云○德成於
已名成於友就成德而論曰道形而上曰器形而下秀
似優於咸就成名而論曰辭曰觀是來交曰交曰攀是
秀交咸似優於秀但咸是已成之器如子貢之瑚璉秀

之於道尚是璞子如曾晳之見大意且感之造詣與山郭不相遠故來交而秀稍不逮嵇呂故往交其詞雖有抑揚其意無所優劣

秋胡詩

盧江詩曰焦仲卿妻詩此應曰秋胡妻詩今獨曰秋胡詩所以專責秋胡也既專責秋胡何爲旁寫秋胡正寫潔婦然正寫潔婦正所以專責秋胡也夫爲婦綱奈何有賢婦而致之如此且棄養親之金不孝莫大焉是仲卿能有其妻而秋胡不能有其妻也學者讀此詩以

秋胡爲正面則生戒心而天下有孝子有義夫以秋胡妻爲正面則天下有貞婦此詩所關非淺而舊詩謂刺爲君之誼不終恐太鑿○易曰苦節不可貞在秋胡妻儘可無死謂苦節也詩正傳其苦節以愧天下之見金夫而不有躬者其注意在極寫末章然欲寫末章不得不寫其五其六其七以爲緣起又不得不寫其一其二以爲根本則其三其四及其八似可省不知古詩之妙全在虛處傳神詩欲傳潔婦之神而不寫其四一章則太促欲寫其四而不寫其三則接落不下且不稱而無以吸動下文蓋寫一路蕭條無聊光景正爲金挑張本然欲爲金挑章本宜於反路之下寫之而乃寫於初別者何也蓋秋胡歸路即秋胡去路去路如此則歸路可知故只下遵宇遂接昔今二字雖時分春秋俾學者以意會之可耳且秋胡臨行以新婚猶有不忘其妻之意故寫此一段苦境比其反也則忘之矣故不再述此其三其四必不可省也至若其八一章正見潔婦明於夫婦之義亦非薄於夫婦之情省此章便是一妬婦且妬得無倫理○古詩長篇惟仲卿妻詩及此然焦詩間出

險調語多警闢自是樂府本色此詩惟用平調語最雅鍊自是古詩本色○後人作此等題目只主議論而古人則一味序事點景蓋序事即在點景內議論即在敘事內所以不可及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從此畢

首章首四句托興處是全篇日子下六句亦伏全篇血脉椅梧傾高鳳者與其百行不愆寒谷待鳴律者所以

仰望終身者也遠字直從先王制禮明微別嫌原本處
說來後來許多差錯皆從此一字生來影響句雖關鎖
上下語氣細觀却有分定之意峻節句伏後見拒明艶
句伏後見挑慕運二句作滿志之詞伏後憤極自沉

燕居未及歡良人罹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
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爲久別
離沒爲長不歸

玩脫巾二句是說秋胡有家已受陳之聘而爲臣始畢
婚而去耳故事事寫得匆忙在秋胡以新婚遠別臨行

亦當有一番光景曰戒塗在昧旦則廹於時左右來相
依則礙於人俱爲下文挑拒章本至秋胡本仕陳詩曰
王畿勿泥其文可也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
多悲凉廻飈捲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悲哉遊宦
子勞此山川路

同一路也往日勞還日遵各有妙境

迢遞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
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凉風起坐隅寢興日已

寒白露生庭蕪

於秋胡路上寫一段景亦於潔婦家中寫一段景於路
上景寫得短於家中景寫得長在秋胡新婚遠別固人
情所難堪然一到官所公務鞅掌猶暫忘懷故結云勞
此山川路此五年之內不須叙也至新婦在家晝夜泣
訴故盡寫五年寂寞以爲第八章有懷誰能已張衣

勞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苦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
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
顧弭節停中阿

蠶月二句見潔婦不是獨出佳人二句見不是私行後
悅彼行路句正映此傾城誰不顧乃言遇此傾城之色

誰能不顧非指定多人闚遊觀看如詩之詠羅敷者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
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
調密比金石聲

九章中惟此章多拙句雖爲二句詞不達意須以首二
章照之方明鳧藻句似拙然形容好色人心眼如畫義
心二句人以此爲拙而不知其至快義心在內所守之

正若謂在外其辭則婉婉而正故以金石之聲比之密若無辭可入合末章高張云云玩之方得其妙

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慚歎前相持

此章淹字映前章馳字馳字爲重色人作見時光景淹字爲既見後光景自卑節中阿其淹已久但屈於高節不得不去意中猶以爲難久耳遲遲足之淹依依心之淹總是一片戀戀不捨之意故自桑野而前途而門基

而堂而室一步一步細細寫來然前章見藻馳日成心馳目馳足馳此止足淹心淹若從上空復辭來兼伏下文慚意故不復回頭再望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恆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潔婦之與秋胡五日夫婦耳未有反目之素隙其怨恨之意起於倉卒詩於相持之下卽用有懷誰能已五字起調卻似有幾百年之怨恨深仇者聊用以下應其四

結語謂五年之間無日不在念見秋胡不可負此意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此首起句亦用聲調比與其六末二句同意然前是拒他人其氣平故云云此既知爲丈夫情極矣故云云潔婦之操誠烈矣未免古今第一偏婞他婦婦人此婦婦已○潔婦原有箇婦種子在結言固終始正是下種子但是一別五載寂寞空閨此種如同落在寒谷之中

無由萌芽然卻從空閨寂寞中培養的這箇種子越大了所以一發不可遏○原傳直斥其不孝討此云百行愆諸已至誰與偕沒齒句似太決絕而前後詞甚委折似放寬一步不知實是着緊一步蓋孝爲百行之原也最得風人之旨○其拒外人也則日義心云云其責丈夫也則日高張云云一用爲結調一用爲起調俱借聲音爲喻者蓋延年詩妙於傳神是於細若氣微若聲處描寫潔婦之性情那得不入[illegible]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二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三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王僧達

王君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至其依古一詩老鍊之極前則建安上才莫能駕後則盛唐妙手難爲繼眞絕技也

答延年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跡清氣溢素襟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酙聿來歲序暄輕

雲出東岑麥壠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此即答顏玉水記方流詩也王以少年答老宿故不用月長卿四句雖頌其人而實已許其詩也珪璋句許其詩之前段精理句許其詩之後段君子二句答他同若崇情二句謂他襟期之淸高結游二句見他不挾長不挾貴而有下交之意寒榮云云此時方冬寒未可往遊且各向簷前曝背眼看春醞將熟當斟一瓢那時歲序聿暄玩秀色於麥壠聽好音於楊園則徂生窮節之念自當忘却但此時尚未春我豈無幽衷如君之遙俟云云然既有君之贈詩我日日吟誦庶亦可自慰耳棲鳳四句極珍重其詩蓋少年人當名聲將起之日最喜得老宿一言以爲聲價其心情如畫

和瑯邪王依古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

塗豈異魂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言

擬古者擬其詞依古者依其意並依其體瑯邪王原有依古詩而僧達和之者也其詩以關源立義者蓋關源乃秦中路古興亡之跡存焉平日載籍所載興亡事總話柄耳初未踐其跡也爲馳俠而旅宦爲旅宦而遊關源已踐其跡矣聊將平日所聞興亡之言一一訊之隆周云云不見興者止見亡者仲秋云云并不見亡者安有興者於是豁然大悟一代之興亡猶一人之生死生者既無殊轍死者豈有異魂故有生必有死有興必有

亡卽聖如成周賢如皇漢亦所不免乃帝命之至公夫復何言苟能抱命而無言則是通晝夜而知生死之說故能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迴視彼少年時以馳俠爲心遊宦爲事皆不信命故耳旣踐云云孰爲問之隆周云云孰爲答之顯軌云云却於問答之外有妙悟○仲秋四語千錘百鍊無一字不精附可抵一篇絕妙出塞詩令人讀之心神黯然

劉鑠

東平當晉宋綺靡之時獨表絜秀意欲追漢適以肇唐風氣所至固不由人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兎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凉風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擬詩必兢兢以古人之格調字句寸寸摹倣然字句之間可以出入憑我自運而其格調之大關鍵處則不可逾也如此題關鍵全在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語故從來擬者不脫此二句卽以選論之陸士衡云王鮪懷河岫晨風攜北林此詩云寒螿翔水曲秋兎依山基是也大約皆取物猶戀舊之義然微有異在原詩於依北之馬上加一代字巢南之鳥上加一越字言其戀處乃生處也於依巢二字來得最有力故能挑動下文相去日以遠也此詩於揚水之螿上加一寒字依山之兎上加一秋字言生處不可不戀而又廹之以不得不戀之時也於揚依二字來得更有力最能挑動下面芳年

有華月也若士衡止言王鮪云云止得一意故少減也至江文通雜體首篇亦是擬此然却遺此二語不擬題不同耳說見本詩下○前半雖緊依原詩然遣詞處亦自淸麗可頌日夕以下稍爲自運加明燈云云將一片幽思爲得黯黯條條末急收以願垂二語遂振起一篇精神故較士衡此擬尤勝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玉宇來淸風羅帳延秋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爲行客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

梁山高路難越

凡擬古詩十九首者既皆句摹字倣然十九首本無題後人摘其首句爲題則全篇當以首句爲主也如前作擬行行重行行首句之眇眇即准重上之行行字二句之遙遙即准重下之行行字固已奇絕而此則更於第三句方出明月皎皎又於明月之前先作無數曲折則更有首句落宿牛遙城言夜已深而不見明月以屑闕之上偶有浮雲蔽之耳及淸風忽來吹去浮雲而羅帳始延明月而入矣夫以月之明能透羅帳則不言皎皎

而皎皎可知其下敘別離之久山河之阻一片明發之懷皆從此明月而結耳

王微

詩品謂江淹筋力於王微夫力以氣運詩苟無氣其筋或過弛或過張而力衰矣徵君之詩氣厚而暢人皆賞其風華而莫測其筋力

雜詩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日闇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影自愁怨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此詩全在絃歌二字翻出情景來高臺言高華軒言廠取其聲易遠聞故於此處弄絃以抒其思然而不成曲者其心曲亂也於是又舍絃而歌即孟子子桑鼓琴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箕帚四句正是代思婦歌妙在但知何下作未了之語言歌未及畢而日已闇矣牛羊下矣野雀滿園矣寒風起矣星見矣朱火且來照人矣暫見孤影心曲亂矣論即言中之條理心曲亂甚言

無條理而歌不終矣夫絃以成曲歌以永言絃既不成曲而歌後不成聲思益苦矣朱火燈也室中無物不照單目照人抱影二字從此生然徒能照影而不能照心正吊動誰知二字野雀滿空園與蝴蝶滿空園俱選詩得意句

范曄

選中史才而兼詩才漢班固宋范曄梁沈約乃是以詩人而充史職耳若司馬遷絕不言詩所謂絕利一源故其史獨絕千古

樂遊應詔詩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氣修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探巳謝丹黻感事懷長林

從來應詔之什着不得寒儉自宜典重爲式但恐失於板重少靈秀之致耳此詩詞非不典重特其運筆精巧直把皇家一座極閎麗園圃寫作自家山林一般以興

起本懷眞匠手也夫崇盛莫過朝闕虛寂莫過川岑今聖駕舍朝闕云云豈矯性哉蓋以虛寂者聖心而崇盛非聖心也聖惟以道爲心故不必肅訪道之駕即偶爾逍遙遊豫亦莫非道也流雲云云苑中景萬狀曾無一些喧囂有極覽無近尋虛寂之中道心自生也臣之聞道久矣但以年力之衰侵不克自振漸化喧囂今從駕到此有極覽無近尋滿眼景物虛寂如此不覺道心復生但此山林乃聖上所謂山林自臣視之仍是朝闕臣自有臣之山林那得不感物興懷也

袁淑

太尉詩做子建一種豪俠之氣頗肸生姿其風骨不減建安在宋齊之交尤爲難得

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太尉主意不是作樂府白馬篇要傚曹子建樂府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荊魏多壯士宛雒富少年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藉藉關外來車徒傾國鄽五侯競書幣群公亟爲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

相捐影節去函谷投佩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閎壯而腴畧兼有文質却與陳思作不甚似然其亞也陳思作只說得一個少年獨蹻抽絲此邦衆得許多少年衆毛攢璽全於離合中取態致益言秦地多遊俠之士且形勢地足以容天下士故荊魏客從之而壯士少年皆聞風而來與之交歡宴飲結要而去此以務遠作結歸之於大陳思以赴難作結歸之於正差相當

傚古

許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軍
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
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
年徒爲空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通篇只寫得倦遊二字一倦於遊之遠一倦於遊之久
然久遠二字卻不分段落故爲錯綜其詞自其遠而觀
之本家遼東從軍西戎可謂遠矣登高而望止見雲中
望不見家也夕寢而夢止到甘泉夢亦不到家也以致
風雨之不時寒燠之失節總形容風土之殊以見其遠

之極自其久而論之家本云云乃遡其幼未能遊之時
昔隸云云甫壯即遊也但其遠遊至今不止十年然止
云十載者遊之始在此十年內血氣正盛猶不覺倦結
軍以下俱此十年後事風耶雨耶寒耶燠耶不知經過
多少雲中之望河北之夢總無奈此壯年之徒空何耳
故總結之以古人悲轉蓬也悲生於倦

鮑昭

當晉宋波靡之餘振拔爲難出顏謝盛名之後與起匪
易參軍挺爾奮舉以駿逸之氣運清攏之詞雖造詣之
深不及顏謝而其板重捆塞之語淘洗淨盡居然自名
一家之體得與並驅者唯謝宣城一人然宣城工於琢
句而參軍風骨更勝復兼擅樂府之長故同爲唐人權
輿而參軍尤爲供奉所服膺已

還都道中作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
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遒騰沙鬱黄
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絕目盡平原時
見遠烟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

里遊誰令之古節貽此越鄉憂

總重客行惜日月一句崩波句客行之速不可留以艱
險也昨夜今旦侵星畢景是寫惜日月鱗鱗四句寫不
可留古者男子生而懸弧志在四方憂在越鄉非古節
矣參軍豈乏古節哉古所謂志在四方乃得志行道經
營天下也今一官自守徒僕僕風塵耳豈有所謂得志
行道歟未嘗云云固是詩人之言非實也

詠史詩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

十二衢飛甍各鱗次士子影華纓遊客珠輕轡明星辰未
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
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詠史止詠得君平一事前一段爲世人繁華是客末二
句言君平寂寞是主通計一詩纔八十字耳寫客處費
却七十字寫主處僅僅十字且十字內身世兩相棄五
字又是兩下關的只是布置高卓詞鍊得精警有力數
以十字敵彼七十字尚有餘勇可賈○舉世繁華如此
那得不棄君平舉是繁華如此君平那得不棄世詩用

兩相字者有激之言畢竟世先棄君平君平始棄世耳
李太白詩以此五字衍爲十字云君平既棄世世亦棄
君平恰是君平先棄世矣不如太白意在典起下文觀
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云云亦如夫子之旣老不用退
而刪述之意故先作訣絕之詞耳畢竟君平終身不欲
棄世

行藥至東城橋

病而服藥行者欲其藥之行也城東橋行藥所至也詩
中爲名爲利之人乃橋上所見因而有感乃感之緣如
多病則多感及感之因也然題雖曰行藥而詩中一字
不及者似是此事不雅馴故托之行藥耳嗣後詩人屢
用入詩如偶因行藥到前村等亦只是圂圇用之未有
的註也唐李商隱有藥轉一詩曰鬱金堂北畫樓東換
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
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
衾歸臥繡簾中此詩字字刻畫藥轉二字余最喜其憶
事二句深得藥轉神理蓋藥轉者不用出行只在樓東
堂西目無所見感只在心故曰憶事懷人若行藥則須

遊至故因目見而感及開芳云云也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蔓草
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
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塗各
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
隱淪容華坐銷歇端爲誰苦辛

雞鳴云云是蚤起擾擾云云更有蚤起者然我之雞鳴
而起臨陌歷闉只爲行藥初不爲利彼擾擾營營之徒
盡是孳孳爲利者蔓草四句不是寫景正爲寫人張本

除險如高隅人行不到故生蔓草若修楊所夾其問正
是人所行之通津塞路飛塵正是擾擾營營之人蹴起
來的懷金句承市井撫劒句承遊宦爭先句又承撫劒
句各事句又承懷金句懷金者慮爲人之所謀撫劒者
兼有謀人之意萬里謀之遠百年謀之長爭先各事正
蓦他孳孳爲利處邦把雞鳴而起意亦蓦得出以上六
句雖遊宦與市井平對然市井之八懷金從利止爲身
計遊宦之人爭先萬里而遂至不顧其親則又側重遊
宦一邊以下六句議論專承遊宦也開芳二句舊註謂
人嘗韜光於上文義不通余觀參軍詠史詩有繁華及
春媚五字忽得此二句之解此詩及字春字即詠史之
及字春字也稚節亦春也開芳即繁華人若得志而遽
要津在少年之際何等繁華他人見此繁華未有不驚
者若韜歛其光彩而甘心陋巷則鮮不忽畧之矣故曰
客驚春也下尊賢句正應開芳句孤賤句正應含彩句
葢人生富貴窮通有定分尊賢自合照灼孤賤自合隱
淪從古而然彼擾擾游宦之人撫劒辭親不過爲百年
計耳乃容華坐歇百年倏忽彈指之頃爭先萬里恁地

苦辛端爲誰乎此參軍之所以深感也

擬古三首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彤服獸肥
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
勁鷙雀無全目漢 方未和邊城屢反覆留我一白羽將
以分虎竹

全章以騎射二字爲主分言其事曰騎曰射合言其用
總曰馳逐也幽并騎射之地成於風俗故曰重少年騎
射之時成於性情故曰好下氈帶二句寫騎石梁二句

寫射氈帶二句寫少年馬上莊束正寫騎貼帶寫射獸
肥二句正寫馳逐亦帶寫射朝遊二句專寫馳見騎之
能石梁二句專寫逐見射之巧末四句又將射寫得鄭
重按古者六藝之科射御並重茲獨重言射者馳逐之
事肪於晉荀吳毀車崇卒之後御道已廢惟今日之射
猶是古之道也將以古道報吾君父爾此詩人占地步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旣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
罷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
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淸江湄設

亘守毚兎

嘗客云云把以前富貴盡情寫出令人熱中止形出末四句是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來却又蹉進一步曰以道得之猶且不處況不義乎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説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晩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首章説武二章説文留我一白羽代木清江湄藏器於

身也將以分虎竹設亘守毚兎待時而用也三章承上文十五二句言其學恥受二句言其間古人風是三代之英不是相如仲連一流覩下文羞恥二句可見兩説二句言我舌端筆力都來得縱橫之事我非不能爲只是恥而不爲耳聊城句是應筆鋒指射書事白璧乃相如事應舌端舊註引莊子誤矣晩節云云是學問不見於世寧從世務棄文就武郎子行三軍之意決不爲縱橫之事也然棄文就武出於時勢之不獲已非其始願始願乃古人之風云云是也今指現前力不及四於時

勢也在於我者文重而武輕在於時者重武而輕文輕文者輕道也所謂君子道消也消之又消伊於何底故曰安知今所終

學劉公幹體

口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兹辰自爲美當避艶陽年艶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此詩舊註以雪比小人桃李比君子非也有一輩小人自有一輩小人行事前人之術巧矣後人更有巧者前人必爲後人所傾故小人猖獗肆志各有其時把個時

勢盡是小人迴轉據住何日是君子道長之時乎○此詩口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謝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唐詩朔風吹早雁日夕渡河飛此三詩遞相祖述各有其妙雪是無自力的故曰吹曰度全憑風之外力雨稍有自力故於雨上加一飛字是半虛半實故不曰度曰來乃自力與外力合併雁之自力猶强故於曰吹曰度之外更加一飛字全是虛字古人之精於體物如此

代君子有所思

按樂府有君子有所思行盞登山而見世人之奢泰因
思古之賢哲也此雖用樂府題而體則古詩故不用行
字却於題上添一代字言當今之世併無君子故代爲
之詞云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
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疑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
代徵聲帀邛越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
意會盈歇蟻壞漏山阿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
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士衡作只從城郭廬室上一層層說進去如剝葱然剝
出箇管生博與人調甚奇詭自是樂府之體此敘事處
倫次一些不亂然只是平衍固是古詩之體
擬詩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
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躍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
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
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殽分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
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言事中皆寫善宦一朝通只末第二句十載學無就五
字是本意與前詠史同格
翫月城西門廨中
此與謝法曹詩參看謝題曰泛湖歸出樓中玩月先書
地後書事此題曰玩月城西門廨中先書事後書地命
題各有意思凡古人作詩只以題爲主題中所有不敢
遺題中所無不敢贅題之前後位置不敢亂
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
蔽珠櫳玉鉤隔鎖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

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客遊厭苦辛仕
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
陽春殽乾酒未闋金壺啓夕淪廻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玩月詩中却句句是懷人詩然不可作懷人詩看乃是
玩月城西門廨中詩也今夜玩月在何處在城西廨中
此中悶悶故借懷人以抒之也首六句曰西南樓東北
墀映下千里曰蔽珠櫳曰隔鎖窻映下與君同乃追未
望以前初生之月光猶未滿不能照遠之意及十五六
夜月滿矣無處不照故曰千里與君同君指何人即結

語情人是也徘徊句不是玩月乃是懷人徘徊既久不覺夜已深矣歸華云云把月下二孤清光寫成十分蕭條惜無人與同玩既無與同此月可以不玩但我在官風塵又連日辛苦幸遇此暇又不可不惜此一遭也蜀琴云云纔是正寫玩月然琴曰白雪曲曰陽春此解中人誰能和者故酒未闌而漏已殘矣迴軒不是與盡酒未闌亦不是已醉不能更飲全要逗出留酌待情人然情人既隔千里如何待得余在潯江聞峒民有歌曰思歡苦行也思睡也思行時思歡留半路睡時思歡留半

床此歌雖俚可喻此意○首四句是扇對格曰如玉鈎曰似蛾眉雖有兩擬只是一月始見西南末自映東北

東武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敵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勢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里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王惠不愧田子魂

寒鄉士無所緣而起蒙漢恩出身之正曰隨曰逐始終隸人部曲之下權不得自專曰始隨曰後逐復無定主也將軍下世併無主矣績曰孤績非較多言乃言其得功危且難也密塗句是說遠寧歲句是說久肌力句是身之苦心思句是心之苦得功之危且難如此非僥倖一亘者比所以最為可傷耳窮老入門跟上部曲離散來腰鎌句固是寫窮倚杖句固是寫老然刈曰牧亦陶荊州運甓之意棄席云云猶是壯心不已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敵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　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　主身死為國殤

應是當時政令躁急臣下有不任者故借此以寓意言平日無折衝之謀以寢敵慮及邊隙一啓曰徵騎曰分兵皆臨時周章光景以敵陣之精彊故也天子之怒固

是怒敵亦是怒將士之不急急剪此朝食故從戰之士
相望於道當此時也雖有李牧輩爲將亦不暇爲謀矣
簫鼓云云不憚於勞時危云云不憚於死一片忠心上
之弗恤死爲國傷何益於國哉

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
一旦至負劒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
闕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
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

相求今我獨何爲埳壈懷百憂

凡觀古人之詩却不在實實字面却在幾個虛字上却
又是無要緊虛字如此詩中之去鄉三十載人鮮不以
爲過文語耳殊不知一篇關鎖全在此句凡事有初中
末凡人有少壯老人生百年耳前三十年爲少少之時
以好俠費中三十年爲壯壯之時又以亡命費末三十
年雖得歸又以老費然人生做事全在壯年此却重寫
老輕寫壯年何也因其輕而輕之正是重寫少年也當
少時只因負酒使氣遂致亡命非有邪也亡命凡三十
載此三十載中正是壯年做事時候試問此三十年中
無所爲乎觀其歸家而歎正歎此三十年間或不得有
爲或爲未成耳至升高云云亦是去鄉三十年中家下
時勢人情俱變盡今之將相王侯非昔之將相王侯者
日扶羅日夾列何王侯將相之多乎我獨不能取此所
以百憂交集也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
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

遠杳杳落日晩居人掩閨卧行子中夜飯野風吹秋木行
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
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按樂府有東門行日出東門不顧歸乃婦人送別歸而
歎於室詞至哀切叅軍所擬乃代行者別後之詞分三
段離聲六句是離別之情遙遙六句是行路之情食梅
六句是行到遊所之情總以首二句內離聲爲主離聲
者卽別親友時所奏之絲竹絲竹滿座乃遊所所奏者
惟塗中無絲竹則用野風吹秋木五字補之風吹秋木

本是無心入離人之耳則以爲離聲耳滿座絲竹亦然○將去復還訣正擬原題不顧歸一息二句正是不還訣之由○落日歇鳶中夜始飯遊人的有此苦上著居人句襯出尤不忍堪前連用兩惡字寫乍別後連用兩苦字寫久別中間行路遲呼行子真令人戀𢥞落泪食梅二語是以綴語承急調與古樂府枯桑二句同法

苦熱行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墜魂未歸湯泉發雲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恆昏雨露未嘗晞丹蛇踰百

尺仫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瘴氣晝熏體菵露夜霑衣饑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忘志登禍機戈船榮旣薄伏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赤阪一段亂寫熱意無倫次似楚詞之南招毒涇以下見開邊之功夫人臣爲君開邊展土本爲榮賞然開邊展土之功有大於戈船伏波者乎賞則宜厚矣重矣而乃薄且微如此夫以士之重博君之輕猶不可爲況以士之重尤不得博君之輕則何爲而爲之以士之重博君之輕猶不爲況以萬士之重博君之輕又何爲而爲之○凡古詩托興之詩有正面有借面此詩之借面是說苦熱不止是前半是苦熱即後半亦是苦熱若榮厚賞重則人忘其熱矣此詩正面是說薄賞以士重較賞貴以薄況蹈必死之地辛苦萬狀乎前苦熱一段正形賞薄

白頭吟

白頭吟始於卓文君而詞內所引班去趙升乃後來故事擬樂府者特借古題非如八股之擬摹古人口氣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見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首四句自稱其德言已無取棄捐之道女子之品最重清直曰朱絲繩（即瑟絃）玉壺冰足見清直之至何慚宿昔意一清到底一直到底未嘗一日少變不知今日之猜恨何爲而迭至也人情四句寫普天之下盡是負心男

予那箇不負恩棄舊記小忘大又倍以世諺云者負恩
棄舊在男子淪惑喪心固然而無分旁人議論亦逐與
衰可見滿世界全無一箇公道卽諺曰牆倒一倒推者
所以毫髮一殺丘山難勝眞大可危也食苗四句潑口
痛罵新人鼠與蠅皆人所極憎之物中點四句引古爲
證最苦在周王二句使今日新人之罷僅如我昔日也
則一黜一進一去一升止足相當猶可安之爲命唯日
淪惑益嗟稱十倍於我之嫮昔者爲可憤恨耳末四句
亘古以來止有貌恭那有心賞謂爲心賞者皆女子痴

心也以此樂府此等處皆是臣不得事君但他題是憂
人妬已此題偏是已先妬人妬有兩層曰猜曰恨一虛
一實最爲狠毒妬者不自知也方自以爲淸且以爲如
冰之淸如玉壺冰之淸也自以爲直且以爲如繩之直
如朱絲繩之直也不知直則激而少容淸則察而無徒
則凡直與淸者乃猜恨之別名但妬者見人不見已耳
直則攻人之惡人將謀我之短淸則形人之濁人將疑
我之假是濁與枉未必猜恨而直與淸者猜恨之的實
也恩謂情舊謂義有恩有舊所謂與也當此時無有猜

也焉有恨也無有恨也焉有猜也忽有一日不知緣分
將盡不知人情陡變於無意之中忽然坐一微塵此一
塵者是恨耶云云是猜耶云云丘山難勝不於漸積而
卽在此毫末之微也可知恩與舊尚不足恃淸與直又
何足恃也恃其直則食苗之碩鼠侁我矣恃其淸則玷
白之蒼蠅玷我矣恃其恩鬼鴞之美方以遠成矣恃其
舊新努之後且見奪矣凡此者皆未事之先慮何也凡
天下有勝已者則妬其勝與已等則妬其等不如已者
又妬[illegible]或已等或更勝已也申點二句妬其等已周王

二句妬其勝也惟鬼鵲二句未等未勝之前慮之不勝
慮最爲苦惱也

代放歌行

截雞鳴以下十八句論之是放臣代小人之言合通篇
二十二句論之是作者代放臣之言題曰代放歌行代
字益指作者代放臣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壯士懷雞鳴
雒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從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
飈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

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此詩起首斷作四句下即作小人讒詬放臣之言到底此格正與潘尼迎大駕稍似夫蓼蟲習於蓼之苦而不知葵菫之甘猶小人習於齷齪而不知壯士之懷壯士即放臣雞鳴以下八句言富貴人之多夷世以下八句言人得富貴之易今君指放臣謂有何疾而獨見放也此皆小人讒詬放臣之言篇中縱橫四方等字是橫說[illegible]遠近[illegible]如此雞鳴平旦等字是竪說朝暮皆如此一言

片善等字是退一步說他無取富貴之才豈伊將起等字是進一步說他無取富貴之志寫來濃甚熱甚真是齷齪真是習苦不知甘也至賢君云云尤是小人口吻足令放臣痛哭欲絕凡忠直之士以讒見放雖甚無聊靜中或可以理自遣最苦者從旁有不在行人絮絮聒聒以不入耳之言來相譏訕愈難堪矣此作費盡苦心追取放字神髓乃知舊評之妄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翩類迴掌恍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飡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前半自述平生至窮途云云言平生閱歷多矣久矣用世事業做不得方思出世正與陳圖南對朝士意合此詩之最正者○遊仙詩只如一首咏懷詩絕無一切鉛汞[illegible]從師結友是求仙人第一要緊事此獨拈出末結[illegible][illegible]渡世濟情語最剴切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三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四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謝靈運

康樂頗能見意故其詩最可玩味勿以其昧明哲之道而忽之也蓋其才大心細襟閑情深而老於遊故其遊覽諸作直攝山水之魂魄於五言之中後世鮮出其範圍者○康樂之詩横絶今古由其前者而論之詩品曰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而逸蕩過之李夢陽曰謝詩如[illegible]之冠冕然其體始於陸平原氣格稍亞時代使然也[illegible]謝二[illegible]則又上祖曹子建王世貞曰康樂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體格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由其後者而論之詩譜曰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取深處多取此薛蕙曰清曰遠詩之至美者也康樂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由其同時而論之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鏤金孫器之曰謝康樂滄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絳雲在霄卷舒自如唐子西曰三謝詩靈運最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則謝齊名於理各有所見謝見得深而見得實謝見得做不得止於狂陶見得做得可稱狷論文各肖其至陶詩和雅大雅之才謝詩悲憤小雅之流若以謝多遊句晦句以爲不如陶之通陋不足與言詩矣

述祖德詩二首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絶人迢迢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曰祖[illegible]是表[illegible]德非以依功也依功詳載晉史無容贅○靈運恐後人因功而掩其德故作此詩重三個道字德即道之有得於己者達人四句以議論起乃全詩綱領段生十句引古人之有道情神理者見依之功德遠侔古人也委講二句依之由處而出以道也尊主隆民功有實濟此指未破苻堅以前而言見破苻堅非徼倖成功夫曰委講前此者嘗論道矣曰改服前此者有初服矣貽應達人貴我句不忍恝然於世出康世屯正應高情屬雲天句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圮萬姓咸振慴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遺情捨塵外貞觀丘壑美

後篇中原二句從晉亂起崩騰二句根豈解已見亂之久河外二句根中原句見亂之大拯溺二句見依之成功以道也應前兼抱濟物性句秦趙二句即前尊主隆民又歎將拓[illegible]賢相亡句見時不可爲道情一句見依之功成而退以道也應前而不緩垢氛句合之總是完得貴自我三字○劉辰翁曰後詩專美謝安蓋安當時高卧東山是有道情神理者此言大謬蓋前章明哲後章君子皆指依賢相方指安試觀其語意仍是以依爲主王元美曰安石沒後晉事不可爲矣依所以拂衣而去是爲得之蓋謝氏之功莫大於破符堅然破堅者安也依因安成事者也此際最難立言言之則沒其功不言則沒其實此詩之妙自前章及後章之半并不及安至末乃出賢相亡云云其意以沘水之戰當堅者依也依實有破堅之才使得行其志者安也安既沒事方不可爲耳此所謂不沒其功亦不沒其實也尤妙在稱安爲賢相蓋以采薇頌依而別歸天保於安矣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此詩與謝瞻同題一字不差謝瞻心中無事故其詩只從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爲主而送孔令只於篇末略帶之康樂却是欲歸不得無限牢騷故通篇以送孔令爲主起句季秋云云便爲送行張本只用良辰四句略廻顧題面良辰二句從宋公鳴葭句是戲馬臺蘭巵句是集似若宋公之出諸人之集止爲九日也者然餞宴云云送孔令之禮亦於時成焉在宥四句見宋公量大能容不以法繩下故孔令得遂其歸志而歎已之不得與也弭棹二句歎他去得抓脫河流二句歎他去得快

驟觀下文自明言已不是念他途遠辛苦效兒女子之情却是羨他得急流勇退之道而深有愧心云〇瑯琊漫抄謂此詩首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二句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爲此論者最合詩意蓋此詩爲送孔令宜以孔令爲主而從宋公送孔令尤宜以宋公爲主寒潭皎潔爲孔令已盡却是從陽卉凄腓句挨出子曰歳寒然後知松柏不有凄腓之陽卉安顯皎潔之寒潭也陽卉之凄腓由於霜雪之苦乃旅鴈之所以欲去也此四句人但知其以景

表時不知乃以時喻時也此等之時難爲致之當日闕天下治亂之機者宋公也在宥二句雖寫其未有天下而已據有天下之勢然借莊子語言在宥者謂其所藏蓄者深不可測而吹萬者謂以小仁小義取媚於天下而不可語以至精之道也以致陽卉云云卽廣成子謂黃帝曰而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草不待黃而落也夫孔在當時雖稱賢哲然不過急流勇退之人何必如此深寫然孔令此時有歸期而康樂乎昔有歸志此其相合處故寫孔令正寫自已寫自已故不得深耳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此康樂之永嘉郡初發都作也然古人作之郡詩多矣未有謹書初發之日且詳紀其月詳紀其年者而此題獨書曰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者何年高祖之年也月少帝之月也日靈運初發都之日也係高祖之年者未踰年也七月者少帝之踰月也十六日者去高祖之升遐無多日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

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慚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丞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

按法以述職二字疑康樂爲六月入覲七月返棹非也觀詩中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此所爲初之郡也但爲尊者諱耳若言已在高祖時已曾爲郡今日之行若述職而歸郡然闌暑者言今日已之之郡非朝命下而夕啓行也已之理棹雖在七月而爲郡之命已在高祖

初寔殆之五月是斬焉衰齊之中固已改其父之臣矣
特以國喪之故未忍卽行故期之七月耳然何以不言
國喪之故而托之待時而行者亦爲尊者諱耳秋岸句
時雖已秋火旻句暑氣猶未全退當是國喪已除定有
勒令離都不容一日緩者辛苦云云至末俱因發都而
思歸家也辛苦句承上火旻句卽唐人詩所云仕宦爲
親友親友已零落是也遊子句謂暮年之人更不能堪
此耳此二句是下文之樞變似句承辛苦句來去國者
見似猶喜交友者久而瀰敬懷土固人之常懷也但男

兒生則懸弧志在四方我如何持莊舃懷土之心以謝
彼志在四方之遠度乎蓋以歲年已暮猶困於遠役不
得歸家爲可痛耳然何爲不得歸而遂至暮年也以仕
宦故何爲仕宦也以彼英達之知遇而未報故蓋其初
年亦未有仕宦意常念古人如李牧郤克皆支離其形
之人爰遇良時不以支離之故而見遺皆能自立功業
以報知遇乃余不獨支離其形而心遊方外更支離其
德宜見遺於時幸際休明親蒙英達之知遇不以支離
見遺亦如二子然知遇之隆不啻趙璧之下曾無寸補
皃似魏絳之無用以立于之義內慚於心思立報効不
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覚蹉跎二十餘年至今日而有
之郡之行矣使此行也與歸家之路絕相背馳則亦無
所感耳乃今日之郡之行卽傍歸路而行而迫於簡書
曾不得一過省且永嘉邊郡遠在天末以暮年之人將
窮歷山海而親友相聆賞心之事恐自此永絕耳此一
段應前遊子句通篇全在始得傍歸路五字若無此皃
是一首思歸詩矣

隣里相送方山詩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
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積痾謝生
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
塵慰寂蔑

首二句將出守永嘉旣辭朝矣此隣里相送之由解纜
云云點明方山方山下有湖水相送至此已業登舟矣
懷舊不能發直寫已依依之情析析就衰林卽湖
岸山足之林送者尚在林中此曲寫隣里綣綣之情皎
皎明秋月亦照舟中亦照林中更寫已與隣里脉脉之

情夫巳之情巳所知也故直寫巳非隣里未盡知隣里之情故借林木之析析就衰曲寫而後以秋月之皎皎互寫含情以下乃對隣里自言巳志謂巳平生多情多感一遇山水佳處輒不能巳巳是他自認一疾如古之狂也但積久爾年生慮久謝雖盈於情而實寡於欲因欽於人而得全於天有惟狂克念之意此其平生之志也將資此志永與隣里共棲幽豈知爲作郡而有此久別哉然其言志只是自言巳志何常討及隣里之同有此志否也下言勉志亦常是自勉而乃拉隣里在內曰

各勉日新志者何只是他志在含情云云乃中山之事雖一麾出守所勉者仍含情云云之志只緣他要加倍寫勉字却須於志字上用日新字既用日新字不拉隣里在內將恐人謂山中一志作郡又一志未免疑其爲致君澤民之志故曰各勉則作郡所勉之志即山中隣里共勉之志日新又新決不令一息稍塵耳音書何就上各字拈來見他言志却又都是寫情恰恰又是與隣里之情

富春渚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人知靈運用易語莛詩詞不知靈運用易義立詩格如此詩借未濟富春巳前喻冒險而行須重坎之義曰洊至宜便習截住前半既濟富春以後喻於止知止又須重艮之義曰兼山貴止託截住後半若今日以前之年

是一靈運今日以後之年又一靈運也如此詩格亘古無兩然却不是是今而悔昔蓋凡聖賢學問要從人間險難中磨鍊而成苟不便習洊至而遽止託乃告子之不動心也此最善於易者

七里瀨

小淵曰渚深水也水流沙上曰瀨前題富春渚見其水深難濟故前詩止寫其險急而不他及七里瀨亦富春之瀨長七里子陵之遺踪在焉於此弔子陵者以瀨因子陵而傳也然先寫瀨而始及子陵者以此雖爲浙東

甫之感縱無子陵亦能自傳也故題曰七里瀨者詩正
爲此瀨而作而子陵不過我心之同然耳

羇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此詩只以存期得要妙一句爲主得要妙則學爲本即上皇心所謂大道之行也得要妙則學爲有用即任公釣所謂三代之英也凡選中古人詩須當具此一副大

本領不然一遇盛名之古人即心聾口噤如尹夫人見邢夫人不覺自屈矣康樂胸中眼中實有不讓子陵處故特借他作印證與仲弓胸中先有敬簡一段大道理而以子桑伯子爲問同意故此詩開首絕不理論子陵只爲連日羇旅之苦即一展眺若未嘗望子陵也者即望之所見亦止見此逝湍及淺水云云乃瀨中之物事耳於山者日落是日之夕矣於林著沃若言歲之暮也乃承上逝波㕘起下文悼遷斥意遭物四句寫懷亦止寫自已之懷也遷移也斥去也物指上文云云感物而悼逝者如斯蓋一旦同瀨而有悟於要妙然而實非一旦之悟存者養也期即時也時無一息不逝心無一時不存其得要妙是平日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要妙既得此心不爲物遷則居然上皇之心矣既秉此上皇之心則末世管晏之流又何足掛我齒頰耶目覩以下方寫子陵然亦不是寫子陵若寫子陵則曰囑子陵之瀨自宜想屬子陵而却別想一人曰任公何也人生所難遇者喜起耳子陵値建武之君止作得巢許局面徒能自善不如任公東海之釣云云自善而能兼善

也故既以上皇之心表自已之心復以任公之釣小子陵之釣也但子陵之隱此固是借關山水而康樂之弔此亦是未免有情所謂異代同調者此耳康樂亦只是見得幾到其實連子陵亦做不來可知石勒不下光武康樂不下子陵俱是英雄欺人

過始寧墅

始寧墅者謝之舊墅別此二十四年以出守永嘉始得便道一省過者如過路然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

謝淸曠疲薾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淸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層巓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自首句至還得句因過舊墅而自感其平生之懷也以耿介二字爲骨耿即下文淸曠介即貞堅逐物猶隨事也志即耿介之志違志二十四年之久則謝淸曠慙貞堅似無復往日耿介之懷矣皆由於逐事推遷漸漬而然何也凡人苟知自好誰肯甘爲緇磷疲薾一遇世間

難爲之事不妨暫爾貶屈曰吾不得已也屈之今日或可伸之明日屈此一事或可伸之他事乃日復一日事復一事習爲固然于是耿者化爲緇磷介者變而疲薾彼其初意豈料至此之甚哉故曰違志二十四年之久直死似昨日也若只此一差之後後來再不曾過得一日做得一事然者拙疾二句言雖一事偶差蹉跎至今似爲不幸然而猶有可幸者曰拙曰疾拙則事不任我故心得靜病則我不攬事故身得旅身靜心靜我更得却便宜此二十四年雖逐物推遷而耿介之懷不致盡

滅盡者賴有此耳剖符二句點明題面以下俱寫過字山行二句追寫未到始寧路途之景見得過始寧亦如此行道之例耳巖峭二句是遙望此墅白雲二句是近望此墅葺宇二句已到此墅謂此所迴江者我二十四年前所葺之宇也基層巓者我二十四年前亦所築之臺也揮手告鄉曲已過墅矣直寫出倘過門不入意思三載期歸兼樹枌檟皆告鄉曲之言併不與家人一語也樹枌檟左傳季孫之語終老此墅以遂其耿介之志也然違志已是二十四年之久何不此日即止而又待

三年滿任之後不虞其六云乎當時蓋亦有不得已者姑爲日損仍恃有拙病在尚可支持得此三年後來不可再耳

登池上樓

登池上樓者初登也池即詩中池塘園柳之池樓在池上池在園中園在署側故詩中曰傾耳領舉目眺將波瀾嶇嶔寫得稍遠者以明此樓本在郡署與城上郭外之樓不同也夫康樂以遊覽爲性命鑿山開道至伐木三百餘里乃永嘉山水之勝甲於東南到郡已數月矣

至今方登池樓一領一眺正不知其數月中何以堪今日亦何以堪也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全詩妙處全在衾枕昧節候一句為一章關鎖潛虬云云皆衾中枕上想像出來的說話潛虬何喻古隱成其

為隱飛鴻何喻見成其為見若我今日將見而薄霄既無進德之智則不能響遠音而有愧於浮雲之飛鴻將隱而棲川又無退耕之力則不能媚幽姿而有怍于沉淵之潛虬故見不成見隱不成隱而浮沉於窮海之濱到郡雖久以抱有夙病不離衾枕至今節候皆昧故欲暫登樓一窺臨也傾耳二句是寫窺臨傾波瀾曰傾耳眺嶇嶔曰舉目是寫出乍離衾枕人耳目儳態初景二句是節池塘二句是候祈祈二句是至此始不昧故以形從前之昧從前昧有昧之苦今日不昧又有不昧之苦以兩者而較索居易永久則昧者猶可言也離群難處心則不昧時更不可言也持操句應首二句叵薄霄等五句言我雖浮沉于隱見之間而千古人云云亦無所愧怍也細玩池塘生春草二句的是仲春景初景二句却是初春景妙在不昧時猶帶昧意蓋康樂于去年七月十六日自京起身比其到郡當在秋冬之際種種憤懣無從告訴只是悠悠忽忽展轉衾枕之中其與節候只知有緒風故陰耳及當窺臨之時忽見滿草云云始知緒風為初景所革故陰為新陽所改矣不然池

塘之草胡為而生柳邊之禽胡為而鳴哉以久昧節候之人當此那得不傷祁祁之豳歌而驚時序之屢遷感萋萋之楚吟而痛羈旅之無極耶余嘗覽吟窻雜錄云康樂坐此詩得罪池塘二句因託阿連夢中授此語客有請於舒王曰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公若未尋繹爾客退而求德輿集弗得後以為問王誦其略曰池塘者泉洲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由舒王此言觀之則

於嗚禽句之下即接以郦郦句是歎周公之不作也婁婁句以莊舃自喻謂其外補遠郡無異繫囚也末四句慕以遯世無悶之聖人自處應前首句即易之潛龍勿用而以操文王羑里之深應楚吟之感也黄省曾謂康樂肆覽莊易乃不能以易處全而反以招尤焉良可惜夫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

好已覩朱明移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此是一首絕妙苦雨詩首兩句似是喜霽却政是苦雨覩劈首時竟二字明有多許久雨望晴意思在前澄霽上加夕字明謂此日猶是大雨夕方霽耳雲歸寫霽西口寫夕密林應雲歸遠峯句應日馳久痗句是一篇之骨旅館句見久雨之苦城中沉竈産蛙無可遊者只得出眺城外之南亭澤蘭二句久雨之后百卉皆萎惟有澤蘭芙蓉原係水草故反能應時而發借以點出夏時未厭二句乃是追想苦雨之時一年青春有幾都被霖雨占去不曾見得一日好故曰未厭澤蘭云云正是夏月之詩何云已移也霽時光迅速曾不少停一瞬日纔中便昃月纔圓便缺故曰已移覩下文候秋水候字不是眞候已過也此所以感物而歎白髮之星星陡然猛警曰予平生多病情之所止唯是藥餌但彼時尚屬少年又身在家中到此白髮星星積痾未消不比少年之時正宜在家借藥餌扶養而乃在永嘉之南亭耶斯何

地也而可久處耶於是賭氣反爲望雨之詞曰也不索此一日之霽一發下到秋天下得遍世界皆水如莊子云云那時却好乘此秋水汪洋息影于我家舊崖崖字即秋水篇望崖而返之崖遍世界皆水家中舍廬豈不漂沒須偃卧於崖耳此與雲漢詩靡有孑遺同一形容末二句賞心唯良知世人孰是康樂良知畢竟有志莫亮耳

遊赤石進帆海

首夏猶淸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昏陰霞屢興沒周覽

倦遊嗟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
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
牟謝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
天伐

首二句言時未盛暑遊尚可進水宿赤石舟中陰霞與
沒已盡赤石之景未及天下之大觀古人之遊有凌窮
髮者我豈至此而倦周覽之典哉於是又進帆海無端
倪寫溟漲見天下之觀止此虛舟句已之胸懷與之相
敵此一段從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意脫出

仲連之蹈海子牟之去國皆有名心由於道之不足適
己郎道物郎名任公之言郎適己之道適己則名心不
生而天伐永謝矣此六句正發明虛舟有超越句○赤
石海濱應因海映之而得名霞之典沒以朝暮屢字從
淹字來○鍾子曰得水上看霞之妙○川后四句字面雖
鄙然亦有味上二句喻心之安靜下二句喻心之有得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沈曉霜
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羇雌念舊
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
帶緩促襟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射堂射圃之堂西者講武之地詩無所取義者以偶出
所至也郎出之晚亦是偶偏然耶從晚字斗底嘗心有
弔於賞心之不可離鳴琴賞心之事也射堂雖無所取
義城西岑乃射堂所望見者妙在一遙字下文俱從遙
望寫來連障句峰岳之遙青翠句草樹之遙夕曛句承
青翠句正寫一日已晚上着曉霜句虛補一歲已晚也
全要逗起下文節往感來頭己之感不淺念已深也羇

雌四句遙觀於物舉世俱偏兼善之事難作撫鏡四
句近觀于己一身支離惟獨善之事可為賞心者隨時
自遣鳴琴者隨時自度可謂悟道之言

初去郡

初去郡者去郡之初也不日者義不繫乎日也郎初去
郡之不日益知前之郡初發都是繫日兼繫月繫年之
有指耳但前詩題中並書永初而此郡于詩補景平明
景平為少帝之年號益顯永初為高祖之年號此詩補
出景平又以元興配言元興者晉安帝之年號也是不

惟有存沒之感具有興亡之感俱在二十年間具大可
痛也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予
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
許心跡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畢娶類尚子薄
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牽絲及元興解龜在
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騖修坰
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憩石
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肥止鑒流歸停即是羲唐

化獲我擊壤情
康樂之詩語多生撰非註莫解其詞非疏莫通其義唯
此作爽明可誦玩全篇語意似與陶間居三十載詩同
意更加飾潤其雜取彭薛等六樣人名中唯彭薛貢公
兩樣人是一篇之客而當客之主乃達生之士蕩蕩無
名而周任長卿尚子邴生皆主人之變相至末羲唐云
云始露出主人真面目也首四句議論自起人生大節
不過出處彭薛固是知退貢公亦不是嗣進俱足優彼
貪競然而不足稱達生者以名心未絕故也予之素沒

所尚名心已斷矣或可以達生自許然心雖如此迹則
未合無庸妨周任予固仕矣有疾像長卿却未嘗做得
仕的事業畢婚類尚子予嘗應矣薄遊似邴生却又未
嘗做得隱的事業只是與世浮沉耳至今日方纔恭承
古人之意促裝而歸此所承之古人在彭薛等六樣人
之外其云古者即下文羲唐之世人者即擊壤之民乃
上文達生之士也以上迹去郡之故已完牽絲以下又
追訴始仕之年以至今日去郡悔從前之非與明題中
初字見從今以後之是也負心二字即上心迹猶未并

心字乃所秉之尚也孰爲負之曰迹也迹即將迎乃周
旋世故之意本與所尚相悖故負此心也自晉之元興
及宋之景平二十餘年之間負心之事不知積至幾許
直至今日去郡纔廢將迎之迹耳此處正與陶詩反照
陶三十載日間居是其得力處此詩二十年日負心是
其失算處然人之德慧術知在乎操心慮患謝之失算
處在此二十年其得力亦在此二十年故陶云遂與世
塵冥謝亦云於今廢將迎也理棹四句去郡之路行得
何等逍遙與前初發都云云之辛苦自不同也野曠一

句二十年久負之美景今始不負慰石二句二十年久負之樂事今始不負到此境地眞如臞以戰勝而肥流以止鑒而停卽是羲唐化迹與心并獲我擊壤情心與迹并洵可稱達生云

初發石首城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文猶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遊當羅浮行息必廬

霍期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嶷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淒其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

首四句直刺孟顗之讒寸心二句言其幾危日月二句幸天子原其罪出宿二句後奉臨川之命初發石首城也然題曰初發詩何以云重經盖重經者指前有永嘉之行見生平之遷斥非一初發者謂今有臨川之行伏後來之飄搖靡定朋知偶在建業之朋知故山指始寧距石首已遠況從此而臨川去之又遠而此身去後讒在君側肆爲媒孽有如此江上風波者豈復得生還故山耶至此序題已完以下又作自問自解之詞悠悠忽忽若忘其爲赴臨川也者曰此行也將遊羅浮乎將有廬霍之期乎將越海陵三山而遊仙乎將卽屈謁舜而遊湘歷九嶷乎然欽聖懷賢在在動人悲思何處是安身立命之所乎我惟是聖賢之心爲心任小人百般媒孽此心終不爲所移耳此等詩與楚騷並讀可也

道路憶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棲息

時偃臥任從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不怨秋夕長恆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以聲音起以聲音結一詩大章法蓄感人最深者莫如聲音其音彌揚其感彌深此詩借爲憤懣如抽繭然層層逼入直到無以加處采菱楚調江南越歌乃聲音之淺者鍾儀楚人聞楚音而心絶我固越客寧聞越歌而不腸斷斷絶二句雖云念殊而慮同正反言慮同而念殊存鄉二句正是其念之殊也爾只是存鄉我不止是

存鄉乃憶鄉中之山也爾之存鄉不過思我憶山中
更加憤懣追尋二句廻寫山中樂事如此爾鄉中未必
有也懷故二句極寫道路中之憤懣此正所謂傷禽惡
弦驚愁人惡離聲之時論詩者至此定謂其停歌罷吹
矣今却不然偏要從新作起且要比前番更精何也凡
天下之愁人皆天下之有情人也天下惟有情人善於
攬愁亦惟有情人善於遣愁故有以歡遣愁者更有以
愁遣愁者以歡遣愁者當愁之來自寬自解勉强行樂
以避愁銷凡人有情往往如此此遣愁之一法也若夫

至情之人從不避愁豈惟不避且更相覓如阮嗣宗每
遂愁絶偏要尋着窮途痛哭此又一遣愁法也康樂正
同阮法故於聞歌斷腸之後更起絲竹曰明月吹曰廣
陵散較前采菱江南不啻倍徙故曰悽悽曰惻惻直寫
到心裏不僅曰急曰不綴徒爲震耳之音也曰危柱曰
促管又從發音之器上加寫一倍悽惻曰慇懃曰慷慨
又於作音之人上加寫一倍悽惻然孰爲訴之孰爲命
之此又至情之人以愁遣愁也

入彭蠡湖口作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廻合圻岸屢崩奔乘月
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積日
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
派理空存靈物恡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
流温徒作千里曲絃絶念彌敦

客之倦於水宿者以風潮故洲島二句正寫風潮至於
哀狖之鳴芳蓀之馥綠野香秀白雲高屯無限好景自
千念萬感之人視之無非風潮者正所謂難具論也於
是舍舟而崖遠入松門而望三江九派歷歷矣事者古

人之事跡如大禹九江既入之績之類然事既往矣孰
爲繼之理者即康樂後詩所藴之眞如古聖觀河而作
圖臨洛而作書皆因其理其理空存誰是作者故靈物
恡珍怪而不出異人秘精魄而不見金膏之明光已滅
水碧之流温久綴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所以徒
作思歸之曲轉令憂念益甚耳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此題事有不明意有未盡則用自註然自註有在題外
者在題内者何以别之在題外者小書注附於題者也

在題內者大書注并爲題者也此題止一入華子岡叉曰是麻源第三谷者非有兩地用里先生高弟華子所居之舊岡正麻姑修煉處所之第三谷也以麻姑照出華子以谷照出岡上之泉爲詩中羽人以下一段文字緣起而華子岡其根本也是并根本緣起爲一題非少陵公自注之例矣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峰首邈若升雲烟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傾用豈爲古今然

首二句言華子岡屬南州地氣偏熱桂樹經冬不凋銅陵二句言此岡有谷亦因地熱故澗泉不凍流出於石磴之間有此勝景是宜隱淪之客所遊而肥遯之賢所棲故在昔日丹丘會遊華子會棲也世人無知輒以是谷之渺深疑其中有神仙無非謂其經險云云不能深入以窮其極耳然余則登其冢首而升乎雲烟之上矣所謂神仙者絕無其人矣然人即昇去或有丹竈可發乎丹竈我不能逢或有其圖牒在乎圖牒或磨滅有其碑版在乎不惟碑版也萬世之後滄桑遷變且併無此谷無此岡又安知千載前之有麻姑諸仙乎我入此且乘月弄泉聊申我現前獨往之意如古人之風雩浴沂豈爲千載之上與有麻姑諸仙求其不死之術以爲百世計乎哉古今二字正對俄傾二字猶言古往今來

石壁精舍還湖中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題曰石壁精舍還湖中若云在石室屋而欲還則成何石室精舍此却曰昏曰旦若動若靜俱堪娛人令人忘還是妙於寫石壁精舍若云一還便至湖中則何必還此却以出谷二句明出俄延而行一步不肯放過而下遂接以林壑云云見得一路好景若云湖中無可娛人成何湖中又何必還此却芰荷云云正妙於寫湖中觀披拂二句則是石壁有精舍而湖千亦有精舍南徑通

精舍之徑東扉蔽精舍之扉苟湖干無精舍則趨者何所而偃者何地乎然何以言湖中而不言湖干景在湖中而不在湖干之精舍亦猶景在石壁而不在石壁之精舍也但使石壁無精舍無以歷昏旦焉由知氣候之變乎通篇俱寫氣候之變而以昏旦二字爲主句句俱從還字生意却無一辭在地上實寫山川句氣候以旦而變也出谷句言日距落時尚蚤可見上文憺忘歸乃戀石壁之清暉自旦留連至日平西也出谷句自石壁精舍步行至湖中之彼岸舍從而入舟日尚蚤陽已微

將時陰寸分刻量正形還字之妙且下文林壑芰荷等物俱從微陽朦影中看出林壑二句乃入舟以後已離石壁又回首將石壁景物補完石壁之氣候爲昏所變又遂以斂收二字掃去石壁之迹而以芰荷云云專寫湖中林壑雲霞石壁之物色芰荷蒲稗湖中之物色也迭映蔚相因依亦從微陽朦影看出極形其多以爲披拂二字之案而披拂二字又寫暝夕舟行之意南徑舍舟而岸也愉悅句歸步於湖上之精舍也愉悅者一日之遊覽淋漓盡興爲意愜張本偃東扉至此群動皆息

正養攝之候爲下文慮淡二句緊承此句而末攝生固由慮淡二句而推實從全篇之理而推盡物者累生之具理乃養生之根故物輕屬情情感生慮淡則緣絶理靜屬性性動生意意愜則靜極靜極則養精善攝者去其累此生存其善此生而已此道即攝生之道而猶必日試日推者欲令讀此詩者細體通篇一連十六句不必陽屬句句是說慮淡句句是說意愜且所云昏旦變氣候分明參同契動靜有蚤晩一段注脚敘郭景純遊仙詩尤切實其爲陳子昂感遇詩之開山無疑

登江中孤嶼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絶孤嶼媚中川雲日相暉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非先遊江南方遊江北正先遊江北方遊江南江南既倦乃廻想我昔遊江北江北山水與我周旋久矣今久不遊若朋友之久曠然於是又欲迅掉遊江北乃未及江北適於江中亂流正絶之處得此孤嶼因知首二句

多少曲折乃用南北二字夾出一中字也然於未登孤
嶼之先上著懷新二句者何凡人行過舊路多不覺遠
以懷新故蕫得見所未見耳道既覺遠則日便覺促總
是急急尋異以見前倦於江南非倦於歷覽也雲日二
句寫孤嶼之景正是所懷之新所尋之異也表靈即亂
流云云言此等山水皆表天地靈異之氣而不知賞則
此中所蘊之眞意誰爲之傳乎此所以新不能已於懷
異不能已於尋也○前段重一新字後段重一眞字宇
宙之理惟一眞蘊之爲眞表之爲靈天地之化惟一新
懷之爲新尋之爲異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絶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長林
羅戶庭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
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猨啼沈冥豈別理守
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
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晨尋夕在寫登處已明寫出最高夕息在山棲五字是
一篇之要領蓋用此句遞過最高將寫散深也疏峰四
句寫山棲之深連巖加一倍深密竹又加一倍深故以
來忘去惑極摹之挑動下文沈字活活二句夕息景物
謂此山棲最深者以在最高故去人境絶遠惟有活活
之夕流噭噭之夜猨耳此又加了冇倍深挑動下文冥
字既沈既冥自然與道相守而不攜所謂嘿而識之是
也心契句道之體目玩句道之用居常句體中有用處
順句用中有體皆從沈冥中來也惜無二句謂無人能
領畧此意而青雲梯三字又點還最高以明非此最高
安得此最深也此詩正暗用孟子舜居深山之中意舜
之深在山之中此深在山之頂○沈冥二字出揚子李
軌注曰沈冥猶㤝寂泯然無迹之貌阮裕在東山蕭然
無事內足於懷王右軍曰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
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
席淸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
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早聞夕飈急晩見朝
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

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此詩當與田南作合看田南是未成之園故極力布置景事而與同心人止於末帶曰惟開曰永懷不敢暢言之也石門所住已落成矣故景事甚畧而獨致意於美人之不還其歎塵之凝席也樽之酒無人傾而常滿也洞庭空波瀾而美人不來也桂枝徒攀佳期無由敦而且路遠莫致也徒令人致望於霄漢之隔而惻然勘歎撫所聞所見而生感也其惜美人不至正惜所住之美耳末與智者論蓋以園中布置之妙皆智者事故云云所以古人之詩不苦粘題而無一字不合題者此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園中屏氛雜淸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群木既羅戶衆山亦當牎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峰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工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樵樵夫之事隱賢者之事養痾之事在非隱非樵之間其事不同所在之地則同未樹爲山旣樹爲園一也在山在園各順人之所宜耳園中二句亦俳亦體是好地卜室句是好坐啓扉句是好向激澗句卽題中激流所以灌園插槿句卽題中植援所以衛園群木二句是園現模已成泉木衆山適湊成趣於卜室云云是有心作此以無心得之凡園之前數忌促偏靡迤句是好案迢遞句是好峯如此方成好園園中不過一室一扉一泉一援此外無多營建是爲寡欲不用勞心布算如此已了樹園之功作室作泉作援皆因地勢自然雖不乏人力然亦罕矣惟開四句是向寬處說不是向嚴處說盖園當極僻極曠之處又加激流植援永與一切俗人隔絕然吾只是隔斷俗人耳如羊仲求仲其人者何妨源源而來永懷此二人者以賞心之事不可忘妙善與兩人同之耳曰賞心曰妙善則今日之樹園正爲隱計非止爲養痾計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爭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旣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

祿登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書非寂寞人不能讀非心跡雙寂寞亦不能讀昔余二句心雖寂寞跡尚未寂寞也至於既歸山川處館絕爭訟則心寂寞空庭來鳥雀則跡寂寞如此方好讀書蓋昔在京華未嘗不讀書但不是齋中曰虛館曰空庭纔指出齋中二字然齋中可以讀書亦可以養病臥疾句我完齋中之餘波讀書既在齋中作文亦在齋中翰墨何逗起讀書之旁緒此二句最是行文之巧機懷抱二句正寫讀書乃從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翻出新意

發憤云云固是讀書之法然余之讀書亦樂亦憂正不必忘憂余之讀書亦寢亦食正不必忘食何也凡人具有懷抱但遇得意之事則懷抱爲之暢然樂若遇不得意之事則懷抱爲之鬱然憂直以胸中之未達耳若余之讀書凡遇古之善人善事則爲之讚歎勿衰未嘗不樂古人之樂及遇古之惡人惡事亦爲之憤恨不平未嘗不憂古人之憂然於古人固未嘗認真也古今一戲場古今之書一戲劇余之讀書聊展戲謔耳世人於古人之書既認真故讀書亦認真而尋以爲二日之間廢於寢廢於食而余既讀書爲展戲謔則戲謔無時不可展故寢亦展食亦展固無時不讀書耳所以又以時止是戲謔正是懷抱亦爽豈癡君子不出乃所願則達生耳

南樓中望所遲客

杳杳西日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蚤已滿佳人殊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所期在夕乃日頹而即望者冀其先期而至也日頹距夕無幾時耳路苟不長或可赴得長路漫漫如何不迫上句似寬一步實迫一步此句似迫一步實寬一步益爲所遲客原情爲下文留地耳圓景蚤滿時已夕矣而所遲客屆期不來然而未敢以爲不來也故下文即事云云全妙在寫夕用圓景蚤滿假如魆黑之夜寫望字不著且魆黑之夜便無即事感物亦寫望字神理不出惟三五之夕圓景徹夜無時無即事無一時不感物即無時不怨睽携云云眞所謂一夜一年也而上特加

孟夏何者乃極寫其怨悽也琦華句彼未嘗有信道來
不來蘭茗句乃怨悽之甚無奈何自爲消遣耳然又以
路阻故不能往問彼之來不來也搔首問行人純是望
者一片虛想過期而不來仍不敢以爲不來然天明始
有行人又顯其徹夜相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
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
流林密蹊絕踪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
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
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游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首四句點明題面側徑六句所眺之景俛視林密應側
徑句仰顧石橫應環洲句解作六句又感所眺之物解
作句是化升長句是物初篁四句是物之升長而解作
之化在其中撫化二句正根此六句來不惜句應前側
徑六句爲去人遠但恨句應解作六句莫與同其撫化
覽物也孤遊應首四句賞廢二字應側徑理通又應解
作六句蓋去人不遠而解作云云之情何由而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
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
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
林擿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
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凡天下佳山佳水原非虛設彼造物者實生之以供斯
人明悟之用故山水自關人意而人自鍾情山水或因
悟而及山水或因山水而起悟莫不本其情之淺深以
爲所得領畧之分孔子以樂山樂水爲仁者智者之情

其動靜樂壽四字政從樂山樂水指出道理來故凡古
今詩人孰不情關山水之間而詩中康樂尤是慧業文
人故其留心山水更癖而所悟最深也如此詩在諸作
中結搆猶爲完潔而詞調更極响俊前半紀行寫景後
半因景得悟其前半叙景處就題中翻起一波蓋詩之
寫景原爲寫悟如此詩之悟全由蘋萍云云本在溪行
下穩處而却於溪行之先先寫一段渡澗越嶺之險危
即伯牙學琴從師蹈海不見其師但見洪濤洶目鳥獸

悲鳴嘯呼欲絕然後有悟也逶迤云云極形其險危而
猿鳴云云雖是曉行却因山深谷暗看得不甚分明見
此渡澗越嶺如同夜行是預先暗伏一倍險危也見此
一悟不止在溪行川渚云云而實兼猿鳴云云而得之
耳既因猿鳴云云而得悟即當於攀條句下竟接觀此
句却又起一波曰此溪之美如此而又有急澗絕嶺隔
斷世塵如此奇境更必產有奇人如楚詞所云山阿人
者已彷彿在眼中看見他被薜帶蘿之狀矣然而握蘭
勤徒結乃是見因想生折麻心莫展終亦可想不可見

也情者理之實著于景為用契于心為賞情用賞為美
者言情之為用以契于心為美也事者理之迹理隱于
事昧而不顯既不得見此山阿之人將與誰辨此理耶
然正不須見此人我亦能辨得觀此猶萍云云而塵垢
之慮却已淨盡豁然一悟而平生一切未了心案至此
發放已完此一悟本是自悟不是碌碌因人指點者○
小謝京路夜發晨星四句正從此首四句脫出小謝曉
星正寥落二句寫將明猶暗餘露團畧退一句復寫欲
明稍見朝霞上方寫到十分明此猿鳴句寫已明谷幽

句又退寫未明巖下句又進寫明花上句又退寫未明
蓋小謝是京路定要寫明昭見山川之修廣此詩是澗
行只要還寫未明奏下與陘之險僻小謝是寫感懷人
去心賞故寫得倦甚此詩寫悟情用賞為美故寫得不
倦○康樂於山水處只是心細眼細手細故能夌前絕
後也谷即斤竹澗其谷既幽而光尚未顯何由知為曙
也以猿鳴故猿亦夜鳴何以知曙蓋用元康地紀猿與
獮猴不同山宿臨日則相呼之義用代雞鳴以別此地
之為幽谷也此二句乃在旅館起身處巖下二句方出

旅館也凡天之將曙谷定生雲日光映之是為朝霞此
以谷幽光未顯之故而雲又在巖下日光不能映而成
霞止是雲方合耳露花花上者先謂花上露猶泫同是
行的絕豩亦見谷中待日之遲逶迤是已行到澗邊隈
曲也與涯也言其路又灣又偏且逶迤而長山嶺曰陘
山嶺曰峴言其路一高一下且迢遞而長也過澗句澗
之急已厲而過矣登棧句嶺之緬已凌而至矣川渚以
下正寫溪行川渚者溪之形流者溪之流川渚之形迴
復可一望即得而溪流之廻轉妙有逝者如斯之意故

宜細翫玩之也蘋萍菰蒲皆淺水之物蘋萍遇淺水則
止遇深流則沉深水急流亦不泛沉深則泛菰蒲不生
於陸亦不生於深流故曰冒清淺企石二句又溪傍之
景上句之妙在企字下句之妙在卷字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聖靈
昔廻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飇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崑
峰餘燎遂見還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長與歡愛別永
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

為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
感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扳纏曾是反昔
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
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
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此詩聖靈盛明舊註俱指太祖上下文意不甚通余反
覆再四始解按康樂去永康郡詩牽患及元興解龜在
景平元與晉帝年號聖靈是指宋高祖蓋云感高祖之
眷而不肯歸也何意以下是高祖崩徐羨之等作亂以
廬陵事見疑出之永嘉二年始歸事躓四句言時不可
為已惟避賢而去託身青雲而已盛明以下是太祖既
定亂又思康樂乃使顏范二公招之故云云感深二句
又許之出但詞在含吐之間只云我感深不得不出曾
是云者言雖出而我既反舊園訴及往事實出誠款但
云我舊好處云云便知非虛飾之詞與二公之見亮也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

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倒
景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原隰荑綠柳墟
囿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縶撫心慚
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

王者之深居布令懸玉璽以戒誠信其出遊也乘黃屋
以示崇高無非事者但事雖為名教用亦或偶爾遊豫
以陶性怡情其神理固超於名教之外者此今日之遊
幸所以遠接汾陽之駕也鳴笳四句寫遊北固遠巖四
句為遊北固所見京口之景物皇心二句有王者與物

借春之意顧巳至末寫從游因眼前之景物想及山中景物浩然動歸林之與此詩有傲氣只是深藏不露耳

廬陵王墓下作

宋武帝二子義眞封廬陵王聰敏好文與靈運遊武帝崩廢爲庶人尋遇害有謝靈運欲立廬陵者遂遷出之後知無罪追還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詩即取廬陵王墓下作六字爲題見彼墓中之人特爲夭枉而作詩其下者悽痛之極由於理感之深非有私也與尋常哭挽之詩異矣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恆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栢森巳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以灑長歎不成章

題曰廬陵王墓下作詩即句句注定墓下二字王墓在朱方即京口南距雲陽約百里首句發雲陽曰曉月起身特蚤急急欲到墓下也次朱方曰落日旁日之力急急欲到墓下也含悽句發雲陽之時舟中行尚未望見王墓故止含悽於內及至朱方則淚下矣淚下交睫則不可望故揮灑其淚以眺王墓不曰墓而曰連岡者初遇王墓未知所在言念二句尚是懸寫以後方是墓下也道消句謂王見害於徐爲君子道消運開謂文帝即位始得昭雪也神期句死後之靈爽一如夫生前德音句生前之音容不泯於死後徂謝二句歎時光之速亦借松栢成行點綴題中墓下二字延州以下云云借故事以發議論此乃康樂之創格其云心許蘭芳季子楚

老之通處乃其識也解劍撫墳乃其蔽也蔽於情也若以識將之似可不蔽然我今含悽灑淚近於蔽矣第今日之慟固爲情慟兼爲理感雖具通識有不能自持者脆促二句應道銷句脆促固巳可哀况兼奉夭枉更異尋常乎一隨句應運開句既巳夭枉今日之追崇不過空名耳何益哉合此四句正是理感而慟通蔽兩不相妨也末結作字意曰舉聲則悽主此不能含曰泣以灑則淚至此不暇灑矣

酬從弟惠連

寢瘵謝人徒滅跡入雲峰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
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　其一
首四句是謝絕外人第四句並謝絕良朋友值令弟
上著末年見前此賞心之絕爲已久矣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
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
凌澗來尋只是意得原不爲問所知而來開帙只是偶
然興趣凌澗而來是一聚凌澗而去是一散前日相值
是一聚今日相别是一散總係因緣其云聚散成離别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四五

猶云今日之别離成於因緣
分離别西川迴景望東山别時悲已甚别後情更延傾想
遲佳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欵曲洲渚言　其三
述别後之思和望其音信而果然寄詩也辛勤句來詩之
自苦欵曲句來詩之見憶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
惠來章祇足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其四
此時有務協上一句惠連應是有事之建業來詩未及歸
期康樂要爲之期空谷所期之地暮春所期之時殆欲

其蚤去蚤來也及見來詩知其阻風於中途則去時遲
却一日即歸時遲却一日也況阻風西陵非一日乎故
追計之洲渚句一遲風波句一遲是皆遲之已過者況
此一到京華又有京華之事不日事而日想者已到京
華日事未到京華日想想乃預計到京所作之事也務
協猶云定竣恐以此或忘空谷之期也此又是未來一
遲故前以詩來爲慰心此又以詩來爲攪思無非念望
之切耳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鳴嚶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四六

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
兩人互相作詩之現景俱在仲春惠連却於挨仲春之
前追提出遊將歸行者故爲遲遲靈運於挨仲春之後
預提出暮春望歸者異其蚤蚤山桃云云正寫仲春之
現景於遊遨之上著一善字與西陵之阻也雪薇層領
一段苦處相形見其宜歸且仲春之景其美如此若至
暮春其美不知更當何如故起句曰暮春雖未交作於
後不了語見歸之又宜蚤也○凡古人詩其所取用
景物決無一字虛設必有根據如此詩山桃二句不過

點綴仲春之景事耳不知絕有保意桃隱秦人之居蔽供商臣之食嚶鳴從上文空谷二字生出空谷二字又從首章寂峰二字生出嵆康樂病謝人徒非真病也以斯人之徒無可與偕隱者耳末年始得惠連而開胸披心云云是有空谷偕隱之期矣一旦惠連別出恐以京華之遊而忘之故寫出山桃二句以諷之而嚶鳴者乃新出空谷之鶯見彼無知之物尚有嚶嚶相求之舉而人獨睽違弗遂兄弟鳴和之風也欝陶字取象曰欝陶思居意未釋客與勞正思惠連之由客字從易摘來與悔字對生於內者勞字從詩摘來與逸者對生於外者故曰詩至謝客易象風雅合爲一致矣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此題共二十字只初發彊中作與弟惠連十字是實旁首登臨海嶠四字是發的主意發而曰初此身尚在彊中未到海嶠雖實而虛末見羊何共和之六字純虛須連上與從弟惠連十一字作一句讀之言我已不及見羊何矣子見羊何共和此詩分明借惠連轉寄羊何故題中不著此六字讀者亦未必能覺及其既著此六字便覺詩中句句有羊何此古人之風神也若刪此六字題既不全詩亦無味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

秋杪二句起登臨海嶠郡是初發神理別山阿正是初發日與子言見子不見羊何也

隱汀絕望舟騖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幷奔千里游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日落當棲薄初發之第一夜也繫纜臨江樓作詩之地

欲抑一句含有羊何恭君與子及羊何一生之歡在此今乃抑之而爲千里游當此日落繫纜江樓豈是愛夕情好亦爲憶子而淹留耳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協悲端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借淹留以憶昔時之歡抑因淹留復增今日之歎今情昔情既以分慮而況又值此秋色乎悲端即秋色下秋泉二句是也應上秋杪字新別即今情專指惠連久念即昔情兼羊何在內此章政作詩之由

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
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此言與惠連之由旦發云云俱是繫纜臨江時預指預計前邊路程言今夜宿此明旦發青谿明夕便宿剡中宿剡中之明日便登天姥峰矣天姥岑即海嶠末四句預寫登臨之妙彼處高入雲霓返期都迷我不能歸倘遇浮丘挹袖拍肩我不肯歸與子永絕況於爭何我焉得不與子詩子見爭何焉得不共和此詩也○通篇只寫得山遠行不近五字詩中語言不得十分認眞○

謝家兄弟相與贈答之詩在謝集中另是一樣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并序

擬古之詩昉於陸機陸自恃其才可敵古人凡遇古便擬初無成局至宋謝靈運更自負兼人之才於是宗陸意而擬鄴中集詩八首其取材於鄴下者何也才之難也生不必同時同時者未必聚之一地又未必有人焉集之一處一時而諸子生同時矣魏武能聚之一地而文帝又能集之一讌之上此眞亙古未有之奇而此八人者又各各手筆不同或清或艷或正或奇咸能自竪壇坫謝貪其如此因而取材人各一首蓋直欲合天下之才以爲一人之才者也題曰鄴中集詩八首若地之有八維然遂成一橫局至梁江淹時漢道既衰而齊華亦將竭於是上自古詩李陵下及休上人千餘年間凡得三十家倣其體人各一首是又欲以一人之才分爲古今之才者也題曰雜體詩三十首若月之有三十日然遂成一從局惟陸隨篇而擬無成局故有去有存而謝與江之詩總是一篇故存則俱存耳○謝之擬詩與陸不同陸之擬詩倂擬其字句謝之擬詩止擬其聲調

蓋陸有詩斯擬原有本詩樣子在此若謝欲擬鄴中八詩在原詩有文帝芙蓉池一作公讌止劉楨王粲子建應瑒四首餘陳琳徐幹阮瑀三人詩不見選勢不得字摹句倣只得取其平日之聲調氣格爲之平空代擬三子既爲代擬餘五首若仍如陸之字摹句倣則八首不相倫矣故索性連五首亦正擬其聲調氣格也江之擬法則兼陸與謝○顏延年作竹林七賢詠於中減却山濤王戎二人故題曰五君詠康樂作建安七子詩於中添却文帝一人故題曰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一減

一篇正有深意其後杜少陵又有八哀詩夫康樂詩寫
一身之出處猶延之詠五君少陵詩關天下之治亂則
論語之記四科其飲中八仙固遊戲筆墨耳然亦出於
此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娛之極天下良辰美
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
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
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時徐樂諸
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

必賢於今日耳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其辭曰
凡擬古之詩不是古人話說却是自己話說特借古人
做箇題目耳故既擬諸子之詩於每篇之上各綴數語
畧加衛宏之小序元暉之詩柄而又代文帝總序於首
文更較著也蓋康樂自傷其才大不偶故於諸子止寫
其喪亂流離之苦或寫其人品卓犖與不樂仕宦之意
即間有優渥之言不過在遊戲飲讌之小禮總非有國
士之知也〇前論以傷己才之不用於時而託之此詩

固是康樂之正意而非其隱情蓋有感於廬陵王義眞
之事也史稱康樂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藝
處之不以應實相許且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見
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康樂情欵異常少
帝即位康樂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
出爲永嘉太守史又稱廬陵王義眞宋武之愛子年十
二從北征武帝東歸留鎭關中後亂逃朝封廬陵王初
少帝爲太子多狎群小武欲立廬陵謝晦曰德輕于才
非人主也尋爲徐羨之等所害康樂因作此詩其託之

魏太子鄴下集詩者蓋以魏武屢有易儲之意太子平
原各豎羽翼其他朝臣不具論即此能文之彥共在一
讌之上者不無異同故所擬八詩與汀文通所擬三十
體不同文通心中無事故詞無軒輊康樂心中有事故
意有低昂所以分寫八人之心合八是寫平原一人之心
事蓋借平原作廬陵影子以寫自己心中之事耳試將
所擬八詩分爲兩局及選互校如春秋傳題比合之例
以觀其搆意之精妙首章魏太子末章平原侯摘序以
歡娛之極與憂生之嗟比而詩則一東赴北拱取象於

天一西顧北眺實寄與於地此二詩如春秋之合題二
章王粲三章陳琳序以自傷情多與述喪亂事多比而
詩則一久困式微尚且不忘舊京一甫幸餘生便爾皆
其故主四章徐幹五章劉楨以仕世多素詞與所得頗
經奇比而詩則一欲隱而不得隱寫其恬淡之心一欲
行而不能行寫其卓犖之氣六章應瑒七章阮瑀以飄
薄之歎與優渥之言比而詩則一吸吸雲中寫其覊節
之悲一翩翩河上寫其少年之態此上如春秋之兩傳
脫毋比題更以二章王粲之自傷情多與六章應瑒之

飄薄之歎比兩人魏武所振士聯于平原者也然稱其
門第一則曰秦川貴公子孫一曰汝潁之士二章陳琳
之自述喪亂與七章阮瑀之故有優渥比兩人者出太
子而進雁于太子者也故稱其權事一曰哀本初書記
之士一曰管書記之任巳上如春秋之本傳脫毋題四
章徐幹五章劉楨不必細折分搭且將少無宦情有箕
穎之心與卓犖偏人文最有氣分作二股一見心冥合
道故漠然兩忘一見氣偏成性故中立不倚兩人者可
此可彼之間者也故序略其門第而詩則補之一曰魏

背家臨淄一曰少小長東平蓋六朝之風輕權事而特
亞門第也此如春秋寄傳與兩傳公用股子聽出者配
搭若二章王粲之自傷六首應瑒之流離再加木章平
原之憂生或三章陳琳之述事七章阮瑀之游言再加
太子之讌歡加本傳連毋一頭兩腳題合之是兩傳比
題若二章王粲六章應瑒七章平原再加四章徐幹五
章劉楨乃本傳之全題蓋康樂以平原擬應陵而以祖
父爲晉室之人望故首擬仲宣而次取德璉頡汝節義
之遺風備長公幹雖非切比然亦借以明其心之恬淡

表其品之卓犖康樂之兼仲宣等四子以寄意亦如于
路兼武仲等四子以成人云至于八詩總出似兩傳之
合題實則一傳之全題蓋康樂所留心者止平原一事
之本末而注意者止仲宣一人之才望故毎題宜取兩
人爲主而以他股配搭而陳琳阮瑀配搭而已不得爲
命題之主何也陳阮二人康樂似以比當時徐羨之及
謝晦之徒雖亦代爲兩人作詩猶如風人之刺某人卽
代某人口氣爲詩也如上綜之錯之參之伍之則作者
之心事全露于此故史所云搆扇同異事莫須有及觀

此詩云云扇同爲異搆異爲同搆此四字便可直抉作
者之胷臆後來秦二子房喬杀帝晉連雅云云之詩其
設毒實蓄于此詩之中

魏太子

後諸詩之前皆綴數散語如小序魏太子之下獨欽者
業爲太子作總序于總題之下分題之上矣總讀之是
八詩大序分讀之又太子一詩之小序也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遥裔起長津天地
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群英必來臻忝此欽賢

性由來常懷仁況値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折
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綜宛究天人滋觴滿金罍連楊設
華茵急弦動飛聽淸歌拂梁塵莫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此詩後人有訊其與文帝不相似以其冐頭大板重而
不知正妙于傳文帝之意者文帝將爲太子之時其勢
甚危其意每不自安故開口急急以前星自居將以定
諸子之志也然郄非鑿空撰出原從文帝雜詩天漢西
北流三五正從橫來蓋以㞋星比陳思則自比于前星
固其意所必至也中天四句盛稱武帝功德哲則歸君

比群賢來鄴之由忝此四句自鳴其下士之懷見今自
集讌之由論物云云道同志合澄觴云云禮隆恩厚總
以見諸子之不可負已也〇首四句皦然顏延年元辰
高北列起法也其下亦板重校之芙蓉池作風調自是
天淵之別然中間傾心云云却是魏氏籠絡諸子之意
史云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者此也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此詩總題爲鄴中集詩魏太子王粲諸目分題逸原詩

在當時止是公讌各人各作故不用分此詩一手代作
故須分題然弁數語于分題之下者以爲代本人作詩
之柄康樂隱情盡在此諸序之中作者依此爲柄而作
而讀者依此爲柄而讀斯得之矣〇諸子中唯仲宣才
高而望重故康樂首取以自況其曰秦川貴公子孫謂
王爲漢之世臣猶曰江表貴公子孫喩身爲晉之世臣
耳曰傷情多不專指遭亂流寓將其歸魏以來值于建
有憂生之嗟末云試而不可得況仲宣耶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烟函崤沒無像整裝

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常歎詩人
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漢南紀
郢皆掃盪排霧屬聖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
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並轂遊鄴京方舟泛河廣
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首四句叙仲宣身遭漢室靈桓之亂然而比於周之幽厲者周雖亡于幽厲賴桓文夾扶之力而再振伊洛函崤廣之兩京本周之故都也此意含蓄最深須與宣遠張子房詩參看方知其指爾秣馬五句叙其流寓荊州

沮漳之美雖可安身而不足安心不無式微之歎然而自傷之情尚未大發于此何也仲宣之依劉表苟全性命而已本知其不足有爲無厚望也上宰云云妙在奉皇靈三字魏武挾天子以令天下能修桓文之業故人下之侯伯宗之長之而仲宣因傾心歸之也受知于其父宜報効于其子魏武愛子建之才以爲類己而仲宣亦以子建之才類魏武因而加暱使子建當時爲儲貳仲宣佐之事業必有可觀者焉無奈立子桓爲太子太子之與仲宣寵遇不爲不厚但今日待宴明日陪遊皆一籌之莫效其虛拘于鄴下依然不異流寓于荊州也此仲宣之情固與子建之憂相關而自己不見用之意較餘子尤深矣○修桓文之業以繼魏武子建做得修桓文之事以繼宋武廬陵做不得輔子建以修桓文之業仲宣或可做得輔廬陵以修桓文之業康樂決做不得但康樂自視過高故獨寫此意于擬王詩中者特借自傷之情以表己之爲王粲也及其擬子建之詩此意反畧使人知平原侯植之爲廬陵王義眞耳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魏晉之世本不重書記之任至宋武帝將鋤王得劉穆之爲記室然後舉事及北征之役穆之死不得其人遂倉卒東還此書記之任所由重也此詩於陳於阮皆畧其出身而日以書記似乎重之而實微之也阮之管書記猶曰現任而陳之任書記則係以袁本初則微乎微矣意者以孔璋比徐羡之其云述喪亂事多謂其經歷世事既深故手段最辣也元瑜似指謝晦故其詞從末減耳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極星爛朝遊窮曛黑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八詩中惟擬孔璋一詩最醲遂詩之首重者品世未有無人品而能詩者陳自袁本初書記之士琳因于袁氏有優渥之恩矣此詩却比袁氏于董卓而甚至斥爲蝥賊果孔璋而出此人品掃地矣尚可言詩哉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一述三句似乎詞意重複不知諸詩前序本分二義上半論其本等爲人而下半乃論所代擬詩中之意也唯徐劉二詩上半又分爲二少無何淡于世情有箕句深于道情故于太子平原兩無所党而他人之各于其党者宦情濃也宦情既濃則不得不以所党之人之心事相關故不得自有其心事詞者情之華而心之苗故有素心者始有素詞觀此詩之多素詞則知幹中別有心事遊然諸人之外魏文歎其有箕山之志見亮之至矣

伊昔家臨淄提携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此詩靜密幽秀雖暫[illegible]華屋令人有生芻一束其人如王之想○首五句少無宦情外物三句有箕潁之心事廹于世亂而不得遂末塗以下仕世多素詞也末昔心

二字應序心字應首昔字蓋昔在臨淄曾見禮于漢室諸王之門不過弄瑟置酒原未事其事今之在鄴下清論奏歌遊戲于魏諸公子之前猶之在臨淄時漢諸王之見禮未嘗有所變寒也嗚呼撫今追昔悵悵若失此中之感慨最深又不關箕潁之心事遂與不遂也要知偉長是箕潁之心事不是沮溺之心事沮溺以亂而隱箕潁以治而隱偉長在康樂自擬中乃無用之用少無宦情擬其少無藏進之情仕世多素詞若假以權不事紛張素位而行有箕潁之心事者功成名遂身退乃打

算及末後一著也。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卓犖者不羈之謂偏人者一偏之士如古三疾之民不能化亦不肯化蓋人之有氣者也文最句取徐有其韻句謂徐深于道故文帝歎其著述之才劉足于氣故康樂服其篇章之美所得頗經奇謂擬劉詩者較擬他詩所得更有經奇之詞與意蓋彼之氣足以助我之氣故也。此足見公幹文如其人詩如其文人如其詩故謂之卓犖偏人故平視甄氏非卓犖人不能有此趣北面自珍非卓犖人不敢出此語

平居宴里閈少小長東平河兖當衝要淪漂薄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群英北渡黎陽津南登宛郢城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鳴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幷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古樂府有東平劉生東平郡多卓犖之士河兖廣川供魏武初起之地北渡二句言從事之久閱歷之多因知古今治亂之情此人大可用與他徒遭世亂者異矣究平生將以吐其奇覺命輕將以酧所知而卒不得大用焉只是朝遊暮坐禮數虛拘乃易困於酒肉非王公大人之尊賢也夫以千古難構之遭逢而僅僅如此所以望凌霄之羽翼而空羡其繽紛耳劉孟襄陽徒有羡魚情意。公幹交太子亦交平原似持兩可而實兩無所究有究則不得稱卓犖偏人矣。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漢末党錮禍起。一時節義之士。多出汝潁之間。如李元禮陳仲舉輩故康樂取德璉以寓意也

嗷嗷雲中雁舉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違寒長沙渚顧我梁州時緩步集潁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恆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蚤得所官渡厠一卒烏林預艱阻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樽盈綠醑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慚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

此詩仍用原詩孤雁鳴雲中意起然原詩何等風調何等音節。此詩未免稍減于原作按子建有送應氏詩云

我友之朔方此邦亦汝潁之士德璉先世嘗是朔產徙居汝南潁時流離飄薄非一而目之爲汝潁之士者謂其望之可比荀郭也汝潁地近許昌故托身得所獨蚤于諸彥然而托身雖蚤官渡一卒既非所任而烏林預艱依然流離及其晚節正宜慫慂大用之時而盧拘以飫燕之小禮則終身無解于飄薄之歎云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太子之集諸彥非一次而康樂止取選中公讌之一日

故所擬皆即日之事而元瑜之詩乃由今日河曲之遊泝及前此南皮之戲所謂優渥也誰優而渥之太子也太子曷爲而優渥之以其管書記之任也其爲魏武之書記歟是太子暱元瑜也其爲太子之書記歟是元瑜暱太子也可知餘子之流寓自傷及抱飄薄之歎者皆與平原侯親暱者也唯彼人卓犖而心鉏其潁者中立而無所倚耳然元瑜之管書記差親于文學之任卒未咎其謀畫也總歸于盧拘耳徒有優渥之言非有優渥之實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今復河曲游鳴餃泛蘭汜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萃來唯兒今日矣

首四句自叙其少年馳逐之事河洲好馳逐之地風悲雲起好馳逐之時雲本無色因風吹沙塵映之而黃再加以少年馳逐河洲之上踏起沙塵交湊一片與林條淡景色少年人偏以爲喜故翩翩而不能已已慶雲二

句是得與諸子同朝躧步二句是得與諸子同宴河曲遊南皮戲撫今追昔正是寫獨承優渥戲清沚泛蘭汜蕩舟爲樂遥映前馳馬之事見不遂其生平好尚所以美比食萃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若曰爲公子計者當不及世事但美遨遊則不取文帝之忌頗嗟憂生可感文帝之心而乃屢請自試漫作輕生之語何爲乎此正善處人骨肉之變者此見盧陵之

愛已非私已之交廬陵非邪也○按史建安末魏武殺
楊修子建始懷憂懼康樂擬鄴下集詩謂子建有憂生
之嗟或以爲太蚤不知子建與子桓所處之世不能祇
于集鄴之時天子命魏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是子桓
已得爲太子矣子桓既爲太子則子建危矣又何待殺
楊修之後耶故劉楨贈子建之詩題曰五官中郎將康
樂擬鄴下集詩題曰魏太子夫五官中郎將臣之極爵
故子桓爲之子建亦嘗爲之至太子者君之副貳子桓
既立爲太子子建即欲自比于諸王不可得何也諸王

與子桓無嫌而子建有却也所以康樂于鄴中集詩之
上大書曰魏太子而分題之下文帝仍以太子書而餘
子皆書名惟子建書名而繫爵則憂生之嗟固已較著
于此爾

朝游登鳳閣日暮及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
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修且
直白楊信褭褭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游匪晝夜豈
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鵠餘哇徹
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首四句寫美遨遊徙倚六句拓寫遨遊之美直到盡處
其內帶出不及世事與憂生之嗟來蓋丈夫志在四方
太行邯鄲距鄴下甚近猶然可望而不可至則不及世
事昭然矣彼修衢之旁枭枭白楊之下往古來今不知
斷送多少世人儘足動人憂生之嗟然亦只是寫得憂
生二字影响蓋彼世人之斷送于修衢之旁枭枭白楊
之下者大半陰陽之患而子建所患者人事也下文儲
君云云如籠中之鳥且驚且食方是正寫憂生之嗟○
余初讀此詩便疑爲感廬陵之事未敢以爲確是及反

覆細玩至此西顧四句始洞然信其不謬也子建詩曰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若此徒爲子建咏也者則宜向東
南而寫如左太冲之左顧右盼矣而乃云西顧北眺不
亦背乎此明明故放破綻以起問者見此詩題雖云平
原侯植實是廬陵王義眞替身耳按宋史武帝北伐以
幼子義眞從及劉穆之死宋武倉卒南還留義眞于關
中則西北固廬陵所經營之處故曰顧曰眺代爲廬陵
惜之也若廬陵當年能撫而有此今日安肯受制于人
邈固以太行喻替仲宣詩中函崤以邯鄲喻替仲宣詩

中伊洛最有綠宗最有力氣悵望修途白楊梟梟廬陵已被譏而死矣仍爲其憂生之嗟者殆死而猶有餘悸歟。

會吟行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峰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士風辭殫意未已

禹行水何處不至但會稽地負海禹始開之會諸侯於此因名而又其子孫之封國故引爲稱首天文以下文稍泛惟連峯二語從顧長康千峯競秀萬壑爭流二語來得切但詞不比練不及原語耳叙人物處連用六句不見排却是練得幾箇虛字精工

謝惠連

康樂深惠連秀康樂與惠連細選中如擣衣秋懷等作雖康樂不能加使非蘭玉夙期未可量也。

秋懷詩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算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可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波時陵亂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銷毀丹青暫彫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古患

此詩蓋以中行自任也長卿古狂之流任達其心也慢世其迹也鄭生古狷之流偃仰其心也白衣宦其迹也其達其偃蓋出于性之自然苟不知其心而徒倣其迹則狂爲假狂狷爲假狷矣從性所玩正是知古人心處正是善學古人處客至便飲酒朋來便論文遇高便登遇水便陟素位而行正是從性所玩以此爲達乃是眞狂以此爲偃乃是眞狷勉之又勉精進不已庶幾其中

行乎此正從孟子翻來然孟子之時止有假巾行鄉入稱之曰愿孔子以爲德之賊後來又生出一種人假長卿之達以傚世自號曰狂假鄭生之僻以巧宦自號曰狷其爲賊德不下於鄉愿惠連此論又發孟子之所未發其於古人曰心于自巳曰性心有出入惟古人能操性有善而無惡故曰從性不曰從心其於心性之理可謂至微至精惠連纔是真正講學先生莫作詩人看○詩歸訓求何可省於文法非不捷但不知古人作詩文一字不輕律詩有限不可輕下一字古詩雖無限亦不

可輕費一字况十字乎末句正應各孚那又是與人爲善意蓋尋常詩文可以不示人此詩之論則刻矣心則苦矣不得不以示人譬人同居一村夜有盜竊何不惟自巳該隄防自當說與村人各各隄防奈當時吾人放誕之餘風未殄欲以此詩閑之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非詠七夕併非七夕詠牛女也七夕者祀節也不專詠乎牛女者也七夕詠牛女者因節而詠牛女專指乎一夜之事者也此繫夜於日繫日於月大書曰七月七日夜則凡一年十二月止此一月月三十日止此一日日一晝一夜止此一夜見離多歡少喻君臣聚會之難也

落日隱櫚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昵愛修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鶩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斡欵情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寞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沈吟爲爾感情深意彌重

落日句寫七日夜團團句寫七月蹀足句寫詠雲漢以

下至遙心句寫牛女分作兩段自雲漢句至昔離句是從今夜逆寫到去年此夜今聚句至遙心句是從今夜預寫到明年此夜獨將現今一夜丢在中間不寫余嘗有過賈誼宅詩云宣室名來纔夜半長沙謫去幾年餘即用此意也末沈吟二句又重寫詠重寫詠者見其感之深也○織女之星何由而得名也秋月當織作之始此星昏中最大而易識故取之以爲戒也何爲祀織女于秋夕蓋古人神道設教亦猶春月將蠶之始必祀原蠶也但祀原蠶見於正典后夫人之禮祀織女原於風

俗乃閨中小兒女子之事也爲并及牽牛然非牽牛
乃河鼓也蓋織女雖逼河岸當昏中之時相與夾岸而
立者惟河鼓之三星亦大而易識故併指之使人不惑
夫與織女並祀既是河鼓何不直稱而易其名爲牽牛
也按牽牛本二十八宿之一居北方距織女最遠不相
隸屬河鼓雖逼近織女自取桴鼓將軍之義却與織女
事不相連名不相類古人被以牽牛之目頗有深意原
非傳訛蓋牽牛居北方爲冬日之宿取肇牽牛車遠服
賈之義以爲名以見農事之已畢也河鼓秋月昏中亦

有牽牛載禾之義故遂以牽牛名之與織女並祀耕事
將畢織事伊始合乎豳風月令之義此亦事之相連者
也又天官書織女天之貴女婺女天之賤女牽牛與婺
女異經同緯一前一後河鼓與織女異緯同經一南一
北婺女與牽牛既爲同類之名何妨易河鼓爲牽牛以
就織女之類名况河鼓一名黃姑原爲同類之名哉且
天文星座牙錯取像在人所用星經所載一星兩用甚
多在占驗自名河鼓授時者何妨混呼牽牛也牛女之
本末如此其得入於詩者自三百篇始其云跂彼織女

睆彼牽牛不過借此星名以刺有名無實之義初未嘗
說得活現有情只與南箕北斗一例即牽牛亦仍是北
宿之名後來詩人只因織女偏有此七夕一段故事又
出於小兒女子閨中貪其饒有風致所以把織女强作
一烏有先生又將錯就錯把河鼓當是牽牛一併强來
陪却織女作一無是公以抒其憤懣之思古詩十九首
迢迢牽牛星一首乃嚆矢已其寫牛女不止有情且有
至情然亦止是正正經經本毛詩七襄之語畧畧點得
活動耳尚未有許多態出至陸機擬詩却添了一廻一

顧許多態來然尚未至渡河也惠連作此公然渡河矣
然尚未節外生枝訛爲乘槎犯斗之說如宋之問明河
篇云云也然其說頗出於方士之流云七夕渡河卽祀
神之緒論托名於僊人武丁乘槎犯斗寓作丹之術托
名於博望侯張騫因其文字詭奇遂傳於世作者取以
入詩只爲前人此題已備欲別尋出脫其實愈趨愈下
耳何也古詩詠織女不出機中便占了第一地步陸詩
故有多態尚未有溢足褻裳之醜謝詩公然渡河便是
自炫宋明河篇且强要之矣然謝詩雖云渡河却于此

夕之事寫得甚畧而只此夕之前之後虛寫愁思差殊
出醜。凡余所論選中牽牛織女之詩皆屬正論然非
其本論古人所傳織女渡河及劉晨秉采藥張騫乘槎
等稗說率皆漢世丹家之寓言也蓋丹家安爐定鼎法
象天行天行有順有逆逆而右行者七政列宿之天也
萬物資之以生順而左者宗動之天也萬物賴之以存
丹家之道逆取順守故先取法於逆但五緯錯順難爲
典要故獨取夫懸象著明之日月月之右行二十九日
有奇行天一周合朔之三日是一月金生之候也日之
右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行天一周秋之七日是一年
金生之候也當斯夕也北方之牽牛當中而加乎午位
天河絡黃道而斜迤乎東西織女居河之北渚以望牽
牛河鼓三星建旂執桴而介乎牽牛織女之中夫織女
者姹女也牽牛者嬰兒也河鼓一名黃姑即黃婆也是
爲中斗此時居天頂之中而南北東西四斗皆隨中斗
而環立乎地平之上所謂維綱四張織女無所逃遂爲
河鼓所拘而畢意於牽牛矣此參同契一書皆取象日
月而亂詞一篇又取象於列宿之天也甲午七夕偶感

牛女之事口占一絶云休將河鼓當牽牛河鼓乃丈人是
蹇修撮得兩人相會後却闕織女在河洲

泛湖歸出樓中玩月

日落泛澄瀛星羅遊輕橈憩榭面曲汜臨流對廻潮輟策
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亭亭映江
月瀏瀏出谷颷斐斐氣羃岫泫泫露盈條近矚袪幽蘊遠
視蕩諠囂晤言不知疲從夕至清朝

首四句說泛湖歸出樓中六字已盡于此即繫玩月便
實而無味此却于月將出先寫待月再相拍同玩月之
人也哀鴻二句待月之情也若曰鳴沙渚者其哀鴻耶
響山椒者其悲猨耶俄而月出映江矣月與風宜逆者
出谷之颷則月不孤羃岫者氣也月映之斐斐然盈條者
露也月映之泫泫然故近玩條上之月幽蘊自袪遠望
岫上之月諠囂自蕩晤言即前駢筵並坐之容與之晤
言則玩月之人不孤而月益宜玩矣所以從月出至日
落時不知疲也

擣衣

裁之縫之始得成衣當其擣之猶未成乎衣者題曰

其衣爲其爲衣而擣之耳故美人之情見乎緘篋之後所作者已識于擣之之先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飭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櫚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君開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首二句泛言時光之迷將起白露云云見衣之當擣亦

見別時之久爲末後今昔二字作地步白露四句紀時閨衛庭槐無情之物莎雞寒螿有知無情之物俱爲寒氣所迫然草木以葉爲衣昆蟲以羽爲衣故有取耳擣衣必在月下宵月皓中閨句照出擣衣先以夕陰結空幕陪說一句正形出擣衣人之苦也美人四句說得雖太莊重然見其人之正造次以禮益見其事之出于正情之出於正也櫚高四句寫擣字已畢然而不肯住此者待下文寫衣字耳若竟住此便是擣練詩非擣衣詩矣紈素四句實寫衣盈篋四句方寫擣衣之情細玩其語憐新二意俱有君之無帶疇昔如此今其是耶其是惟一其非邪其非有二或過或減其減者是君之念妾亦如妾之念君也其過耶是君則忘妾也總不可知我惟准疇昔而作以明己心之無改而已○唐人擣衣詩無此等起法亦無此等序事然于寫情數語雖全唐人無數擣衣好詩不能出其範圍

西陵遇風獻康樂

親詩中今宿浙江湄句乃是杭州之西陵舊謂所居之西誤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途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只是欲行又止一意八句之中凡四反使讀者不厭其複足見筆力

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語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

康樂以父祖葬始寧有故宅及墅故移籍會稽後謝方明爲會稽郡康樂於方明所得見其子惠連即康樂詩云末年值令弟也此應是惠連有事如建康故送之遂

湖之陰也澄湖應在會稽○浮客留子字面用得新絕○康樂贈惠連曰汀曲舟已隱惠連贈康樂云迴塘隱艫栧俱舟中望人之妙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但自弭路長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浙江湄即西陵去浦陽一程曰昨日者宿浙江之昨日也乃分袂澄湖之某日也遂一紀報見情之殷殷無已耳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

正寫遇風却夾寫雨雪凡舟行遇風若再加雨雪更苦矣江南地暖二月半天氣不當雪而雪者零雨為寒風所凝正以形風之大耳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久諸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憂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西瞻建業也東睇會稽也前進不得後退不得正寫出中間遇風苦情

謝朓

不及惠連敢望康樂想其風流在僕射伯仲之間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曲汜歡餘宴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譏僕賢不以禮也宋公將有受禪之勢以孔靖為尚書辭而東歸是不欲預其事也不送恐失大臣之體送之

又非其意於是不送之九日之前九日之後而於九日不於離亭不為祖帳而于戲馬臺一如常年九日集百僚賞節故事然送賢者果當草草如是乎謝瞻窺見其微開首風至二句紀時言授服休工正當集百僚宴飲之時也繁林六句紀戲馬臺之景言繁林密苑正好集百僚宴飲之地也曰眷節非為送人也戾行宮非送人之所也四筵二句孔令亦汎愛之中非有專設之觴也扶光二句言飲宴至夕歡已窮矣終不見宋公或握手或贈言之事也此時孔令亦大無趣於是百僚情

不容已各道其私以送之逝矣二句美其賢也臨流句
致其敬也歡心句致其愛也總以形宋公之不成禮爾

答靈運

夕霽風氣凉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
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歎彼行旅
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牽率酬嘉藻長
揖愧吾生

此答康樂苦雨見贈之詩也妙在首四句劈首夕霽二
字明前此之苦雨也便伏愁霖唱意初霽之夕月光定

然倍好乃不出庭待之而反處閑房者久雨乍霽勢或
未便耳然此夕月光又不可不看故定要開軒也然又
滅燭燭光小雖不敵月然燭在房中近月在房外遠故
妙於看月者必滅燭也月露皓已盈非寫月兼寫露乃
挾露以寫月故非月看露不出非露寫盈字不出總寫
霽後之快則未霽已前之苦可知此古人答詩妙在意
言之表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更登之爲西陽太守被名還京瞻亦將赴豫章王弘爲
撫軍將軍送之溢口故作此詩而題云集別者何三人
互有交情若止叙謝庾之別而不及王則是兩人有情
而於王無情若叙王送二人則是止王與二人有情而
二人之情不見故三人皆莫適主者分手之際一南一
北一留若鼎足一時俱折而三人別情參錯互見矣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
矜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顏陽照通
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闉發
櫂西江隩離會雖相雜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

尺牘

曰祇召曰守宦廼于簡書決要別矣曰旋北曰返南雖
同行不同路且背馳也平列二人見二人莫適主兼有
餞送之王撫軍方舟句謝與庾先作別對筵句兩人又
別王舉觴句王又別二人矜飲餞矜字妙前方舟二句
只空言作別至此王先舉觴而又以矜字寫互相酧酢
之光景也指途三人共情王念二人二人又互相念也
出宿謂今夜來晨謂明日別晷謂現前顏陽云云現前
行色匆匆也榜人句二人別已輶軒句速王亦在行者

數內分手何是王先別二人發擢何王去後兩人又別
城闉曰東東字正點上南北二字王在中間然南則及
謝不及庾北則及庾不及謝集則於事無碍矣故分手
後謝自南庾自北而王亦西也江之西隩即城之東闉
皆發擢於此題雖莫適主而詩中却分析得明白

於安城答靈運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綢繆
結風徽綢縕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臺與年峻 其一

美康樂之才望

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
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

述已友愛之情

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履運
傷荏苒遵塗歎緬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

自序末入贈詩

聿允雖同規翩飛各異概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尋塗
塗既暌即理理已對絲路有恆悲矧乃在吾愛 其四

已與康樂兩兩對形正爲下危言張本

踐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
霜雪嚴過半路逾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
猷寫誠酹來訊 其五

不惟切中康樂之病實是千古藥石學者皆當置此於
座右

張子房詩

宋高北伐至河陰修張子房廟命從臣各賦詩宣明爲
豫章太守作詩遙和詩詳述其事而題但曰張子房詩
蓋子房之人心之所獨儀也子房之廟目之所未覩也

心所儀故取以自擬目未覩以明已之不與從耳爲此
詩者殆惜夫北伐之功垂成而宋高輕於還師歟此詩
不止遙和應屬追作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雒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
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炎光伊人感代
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銷薄食垓
下隕攙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
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鑾旌歷頹寢飾像薦嘉嘗聖心

豈徒覭唓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援予乘周行濟濟屬車士粲粲翳鑾揚皆夫違盤觀興蹕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飡和忘微遠延首咏太康

三代以後之人才莫盛於西漢要皆爲漢高所用而能用漢高者惟張子房然漢高能盡諸人之用而諸人亦能盡漢高用人之量而子房之用漢高已盡漢高之量而漢高不能竟子房用之之量蓋子房王佐才也除湯武純王之姿方能竟厥用而乃遇偏霸之漢高故行不終行藏不全藏其所蘊積非常人所窺三代以後之人

才無出其上者宜遠傾服之一人也故其詩極爲贊美而乃起字王風云云者子房之功在拯民于水火之中故言斯民之塗炭直自平王東遷說起言亡秦之苛歷直自穆公說起此時之民不敢望太平也寧得拯世之主一息其肩耳此天意所以獨注漢高而子房不得不起而扶之也伊人二句言其進身之正因感天工人代之義而來扶輿王以息民肩所云始于坐下遇于留是也按前數句其序與亂也皆係人事其序輿王也交論大人西周亡于周故有王風二句東周亡于洛故有上洛句二周之亡皆由人事故總以輿亂句下文力政二句秦都咸陽本成周故地則是秦之亡亦由輿亂耳靈鑒句天定勝人也伊人句人定勝天也以下薄食攙搶天業等字面皆從天字生意蓋天既命漢高以息民肩凡漢高所行之事即係天事而子房事漢高之事是代天之工也故漢高于天命爲獨隆而子房于人事無不盡故子來扶輿王即接之以婉婉幄中畫句有數義一上計伐謀者謀也謀以伐謀不過運籌帷幄之中異於蕭相輸餉之勞淮陰搏戰之功矣一兵機至密畫曰

幄中見子房獨與機密他人弗預聞焉一任人貴專幄中書曰婉婉見子房居則與處行則以隨無時離也又以下句煇煇二字對此婉婉二字言不過如家人父子宛然相商之語而用之輒爲四百年之洪業焉其謀之所關匪小也以下俱跟天業昌紀子房之成功夫當日之爲斯民患者秦耳乃不序降秦之功而鴻門二句事序其滅楚者夫秦當再傳之勢已成瓦解取之直摧枯拉朽耳漢高之入咸陽一師武臣之力也不足爲子房[illegible]而能與漢高西向而爭天下者獨項王耳故鴻門之

厄非子房決不能脫垓下之役非子房之計則三下夾
不肯以兵會楚滅而漢業成矣漢業既成則守成之難
于是爵佗安反側之心建宰成畫一之制定都立百世
之基護儲賢萬古之綱此雖事止於定國然國定而民
自安民安而國永定矣昔周之興王也取天下之畧本
之太公保天下之道本之周公子房於漢太公之畧已
效其全而周公之道止爲其半何也周公之保天下也
既有安邦定國之謀復有制禮作樂之事故能躋天下
於太平之隆也蓋以周公所扶者武王及成王二君有

足用爲善之量甚大而周公能盡二王之量耳若夫漢
高不逮二君遠甚其命叔孫通以制禮也曰度我所能
爲者爲之及綿蕝之禮既成觀之曰我能爲此則是爵
佗云云數事已足盡漢高之量而無可再充矣於是乃
有勢於圯上老人之義學避穀術翻然從赤松子遊也
帝鄉即成帝所謂白雲鄉擧始也允信也謂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出於心之誠然非有畏而托此又善藏其
餘而不肯嘗試者也惠心五句總結前文惠心跟息肩
等十二句謂余是以上帝好生之心爲心不得已出而

息此不然決不肯出淸俊句單跟肇允二句功成名遂
身退斷然不爲富貴所移曰惠心曰淸埃卽下文之德
所以見甄于宋武曰奮千祀播無疆此百世之下所以
廟食不絕也以上贊美子房已完以下敘今事神武句
謂宋武亦靈聚所集與漢高無異裁成句謂有足用爲
善之姿遠過漢高明兩句謂北伐駕臨河陰子房之廟
天下在在有之而河陰近古成皋乃楚漢相持之地故
其廟特盛慶符句謂宋武幸其廟如皇帝之訪道然一
重子房之聲價一表宋武之誠心也頹𡾰者謂廟貌之

久廢徒其遺址在耳宋武重爲飾像特嘗豈徒美其廟
貌以虛崇之乎實不忘其才耳不曰才而曰德者子房
有才而不竟其用故見德而不見才耳逝者二句謂九
原可作料子房決當感主上憐才之意而有周行之慕
將當日所未展之畧傾囊爲主上展布矣周行二字本
前文周道二字伏後文太康二字之案此作者費盡匠
心學者須耐心玩其上下論人者必以孔子爲宗昔孔
子論周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蓋以舜者帝之終武
者王之終乃古今兩箇大局面故借帝佐形王[illegible]

封建變而爲郡縣亦古今大局面即有王佐之才無由顯也故宣遠截去書之帝典斷自詩之王風說起將以已顯之王佐形未顯之王佐耳何也周行即周道行之爲行蹈之爲道一也周道之蕩而無章在王風黍離之後前此周道固章章矣何以驗之王風者風之采於王城者也其先即豳乃周道之基其盛爲周南召南即周道也故周之樂奏惟雅頌及南初無風名以風名王則二南蕩然矣夫二南者周之所恃以致治太康者也子房非不知此只是限於所扶之君故將此道卷而懷之

此漢之禮樂所以不與而制治之規模訖可而止爾若遇今日之主上則必且爲大道之行矣則子房豈不居然三代之英哉濟濟二句因是紀宋王命從臣作詩亦有二意宋之從臣皆文雅之儒異於漢之諸臣醉嘩折檻見有可與禮樂之資一騶車之士幾於傾朝而已之狂瞽獨爾留滯一方有怨不得從行之意故下文四達二句與范增謂項王曰天下事大定矣乃氣甚相類淪和句又感其爲子房立廟一片憐才之心於是忘其官之微地之遠而延首咏太康也昔子房扶漢止故得是

平事此却跨進一步曰太康蓋望其速移河陰之駕急急西取長安以建都而後徐圖制禮作樂以致治太平耳然却少已不得宣遠以已爲今日再作之子房也如用之不止做得子房所已行之事即所藏而未試者亦俱做得如其不用已而自用升漢高事亦做不得何也宋主之所恃爲子房者東莞劉穆之也然穆之之才雖美止足當子房所建之蕭華而已晉漢高自咸陽而東留蕭於關中而以子房隨行故能脫鴻門之難而成垓下之功乃宋王之北伐既留穆之於建業與漢高之留

蕭關中無異獨是從行濟濟皆翰墨之士全無隨行之子房則未免失策也且子房之廟在河陰河陰者洛之屬邑宋主至此雖已恢復洛陽即上文之卜洛易與瞀也此處住手不得須要直取長安即得長安以建都據此百二之險自可控制東南奈何因一穆之之死而輒狼狽南歸乎則以今之子房不在行間無爲畫定都之策者耳然南歸矣而又留其弱子則尤不可使子而不能也留之無益使其子而能也幸以成功握强兵而擁發勢與日者將置建康之太子於何地乎則又以今之

于房不在行間無有爲畫護備之計者爾此全由宋主心多忌猜穆之已死心腹無托不歸慮朝中之反側而卽歸又恨軍中之反謝若行間有子房能以帝王忘功忘過之大度如漢高之爵侁婉婉而進者則宋主未必不聽而中留則南北數百年之紛爭指顧而一統矣故宣遠此詩爲宋主惜一爲已惜故借子房以寓意其後宋主復欲北伐謝瞻諫之而止于是登城北望命從臣頌舊詩謝瞻舉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下泉之詩傷天下之無王

乃此詩王風哀以息所本足見此詩之作不無線索定在宋主還師之後不然宋主還師本因穆之之死變出意外雖子房亦不能料宣遠豈眞賢于子房哉且宋主之北征爲時不久而宣遠在豫章其地甚遠則必還師之後方得見群臣之詩而和之耳大約古人詠史不必泛取人必揀其與已相類者人不必多兼事但擇其與時最切者此詩自擬子房而子房平日之事如爵侁等皆切時事者其核下何乃宋公幾得而後失一著其肇允二句乃自已備而待用之一著惟鴻門何俏似寬緩

下文却用明兩及慶霄拂抹扫灘蝕二字蓋宋公得志北伐若揭日月而行自有慶助無有能爲宋主鴻門之厄者此皆舉其大節而言若大爲韓報仇雖爲世人艷稱此獨不及者以與卽事不合見其立言之愼也若康樂則專取韓亡子房奮矣乃有激之言也可見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其於三國之稱有異辭者皆時爲之非吝心於其間也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四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五

雎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齊

蕭齊雖自爲一代其詩之風氣與蕭梁固不分也蓋當時主持風氣者不過數人如沈約任昉之徒與梁武皆齊臣所謂八友也及梁武受禪諸人遂爲梁臣而諸人之詩遂入梁詩故後之言詩者必合言齊梁然齊梁之所以合者一派浮靡之習耳選中汰洗殆盡姑論其存者亦微有分焉齊之詩以謝朓爲稱首其詩極清麗新

警字字得之苦吟較之梁惟江淹髣髴近之而沈約任昉輩皆所不逮遂以開唐人一代之先然漢魏之遺音浸以微矣何大復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則齊固古詩與唐詩中間一大關鍵也

謝朓

人皆言杜甫之詩本於杜審言而不知謝朓之詩本於謝靈運蓋杜之學杜人易知而謝之學謝姑舍其經語理語而獨學其景語人不易知也謝景語皆從靈運池塘生春草等語來○蓋詩不貴議論要在敘事點景寫情而已朓詩專精於寫景而情與事寓焉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月影淵凝空雲出岫如複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等語真一字千金驚魂動魄者故唐人爭摘其句以爲詩題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自發新林到京邑說起題却着暫使下都下都蓋荊州隋王之國曰下都乃讒人之數曰使下都乃見遭讒之

由既受命而爲隋王文學却曰暫使見今已詔還京且以幸其不再返也不曰京師曰京邑蓋其家在焉故詩中又變化爲關山觀朓又有之宣城發新林浦向版橋詩足証新林距京邑不遠一時到家心切故急急然不待明發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

厳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首二句以大江興起悲未央乃傷心之極徒念以下却是譏人無奈我何句句作快意語然其快意處正是傷心之極傷心不極必不作快意語也按當時朓爲隋王文學在荊州以才見遇爲長史王秀之所譏帝令回京朓自荊州至新林浦一路俱在大江中行故起以大江云云及至新林浦去荊州遠京邑近故曰徒念云云秋河以下俱寫關山近驅車以下俱寫反路長秋河二句新林夜發之景引領已望見京邑也金波二句寫所望

見京邑之景甚快也鼎門指京邑昭丘指荊州末四句又暢言之言我在荊州常恐云云今我已到京邑雖有譏言奈我何哉妙在寄語二字若張儀已相秦寄謂楚人曰吾今將盗爾國快意之極驅車二字在他處不過尋常行路字面在此處却甚出色自荊州至新林數千里俱水路自新林至京邑止二十里陸路一向舟行雖離荊州漸遠然避患惟恐不速不曾覺得返路已長故悲未央至此舍舟而車不勝快然故點出驅車二字在叙事顯出關山返路之短長却是徒念終知之神理

始出尚書省

按史鉉暉爲尚書殿中郎按改驃騎諮議領記室此詩當是諮議命初下鉉暉即辭省告假暫歸邑里而作也詩惟昔四句指自起家太尉行叅軍至爲尚書殿中郎英袞十句改授諮議乃出尚書省之由謂之始者一應詩宸景八句見遭時昏亂幾不得出一應詩零落八句宜乘此一出永不再入有終隱之意焉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猶寬

政餐荼更如薺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灑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娛讌兄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淵底

此詩惟昔十句述已往英袞十句叙現前邑里十句兼爲後來之計鉉暉當大危大難之後痛定思痛猶有餘悸也夫人處世難才人處世尤難人苟有才雖處治世猶難況極亂之世乎朝雲陛者十年則不得歸邑里者

十年可知矣雖不得歸邑里然幸而所逢者武帝休明之時也籍通金閨職則尚要矣醴酌瓊筵寵則遲厚矣因不忍言歸也至宸景二句則又有不敢言歸者何也紛虹云云亂之已甚亂之已甚卽庸碌之徒尚且不免況才如鉉暉者乎今據詩之所叙止言國政之亂初不及鉉暉之身者微詞也當時之宵小應有誅之者鉉暉微光納垢以免之耳試以下文照灑二字照之光之不微奚用照爲垢之不納焉用灑爲雖高宗將興而昏亂之餘孽猶有未盡者故不得不微其詞耳英衮四句高

宗之典天人交應而已非其私人也還視二句見高宗能復齊武之舊中區已泰言小人道漸消君子道漸長高宗亦非有私于巳也但日出則照普河清則潤周故微生亦得照灑照者顯其光灑者洗其垢謂改尚書殿中郎而授以諮議領記室卽趨事二句是也趨事謂趨諮議之事載筆者領記室之職也辭宮闕者出尚書省陪旌棨者將赴霸府也此二句一實一虛趨事句實已出尚書省陪載筆句當未受諮議事也宮闕字合上雲陛金闕字止可挾出下文邑里及寒池淥潤字必須旌

棨字始可挾出下文哀柳等字陪旌棨字合酌瓊筵字止可挾出下文讌兄弟等字載筆字始可挾出下文並笄字邑里句乃初出尚書省而歸其家也見其邑里便有無限追悔無限算計政傳初字神理也向字應十載云云乃邑里疏蕪之由至此猛省耳自字從向字生寒池自清淥者卽唐人南態幽竹不改青陰之意柳至此而已哀邑尚沉沉幸碩果之不食露至此而始凝晢已泥泥恐堅冰之薦至朋友兄弟在邑里中乃我十餘年前所共晨夕者也我之朝雲陛也通籍金閨舍朋交之

樂而樂寮寀也酌醴瓊筵舍兄弟之樂而樂君臣也今日歸來使兄弟無故朋友亦無恙止可証本耳乃惟昔之朋友零落已盡同歡娛者止一二兄弟耳本之折也過半矣可不悲乎幸而有兄弟在也幸而我在也回思紛虹亂日之時雖云微光忍垢以有今日也則亦以我心之至誠如彼丹石耳丹石之心不染黑白可以處世亦可出世寧有素絲之悲耶但何也未免爲時勢之所迫束至今日之出乃暫得蕭散耳何不趁此暫蕭散而爲終蕭散並剗淥淵放情物外豈雖不願再入中書省

亦不顧又入霸府矣此詩當與暫使下都詩參看俱是
追寫從前之危意但鉉暉寫隨王文學之時胡事尚有
可言即在隋王府中爲鉉暉難者止王秀一人耳故一
離荊州便已痛快其爲尚書殿中郎當舉朝如沸慮患
之深雖遇高宗猶不敢自必也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
結綺錢深沈映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
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

物方駘蕩安得臨風翰聊恣山泉賞

此鉉暉又自諮議轉中書故得直省中也省以中書名
者中謂禁中乃天下圖籍所在也立省于殿庭之側以
居主者故此詩首四句先寫殿庭所以尊君也其序禁
也殿而庭而垣而關其次第自近而遠凡四累其序省
也簷而戸而堦而砌其次第自上而下亦四累以此四
枝彼四莫不相對相反綺錢者簷之飾對紫殿而玲瓏
與陰陰反珠網者戸之蔽對彤庭而沉深與弘敞反萬
年乃冬青木之叢者植以繚壁暗指宮垣垣之冬青與
階之紅藥對而翻階之卑與動枝之高反仙人承露掌
在兩關之間關之承露與砌之蒼苔對而依砌之幽與
華掌之明反茲言句寫直鳴佩句寫同直之濟濟信美
指省中之室非吾室而中園偃仰乃吾室也朋情二句
吾室之美從思字演出其意則借北山移文翻來往日
朋友尚未絕我有望歸之情現前春物亦未拒我有待
賞之意朋情中園往來之人與前鳴佩相形春物中園
朝暮之景與上紅藥蒼苔相形至于恣賞山泉雖似更
出中園之外特下一恣字然只是形容偃仰中園之妙

蓋山泉與中園相連亦猶省室與殿庭相連殆以我之
中園當省中之室我之山泉當禁中之殿庭也臨風翰
從上翔鳳池來古稱中書省爲鳳凰池由鳳字生出翔
字由翔字生出臨風翰來安得二字又從紫殿八句來
前四句寫省之高遠省之深邃如此除非插翅方可飛
出也此等結語又與暫使下都詩寄言罻羅者寥廓已
高翔相對相反蓋彼不勝其快此不勝其鬱也可見鉉
暉憂讒畏譏之心雖遭高宗之時猶不敢自必也

和王主簿怨情

古有情詩厥義不十題曰怨情則專主乎怨者也傳曰
發乎情又曰怨而不怒詩人之則也此神木古詩體須
與樂府怨歌行不同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扇花叢
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顏變平生一顧
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雖君父不能得之于
臣子則怨固未有不毒者也然有時乎或見許于聖人
者蓋就施怨之人與受怨之人互為權衡而要以施怨

之人為主說在夫子語門弟子以學詩也曰詩可以怨
夫學詩之人可以怨不學詩之人未可以怨也學詩之
人不惟可以怨且可以其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與興
觀羣同功也何也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
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者亦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不知
春秋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不知春秋則
害及而身不知詩且弁及而名矣故為人臣子而以怨
事其君父非徒對吾君父以博忠孝之聲無非以道匡
諭其君父使之察而悔悔而改耳古今之怨莫甚于離

騷劉彥和上之則有小弁之怨五子之怨固不乏人也受
怨而能省以收匡諭之效者卒不多得蓋怨之名由施
者與受者交相與交相成離騷之怨楚懷成之前楚懷
昏庸之名則離騷之怨與之也是以古來言怨者莫不
以之為唯故怨一也伍員騷情少故悄如夫差而離騷
為之未滅賈生孫于騷情故賢如文帝而史遷為之致
譏惟聖如周成能因鴟鴞之詩復用周公則下泯怨之
實而上亦無受怨之名怨歸無怨者君父之貴也故古
詩人不得于君父不敢直斥而托其意于婦人女子為

其怨之最毒也然非天下婦人女子盡可以怨也無貌
不可以怨有貌無才亦不可以怨則可以怨必才貌兼
全之人矣此詩劈首連引四人曰王昭君張皇后古弃
妻班婕妤此皆有才有貌而可以怨者也然觀其辭不
過寫四女之才貌而且兼四德昭君之請行以貌長門
之買賦以言弃妻之織素以工班姬之辭輦以德如孔
子取武仲等之知廉勇藝者故四人能盡乎怨之致作
者以四人盡乎能怨之選也宜乎有千年為載直山莫
勝之勢矣作者却止以花叢二句項物小景逗起怨字

端緒然後一步一步寫入深境何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多期于傷心故傷心之怨每每起于至微故每每過至微之物至微之景觸之而發者益怨雖鬱塡而中伏癡根故也夫癡而怨湯若士所以傳還魂也怨而癡所以傳紫釵也夫數蝶雙燕物之微者花叢風簾地之微者曰亂曰入湊成小小景趣在怨者偶爾觸懷不過衣帶爲睽而已何遽至色減容衰也在怨者之私憂過計則以爲紅顏之變其曰坐惜猶言閒中老却耳怨者之見弃自是人心之變非于紅顏之變與不變也生平二句

詞互錯以成文寫重筆輕寫賤筆重一顧重而曰平生是矣千金賤宜曰今日而亦云夙昔者何也先只見人之重我如此以爲平生永永如此當無千金賤之日矣及紅顏既變之後始覺人之賤我如此豈知不是今日方如此已在一顧重之時矣由此觀之弃非人心之變也天下之變者必其始而如此終而不如此謂吺易其初也故平生者我所謂故也夙昔者人所謂故也在今日爲故在當日爲新則爲重爲賤俱在此一時初未嘗有眞眞重我之心也直今日方露耳追憶生平都是千金賤之時何嘗有一顧重之片刻耶故人何承千金賤故心何承一顧重然亦不必分屬第曰故人之心猶然如此何況世人然自來怨情者不責世人只責故人故人者得意失意之一人也尚爾者絕望之詞如齊人妻妾所云今若此也故心者心之不變者也故心人者不變心之人也非謂始而如此終而如此從後泝前始知其能不變之謂乃即其一顧重之時使把賤惡根子淨盡無存此乃一味至誠情種若遇此人定無千金賤之時也凡選中之詩唯取雅馴唯此詩故人心故心人播

弄筆端極爲纖巧尚爾字黏心字言世無至誠之心見得最爲分明也不見二字黏人字言一味至誠乃千古情種不惟不遇且眼中并不望見此等人也從來怨情之所以深然

和徐都曹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靑郊路廻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楡蔭道周東都巳俶載言歸望綠疇

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新渚在東郊應是謝與

徐偕遊徐先有詩謝因而和之也首二句邀遊之佳者本爲春色曰滿皇州見皇城內外皆春結䏻猶云聯騎謂與徐並出通篇中只此一句點明和徐青郊路傷大江乃瞰江流而曰迎者江勢之遠非謂東郊距江尚遠日華句寫江中風光句寫江岸莫非春色莫非皇州之春色非我兩人孰肯到此開瞰桃李二句又收眼近瞰曰成蹊成蔭斗底驚心曰巳是伱載南畝之時矣盍歸而望我綠疇此俱是謝之自感○唐王維早朝詩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似以日華二句爲粉本

葢日色本無動性須得纔字方形出動字香烟俱有浮意因浮字遂生欲字然纔臨者日乍出之詞欲傍者香初爇之詞本意只寫早却不得不用仙掌衮龍點出朝字耳所以仙掌與日色衮龍與香烟四邊俱是實字苟非纔臨欲傍四箇虛字如何楔得動字及浮字出故必以纔臨寫動以欲傍寫浮皆詩人想之所結然止活得日色香煙兩邊耳而此詩却不更添虛字只单用一動字一浮字便點得日川風草四邊皆活葢日日華不動因川而動却又於川字下着箇上字見此動者亦川亦日風雖有光觸草始顯於草下着一際字見此浮者非草非風總是一片春色總形容上文滿字兼形容原題一日字葢日華句分明是旭日始旦風光句分明正陽不晞要知此二句全妙在迎瞰二字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凡詩先景而後情者情因景感也先情而後景者乃其

懷中一段憂思無時可解借景以排遣其寫閒適到十分正是十分愁苦也此詩首句正出遊之由東田在鍾山之東史稱齊太子出東田觀穫是也朓別業在焉攜手云云言同游有人累榭菌閣東田之臺榭尋雲句寫高言不必尋雲陟之而雲自親隨山句所望之遠言不必隨山望之而山自見遠樹二句遠景之妙魚戲二句近景之妙總言處處可樂也不對二句事事可樂也悰而可樂者亦止此東田片地游東田之片晌而其戚戚無悰終無可解者

酬王德元晉安

梢梢枝蚤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題曰酬王而詩特借以寫自傷之意枝蚤勁陰盛也露晚晞陽微也梢梢塗塗言時勢至此勿論在內在外無一可者榮橘柚言南方風氣殊異鴻鴈喻小人言王在晉安雖有風景殊異之悲然邊遠之地讒言不及則在外猶差勝於在內耳我雖在內徒有虛名未明即到署

中坐到日旰絕無一事可作則權在他人可知惟署中無事故得思及故人遠思故人既阻一塗近觀時事爰懷百慮春草云云言時勢大變而故人終不見還我亦將拂衣而去孰能以一己之潔受染於世哉

和伏武昌登權故城

三國志吳孫權二年自公安徙居鄂遂改鄂為武昌泰和三年權稱帝於此則武昌固吳帝舊都矣今權不稱帝而稱名者權不全藉父兄之勢能自崛起有英雄之實也舊都而謂故城者廟社朝市兆滅盡矣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襟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驂鑣西戡收組練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盼袞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名且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寂寞朝市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囀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眷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清巵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遊衍

炎靈句至聲名句寫孫權故城光景雄圖句寫伏武昌登幽客句至鄂渚句寫和伏武昌通篇以英雄二字作眼眷者眷其英盼悵者悵其雄圖全從雄圖中寫出英盼從悵茲中寫出眷深首八句權不得志於中原遷都於此之由襟帶句形勢之險帷帟句聚豪傑於斯北拒二句運籌建功於斯江海以下立郊社宗廟於斯開宮殿苑囿於斯飲於斯歌舞於斯聲名文物盛於斯斯豈非其俯仰流英盼之地乎一旦三光云云而當年之社稷云云恨滅盡矣俯仰英盼不可復覩那不悵然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驟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

一首六句俱寫雨凡雨自北來多成雨故古人說吹雨多用北風字來字跟上飛字吹字飛是雨之自力吹是外借風力既灑二句寫來空濛二句寫蕭條平明二字是寫朝字實是安插觀字門未開正好觀雨也懷古跟無

擾來無擾跟門未開門未開跟朝雨來言往日不雨重門而開便有一種俗人俗事纏擾今朝以雨故開門稍晚故得暫無擾耳不明點觀字言我之懷古在無擾原不關雨有雨懷無雨亦懷也但今日現觀的是雨只得就雨說起戢翼云云借雨中之物言人世動息無兩遂之理人或徘徊於動息之間必至中路無歸計惟有戰勝可從耳戰勝指子夏即所懷之古○無始無終曰常有始有終曰時有始無終曰悠有終無始曰久前截弦後截終止月前之一頃曰暫此詩用暫字悠字妙甚說

是言我之懷雖出於眼前觀雨之頃而其意固千古不盡也○此詩宜與謝惠連翫月詩參看月宜共翫雨宜獨觀故此曰獨坐彼曰並坐彼月常在夕故曰騖茅雨適來在朝故曰振衣此題止觀朝雨三字故寫雨在前彼題翫月之上有泛湖歸出樓中六字故寫月在後雨以質用故正寫月以光用故虛寫月可待故哀鴻二句寫在未月之先雨不可待故戢翼二句寫在既雨之後風僅助月之趣故開說雨實憑風之勢故粘說月之候有定故從夕說至淸朝雨之候無定故曰耳目暫無擾

翫月有同人故不必懷古只曰晤言不知疲觀雨既無同人只得懷古故曰懷古信悠哉月色即使人樂自是袪幽雨聲漠使人憂故須戰勝此二詩正可互相發明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同亦和也然有辨和者和其詩同者同其題先是謝諮議有此題詩已亦因作此題詩題雖同而所感之意各異故不曰和而曰同也

繐帷飄井榦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此題作者甚多題曰銅雀臺則從臺上生意曰銅雀妓則從妓上生意大約皆從繁華說到敗興處此題曰臺故從臺上引起說到陵上見風吹總帷疑其靈爽在帷中儼若平生見風吹陵樹疑其靈爽忽在樹上却又寂然無聞罇酒歌吹空爾情深故不覺淚下而嘆玉座之寂寞也末二句代妓爲詞輕言妾身正是重言玉座前後總是情深語非敗興語然正是深於形容敗興者況其遣調命詞極其淒古簡淨洵爲此題絕唱

京路夜發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沾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敻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勑躬每跼蹐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此自丹陽之宣城郡作也題是京路夜發詩却先寫夜發後寫京路蓋敍夜發之景而嘆京路之長也擾擾二句寫夜發曉星四句乃夜發路上之景物妙在正復稍稍四虛字一時寫出令人眼光不定故鄉二句寫京路文奏四句是路上夜發之情乃預愁之郡後文奏與賞心雅俗不並立況且外脇于權勢而跼蹐內惕于法網而震蕩風塵作吏真有此苦也末二句行矣無可奈何之詞路長一應故鄉句謂已過之路長一應山川句謂未來之路長文奏四句倦之根也無由句應前段謂整裝于曉星云云之下乃是戒徂兩不是稅歸鞅良可嘆也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首二句江之大勢永謂路之長鶩謂流之急永曰西南鶩曰東北乃沿江逆流而行最是苦境天際句寫鶩字雲中句寫永字乃就出新林向版橋中間看出却將苦境寫作極好景以爲苦境則懽祿之情不勝旅思之倦以爲好境則旅思之倦不勝賞心之樂緣此等極好景我昔曾經歷過但昔日是孤游乃滄洲之趣今日宦游所歷之趣不異孤遊所過之趣故曰協卯下文之賞心也然新林版橋之間亦尋常境耳豈真能隔絕塵世爲

鉉聯賞心之遇而欲終隱于此哉其意不過不願之宣城耳沈休文發定山作格意與此相似○自下流觀上樹在雲中如何覷得眞只是畧畧辨其爲江樹而巳是從上永字來自下流遠視行舟若在天際如何識其爲歸是從上鶩字來水流急舟行速似舟中之人若有歸心廹之者然又自晉代南渡後仕者盡家丹陽眺離家而外行則意彼順流而下者皆歸舟也此句有羨恣二意與鮑詩之居人掩閨臥相似雲中句亦似翔風吹秋木句實暗伏結句終隱之脉但未點明如灰中之線耳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三山去京邑未遠卽還望者致其慊慊之意耳首四句借事反照王粲登灞陵而望長安潘岳在河陽而望京縣何爲望之而見且見之眞且悉也今三山之去京邑猶灞陵之與長安河陽之與京縣何爲望之而不見也下文餘霞云云乃三山邇東近景則其不見京邑可知然不明補中若有闕文者此詩家之妙然此地雖非京邑景亦頗佳卽有宣城之行只得且爲遷留但信美非吾土故以懷鄉之故而歡宴爲之罷也故云有情知望鄉見意存乎望不在乎見與不見望鄉全悲在一知字知生於情○餘霞四句從來止賞其練句之工不知其用心之細言登山之始不暇他矚一眼只覷定京邑所向旣望之不見然後漸漸收眼則亦不離京邑道上俱見江上之餘霞散成綺而巳江中之水靜如練而巳漸漸又近至三山之下則見喧鳥覆洲雜英滿甸而巳

在郡臥病呈沈約尚書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珍簟淸夏室輕扇動涼颸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巳暮絃歌終莫取撫枕令自嗤

淮陽句宣城近畿繁且劇也高臥句巳雖有病猶能臥治況復二句宣城在南山之西幸而不衝可以養病連

陰二句謂能養高閣二句謂能敎能養能敎大守之職已盡枕簟六句郡中無事毎日飲宴頗得消遣艮辰句後期未卜夙昔句空省往事坐嘯句坐嘯之効徒積爲邪句作郡之期已滿絃歌二句固自謙之詞言外不當再留也

敬亭山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旣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淚飢鼯此夜啼渫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及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敬亭山上無遊覽字故通篇只是寫山首句言山之遠二句山之高三句今之隱士四句古之仙人見此山之不俗五句上有所承六句下有所接見此山之無窮七句草八句木見此山之不死九句羽族十句毛族見此山之不寂又以十一句雲十二句雨覆錯其間使山中景物若隱若顯見此山之廣大不測形容至此已六十餘字此而不已伊將何底此而止焉終是此山之景物有盡故於本題之外又補出遊覽雖曰尋幽曰緣源曰歸徑實只是借他引起下面殊未極窅如迷六字作不了之語以結完前面耳皇恩二句正是作詩緣起緣源二句妙在歸字非興盡而歸乃是正緣源前進之時廻頭一望行過處尚有許多未盡則前面可知然不曰過徑曰歸徑凡景物一覽無餘歸途便爾索然已去景物既已覽之不盡此時心頭自計我歸時尚有許多趣味也結句格似康樂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凡答其人詩者答其人之所贈也答某人某詩葢因某人有某題詩兼以贈我或贈我之詩而兼咏某事也此篇却於原贈之外加出郡內高齋閒坐六字作題目意思全在一閒字嗚呼彼暉其人奈何使之閒坐郡中高齋乎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首六句寫郡內高齋言當此閒坐無事正可邀人閒談況有酒可酌有琴可撫乎故下文答之而兼以邀之也

○大約詩至齊梁之代已漸成律但未盡協平仄耳此詩隐中二句平仄全協唐人檻外低秦嶺窻中小渭川本此

休沐重還道中

薄遊第從告思閒願罷歸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

淚盡霑衣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首句寫休沐二句寫重還還卭二句總寫休沐重還引還卭休汝二亭是他高占地步處灞池伊川借近畿兩地名喻邑里所在乃休沐重還之由汀葭四句寫道中所見之景雲端四句將次近家其心尤切未免有望乃楚山吳岫先見而後望者何也按楚山淮揚諸山在江北吳岫丹陽之山在江南遠者反見近者反微一者形因勢變山遠雲亦遠雲不能蔽山山近林更近山或爲林蔽一者望家心切遠家之山反覺其見家中之山只覺其微試與征徒望正以其微有是耶非耶之意若楚山不過莊子所云見似而喜耳鄉淚霑衣征徒且然我更何堪賴此二句乃道中聊以自遣之法觀此字及望字見芳菲即上文汀葭等所含之景即上文靡靡等望借此樽酌望問亦借此樽酌問至此覺從前作郡終日勞勞眞是無謂今日休沐庶得仰此清徽耳清字正對勞字我以厭勞苦而輕軒冕固是由于志狹然以仰清徽而戀庭幃實是出于恩甚歲有華則不負此歲春有

酒則不負此春偃郊扉而遂我初服即夫子所云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政可趁此休沐一還終將隱焉妙處全在一問借此一問便商確出還字以後許多事業也

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遥甸巉嵒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蚤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

東田

此眺其郡內之山川爾初下車之月因有許多事務未暇及至匝月始得登城一眺㕘陽春穀在郡境之內感紆句承春穀見其溪流之遠嶢嵒承㕘陽見其山積之遙眺望未幾而暮風作寒烟忽起旋失眼中所見之景物矣悵望句轉應前寒城六句惝恍句緊應切切二句至此心已極魂屢遷而動其深感也葢自晉氏失馭海內分崩爰及宋齊生民之塗炭甚矣有志經世者首在混一南北依暉爲旅事邊總欲匡世濟民原非邀圖富

貴而乃一麾出守身不在廟廊之上有志莫伸此所以有浩然歸去之思○此詩之妙全在于寫登眺處偷筆紀時暗寫出冉冉老至之意就下車以來論借問句一日已過匪直句一月已過平楚句一年亦將過也就登眺論切切句一日已盡桑柘句一年亦盡也與後述懷處日結髮倦平生蚤意相應○宣城在宋家皇畿之內原非荒城遠郡平楚正蒼然妙在一正字乃適當收穫之後也衆烟着在桑柘者以桑柘民之所藝不比平楚日暮陰風吹起人家晚炊之烟冪冪其上見生聚之象

耳下車無幾四境固已小治云○此詩首四句明從張黃門詩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滿園來葢古人詩文旗鼓相當萬不肯退避只要奮力爭先故此詩全賴平楚正蒼然五字壓他蝴蝶飛滿園五字一寫春一寫秋眞無瑜亮之分後人無此力量萬不可與古人相犯

和王融著作八公山詩

凡日和其人其詩者必依其人之詩爲主而已之意畧帶於中如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是也此詩却只自寫

已意通篇不及王原詩且併無一語及王於和之義何居葢八公山者二謝破苻堅處凡題此山詩必當以二謝爲稱首依暉乃其嫡裔固不得借他口氣而當自爲稱述然而猶曰和者紀作詩之由謂王唱之於前已和之於後時有先後而意有同歸也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秔樹檀欒蔭修竹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復出没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彪淪伊穀國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剪奔鯨自

此曝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彫秋場庶能築

首六句言八公山之形勢爲江南之保障正是二謝有功於社稷生靈爲最鉅所眺六句寫八公山之景以見感懷之由且帶王於內也戎州云云正叙二謝之功平生以下叙已不得於時二公功業無可望而東山之迹庶可繼耳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此送別范零陵之詩故從零陵生意首句紀地謂零陵在洞庭之南固黃帝張樂處也次句懷人帝子借二妃以喻舜謂舜之所遊巡也雲去二句承舜不可作矣徒其遺跡在耳史寔外補時事可抑故謂子之此去不過爲今日廣平之聽而已我亦將自此致仕還家不過爲他日茂陵之求而已堯舜君民之事不可復望故曰心事俱已矣心事二字暗藏在上面四句內○崔灝黃鶴樓詩全從此詩脫來句句對校自明凡古人作詩必有所本

鼓吹曲

按鼓吹者諸樂之總名也其施用須別用之朝會宴享者曰黃門鼓吹用之道路從用者曰騎吹師行而奏之馬上者曰橫吹旋師而奏之社廟者曰短簫鐃吹此曲奉隨王之教而作玩其詞意蓋用之道路從行者耳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

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此奉教而作應副之詩也無深義可論當取其詞之佳耳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五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六

雎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梁

三百篇爲周一代之制而不全乎一代選詩爲漢一代之制而不全乎一代周詩無尾漢詩無首魏晉宋齊踵事增華各全乎一代之詩而梁獨不全者限于選也選成于梁太子蕭統而統卒于大通三年故選中所載止天監十餘年之詩而大通以後不入選云然詩亡于周平平王之後無詩而有騷詩興于漢武武帝楚辭詩

而有賦是選詩距三百篇千百餘年中間有騷賦爲之關鍵則三百篇之變爲選詩實有其漸而選詩之變爲唐詩則頓也非漸也然亦有其漸焉蓋有監于陳隋之菁華已竭故褰裳去之而梁之沈約江淹與齊之謝朓宋之鮑照實爲嚆矢而選以後雖有作家如何遜徐陵庾信薛道衡之屬皆不與焉觀唐人用韻最嚴而禮部所頒斷以梁沈約爲主可知矣

沈約

有李陵而漢道興有沈約而漢道衰漢道興而王迹永絕漢道衰而唐制斯起然漢道之典在王迹既熄之後其典以頓唐制之起在漢道未訖之時其起以漸故以漢道繼王迹如秦之滅周以唐制繼漢道如魏之禪漢此千古詩道中最有關係之人故序漢詩首李陵序梁詩首沈約覽者詳意云○詩以韻爲主故詩隨世變韻隨詩變故約所定韻未闢至極而有唐氏一代大才人皆競競奉之固有唐氏一代之功令爲之唐以後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其遵而用之尤謹則又有唐氏三百年詩人之威神爲之蓋唐人聖于律者也其風調音響

實厭飫乎後人之心目久矣後人一出乎輒入其範圍之中若稍消躍冶便覺不穩所以明之前後七子律詩宗唐用沈韻古詩宗選用古韻遂爲千古不刊之定論蓋三百篇尚矣漢變其體而爲五七言其體既變其韻不得不變令與五七言之體相稱也晉宋而後漸尚排偶浸浸有成律之勢其韻不得不再變唐人以詩取士斟酌諸家獨取沈約者以其韻與律體相稱也然約韻亦非創于約特集其成耳與約同時者有楊議之群玉典韻楊休之韻略李槩之音韻決疑劉英經之四聲指

歸夏侯詠之四聲音韻釋靜之韻英前乎約者有晉呂
靜之韻集張諒之四聲韻林最先又有魏李著之聲韻
周研之聲韻然李與周亦非無所本雖其書湮沒無傳
然試取魏詩用韻與漢詩用韻無有少異則知其法亦
不創自魏矣然則昉于何代乎魏詩與漢相較其用韻
無異合漢魏詩用韻與三百篇用韻相較則迥然大異
豈漢魏與三代之時有兩韻哉非也蓋緣三代之音韻
一母之子自爲一韻如封建之侯國各方百里然有分
土無分民任人通轉韻界甚窄而用之甚廣漢以後漸

兩合併嘗之郡縣韻界雖寬而用之至狹也然三代之
韻書久亡曷由而知古韻一母自爲一韻卽後人所作
之韻泝流而窮之也今觀沈韻止五十餘韻泝之舊韻
則一百七十更泝之古韻則二百餘韻矣此二百餘韻
卽古之所謂一母一韻乎抑三代之韻仍多于此而曾
經合并乎今已不可知然要之去一母一韻者亦不遠
矣今姑借爲一母一韻論之後人詩體聿變則韻不得
不變然未遽變也但于各韻下注通用轉用借用未嘗
混而爲一至沈約始并通用爲正用耳由此知約之于

韻止有合并之法其于其音當其字其位置皆古人所
定未嘗一毫易置于其間也而後人常以麻遮當分元
魂不宜合譏約不知麻遮自古相傳原是一韻卽歌與
麻遮亦是一韻蓋音以氣爲主果假二攝原是一氣引
喉爲歌送氣爲麻加一齊齒于前則爲遮但歌收阿母
故另爲一韻而麻故與遮同收鴉母爲一韻若將遮另
分爲一韻則遮韻應收額母豈知古人制字中雖不廢
額母而絕不用以收音姑舉此韻以例其餘固知約非
以區區吳音變天下也後人不學無識輒詈沈韻豈不

寃哉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嶽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
翔淮海衿帶繞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菁其一
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差參互相望鬱律
搆丹巘崚嶒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
卽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
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其三
多値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冥

終不見蕭條何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 其四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
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 其五
首章寄邇神京見鍾山之重二章極寫形勢之雄壯三
章山中即事之美四章山中定有高隱之士末章始點
出應西陽王教作詩是倒插法○古人用地名有正用
有借用須細細辯之如此詩題曰鍾山山本建業其云
淮海取禹貢淮海惟楊州廼是正用終南少室似是借
用玩其文意本是借客形主之法仍是正用若下文之

儲胥觀昆明池方是借用何也既云山中即事之美不
應登山無所見所見之名或不雅馴故詩人不用寧借
用他處相類之山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率爾成篇猶少陵所云漫興言本無意作詩偶感三月
三日之事率爾成此篇也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匝樹流鶯復滿枝洛陽
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遊絲映空
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
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卮寧憶春蠶起日暮桑
欲萎長袖屢以拂彫口方自炊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
且當忘情歸歎息獨何爲

一年好處盡在上巳時候開花云云正寫具在斯意要
知四句內有惜時意不專爲下文遊樂張本蓋一年之
芳在此一年之計亦在此彼肆志者是此年芳此忘情
者亦此年芳也此通論全篇之志若止論其辭面且作
止好出遊之時洛陽二句是遊人東出二句是遊地遊
絲四句寫他行時服馬之鮮明以遊絲呈出綠幘之照

耀高揚襯出紫燕之陸離清晨四句寫他此處器用之
奢華朝戲暮宿補出遊之久伊水蘭池地之遠又設筵
置瓶之地而鳴寶瑟汎羽觴又定是一輩麗人也其形
容繁華輕薄直寫得無地不到無人不然眞所謂舉國
如狂若庸手至此必急急轉到自已身上表其忘情休
文都不然却只於上文繁華輕薄外抽出一箇佳人做
箇波瀾然後徐徐轉到自巳身上何也擬人必以其倫
輕薄兒繁華子不是沈休文對頭只得另尋箇佳人作
對寧意四句正其人也寧憶二字不止憶春蠶須追貫

下春蠶云云十八箇字叢又正起桑又欲萎所以佳人
急急採之也長袖屢拂終日採桑奚暇鳴琴瑟也彫糊
自炊薄暮方食奚暇泛羽觴也此等佳人才是可愛愛
而何爲不可見以佳人平素自滅光儀全不到千金堰
上亦不到蹋鶩池邊既不朝戲伊水又不暮宿蘭池我
何由而見之哉既不可見只得忘情其忘情于東出云
云又不待言矣大抵此一篇以忘情二字爲歸宿洛陽
至羽巵句只是明修棧道却以寧憶四句内一佳人爲
陳倉竊而何避嶠度之法也夫天下一切遊樂之具皆

從外來苟知自好者皆能自持最難忘者情耳拂曰樊
以炊日方自媚極矣此人如何忘情此時何忍忘情而
去忘情而去有不拔之力矣○開花匝樹流鶯滿枝景
從作者眼中看出是寫時遊綠映空高楊垂地景從遊
人眼中看出是寫景此唐初長安古意公子行諸篇所
自出但唐人之詩都說到敗興去此最結得好結出一
箇采桑佳人示不續其麻樂土爲墟之戒結出忘情君
子以嚴父兄之教且有移風易俗之功舊註以一句洛
陽一句長安太爲方拙不知休文正有深意江左六代

雖俱都建業劉宋以丹陽起家遂以丹陽爲京邑齊梁
因而不改其繁華之盛與建業埒故交寫之讀者亦不
必盡泥下文但伊水蘭池似雙承若千金堰只以公主
得名蹋鶩池以諸王得名不必分也

宿東園

陳王鬬鷄道安仁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野徑
既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荊扉新且故樹顛鳴風
飈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馬時相顧茅棟嘯愁鵙平
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飛光忽我遒豈止歲

云暮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

題曰宿東園卽從東字拈出陳王安仁葢以陳王安仁
詩有鬬鷄采樵等語皆係東郊故也葢丈夫生世亦欲
以轟轟烈烈垂名千古耳陳王豈躭鬬鷄之戲安仁豈
是采樵之人俱是不得意中一片壯心無處發遣特借
此瑣瑣者以消磨歲月至于更無些些事可作止于閒步
則抑鬱益甚矣野徑二句寫閒步槿籬二句寫題以下
俱宿東園所見郊外之景樹巔二句歲之暮鳴風飈喻
當時在上積霜露喻在下驚麏四句百獸荒荒喻時亂

萬民流離各失其所也夕陰二句日之暮喩已年老衰光句照應日暮豈止句廻應歲暮又兼日暮値此亂世而身又衰老如此而欲身世兩度除非是神仙也西山字亦從東字拈出雖摘魏文西山一何高詩中字實用藥字賠代伯夷之西山微字

學省愁臥

古人善于鑄題如此詩初讀其題以爲專寫愁臥而學省不過偶紀其地如沈道士館之例反復數讀其詩廼知學省爲興育賢才之地都被此風一吹遍有荒坑之

慘其餘地更當何如益驗此題之妙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愁人掩軒臥高牕時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櫚飛纓佩空忝江湖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休文自負才品朝廷定當以台司第一席相處而不意處之學省學省者固休文大不得意之地故此詩特借學省爲愁場而以風爲攪愁之杼故詩中曰南闈曰高牕曰扉曰虛館曰神宇曰戶曰櫚分明寫出一極空濶荒涼閒署裏面單單只臥着一箇人且是箇愁人人之愁只在心內如何寫得出於是借風爲由廣陌是闊處學省是冷處風吹廣陌固其宜也冷署之中何爲乎來哉掩軒而臥避之不爲不深高牕動扉自來逼人虛館諸生之館神宇先師之宇淸陰曖微是被此風吹得慘淡蕭條蟲網懼爲風之所破垂戶而織鳥畏風不敢高飛因而傍櫚此等景象其其愁殺然人之所以膺此愁者只是纓佩爲累江湖之上决不如此故以山中反照學省曰有桂樹當無此惡風矣此所以悵然思歸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此詩爲詣世子而作却無一字及世子者何緣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涼之感偶因詣世子而發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涼之地也上又着冬節後者何冬節後朝臣往還拜謁之候正驗人炎涼之時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舊日丞相所居之第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無舊日至丞相第之人廼特爲驂車而來者僅僅休文一人則休文之外盡炎涼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深言故題下又着車中作三字

廡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不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首四句一貴一賤猶然如此何況一生一死世態炎涼自然如此無可怪正是大可怪也高車句逝之未久珠履句門下人依然還在賓階客位第中曾無一人墳頭壟爲一望哉

和謝宣城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揆余

發皐壤短翮屢飛翻晨趨遊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崑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此和謝朓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之作王喬喻謝東方自喻從宦句承王喬是括他原詩全篇意思避世句承東方言自己亦有一段意思爲和詩根本揆余六句自叙是和他淮陽股肱郡云云至秋藕折輕絲意昔賢二句點明謝之作詩而神交二句和他良辰在何許二句意

弇拙四句自謙和原詩坐嘯四句意而何以儷璵方點明和詩也將隨二句又和他詩外之意蓋原詩謝朓以外補已久有望援手之意沈自維不得若曰知子不能薦惟有與子偕隱而已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古人不惟工于製詩而且工于製題如此題曰新安江水便是京邑所無於江水下又贊以至清二字見足供濯纓之需也至清二字贊江水已盡又用深淺見底四字中寫一番見此水之清惟遊新安江上者見之而京

邑遊人不得見也然新安江上水何由貽得京邑人蓋我宿遊京邑固與京邑人有夙好京邑人以遊而得好則原非同好其人須待濯纓也我既以宿遊而得與京邑人好則不得不思爲濯纓也此亦不忍獨清之意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沫霑君纓上塵

首二句點題洞徹二句正形其清於題上淺深二字外

更加冬春二字最妙凡水淺淸易深濁難冬淸易春淸難一層一層極得至字意千仞云云是旁寫寫喬樹就春時寫見遊鱗就深處寫兼有淸而能容之意滄浪四句比京邑之囂濁此地至淸互相形出已旣離京邑已隔囂滓可不假濯而君止遊京邑當需滓也此雖不忍獨淸之意然而居已以淸居人以濁不合詩人溫厚之旨

詠湖中鴈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群浮

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當時心有所感故借湖鴈爲喻白水句似比京都徘迴翔不能去也唼流牽弱藻食不安也斂翮帶餘霜寢不寧也群浮動輕浪暫從衆也單汎逐孤光獨危苦也懸飛竟不下有所疑也亂起未成行有所驚也故思刷羽而歸也○此詩其作于齊梁禪革之時乎休文與梁武夙同仕齊暨任昉諸人所謂八友也及將受禪休文蓋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詠鴈首句滿塘只是白水鴈尚未集其中迴翔謂齊梁之間諸人未知所擇有從梁而得祿者如唼流句有不從而中傷者如斂翮句有黨附而隨波逐浪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無與者如單汎句總之憧憧擾擾展轉於此滿塘白水之中耳卽有迴翔于塘外而不下者如懸飛句蓋旣飛矣何不竟去而懸之云者是其戀群而不忍獨去似有拾之待之意于是群鴈應之刷羽同歸一若叢林和尚捲堂大散然蓋自欲隱而兼寓招隱之意○按詩題詠鴈于湖中主意却在鴈還故鄉第二句鴈字上着一旅字言此湖中不

過逆旅非故鄉也首句塘字上着一春字言季冬之時鴈已北鄉至白水春塘已愆期矣然若寫鴈竟從湖中還故鄉便于湖中一切妙態寫不出看他唼流六句俱在湖中寫全不寫還卽後懸飛二句在人看之亦只說在湖中飛來飛去孰知他却趁勢接刷羽云云全不費力全不露痕而鴈已歸矣是何等筆力○坡公詠畫鴈云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此詩却句句是有人態豈惟有人且若遏之矣只是寫得參參差差錯錯落落許多鴈許多態無一重者却又令人評寫者沖身是幣

從來寫鴈俗套飛鳴宿食此詩先寫食次寫宿末寫飛獨不及鳴者蓋指聯中不得只有食只有宿只有一飛而已

早發定山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標峰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竪絶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題曰早發定山是以定山紀行不是詠定山之詩乃全篇重發定山者爲休文心中先有不樂外補之意故一見此山之奇而驚訝之也故于見字上加晚涖二字言非年老人所堪又復加夙齡一句見其雅好山水出于天性却一生不曾見此等山今若不爲外補何由得見此山之奇也故將山之奇處極情寫至四句峰山之竪立者綵虹外言其高故曰標嶺山之横出者白雲間言其深故曰置壁山之旁出曰邪就勢而言頂山之上面曰圓就形而言夫形有方圓大小之異勢有遠近斜直之殊舉此二者以例其有千殊萬異之形勢總以証其

奇耳有奇山必有遠壑壑遠益見山之奇耳曰歸海是壑之遠出浦壑之餘波濺濺益見正流之漫漫正妙于寫遠野棠二句借山中物寫山兼紀時忘歸二句借浦中物寫壑兼寫情忘歸不思歸家也懷祿不欲辭任也用家任兩處虛夾出眷言采三秀來下却是永徘徊望九仙倒落不願赴任一邊去不復再照不思歸家意夫九仙亦寓內名山乃徘徊遠望而不前者謂吾于此山已有觀止之歎九仙之山縱奇于此不願詣矣以其山在東陽任內耳可見不是留情此山只怨外補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凡作詩者必相題題曰月只寫月不得一字涉詠題曰詠月只自寫月詠字意只中間略點開題曰應其人詠月詩貌雖寫詠月而一片神情全要覷定其人如此詩題曰應王中丞思遠詠月月妙景也詠月妙事也王著爵譽字則妙人也以此妙景應此妙人作此妙事則自當有此妙詩也要亦應與和不同凡和者其人先有詩我和其詩或意應者其人或不作或作之而我尚未見

全要寫得其人在詩裏面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入戶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綱軒映朱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淸光信悠哉

首句點題夜靜句言月至此方好詠也宜與末後洞房殊未曉相照用此截去晨昏二度朦朧影其中間一段好月也方暉六句從來俱爲詠月實筆細細玩來都無一筆是實方暉二句是取影之筆言月來尋人猶如美人捧硯索題倫王之命已詠月也高樓四句是攝神之筆蓋月若與人無情則月何必詠王亦何須命我詠月切思婦云云凡天下佳人才子以及有情無情莫不感動則月洵天下之情種也不詠則負此月且負中丞命詠之意此所以斷斷必應其令也末後只淸光悠哉四字是實寫又於四字中加一信字仍是呼出中丞當面公共評論却又不竹一筆着實○高樓四句以離合歡悲分立四柱便已啟晚唐律詩濫觴李商隱錦瑟詩雖以瑟調之感怨淸和四字平分中二聯作四柱然却以感怨二意承首二句作瑟中之音而以淸和二意作

聽瑟者之情以引起末二句故詩中此情二字只單承淸和也如此詩末二句亦單承映朱綴照綠苔彼以爲平分四柱者未之思耳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梁武禪代之後厭于用兵求和於魏以息其民至此魏無故興兵南侵武帝不得已命王演師師往禦而又命左衛將軍呂僧珍繼之餞于樂遊苑詔群臣賦詩而沈之詩起云云不係其事不着其官一見呂之不能將一見武帝之不能將將也蓋以此詩爲諷諫云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沉推轂二崤道楊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綏前禽函轘方解帶嶢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梁武不惜自屈於魏史稱其得交鄰息民之道至此不得已而興師民亦未常不亮其心故此詩首四句云云雖非有刺然其心恐未易副也愍茲二句緊從上四句拈出見君心之仁推轂句任將之專楊旆句軍容之盛

起業二句士馬之精戎車二句恩遇之隆命師二句授命之嚴函穀二句破敵之易伐罪二句師出有名叙事共十六句詩意已盡全無一字說到僧珍才略上夫僧珍之才略何如哉僧珍常典禁兵矣姦殺諸王而不能救是其才略國人知之敵人知之至歌爲呂姥獨武帝惜然不之知也夫出軍大事也擇將大任也用兵而不擇將是以軍與敵也南師之不出久矣此役也史所稱軍容之盛百年未有也當其時葦敝之徒固在捨而不授而授之巾幗之僧珍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耳旣無

擇將之術徒恃其區區之仁心當亦徐偃宋襄之流矣補平此作者欲以微詞見意也二謝送孔令則詳稱孔令之賢見宋公不當任其去餞僧珍則略言僧珍之才見武帝不當授以師正可參看

遊沈道士館

題是遊沈道士館却是泛泛一首遊仙詩只詩中過可二句略帶出道士館意當是心有所感不過暫借他館做說話之地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旣表祈年觀復立望僊宮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爲念在悠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郭弘農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只說他無神仙根基却未曾明指出他病來此詩前十句歷歷指出後十八句字字與他相反照秦皇漢武無神仙根基都是懽

娛人事四箇字所誤御宇恢武不知殘害多少生靈原爲懽娛人事之地兼把殘害生靈亦凑做了懽娛人事日盡見他窮奢極欲之事無不做到曰未充見他窮奢極欲之心無有止足銳意二句求仙之心切旣表二句求仙之事勤寧爲二句見他求仙總不是好道只是要長生不死永享此懽娛人事也秦皇四句固是人心即銳意云云道心亦是人心如何做得神仙根基曰余云云乃休文現身說法知止足才是神仙根基是願不須豐何用懽娛人事過可二句方是神仙作用本無難充

之性情山嶂四句便是神仙境界神仙受用何用表觀立宮所累非外物歡娛人事旣不我累則築基自固所念在佐空佐空卽道佐以定情空以了性也朋來二句仙人自至何至海上空還却令二句人境已絕況于人事一舉二句自能冲舉不須銳意仰羨仙人於三山九霄也寄言二句總是神仙渡世决不御宇恢武殘害生靈其感梁武溺於佛敎而借秦始漢武求仙之事以諷刺之歟梁武帝受齊禪約自負有推戴之功而武帝反惡其爲人矜躁終不大用約有觖望之意而作此詩其云梁武之貪得無厭可謂切中矣而自以爲能知止足將誰欺哉

別范安成詩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通篇清空一氣如話詩品至此神矣不意齊梁波靡之餘乃復覩此上可繼李於漢下可開孟於唐○前期二字生於少年之時日易字生於少年之志氣衰暮固是時日有限亦是年老人志氣衰颯易動悲感今日與爾

同衰暮卽昔日與爾同少年獨於少年著平生二字者只管我心如此爾心難易全然不管總是少年使然時到今日都無一箇是少年人我心中覺得難亦知爾心中覺得難爾我之所以難者都不謂風燭之年後會難再只此別離之際黯然消魂爾我老年人俱禁他不起耳下四句正就那別離一刻上摹寫勿言二句少展一限夢中二句忽又倒轉今夜謂明日以後且不消算計只此分手而去卻爾今夜宿在那裏眞是有夢難覓教我如何不愁絕痛絕也看他一篇文字只覷定別離時三字眞是看着日影說話往前寫直說到少年日何其太長往後寫只說到明日便止何其太短一短一長只逼此眼前離別之一刻眞老年人手筆也○吳邁遠如何與君別當我年少時正從此意翻來可見別離一景老少人俱不堪得

任昉

文生于情千古之詩人千古之情人也情之所鍾莫眞於朋友之交矣漢之蘇李所以爲詩壇之歃主者河梁贈荅之詩雖云文字之絕工實關交情之獨摯彥升篤

於友道當世所推觀其贈郭生下交不嬌與范侯上交
不諂一段纒纒綿綿之懷出於至與情見乎詞選詩以
之終始蓋信友以獲上詩人之所柄也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
生方至

任與郭平日交好郭爲桐廬令任出爲新安太守路經
桐廬郭聞任將至卽出谿口見候下云余既未至見候
之太蚤乃急急欲任之至正與任之蓄意忍相思針芥
相對郭仍進村不見郭不能待亦借以顯郭出谿之太
蚤耳久之不是怨郭之來遲見任不遮行不憚維舟之
久必待郭之至方至見郭不憚再出必以候任之至决
不肯聽其遲行卽此一題已寫出兩人繾綣之情不待
讀其詩矣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逐冠蓋溢川坻望久
方來萃悲歌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覺嶂易成
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
遊從此辭

夫人相與未免有情情一耳繫於相别之久日相思蓄

於相見有期日意任與郭平日之相思久矣因有新安
之行路經桐廬行至富春渚當清晨開船之時意中已
想行到桐廬定當與郭相遇故曰蓄及至到此未見郭
至今朝所蓄之意幾乎成虛到此平日之相思更有不
自持者故曰忍忍者不能忍也卽此一字寫行路人急
急只要行路而又以故人急欲一見之故不得脫身眞
有此苦涿令句是說郭又復自村出谿口也冠蓋句不
是閒寫他儀從之盛正是寫望久言自出村時一步步
直望來到谿口郭之復來萃爲候任出郊云行春逐蓋
桐廬以村爲治無城郭之蔽故一一望得分明也悲歌
句寫眼前相見光景帶完往日之寒温而歡字內已伏
下客心幸弭悲字內已伏下親好斯絕意其不自持處
正從望久句遞來使相别雖久幸遇因緣蓄意要見便
見意味便淺本題出谿云云故作小小波瀾幾乎兩不
相值所以相見之時倍爲情親耳以下寫懷滄江二句
就桐廬之地形出下文中道二字我自京師起身遠來
到此纔一半路從此到新安尚覺遙遠況已前所行過
尚是平穩道路至此已盡湍險難行方自此起守山夜

猿與令咨心萬方難弭然而幸自弭者以中道尚有知
心之郭生耳過此以往覬好譴絕罪畢只是一人在湍
險路上行更有甚於疉嶂云者教人如何耐得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玩此詩第二章云云、乃是任出守義興郡、別范未幾、在
傳舍中聞訃而哭之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
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遁衰
孽接景事休明運阻恆言革時泰玉階平濟沖得茂彥夫

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
離情不忍一晨意千齡萬恨生

一詩之中、凡押三箇情字、乃是故爲重複以見意、只緣
舊註誤解卦猶我故人一句、以爲范已死、任我故人之
痛而彼不知、遂令一詩之精神全晦、不知三箇情字、俱
指范侯生前之情、此句情是全分生死句是大分欲以
句是小分蓋范侯既死萬化與之俱盡獨范侯之情不
與俱盡今日猶在也范侯之情不與萬化俱盡者蓋生
死一交情也若世人酒肉相征逐云云生則交好死則

已耳豈能常在至于范侯、嘗與之共患難矣、又嘗與之
共安樂矣、同事銓曹之日、又與之同好惡矣、此情何情
豈能忘得忘之不得、即其情猶在耳然或其人大節不
差而細處或不周到及其死之日人或卯其小而忘其
大者有之至范侯則又無所不周到平生即暫時分手
亦須少留言矣以遣離情真有不忍一時分離之意而
誰知竟成永訣哉千齡何即、緊接一辰意以總結上文、
門萬恨生者、范侯之情、不止今日猶在即萬古猶在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

見范侯還敍平生意

前章范侯自不拘於禮數之中已自不敢脫於禮數之
外此章已或脫於禮數之外范亦不責以禮數之中亦
是從小分處寫其情不盡也詠歌句、不是表章他著作、
范侯著作、何待任表、只是引起下兩嘲謔言雖涉嘲謔、
亦只文字遊戲原不爲虐、政見他仍是不敢脫於禮數、
之外也、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
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已矣余何嘆輟舂哀國均

上兩章俱追叙范侯生前之情此章方說傳舍上細寫哭字與子兩句莫看重複了與子句是總計別日經塗句細數別程弗覩二句根與子句來言與子別來能有幾日原臨別時不見子有病容我如今要想子病中是怎箇模樣只是想不出只想得好時模樣寧知二句跟經塗句來我與子別後路上走了若干程這箇訃信亦得若干程方聞得仔細算來所差幾何莫不我別爾之日便是撤瑟之日乎此詩最爲入情昔人評此章幾于休文生平少年一首信不誣也

范雲

彥龍與彥升伯仲之間選所收兩人之詩多關交情彥升切切彥龍偲偲詩亦各如其情獨彥龍倣古一首精鍊之格唐人出塞妙手彥升不及也

贈張徐州謖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欵柴扉賓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州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只就稚子口中實叙自己意中虛猜寫出一段依依交情一見張之貴不忘賤一見己之不諂不傲俱各以古道自處也其格最高首句去二句歸下文有客至得與故人揮一十三句却寫在去歸中間有多少曲折起伏首二句管巫之兩峽而江濤萬狀盡夾其中○還聞稚子說有三妙一無應門之童正與賓從之盛反照其家之貧也二偶因樵采而去遠於田間近於他[illegible]若有應門則可往報而還決不令客空返三賓從云云寫得十

分眼熱若不假之稚子口述彥龍口中如何說出

古意贈王中書

凡詩曰倣古古人之詞意倣也古意不用其詞專倣其意至於古意贈某人則是贈某人之詩而以古人之意運之也如此詩前四句似是贈王中書而岱山以下是古意然實不須分也

攝官青鎖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陵北海搏飛去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

外亦何爲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實

沱爲承直郞故曰青鎖闥王爲中書監故曰鳳凰池以下卽以鳳比王因拈出光儀靈異英奇逸翮掛飛桐樹竹花等意岱山二句指王起家瑯琊逸翮二句王曾爲青宮屬遭逢二句今日爲中書監也鷦鷯二字亦於鳳凰拈出喻已爲承直郞於寫鳳凰處先單寫棲次棲食逆寫於鷦鷯處只單寫食乃互錯其文以見意蓋官高者祿自厚故旣得所棲則竹花白莫莫也桐葉自離離也棲食俱有餘此亦何求於人若鷦鷯之食僅一粒則

未得所棲可知未得所棲安得不求於人哉一粒本是不足都說有餘一者自占身分一見已本爲未得所棲非爲謀食計也

倣古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失道刑旣重遲留法未輕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首四句總寫塞外之苦寒沙二句地苦風斷二句時苦朝驅二句逐日有血戰之苦昔事二句終身在人帳下竟無自已出頭日于失道二句以刑之重形賞之薄所幸二句不知是美是刺是感是怨○詩雖倣古開唐人鍊字法門寒沙二句平驚二字鍊得好風斷二句斷失二字鍊得好遂振起一篇精神

丘遲

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作

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尙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

生豈酬義

通篇句句是愛弟出守風進四句雖寫苑中之景實喻天子有憐愛幼小之意只以北門重寄不得已而遣之故念爲之舉恩加之厚者是其細心體貼人心處若泛送他人詩稱不得

旦發漁浦潭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峰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

從宦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漁潭二句寫旦棹歌二句寫發村童二句分明是黃童白叟爭迎使君他却寫作因棹歌發鳴鞞響驚出聚看官人來過光景是他能化俗爲雅處詭怪以下寫漁浦潭之景以見此郡之美稍惬幽悽之意可以坐嘯而治不必以外任介意

虞羲

虞伯陽北伐詩風骨駿秀不唯近超齊梁卽晉宋罕有其匹然却於唐人相近

詠霍將軍北伐詩

史記衞霍同傳止詠霍不詠衞者衞日退而霍日貴也始以幸而爲大將終其身未嘗困絕焉惟霍獨有天幸矣豈眞有不世之才哉將以傷夫有才而不遇其時者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牧騎入幽幷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口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首四句擁旄爲漢將將他出身揔斷卽從爲將起見其以幸進非以才進也涼秋六句曰幽幷曰飛狐曰瀚海乃邊鄙設險之地曰涼秋乃秋高入塞之常非有關於危急存亡之故也乘墉四句漢家兵馬之強衆精者獨屬霍也關下二句不恤士卒如軍中乏糧方穿城蹋鞠也二句畏漢家兵馬之精強預已遁去非有血戰之功也玉門四句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全不知退讓而猶然得保首領以沒幸矣天長四句不是敗與亦是幸之謂

歎樂無幾高臺已傾乃人道盈虧之常所難得者千載之名耳然功可幸名必不可幸不惟保首領而後而且麟閣之上雄名千載豈非天幸哉

陸厥

湯惠休稱康樂詩映日芙蓉韓卿之詩亦宜摘其詩中秋水芙蕖四字贈之

奉答內兄顧希叔

嘉惠承帝子瓌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當時竟陵王開西邸以招致天下文學之士若沈約任昉王融蕭衍范雲謝朓陸倕出其門而梁武亦與焉時號八友厥雖不與其數亦其亞也故追述之以爲榮寵句見王賢能下士躧屐句見已應王舉非有干請也屬叨二句謂已曾爲太子太傅功曹椽下以平津孟嘗比王是感知遇之隆非自誇其官職出入句數見窺暱一見句時之不久而歸朝夕涼沮見舉世眼皮之薄便伏希叔非炎涼中人

坦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梟鷗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此章自述亦是感知遇意殂落句竟陵不在已自殂落也寂蔑句竟陵之遇可一不可再自分永寂蔑矣杜門云云謂朝廷之上既無知已而山林之中或有同心之人亦可稍慰乃炎涼之人既不容已而已亦不容炎涼之人唯有杜門清三徑而已檻則獨坐池則獨臨漣漪獨泛而已雖有同心人如希叔又復遠仕王門奈何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明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此章美希叔只是美其榮幸至於朝上林夕伊水不過只尋常陪伴王侯遊讌而已以言知已則未也正以彩陵形出竟陵之賢此古人深於知已之感即托之文字一毫不苟處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絶相如恧溫麗子雲慙筆札騁楚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此章美希叔文字見贈詩之美騁足句喻希叔柴車句自喻愧茲二句昔日相聚深愧稀向山陽之讌今日相思空同晢應洛水之別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此章根四章末句空此河陽別來謂泰昭王於千里之外招平原君稀叔夜於千里之外訪呂安今身留滯於渤海之區既不能訪希叔於千里之外而希叔在邵陵之國雖有宜城美酒亦只獨酌而已亦不能於千里之外招已誰與獻酬政以邵陵門下之濟濟多士爲可念也末屏居云云雖謂徒爾相思不能往從然言外歲已秋矣日已暮矣時不再得

利濟天下之志終無復望望其來歸之意

中山孺子妾歌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孺子妾者以孺子爲妾猶小說所載臨川王之男王后當盛寵之時入與同寢出與同車如魏主之與如姬漢成之與班婕若忘孺子之爲男子也者在孺子恃其寵愛暮陪飲帳朝宴秦餘亦自忘其身之爲男子也者及

其衰也君王始厭其爲男子矣曰此矯駕之子瑕也前魚之安陵也在孺子久假不歸終不認其身之爲男子也者故自稱稱妾而不稱臣其稱王不謂君王而謂君子君子者女子謂夫之通稱已者不已也焉如者望其念舊○寫男色與寫女色不同沉曰磬折似秋霜妙於寫盛陸曰秋水落芙蕖妙於寫衰俱移用女色不得

徐悱

徐詩不多見古意酬到一詩英聆奕奕大顯齊風應是少年人作却無五陵見裘馬之態

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琅琊城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嚴巒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登陴起遐望廻首見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鮮車騖華轂汗馬躍金鞍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題中有古意二字故篇中不用本地名而多借西京古地名爲比甘泉比建業上谷比琅琊樓蘭比魏夫烽火警乎甘泉於甘泉備之則晚須於上谷備之此極形容

琅琊之險爲朝廷之要地也然却先寫一句長江何也江左六朝歷都建業實賴長江之險以限南北故此江稱豁險五字點醒極有力量茲山句又用一復字可見此江爲建業要害而茲山又此江要害表裏二句承茲山句天險也修篁二句人險也八句總寫完琅琊城下文方寫到長史登陴句是一篇關鍵廻首句是一篇波瀾鮮車八句是慷寄言二句是慨一段慷慨全從少年負壯氣寫得淋漓盡興直逼出登字神髓乃是酬意盡琅琊之城本以備北登城應須北望北望又背建業故

又回首南望其北望也是此題之正面乃只趕得遐望三字似不曾說完者蓋遐望必有遐思當遐望之時凡瑯琊之北迤西一帶山川形勢無不歷歷看在眼中即不入望之燕山函谷都已算計在心中那一片開疆拓土以報吾君懷思已全全有在這裏倘於此時一直寫出有何趣味于是乃作一波曰廻首見長安金溝云云且見得極真極詳有天咫不違咫尺之意於是緊緊就前道二字接出鮮卑云云江南用兵長於舟楫瑯琊以北車騎之地苟非乘長車騎決不能長驅西北以少年長才自負指顧之間可以紀石開疆此北望之遐思也却轉身南望說來若將一片開疆壯懷而向吾君請纓一者又若將瑯琊北及燕山函谷形勢向吾君聚米爲山詩者無奈數奇不偶於時深爲可嘆耳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六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七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江淹

鍾嶸謂淹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詩爲知言至云詩體總襍善於摹擬又引夢郭璞索筆遂乏才盡此殊未諳淹之心事蓋沒世不稱詎爲君子明哲保身斯云大雅不知善於摹擬此淹所以成名孤自託才盡此淹所以名成而不敗也何也淹生齊梁之際雖漢道之興已千有餘年作者林立思於五言場中拔幟監壇苟非盡平生之力決一死戰斷不可得也所以淹遍擬三十餘家猶如陰陵道上項王只一人一騎既取此一漢將復又取彼一漢將雖不能勝亦不至敗而英雄之名固已成矣淹之成名正用此術然名既成矣名成必敗物之理也況甫當忌文之齊文旋値護前之梁武苟非自托索筆之說詞幾何而不懼空梁落燕之禍耶此淹之苦心妙用非好學者烏得而測諸

望荊山

建平王景素右將軍荊州牧江受命爲王五經將至荊

而作詩題曰望荊山其望之也急急乎欲至之耶抑不欲其至而遲遲吾行耶然詩中並未點明荊山字面意不在於荊山又何有於望也然則以荊山命題何居蓋江出自建業繞桐栢出魯陽行許多路至此望見荊山以為荊州近矣去建業益遠時值深秋去建業時又久不覺零淚霑衣而作此詩也其曰望荊山者蓋以作詩之地標題也其地云何昔陸平原赴洛自述其作詩之地曰倚嵩巖顏特進使洛自述其作詩之地曰登梁城今余作詩之地其距荊也與二公之距洛不甚大遠近

故曰望荊山此鑄題之又一法也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栢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艷歌傷

此詩雖未點出望荊山字面而文則處處照得明白然其意却不在望荊山上只借望荊山顯出路之長路之長顯其行之久行之久顯出歲之晏以寫其不樂出外之意言我若非奉命至此方且安然在朝焉知楚塞之長其二句乃已望見荊山回頭總算楚塞之路南關二句是總算南關桐栢西岳魯陽皆楚塞一路寫來是夭生的長於南關桐栢中間加一繞字于西岳魯陽中間加一出字又是添出來的長繞者左一灣右一灣其長以紆出者高一程低一程其長以險寒郊二句非承出字來言行至出魯陽已知去荊州不遠但未出之時為重巒所蔽望不見荊山及出魯陽險障已盡頓成平衍無有寒郊之高亦不能留影而秋日之清光普照無礙故荊山望得最分明然近吾身處有重林近荊州處有

川漲忽然悲風起撓重林雲霞亂迷川漲則又望得不甚分明也看他寫望全不實實寫望只就寫景上帶出望字且並帶出望之地及望之時也然望之地猶可言望之時不可言於是忽作自言自語歲晏君何如臨接以零淚霑衣裳是氣極語塞不能自答也益悲酸之至雖有玉柱任其掩露雖有金樽任其含霜其嗒然欲喪之狀真若既聞苦寒之後又聞艷歌之傷者至此並楚塞之長短亦付之不知矣舊注云當此時若一聞苦寒之曲則使美艷之歌亦悲傷也大謬益艷歌非取美艷

之義凡樂始奏曰趨曰艷古人作艷歌行與苦寒行同
是一例哀怨之曲此詩全以奏歌二字分輕重爲奏爲
絲竹之聲歌爲人聲人聲感人甚於絲竹○世稱秋日
懸清光一句之妙在康樂依暱二謝之間不知所以然
者全在寒郊無留影一句遏出來光不與影相對却與
闇相對且相悖故有闇無光有光無闇原夫太空之中
原是全闇大光一懸太空之中盡是大光布滿不知將
闇退到何處只緣太空之中不能無物有物則有形大
光爲物形所碍不能透過方顯有闇然不謂之闇而謂

之影者何也影生於形形有大小又有方圓又有長短
斜正種種不齊形既不同所留之闇之象亦異可見光
與闇緊相切而形爲之界則光不生於形而闇則形之
所留故別稱曰影以明此闇屬依類物形者也光之大
莫如日物形之大莫如日昏夜之闇即大地所留之影
其次大者則山川至於城郭人物一切有形莫不有影
莫不有所留之闇焉但滿太空皆光以大地視太空無
異太倉一粒雖有昏夜之闇何損太空之滿光然而人
目則不能見矣至山川之影更小又何損於大光但於

人則覺有碍而不斷云云故文通未出晉陽不及寫日
光而出晉陽則平地雖有寒郊之高不足碍吾目中之
日光矣總謂無留影可也所以秋日懸清光方得寫的
誰致此古人細心體物之妙後惟老杜一人能之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
正翕艶玉樹信葱蒨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蛇
虹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層
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栢隱羞逐市

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托後旍

首四述此山之靈異爲登者占地步淮南比王廣成以
比以下述廬山香爐峰當做二次寫者以廬山之美正
在瑤草六句寫廬山已盡又着不尋二句以振起香爐
峰落日二句正香爐峰上所得者而寫之必取材于落
日重陰者山川道里非天星莫紀則山川遐怪非天日
莫顯渚莫多於楚楚之渚莫大於長沙而長沙距廬山
又最遠故非此大渚不能容此落日非此高峰亦不能
望見此渚上之落日也日漸落則陰漸生凡東近海多

風西近山多陰山映日而成陰重陰萬里匪一山矣則此山皆高出其上可知此遐怪之極眞堪驚人耳目者然不尋則不知可見山水之勝領略在人藉蘭句見尋遐怪乃其素願也臨風句當面不輕過也方學二句尋遐怪之本領應前廣成句末一句繳完奉敎意應淮南句

襍詩三十首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

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不其然歟至于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于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恆蔽是以邯鄲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論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夏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依黃經緯之辨金碧沉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斅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文通胸中初無所感只序中品藻淵流便是作詩主意蓋取自漢至梁作者三十餘家於三十餘家中取其平生最有名詩各效其體作一首以槪其餘品是修飾藻是潤色商榷是討論是以從來作者之源流爲草創而自居於討論耳

古別離

按樂府襍曲有古別離其作者人與詩俱不傳古今樂府集所收者唐李端一篇耳不及此作者以此作非樂府體也文通以古詩十九首原無作者姓氏不便立題

故假此題代倣行行重行行一首然古詩以別起中有代馬云云以綏調承之此亦以別起中却不借云云以急調承之初不似士衡鞏句步亭趨者蓋此詩止取備體古詩十有九首作者不必一人一時而其體大約如此故用此一首以該之非專擬其首篇也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路寒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首四句是別之遠送君二句是別之久不惜二句及願一二句俱情之切結言所守之貞其調響其味深遣詞處濃淡得衷較之陸劉二作差勝較之原作未免有谿徑可尋○此詩不止抉別離之骨直剔古字之髓不惜云云古人之心願一云云古人之情兎絲云云古人之節若今時作題只寫得離別二字耳即太白托詞于皇英亦只是古字皮相○此詩幾于化工之筆矣中所未超者黃雲蔽千里一句蓋雲本無光而能透光如琉璃然借外光映之而成色塞外沙漠之地故其雲常黃在

腹裏之地則爲偶然征夫既至鴈門黃雲正在其見界內假以不得相見之故歸咎於黃雲所蔽自征夫口中寫出則可黃雲本不在思婦見界內如何自思婦口中寫出若原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則無瑕可擊矣或曰思婦曾送征夫至鴈門用黃雲何不可然乃至二字專指征夫遠遊所至非思婦送至鴈門也古人以禮自持必無此遠送

李都尉陵

淹於漢以來諸家皆有所擬至蘇李爲五言之祖止有李都尉陵一首都無蘇屬國者何也淹詩主備體非以備人蘇李雖出兩手祇是一體雖後世學者或各領一派必渾而稱之曰蘇李體亦曰河梁體未常分目之爲蘇體李體也然不用蘇爲題而用李者何一人一體取其佳者兩人同體取其先者李詩題曰與蘇武選序亦曰降將著河梁之篇是五言創於李而蘇和之也詩中固是極力摹擬李亦往往常帶出蘇意以明蘇李之爲一體非有擇於蘇也

尊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

淸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淸徹無塵雖不似李詩却自佳其不似李者有二一帶自運一兼學蘇○他詩俱擬原人所有此詩獨補原人之缺按選中載蘇李共七蘇詩四首李詩三首其良時與骨肉等俱以三首相對而李獨缺結髮爲夫婦一首此詩補作一首本無原詞可以拾摭俱皆自運但取李都尉他詩之淸徹氣味本是用李摹蘇先有李詩而後有此詩而其主意却是代李倡蘇讀者反覺先有此詩

而後有原詩也譬之學奕然有兩國手譜勢於此吾祇見一着白二着黑三着白四着黑五着白六着黑至七着白却已軼失止見八着黑我欲學此國手定須細細摹揣此八着黑何爲下子在此路必是應他七着白在某路矣揣摹得着便是善學此國手亦併學得彼國手矣○蘇詩四首古來相傳俱爲答李之詩後人又摘結髮爲出使別內之詩以其文辭于答李不甚合也然讀古人詩只在以意逆志若建求其文辭之合則彼三首豈盡合哉蓋詩有賦有比比之爲義不拘一塗蘇詩之

飛龍鳴鹿黃鵠鴛鴦以及連理蘭芳皆以物比兄弟夫婦皆以人比蓋兄弟夫婦朋友之交三者人道之大倫以兄弟比朋友獨不可夫婦比朋友乎況屬國出使之日老母儼然在堂也曾無一語而止眤眤于夫婦之間豈人情哉所以昔人相傳此詩併爲答李之詩亦非無說文通擬此詩亦不必泥原詩爲答李也出使別內也但照蘇武原詩意川李詩氣味摹寫一篇任人以爲贈蘇也任人以爲從軍別內也尊酒送征人踟躕不發者爲親宴之故耳宴與燕通即取詩宴爾新婚之義

親者如兄如弟也日暮將別握手而不忍分悠悠二句取詩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河水濁故魚美清川之魚不美於河魴尚得所薦言尋常夫婦反得常相守而你我好夫婦反不相見也此時尚未別去何云在萬里預言其在也此時尚未別去何得便有書書何由便云短書何由已在袖中亦預言其有也袖中生於書短短書生於燕燕者作巢人家有夫婦之義雙飛之燕一頡一頏有夫婦之象故燕燕于飛既可以送遠歸之女燕能穿簾又何不可以寄遠征之書但

燕小而輕故書須短短書故可藏之袖中袖中者一珍重二防人見三得便便寄也余見俗本有以燕爲鴈者以爲暗用武帝上林射鴈事其事亦切其韻亦合然趣味不無減盡矣

班婕妤

紈扇如團月自出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女子所重第一是潔尤重在本色都是原詩摹得極至

原詩裁爲合歡扇女子之本事已盡於此此詩晝作云
云又多一番粧飾多了一番粉飾便減了一分本色試
以碩人詩証之原詩只做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便住
此直說到素以爲絢上去了原詩出入云云謂一女子
位不過婕妤亮無大功却有微效如辭輦之類以見不
當棄捐此詩彩色云云愁徧怨矣原詩棄捐尚不離篋
笥之中此直云零落中路詞亦甚矣

魏文帝丕

謝靈運鄴中集詩八首不過擬其一時遊讌之作故於

文帝書太子而不名所以殊之七子之外江淹雜體詩
三十首他人書官書名於文帝書諡書名蘇文帝於詩
中之人將以一詩概其生平用備一體云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
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客從南楚
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
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以慰
吾心

原詩皆從夜讌起此詩分三段置酒云云是晝宴月出

云云夜以繼晝蕭蕭云云又於宴後作餘波也月出照
園中乃用公幹公讌詩語與子建月明澄清景同意彼
原是夜宴故借月明照出園中景物此詩從晝起凡屬
中景物如上文云云白日已看得分明不須照此全用
以照下冠珮相追隨來此追隨之人晝宴具在何須照
出照出者爲下文張本耳下吹簫者即此冠珮之一客
而聽吹簫者即此追隨之衆人一至賦詩嘲謔莫非此
冠珮相追隨者盡人不衆則寂不暢宴不暢則樂不極
將無以慰此心也何以晝宴不寫暢晝宴已暢後將不

繼何異於斜牛飲三千故置酒云云但略略點景已足
至夜不可不寫暢然不可遽寫暢遽寫暢則嫌于一群
惡客鬧坐不見作者筆力看他將欲寫暢先于追隨之
衆人中獨拈一楚客吹簫寫靜又用遊魚句寫他吹得
好足止滿座之喧聽者句衆不喧嘩則滿座皆靜矣高
文句似指各自賦詩或思或吟喧者半譁者半小儒句
衆賓互相謔嘲不拘小儒之節即淳于髡所云履舄交
錯之時也此時宴已暢矣夜已闌而衆客散矣遽將北
爲便無意味于是復作款款留客之語何以慰我心以

留有餘不盡之意然宴客已至夜闌乃乃不寫夜闌而乃
口肅肅云云者若其景在晝宴已罷夜宴未繼之間者
即古人匿燭跋以留客之意也

陳思王植

謝鄴中集詩追書子建生爵此題舉國舉謚一以擬其
一時一以擬其生平也謝詩敍子建於六子之末主道
也此題敘子建于王劉之前備體也此詩擬鄴下諸子
詩凡四雖擬其生平而亦祖述謝詩之意故俱用公宴
爲題故於王劉二詩直在宴中寫而子建則于未宴之

前寫一段眷眷望客之意以主道論之想當然耳至文
帝詩末亦綴留客數語蓋太子雖尊至於禮士下賢亦
有主道焉此古今詩家一脈遞承原有鍼芥相對處非
細認不能察也

君王禮英賢不悋千金璧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從容
冰井臺清池映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朝與佳人
期日夕望清閣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眷我二三子辭
義麗金雘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處富不忘貧有道在
葵藿

君王二字舊註謂武帝非也細玩語氣仍是文帝即擬
子建公宴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也只因下文是
待客未至之詞故改不疲爲不悋耳雙闕二句爲欲寫
冰臺清池故先寬寫二句宮殿之美暗伏下文處富字
反映葵藿從容二句宴客之地之景涼風二句宴客之
時之景朝與二句正望而未至之時褰裳二句親與共
摘共拾乃已與文帝兄弟二人褰裳徙倚即上文之從
容眷我自表己之思客辭義句表客之辭義延陵自比
專表己之義處富二句總承君王與己傾心禮賢也文

帝爲太子云處富是矣而已亦與焉當是仁人愛弟莫
不欲共富文帝之富己之富也故無嫌辭爾此即暗本
謝鄴中集詩敍內昆弟朋友二三諸彥共盡之意而鄴
於昆弟朋友內先拈出兄弟來然後及於朋友二三諸
彥古人之踵事增華有愈出愈奇之妙

劉文學楨

鄴下諸子詩總名建安體然公幹質勁實另自爲一體
所以鍾嶸有學劉公幹體詩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橘柚

在南國以君爲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丹彩旣已
過敢不自雕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微臣固受賜洪
恩良未測

此亦擬公幹公宴詩但原詩無冒頭此又將其贈從弟
詩檃括作冒者蓋取其詩最有氣以形容謝擬劉詩小
序中卓犖偏人四字

王侍中粲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旣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崤函
復丘墟冀闕緬縱横倚棹泛涇渭日暮山河淸蟋蟀依桑
野嚴風吹枯莖鸛鵠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三十載幸

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佐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
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
福履旣所綏千載垂令名

此云擬仲宣公宴詩原詩昊天降豐澤云云乃紀時以
典起此詩採七哀詩語用自述爲起即用謝擬王詩小
序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爲悽詩中摹
做仲宣格調十得七八其最警策者在日暮山河淸一
語然却是齊梁妙境魏人所無○康樂借人故全擬八
首文通備體故只效前此四首此四首皆用公宴爲巵
而舊註妄分四題可嗤也

嵇中散康

文通所擬襍體詩俱以五言漢道爲主而中散入選者
止四言文通强以相就未免有削趾爲璧之譏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
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
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
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眞天下皆得一名實久

相賓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通篇俱撫拾老莊語意檃括中散幽憤詩潛志去世塵
五字爲一篇之骨遠想何跟潛志高步何跟出世塵總
冒以不師訓三字見志大才疎由於不學也靈鳳四句
用以自比其潛志出世塵之意處順句能養其外也養
德句能養其內也曠哉二句天地無私各正性命無一
物不得其所也世之踽踽於天高地厚之中者皆由不
能處順養德之故苟能處順養德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所以哲人知事理之宜故能以大雅之道自庇其身如莊生之無爲老氏之守眞其選也下文所謂一卽老所守之眞莊生所曆之無爲其實總一實也有實斯有名實與名從來互相爲賓吾則爲賓不爲名是治其內不治其外能治其內則足於性而外物不能易故鐘鼓雖榮不能易野馬之性卽顔延年所云龍性誰能馴也柳惠二句本原詩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寫懷昔种不及原詩之痛悔然而原詩之痛悔乃其高占地步處並未嘗露自痛悔也此其所以爲嵇中散歟

阮步兵籍

青鳥海上游鸒斯蒿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颻可終年沆瀣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此詩五十字欲槩括嗣宗詠懷諸詩却槩括得一部莊子青鳥四句逍遥遊也飄颻終天年養生主也沆瀣安是非齊物論也朝雲乘變化應帝王也光耀世所希德充符也精衛御木石人間世也誰能測幽微大宗師也而於嗣宗之原旨則有未合者蓋嗣宗詩從騷來不從莊來純是一片憂惘之意特出以至愼故人多不覺顔光祿五詠云物固不可論塗窮得毋痛識爲識微○莊子以鵬對斥鷃蓋引齊諧及湯問棘之語言物各適其性○嗣宗以黃鵠對燕雀蓋引陳勝之語言物各有其志也此詩易以青鳥出西王母傳與鸒斯原不相涉只是硬拉來作對羽翼各有歸言青鳥歸海上鸒斯歸蒿下卽阮詩中路安歸意精衛銜木石卽磬折忘歸者誰能測幽微是該原詩切惻莫我知等意幽微二字正對上文光耀二字光耀在外幽微在內光耀亦幽微所發見

者但其中有至愼者爲之扃鐍故世人止希其光耀而不能測其幽微卽殘刻如晉文帝亦不能忌也

張司空華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徑少行跡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茂先詩不逮文惟情詩二首最細秀原詩欲寫室內蕭索故借風開帷簾放月光入室此詩全在室外寫故以簾櫳隔斷置月光在丹墀惟景俱在室外益顯室內之

空室內既空又是夜間何由知有獨守之佳人故添借
鳴琴以醒出徑臺庭閨從丹墀字生少行跡云云借月
光醒出從映簾櫳望見也臺即階闥內寢之門非生草
之地曰閨草以少行跡之久草且侵閨矣此詩整袂綺
是生出來的原詩取此即承上蘭蕙緣清渠來此詩萬
里贈所思實有所指原詩欲與誰更無所著願垂二句
湛露應秋皎日反夜借劉鑠語隨勢煞得甚健但不是
茂先畢竟是劉鑠若蘭徑四語原借景陽雜詩排為四
語不惟不似茂先且並不是景陽蓋景陽原詩本有無

限曲折也

潘黃門岳

靑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殯宮
已肅清松栢轉蕭瑟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撫衿悼寂
寞悅然若有失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銷憂非萱草永
懷寄夢寐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形我慚北海術爾無帝
女靈獨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兩絕無還峕花落豈留英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潘之詩文生於情此詩從濟情生于文因寫情處不及
原詩然而風調風格亦然貴門矣鍾氏謂文通善於擬
摹良然○悼亡詩潘郎已臻至極後人無處下手但原
詩從恭朝命而來途中聞訃起直寫到遵朝命而去蓋
甫及周期也此詩殯宮云云是從周期接着說起原詩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是說生前之日月易逝以傷
其人之亡此詩首靑春二句是周期後之日月以寫其
淒愴無終畢之意美人句文法須倒轉在前覩末日月
代序爲結可知○世稱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此
語甚妙尚不若此詩明月二句傳美人生前之神情尤

爲妙思

陸平原機

二陸之齊名久矣獨取平原機不及浚儀雲者二陸之
詩本一體故不更擬若陳思之於魏文法曹之於臨川
體迥別矣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流念
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驅馬征淮泗旦夕見梁陳服義追上
列矯迹厠宮臣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契闊承華內綢
繆越歲年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徂沒多拱木宿草陵

寒烟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顧言寄三爲離思非徒然

此取士衡吳王郎中時作爲題而兼取赴洛諸詩之意人知前備后八句爲別鄉之苦而不知中間服義六句之爲極苦難堪者也朱黻二句正應前徵身二字以眇眇之身去家萬里而側身於朱黻云云那一段光景如何耐得一刻況經歲經年乎讀潘岳代賈謐贈詩益見此擬之善

左記室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君聘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願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原詩七首雖雜引古人之事却如善理絲者千頭萬緒一忽不亂此一首之中引稱太繁唐人譏駱丞詩爲點鬼簿此已昉之矣夫論史要貴有識原詩人物雖多只折束一孔子爲主已得史家要領其諸人盡客中間楊子雲雖所推服然祇是取他屏迹草伭不過以他宅之

寂寂形出王侯居之赫赫耳擬詩却局外另提挖一箇張仲蔚作揚子雲替身爲一篇之主劈首又訴一箇韓康一箇梅福作張仲蔚影子日淪日隱謂其脫然名利之外也其脫然名利之外者以名利乃苦人心魂之物人生幾何當令心魂泰然何爲苦之使不安也此四句是一篇骨子願學擬原詩首章謂人生在世名利可以不貪而功不可不立學彼衛霍建功異域乃是挺然自拔意欲憑自己才力平地掙起不世之勳以爲富貴地耳豈知富貴在天或近邀朝廷之寵或邀承祖父之餘如終軍之見遇金張許史之世蔭皆由天幸非苦心魂所能得者王侯二句極張諸人氣炎之大飛蓋二句又得諸人齊集一處形出張仲蔚之又窮又孤也願念者誰肯念也謂此諸公眼中那有張仲蔚豈知張仲蔚眼中亦無此諸公乎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勢我以吾義自有浩然之氣足以當之其本領全在不苦心魂卽結所云蓬蒿中園也曰中園連市門亦不至何有於東門曰蓬蒿滿連藥也不賣何有於飛蓋雖一府不取重於王侯公卿千載而下自有是其言者比而形之斯

得矣按此詩所列諸人與原詩重者五曰賈誼金張許史其不同者六曰衛霍終軍韓康梅福張仲蔚原詩雖以孔子爲師其于賈誼曰作論唯過秦借他做箇璞子以其一代大儒也此與終軍並列已非其倫而況兼金張許史同稱乎且賈蕭爲王傅而反謂之位方尊併失故實矣又抑韓梅以尊張尤爲顛倒夫仲蔚之賢豈能駕乎二公之上哉蓋太沖詩才而兼史才故所位置諸人一一皆當而文通史才非其所長耳按此詩全篇俱是反說只末二句倒歸正意却是飽照詠史之格用

以擬太沖未免英雄欺人

張黃門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有弇與春節愁霖貫秋序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舉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此擬括黃門雜詩十首全從春秋三不雨翻來三時不雨是謂陽驕三時連雨是謂陰沴皆屬可悶故借之以寓意也却於未雨之前先寫四句雨兆見天下之亂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喚緊在首句丹霞蔽陽景以陰乘陽比人君爲小人所蔽也綠泉湧陰渚陰氣熾盛皆小人用事也水鸛二句群陰皆以類應比群小勢成徒黨不可推折雖欲不雨不可得矣然春秋於不雨歷時而一書者閔雨也歷時而總書者不閔雨也有弇二句用一貫字是三時皆雨矣言春秋而不言夏者倣歷時總書之文以見當時無復有閔雨也者然三時連雨雨尚未止而言秋者指作詩之時言也夫春雨未若夏雨若猶未甚至秋則一歲之計無復望若之極

矣燮燮二句緊承秋來有驚之之意蓋一夏俱在雨中過若不覺其炎蒸者至此涼葉之奪燮燮然夏令其退乎颸風之舉戾戾然秋氣其近乎成功者退乘權者進此四時不易之理即君子出處語默之道也雨中無事正可細玩此理此句本擬原詩閒居玩萬物所謂萬物指寒花秋卉爲言此晴承上春秋之序也時行物生總一機也索居慕儔侶擬原詩離群戀所思以伏下文延佇之案青苔二句極寫陰沴之害天下最耐雨者莫草木之屬今草之青者木之芳者皆爲秋雨所摧撊剝不

待太史藏抄之書而已知其無麥無禾矣且草木黃落
自有其時今爲雨之所摧卽廣成子所謂未黃而落云
云天地閉塞之象已成於此矣所以君子悲天憫人之
慮交集於歲暮之一傾又以阻雨之故朋友絕跡將無
以慰我延佇之心耳末句緊應索居句踏照首句以發
明信友獲上之理也○凡若雨之雨上聲音語實字也
雨水之雨去聲音預虛字也春夏秋三時所雨皆水然
不曰水而曰雨者水者一切水之總稱不別以雨之專
稱何以異於稱他一切水者故并虛實二義於一字之

中而曰雨也所以春秋紀雨曰六月雨不更言雨也冬
雨言雪雪亦雨所結成者而必別之以雪蓋雪於冬其
功與雨迥別故冬無雪止用虛字記之第曰冬不雨言
不雨雪也有雪則用虛字兼實字曰冬雨雪也此詩若
雨自春貫秋止三時耳而下文乃承以四時何也準前
論則前一冬皆雪矣立春雨水節之後始變而爲雨詩
卽從見雨之時爲起耳然序事何以不及而言情始及
之者何也寫景止用眼前所見見雨而不見雪也寫情
必究所從來故因雨而并及雪也言也過秋月而雨仍

不止也四時皆雨恐無此理只因黃門原詩十首寫苦
雨已盡萬不能加故作此旋言卽如劉雲漢詩靡有孑
遺之意詩人之言豈有實也

劉太尉琨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値薄蝕幽并逢虎據伊余
荷寵靈感激徇驅驚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甯戚扣角
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空令日月逝愧
無古人度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
寒樹投袂旣憤懣撫枕懷百慮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太尉原詩以搓手有懸璧比興起忽然述昔忽然言懷
原無谿徑可尋此詩先以晉亂引起次用自序是兼太
尉先贈之詩也次述古次自言懷谿徑太爾分明至於
原詩述古處取法最上曰夢周曰泣孔至太公以下諸
人猶云既就是何等胸襟此詩若陳若張韓猶是原詩
中人物至于甯戚荀息斯又下矣猶云愧其無度豈作
者之意哉至言懷一段不似原作分明是一篇飲馬長
城窟行雖有悲涼之致然終無激烈意蓄靑生踐戎馬

之揚雖云多致終非本色然而不可不謂之一篇好詩也○魏武所作在選詩中如史記有項羽本紀最是一出色文字而劉太尉諸作亦其亞也然魏武是樂府汝覽詩却不逮今以扶風歌枝短取行諸作自是鴻門宴上太尉未免低頭若以擬中諸詩較魏武之詩恐劉鴻滯以爲弗猶非太尉意也文通以書生之筆擬之何異樓煩之射項羽

盧郎中諶

只是貪用贈劉題目大耳然其贈劉乃四言詩與此不合故又豫采贈崔溫及答魏子弟詩以遂成此篇然郎中時與詩最佳何不擬之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眷顧成綢繆邂與時髦匹姻婭久不虛契濶豈但一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馬服爲趙將疆埸得清謐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慨無握中策徒懸素絲質羈旅去舊鄉感遇踰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

凡擬詩者在得古人之意此詩雖不合郎中之體而頗會其意首六句言己以庸材賴太尉提攜而成時名姻婭四句既關親戚又共患難非不願終於事劉也但人各有志無論才器大小皆思展布於時盧之與劉雖緣恩舊之故實亦依劉建立功業耳劉之一敗不復再振其病在輕敵又在不能統御其衆故盧一取馬服持重之度一取信陵統御之嚴可謂切中策非不善心非不盡而無如劉之不能用所以去而歸段也感遇感段之遇謂任以幽州故思勉力以終其事而劉未常任之又何事之可終乎況其在段不止段氏之事而段之左右大家相爲延譽至于名乖其實不似劉許妻非之多也

郭弘農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朱霞入牕牖曜靈照空隙傲睨摘木芝陵波采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烟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景純游仙詩原本參同契葢伯陽以爲易字面代丹家字面使人人易省景純又以詩家字面易之使人人樂讀也此又納景純諸詩之旨而爲一首更爲簡盡崦山

四句言丹藥之理朱霞四句言下手之功中用道人二
句爲關鎖上句是知承上下句是行起下彤然四句效
也仙家之道莫重於龍虎虎踞于山崦山多靈草謂虎
之弦氣也龍騰於海海濱饒奇石龍之弦氣也青東方
色即龍雲從龍亦龍之弦氣也魄即月之魄也精所受
日之光亦虎之弦氣也青雲曰尋精魄曰駐何也龍藏
於性不尋則雲不生虎賦于情不駐則魄不銷然尋青
雲曰偃蹇駐精魄曰隱淪何也降龍最難故曰偃蹇擒
虎須密故曰隱淪故能擒其虎則龍自來尋虎所謂震

來受符是也能降其龍則虎自來制龍所謂磁石引鐵
也此理皆丹經所載者既讀之而得其理然後可以下
手修此玉液還丹之功矣以下正下手處朱霞二句火
候傲倪二句工夫朱霞比日喻人身之神牕牖比月魄
喻人身之精靈比日月之匡廓喻人身之氣空隙即孔
竅喻人身之有無二竅朱霞入牕牖即飛精以滋濡曜
靈照空隙即戊巳吐眞朽木芝者砂中之汞亦龍之弦
氣也水碧者鉛中之銀亦虎之弦氣也曰傲倪曰陵波
正是口訣即原詩之傲吏逸妻吏不傲則不堪駢戢妻

不逸則不能防危彤然苛是守城也遊神萬里之外則
不能攝其心而後可守矣矯長句待辟也如是將與安
期同升豈憂濛汜之迫哉

孫廷尉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道喪
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靜觀尺棰
義理足未常少冏冏秋月明馮軒詠堯老浪跡無妍蚩然
後君子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交臂久變化傳火乃
薪草亹亹伭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議論非詩之所貴古未有以議論入詩者間有之亦不
過數語而此則全篇純用議論矣在選詩中固是創體
然興公之作未見細玩此詩却取孫子荆贈別之作截
去首尾節取三命以下十句意敷衍成篇其大指不離
齊物論意首段齊天壽次段齊妍媸末段齊物我總是
摭拾南華之糟粕只是中間如冏冏秋月明數語稍稍
點得警醒耳

許徵君詢

世說甚重鉉度而不謂能詩然興公云一吟一詠許當

北面然鉉度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茂芳英有似唐律故唐人稱其五言妙絶則許亦詩人非止清談差勝者故文通亦擬其體但不知何所據也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蔭閑敞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五難既灑落超迹絶塵網

此亦本莊子張與單或養內或養外皆蔽於一偏也一時以下內外交養文字者冥理之筌排去冥筌泠然空中是善養內也喪弱者紛華之娛資神獨往遣去紛華善養其外也采藥云云善養其內而病不能攻也至哉以下善養其外而害不加也采藥養內其理易明以操斤爲養外者何也任質而不爲斵固涉世之善術也〇道家以老子爲集大成而莊子演其宗猶孔子之後有孟子也至燕昭王時羨門子高之徒始演爲仙家之術其意雖本于道德而實去之彌遠文通擬古人三十首其中用道家之言者凡五孫康專引老子而兼及莊子阮

籍不用老子專取莊子然其意止于內篇之七而孫綽則兼及外篇雜篇許詢略舉莊而又兼及仙家養生之術郭璞則純用仙家之言合讀諸詩則仙道之源流與諸人所得深淺皆見矣

殷東陽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霧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此擬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也却削去南州桓公止寫九井作者仲文原作將以寫其進退屛營之情不書桓公不書南州無以顯其情也故不得不見之題中而却力推之詩外故文通擬之并不肯收之題中唯不收之題中故得寫其所得耳故文通擬他人詩與用正此通篇皆反其意任所萃非從桓公也蘊真趣非爲與晝也雲天亦遼亮非風物云云也青松云云非歲寒云云也極眺云云非爽氣云云也瑩情云云非可以云云也惟仁字與原詩同然却又意見不同蓋原詩以好仁形出

泛愛指人言此仁乃心之德即下文簉字乃眞趣之藴也

謝僕射混

佇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薄言遵郊衢總轡出臺省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眷舒雖寓精動復歸有靜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選止載謝僕射遊西池一首故擬之者不必不分心他顧但原作首起四句極其高華悲慘此起首二句相去

最遠寫景將廻阡四句縮作時菊二句亦簡淨良辰四句原詩固佳此亦縮作眷然二句寫時景于情中被之原作各臻其妙但眷舒二句係添出稍失作者之意然只爲上面縮得太偏側接不下來故添出此二句帶拈出箇靜字來下忘懷寄匠郢得力全在一靜

陶徵君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

徑望三益

詩曰民之秉彝書曰民生有欲莫非上天之命命之以彝固命之爲善命之以欲亦命之爲善也夫人不衣不食則無欲無欲則父子必不相養兄弟夫婦朋友必不相助君臣必不相治則人道熄矣然命之以欲非縱之甚勞之也不然不耕而得食不蠶而得衣則人之弗相養相助相治猶故矣故欲食必耕欲衣必蠶也然耕必自耕蠶必自蠶者各食其力天之公制也弗容相諉然一人之耕蠶常有餘者蓋使之養老養幼且以備水旱

饑饉之用也自生民漸繁遂有治亂于是有君子焉有野人焉以君子治野人故野人稍割其養老養幼及備水旱之餘以養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因無一人得逸者也豈天之生人使之終身勞苦乎然而又未嘗無以逸之一日之苦夜以逸之三時之苦冬以逸之人能勞其所勞斯能逸其所逸由苦而得樂乃眞樂也從來齊家治國之理决無有出于田家作苦之外者或曰迂矣昔夫子嘗小學稼之請孟子有闢並耕之說不知不如老農夫子於樊遲奚暇得耕孟子於許行皆有爲之言

也舜不嘗耕于歷山乎伊尹不嘗耕于有莘乎諸葛武
侯不嘗躬耕南陽乎昔人以武侯舍耒而仕爲得出之
正吾亦以元亮捨耒而隱爲得處之正文選不識此意
故於陶取舍未盡合文通却深識此意故於擬詩獨得
其神其詩曰種苗云云言一歲之計在東作西成而鉏
尤苦曰苗生滿曰荷鉏倦見飢必竟日也日暮云云言
一日之計有米鹽等事而柴尤急曰日暮見日月荷鉏
不得閒曰路闇曰望烟火晚猶未及休息其勞苦可謂
至矣何爲此勞苦哉以百年會有役非役事也勞也事

孰受之勞孰遏之則天也卽前論云云也曰百年又不
止一日一歲且將終身焉可爲極盡吾男子之事而桑
之桑麻之紡績又婦人之事也但願云云婦人紡織之
事已盡矣豈唯紡織之事併前濁酒之適亦出婦人能
盡酒食是議之事者也豈徒婦人之事盡併前婦人云
云僕牛之事亦盡矣稚子之候生於性成於教不爲嬉
戲而出則稚子之事亦盡矣爲得一家之內嗃嗃然融
融然眞三代之盛也如此始愜不願外之素心那得不
樂又得素心之人相與晨夕那得不樂要知此樂皆從
苦中來當其荷鉏苦矣濁酒一樂遲柴苦矣稚子候一
樂桑麻苦矣紡績成一樂一事計之有一事樂也耕織
苦矣耕織既成而朋來總一大樂也此樂卽孔顏之樂
也使元亮得志吾知其必能以自養者養人卽以養人
者教人其事業必有可觀者焉此文通擬陶之妙不下
於陶之自製耳

謝臨川靈運

江海經邁廻山嶠備盈缺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
登雲峯杳與廬霍絕碧鄣長周流金潭恆澄澈桐林帶晨

霞石壁映初晰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泬嵒嶂轉奇秀岑
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夜聞猩猩啼朝見鼯
鼠逝南中氣候煖朱華陵白雪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身名竟誰辨圖史終磨滅且汎桂水潮映月游海澨攝生
貴處順將爲智者說

康樂一生精力盡於遊覽諸詩此猶其美稱故詞甚藻
葩但前幅碧鄣十餘句寫景太排後得南中一段稍稍
振起遂與光祿分路陶曰苗生滿阡陌謝曰山嶠備盈
缺普寫兩人之遭際陶曰濁酒聊自適謝曰且汎桂水

渺善寫兩人之行藏陶曰百年會有役謝曰身名竟誰
辨善寫兩人之識解陶曰素心正如此謝曰賞心非徒
設善寫兩人之性情陶曰開徑望三益謝曰將爲智者
說善寫兩人之學問度量擬者費盡苦心乎乎妙有分
寸讀者何得草草過

顏特進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列漢
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青林結冥
濛丹巘被蔥蒨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重陽集清氛下

輦降佐宴鶩望分寰隧曬曠盡都甸氣生川岳陰烟滅淮
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櫚遵瓊弁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
溯恩躋淪逸沿牒惜浮賤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敢飾
輿人詠方慚綠水薦

此應宮殿落成侍宴而作紫微天帝常居太微聽政之
所瑤光斗柄所以定方向此天之顯象示人君建立宮
殿之則也揆日仰法於天相都俯察於地曰粲書史麗
聞見中稽於人俾在今者皆古之制也與妄興土木者
異矣列漢二句殿之高桂棟二句殿之大青林四句左
右前後環拱之美以爲侍宴張本重陽二句寫宴鶩望
四句寫殿上遠望所見之景蓋寫殿之初成故未宴而
先望也中坐四句正寫侍宴禮登云云言此宴不徒虛
文乃上下交孚主臣同心也溯恩以下自述恩遇以見
作詩之意特進應詔諸作章法無不如此且詞語典重
極爲似之

謝法曹惠連

擬西陵遇風獻康樂之作也但原詩可分五章此詩不
可分蓋文通于三十家詩人各一首也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方作雲峰異豈伊千里別芳塵
未歇席零淚猶在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風雪既經
時夜永起懷思泛濫北湖遊岩亭南樓期騁詠新賞開
衰鬢所疑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畏沃若人事亦
銷鑠子衿怨勿往谷風消輕薄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今行
嶀嵊外銜思至海濱覿子杳未僝款睇在何辰雜佩雖可
贈疏華竟無陳無陳心悁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
春滿江皋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烟景若離遠末響寄

瓊瑤

解此詩須分五段首段自赤亭別康樂次日至西陵即
阻風也二段阻風西陵儘有可消遣處只是不得康樂
同件其消遣處益增愁悶耳三段似臨別與康樂有約
然甫出門便遇風必至爽約四段又預算所行之程之
遠乃正寫思康樂之情五段謂風止當行愈去愈遠其
思不知更當如何耳凡連章之詩以前章之結語爲後
章之起句此法始于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而康樂用以
答法曹原詩此詩本擬法曹而却用康樂之體然仔細

玩味却是法曹終不是康樂但法曹只是清挺此詩加
以苕秀然靑春滿汀皋何減池塘生春草之句耶

王徵君微

擬古詩中徵君凡三却是三樣身分獨善兼善陶俱做
得許和光同塵王只是一味清

窈靄瀟湘空翠礀潛無滋寂歷百草晦歘吸鵾鷄悲清陰
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臥遙帷水碧驗未
黷金膏靈詎緇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悵然山中暮懷
痾屬此詩

首六句只是瀟湘秋夜四字却儼然有箇病徵君在中
間窈靄二句寫得空淡惟病中人覺其空淡寂歷二句
寫得悲慘惟病甚人厭其悲慘淸陰二句寫得曠爽惟
病稍愈人愛其曠爽鍊藥以下正寫徵君之病藥固是
病中物然曰鍊藥則不專爲病也又下加以矚虛幌三
字虛幌謂虛室矚者視其生白之候明指丹藥之事也
瑟不止病中事然瑟聲清越足散人病故撫之病中不
宜當風故臥帷中帷窄狹恐瑟聲不暢故取于遙帷也
水碧云云言徵君被徵定有不許其辭者故承上鍊

藥句未黷未備大藥未成更決要辭也若當事者不容
我之辭北渚帝子恐不克從之遊耳故悵然山中抱病
爲詩以訴本懷耳

袁太尉淑

袁太尉原詩雖不存然觀其白馬等篇甚跌蕩有氣文
通乃取顏光祿之詩字摹句擬硬作太尉是何異用玉
環之貌爲飛燕寫眞其肥瘦長短之形尙相徑庭又安
能傳其神乎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位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詔徒

登季月戒鳳藻行川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縣冬權麗寒
渚金鍛映秋山羽衞藹流景綵吹震沈淵辨詩測京國履
籍鑑都壥町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文軫薄桂海聲教燭
冰天和惠頒上矜恩渥浹下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

此詩無深意只是一味典雅首四句祀典之重節徙四
句車駕初出朱櫂四句已到祀所辨詩四句正寫行禮
文軫四句禮成而宴享末四句自叙作詩之意

謝光祿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沉沉涼月
照沙嶼秋榮冐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靜默鏡縣
野四睇亂曾岑氣清知雁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黻烟
駕可辭金始整丹泉術終覯紫芳心行光自容裔無使弱
思侵

此詩舊以郊遊爲題似指其爲光祿時也首句曰肅舲
出郊際便伏下解黻辭金之案謂其未出之先在郊內
有許多鞅掌也非其本心故出耳徙樂卽行樂曰逗遲
遲細行也江陰者江之南岸舟介乎山水之間也翠山
句寫山青浦句寫水涼月二句就浦中景物中寫水風
散二句就山中景物中寫山總以秋月二字點醒耳川
遂爲一清耳日既清則心自靜故能默鏡遠野四睇亂
岑不止能領略近處之山水而凡目力所能望者無不
收羅於胸中矣吾心既靜既默自然能名能應氣清知
雁引則眼慧如佛露華識猿音耳順若聖此眞無上妙
諦要得力于靜默彼郊國之內終日昏昏那得有此故
信可解黻辭金于此修道以復見吾本來之心耳風容
二句謂既見聖道而悅當不再令見芬華而悅耳行光
雖再思約易倖乃用以自警也按此詩意頗佳但病在

地太複曰郊際曰江陰曰翠山曰清浦曰沙嶼曰水潯
曰松架曰縣野曰曾岑一連凡八又病在物太繁曰風
露曰雲烟山水沙石草木鳥獸無所不備只得每句中
鍊得一響字郊又多牛類唐人律中字面

鮑參軍昭

此擬鮑參軍擬古三首之意舊註云險側自快婉然明
遠風調但未極俶詭靡曼之致不知未極俶詭靡曼正
所以善擬明遠蓋明遠長于樂府故古詩中皆帶有樂

府意乃明遠之體也此詩險側自快正是詩中稍帶樂府意若更極依詭靡曼則是擬明遠之樂府而非擬明遠之詩矣誠觀此通篇無一處不是險側自快儼然一樂府體但中間于序行處用徇意非爲利于序藏處用鍛翮由時至全無一些依詭意洵爲古詩非樂府也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徇義非爲利執羇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晨上城臯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息徒税征駕倚劍臨八荒鵷鵬不能飛伭武伏川梁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此詩以行藏二字作綱義利二字作目義利是豪士與宵人分途處行藏是豪士與豎儒分途處能明於利義之分得乎行藏之合方爲豪士故此詩通篇專寫一箇豪上豪士之名出陸機賦原非宵人對手只用他作楔子楔出作下文豎儒來此處只渾渾說箇豪士徇義故枉尺璧宵人徇利故重恩光但其在于平居義利之辨尚未可遽白至執羇去鄉正爲利爲義分襟之時殉義不爲利義利之辨已明故下文緊接去鄉以自述其行藏孟冬謂農事畢講武之時郊祀告廟而後行師以寓天之殺氣言所行之正一出於義非窮兵黷武之舉戎馬六句言行不煖云云天時之難城臯云云地利之險白日翳天大谷翳地地之陰氣上蔽乎天天之晦氣下蔽乎地天地閉塞全是一片殺氣豪士犯難而行本以徇義也息徒六句是言藏既犯難而行忽又息徒税駕豈怯於義哉葢緣時有不利鳥戢龜伏且尊養晦以俟時耳曰感物聊自傷有臨事而懼之意曰倚劍臨八荒有好謀而成之意葢豪士之行以殉義而豪士之藏正所以善其行行藏一致彼守一經之豎儒猶不能識況一彼重恩光之宵人乎大抵此詩是從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脫化而來非以行喻藏喻行軍乃以行軍喻行藏也然夫子行軍所不與者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此却只斥豎儒株守一經其執謬不通更甚于暴虎馮河之人其敗乃公事一也○全篇處處皆與明遠相合者寒陰二語與明遠疾風二語全無瑜亮之分

休上人

選無僧人之詩無贈僧人之詩亦無以佛語人詩者獨

此爲擬倣人詩擬倣人之詩不惟不以佛語入詩且用極艷者以反其意示後世或倣或贈倣人一切之法唐宋之間浣沙篇贈陸上人頗得此意惜其末後猶用佛語解釋較此少趣耳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絶沈燎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西北句紀時之秋以興起楚客之心悠也蓋悠者有始無終之謂言心之且遠且久而不見其無窮也日暮句紀日之暮佳人不來正楚客之所以心悠也露彩四句景生情也相思四句情生景也不然膏鑪二句與寶書二句複矣巫山渚陽雲臺從上楚客字生來桂水楚之盡頭處桂水之流一日千里佳人不來爲日久矣桂水之流不知更到何處以之寄懷正妙于形容悠哉二句此一篇開闔之大章法也○江淹別賦爲古今絶唱觀此詩以古離別起以怨別終兩詩俱極一稱前矛一稱後勁今千載而下讀此三十首篇篇黯然銷魂之之意工

於賦別斯工於別賦耳○齊梁以來一派浮氣滯氣被此一首掃除將盡已與唐人風氣有暗入處故文通雜體三十首以蘇李爲首以古別離作弁所以繼古詩蘇李之後以此詩居後所以開唐人之先蓋詩家之會也昭明選詩以韋孟諷諫詩爲首以補亡詩作弁所以繼三百之後亦用此詩開唐之先蓋詩之元也詩人之會消長於其間焉故三百至選詩中間相隔數百年選詩至唐止數十餘年風氣所使不可強也即推之一代之運一人之世莫不皆然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七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八

睢陽後學吳淇伯其甫著

燕荊軻

荊卿戰國之俠士哉史雖列之刺客實爲古之詩人也傳稱荊卿好讀書擊劍又稱荊卿雖遊於酒人然其爲人深沈好書此其能詩之由也世未有不讀書而能詩者亦未不讀書而得稱詩人者借所傳者止易水上一歌當其與狗屠及高生日飲于燕酒酣以往高生擊筑荊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借其詞不傳於世耳

易水歌

古人因辭而度調後人先度調而後製辭夫調者詞之輿也因載爲輿未聞先爲輿而後議載者也是以古人遺調必與詞情相准如五雀六燕之止衡焉然後載穩而無敗績之虞耳史稱荊卿將入秦燕太子丹偕諸客送之易水之上荊卿作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高漸離擊筑而和之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按古旋宮選取七律爲均是謂五音二變凡起調畢曲止取五音不及二變此歌爲變徵羽聲是以變徵起調畢曲也復以變徵爲羽乃移宮換羽之法變徵爲羽則必以羽爲宮矣是變徵爲羽乃羽之羽也夫五聲莫高於羽引商刻羽以變宮爲羽乃商之羽宋玉猶稱其調彌高況羽之羽乎高之極矣蔑以加矣夫荊卿之人慷慨激烈千古無二荊卿入秦之事慷慨激烈千古無二一時偕卿而往與偕丹而送之客亦慷慨激烈千古無二荊卿之歌慷慨激烈千古無二高漸離之筑亦慷慨激烈千古無二設非此高極莫加之變徵羽聲焉能寫

其慷慨激烈之致使之淋漓盡興感彼白虹貫日乎是知以調配辭取其相准假令易水之歌譜以尋常宮調必不任矣矧黃鍾大呂之音乎又令變徵羽聲以譜變風變雅必不任矣矧清廟明堂之什乎苟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雖三百篇之宮商可譜也何有於漢唐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詩藪曰易水歌僅十餘言而激婉凄烈風骨情景種種具備復一語不可得此論誠確然亦由其調太遽不能再加耳○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易水歌風蕭蕭兮

易水寒一壯一悲勢足相敵壯士一去不復還悲極壯極威加四海歸故鄉其志盈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氣怯二句不敵此一句至項羽虞兮歌英雄之氣盡矣兩奈何直一匹夫耳○此歌當與楚詞並讀屈子千言不厭其多荆生二語不見其少今千載下讀之英英有生氣故汨羅可補楚風之缺易水直開漢道之先○天地之化本于時邵子之推元會運世也惟以年月日時古今之樂主于詩共一詩之篇章句字推之亦有元會運世之理也齊晏子論樂曰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緩

急遲速高下周疏以相濟也故凡歌奏之節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一成以至九成皆然卽如元曲每劇四折首折仙呂平調也末折雙調或越調高調也中間二折或平或低其調任用此一劇之節奏自抑而揚由緩而急至一折之中一調之間亦莫不然今之曲由古之詩也詩以聲爲用聲以氣爲體是以古之歌詩一篇之中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人之氣爲之也假令逆而施之先揚而後抑先急而後緩則啟調太高其辨也欲低而不能曳卽欲高而無可復揭人之氣限之也故詩之自抑而

揚由緩而急蓋以氣之流行必有其漸因乎自然之勢而已由而推之千百年之詩凡在一際會之內者亦皆自抑而揚由緩而急雖千百年之間作者千百什稽其終始直一詩也此天地之氣爲之蓋天地之氣厚而漸薄醇而漸漓自然之勢雖天地不能遏而可爭以區區之人力乎余維分古今之詩爲三際由易水之歌遡之虞庭之歌爲初際當時舜歌之皋賡之必命夔譜之爲樂矣以齊景與晏子之事推之樂義兼民事故取徵韶角韶舜之歌義尊君臣宜取宮韶商韶夫宮至低

之調也商則漸平矣且不及角況徵乎其時詩禮始肇調雖極低實純粹之極音誠爲三百篇之權輿也三百篇中其頌及大雅正風之調最低最平而變風變雅則漸高矣漸騁者小雅之流也高矣而未甚獨至易水之歌則爲變徵羽聲夫音律之制所以示節變羽則出乎五降而下變徵羽聲則淫於七均之外尙之極矣其聲過揚其節過急然非一朝一夕所由來者漸矣故由此歌而遡之三百篇由三百篇而遡之虞庭之歌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一氣所行天地自然之勢也故由虞至此

二千餘年之詩歌無異一詩之始終一歌之起調畢曲此三百篇之詩會也雖然三百篇聖人之經也虞庭之歌見于書亦聖人之經也以之爲三百篇之始當矣而易水一歌出于戰國遊俠之士而以之終三百篇毋乃許其不倫乎不知聲音之變與人才之變及氣運之變原互爲含受者也夫周之典也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治於上而有周召申甫之臣相與黼黻而潤色之故其詩特爲千古之最盛然盛不遽盛必以虞庭之歌爲前茅吾家季子觀樂由周而遡之虞是謂逆觀而歎觀止之嘆者謂其和平純粹之極也此等音節非舜莫能歌非皋不能賡盛極必衰衰不遽衰必以易水之歌爲後殿梁家選詩止六朝而于周季特錄易水一歌所以繼虞周之緒故余作定論首從虞庭之歌順而觀之及于三百篇至此歌而亦有觀止之嘆謂其慷慨激烈之至也此等音節非荆卿不能歌非高生之筑不能和總而論爲虞之詩君倡之臣賡之是謂治治周之詩臣倡之國人化之是謂治亂易水之歌匹夫倡之匹夫和之是謂亂治治治者揖讓之效也治亂者征誅之效也亂治者封建變而爲郡縣之兆也此一聲音之變而氣運之升降人才之盛衰攸關焉故周之三百篇不爲多而虞庭之三章易水之兩言不爲少此一際者眞千古之奇遘矣請以前元劇之例証之虞庭之歌首折之仙呂也離騷易水之歌末折之雙調越調也三百篇則中間任用之調也譬之一折虞廷之歌引子也三百篇過曲也離騷煞尾也易水之歌則末折之絡絲煞尾也絡絲煞尾上下兩本之襟鈕虛立其文以起下本不歌以其音高極人聲所不能拗也故勢無重而不反理無[illegible]而不還此三百篇之王迹所以不得不變而爲漢魏爲選之詩雖非聖經之比煌煌乎六朝之卜典也爰遡所始以大風一歌爲權輿亦猶三百之權輿于虞庭之歌也而其終則于陳隨陳隨之時作者林立初非有指名之詩如易水歌何以終選詩之會者乎然易水之歌傷于激烈陳隨之詩傷于纖細皆由過高高則悲矣凡將亡之音未有不悲者故周詩至易水歌而滅漢道至陳隨而滅皆自滅也氣運使然非有滅之者世有謂秦滅詩書其說悞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豈有亡之者乎文獻

不足亦豈遭焚坑之慘乎故國可滅而詩不可滅詩者性情之善物也性情者非威之所迫勢之所脅也故以莊襄之強不能毀楚人之騷始皇之暴不能禁易水之歌故詩之爲道自爲興自爲滅其滅之善者三百篇之終于易水一歌猶燕之鹿挺滅之不善者選詩之終于陳隋諸詩猶楚之魚爛譬有兩詩于此其詩俱佳其起語亦俱佳但其結語一佳一不佳耳此選詩與三百篇兩際之槩也若夫唐人之詩不能脫離漢道非若漢詩去三百篇之遠其權輿在齊梁以後之四聲其

本則揚升菴所稱律祖蓋未成之律也唐初無[illegible]自初而盛而中而晩其抑揚緩急之節要不出一代之中唐亡而詩亡矣五代及宋數百年間作者失之迂腐無可采者無以異于無詩之戚网寧獨無有詩以終此唐制一際乎既有以終唐制之際則詩體屢變何後之作者古詩則宗選近體則法唐率無有出選詩唐制之範圍者豈古今詩體之變至三而已極歟抑更有所待歟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八　終

選詩定論十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吳淇撰淇字伯其號冉渠睢陽人其書以文選所錄諸詩歌自漢高帝以下以時代編次而削柯易水歌十五字別爲一卷終焉前列六朝選詩緣起一卷皆雜引六經以釋之迂遠鮮當次統論古今詩及總論六朝一卷區分時世至謂陳隋無選詩宋金元皆無詩而明人古體學選律詩學唐亦七子之緒論其詮釋諸詩亦皆高而不切繁而鮮要如解中山王孺子妾歌之類於考證尤疎也

士林詩選二卷

〔明〕懷悦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士林詩選一卷》提要

士林詩選序

嘉興懷用和氏嗜學工於詩其於鄉先生所為詩歌求錄其藁而珍藏之累千百篇又之念其未得表見於世爰擇其間五七言律絶句長歌古

選等篇編次為卷屬吳興丘大祐校正之名曰士林詩選將鋟梓以傳走書請予序余非知詩者而重用和之意弗可辭也嗟乎古詩蓋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選之之精無

以尚矣漢魏而後其詩槩見
於文選唐詩數百家王荊公
嘗選之稱百家論者則以為
三司吏亂摽帖要之精而近
古者莫如楊伯謙之唐音焉
宋詩大略見於皇宋百家詩

選及麗澤等集而元遺山之
中州集劉孟簡之元朝詩選
及元音皇元風雅等集則皆
金元之詩雖所選未能盡如
伯謙亦勝於遍閱繁雜者也
我

朝承平百年搢紳賦咏以昭治
世之音者多矣見諸編集有
若
大明詩選江西詩選之類而詩
之出於天下者豈能一一與
選而無遺哉用和選此蓋望

乎後之選者有所取也夫詩
不易作亦不易選選之善者
作之善也故李太初云人人
有詩人人有見選者之見與
作者合乃能得其佳處予聞
用和所作之詩有鐵松集觀

是編者必觀其所作則知其所選矣用和名悅世居相家湖之陽積而能散尤崇禮好義為一時士君子所推重云

皆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夏五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知

制誥秀水呂原序

士林詩選序

嘉興懷均用和居相湖之上〻下山水穿幽邃深絕等嗜好惟好古今人詩選搜博取濟之如拱璧古詩既有集不復錄獨錄今詩積藁滿容几又延致博雅之士共料揀其精者名曰士林詩選將刻板傳于人屬江西藩幕檢校呂均濟之來求余序竊惟天地氣運有盛衰而詩之工拙系

之我
朝奄有六合氣運之盛自秦
漢以來所未有者
列聖繼作以仁學之澤涵育
萬物而鴻生儁彥出於其
間作爲謌詩以彰太平之

治其言醇正其音平和昔
世豪靡乖陋之風於是乎
丕變矣先儒謂三光五嶽
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
而後大振其信然哉君性
精介不輕許可人是集所

載之詩皆作於當世之所謂
賢者否則詞雖好弗取也
蓋君處江湖幽遠之地思
欲與賢者棲遲邂逅不可得乃
取所選之詩朝夕諷詠因
其言玩繹其意如與其賢

者對語於山霞水月之間
又有以見休明之身皆
聖朝至治之澤所及心甚樂
也於是又將刻之以傳雖
其心欲以所樂者與天下共
之使識出而有位其所施

為何如哉均名悦字用和鐵
松其别號云
天順辛巳夏五月十又日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尚寶
司少卿兼翰林院脩撰兼
修

玉牒莆田柯潛序

嘉禾懷悦　用和　編次
吳興丘吉　大祐　校正

七言律

李進 字孟昭號西園居士嘉禾人

擬賦新宮

海宇澄清泰運開城懸北斗住蓬萊金銀宮殿千門
啓玉帛衣冠萬國来瑞氣氤氳籠寶座仙韶縹渺奏
瑶臺微臣幸際明良會願獻神堯萬壽杯

呈虞都御史

執法星明拱太微臺綱肅肅曉霜飛花承曙色近驄
馬香作春雲護綉衣天上鳳凰人始覩郢中白雪和
尤稀輶車歷遍東南境豺虎皆逃斧鉞威

賦天寧寺牡丹

曾謝丹砂染骨濃托根今喜傍禪宮艷欺優鉢曇花
露香奪祇園寶樹風聽法天仙霞佩紫獻珠龍女玉
顔紅金樽象板無人賞法眼原来色是空

寄楊評事

射策金門中甲科鳳池春煖沐
恩波儒林一日聲華振棘寺三年政績多御勅四齋頒

紫錦宮袍疊雪賜香羅少年得意雲霄穩還念幽人守寂難

過徐州

官船千里過彭城陳迹荒涼草樹平項籍臺空無舊業坡仙樓在有餘清天邊夕照孤帆影洪口春雷白浪聲過客題詩成感慨青山猶帶古今情

甓社湖

平湖千頃綠於苔五月涼風拂面來水闊魚龍能變化天高鴻鴈自低徊神珠照夜何年見仙客乘槎此日回更倚蓬窓望天末數行煙樹白雲堆

過江

曉衝烟霧出長江風急寒潮勢擊撞雨脚挾雲來海岸浪頭噴雪過船窓妙高臺近聞金磬北固山昏認寶幢却羨忘機鷗與鷺水邊飛宿自雙雙

寄錢塘陳季若

元方好客勝元龍下榻南湖坐夜中多病不堪杯酒綠清談偏愛燭花紅紗窓影轉踈踈月銅鼎香銷細細風良會別來驚隔歲一緘春興託詩筒

聽雪窩

風吹急雪響窓紗默坐聽來也自佳萬箔吳蚕齊上簇一江湖蟹亂行沙地爐撥火閑煨芋石鼎敲冰謾煮茶聽到無聲心欲靜少林五葉又添花

中秋感興寄孟璿

九十秋光此夜中兎華飛彩照晴空寫詩寒滴方諸水倚檻涼生白苧風丹桂空飄靈隱地白寫不出廣寒宮龍淵詩酒真文會不得相陪一笑同

又

此生三十六中秋風雨陰雲幾度愁清景獨憐今夜好賞心無復少年遊冰輪有影圓初滿銀漢無聲淡欲流坐久不知涼露下又聽哀角起譙樓

春興

聽殘鶗鴂雨中聲歲歲芳時不稱情酒債詩魔縈病骨柳煙花霧鎖愁城登樓此日悲王粲作賦何人薦馬卿見說滄浪歌可愛拔簪東海濯塵纓

又

五色雲箋出剡溪春來日日有新題硯池水滴花梢露篆鼎香粘藥圃泥窓日紅時飛野馬甕天黑處舞醯雞眼前物理皆詩思何必吟囊喚小奚

陳劉二學教暨二李先生遊湖偶作

湖光瀲灩鳥間關小棹夷猶恣獨閑春正好時初過

雨望中佳處惜無山花明遠岸青旗出柳拂微風畫
舸還四美由來俱不易人生莫遣鬢毛斑

負樂齋

陋巷簞瓢不厭貧貧分明野鶴在雞群長鋏夜雨尋黃
獨破屋秋風補白雲靜處溪山偏自得閑中風月許
誰分隣家喜報香醪熟從脫烏紗醉夕曛

送孟璿

早歲西南已得朋青雲今始獲同升昌黎知己惟李
野太白齊軀有少陵驛路逢春花似錦離筵惜別酒
如澠歸期准擬中秋節預掃西齋剪夜燈

金碧山水

青天削出翠芙蓉石磴縈廻有路通矮屋數椽低映
水長松五粒細含風籠鵝客去書方罷問字船來酒
不空乞我買山錢百萬青鞋飛上白雲中

又

碧嶂丹崖生紫烟文窓曲檻杳相連若非李愿歸盤
谷定是王維住輞川澗水夜鳴雲外玉溪船晴壓鏡
中天此中景物饒分我負郭何須二頃田

過新菴

穆溪西畔水雲窩京國歸來喜重過童子候門施問
訊老僧分座說伽陀庭前殘葉霜餘少檻外寒花雪
後多明日黃塵還滚滚也應飛夢到烟蘿

送友人遠行

斷雲孤鴈各分飛送客遲遲對落暉千里關山天外
隔十年故舊眼中稀身安且要加飡飯地冷無過早
授衣
雨露均沾應有日南湖風月待君歸

林泉高士圖

金陵第一好江山碧嶂丹崖杳靄間新水搖風春淡
淡飛泉出壑曉潺潺過墻松露沾衣袂夾路花枝礙
珮環便欲青鞋尋勝地笑談相對白雲閑

桃源圖

疊嶂層巒杳靄中仙凡咫尺路難通一溪流水穿雲
碧千歲桃花幾度紅伏臘不知推甲子耕桑自喜教
兒童敬真一自歸來後更有何人得再逢

遊金山

江勢東來接海濤一峯屹立戴靈鼇龍眠古洞雲長
濕人倚危闌日正高身到層巔疑隔世眼空八極稱
揮毫詩成步入藤蘿裡暮靄霏霏濕縕袍

再和東坡詩韻寄題安隱寺

三載不遊安隱寺夢中山色尚蒼然松根煮茗延春畫壁上題詩記昔年已信蘇公為五祖還疑李白是神仙清風兩腋難飛去槐火何時試石泉

又

三載不遊安隱寺近聞臺殿更巍然法門已亞恢前代山色還應是舊年花雨繽紛來玉女香雲雜遝擁金仙支公講罷維摩議還解哦詩步石泉

題畫

何人能自濯塵纓來向青山看數楹紅樹參差秋欲晚白雲縹渺雨初晴漁舟隔岸渾相識沙鳥忘機近不驚我欲幽栖尋此處虛名今已誤平生

立春日試筆寄孟璿

春氣初從玉管回陰陽已有地先知雨將擺黛添山色風送鵝黃上柳絲靈運此時應有夢惠連平日最能詩吟成兩地難為寄矯首停雲一樣思

題雪景便面

誰揮墨汁洒雲牋寫出山城雪滿天流水溪橋冰作柱疎林茅屋玉生煙興闌剡曲舟初返愁絕藍關馬不前爭似詩翁驢背穩乾坤清氣屬吟鞭

寄執則中

三月西湖水似天舊游回首思茫然杏花村裡青旗酒楊柳堤邊畫鷁船造物戲人真可笑韶光過眼只堪憐平生支遁為知己未了三生石上緣

贈皇甫克誠

僧舍清幽可借居白雲常為護堦除牀頭安頓賢人酒門外多来長者車勳業自看霜有劍杯盤不歎食無魚莊康塵土深如海不及招提穩讀書

王母瑤池圖

臺殿參差近碧天房櫳屈曲窈相連瑤池淡淡涵秋月珠樹濛濛護曉烟雲外鳥来知七夕風前花落是何年恢諧却笑東方朔三度偷桃未得仙

次韻石飋山人對雪懷玉泉師

雪水烹茶勝石泉傳山添火炷龍涎頻挑野菜供新酌細說鄉情問昔年顧凱老来惡畫手善權蘋去有詩緣明朝滿載新珠玉喜見晴光拂曙烟

客中寄孟璿

海內知心各異方天涯回首思茫茫讀書未遂風雲志對景空嗟歲月忙丹桂欲期秋共籍青燈長憶夜連床十臺懷古詩成未南鴈来時好寄將

寄百花莊隱者

文采清標出故家少年爲客擅才華樓頭夜醉紅粧
擁湖上春遊皂帽斜三月東風初去鴈一番新雨又
飛花老來未了尋詩債拄杖晴江看晚霞

春暮有懷李孟癠

燦雲無力度隣墻風裊遊絲拂地長深院獨眠酒病
酒袷羅初試淺薰香新巢燕子来如約未謝梨花待
浣粧綠草滿池春欲去幾隨詩夢到君傍

紅白蓮花

翠蓋亭亭映碧漪濃粧淡質兩相宜華清賜浴[illegible]
後鏡國承恩月上時錦障風輕波瀲灔玉杯香冷露

淋漓薔薇又作霓裳舞清曉来遊太液池

玄妙觀白蓮

琳館仙人試淡粧翠霞深映白霓裳素鸞舞月瑶臺
靜玉佩乘風水殿涼承露盤高擎碧落凌波襪冷度
瀟湘近来不種東林社却對蓬萊羽客香

題豐樂樓圖

錢塘城郭
帝王州勝槩千年尚有樓南浦雲開珠箔晚西山雨歇
畫闌秋主人歌舞成春夢芳草王孫非舊遊物換星
移餘事在蕭條殘墨不勝愁

李孟癠　海叟

次韻艷體詩

閬苑迢遥碧海深青鸞飛斷信沉沉春深香冷銷金
帳夜靜聲閑綠綺琴殢雨㳺雲頻入夢落花啼鳥總
傷心玉簫何處吹明月目斷關山不可尋

寄李孟昭 時寓臨平寺

別来惟有夢相牽幾度看雲白晝眠滿眼青山愁似
海一江春浪柳飛綿許詢已見依支遁靈運終能憶
惠連舊說鶴溪風致好壯遊應獨費詩篇

明妃

玉筋雙垂出漢朝胡塵滿馬路迢迢琵琶曲盡腸應
斷環珮魂歸恨不銷沙起黑河風烈烈雲埋青冢草
蕭蕭黃昏獨有荊門月長向空村照寂寥

清貧居

老去甘貧得自閑隱居新寞愛溪山西風枕簟秋無
夢凉月軒窗夜不關郭外石田荒二頃雲邊茅屋破
三間簞瓢有樂真清士千古高情不可攀

和李孟昭春興韻

東風落日送歸驂一路飛花撲帽簷騎竹青童齊拍
手隔窗紅粉半窺簾山梳綠髻春沾酒海濯烟濃染

煮塩自覺年来多老病醉中辣散任君嫌

又

憶過蓬萊海上家春風長日駐韶華九天風度瑤池樂五色雲迷玉洞花雷煥多情求寶劍葛洪何處得丹砂別來彷彿三千歲夢落紅塵隔紫霞

寄鄉友陶尚文

不到高人愛菊軒別來清夢祗懸懸鍾山夜雨連床地苕水春風載酒船長與隣翁娛晚景且招野老祝豐年壯懷未有桑榆念目極鄉關思悄然

水光月色樓與孟昭同登

極愛城南近水樓水光月色兩悠悠闌干倒浸天疑下星斗交輝地欲浮素練平鋪金鏡曉冰蟾寒浸玉壺秋羨君獨有元規興長卷朱簾洗醉眸

金碧山水

嵐光如翠暖凝春人掩閑門臥夕曛江上圖書和月載山中雞犬隔雲聞東風瑤草香初滿流水桃花路不分此處仙家渾不遠底須騎鶴訪茅君

梅花深處

幽居窈窕自成村遶屋梅花萬玉屯春色模糊近梨雲依約讀書時臥遊清夢長移榻坐愛餘香不掩門自是歲寒心事好只將風月付琴尊

劉溥 字原博號草窓姑蘇人

金臺中秋

十年看月住神州白髮今年又倚樓玉宇無聲涼露下青天有影絳河流鄰翁送桂香雙袖童子歌詩酒幾籌却憶故園親舊在石湖簫鼓送蘭舟

登蘓臺懷古

一上高城欲斷魂英雄不見水犀軍屬鏤劍上飛青血響屧廊中散綵雲日落寒鴉啼古堞月明金乕出孤墳可憐歌舞宮墻地千古蒿萊走鹿群

姚綸 字允言號夢草武進人

相湖漁笛

芳草萋萋白鷺洲漁童橫笛坐船頭滄江渺渺天連水涼月娟娟風滿樓一曲驚回鷗外夢數聲吹斷鴈邊秋却憐今夜思家客那得聽來不淚流

題紅白荷花

鏡裡新妝扇底歌倚風無力舞婆娑醉來西子容偏媚老去秋娘鬢已皤霞暖繡衾春夢雨雪香羅襪曉凌波分明太液池頭見此樂風流更覺多

題夏仲昭畫竹

露冷湘靈淚不乾夜深和月倚闌干凌風截得緑鳶尾擲地化作青琅玕聲斷玉笙何處覓香消翠袖不勝寒玉堂有客風流甚寫入𫖯溪綃裡看

爛柯圖

服盡黄芽九轉丹仙機都付石枰間從教世上百年樂不及山中半日閑王子落来星點點楸紋平處蘚斑斑樵童不道柯俱爛日落傍觀尚未還

送春

把酒送春成短吟落花飛絮晝沉沉捲窓何處皆紅

雨開戶明朝晝緑陰荷展翠鈿爭貼水笋抛粉籜已過林一年好景惟三月對此令人恨不禁

杏林春曉

董家門巷即仙家遶屋春来盡杏花曙色半蒸初上日香紅一片欲欺霞酬醫只用攜鋤種市藥何煩折券賒明夜東風林霧散丹光騰起樹頭鴉

柳陰把釣

生計年来只釣舟柳陰深處護長猶一蓬春緑烟初暝滿棹晴花雪未收渭水清風梳鶴髮桐江落日坐羊裘幾回歌罷滄浪曲盡把閑盟付白鷗

題琴鶴軒

一琴一鶴小軒幽不着紅塵半點愁月冷梅花三奏曲露寒瑶草數聲秋廣陵夢裡傳新譜赤壁舟中憶舊遊清獻遺芳照千古不知東老更風流

雲樵

短斧長柯寄此身閑踪久與鹿為群千林歷盡不計日雨屐躡来都是雲石上烟霞長自坐檐頭風月許誰分束薪換得松花釀時約漁翁醉夕曛

城市山林卷 為玄妙觀羽士賦

步入東闉一逕深始知城市有山林黄粱不作[illegible]

夢白日長閑世外心鳳載紫簫吹落月鶴窺香霧聽鳴琴人間只此為蓬島何用乘槎海上尋

客邊留别

風釀春寒未落梅擁爐深夜坐傳杯分題自刻銅枰燭畫字誰添鐵筋灰一别轉頭驚兩載重逢開口笑千迴客邊未盡留連意黄帽沙頭且莫催

雪洞 為許道士賦

一室穹窿覆地圓宜留小榻坐神仙爨開重爽渾無物踏破冰壺别有天梅谷花香春似海梨雲夢穩夜如年幾回酒醒燈殘後錯認瑠璃模深處眠

柳溪小隱 懷鐵松相湖之南有柳溪自號柳溪小隱

小隱清溪搆草堂風流絶勝輞川莊白鋪練影秋雲冷綠漲鴨頭春水香鼓枻何人歌欸乃濯纓有客和滄浪興來滌硯濡吟筆閑搨黃庭一兩章

星湖書舍 為郡庠周邦禮賦

築舍臨湖靜且深藏書不許一塵侵水心星墮千年瑞波面雲留一鏡陰火爇青藜供夜讀花生綵筆助春吟收功已報鄉闈捷丹桂高攀向鄴林

烈女

未識夫顏僅識名忽聞夫訃即捐生節如泰岳亢加

重命比鴻毛更覺輕千載不消埋玉恨九泉能遂結縭情清風烈烈誰能紀碣石新題太史銘

江湖壯覽卷

江湖隨處跡雙眸不滿詩囊卒未休日下風雲瞻魏闕淮東歌舞認揚州一篷踈雨鷗邊晚千里殘霞鶩外秋見說武昌城畔柳尚含青眼待重遊

田園佳趣

田園環遶屋東西綠遍桑麻路欲迷竹外支筇隨鶴步花邊把酒聽鶯啼黃雲稻熟秋千頃翠雨蔬香春滿畦爭羨君家多雅趣客來無不為留題

送黃時益還閩

湖海飄飄已倦游東書南上木蘭舟數家紅樹孤村晚一路黃花九月秋華底丹青工點染酒邊談笑權風流絶憐游宦同鄉客明日相思獨倚樓

竹深卷 為松陵徐本立賦

絶勝風流晉七賢琅玕環遶草堂邊蒼鸞紅日不到地疑是碧雲長蔽天逕造客應無路入留題人或有詩鶴時時為報平安信歲晚相看節愈堅

送友人之京

春風倚棹入

京華烟水茫茫去路賒廉粟濟來能仗義龍光沾後即還家晴波綠上湖邊柳香霧紅酣樹底花無限離情消不得且開懷抱醉流霞

題雲篷 舟名

六出飛來一樣輕半篷清氣載瑤粲白侵桂櫂看無影亂撲梨花聽有聲春水謾誇天上坐夜寒且學剡中行歌殘郢曲餘酣在掃入茶爐自在烹

秦溪小隱 其人姓卜

馬君自愛秦溪好遯迹甘為隱者徒數畝躬耕同谷口幡錢閑肆即成都春風紫陌吟囊重落日青山釣

照孤只恐他年膺鶚薦未容山野作潛夫

早春過西湖

西子湖頭得早春淡烟微雨暗湖濱柳枝尚短不著水梅蕋未開先可人老境正憐諸事懶風光無柰一番新晴來且整登山屐遮莫鶯花笑客貧

清遠樓

飛檻來登百尺樓乾坤萬里豁雙眸青山一髮不知際爽氣半空長似秋風引晚雲來酒幔花扶晴日上簾鉤主人有量滄江闊能許元龍醉卧不

相湖漁隱

結屋湖邊作隱淪客星有象照孤村雨衣自織青蒲葉烟艇長維綠柳根潮帶夕陽還釣浦鷗隨春漲到柴門閑身得遂非熊兆日醉隣翁酒一樽

初夏閑居有感

寶篆煙消日影移綠陰庭院晝長時百年富貴黃粱夢一段風情白苧詞斷飲也知醒自好得閑惟與睡相宜年來頗被虛名累費盡心情只為詩

月溪

漢水縈紆幾月流美人清思共悠悠冰輪倒浸十分影素練平鋪一片秋已訝姮娥開鏡坐又疑神女天

珠璣夜闌吟玩忘歸去風露寒欺鶴綃裘

壽愧鐵松

鐵松千尺倚青天文采風流正少年冠帶從容新帝澤功名赫奕舊青緗銀杯綠酒金莖露沉水香飛翠鼎烟今日弧南星有象清光直照綺羅筵

鴛湖送別圖

鴛鴦湖上日初斜公子雲帆掛水涯千里寧親重到府一逢為客又還家寒生蘆荻洲邊雨香老芙蓉鏡裡霞開說明經有家學佇看飛鶚上京華

竹石山房卷

山房種滿碧琅玕旌石相依更好看玉氣幾蒸雲五色翠梢晴長日三竿白羊未化長眠雨綵鳳深棲不畏寒補遍蒼天人不老清風日日報平安

初到金陵呈于黃門鄉友

早聞簪華侍金鑾老我今朝始識韓尊酒留連能醉客鄉情傾倒若無官歎山雲氣能先晚待雪梅花正耐寒自笑詩逋債未了又來白下預驪壇

水雲窩 [illegible]

雲氣湖光擁綵舟綸巾羽扇客風流青天倒浸孤蓬影白練飛來滿榻秋春雨夢酣桃葉渡晚涼移過藕花洲濟川正賴爲時用莫學鴟夷事遠遊

翠深居卷

曲逕逶迤幾許深遶簷梧竹共森森紅塵赤日不到處蒼雪碧雲相間陰七尺冰虬仙客杖一床神鳳古人琴時時坐對煩襟爽遍刻新題次第吟

聯璧卷

仙子瑤臺玉一雙碧桃紅杏兩生香絳裙拂地春同步寶鑑開奩□□□□織翠舞衫封蛺蝶泥金歌扇□□

鴛鴦卷中乍識春風面惱我題詩一斷腸

醉月樓

清夜何須秉燭遊且邀明月共觥籌口吞丹桂婆娑影手掬金莖沆瀣秋天上無梯登兎窟人間有地築糟丘醒來不記更深淺驚見東方白滿樓

留別釣灘胡九萬昆玉

欲叙多年契闊情短蓬重作釣灘行自憐吟社諸朋友誰似君家四弟兄綺席留春歌一曲銀燈剪雨話三更明朝又是匆匆別南浦愁雲滿眼生

江湖勝遊卷

勝遊直欲遍江湖囊有新分卷有圖日下風雲雙闕迥天涯烟雨一帆孤慣將白璧酧歌袖肯惜黃金付酒壺如此風流良不惡故鄉諸子似君無

題鐵松翰簡集

鐵松清士美風標不獨詩工簡亦高章草千行飛雲楮郇雲五朶落霜毫陳臻昔日名先重坡老于今學更豪好爲珍藏遺胤嗣使沾膏馥與殘膏

送徐掌教

九載黌宮教一經滿頭華髮半星星馳名已滿江南地話別忽登湖上亭波漲煖香春渺渺草浮新綠雨冥冥此行未定何時會且盡沙頭兩玉瓶

題樵隱卷

寄跡芻蕘野趣多數椽茅屋住岩阿長能荷擔携書卷不學觀棊爛斧柯兩袖白雲眠冷石一肩明月下平坡才高富有徵賢詔富貴何須五十過

玉塘帰隱卷

宦海升沉信自天宋霑榮祿即帰田昔年李愿居盤谷今日王維畫輞川紅稻秋分溪上雨綠蓑春帶隴頭烟亚疇農事收成後時向芸窓理舊編

松筠軒
結屋烟霞賦考槃愛携青士對琅玕溪風十里翠濤
湧山月半簾蒼雪寒玉液釀花春醉客紫簫吹曲夜
乘鸞綠陰深鎖闌干外不許旁人直造看

鴛湖清趣卷
橋界雙湖臥綠虹四時清趣屬吟翁一篙春漲鴟頭
綠十里荷花人面紅煮茗帶霜收落葉探梅和雪載
孤蓬幾回歌罷滄浪曲極目斜陽送斷鴻

西園佳趣
隱君何處可幽栖新搆茅堂野水西小澗波渾漾麽

過高林風煖鶺鴒啼黃雲穲稏秋連野綠雨蘼蕪春
滿畦明日西成當有約笑傾白酒割黃雞

贈鍾秀沈隱士
裔出休文譽望隆故家喬木占江東自非山水鍾奇
氣那得林泉有此翁豪客酒傳仙掌露小娃曲度絳
簾風長時對此歡無極况在
堯天化日中

松月
老兔松梢立夜寒仙人正倚石闌看高掀碧海蒼龍
尾倒掛青天白玉盤風靜徂徠枝偃蹇波平牛渚影

團欒採花釀得山酥熟渴吸清光入肺肝

心遠軒
廛居渾是住林泉心遠元來地即偏門外從教塵似
海軒中長喜日如年玉堂金馬原無夢野竹溪花自
有緣閒凭闌干寄遐矚斷雲飛鳥共悠然

月波軒　為懷鐵松賦
小軒臨水不勝清月轉波平夜二更素魄浸來光不
濕碧漪涵處影偏明停杯客向空中立蕩槳人從鏡
裡行想得姮娥游下界盈盈微步襪塵生

瞻綠卷

愛與賓客作淡交滿庭雲鳳羽翛翛清風不掃碧雲
去蒼雪肯隨紅日消節下有人題醉墨簾前無地著
炎熇幾回正欲歌淇澳又聽隣家響玉簫

樵平　字秉樹號雪溪海昌人

湖曲隱居
多君脫迹遠塵寰茅屋翛然住碧灣秋色一竿明月
在烟波萬頃白鷗閒時尋佳句臨流坐獨棹扁舟載
酒還有客天涯思賀監夢魂飛落水雲間

晚過吳興弔子昂舊宅
天涯踪迹逐雲萍路入苕溪接洞庭野水望中孤鳥

白濤霞晴處亂山青放歌明月人何在濯足滄浪酒
半醒欲寫新詩弔松雪鷗波烟冷獨空亭

溪亭步月

獨向溪亭步月明小橋流水有餘清池塘倒浸樓臺
影林壑遙聞風露聲溪鳥迎人殊有意姮娥隨我最
多情錦囊尋得新詩句高詠歸來欲二更

送沈愚歸玉峯

皇州鶯囀柳條新客裡那堪此送君歸夢不離吳苑
月還家高臥玉峯雲江村貰酒逢寒食驛路看山對
夕曛最是臨岐分手處落花離思共紛紛

相湖草堂

舊築茅堂湖水頭望中詩景滿滄洲光搖明月金波
冷影落青天玉鏡秋簾捲夕陽宜對酒窓臨流水易
盟鷗往來只許玄真子時載清風泊釣舟

湖山清趣

十里湖光洗雨鮮萬重山色與雲連晴嵐遙映煙中
寺春水空浮鏡裡天風月久藏楊子宅圖書長送米
家船蘭橈記得曾遊處隔浦吳娃唱采蓮

送友人赴闕謝恩

玉漏迢迢出禁中千官鳴珮午門東龍池柳色鶯聲
早鳳闕花香御氣通四海梯航趨上國
九天閶闔覲
重瞳君能展粟資邊備此日承恩拜舞同

和吳栖雲見寄韻

踏遍烟霞百里尋蒙山佳處可登臨珮環聲落聽飛
瀑圖畫天開見遠岑文獻百年歸故老交游四海重
知音別來望極苕溪樹覓得春鴻寄短吟

送懷用和納粟之京

陽關唱罷款分襟祖帳臨岐酒再斟江上青山秋倚
棹天涯明月夜聞砧謝玄素負匡時策卜式長懸報

國心清粟不辭千里遠九重登處沐
恩深

醉春舫

日日南湖酒百甌春光多在木蘭舟看花誤入桃源
路載月頻經杜若洲吟倚舵樓歸別浦臥吹簫管泛
中流烟波隨處堪蕭散莫向銀河犯斗牛

寄吳棲雲

林下高風不可攀棲遲空谷伴雲閒白鷗自得烟波
趣玄豹長藏雨霧斑草木有光明晝錦山林無夢落
塵寰舊遊記得桃源路幾度扁舟載醉還

釆鷗亭

結亭湖上近漁磯鷗鳥棲棲對竹扉萬頃水雲長作伴一竿風月每相依衛煙遥點青山破踏浪輕如白雪飛莫恠懶隨鸞鳳去海翁心事久忘機

送張都憲式之赴闕

伐叛曾收第一功幾年何事屈豪雄九重龍馭中天日萬里鵬搏壯海風玉珮又趍青瑣闥綉衣重謁
大明宮側聞當宁思賢佐名在
君王眷顧中

萱城金漾泛舟

萬家楊柳護晴煙路入萱城似輞川簫鼓聲傳雲外樂棲船人坐水中天青春對酒逢知己白髮看花愧少年此日風流須盡興與君同醉白鷗邊

西爽軒

好山無數遶軒西爽氣氤氳日夜飛萬壑晴嵐來曉幛八窓空翠濕秋衣洞門涼雨隨龍過天末孤雲伴鶴歸幾度凭高閑拄笏吟懷不減謝玄暉

推篷聽雨

涼風吹雨到孤舟起坐推篷賦遠遊索寞似經巫峽夜蕭條如入楚江秋五更帰夢鍾聲斷萬里鄉心逐

水流却笑此身湖[illegible]達天地幾時休

松雲樓

危樓百尺壓朝暉松暝雲深客過稀萬壑翠濤驚午夢滿空晴翠濕秋衣氣浮虛愧僧初定影落空壇鶴未歸乘興登臨須結社焚香煮茗共忘機

南禪塔影

浮屠突兀倚穹蒼倒影分明照野塘一柱高擎天上下七層遥浸水中央鷹来佛地埋秋骨龍隱靈湫戲夜光昨日臨流曾佇立化城回首思茫茫

寄凌樂耕

獨卧衛門賦解嘲臨平回首思迢迢山中冰雪存孤操鏡裡風霜變二毛明月久[illegible]湖曲隱白雲遥赴故人招幽期欲話當年事来醉一[illegible]齋酒一瓢

壽西翠高士

丹頰仙人髩未絲秋風此日宴瑤池翻嬿壺裡乾坤小却笑山中歳月遲碧碗帶雲分石髓玉盤和露摘金芝欲知海屋添籌筴王母蟠桃再熟時

賀懷用和生子

葱葱佳氣夜[illegible]門頭角稜稜[illegible]相殊天上麒麟應有種人間鸑鷟忽生雛杜陵有[illegible]憐宗武韓愈多情重

阿符老我秝為湯餅客高歌一曲倒銀壺

元宵寄凌樂耕有懷講師

去年相約醉元宵曾赴東林祈簡招賓殿夜深仙梵度禪房雲淨雨花飄才高白雪詞難和思入春風酒易消今日寄漚乘化去人間無復對茶寮

送術上人往下竺

宗門共説遠公賢此去靈山種白蓮飛錫又辭京口月折蘆還度海東天雲迷九里松間路夢遶三生石上緣多少方袍林下士西来法肯待真傳

月波亭

半畝方塘月色浮臨流坐愛八窓幽五更影落銀蟾冷一片光涵玉鏡秋人聽洞簫疑赤壁鷗摇寒浪似滄洲壺觴屢約能詩客来伴姮娥醉裡遊

蓮葉舟

泰華峰頭一瓣秋尋常與客泛中流若耶不聽吳娃唱銀漢還同太乙遊四海烟波隨汗漫五湖風月任夷猶有時載得蘆花雪一曲滄浪近白鷗

九日有懷凌樂耕

柴門流水野人家老去逢秋興倍賒明鏡不須憐白髮青尊聊復對黄花盃羹彭澤思陶令落帽龍山笑孟嘉雞黍竟孤前度約夕陽雲樹思無涯

琴書樂趣

高人卜築相湖頭樂對琴書忘却憂聲發焦桐丹鳳泣香浮芸葉蠧魚愁七絃流水思鍾子萬卷清風壽鄴侯昭代只今崇禮樂好携長策拜宸旒

沈愚 字通理號倥侗生崑山人

答蘓雲壑見寄

獨抱絲桐覓賞音相逢携手覺情深吳門煙月愁中意楚國鶯花夢裡心芳草斜陽勞遠望孤燈疎雨助清吟長才自有冲霄翮肯向江湖久陸沉

長干晚步

江湖千里倦追遊弔古思歸總是愁蕭寺白雲孤棹晚謝墩紅葉幾家秋西風古墓人何在芳草殘陽水自流却憶當年歌舞地野花如錦送驊騮

旅次清明

客懷寥落怕逢春愁見東風柳色新白下一杯寒食酒天涯千里未歸人平生書劍空留意此日鶯花獨笑貧幾度含情[illegible]夕陽芳草淚沾巾

和蕉雪溪晩出南浦

回首鄉山幾日程客舟終日短長亭形容憔悴風前鶴身世浮沉水上萍楚樹雲多連塞緑呉山雨過隔江青客愁到晩偏無柰篷底孤眠酒易醒

雪中寄滄浪

長安積雪掩柴關况是經年客未還謾有清尊消客恨可無知己慰愁顔數行不斷雲邊鴈一色遥連郭外山幾度相思成獨賦嶺梅花發共誰攀

和蕉雲堅病中見寄

久病形容柰瘦何故園歸計轉蹉跎白蘋海國秋風

早黄葉闌山暮雨多藻句長因愁裡得流年况是夢中過浮萍蹤跡天涯路長鋏空彈對酒歌

晩春述懷寄諸吟契

飄零蹤跡似浮萍悶倚東風酒半醒呉苑落花春寂寂秣陵寒食草青青故居漸覺荒三逕生計空慚守一經
盛世自憐非隱逸也將孤艇泛滄溟

又

楚水呉山入望賒東風回首益堪嗟旅窓夜宿多逢雨官路春行少見花芳草夢中愁寄遠杜鵑聲裡憶

歸家江湖滿地空惆悵獨自行吟到日斜

水軍營述懷寄滄浪

十載窮經未策勳蕭蕭行李似從軍故居寂寞生春草往事凄涼隔暮雲客舍清尊愁裡盡江城殘角夢中聞萍蹤尚阻東歸興極目南天正憶君

送蕉雲堅歸海昌

清時多病掩柴扉當路誰能重布衣賈誼未膺宣室召相如空向茂陵歸鷗邊芳草迷征棹鴉外孤村帶落暉此日河梁一尊酒不堪重與故人違

避地清明

門外垂楊拂岸隈匆匆時序又相催故園丘隴心千里南國鶯花酒一杯萍迹幾回逢冷節榆烟何處換寒灰東風無限尋芳興空負青春夢裡回

旅次感春

東風籬落野棠開茅屋春深燕子來客裡懷人頻對酒天涯望遠獨登臺後時共惜楊雄病能賦誰憐宋玉才歸夢青山尋舊隱衡門流水映蒼苔

初歸玉山舊隱寄鄭文康

歸隱林泉舊業存白雲流水遶閑門衣冠重結山中社雞犬相依郭外村明月孤琴歎別思落花啼鳥妬

吟覘故園淸景追遊處莫須東風酒一尊

送滄浪生之京

懶向岩阿賦考槃遠携書劍入長安綠波芳草尊前別青髩流年鏡裡看江路野鶯啼暮雨縣城烟樹積春寒遙憐明日相思處吟對春雲獨倚闌

酬雲壑見寄

萍水相逢意不違倦遊無奈想柴扉別來綠髮風流在歸去青山故舊稀遠渚芙蓉秋色淡孤村楊柳暮煙微飄飄蹤跡渾無定白玉山前一布衣

江上晚歸有懷雪溪漁者

江天木落見孤峯滿逕蒼苔寄客蹤藻句有情題杜若佳期何處採芙蓉舟橫野渡風吹席寺鎖寒雲雨翳鍾莫嘆別來千里隔桃花流水約相逢

賦得吳苑春遊寄杜用嘉徐用理

蘇臺風景家芳菲南陌行春趣不稀柳外流鶯催客醉花間明月送人歸銀壺綠酒沽雲液畫舸香羅載舞衣有約來年春色裏與君相賞莫相違

遊姑蘇贈友

路入蘇臺訪舊遊閶門城下暫停舟碧波涼月江橋晚紅葉疎烟野寺秋嗜酒陶潛非隱逸能詩杜牧最

風流人生會合須傾倒况復青年未白頭

有懷雲間許士深先生

白髮蕭蕭映鶡冠懸壺曾見住長安風流獨擅文章伯斂捷先登翰墨壇化鶴客歸山月曉騎鯨仙去海波寒丹房寂寞留遺稿應有門生掩淚看

戲贈景逢吉

南國游遨未肯還春風隨處是鄉關半樓明月消紅燭一朶香雲擁翠鬟且共看花頻對酒何須著屐更登山近來六有尋芳意款假浮生幾日閑

有懷姑蘇劉元博先生

相逢傾盖即交歡幾度臨岐話別難洛下才名新翰墨吳中文物舊衣冠看花江郭春風早問酒官橋暮雨寒一水經過如不遠若為西望思漫漫

遊寶幢寺留宿岩上人房

迢迢幽徑遶迴廊隱隱疎鍾出上方月曉樓臺聞梵語煙晴草木散天香山雲入座衣裳冷梅雨飛簾枕席涼暫向人間忘物累今宵同宿贊公房

賦得金陵佳麗

瑣窓雲霧隔重簾銀燭垂光夜色添上國佳人誇楚舞小山新曲按吳鹽步移躧鞿香鉤軟聲度瑤箏玉

指纖不向陽臺夢雲雨却依花影立冰奩

蘇正 字秉貞號雲峯海昌人

送朱秀才謁選

石城煙柳拂雙旌一曲勞歌贈遠行淮嶺夕陽雲外色金河秋雨夢中聲鍾鳴紫禁仙班列日射天門綵仗明惟羨宦遊逢盛世九重閶闔勝登瀛

旅次清明

萬家烟樹散啼鴉上國清明好物華滄海異四驚節序乘風隨處見鶯花山迴鳳闕雲邊出柳帶龍旗雨外斜欲醉芳尊消客況鵑聲落日在天涯

送吴杏莊歸雲間

暮雨官橋柳色青、樽相對欲沾纓雲開京口孤城遠潮入丹陽古渡平天地百年俱是客江山此日若為情扁舟後夜遥相憶兩地凄涼對月明

將還海昌留别諸友

滄江千里路依依回首天涯賦式微白社有情應惜别青山無恙獨思歸孤舟客夢驚鴻鴈故國鄉心戀蕨薇把手臨岐慿無限不堪詩酒重相違

春日與鄭一靈鍾二髙金四璘登天界毘盧閣同賦二首

祇園高閣碧雲齊此日乘閑喜共躋畫棟上臨天闕近朱闌平見鳳城低曇花曉霽香初散寶樹春寒翠欲迷為愛同遊俱俊逸上方煙景謾留題

又

聯步城南訪道林上方闌檻一登臨雲開霄漢乾坤闊春滿旃檀草木深御苑日華連王氣天臺花雨嵌凉陰共來此地多乘興何處能忘世外心

送蔣主忠省兄太醫院判之京

江上離筵暮雨收故人相别思悠悠孤舟落月雞聲早一路青山樹色秋上國荆花逢在念天涯烟草獨關愁明朝雲路多高興想見題詩憶舊遊

寄沈倥侗

相逢京國共知音萍梗忘形義已深千里雲山明月夢十年湖海故人心長楊賦就憑誰獻侯館詩成只自吟同是天涯風雪客未因流落見浮沉

又

上國重遊旅況新異鄉欣得孟家降夜窓銀燭連床

兩錦瑟東風別館春青熟流年門是客白雲舊業獨
沾巾江湖何日從招隱盤石乖蘿寄此身

秋日登臨

海外寒雲暝不開望秋閑上夕陽臺江流東去疑天盡山氣中浮覺雨來綠水平蕪孤鳥下白雲空谷斷猿哀臨高謾有滄洲想愁向西風見鴈回

早春寄洛城諸友

故人別去隔山川悵望天涯思渺然草色又經新歲綠月華空對舊時圓孤吟誰結山中社懶性惟逃醉裡禪見說都門詞賦好早憑飛鴈寄南天

寄玉峯沈一愚

鳳凰臺下見征鴻對景懷人意萬重千里謾勞明月夢十年空憶舊遊蹤鶯花南國嗟誰賞風雨西齋歎不逢欲寄愁腸渺何處秋風題遍木芙蓉

秋夜酌酒與公瓚有感

細雨簷花對酒頻夜窓紅燭謾相親醉來彈鋏徒歌鳳老去傷懷謾泣麟白社交遊多遠別異鄉風物易愁人天涯共是悲秋客欲買青山學隱淪

送戶部劉貟外之金臺

九重宮闕倚雲高獻續仙郎去路遙灤水月明春倚
折金臺花落晚鳴鑣雲開閶闔開殘漏仗引衣冠候早朝為羨宦遊逢盛世好將功業贊
唐堯

登多景樓有感

楚天空闊浩無涯獨上高樓覽物華千里雲霄孤鳥沒萬山烟樹夕陽斜江流不盡前朝恨霸業空遺過客嗟弔古登臨揔陳迹野烟漁笛起蘆花

九日

獨上高臺覽物華西風蕭瑟起天涯江山寂寞清秋盡宮闕參差落日斜萬里楚雲迎白鴈十年京國見黃花一尊佳節須乘興不用登臨更憶家

喜公子良自南交遠歸

十年遊宦寄荒陬此日承恩返舊菲簪耳獨憐坡老在夜郎今喜謫仙歸丹心報國名猶在白髮還家願不違早晚趍朝膺寵擢衣冠重見侍彤闈

秋日重登多景樓

西風闌檻謾重臨淮楚迢迢入望深雲物不殊前度景風波偏薄此遊心片帆遠逐寒潮沒孤鶩遙隨綠柳沉天地無窮人自改不須登眺動長吟

仲秋思父兄

楚天搔首獨凭闌望盡寒雲是萬山冠冕蹉跎勞白髮風塵荏苒變朱顏南樓月落猿初斷北塞秋深鴈未還無柰孤懷正愁絶數聲長笛暮雲間

金臺客懷

萬里從親謁紫宸異鄉岑寂客愁新薊門寒早常飛雪邊地風高半是塵天上故人多自貴尊前明月獨相親滄洲舊業應無恙幾度清宵入夢頻

過呂梁

疏鑿當年藉禹功石梁中斷水源通天開險道河流遠山繞孤城地勢雄風激怒濤奔萬馬月明空峽臥長虹行人不用頻驚歎塵世風波自古同

過沛縣

紛紛逐鹿竟何為天命來時四海歸白帝已隨孤劍滅真人初御六龍飛亭空泗水荒秋草碑掩青山帶夕暉千古芒碭雲氣歇大風歌罷思依依

送僊上人

出世無名與世聞又將蹤跡遠離群別來滄海孤舟月歸去青山[illegible]已悟有生皆夢幻更尋何地避

塵氛東林蓮社知寥落斜日河梁不忍分

寄王峯沈通理

湖海交情獨有君柰何蹤跡久離群心懸吳苑愁中月思入峴山夢裡雲魚鳥滄洲應自樂烟霞空谷有誰聞遙思十五年前事無限離情倚夕曛

酬姚廷輔昆季見贈

夢想風標欲見難連枝花萼豈能攀鶺鴒仙侶心同遠魚鳥滄洲趣獨閑孤榜夷歌時扣月一尊清興每登山杖藜何日尋幽隱剪燭論詩共解顏

分題得臨平曉發送呂原素還越

雲間山郭掩朝暉此地離筵送遠歸驛路月明雞唱早關河霜冷鴈聲稀青山紅樹迎征棹白髮清尊映舞衣有約明年湖水綠重來詩酒莫相違

海上寄金粟

咸里風光接上林幾迴騘騎共登臨東山不為蒼生起南國空懷白雪吟月落海樓孤夢斷雲迷淮浦尺書沉歸來獨釣滄江上霄漢長懸悵望心

九日懷京師舊遊

佳節重臨鴈幕秋感時傷別思悠悠黃花不改尊前

色華奚新添鏡裡愁容落獨憐滄海國登高空使望
神州龍山勝事今猶在四首令人憶舊遊

春凌醉雪見寄

玄晏先生鬢已蒼秋來相憶路茫茫香浮茶竈烟生
榻釣拂鷗波月滿塘騏驥不須嗟伏櫪鳳凰何必在
高岡閑身自樂漁樵侶弁服毋勞易繡裳

又

露冷江天過鴈遲客邊事事不相宜懷人落日猶憑
檻作賦悲秋懶下帷白髮漸添明鏡影清霜空老碧
梧枝少年事業成寥落獨對青燈動所思

陳顥 字漢昭號竹隣嘉禾人

江心寺用白方伯韻

江心圖畫自天開四面波濤勢壯哉風送寶花飄講
殿日高珠樹照香臺漁歌隔岸煙中起僧艇隨潮月
下回上相登臨高興發題詩君壁記曾來

鄉進士姚公綬見訪

生事蕭然掩席門孤村忽喜駐雕輪別驚隔歲重論
舊交籍志形不笑貧露冷黃花三徑晚霜晴紅葉半
溪春明年此日遙相憶人在青雲立要津

月波軒 為張鐵松賦

湖上華軒瞰碧瀾月明深夜最宜看光搖銀海三千
頃影浸璚樓十二闌淵底織綃機杼濕花邊棲燕杵
聲寒黃金甕瀉蒲萄酒滿吸清輝入肺肝

一峯亭 為伍進士賦

華構東邊小築亭亭前孤石竦雲屏蓬萊移出留霄
漢鷲嶺飛來落戶庭花霧撲窓薰半捲松風到枕酒
初醒興來安得如椽筆掃破苔痕一片青

東俞少傅

青天萬里際風雲沾得
恩波滿意春位重三孤台鼎地名高一代股肱臣經筵
進講文風盛畫錦歸來白髮新憶昔儒林曾識面共
霄飛夢謁車塵

留別大雲寺僧

不到雲山四十年夢中風景祇依然因過五畝園西
路得訪三生石上緣滿地苔痕侵曲逕一池竹影浸
寒泉茶甌點罷臨流別有約重來聽講禪

南軒 為道士賦

步入烟霞小徑來南軒四面碧窓開雨香細草迷仙
洞風送飛花點石苔白鶴松邊隨客去蒼童竹外抱
琴回咲談消却紅塵事一飲何妨盡百杯

朱原吉從戎回省母
一自津亭話別離廿年南鴈信音稀楚山夜雨勞相
憶漢水春風喜獨歸慈母倚門垂白髮佳兒戀膝舞
斑衣多君涉歷風霜久忠孝兼全志不違
送黃郡侯之京
保障東南十見春幾多香澤在黎民潁川不得留黃
霸河内空勞借寇恂驛路山光迎馬首都門柳色映
車輪姓名已注金甌底早接夔龍上
紫宸
蒙梅軒携妓拉訪松雲適以瑣冗弗遂口號

一律以答
欲共雲川訪舊遊豈知闕裡有忙愁紅裙送酒君多
樂白髮看花我自羞霜樹漁村鴉外晚水花澤國鴈
前秋老懷不負松雲約早晚重維柳下舟
送葛二尹起服
風木堂前淚已收觀光又復上蘭舟酒衍祖帳僕瓢
玉塞入羅衣五月秋芳草和烟迎客路好山如畫入
神州明朝
闕下承
恩處錫宴金花插滿頭

送別
高掛牙檣十幅蓬送君北上思匆匆沙邊曉色鷗兮
雨天末秋聲鴈度風別淚不揮心似鐵離杯豪吸氣
如虹當今
聖治同堯舜報國還須要竭衷
酬周潤軒就簡沈張二公
閑携焦尾過東洲珎重高軒掃榻留瘦沈文章偏俊
逸顛張翰墨最風流綠陰雨歇孤城晚白苧涼生五
月秋今日雙溪溪外路獨扶殘醉上歸舟
題山水圖

草閣登臨望眼明秋高天宇氣澄清亂山黃葉無人
掃古渡輕舟盡日橫歸客過橋分野色飛泉落磵答
松聲分明一幅匡廬景誰結東林社裡盟
送人會試
十載芹宮守一經青雲今日快飛騰舟辭吳地梅初
雪馬踏蘆溝水正冰綠酒銀甖須盡醉天門金榜捷
先登春風三月長安道早寄佳音慰舊朋
答友
故人謝俗卧林丘幾度書來念舊游一代文章唐製
作百年人物晉風流梅花欵折難逢使竹葉頻傾未

掃愁南浦春回冰雪解扁舟肯過草堂遊

林溪清趣

海邑西邊郡郭東林塘卜築遠塵蹤樹陰過雨凋遭綠花影涵波下上紅雨殘烟霞吟社客一竿風月釣魚翁閑邊清趣人多有看到君家自不同

早行送人

帶曙相携送客行漢塘西上趣脩程枕書猶帶殘更夢仗劍當求此日名荒浦潮來寒鷺起空林月落曙鴉驚丈夫際遇風雲便好展丹衷答

聖明

徐牧 字子心號素菴太倉人

將上金臺寓別衍都綱

廿載功名付鉢鐔俄飛一鶴向青天踈寸恐負春秋葉白髮長慚犬馬年官路一帆滄海上故鄉千里暮雲邊紗攡樹下三生石何日來修未了緣

送人還湖廣

憂我新詩為我歌東風辭我出官河山當別處青偏近章向歸人綠故多千里一官輕歲月三湘孤夢落烟波到家早約西隣社多買香醪卷叵羅

天目幽居

天目山中地最幽芒鞋不入市城遊睡來錦帙拋床脚浮後青錢掛杖頭樹色濃埋三徑曉泉聲涼卷一簾秋長年車馬何曾到滿地烟霞散不收

李季衡 字公平號西溪海鹽人

毋泉歸興

遊遍江湖返故廬好懷應不為鱸魚千年常曲風猶在今日柴桑樂有餘數畝石田都種秫一間茅屋半藏書閒奇已許諸生到日日尊罍酒不虛

寄雲間吳重器先生

青年早已負才名大器何愁晚未成霄漢有書終豁

薦江湖無夢結鷗盟雲開西北山如畫潮落東南海似傾回首思君在何處娟娟明月照孤城

秋興

幾處移家逐轉蓬江湖蹤跡任西東十年心事三更雨一片秋聲萬壑風李廣未須悲命薄阮生何自哭途窮可憐豪氣高千丈只在烟波夕照中

蘇臺

姑蘇臺畔古長洲江水無情只自流人去不生歌舞夢客來空見麋鹿遊烟光漠漠孤城晚樹色蒼蒼故壘秋不獨淒凉[illegible]前[illegible]越王宮闕已荒丘

聶大年 臨川人

寓揚州

錦帆三月下江都借問瓊花尚有無煬帝行宮春寂寞廣陵烟樹晚模糊東風紫陌尋芳地落日青帘賣酒壚二十四橋今夜月清光偏照客心孤

春日偶過接待寺期友不至

妙行齋往夾城隈新雨乾時偶獨来一榻白雲松子落滿園黃蘗菜花開眼看物色陰晴變却被鍾聲旦暮催客有可人期不至步隨斜日下蒼苔

和劉邦彥見寄

一樹櫻桃鳥啄殘麥秋天氣尚輕寒蚕登曲箔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乾囊裡古方閑自檢鏡中華髮老羞看花時不共劉郎醉孤負東家白藥闌

和遷居詩韻

苑樹飛霜拂帽紗僕夫催我早將車蒼龍闕角無多路白玉河頭第幾家寒盡鄉心隨爆竹夜深清夢逐梅花從今藥物都拋却去學山僧飯熟麻

小樓晨起書事 仍用前韻

凝光〔乜〕透〔簾〕襯紗遙見天門擁火車佩玉鳴鑾雙鳳闕歌鍾甲第五侯家翠縈煖送宮墻柳香滿晴樹清飄禁苑花老聽明時思報主逢人未可問桑麻

寄友

玉壺沽酒照青絲憶得西湖□□時千古繁華留勝賞兩峰南北正爭奇郭郎長袖偏能舞鄭老多才最善詩回首舊遊驚歲晏錦箋何處寄相思

春雪

輕盈雜雨又兼風柳絮梨花却混同春逐啄苔迷野鶴曉窓分火喚家童江山滿目還堪畫造化無心也自公戳退玉龍三百萬老夫詩句亦豪雄

從理見寄走筆奉酬

文章無力障狂瀾白首龍鍾老一官佳句未酬青玉案病軀思試紫金丹竹邊如意燈前舞湖上梅花夢裡看多謝洛陽老孫子相過不厭客氈寒

四月十又八日余謁地官閻公於河上之行館適施彥顒携酒來飲于池亭醉後賦此

池亭清宴四人同莫惜䑳船一棹空花氣暖蒸簾底日鳥聲涼散樹頭風昔時冠蓋皆陳跡今代文章有鉅公我醉不辭歸路晚斜陽立馬數殘紅

劉稭 字惟毅號㩁軒嘉興人

和答岑雪崖

李膺門限一高躋即喜聲華得與齊老圃今題秋賦菊小窗讀易夜燃藜君應善學鳴時鳳我持羞觀鬪了雞今日相望渾不遠往來猶恨隔雲泥

吳門中秋夜

月下高歌看㵽盧眼花耳熱韻嗚嗚我懷陳郡狂司馬誰識高陽舊酒徒綠蕚援来心已壯青蛇藏去膽猶麤却慚天地身長側擊碎尊前玉唾壺

有懷謨訓中謨仲謀二上人

講罷台宗入孔門六經諸史費談論方知湖上兩謨老不讓江南三道原勇技餘牙皆斂手咲分花葉總賢昆此身有壞名無壞留得文章萬古存

中秋

千里歸来氣尚豪每逢秋夕總遊遨手調玉管催鸞舞足躡雲梯拔兎毛何處飯牛歌白石誰家臨酒炙車螯平明欲向錢塘去更上龍山望海濤

章琮 字文仲四明人

登天封浮屠絶頂

鶯啼燕語報春晴得上浮屠絶頂行萬疊樓臺拋下[illegible]六門花柳出孤城甬江潮起鷗群散越國山明嵐氣清此日登臨良不惡天風兩袖覺身輕

送周文粟教官

關路迢迢我慣馳君今喜遇太平時春風夜月關南酒野鳥山花馬上詩半世從遊多雅集六年長別總相思談經養就冲霄翮蚤晚雄飛未可知

送陳德清復僉憲廣東

去去關河接島夷遠勞驄馬載驅馳斷崖懸壁垂[illegible]葉瘴雨蠻風熟荔枝持節已能逃虎豹埋輪全不問狐狸此行萬里民安堵載筆明朝入鳳池

題竹下厨房

主人棲息愛琅玕移得山厨近石闌滿屋春陰茶竈濕一簾秋色酒尊寒池邊客散啼青鳥林杪烟飛度紫鸞有約明年三月裡還来燒筍作春盤

陳鼎 字惟肅海昌林平人

寄醉雪

名利烟霞一杖藜幽蹤只寄野雲西梅花紙帳三年夢茅屋江村半夜雞菰米飯香留野客芰荷衣冷憶山妻躊躇半世胸中事都付林鴉月下啼

寄蘇雪溪

江湖懷刺不須投納履歸來不老一丘一代文章推獨步兩京冠蓋憶同遊詩成枕上黃花雨酒熟燈前紫蟹秋莫道別來音信斷相思長倚夕陽樓

唐庠 字惟周湖州人

送張茂蘭秋官考績

石頭城外送文旌粉署仙郎上玉京桃葉長江秋水碧槐花官道午風清月中鼓角開三殿天上雲霞捧五城聖主宵衣正求治定應前席問蒼生

寄李公子敬忠

老來無夢挽雕弓厭晚優悠野客同夜雨山畦瓜蔓綠春風金埒杏花紅家庭自享兒孫樂廊廟寧忘紀稱功借問丹砂燒已久幾時雞犬入雲中

送都司王掾

宋朝丞相好雲孫相見吳興水郭門楊柳早春張緒面梅花殘雪孔融尊論兵屢得元戎喜草檄曾為戰士恩今日東南烽火靜早舒八翼和天閣

丘吉 字大枋號執柔道人吳興人

登鼓樓

百尺高樓霄漢間登臨詩思落塵寰吳淞東去皆連海天目西來總是山霜露五更催鼓角關河千里控荊蛮憑闌手可扶紅日惟待剛風送珮環

城南飲餞蘇秉衡

汀尊亭下泊吟蓬無數青山在眼中醉筆題詩蕉葉遍夕陽催酒玉瓶空鳧鷺洲渚三時水楊柳江天五兩風明日重尋嘉樹傳蓬萊回首海霞紅

稿樂為鄭公允賦

嘉樹新裁已作行侯封千戶類龍陽壁窓寒實金丸重落指秋繁玉乳香陸績袖中湘浦雨王家帖裡洞庭霜仙人此樂誰知得葉浸銀牀樂味長

鄭公謹菊樂

佳菊多栽徑不荒地偏一室似柴桑甘泉味裡千年壽白酒杯中九月霜袖拂晚香憑竹檻座迎秋色放繩床葛巾掛在涼風裏日與隣翁醉不妨

慈感寺潮音渡

臺殿深沉大士家門前流水浸金沙神龍夜遶栴檀樹鸚鵡朝飛小白花曾說木林如桂楫安知蘆葉似

星槎世音不與潮音別靜聽何須到海涯

鄂王墳

鐵騎如飛入霧雲寧知社鼠妬元勳未興漢業勝諸葛先死吳門數伍員南國有人論歲幣中原無日見官軍一坏青血西湖地古樹寒花幾夕曛

遊西湖三竺

西風衫袖拂烟霞小轎昇來穩似車三竺山藏金粟影兩峰天落紫蓮花殘雲落日將軍墓鶴怨猿啼處士家惟有湖頭春色在紅舷烏榜載琵琶

九月十七日入城

百里行裝趁曉晴瓜皮艇子一鷗輕卸帆舊館午風靜濯足苕溪秋水清野渡菰蒲霜萬葉夕陽砧杵淚千聲遶花莊畔停橈晚月色紛紛已滿城

苕溪歸隱 為方廷獻賦

戴老烏紗鬢欲斑要將簪笏照家山芙蓉幙下官銜在杜若洲邊釣艇還藥杵夜和紅雪擣松窗春帶白雲閑華勛已有青緗著莫愧參軍語帶蠻

蓮洲清趣

青菂何年種不收芙蕖一夏滿滄洲千層翠葆瑤池雨十丈紅衣玉井秋霜藕入盤璃片冷碧筩呼酒綠香添鶯燕湖上涼風裡滿眼詩情坐綠舟

謁李少府

囊底飛蚨去不還柴門謝客帶寒關湖田稅盡秋雲在山碓舂殘夜雨閑懷刺幾年衣尚白憂貧今日鬢先斑君侯解借扶顛力幽谷田春一笑間

趙文敏公墳

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衣冠藏土壤千年辭翰落江湖秋風白鶴飛滄海夜雨銅駝臥綠蕪今日吳興山水裡尚餘光彩照吾徒

寒食見雪

寒食山川萬卉香東風驀見雪飛揚春垂作影欺胡蝶端樹吹花妬海棠只許卷簾看瑞色何須除道踏春陽風流已被東君誤憑仗羊羔入醉鄉

送真講師住下天竺

塵拂烟霞入亂峰招提真在化城中說經僧過寒扶錫聽法神來花滿空龍氣曉噓靈鷲雨鐘聲夜度浙江風杜陵近有新詩句明日當來問已公

蠶菴 為沈孟淵賦

蠶蔟國裏結珠籠過盡東風雪未乾玉蛹吹開圭竇小金蛾飛入甕天寬冰絨織緒春無際香絮蒙頭夜

不寒留取獨綸三百尺明朝更約吳漁竿

鷺鷥

柄蒼璃剖雪瓤天然屬玉素咽長窺魚影落金波
月泛蟻香融玉羽霜西塞飛來春雨細箕山浮去晚
泉涼詩家自有滄洲興不待紅螺刻羽觴

和沈公玑晚涼即事韻

晚涼一榻寄垂楊有賦何須獻未央時宰不知顏駟
老世人皆喜令君香井花碗碧浮瓜冷荷葉筒深瀉
酒涼吹徹鳳笙華月上五湖烟水正茫茫

和陳司訓九日登夔山臺韻

兩袖涼風上露臺江山滿目畫圖開酒邊人與黃花
瘦塞上秋隨白鴈來萬里關河分境界千家樓閣住
塵埃倚闌回首青霄近欲賦慙無王粲才

贈幻住寺砥公

祝髮曾傳無垢衣名山隨處結禪扉樓臺金粟三千
像雲水芒鞋箬一機簾外雨多龍洞近屋頭松老鶴
巢稀經函留得中峰蹟千古靈光照翠微

贈錢恒軒老綉衣

賢郎龍節桂青天嚴父聲華雨露邊紅繡豸衣閑御
史烏紗鶴髮老神仙菊邊杖屨雲三徑柳外笙歌月

滿船社散詩壇人不到清風一枕北窗前

贈雲水僧西江文公

十年行脚兩
京都黑業分明一點無東土肉山千里錫西江烟艇一
枝蘆春風衣裓花長散夜雨軍持水不枯見說故山
松樹老莫教霜雪上頭顱

醉航

小棹蘆樓載麯生不勞荷鍤倣劉伶一篷花氣眠初
穩十里雷聲喚不醒壺裏乾坤青玉甕枕中名利白
鷗汀起來一笑東風裏眼底何人識酒星

天影閣

地鑿方池放碧天直移兜率近簾前星沉雲母屏中
碎月落菱花鏡裡圓洗鉢每驚諸象動推窗欲礙老
蛟眠吾教惠遠當年見不向東林種白蓮

留別昆湖錢允言

舟趁寒潮江上過芳塵香裏聽笙歌故家喬木春風
滿高閣朱簾海氣多葉剪芙蓉催醉葦杯飛鸚鵡送
金波多情一笑戍詩社慚愧狂夫兩鬢皤

錦香亭 為錢允輝賦

天落蓬萊一島青風流都屬錦香亭碧桃款檻春深

力瑤草栄增地有靈竹化白龍碧霧濕池藏金鯉綠
波腥洞門時有仙人過吹得簫聲與客聽

凝雲閣

一氣鴻濛若未分水精簾影隔紅塵金柯玉葉簷前
夜柳絮梨花榻上春洞府有門通杖屨覓天無處著
星辰幾廻臥醒空山夢却憶希夷是故人

延清樓

風滿虛窓玉女凉晴光都在座中央三千色界開秋
景十二朱簾卷夕陽池上青山移海嶠溪邉脩竹隱
蕭湘仙人坐變中天月夜夜吹簫引鳳凰

登虎丘

雙展飛来入畫圖瓷王宮殿白雲扶簾櫳日煖開滄
海鐘皷風清落太湖鴈塔毫光紅舍利山壁靈氣玉
於菟闔閭寳劍知何處留得空池卷轆轤

題水磨圖

萬疊青山綰髻丫何人琢玉磨烟霞春泉濯濯三江
瀉天皷逢逢萬鬼撾山竅鑿空呑玉粒冰輪碾縫落
瑤花不知崔亮當年事便得蒼生有幾家

送李明府之上海

茗水戰殘小院松飛鳬又過五湖東門前海氣千家
雨枕上潮聲十里風野雉馴飛棄葉綠山龍閑卧杏
花紅黃紬卧起無公事自有餘情付爨桐

和姑蘇劉工部呂無題五首

落花空怨五更風江水無情日自東只解詩中嘲阿
軟寧知花裡活秦宮進来荔子枝猶綠洗去胭脂并
尚紅多少風流多少恨玉笙吹斷月明中

又

夢覺揚州十載餘荼蘼花下閉門居吳娃顏色花無
敵漢國山河錦不如碧漢無橋能度水玉關有鴈可
傳書蓬莱雲外諸仙在乞與飛璚學步虛

又

轆轤綆斷玉瓶沉雙鯉無書碧海深別夢吹殘吳苑
笛愁腸敲斷漢宮砧病来眉淡波斯黛老去屏閑孔
雀金不及浮雲能自在朝飛暮散却無心

又

玉樹歌殘譜不存春泉空瀉洗頭盆絳桃成子花無
色銀燭燒心淚有痕南國青春欺客鬢東風芳草怨
王孫風流已逐紅塵化空有琵琶寄斷魂

又

夜深露下絳河寒牛斗星高得仰看虞草尚知歌儛

慨湘筠空濕淚闌干傳書何處尋青鳥寫韻當年失
綵鸞回首冰山渾不見東風吹老肉臺盤

錢塘懷古

鳳凰山色老秋風萬户笙歌落照中鐵甲屯江潮不
上天星落海地俱空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
土同惆悵錢塘江上月年年荆棘照遺宮

玄妙觀悅清堂

嬉嬉顔色帶春風喜住烟霞境界中天上飛來靈寶
地人間化出蕊珠宮經薫脉望香爐煖火吐芙蓉蘂
竈紅吹徹玉笙人不到閑呼鸞鶴下蒼空

登四安南華山

吳興西去有桃源鷄犬入家住紫烟一水似斜蟠陸
地萬山如鳳舞青天樵童捻集城邉市鹽賈多來海
上船罷好南華峰頂立風塵滿目見桐川

湖海觀風　為章行人賦

九重關外下旌旗雲擁輶軒驛路遲縱誦聲中鼙鼓
歇星河影裏使槎移百年人物春秋筆千里江山錦
綉詩明日民風觀已遍佩聲歸到鳳凰池

和韻贈天寧璬公

說有談空也自如清風明月與誰分詩人鍊句推無
本童子念禪重德雲萬里鉢衣西土至六時鐘磬下
方開相逢頗結東林社慚愧淵明好麯君

雪溪漁者　為燕秉衡賦

白鷺無影玉埋春六合鴻濛路不分天女舞風花作
陣江娥剪水浪飛裙武陵夢去千家月剡曲歸来兩
岸雲釣罷一蓑寒正重客星何處照斯文

題横幅小景

遠岫堆青雨有痕漁梁農屋小溪分白鷄谷口霜催
栗黃鶴樓前水鍊雲花暗無人尋石丈風停有客聽
桐君不知阿對泉頭路杖屨誰穿豹虎群

南山幽居

黃茆矮屋翠微中徑狹不容車馬通豹隱顛崖春有
霧虎眠深谷夜無風松間木客啼空翠花底山童掃
落紅未信仙家滄海隔烟霞窓户即崆峒

唐道士蒼雪軒

不煩滕六下瑤田細片長吹紫玉顛蝶影亂飛玄鋌
地端花暗舞鬱藍天曾迷皓鶴飛湘渚又送蒼龍起
蜀川三尺擁門深不掃經春留得護苔錢

弔顧□和墓

臨風下馬振□□采弔雲和令尹墳山作鳳形飛野

水路從龍耳入秋雲黃腸袍笏新苔暈石碣功名古
篆紋今日登臨思無限淵襟清淚立斜曛

劉宗文瞻巘堂

先人埋玉有山林孝子雙瞳掛綠陰五色烟霞今日
淚數行松檜百年心鶴聲哀霧雲長在龍耳開來土
已深從此不須登屺岵赤闌干畔思沉沉

弃遠貢鶴谿

一朧仙胎落瘦頭每垂玉羽濯春流夜尋客夢隨書
舫曉避茶烟近釣舟珠樹天空遮落月荷花風淡若
耶秋明朝載得吹笙伴更向瑤臺汗漫遊

張道士霞紋螺杯

螺江神女老精魂留得蒼璃一殼存雲冥隔霞秋有
影方諸含月夜無痕風生玉竅龍驚吼酒入珠胎海
倒吞異物人間藏不得合陪仙客醉崑崙

呂山花園池亭

錦繡堆中著暢亭香蘭芝草雜春青黃鸝庭戶吹笙
漩金鯽池塘洗硯腥綠蟻不空銀鑿落雕闌長護玉
娉婷何人為倩夸娥力移得東湖小洞庭

寄劉邦彥

慚愧無璚報木桃論交惟覺醉醇醪昔年公幹名先
重今日相如賦最高酒畔吳歌紅線毯袖中書字紫
霜毫風流一丈在諸公上日日題詩付薛濤

寄陳用和

儒素涼衫白苧秋青年標格最風流作詩我愛李長
吉賣藥人稱韓伯休琴匣掛雲藤蔓屋書船載雨荻
花洲德星只在湖南地明日重來覓太丘

送程府公致事

鏡裡俄看鬢雪侵考槃才賦即投簪知章已上歸湖
舫疏廣當留買酒金纖履青春花墅外桃笙晴午竹
窗陰西吳尚有棠梨樹不剪蒼生萬古心

秋興

長江東去火西流節序催人易白頭梧老鳳凰枝上
雨稻香鸚鵡粒中秋山林人物思王霸廊廟風姿愧
馬周落日蘋花何處採幾家漁屋寄滄洲

悼沈都紀自誠

玉簫吹徹夢魂殘服盡靈砂不駐顏一夜青螺歸海
嶠百年紫氣斷函關香消華月松壇冷花落東風玉
洞閑回首弱流三萬里珮聲何日到人間

送金陵鄧華

儒雅風流屬俊年龍江千里泛歸船青山無雪梅花

後細雨生寒燕子前吹入綺羅人詠玉醉吟風月酒如泉明朝想到金陵地隨意看花

御水邊

寄金中書選

長楊撤垣有小星青年先躡鳳凰翎內家衣賜春羅紫太乙藜分夜火青錦誥撰雲書法古爐笏寫影華花靈幾回退食收封事滿面

龍光出舜廷

寄陳編脩秉中

文章曾喜中青錢載筆先登

兩露邊上苑探花金馬客中官賜酒玉堂仙銀河夜直垂三殿紅日春朝過八磚今日故鄉山水重溪翁野老亦增妍

謝具長老送小菖蒲盆

多年珎物貯禪居原是西方小鉢盂鑿破白雲開臟一蕩直移滄海種龍芻一杯甘露分天上萬斛清風送座隅不特書窓明俗眼解催詩思惱臞儒

戊寅年初度日

甲子俄驚一遍過儒衣零落世情磨鏡中白雪詩類老醉裡青春酒債多兩袖風塵新歲月五湖烟雨橋

漁蓑親散入二旬勞在吾徜松楸淚眼何

壽岳府公

使君不與列仙癯自是清朝玉一株兩浙文章歸大郡三吳保障得真儒銀罌霞氣封春醞石鼎松聲煮雪腴摘盡冰桃身不老黑頭

天上秉鈞樞

寄劉工部子鍾

纔洗皇華節上塵幾含雞舌聽絲綸露涼仙掌金門曉火煖香爐晝省春太液柳風迎

玉佩瀛洲花雨送雕輪狂生難和陽春曲徒向江南唱白蘋

鐵松 爲懷用和賦

骨節稜稜古大夫何年歐冶鑄昆吾天驅雷電開爐鞴雲擁蛟龍作範模針葉每磨山雨細戟枝不帶土花枯堅剛百煉真梁棟遮莫塵埃不敢污

挽武塘姚夢草

不上安車鬢欲斑烟霞長鎖綠蘿關百年生計琴書裡一代詩名天地間醉李花殘鳩杖棄武塘雲冷鶴舟閑衣冠化後松楸在占得東吳數畝山

戲和李學士賢玉堂賞芍藥詩韻

紫禁開花壓衆芳揚州萬蕊却尋常雲中瑞露仙人
掌鏡裡穠華玉女粧畫熳仙顏醺獺髓春潮宮額洗
蜂黃天葩不是閑花草宜與諸公侑羽觴

桂岩 為姚廷輔賦

鑿破烟霞種玉柯叢生不讓小山多月来岩上十分
滿秋到花邊一半過鄰氏昔年登玉闕竇家今日住
林阿不須更到蟾宮裏自有黃金粟滿坡

丁玉川四景山水

峯近青天落翠鬟仙人岩壑寄雲窩山村紅曙花邊

早水榭東風柳上多短杖鳩頭穿野徑小橋虹影壓
春波鳥聲只在闌干外催得斜陽入薜蘿

又

芳樹擎空翠幾幢小橋流水玉淙淙山家雲重長垂
箔水館風多不置窓雨歇燒痕青送馬晚晴嵐影綠
沉江鄰翁日坐能逃暑更有松花滿玉缸

又

萬里星河共一天西風入夜掃湘煙山家月色梧桐
裡水國秋聲絡緯邊渡海無舟尋弱水開雲有玉種
藍田身閑不作功名夢只辦新豐貰酒錢

又

端花一夜滿神州凍合江河欲斷流夢遶梨雲藏紙
帳寒催羔酒入歌樓鶴邊珠樹看無影馬後銀杯散
不收萬里模糊天一色却從何處望瀛洲

吳潛山孝春退脩卷

躡遍仙凫鬢欲斑歸来猶道未須閑青春種藥畦長
灌白晝看書户不關楊柳春風陶令宅薜蘿涼月呂
蒙山秫田米老松醪熟相約耆英日往還

哭王逸人興宗

短髮蕭蕭歲月磨少微一夜落烟蘿笻枝跕斷行春

路松菓煙消煮藥鑪高士幾年林下少故人今日土
〻多流清軒下溪風裏愁我憑闌淚湧波

題青紙金蘭

紙錄羅紋海網腥彩毫揮出鳳凰翎金波洗骨千枝
濕藍汁挼雲滿地青錦瑟秋風湘女怨滄浪明月楚
人醒風流一落飛騰手多少餘香遶謝庭

贈妓

兩娃同出小風流妙舞東風力尚柔樂句手擎紅象
齒陽春聲出彩鸞喉脂凝素口櫻雙點蛾飽羅鞋月
半鉤今夜彩雲何處散夢隨明月下西樓

丹井

梁代仙人煉歲華海虞山下鑿烟霞銀林緑帶梧桐影藥火紅開薝蔔花聞說精陽曾有術馬知勾漏已無砂一泓雲液千年在留與山廚日煮茶

顧廷舉天光雲影

赤闌干外水溶溶上下雲天一鏡中若木影藏雲毋障梨花夢入水精宮秋清河漢垂滄海夜靜魚龍臥碧空千載玉壺冰不滓清光長得照簾櫳

午時用醉窩

一窩春色煮醍醐日日陶然醉不蘇拍手不知壺子
唉下皆長倩玉人扶生前歲月歸孤枕身外功名付一壺滿洞白雲眠正穩鄰翁挈榼又相呼

客舍中秋

老兎當秋魄有光可憐隨我照殊方鄜州緑霧雲鬟濕鄂渚清輝白苧涼琥珀杯中吞玉色木犀風裡嗅天香醉餘忽有還家興欲借姮娥白鳳凰

送李道士還金陵

天風兩袖出金陵秋水蒼精佩七星振珮曉鋪龍虎地吹笙夜躡鳳凰翎裀皮寫字雲無跡石鼎聯詩筆有靈早晚又歸玄圃去碧桃花下讀仙經

挽周處士

青精日飯駐紅顔卧穩琴川雲水間一夜夢魂飛碧落百年詩骨寄青山蒹葭秋雨書船老桑柘春風酒社閑今日朗吟亭畔路杖藜無跡草斑斑

夢感椿萱　為梁文顯賦

椿老萱殘歲月徂一宵清夢忽相呼蕉中不道能藏鹿膝下分明可弄雛夜月香魂新枕穴春風壽酒舊銀壺覺來腸斷虛窓下清淚涓涓眼欲枯

南湖勝槩　為天寧寺僧賦

叢林千古占嘉禾窈窕三門入薜蘿龍象地高金側
布鴛鴦湖闊鏡新磨空中有影天花近庭下無塵寶樹多早晚當來遊勝槩相尋支遁說維摩

東莊八詠　為懷鐵松賦

釣魚所

萬樹垂楊翠色團峨峨磐石倚脩湍坐空滄海霜千曉釣盡黄昏月一竿渭水沉沉璜玉隱桐江渺渺客星寒緑蓑青笠長年事卧占烟波一榻安

觀蓮亭

亭上開窓倚曉涼芙蓉鏡裡見新粧凌波仙子紅羅韈步月江娥紫錦鞋斜日一川開壽色好風十里送

秋香吳娃艇子尋常過手整蘭橈唱夕陽

清風欄

開屋玲瓏傍水涯清風滿座不須遮曉過紫陌花香度晩到雕簷柳影斜涼送桃笙鋪北牖燒催胡蜨夢南華南昌千古陳蕃物却在鴛湖高士家

白雪窩

滿眼梨花凍不飛一窩寒氣玉成圍壺天潔白雲無影洞府虛明月有輝夜靜孫康披卷坐曉寒和靖得詩歸幾回偃卧書床上過客從嗔自掩扉

載春舫

沙棠十丈蠹紅舷日載青春野水邊夜月琵琶桃葉渡東風蘭棹柳絲烟一篷浪影搖歌扇兩岸花香送舞筵落日舵樓殘醉在維梢相伴白鷗眠

耕雲堂

迹燒耕殘草一畦晴雲漠漠近人飛風清笠頂棲箬狗日暖犂梢掛白衣靉靆一天春曉出悠揚滿袖晩涼歸西疇農事明朝徧老瓦盆邊卧竹扉

栽桑園

閑圃栽桑近對田望來千樹綠雲連低沿莘氏溪邊兩高覆羅敷陌上煙紫椹未乖初夏日冰蚕先熟蔟

春天喜看蠶勝飛采霧墻下涼陰正欝然

採菱灘

八月紅菱老可收人家歲計滿滄洲溪深越女多移棹水淺吳兒不用舟属玉飛來雙岸雨鴛鴦棲盡一灘秋湖南繞似西陵渡落日吳歌處處謳

冰壑 為姚江夏廷璧賦

嚴凝寒色滿乾坤萬壑層冰凍有痕山窟結成雲母骨陰崖生出水晶根千年殘雪長留地六月炎熇不到門熱惱于今都去盡也須吹律煖春溫

浮蓮 舟名

十丈芙蓉太乙舟鯉魚風裡蕩中流半逢白露耶溪夜一瓣紅雲玉井秋荷葉補帆飛碧落藕絲牽纜出滄洲晩涼載得吳娃去咲剝蜂房送酒甌

岑琬 字公琬號雪崖姚江人

到京

驛路三千過百城五雲飛霧入神京紫微垣近山河壯黃道天開日月明千載華夷歸正統萬方民物頌昇平來朝準擬朝金闕今日鴻臚從寫名

早朝

布衣何幸謁
金鑾閶闔門開曙色寒虎拜齊趋雙闕下
龍光高照五雲端香風合殿飄金鼎爽氣中天逼露盤
忠孝關心無以報願傾葵日蘗衷丹
寄姚桂軒
鑑水東歸歲月遥金臺北望路迢迢魚龍變化歸滄
海鵰鶚飛騰上碧霄金榜名題天府日
御爐香散紫宸朝璃林讌罷從容處花暖鸎啼馬正驕
賦鐵松卷
移得徂徠一盎青玉岩常有翠濤聲高枝烟雨蒸陶

出老幹冰霜鍛鍊成千尺風標難屈撓百年頭角自
峥嶸月明何處吹長笛玉露溥空鶴夢驚
宿周治中宅
一丹心猶在鬢初斑
詔許懸車樂㬥閑千尺釣絲飛綠水一枝笏板對青山
草庭雨過春如洗竹戶雲来晝不關今夕相逢重話
舊玉尊傾倒月明間
與魏二尹廷用宿西水驛
昔年
京國共遊遨醉李相逢駐客舠陶令未辞新綠綬范生

獨憑舊綠袍細看詩稿知官况更喜烏臺有鳳毛麟
倚西樓仍共被不知湖上月輪高
送友人之金臺
紅亭綠酒柳條新一曲驪歌秀水濱草色望迷南浦
雨鶯聲啼到上林春車書一統當
昭代胥溪相逢有故人觀國歸来須及早倚門還念白
頭親
喜陳太常蒙菴致政
功成早見拂衣還棄梓逢迎一咲間白髮無情催我
老

皇天有意放君閑移舟夜載溪南鶴挂笏春看海上山
最喜賢郎居日下朝朝青瑣點朝班
得春樓
向陽溪曲畫樓開先得條風到九垓南國黄鸝穿樹
下東家蝴蝶過墻来江山拱秀供吟筆羅綺生香送
酒杯白日倚闌吟未足素娥催月上瑤臺
寄胡九成
故家文物獨賢勞况復連枝總俊髦堂上兲雖椿樹
老軒前鳴鳳碧梧高調琴白雪飛烏几灑翰玄霜落
綵毫我欲東遊尋舊社西窓剪燭湫春醪

贈胡易直松寺讀書

日日高堂奉壽觴又從蘭若讀遺經秋深竹雨燈前落夜半松風枕上聽齋罷謾酬支遁語酒邊休學次公醒明年早脫螢窓跡飛上青雲躡鳳翎

贈友人

朱顏綠鬢地行仙烏帽龍頭富貴年騎馬東風消白日畫船春水坐青天山童捧硯催題竹溪女穿花唱采蓮越客難忘詩酒樂夢魂長遶柳溪邊

送孫德馨會試

燭湖家世舊儒宗挾策飛揚入九重擢桂廣寒蟾似玉看花上苑馬如龍瀛洲步入雲端路長樂聲催月下鐘咸世功名從此始高岡鳴鳳正雝雝

送人遊金陵

金陵佳麗自天開才子觀光上國來蘭棹春流桃葉渡玉簫明月鳳凰臺江山歷覽詩千首冠蓋相逢酒一杯頃刻秋風涼意動東歸

同倚讀書堆

挽楊盲叟

舜水奇才獨老成市塵高隱不沾名潛夫舊日曾成

論月旦今來不可評鶴唳海天催夜色猿啼山月帶秋聲草玄亭上重相過老淚潸然便濯纓

留別懷鐵松　二首

下榻西齋酒半醒雞壇不改舊時盟暮雲已作春霖色今雨猶如舊雨聲承寵烏紗

天上賜無情白髮鏡中生百年良晤都來幾携手河梁未盡情

又

何用生封萬戶侯儒衣高隱相湖頭詩家風月千年在賓館琴尊數日留越女烏絲花下寫吳船紅炬夜深遊及時行樂休孤負容易霜飛鏡裡秋

挽章侍郎質菴

中外同嗟殞國琛生平勳業著詞林四朝壯闕皆承寵兩使南交不愛金滿眼故人俱墮淚題碑太史亦傷心稷山回首佳城在烟月朦朧不可尋

孫詢　字廷言號東溪武塘人

過大馬嶺偶值立春

臘月廿三攔馬嶺[illegible]沃我病中身沿江猶識去年路為客忽驚今[illegible]不留金勒馬梅花爭笑白

頭入棹材乔職悤無補本刀走紅塵過五旬

一鶴軒

飛下天壇雪影孤曾傳書札訊麻姑曉窺松院因尋伴夜度芝田不引雛夢遶坡仙遊赤壁步隨清獻入成都不知華表歸来後城郭人民似舊無

遊句漏洞

肩輿曉度児門關又到句仙洞府間藤蔓已荒今日路丹光猶照舊時山神鮫作雨潭雲黑仙客題詩壁蘚斑最是坐来寒氣重卅身渾不在塵寰

題春林曉齋圖

海日曈曈約早霞無邊春色望中賒曉風吹練橋頭柳晴霧蒸紅洞口花人起山窗聽野鳥僧閑禪屋看林鴉何時得遂幽棲志杖屨来尋隠士家

王惟 字栢琛號拗齋四明人

過太湖

平湖一棹發朝暉浪激蓬窗水濺衣柳外沙晴玄鶴下洞前雲煖白龍歸人皆天上求飛鶴我獨山中学採薇不道鴟夷何處是欲尋遺跡共棲依

寄頼僧官

憶講維摩住寶坊抄攤樹下借清涼霜前聽撃催僧鼓月下看燒供佛香惟我最知齊已德從人皆咲杜陵狂别来好夢何曾断百里長飛雪水傍

慕春次友人韻

朝来俯檻惜芳辰無奈流光急去人揷柳繞經三月節看花又過一年春吳中烟水陶情久越上雲山入夢頻多謝知心慰寂落每將佳句托冰鱗

寄沈孝祥

去歳辞君三月三野人留我住山南清泉細竹黄沙塢小洞幽花白石岩煖室晴雲籠紙帳矮窓陰霧潤蕉衫酒邊昨夜思君切欲向江頭再理帆

中秋憶吳廷珪

秋満瑶空夜未央美人何處醉傳觴烟霞城郭山光霽風月樓臺水氣涼簾卷桂花香満席屏開梧葉影侵床㸃蕭吹断霓裳曲鶴在遥林夢正長

秋夜書懐

破窓燈火冷淒淒一榻空齋抱影棲愁断關河千里鴈夢回風雨五更雞田荒故國蒼苔遍路接長亭碧草迷歎息此身緣底事十年蹤跡若東西

贈馮廷珪

買得園居二畝寛丹房石室小蓬山月籠夜影花三

送溪帶春陰雨一灣野篆燒殘書榻靜仙茶收後石枰閑何時鍊就紅爐雪乞我刀圭養病顏

贈徐用理

吳門煙水老棲遲萬卷殘書兩鬢絲半壑襟懷同鶴隱五湖蹤跡許鷗知晴窓明月梅邊易小徑清風竹上詩采得群英珠玉齡功名猶得著清時

送袁以照還姑蘇

無意溪亭看白鷗卷衣依舊向蘇州錦囊乘醉收詩句黃帽謳歌送綵舟楓葉暝烟沙渚晚蘋花涼露水塘秋到家好獻長生酒親在高堂半白頭

松菴

萬樹寒雲壓屋牙半天風雨鬧龍蛇誰知江上郎官宅却是山中宰相家果浸清茶敲夏子餅圍香蜜和春花長材付與工師去一柱明堂架彩霞

挽嚴碧梧 卒於途

春田腐草氣將蘇玉樹誰知却早枯吳下十年鄉夢斷遼東萬里客魂孤鶴歸夜月悲滄海鳳去秋風怨碧梧今日漁竿溪水上半裘無處覔狂奴

唐廣 字惟勤號半隱湖州人

登道場山

山徑風微不起埃肩輿飛上白雲來峰前盤石空中坐天外朱樓鳥背開佛刹有門通㮈苑仙家無處覔蓬萊憑君且盡登臨醉抱取琵琶教善才

吳氏園亭宴集

小結園亭不置窓亭前留客玩群芳東風綺席飛鸚鵡細雨雕闌看海棠綵筆揮雲詩就早晚鴉啼樹客歸忙蓬萊已在塵寰裡何必吹簫跨鳳凰

郡學與諸友賞雪

滕神行地野雲低水剪梨花萬徑迷叢木亂飛銀蛺蝶小庭寒擁玉狻猊絲毫有賦題梁苑蘭棹無舟放剡溪今日煖寒文會裡羊羔一飲醉如泥

金臺秋夕

絳河風淡不生波吟坐長停小扇羅金井氣清梧葉瘦玉堦雲淨月明多露華涼沁仙人掌霜信寒催織女梭腸斷江南未歸客衣寬白苧向誰歌

劉英 字邦彦杭州人

與吳西疇西湖飲別

有約来登湖上亭一天詩思集疎櫺東風草色鷗邊綠落日山光鳥外青紅袖舞来花欲咲銀罌倒盡客忘形抱琴行樂吾儕事莫待蕭蕭兩鬢星

春興

一天微雨送清明歳歳逢春不快情近水人家多養鴨依山樓閣早聞鶯子規不用黃金鑄頳駟空嗟白髮生惟有東風一尊酒朝朝相對樂閑傾

又

愁来翻自怨青春頼得朝朝酒半醺學劔未能除白帽看花何必襲紅裙征途車馬雞前月野館房櫳烏外雲回首可憐行樂地黃鸝鶗鴂正紛紛

和唐半隱九日

江頭無事踏雲還慙愧江南大小山到手光陰難把玩側身天地未寬閑每瞻烏鳥空蒿目相對黃花有汗顔一上高峰今古意十千沽酒不須慳

張淵 字子静號夢鶴吳興人

送岳郡侯

一鞭紫馬上長安祖道紛紛送衆官山帶清霜消樹影風隨白鴈送江寒九重霖雨君王夢千里旌旗野老看惆悵吳興清遠地謝公何日重盤桓

秋思

西風昨夜起秋林剪斷孤亭倦客心夢裏烟霞三畝宅淚中江漢五霜砧山妻莫看張儀舌野士難圖郭隗金唧唧草虫如解語燈前續得短長吟

秋夜自歎

百里家山三夢遊緇塵滿眼一貂裘江湖自作幾年客風雨轉驚今夜愁病鶴籠中猶洗翮雄龍匣裏自吟秋相逢莫咲長寥落猶恐烟波未可留

友雲

白雲吾與尔相親日日西窓對榻頻霄漢不為翻手雨山林同避化衣塵尋常夢宿陶潛屋縹渺如依鮑照鄰待得臥龍生翼去相期同與入天津

遊東岳宮

數載江湖一葦浮洞天清處得頻遊茅君有酒能延

客杜甫無家不起愁落日樓臺吹鐵笛西風鸞鶴下
丹丘回頭身在紅塵外滿地松花付水流

送友之金陵

楊柳寒多金縷稀金陵去客遠依依一江急雨留詩
舫千里長風上布衣莫愛高樓歌窈窕當知幽室嘆
伊威青雲若見平生友道我山中日采薇

和吳廷珪九日登望湖亭

天末孤雲日日飛此身江漢復何依青蛾舞雪愁何
在白鴈將霜来自稀若使尊罍長對菊不妨舟楫久
生衣望湖亭下明年會請看蜉蝣是與非

方謨　字邑言湖州人

送吳懷壽伴弟懷玉赴會試

難弟觀光上
帝鄉難兄買棹趣行裝江南日暖冬無雪薊北風寒夜
有霜雲水碧天鴻鴈度烟花紫禁鳳鸞翔明年歸報
泥金帖橋梓門墻倍有光

江山勝覧卷

雲路功名未可攀且從湖海縱遊遨吞蒙鳥道雲千
里楚尾吳頭水一篙篋裡琴書非俗事囊中風月總
詩豪明朝更到稽山下相伴任公釣六鰲

過姑蘇有懷

閶閭城外水連天詞客經遊記昔年試劍池空人去
遠館娃宮冷月長圓驚花野寺朝携酒漁火江村夜
泊船明日片帆歸路近落紅飛絮滿苕川

送人之官

酒盡沙頭雙玉瓶陽關三疊醉中聽蒲帆帶日投秋
浦江月隨人度晚汀三峽雪消吳水綠九華山入楚
天青到官莫道催科拙自有聲華達
帝廷

題樂清軒

懶慢無堪不出門但令頭白老人村烟霞咲我詩成
癖衣帽從渠屋漏痕鴻鴈冥冥葭菼白江湖渺渺月
波渾一歌漁父滄浪曲青瑣鵷班斷夢魂

吳越勝覧

斧鉞光輝照浙河坐令恩澤下滂沱山連吳越秋威
重日出東南海氣多天竺有靈長霧雨鏡湖無主自
風波詩餘忽起蓬萊興欲向青雲振玉珂

蘭室

堦面幽蘭發幾苞國香日日散書巢燕姬枕上嫌羆
夢楚客江邊亦汝交不道乾坤同此氣可憐荃蕙化

為茅宣王〻一曲多情甚聽取瑤一个月下操

怡雲 為僧賦

高僧取愛白雲閑茆屋和雲住一間拄頰不勞天外望卷簾長見隴頭還風来衣袂花成雪龍出軍持雨滿山一片野心渾似我懶隨俗客下塵寰

影波軒

華屋層層溪上頭中流有影礙浮鷗窓開雲母屏風曉簾卷菱花鏡子秋泉客織綃機杼近江妃踏月珮環留我来醉倚闌干畔咲看紅鱗擁釣鉤

寄徐公子遵誨

禁城西畔草堂幽萬里歸来已白頭我愧遠孫驅衛霍詩壇老氣壓曹劉千金舊醉青樓月一劔曾横紫塞秋却羨伏波猶矍鑠不妨談咲覓封侯

遊春

黄鳥嚶嚶啼水東柳絲千尺繫春風清溪小舫載歌舞滿郭好花能白紅有酒莫辭今日醉何人却是百年翁請看數畝王孫宅芳草凄迷夕照中

瞻雲

眼底孤雲自在飛故園茆屋傍斜暉可憐江漢俱萍跡未遂山龍上衮衣車蓋每從天上見梨花聊作夢

古林卷上　八十

中歸倚門望政為霖雨千里鄉枌亦有輝

莫葳 字用恒海萁人

秋日書懐寄崔揔戎

河橋一別柳初垂又見黄花滿故籬落日江樓王粲賦秋風茅屋杜陵詩關山有望天皆樹歲月無情鬢欲絲見說東南烽火静轅門正是異眠時

聞四明姚經府有督工海岸之行

憶別江亭柳色青風雲萬里破滄溟已依盖箸看秋水又泛靈槎作使星海上射潮磨鐵箭船頭邀月倒銀瓶功成想到黄堂日我亦當来謁謝庭

挽人母

共惜萱花蕤露晞瑤池應駕紫鸞飛正期列鼎榮甘旨無復高堂戲綵衣口澤不堪愁裡見音容長想夢中歸賢郎追慕情無限淚洒西風憶斷機

送王郎中之京

春風仙佩步瀛洲山水徽茫樂勝遊名世才華宜官達清時人物獨風流中天日月開黄道上苑烟花拂御樓遥想衣冠趍觀罷又承
恩澤鳳池頭

古林卷上　八十一

沈祥 字[?]祥 湖州人

送陳[?]軒陝西校文

手握文衡作勝遊涼風滿西向西周文章過眼三千卷山水行程百二州草色遠迷關外雨槐花先落馬前秋若溪明日留詩社待子歸來泛玉舟

客中九日

江上西風送早寒興來聊取客中歡思家南郭瞻雲立借菊東籬把酒看短鬢不吹彈脫帽白衣猶著遊賢冠故鄉詩社登臨處此際銀壺酒未乾

寄陳仲手

千里

金臺望眼勞故人薦價動時髦儒林舊著楊司業詩句新傳何水曹霄漢九關開虎豹滄溟一水截鯨鰲不知雷雨飛騰日波湧三山幾許高

靜菴

舊居城市厭輪蹄移向山中得穩棲地積蒼苔宜鶴睡門陰楊柳佐鶯啼倦聽剝啄慕長廢不耐吟哦句懶題珎重鄰僧知此意每來閑坐夕陽低

江湖勝覽

金尊綠酒木蘭舟是處烟波得稍留

坐秋風湘浦月中遊半生知己青萍劍千里相隨紫綺裘猶道仙源行未到幾回飛夢過瀛洲

奉寄執柔先生

咫尺高居久不逢學詩安得近詩宗徒懷謝夢池中草誰助湘靈江上峯吳下書生慚奉倩荆州人物重元龍明朝欲立程門雪先得操蓮撞巨鐘

樂清用劉工部韻

一塵不到小軒間城市渾如海上山慣看星河便夜坐不辭花柳得春閑酒能留客杯長滿詩恐驚人債未還此外漂然無一事只愁聲譽動

朝班

陳鑾 字庭和

影波亭

好客開軒溪影中軒中日日敞簾櫳銀河落地天垂鏡玉宇當簷月在空鷗鷺曉飛雲母障魚龍夜臥水精宮明朝來借闌干倚兩袖清風把釣筒

壽順信先生

甲子推過耳順年文星只許照吳天吞珠吐玉詩中伯鶴髮童顏地上仙瑞露鍋分銀甕酒游絲香炷玉爐烟寅靈枝上春長在歲歲清陰覆晉川

送具講師退隱慈感寺

早振紅塵入鷹堂講臺長舌放毫光鹿仙夜獻伊蒲
饌龍女朝添鮮腕香山院雨花催蒼蔔竹房秋色老
昌陽慧燈又照潮音渡松塵來揮七寶林

送唐太守之閩

使君文采照珊瑚廿載芳聲满
帝都天上已頒金獸錦江南新剖玉麟符綠迷野草青
春脚紅繞山城荔子奴五馬隆隆行正急七閩黎庶
望來蘇

送張孟介會試

昔年聲價冠南州寶劍光芒射斗牛健筆已題鸚鵡
賦春風重上
鳳凰樓青山綠酒催行色畫省朱衣暗點頭手揉金花
富鬢揷玉堂無不讓風流

寄陳綸脩秉中

御柳青青拂禁墻日高
金殿憺鵷行舊頒紫誥鸞箋濕新賜宮袍獸錦香一代
威儀周禮樂九天綸綍漢文章遥知十二瑤樓上日
對群仙醉酒觴

寄柴照居靜學

紫禁郎官列俊髦少年聲價動民曹夜歸粉署收銀
鑰曉上
彤庭試錦袍指下鳳凰飛綠綺酒邊鸚鵡醉金桃上林
冠盖如雲集却說相如賦最高

送陸時亨赴南宮

碧瀾堂下捧離觴人上秋風萬里航此去登臺如郭
隗方今相馬有孫陽風高鴻鴈江湖冷露下芙蓉洲
渚香射策
金門名第一曲江池畔探花忙

姚巽　字廷輔號桂巖嘉善人

西疇樓

地近蒼溪結畫樓凭闌西面豁吟眸天連樹色寒鼓
雨風卷嵐光冷散秋鴉載夕陽還釣浦[illegible]催殘月下
簾鈎登臨明日能來醉回首青霄看斗牛

秋夜與友人話舊

客裡相逢鬢已蓬情懷都在笑談中窓含霽色梧桐
月簾卷秋聲絡緯風雲水幾年千里別江湖今夜一
尊同西齋下榻渾忘寐剪盡燈花幾點紅

琴月軒

雲水鄉中寄一軒橫琴坐對月嬋娟冰絃奏曲連三

美丹桂飛香落九天指寫秋聲攜鳳下江呑晴影數
龍眠夜深彈到星河轉更得清光照玉船

遊西湖

何處樓消白晝閑西湖佳景畫圖間尊前醉客不在
酒眼底可人惟是山十里香風花鶺鴒大橋春色草
斑斑雷豐塔畔詩成後載得笙歌薄暮還

秋興

少年為客歎飄蓬憔悴菱花鏡裡容萬井秋聲啼蟋
蟀一江霜信老芙蓉雲霄事業心將冷詩酒生涯興
正濃明日東歸尋舊隱一蓑烟雨學樵農

送人之京

楚楚衣冠出舊家遠攜書劍上
京華九天紅日開黃道千里香塵落花驛路海雲龍
曉色溪船春靄戴流霞不堪醉散鷄壇社回首東風
日已斜

登山樓

百尺高樓接冥冥登臨清思滿林坰半山雲氣藏書
户四面嵐光滴硯屏秋水江花鷗外白夕陽烟樹鳥
邊青詩成更倚闌干坐兩耳松風得細聽

秋夜

炎熇掃盡雨新晴譙鼓頻敲已報更[illegible]露一天催夜
色寒砧萬戶送秋聲番吹楊柳人初靜犬吠梧桐月
正明庭下坐來清不寐桂花香裡醉銀罌

秦溪小隱卷

結屋秦溪作隱淪烟波洲渚隔紅塵藕花香淡蓮窓
雨楊柳風多水檻春萬里不隨黃鵠舉一竿長與白
鷗親明朝我欲相尋去同泛蘭舟采白蘋

寒夜客窓寫懷

十年江海著貂裘蹤跡飄零不繫舟老去庭闈僚鬢
雪夢回風雨一燈秋登樓此日悲王粲當路何人薦
馬周正是客懷孤迥處又聽譙角起城頭

挽陶氏

烏帽才榮
雨露恩梨花夢裡忽消魂草埋北隴秋雲冷塵鎖南樓
夜月昏啼鳥落苍荒舊業小橋流水閑門古槐軒
下春風裡無復重來對酒尊

贈王瑛之

青年聲價重珠璣未肯江湖濟布衣蕉葉題詩山思
泣筆花揮字墨龍飛夢回梁月雞聲早書斷江天雁
影稀明日蜩川尋舊約一尊相對話斜暉

送劉守約之京

騑騑一騎出江亭手握蒼精趣晩行細雨落花歌舞地淡烟芳草別離情九天紅日龍光近千里青雲鶴羽輕酒盡玉瓶分袂後東風南浦綠波生

贈陳汝咨

德星高隱相湖東綠水青山笑傲中風柔氷壺涵夜月文章雲錦照春空樓船載酒携紅袖野寺看花控玉驄嘉會明朝當重約秋聲滿耳聽絲桐

寄金臺友人

天路迢迢不可攀相思多在玉雲間西風鴈信経年隔落日柴門帶雨關千里青霄黄鵠遠五湖秋水白鷗閑可憐驥尾蠅難寄惟待他年晝錦還

壽懐素然

皤皤華髮面如童百歲長居壽域中四座笙歌迎誕日一庭蘭玉照春風紅生石鼎丹初熟綠滿金尊酒不空食盡交梨仙客散蓬萊回首海霞紅

沈周　字啓南號吃軒姑蘇人

送道士還金陵

煉盡玄都觀裡丹偶然爲客向塵寰瑤臺步月看瀛下滄海傳書待鶴還燈下故人春雨夜雲邊歸夢夕陽山明朝又綰金陵地千里烟霞咫尺間

蘇城寒食偶成

兩月孤城尚寄蹤江樓獨立怨東風清明寒食梨花後綠髮朱顔竹葉中取火東鄰今日改踏青南陌少年同綠楊庭院秋千畔多少春香在落紅

寄丘執柔先生

文星摘入水精宮四壁藏書架不空西漢人材東閣外六朝詩句此窓中乾坤短髮青銅月湖海浮塵白苧風渺我相思有孤夢一天雲水見賓鴻

清隱軒

養得烟霞物外身白衣何處滌緇塵半林蘿月琴爲友一個書巢鶴與鄰天上雲龍休補衮山中黄綺未稱臣狂夫欲借東家地種取青芝五畝春

懷悅 字用和號鐵松嘉禾人

茗溪漁隱巻

漁舟一葉隱茗溪日日烟波釣不歸菰葉南湖鷗鳥近桃花西塞鱖魚肥一蓑寒色披春雨滿棹清風坐落暉千載玄真棲息處徽書不到綠苔磯

花影

花影重重上小堦東風長作玉人猜夜晴瑣碎搖朱户春暖玲瓏印綠苔滿地綵雲飛不起一天明月送將來幾回攜得青鸞尾立盡斜陽掃不開

問月

蟾宮事跡甚荒唐欲與姮娥問大綱服藥幾年奔兎窟乘鸞何地舞霓裳圓時想自能開闢缺處憑誰為捲藏明日雲梯如可借來尋桂子折天香

到金臺入城

千里驅馳馬足輕青雲兩袖入金城蠻音人獻諸方物篆字書題萬國名山郭長藏龍虎氣朝陽每有鳳凰鳴小臣明日
金門下舞蹈嵩呼祝太平

閶門夜泊

閶門城下繫孤蓬露坐篷窓到暮鍾水館風簫吹欸

竹畫樓銀燭照紅紗市喧寂處鐘初起尊酒空時月未斜醉擁青綾眠正穩忽驚譙鼓又三撾

遊虎丘

一騎春風入虎丘鳥啼花落雨初收可中亭在人何去試劒池空水自流綠樹青山千古恨殘雲落日萬家秋老禪留坐蘿牀晚醉筆題詩記勝遊

懷友

天涯千里路漫漫暮樹春雲獨倚闌一代文章新翰墨百年人物舊衣冠夕陽烟水鷗盟冷夜月關河鴈影寒聞說近來吟思闊好題一札寄平安

竹深處巻

欲開三逕遶江干栽得篔簹幾萬竿翠氣似雲迷地暝清風如水浸人寒湘靈振珮鳴蒼玉仙子吹笙下綵鸞他日相過容逕造新詩題滿碧琅玕

呈顧繡衣

春雲飛滿綉衣裳驄馬騑騑出
帝鄉筆下有霜凋草木江南無地著豺狼錦囊詩句新文彩竹簡刑書舊紀綱想見觀風餘暇日晝收民瘼付封章

賞牡丹

小軒我滿洛陽花百寶闌邊繡幄遮晴翠千層籠蕩
兩春紅一片漲香霞牛酥謾炒留佳客象板輕敲唱
小娃却笑當年韓令俗不知歡賞醉繁華

寄蘇雪溪

與君諧笑一年踈百里長瞻屋上烏一代詩名馳館
閣半生蹤跡寄江湖毫端蘸墨飛春電花底聽歌卷
玉壺却恨別來南望遠淡烟寒水接蘼蕪

遊西湖 次姚桂岩韻

偷取紅塵半日閑朝來移席水雲間歌抽象筋敲烏
几醉借蛾眉倚玉山水檻曉烟催柳色石橋春雨送

苔斑紅艇落日遊人散載得光風霽月還

江湖清趣 為地理生賦

琴劍飄飄事遠遊半生蹤跡寄孤舟雲閑鳥外山多
出雨過鷗邊水亂流鶴起當年知福地牛眠何處得
高丘一雙眸子明如電行盡江湖未白頭

遊三茅觀

洞府開來又幾塵青山流水四無鄰鹿眠瑤草長歎
客鶴啄蒼苔不避人丹竈空餘千歲藥碧桃香護一
簾春道人與說真君事兄弟同仙得大倫

戯萱卷

堂上萱花一夜衰佳兒日日動悲思與閑金碧春歸
後樓鎖塵埃月落時機杼不鳴窓下夜衣裳留得手
中絲劬勞百歲渾難報寒食梨花淚亂垂

贈僧

飛錫收來已兩年蒲團坐破絕塵緣烟霞物外三生
石雲水人間一味禪妙喜分明居此地伽維原不在
西天遠公如結蓮花社可著淵明一醉眠

水月軒

近水軒窓得月多溶溶漾漾總金波一輪兎影清湛
掬萬頃銀光瑩可磨仙子霓裳渊底舞洛妃羅襪鏡
中過閑來欲借闌干倚靜聽鮫人夜擲梭

席上贈妓

金屏繡褥滿華堂飛下秦樓小鳳凰玉指調箏銀甲
冷櫻唇歌曲唾花香舞回凉月欺楊柳粧罷春風咲
海棠今夜巫雲吹不散却從何處夢高唐

七夕

水滴銅龍夜未殘開筵初上畫樓看酒分雲液銀杯
冷瓜嚼氷漿玉齒寒烏鵲駕橋通碧落素娥扶月上
闌干醉來有興〃乘去欲向天風跨白鸞

激湖清

澱湖佳處似瀛洲龍卧寒潭雨乍收螺黛山光雲外晚菱花天影鏡中秋放歌赤壁看明月濯足滄浪起白鷗明日攜琴兼黃酒與君同泛李膺舟

送姚江夏廷璧東遊

青年有志負功名琴劍江湖買棹行溪隔暮雲親舍遠舟横野渡海潮平緑波芳草孤亭雨紅樹青山萬里情今日江頭一尊酒臨分又向醉中傾

東郊閑耕

緑滿東郊生意新閑從雲水寄吟身鶺鴒聲裡千山雨黄犢聲邉萬頃春短帽夕陽芳草地輕衫小徑落

花塵明朝酒熟秋成日更約杉榆社裏人

賦落梅

鐵笛一聲樓上起殘英無數落滄波不知昨夜東風早驚道今朝瑞雪多蝶翅輕飛芳草地魚鱗亂點緑苔坡可憐醉卧羅浮客夢斷香魂奈尔何

鴛湖佳景卷

萬頃滄波接杳冥往來無及隱居清晴烟楊柳橋邉起春水菱花鏡裡平畫舫載春娱好客緑醅和月瀉銀罌闌干如在瀟湘上長對滄浪自濯纓

九日

歳月催人妄自傷又驚時節是重陽黄花未老江南雨白鴈先飛塞上霜鳳閣青雲秋渺渺龍山落日路茫茫尊中喜有茱萸酒暫醉東軒錦瑟傍

西浦聞漁笛

日落漁童罷釣鈎尚吹長笛坐船頭調翻楊柳風初起香散梅花尒不收鷗鳥夢驚湘水月鴈行聲斷楚天秋凄涼一曲聽来近倚遍闌干十二樓

挽沈廷璋母

悲風一夜起閨門諸子衰麻揔淚痕玉鏡臺空春已

老錦機聲斷杼猶存蘋蘩零落溪南雨環珮凄涼月下魂見説夫君愁滿眼鼓盆燈下怨黄昏

題畫

蘆雪飛香逐浪流溪山魚鳥可同遊雲邉月吐一輪鏡海上潮生萬頃秋玉女窓前歌白苧琵琶聲裡送銀甌此中别是仙家境著得瑶臺十二樓

南莊春雨

鳩外東風送黒雲一番膏雨可農人陰迷楊柳千家暁翠濕蘼蕪十里春江檻乖紅花暮重野橋揺緑水光匀閑耕婦去黄昏後坐聽畦聲閙四鄰

杏花

微紅滿樹隔闌干欄㨫東風錦作團萬蕊晴霞迷曉色一簾香霧鎖春寒倚雲曾向天家種沽酒多從野店看明日先生歸去後江南烟雨正漫漫

清明

輕寒着面雨霏微杏艷桃嬌錦一機萬樹曉烟棕葉吐千家晴雪柳灰飛轉頭春色隨流水啼血鵑聲怨落暉佳節每逢親不在泉臺一掃淚沾衣

春興 二首

東風無力掃塵沙南陌何須步障遮十里春雲迷燕麥千村晴日醉鶯花玉缸新蟻留行客油壁香車送小娃遊盡殘陽當秉燭鬢毛容易點霜華

又

萬里春光錦綉遮季詩行過野人家滿身綠綺眠芳草兩屐香塵踐落花短帽青年金騕褭小船紅袖紫琵琶杜鵑亦解遊人意啼向東風怨日斜

寄題廣德樵樓

画棟凌霄百尺過樓臺叢裡獨嵯峨簷飛鐵鳳天風近水滴銅龍海氣多殘月五更催鼓角長溪千里落星河何由借得闌干倚天目諸峰手可摩

菊樂卷

種得陶家花萬叢看花不覺半生過一庭秋色黃金細三徑寒香白露多甘谷泉分仙客飲落英香任玉纖挼年年九日東籬醉高臥涼風藉綠莎

贈錢醫官

兩頰春霞暈酒紅拜官曾入五雲中毫端錦綉驚人句囊裡參苓起死功玉兎夜敲丹臼月於菟春臥杏林風別來每想棲仙地明日當期訪葛洪

山水圖

江山萬里接蒼茫寫遍鵝溪半幅霜五柳陰中陶令宅百花潭上杜陵莊入天波浪漁舟小滿地烟霞鳥道長我有塵纓渾未解不知何處濯滄浪

嘉禾懷悦　用和　編次
吴興丘吉　大祐　校正

五言律

李孟昭

幽居

雨後看新水天空望遠山入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閑
酒盡壺還貰詩成字重刪才踈信樗散非為惜朱顔

過湖二首

歸心喜便風孤棹出吴淞急雨捎寒浪殘雲

漁人舟是宅龍伯水為宮浩蕩烟波裏長吟興不窮

又

巨浸渺天涯輕帆破浪花鷹聲聽去遠山色望中賒
映水看新月占晴見晚霞水村漁唱杳客思遶鷗沙

溪居圖

畫裡溪山好溪亭事事幽闌干三面水風月四時秋
野老時分席漁人每繫舟此中容隱逸何用覓丹丘

李孟璿

題畫

眼底江山現毫端造化生書窓開晚霽漁艇釣春晴
輕霧田田草東風樹樹鶯欲求歸老計誰復白雲行

竹隱

結茅脩竹裏風景類瀟湘窓納秋聲冷林移畫影涼
截竿虬骨細垂釣玉竿長此地無炎暑當來醉夕陽

劉溥

秋夜有感

名韁經歲縛彩袖總緇塵萬里江南月孤燈冀北身
囊空為客久髮短見秋頻明日尋歸棹終為江海人

紅梅

姑射仙肌瘦春來耐得寒靈砂新換骨獺髓舊醫瘢

酌酒嬌顔色飧霞冷肺肝暗香吹雪夜相約倚闌看

姚綸

山水扇面

樓倚青冥外亭藏綠樹間泉聲先有雨雲氣欲無山
遠浦孤帆去平橋一騎還此中宜躑躅却愧未能閑

雪景

寒空飛雪滿天地玉壺中一色梨花月千家柳絮風
山童侵虐臞吟客載孤蓬試問陽春曲何如白戰工

畫馬

伺年來駿骨[illegible][illegible]骸真千里電一掣五花雲滿白[illegible]

香麿金谷道青草玉關春獨立渾無侶長鳴似待人

觀泉圖

何處觀飛瀑閑來坐落星如懸疋練白界破兩峯青
色瑩遠猶見聲諠近可聽濯纓吾未暇且得漱餘醒

華山高睡圖

白雲深似海長日睡曹騰脫覺露雙鬢支頤曲一肱
閒鶴時已定化蝶夢無憑惆悵華山頂何人得解登

題畫

風景蒼茫地人家遠近烟雲低長短樹江闊欲吞天
白日消仙局青山落釣船平生蕭散意對此轉堪憐

蘇平

挽淳上人

早悟三乘法今登不二門空潭孤月在寒殿一燈昏
生死人間夢輪迴石上泥重來禪隱處對景欲何言

和醉雪養病韻二首

結茅人境外盥櫛有餘閑坐對琴邊月吟看笏外山
青雲忘夢寐白首遠塵寰俯仰乾坤內榮枯了不關

又

落魄鄙凡俗幽居近水湄烟波閑裡釣春草夢中池
道在寧憂病心閑不廢詩桃花源裏路只恐世人知

次樂畊過寄滬方丈韻

安國古禪寺閑房隱竹深入行紅樹裡僧住綠蘿陰
花雨連雲影鐘聲雜磬音清談竟無寐滄海月初沉

沈愚

長安道

西望長安道東風吹綠塵闘雞三市曉躍馬五陵春
柳色迷行客花香撲衆人金張居戚里遊宴不辭頻

寒夜對酒留別金陵知己

別離頻對酒去住惜分襟楚水歸帆遠吳門驛路深
曉鐘孤客夢寒月故鄉心為語同袍者愁多莫苦吟

東歸句容道中作

上國今晨別鄉山此路通鳥啼寒樹裡人影夕陽中
旅宿偏愁雨征衣不耐風往來知幾度搔首歎飛蓬

晚登江樓有作

潮落見漁洲江天宿雨收月明山寺夜雲影海門秋
宿鵲驚風起殘螢逐水流因均乘此興重醉驛南樓

齋居晚興

疎懶山妻怪清貧俗士嫌耽詩慚杜牧嗜酒笑陶潛
地僻苔生逕堂虛月上簾無貧深處好幽興晚來添

蘇正

春夜別友人

燭影帶晴烟花枝拂錦筵娛情延永夜離思逐長川
絃管留華月參辰動曉天那堪頻賦別華髮見流年

南州有贈二首

明月天涯路青雲北闕心關山行李遠江水別愁深芳草王孫怨春風遊子吟孤鴻啼落日惆悵此分襟

又

天路無期到春湘帶恨流亂山愁對酒落日獨登舟
書劍憐同客江湖耐薄遊離心寄明月相逐遠悠悠

江南旅情

天涯為客久生計日蕭條況頻看月鄉心獨聽潮
春歸江上早家在夢中遙無限相思意東風白下橋

松江獨宿

旅宿孤舟裡寒燈對客愁江山今夜月風露一天秋
水滿蒹葭渚霜清杜若洲明朝尋舊約來此狎盟鷗

送僧自吳遊蜀

往來無定跡那肯卧幽林一錫空中影孤雲世外心
猿聲巴峽近春色蜀江深落月松窗下令人想梵音

陳顥

題扇寄贈徐橋莊

吾友南州老論交二十霜看山多共酒聽雨或聯床
槭宇魚鴻杳登樓雲樹長幽懷何日倒佳會待新涼

題扇

故人尋舊約小艇作行窩天影波千頃蘋香雨一蓑
霞明紅葉艷山近白雲多落日滄洲曲離愁奈爾何

聶大年

西湖

西出江城外烟霞隔世塵鐘聲三竺曉花氣六橋春
雞犬桃源地笙歌閬苑賓時平得遊賞忘却宦中身

丘大祐

寄妙喜沈仲文

群峰湖水外諸秀雲川西地沃花藏徑林深雲護泥
鶴笙仙客下泉石故人棲我有攜琴興何慚蒼耳迷

王興宗壽日

城郭清高地琴書故舊家一身仙不老三子玉無瑕
綠髮青精飯紅顏寶鼎砂華軒簪盍談笑吸流霞

和韻答吳公明

小橋穿磵出虛戶隔花關翡翠高低樹芙蓉遠近山
鷗棲蒼霧穩人卧白雲閑何異仙家境當來問大還

賁士手壽日

嘉名江海外幽㞗市寰中白苧衣初夏紅霞臉尚童菊潭千歲水花塢四時風坐看斑衣笑長生鶴髮翁

送杜経府

酒盡芙蓉幎船開杜若洲錦帆風度水寶劍匣藏秋紅日雙龍闕青雲五鳳樓綸音重喜聽談咲出皇州

幽居

斷虹村外雨穠樹屋頭禽風豕蛛絲乱蛙時池草深桃椎絲織屨靖節豈無琴不阻躬耕興將歌梁甫吟

又

鄰疎茅屋靜径古石橋危卧木行人礙巢禽稚子窺清風穿柳早晴日度雲遲搜思能催老年來欲廢詩

夜坐

夜坐風欺扇凉眠月占床星辰瞻北斗風景想西莊絡緯催秋語芙蕖待露香自吟過鼓角誰與遣凄凉

立秋

璇斗初回柄商飈早薦秋梧迎金氣落溪帶玉聲流看劍淒凉館吹笙遠近樓可憐寒與暑次第白人頭

携妓訪葦文𢈔 其門前有真珠泉

酒翠雙嬰綠山行兩屐雲真珠池上水翡翠柳邊裙諢語消秋思清歌綫夜醺東山賢謝傅吾與爾同群

賦觀梅清趣

不引移春檻先開種玉庭常編山月在畫角夢魂醒愛雪皆慵掃聞香户不扃年年花畔醉催得鬢星星

七夕

七夕星河見幾年城郭看清風庭葉脆白露玉杯寒秋影雲中見笙聲海上鸞無文乞天巧用拙老江干

陸孟和山莊

下菰南數里茆屋故人莊燒石雲藏竈攤書月滿床雪花鬢髮色玉樹子孫行留我論文坐松醪夜過墻

初度 己巳年

客邉初度日卧病起來遲風月杯中物功名鏡裡絲乘軒慚老鶴曳尾愛神龜顛頷今年甚思親淚滿頤

松軒

開軒愛青士相對遠塵氛艾納收春雨江珠鑿曉雲簟凉金薤卷杯冷翠濤分興比山中相秋聲夜夜聞

中秋遇雨

兩點聽來急蟾光候不明可憐孤館客難借一宵晴照眼銀荷大催詩畫閣笙何由掃雲翳容我見輕清

東林解后周以文

十年身似夢一見鬢驚霜執手愁俱掃論心喜欲狂
採菱秋秋冷分菊晚杯涼明日當重約携琴君子鄉

送劉檢府致仕

慣卷芙蓉水帆開罷䆉風惠多民事簡俸少客囊空
林樾秋雲白桑榆落照紅淵明歸去早高卧菊花叢

病腰

一病尋幽客風邪卒未消有醫方不驗無穴艾空燒
未老先扶杖逢人懶折腰城南春正好閉戶歎蕭條

贈趙宗美

傾蓋情如故西齋日見陪文章新綉錦聲價舊瑤瑰
看畫消紅燭談詩駐酒杯夕陽南浦上臨別首重回

宜晚樓

畫樓侵碧漢好在夕陽天綠野鈎簾際青山拄頰邊
歸鴉雲暝樹落鴈稻香田何處叢林近鐘聲出紫烟

留月軒

海月開圓鏡徘徊向我明庭中移席款窓上卷簾迎
桂影銀杯酒梅花玉管笙西樓毋去速相對待詩成

寄金陵郎以誠

儒衣耽旅跡隨處吐文光春夢江南雨年華鬢上霜
風雷藏劍匣珠玉畫詩囊不道青門外瓜田日就荒

馮廷珪生日

名重衣猶白顏紅髩不華鶴花壺內酒歲月鼎中砂
口滴三危露胸藏五色霞孤南星有象先照地仙家

西爽軒

壯矣西山近虛簷不下鈎烟霞橫地起河漢入窓流
殘月珠池曉清風玉井秋短屛雲母薄涼意正颼颼

十四夜月

桂影不可掃月光照我愁未當三五夜尚少一分秋
碧海蕭郎鳳晴風庾亮樓玉尊空不得看取鷫鸘裘

暮春

正憐長晝景忽爾夕陽天紅藥黃鸝後青山白鳥邊
笋迎籬雨出柳壓浦雲眠蚕市今朝近家家桑柘烟

寄汴梁趙公子永和

一遠不可見契闊恣年華汴水雲千里吴鄉樹十花
守書荒白鴈看劍老青蛇縮地無由得臨風起歎嗟

送天如上人歸姑蘇

半生詩畫筆揮灑五湖東秋影蒼筠墨天香寳樹風
踏蘆江水闊飛錫海雲空明白楓橋下歸聽半夜鐘

柳莊八詠

西林烟閣

西林高閣起煙霧滿着空倚檻鴻濛外鈎簾蒼莽中
麥苗千頃雨花氣萬家風向晩聞漁笛窓前落照紅

南浦風帆

南湖風正急帆影趁春晴掛日檣烏小飛雲水鷁輕
孤搓衝碧漢一粟寄滄瀛目極天邊去須臾萬里程

千堤柳色

千株新種柳垂遍野塘灣態度欺張緒腰肢妬小蠻
綠絲春雨外細影夕陽間留蔭長亭路行人不可攀

一沼蓮香

觀蓮池水上香氣藹南薰洗骨臙脂水裁衣錦綉雲
折紅花露滴剪綠藕絲分落日吳娃過清歌隔岸聞

春雨農歌

壟上勞耕作長歌發嘆嗟調高雲不動聲繞日初斜
野渡空流水春風自落花悠揚真可聽幾度爲停車

夕陽牧笛

牧豎横長笛悠揚對耳根趁風楊柳岸落日杏花村
李委今塵土桓伊古夢魂何如牛背上一曲卧黄昏

月軒聽鶴

白鶴鳴松逕幽人正倚樓一聲飛碧落兩翼振滄洲

殘月瑶臺曉涼風珠樹秋可憐凡骨重騎不到揚州

池檻觀魚

池晴魚作隊鬐鬣正洋洋倚醉風前檻憑虛水面床
澄波青藻細微雨綠蘋香自得莊生樂徘徊到夕陽

岑琬

松陵道中

野闊烟凝樹湖深水近田丫鬟挑稻女獨櫓賣魚船
鳥去青山外帆收古驛邊孤吟看北斗戀
闕竟忘眠

思安

春雨渺山川深思仰昊天相思惟兩淚一逝又三年
魚躍寒冰解烏啼夜月懸樹高風不靜遊子正凄然

客夜

交盟多變態客夜轉蕭條永漏城頭鼓寒聲雨外蕉
有愁詩易就無夢酒難消贏得身閑老何須應早朝

寄東禪雲長老

千古東禪刹重開雲上人樓臺幾塵劫花木化城春
行道來龍象談空集鳳麟何時重相過携手柳溪濱

主淮

秋夜泛苕溪

倚棹苕溪上孤吟思不群花深龍卧月失伴鴈啼雲
樓影依橋見簫聲隔水聞詩成何處泊涼露正紛紛

唐廣

早春有感

愁多驚歲早無語對東風雪霽梅花後春歸柳色中
暖催山谷鳥晴送塞雲鴻轉覺無聊賴林頭甕已空

杏園春香

文杏初成圃東風早作春枝柔香雪重樹密絳霞勻
裘相坊如錦花奴鼓有神實成皆是栗鄉里不知貧

愛菊軒

簾捲秋深景花開菊老時日精紅白蕊露氣短長枝
毋谷分泉遠柴桑解綬遲年年重九日來醉落英卮

客中送別

君有卜行日吾將賦遠遊關山孤月墮江海兩人愁
倦鳥重尋樹虛船自繫舟眼前今古意一倚仲宣樓

自哂

自哂謀生拙年年西復東未逢文舉薦雖送退之窮
萬事違閒廢孤身雪上鴻只宜歸舊隱茅屋卧清風

姚巽

山水圖

華拷金壺汁江山淺淡中綠波千頃雨白髮一竿風
鴈影雲垂塞蘋香秋滿篷分明湘浦外霜葉映山紅

春夜

江樓譙鼓歇星斗畫圖中花柳千家月笙歌萬戶風
香濃金鴨煖客散酒瓶空獨坐難成夢燒殘寶炬紅

遊胥山

伍員埋玉地千載鬪烟霞草綠藏殘碣泉香漱落花
海天歸老鶴林木怨啼鴉飛屬凌高頂愁雲滿眼遮

思兄

憶與同心別天涯歲又新路長雲去遠江闊雁飛頻

草色重重雨荆花樹樹春鴒原空極目落日正愁人

懷鐵松壽日

星見孤南象長空曉色寒玉壺千日酒金鼎九還丹
瑤草春長好琪花露未乾紅霞滿雙頰百歲老儒冠

送人之京

送客

京華去江頭踏鴈沙兩鄉雙短髮千里一仙槎柳色河
橋雨鶯聲驛路花明朝相憶處雲樹渺天涯

過相湖

放棹來湖上晴光煖困人浪花千頃雪烟柳萬絲春

麗日驕黃鳥香風蕩綠蘋漁舟戀沙渚不肯戴紅塵

哭劉德

別來嗟未久幽壑竟移舟魂夢雲千變功名土一杯琴閒窗掩月劍冷匣藏秋吹斷山陽笛東風淚亂流

送縣令之京

長亭車馬集奏績覲重瞳佳政蒲鞭裡高情綠綺中雙鳧千里月孤棹一江風朝罷歸來日桃花滿縣紅

懷賀麒

不見知章久春江雙鯉沉雲山千里夢詩酒百年心

海闊鷗盟冷門閒草色深盍簪當有約談笑杏花陰

寒食思母

佳節逢寒食思親淚暗揮深恩衣上線慈訓月中機萱草傷秋露烏雛哺落暉一杯墳上酹春雨正霏霏

遊春

雨歇百花明江村散步行輕風雙袖暖落日萬山横晴影枝枝柳春聲樹樹鶯酒酣歸路晚詩思滿懷生

雪雁圖

長空飛雪滿千里送征鴻影落湘潭水聲傳楚塞風江山銀甕裡天地玉壺中近日無羅網關河處處通

章文仲

劉生

不事魯儒文談兵動主君開弓學明月射鷹落黃雲桃葉迷歌扇榴花醉舞裙遨遊五陵地結納李將軍

擬武陵泛舟

移棹武陵路桃花澗水分人家春塢樹樵唱曙山雲沙渚飛鷗陣溪田過鹿群到來機事息不道世紛紛

遊金粟寺

遥遥上方寺一徑入松扉坐石孤烟起談玄一鳥飛

林花垂暮露山翠上春衣回棹秦川路蒼茫月色微

擬晚發五溪

舟發黔中路孤吟背夕曛秋聲巫峽水暝色夜郎雲野店青山遠溪橋綠樹分來菱歌棹遠風靜有時聞

懷蘇秉貞

自與隱人別桃源入望賒斷雲孤鳥沒落日亂山斜綠霧河橋柳紅霞野岸花相思過此地非是愛繁華

陳雖

送宗上人住集慶

桂峯師住日滿地實香飄種竹斜連屋疏泉直過橋

林林燈影露徑轉磬聲遙我欲參禪悅頻來不用招

唐庠

寄吳汝璉主事

青雲官路近先著祖生鞭刑鼎霜毫墨香爐爇署烟
鶯花春夢裡雲樹暮江邊何日西窻下挑燈話昔年

送鄧華昜還金陵

一尊留客酒三月送歸人芳草湖南雨流鶯白下春
寫詩囊有蘇策馬路無塵明日梨園近看花香滿身

莫蔵

過故人山莊

田園閒碩步訪舊到君家當戶青山矗環村綠水斜
獨酥移玉醴香稻勝胡麻日入農談久班荆醉落花

送人南歸

天涯芳草遍灞岸柳條稀落日孤舟去滄江獨客歸
故山花鳥悅南國稻粱肥旦夕高堂上清尊映綵衣

擬春日早朝應制

環珮擁千官謳歌萬國歡
龍池春色麗金掌露華寒儀鳳來丹穴仙桃薦玉盤
太平多聖製
恩賜近臣看

懷悅

題橫幅小景

深徑深林裡蒼苔綠到門山多雲壓樹溪曲水通村
補屋交藤蔓踈渠破石根抱琴何處客沽酒送芳尊

與姚夢草夜坐

故人經歲別夜坐話通家爐煖存紅火燈殘剪墨花
論詩香篆盡把酒月光斜未罄西窻醉俄聞鼓二撾

題墨竹

墨花垂兎穎千古尚𣿬灕翠羽風千葉秋聲雨一枝
詩題春朌節棚脫玉瓔兒湘浦人何在空聞鳳管吹

夜過鴛鴦湖

鴛湖行色晚蘭棹促歸船歌管城門月星河水底天
漁燈明鷺渚珠彩發龍淵舟子呼風急蒲帆帶露懸

有懷蘇雲壑

山中有深壑長在白雲層把酒秋窻月看書夜雨燈
霧深能隱豹天遠不飛鵬轉眼年來別令人感慨增

聞鴈

秋高連夜至應為早霜催湘渚和雲度衡陽帶雨回
稻香紅粒老蘆敗白花推好入冥冥去虞羅滿岸隈

秋興

秋來金氣轉蕭森萬山空水國芙蓉月入家絡緯風

客情雲影外農事稻香中回首青霄上飛揚羨日通

聽琵琶

西齋人靜後聽撥紫檀槽意到聲尤壯情多手不勞

冷泉秋鬱鬱急雨夜漕漕拍碎紅牙板窓前月正高

題小景和韻

墨汁金壺裡青山疊画中鳥啼蒼樹雨浪起白蘋風

蓑笠輕朝晃圖書重釣蓬茫茫湘水面遠帶落霞紅

春雨

惱我春天雨連綿数日陰洒林花淚重入樹鳥啼瘖

暮雲垂四野雪雁[illegible]琅玕鷹叫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青衫

江南猶未凍塞北又知寒一派瀟湘景鵝溪絹裡看

觀朱孟璘寫花鳥

興來盤礴裡花鳥家為工鶴下毫端水鷺飛袖裏風

描摹勞意匠變化費凋蟲沒骨徐黃法分明粉墨中

七言絕句

李孟昭

出京遇雪

步出都門日未西漫空急雪路俱迷歸家不把征袍

辭留取天街輦轂泥

畫竹

解籜初聞粉節香拂雲又見影蒼蒼鳳凰不至伶倫

老無柰荊榛特地長

題扇

銅鼎沉烟裊篆紋綠陰庭院坐南薰閑來忽動臨池

興掃盡羊家白練裙

集句

潯陽向上不通潮離別河邊綰柳條回首可憐歌舞

地玉人何處教吹簫

西湖夜宿

蹇驢衝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

管擁爐燒燭看梅花

青山白雲圖

白雲如冰浸長溪山風翠潑潑曙色迷好是江南春欲

暮綠陰深處鷓鴣啼

山色排空翠欲流煖雲閣雨未全收江南春暮渾相似新綠陰中叫錦鳩

李孟璿

蓮房翠禽圖

錦雲零落楚江空翡翠翩遷夕照紅愁絕蘭苕烟水外秋香吹老一灘風

題白蓮

凌波仙子襪生寒翠蓋低籠白玉冠遊遍若耶溪路晚不知人在月中看

姚綸

題畫二首

野竹蕭蕭玉作叢近山亭館夕陽中詩翁小艇南湖上消受荷香一棹風

青山隱隱遮書屋綠樹陰陰覆釣船好似江南春欲暮嫩寒微雨落花天

擬秋閨怨

黃葉滿堦秋已闌征人千里隔長安年年怨殺西風鴈不送書來只送寒

綠柳黃鶯

柳精烟霧曉冥濛風急毬場掃落紅底事綠窗人聽穩不知春去鳥聲中

題畫

水繞山迴石路深幽懷都付膝前琴春來多謝垂楊柳分得溪亭半榻陰

春閨二首

羅帕啼痕濕不乾面皮嬌薄怕風寒纖腰轉覺春來瘦不得湘裙襞褶寬

口脂消盡懶重添翠袖雙籠玉笋尖怕得海棠春露重銀鈎放下水精簾

題便面

溪友持竿百不憂西風紅樹斷磯頭鷗邊小艇輕於葉載得滄江幾許秋

題畫

為愛春波似酒濃閑來垂釣學漁翁不知楊柳陰多少遮斷鷗邊半日風

青山白雲圖

天闊風景畫圖間不斷雲連不斷山一片綠陰茅屋靜半篷斜日釣舟閑

題雪景

寒啖孤蓬晚更多一竿猶釣雪江波歸來風致無人
画空帶瑤花滿綠蓑
題扇
桐花半落東風軟山雨今枚白晝長寂寞溪亭人不
到鷓頭春漲綠波香
脩竹仕女
瑤臺無信托青鸞一寸芳心思萬端莫向東風倚脩
竹翠彩薄得幾多寒
荷花仕女
消受南薰一味涼藕絲新織舞裙長臨池試展湊波

步只恐紅蓮妬艷粧
折枝牡丹
花妬頳霞繡幄籠沉香亭材倚東風只應野鹿啣歸
後留得妖環一捻紅
折枝芙蓉
鴈催霜信老蒹葭水際芙蓉正著花誰把金刀和露
剪一枝香濕鏡中霞
題画
湖波渺渺綠蕪烔一舸閑停鏡裡天欲借採春兼載
酒放歌醉倒白鷗邊

梅花小偶
愛看壁月掛梢頭幾向花前作醉遊無奈翠禽啼得
苦不容清夢到羅浮
薔薇雙雀
五月江南雨似麻幽闌深院那人家多情雙雀飛鳴
處占斷薰風第一花
水月舟四景
新綠溶溶漲暖香春來無處不風光移舟夜向湖邊
泊分得花陰月半床
湖水無波月滿空冰壺倒浸玉芙蓉夜深吹醒蓬窗

酒兩袖荷香一棹風
西風香冷白蘋波蘭棹夷猶載客過欲問姮娥賒一
醉請光今夕與誰多
卧倚蘭橈酒半醺月寒波冷夜初分無端羌笛風前
起吹斷梅花夢裡雲
風竹
瀟湘深夜月華明帝子凌虛度玉笙禁得翠裙風剪
剪珮環無處著秋聲
團扇仕女
濃傑消香淡兩蛾花陰試步學凌波幸房自恃傾城

奄不怕涼風到葪羅

倦綉仕女

玉纖無意理香絨春思相兼睡思濃留取工夫縫天
巧綉將龍衮獻　重瞳

蘇平

上巳雨中有懷凌氏姊姪二絶

垂楊黄鳥寂無聲風雨空齋獨坐聽為問白頭林下
客幾人詩酒醉蘭亭

東風吹雨萬花新青鏡流年觧惜春最憶鼎湖山水
好蘭舟載酒属何人

墨菊

故園三徑吐幽叢一夜玄霜墮碧空多少天涯未歸
客借人籬落看秋風

墨竹

長憶前朝李薊丘墨君天下擅風流百年遺跡留人
世寫破湘潭夢裡秋

秋夜聞笛

霜滿空庭月影斜夢回歸思繞天涯不知誰奏江城
笛吹落寒梅一樹花

琵琶彈淚翠眉顰白草黄雲暗冨廬幾度穹廬明月
夜夢魂猶憶漢宮春

○梅邊野酌

二月空山始見梅○半隨流水半蒼苔○東風觧識騷人
意○時遣餘香落酒杯○

寄沈通理

參差雲樹海天低獨倚南樓望欲迷無限離心寄秋
月流光偏照玉峰西

織女詞

鳳梭停織鵲無音夢憶仙郎夜夜心難得相逢容易

別銀河爭似妾愁深

沈愚

閶門柳枝詞

小蠻能唱白家詞笑把纖腰鬬柳枝愁絶尊前春未
老風流太守鬢成絲

枝枝搖翠綰香車占斷春風日未斜記得皐橋舊遊
處綠烟深鎖泰娘家

一灣流水赤闌橋萬樹晴烟鎖翠條應待使君殘醉
醒東風來舞小蠻腰

露葉連娟別淚凝翠條纖軟舞腰輕館娃宮畔斜陽

裡無限春風舊日情

垂楊深映小桃花香霧空濛罩碧紗彷彿金陵橋下望行人遙指莫愁家

賦脩竹芙蓉

寒花婀娜露凝香風葉搖秋鳳尾涼夢入書堂銀燭下翠屏深處隱紅粧

折楊柳

春風垂柳映朱扉嫩葉柔香妬舞衣欲折長條寄離別玉關人遠鴈書稀

塞下曲

三更烽火奏請笳五月天山雪作花欲向沙場收黠虜軍中壯士莫思家

蘇臺竹枝詞

彎彎新月照平湖綠水青山入畫圖自古吳中佳麗地吳王西子在姑蘇

蘭橈乘月渡橫塘歌斷吳儂子夜腔菱葉荷花空自好鴛鴦鸂鶒謾成雙

書所見

春風陌上踏青歸油壁香車映落暉笑拂遊絲花裡過多情蜂蝶近人飛

詠海棠

着雨胭脂點點消半開時節最妖嬈誰家更有黃金屋深鎖東風貯阿嬌

無題

思君何處覓仙蹤望斷巫山十二峰却怪曉來春夢裡趁桃花下又相逢

宮中詞

溫泉宮裡浴蘭湯珠箔風搖滿面涼新製羅衣明日進熏籠火暖夜添香

秋娘詞

芙蓉屏幃繡簾攏鸞影雙嬌燭影紅曾聽樓頭歌白雪不知涼月轉梧桐

綠窗晨起按涼州每到歌殘淚欲流莫遣西風吹舞袖帛娘憔悴不禁秋

春江曲

萬條烟柳拂汀花一帶清流映白沙負向江頭美春色烏啼月落未還家

長門宮詞

宮門人靜漏沉沉翡翠屏寒燭影深君得君王愛詞賦蛾眉何惜長卿金

客中感春

遠隨春色到天涯長恨春時不在家黄鳥數聲啼夢醒東風開過海棠花

題明皇夜遊圖

隔花雕輦度輕雷御酒初停鳳管催別勅梨園千妓女月中齊唱紫雲回

聽彈琵琶

纖纖素手拂檀槽一曲霓裳換六幺寫盡東風離別恨秦樓此夜不吹簫

金陵歳晚見花

嬌紅艶紫妬明霞綉幄深籠一樹花正是群芳揺落後獨留春色在東家

題唐宮夜宴圖

寧王吹笛念奴歌傾國妖環得寵多花萼樓頭明月夜夢魂不到馬嵬坡

蘇臺懐古集句

呉王舊國水烟空錦繡湖山落照中今日獨經歌舞地野花黄蝶領春風

潮打孤城寂寞回渡頭輕雨灑寒梅傷心欲問前朝事野燒空原盡荻灰

洞門高閣靄餘輝桃李滿逕山合翠微回首可憐歌舞地百花深處一僧歸

水碧沙明兩岸苔寝園無主野棠開英雄一去豪華盡前度劉郎又獨来

山頭水色薄籠烟風景依稀似去年春意自知無主惜杏花零落寺門前

新年景象入中年萬事傷心在目前不用凭闌苦回首闔閭城外草連天

聽吹笙

紫簧流響入清秋絲鳳驚啼月滿樓一曲天風吹不斷巫山凝碧楚雲愁

都門春日集句

寒食東風御柳斜多情長是惜年華灞陵原上重回首十里宜春下苑花

旅次書情

清晨南陌鬧雞遊遠夜鐘聲醉五侯臥病相如甘寂寞西窓風雨茂陵秋

過石頭城

石頭潮落水生痕城下人家柳映門欲向春風看花去與誰同醉莫愁村

谷口青鞋踏軟沙橋頭艇子載琵琶春來何處尋芳
去看得盧家一樹花

有憶集句
水流花謝兩無情行盡江南數十程莫怪臨風倍惆
悵一場春夢不分明

過烏衣巷
橋下晴波漾淺沙橋邊垂柳帶棲鴉行人回首烏衣
巷一片斜陽照落花

酬蘇雪溪見寄
吳山重疊逆雲低江上懷人醉不迷遠托遊鱗將此

意隨潮應到石城西
緘書何處託鱗鴻幾度相思夢裡逢客況秋來更蕭
索半窗寒雨落芙蓉

寄淮南
江南相望路迢迢風淌闊河鴈影飄最好鳳凰臺上
月共誰攜酒聽吹簫

題琵琶
冰絲彈月夜嘈嘈三峽秋風捲怒濤細聽內家供奉
曲不須流淚濕青袍

過許止深先生故居
臺榭荒涼異昔遊笑談那復見風流秦淮橋下無情
水猶帶寒聲送客愁

舊遊即事
治城東畔舊亭臺寂寂朱扉映竹開一樹碧桃都落
盡去年蝴蝶却飛來

夏日久病病中有感
蕉葉垂風拂暝烟海榴開近曲闌邊病中寂寞誰相
問十日西窗背雨眠

過桃葉渡
江花含笑欲爭春江水籠烟柳色新商女停舟唱桃

葉東風愁煞渡江人

楊柳灣
金縷垂波香霧濃春風黃鳥畫橋東多情却笑隋堤
樹長帶淒涼暮雨中

過錦帆涇
錦帆歸後竟誰遊風景荒涼水自流回首吳王歌舞
地夕陽烟草故宮秋

蓮塘曉望
西池清露洒涼飇荷葉荷花影動搖一片綵雲飛不
去依依殘月下江橋

蕪正

春宮怨

寂寞長門閉綠苔月明仙漏隔花來玉階不見君王
輦露井夭桃落又開

題蘆鴈

萬里隨陽出塞長空江菰米綻秋香蘆花月白啼更
罷隊盡寒汀一夜霜

丹陽道中與沈會偶題

南去村原綠樹稀亂山秋色上征衣車輪聲裡羊腸
路長送行人何處歸

馬遠清溪道士圖

瑶島春風草色青露華涼沁蘂珠經洞門深鎖無人
到一曲瑶笙有鶴聽

題扇贈李長年先生

江湖誰識少微星空向林泉守一經漸覺紅塵官路
遠西風吟對故山青

寄醉雪

故人何事久離群只向山中臥白雲蘿月松風滿窓
戶不教猿鶴怨移文

陳顥

竹石

怪石苔深露不乾天風吹動碧琅玕月明昨夜湘江
上何處秋聲度紫鸞

枇杷山鳥

盧橘垂黃雨滿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晏空林
裡竹實蕭疎鳳亦飢

林下集句

一庭黃葉掩衡茆自古雲林遠市朝何用別尋方外
去便應黃髮老漁樵

山樵

萬壑松聲兩足塵一編殘簡半挑薪可憐愚婦紅塵
眼不識山林有貴人

蘋釣圖

擲卻綸竿枕曲肱蘆花灘上小舟橫夜深月落棲禽
定一派江聲入夢清

墨葡萄

綠雲架上草龍蟠馬乳含秋露不乾昨日文園愁肺
渴幾丸嚼破蔗漿寒

聶大年

雪景

金門画史謝玄暉幾度朝回獨掩扉閒對西山寫璚
樹綵毫猶帶六花飛

雲山

西舍樹陰生淡雲東家花氣襍晴曛小橋不隔中流
断山色何由兩處分

清明日與友登寶峯所作

江心後浪催前浪湖上歌聲雜哭聲今日重來多感
慨百年能得幾清明

春日訪侃都綱有感

沾泥柳絮似禪心雲滿袈裟竹滿林容我山房頻問
訊清香一炷話樫陰

罷釣圖

長江日落晚蒼蒼輒卷輕緡繫短航欲寫幽懐何處
好杏花村裡碧醪香

春日陪陳翰林泛西湖

蘭舟軽放浪花微翠竹陰乗酌酒卮更待晩涼風月
上此時清味許誰知

松

歳晩貞心只自持不同凡物媚春時棟梁廊廟無人
識留待山窓吽子規

小景

江水一川三百里山頭高聳九重霄何人獨上扁舟
坐月小天空夜寂寥

竹

楚江曽記泊孤舟兩岸烟梢萬頃秋聞唱竹枝人不
見鷓鴣啼斷思悠悠

劉稽

夜泛睦溪聞鍾懐掃月和尚

極愛僧閒不出房功名勞我一身忙聞鍾忽憶溪西
寺曽禮元公掃月堂

拈起金花付與誰鍛來端的費鉗槌柳州曽得西来
意欲撰般舟第二碑

童琢

塞上曲

烏騅烽火報邉聲士馬初軍右北平為恐偏裨多嗜
殺沙場高築受降城

貂裘萬里歴穹廬榆葉飄寒白草枯聞道渾耶歸首
虜帳前自起殺強胡

元戎燈下看呉鈎當戸吹笳月夜愁誰入盧奴破重
壁明書催起冠軍侯

朔風駿指塞雲黄滿引琱弓射白狼報尓單于千里
使都門梟首越南王
重過李氏山荘
去年騎馬到君家曾記春園掘筍芽今日重来尋舊
約一鞭晴靄落山花
陳韡
題鷺鷥
棲烟宿雨野塘中淺水蘆花處處同却憶能言鸚鵡
鳥海棠庭院鎖金籠
過高嶺懷古
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
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共辟圖
微茫烟浪接臨皋幾度斜陽送短棹月小山高如此
夜更無人聽客吹簫
寄鄒直之
惆悵君来不我逢思君吟到五更鍾憑誰記得當年
事好問湖南石上松
送竹西之金陵
十丈樓船似屋高燕寢冰簟不勝寒吳淞江上新秋

月夜然先生倚棹看
唐庠
題仲穆竹
湖洲總管趙王孫玉潤冰清似此君拈出鳳梢三五
葉白鷗波上掃秋雲
蕉葉仕女
羅襪生香踏軟沙叙横玉燕鬢鬆鴉春心正似芭蕉
卷羞見宜男並蔕花
小景
落日青山凝紫烟秋風殘葉鴈来天五湖多少疏澂
水處處堪留載鶴船
莫蔵
閨怨
雲母屏空怯曉寒懶臨青鏡舞孤鸞滿庭風雨無情
甚開得梨花不耐看
青樓曲
平明上馬索羅衣一入新豐便不歸不及樓前雙燕
子朝朝暮暮繞簷飛
樓前楊柳映朱扉欲整殘粧换舞衣遙見飛塵爛官
道儂家夫壻緋[illegible]

岑琬

題雨竹送人歸姑蘇

涼雨隨風灑洞庭滿林蕭颯送秋聲夜深聽徹皆腸
斷不獨蘇家弟與兄

別金臺

驂人何事苦長吟仗劍南還感歎深郭隗臺高登不
得空懷駿骨價千金

題蘭

葉颭東風翠帶斜白雲根底茁紅芽山中誰得稱君
子滿地無名野草花

題嚴瀨圖

流落江南老客星耕雲釣月已忘情如何又應玄纁
去惹得狂奴故態名

錢塘偶成

画舫行春醉歌送湖光好在古城西不知悞國人何
在楊柳東風鳥自啼

又

烟花零落景蕭蕭草滿荒山輦路遙惟有白頭遺老
在傷心不忍說前朝

王淮

芭蕉仕女

軟繡屏風小象床細風亭館玉肌涼含情學寫鴛鴦
字裏洗蕉花露水香

贈妓

金蓮移處逗香風粉頰潮時酒暈紅見慣若教腸不
斷也應只有杜司空

苕溪書所見

急雨斜風欲暮時小舟如葉載娥眉滿蓬浪點如飛
雹褲殺桃花薄面皮

南城夜歸

夜靜雙溪水不波滿船星斗壓天河誰家一點寒燈
在軋軋猶鳴織女梭

小画

橋刺藤梢路不分青山茆屋在人群買書欲借東家
地高結松巢卧白雲

蒲萄

玉露瀼瀼秋滿天緑鈎架上草龍眠驪珠空掛西風
裏不博梁州氣可憐

丘大訪

采蓮曲

細語呼人遠不聞水光揺蕩石榴裙一身肌骨無多重欲入荷花化綵雲

白頭荷花一葉舟錦雲鄉裡寄風流同年女伴俱先嫁滿眼烟波獨自愁

秋日偶成

江城閑近白鷗沙簾幙風凉秋滿家昨日降姬新歷酒小槽一夜落蓮花

毛女

楚炬烟消王不against春風吹落華山雲兩肩槲葉秋衣冷不似樹蘭舊日熏

薔薇蛺蝶圖

晝静南華夢未蘇款風翠袖不勝扶多情一點薔薇露洗出滕王舊日圖

梨花鳩鳥

洗粧春酒滿銀罌人倚東闌月未生莫遣幽禽頻喚雨好花留得過清明

胡人出獵圖

漠漠龍沙人跡稀黃羊秋雨地椒肥天驕偃卧氈鄉

裡只待胡兒獵獲歸

仕女

兩髩鴉光寶鳳凉春風只隔水精簾無情昨夜空階雨洗盡蒼苔葉上盐

倦繡

兩頰春潮濕粉紅閣針彈雀倚簾風丁香氣息無人識狼籍窗間碧唾茸

客中卧病

一身顛頓客窓中詩伴全疎酒盞空惟有石榴花尚好一枝猶與病人紅

竹石圖

天上仙人美玉梭支機山骨隨銀河西風吹破湘雲影滿地秋陰月色多

畧畫仕女

銅龍漏永燭花銷江閣生凉月正高何處琵琶教小玉内家新譜鬱輪袍

高房山小幅

晴峰如黛掃青天對虎群中地最偏安得黃茆編矮屋卷簾相對白雲眠

息齋竹

樵叟仙人李劍丘百年遺墨高風流霜繡不作洋州
機寫得青鸞一尾秋

春夜二首

銀餅澆茗漱春醒倚遍雕闌曉未成燈火誰家庭院
裡櫻桃花下尚吹笙

香盡銅爐火不增一床寒被臥春冰不知明月將人
夢去落江樓第幾層

山水

翠滴松梢雨乍收山光半為白雲偷江邊可惜無人
住閑却蘋花一岸秋

佑聖宮謁道士不遇

欲向山中覓鳳翎桃花洞府隔雲扃西岩流下無人
管借與遊人半日聽

題小景

種朮栽芝地不荒秋空分碧染溪光山陰子敬風流
在乘醉能來寫草堂

仕女

辛夷花落画闌空新暑熏人玉臉紅十二珠簾渾不
動凉風未到上陽宮

綠袖霜羅織仙衣立近芭蕉怨落暉踏破綠苔羅襪

冷官前昨夜有霜飛

汪景暘石屏

崐崙鑿翠雨瓏瓏曾藉天丁鈇斧功一片青霞吹不
動水精簾影隔秋風

苦熱

搖折蒲葵不作凉小齋如坐甑中央直思西嶺千尋
雪移置東窓七尺床

熏人赫日火炎炎去脚巻衣無處潜十八封姨渾不
見令人怨殺水精簾

題仕女

紫色羅衣澤海霞晝眠花底送金鴉起来調舌教鸚
鵡玉唾香噴齒縫花

懷陳竟陵

竟陵雲水縛真儒坐近棠梨日檢書拋却當年吟軒
子春風一筯武昌魚

苦熱懷蘭谷上人

祝融吹火爇青天江漢如湯日夜煎想殺道人無暑
地清容軒下竹床眠

秋日懷顏僧官

風引清秋入鷹堂桐陰垂地鵲聲凉為官不給官倉

稱自種山秔待早霜

因天如寄聲沈啓南

日望江雲臥草廬烟波無處覓雙魚高僧相見欲傳
語不寫銀箋小字書

寄舘天寧寺 二首

寶樹林中避世情琴囊長掛白雲層蒲團學得枯禪
坐合作東軒長老稱

茶爐吹斷鬢絲烟借得禪林看鶴眠不道秋風何處
起一堆黃葉寺門前

與唐惟勤索紙

魚網無功隸蔡侯蜀江不洗薛濤愁教兒昨日繙詩
酥書破芭蕉數幅秋

天台桃源

烟霞堆裡入青山行盡桃花見玉顏月地雲堦春滿
眼莫教容易憶人間

武陵桃源

清泉白石遠紅塵落盡桃花不換春茅屋烟村雞犬
地相逢都是避秦人

唐廣

戲贈張伯仁陳邦器二才子

白下橋邊楊柳枝新黃嫩綠正當時重來折入尋春
手不比樊川去較遲

爭剪纏頭賞艷歌熏風日日醉鳴珂紅兒一任閑調
笑座上詩人不姓羅

錦綉山河擁
帝居尋春隨處走輕車青樓多少風流句都向金陵胆
上書

秋水芙蓉洗玉肌春風楊柳妬腰肢尊前笑展排徊
拜消得王孫五字詩

小紅樓上沸笙歌醉眼春光艷綺羅坐叱侍兒重勸
酒醉看小隊舞天魔

千里尋春入鳳城吟鞭慣向狹斜行風流一見何郎
面張八元來也不生

花間重見董嬌嬈十載離愁一旦消多謝今宵天上
月送將清夢過藍橋

宮樣長裙剪綠波新興高髻綰青螺酒邊茶裡幽情
密喚得相思入夢多

陳鎏

紅桃碧桃

誰識江東大小喬香肩齊並不勝嬌新裁雪色輕羅袖却倚東風拂絳綃

杏花梨花

廬阜仙人濁面紅玉奴無語怨東風洗粧酒盡春應老夢在西園燭影中

送錢本深歸四明

讀書未佩黃金印老盡胸中十萬兵今日臨岐倍惆悵一篙春水送溪聲

雪景

山中白屋住烟蘿江上冰花洒釣蓑楊度袁公三日臥縣官不至欲如何

贈陳逸人

醉面微紅鬢半星山林高臥養黃寧老來只愛茆柴酒日日看花上野亭

題桃花鷓鴣

瑤池三月正春酣淺綠深紅雨露含莫唱鷓鴣新樂府座中有客是江南

姚廷輔

暮春

花氣吹殘草色深一庭濃綠晝陰陰杜鵑吐盡東風血啼得春愁上客心

期友不至

落花啼鳥滿江村折簡曾招對酒尊吹斷玉笙人不見一窗明月自黃昏

山水四幅

萬丈晴巒柱碧空野花都占兩前紅江船載得金陵酒盡把春光付醉中

萬縷晴烟柳色新生涯都付一絲綸夕陽坐愛船頭穩濯盡滄浪兩足塵

近水茆亭竹數椽闌干橫壓鏡中天霞光入座青山暮讀盡南華秋水篇

雲氣埋空晚色寒白鷺無影玉漫漫溪翁猶占魚梁坐滿袖瑤苔把釣竿

寄弟酾

黃耳無來信杳然幾回吟斷鶺鴒篇明朝風雨西牕夜來約姜肱共被眠

子昂竹

吴興學士趙王孫袖裡霜[illegible]落掃得湘筠彩[illegible]
葉清風千古滿乾坤

荷花小幅

太華峰頭水氣浮玉盤搖影落滄洲不知誰剪江娥
襪痕籍紅雲幾瓣秋

觀梅圖

風颭樓櫚作曉寒霜華吹滿石闌干把杯獨對梅花
坐醉吸清香入肺肝

松圖

乖龍垂影玉亭亭帶得徂徠露氣青夜半天風雲外

起怒濤如翠拱滄濱

小景

翠滴松枝雨未乾江風吹入面皮寒扁舟掛得青油
幙滿眼春山倚棹看

竹鳩圖

風入篔簹萬玉斜一簾晴影綠雲遮山禽且莫頻催
雨明日城南約看花

扇面

兩屐春雲踏白沙抱琴千里入烟霞青山回首茫茫
外一片斜陽照落花

懷悅

客中九日

青山千疊倚江樓紅樹殘陽總是愁種得黃花渾不
賞今年閑却故園秋

清夜聞笛

銅爐風淡篆烟斜月色紛紛遍海涯何處笛聲吹不
斷江天一夜落梅花

春日睡起偶成

春來無處不芳菲門掩紅塵過客稀啼鳥數聲驚夢
破一簾香雨晝霏霏

織女詞

一歲青鸞絕好音金梭織斷別離心天河有水三千
尺不及相思恨寂深

秋江獨釣

蘆葦吹花八月秋碧湖天影鏡中浮釣魚人在西風
裏滿面新涼看白鷗

春怨

寂寞春寒鬥夢魂梨花夜雨閉閑門別來多少紅冰
筯盡作香羅袖上痕

席上贈妓

玉臉生潮酒半醺田風吹皺綠羅裙相逢一笑休回首畧許樊川識紫雲

東山見月

沽酒寒窓太白浮月華雲影兩悠悠夜深獨坐江樓上困聽笙聲忘却愁

荷葉白鷺圖

風外輕飄項上絲藕花香裡立多時游魚不起秋塘晚啄盡青萍不濟飢

遊道院

寄跡烟霞即是仙青精飯熟可延年碧桃開遍春長在壺裡原來別有天

白蓮

白蓮開遍玉無瑕月下看來不見花昨夜凌波仙子過幾雙羅襪墮青霞

紅蓮

小橋流水淺浮香灼灼仙葩照夕陽萬片紅霞都剪碎西風零落水雲鄉

湖山寓目

綠樹春山屋幾層岧嶤天際可人登白雲堆裡前朝寺醉華題詩記昔曾

次蘇雪溪韻

江湖千里與雲遊隨處題詩得暫留昨日倚樓嬰醉眼青山遙落鴈邊秋

題平湖秋意

樹色蒼蒼隔暮雲鑑湖風定水無紋何人正把船頭酒坐對蒼空數鴈群

美人秋臥圖

倚窓晴日午風微胡蝶偏從夢裡飛冰簟銀床紙正穩巫山近日雨行稀

春江獨釣圖

春水湖頭小棹歸綠楊如線拂漁磯夜來留得陶尊

酒一曲滄浪醉夕暉

春閨怨

庭院春寒花未開羅鞋踏破綠香苔流鶯先在櫻桃樹啼得離愁月下來

題画

水泛蘋香雪滿洲漁梁平處浴群鷗半醒半醉扁舟客載得南湖落日秋

漁樵問話

生計綸竿與斧斤相逢且共話斜曛掛蓑未釣鷗遊

雨弛檐先分澗底雲

春山雨霽圖

千山翠濕雨新晴烟霧茫茫草樹平行客不知春早晚杏花風裡聽鳩聲

溪橋晚眺

一派春光望眼賒緑楊亭館是誰家相湖千頃連天碧都付漁舟載落花

牡丹

百寶闌邊錦作堆歌鍾來賞費春醅向陽亭館東風早不必花奴羯鼓催

登城望鴛鴦湖

一上高城思不群東風吹面洗餘醺紅船鳥榜春湖上多載銀箏入暮雲

過相湖

扁舟飛出相湖東花片紅穿樹底風纔聽前村鳩喚雨斜陽又在暮雲中

春興

花氣醺人似酒醇東風隨處掃香塵不知画舫琵琶月載得南湖幾度春

七言古詩

李孟昭

遠別離

舊別離新別離人生別離無定期前年郎遊蜀山去今年又客黃河西黃河之水直向東海流滔天捲地無時休不洗人間離別愁蜀山崢嶸險而固六龍回日車猿鳥亦難度不斷人間別離路別離之情良可傷白日苦短關山長關山長白日短鬱山漠河河又滿河又滿愁難平妾顏未老郎無情

題天山枯木竹石

龍虎真人張鍊師麾斥八極乘氣機有時騎龍入瀛海拾得翡翠珊瑚枝歸來揮洒一斗墨寫出瀟湘煙霧姿靈嬀鼓瑟老蛟舞帝子吹笙丹鳳儀雨窓見此毛髮竦恍惚元氣猶淋漓但恐六丁驅雷破壁來下取等閑不使常人窺

題龍舟圖

搏桑瀚海無驚波汴渠之水通天河樓船萬斛龍驤舉翠幕珠簾圍綺羅中流簫鼓發棹歌噴濤激浪如奔梭水邊臺殿望來久揭天人語歡聲多拂堤楊柳黃金色鶯啼燕語春風和春風秋月樂未極回首落

日西山河落日西沈水東逝人生不樂將如何

驄馬圖 為楊繡衣賦

青驄馬騏驥姿天生骨相亦權奇春風為鬃霧為鬣五花滿身雲陸離青絲絡腦黃金勒紫陌騎來動秋色五陵俠少不敢看知是霜臺綉衣客繡衣客真俊髦胸中冰鑑明秋毫攬轡已使豺狼避按轡寧容魑魅逃丈夫得志有如此耿耿丹衷報

天子乘驄事業古猶今會見芳名播青史

春山行樂圖

山人愛山復愛畫一筆掃作春山圖春山行樂在何處虎林城邊西子湖十里水光天鏡落六橋草色烟絨鋪紫騮俠客錦半臂長鞭裊斷青珊瑚橫笛短簫催落日醉後耳熱歌嗚嗚東風滿面吹不醒狹斜一咲青蛾扶入生得樂不可失何必乾沒青雲途高堂看畫發長歎為君倒盡青絲壺

題畫

飛花入簾宮漏長游絲落絮春茫茫金鞍駿馬青絲勒綺閣小娃紅粉粧黃金作丸落花底啼鳥隔花飛不起明朝更欲載東風與賞櫂船放春水

李孟璿

獨漉篇

獨漉獨漉愁人心泥水没人濁且深明月不可見明珠那復尋昨夜床頭三尺鐵躍鞘時驚吼鳴咽父仇未報恥未雪休論明珠與明月犀象不須斷蛟鯨不須剪與仇戴天古所戒獨漉獨漉君當勉

坦然老人歌

坦然老人真坦然不求才行人間傳不賦蜀道難懶和滄浪篇送窮乞巧皆無言坦然心地何所以皎皎白日懸秋天桑麻田松菊園乃在武林之北清溪邊傍溪茅屋只數椽兒出耕常乾乾閑即飲醉即眠兒女嬉笑南窗前

皇天平平無黨無偏坦然老人真坦然我欲移家相近時周旋與爾含哺鼓腹歌堯年

烏夜啼

烏夜啼向何處啞啞繞妾庭前樹天涯遊客天應憐烏亦有情啼不去定知明日

天恩到天邊啼烏夜先報烏兮烏兮從爾啼爾知妾苦為妾悲妾手促寒機織錦製郎衣衣成寄遠道願郎衣着蒙恩早郎衣錦歸有時亦烏長宿庭前枝

姚綸

秀水春帆卷 送陶伯鉉之京

秀水東風春拍拍綠漲蒲菊艷行色春帆一片雨中
飛蘭舟遠送朝
天客此客義高誰敢攀黃金不博平生閑鑿池引水看
明月移石和雲堆泰山風流迴出豪家右韋曲看花
金谷酒萬卷曾收架上書五株還種門前柳此去乘
風覲帝歡花明劒珮曙光啼
天顏咫尺瞻來近携取爐烟兩袖歸

春閨怨

春閨無人春日長鶯聲恰恰啼垂楊美人睡起倦梳
洗芳容嬌𣈆梅花香綠雲鬅鬙釵半嚲蛾眉蹙處閑
愁鎖繡奩塵掩秋月輝口脂紅淡櫻桃顆玉笙何處
吹伊凉紫騮驕嘶隔粉墻停針傾刺雙鴛鴦倚闌躊
躇空斷腸守宮點腕紅凝血一寸芳心萬愁結宜男
正開郎不歸東風滿地梨花雪

商山圖

哀泉漱澗癡龍泣怪松挾風凍蛟立翠濤一片落晴
空金粉飛花香不濕斷崖削出翠重重似隔人寰無
路通其中人物異朝市厖眉鶴髮秦時翁一翁拂苔

懸磐石一翁倚坐松根側笑談亹亹不知疲順指山
童東書冊兩翁度橋步遲遲芒鞋躡雲詩卷隨放浪
高歌紫芝曲麟鳳不受人間羈吾侯此圖誠罕得半
幅生綃百金直誰從黃綺識風儀幸藉丹青窺遺蹤
遯世無心謁
帝闕采芝甘分終商顏如何不悟留侯計却被玄纁
出山

贈許復初琵琶歌

姑蘇許君抱奇質丱角聰明解音律扁舟汗漫江湖
游北曲琵琶推第一昔年觀光上
京師挾取紫檀槽自隨五陵豪俠知姓字下榻款留惜
恐遲相携秦樓醉花柳紅袖兩行爭勸酒轉軸撥絃
方歡彈忽見君彈皆縮手梨園子弟徒紛然以師事
君君始傳絲縎錦段鐙遺贈春風滿載東歸船歸來
解后汾湖見陸友蘭家共華宴咲殺潯陽江上娼抱
得琵琶半遮面青絨織條斜搭肩象牙作軫鵾雞絃
緩彈徵音度十指急彈大聲驚四筵一聲梅花落香
雪兩聲驀馬敲風鐵三聲鶴唳青田雲四聲龍吟滄
海月五聲冷冷青天鳴[illegible]曲澗聞哀湍六聲猿[illegible]
雒虛籟似啼[illegible]七聲八聲毛髮立[illegible]

表銅盤濕九聲連十怒濤翻驪珠滿把鮫人泣曲終
擊節更高歌響遏行雲月在河座客聽來歎雙絕痛
飲不惜春頹酡酒闌漏盡東方白別去幾年無信息
謁來忽下鴛湖風知在竹坡高士宅相逢又別情不
堪一揮分携更蕩南不學江州白司馬詩成揮淚沾
青衫

山水画

雲溶溶山重重連峰起伏如游龍石梁跨澗形穹隆
飛泉百尺懸玉虹泉聲響答松杉風松花落粉香濛
濛紫芝瑤草壽千年絕境似與蓬萊通松間磐礴三

老翁厖眉皓首冰雪容兩翁對奕爭機鋒一翁嘿坐
神自融東來一翁携短笻小童五尺挾焦桐此圖點
染真自工筆意彷彿前人蹤我生深幸逢時雍髮已
種種心猶童資情非無才不充甘作識字耕田農今
朝見画興即濃頓覺爽氣清雙瞳何處有山如画同
頽移巾舄居其中

胡人出獵圖

黄榆白草秋騷騷馬上北風如怒濤胡兒拍馬飫為
橐沙磧飛來塵滿袍踏雪下坂命擲毛妖狐狡兎不
可逃歸來一醉濃作歌胡鷹尚縶青絨縧

沈思

房中曲

葳蕤繡帳垂蘭堂湘簾捲月鮫鬚光象床塵汙鴉頭
襪雲髩欹横金鳳凰枸欄深鎖鴛鴦窗翠被生寒愁
兀兀玉奴夜掛紅守宮春風染透桃花骨蠟燈懸影
映窗紗青絲嘶騎不歸家琵琶撥盡相思曲楊柳籠
門啼乳鴉

白紵歌

柳腰雲髩如花女飄飄長袖隨風舉且停緑水歌白
紵急管繁絃雜宫羽姑蘇臺前秋夜長星漢低垂明

月光金盤高燒蘇合香君王酒酣情未央銀燈相照
歸蘭房

貝宫人詞

水晶宫闕高嵯峨𫚭車海馬揚洪波追呼江伯招湘
娥鏘琅環珮襟鳴珂長眉鬭月翠青蛾小鬟進酒擊
金荷吳田玉頰生微渦紫鸞翔烟翠姣舞陽侯吹笙
擊鼉鼓東方龍君嫁龍女萬頃桑田起風雨幽蘭凝
香啼霧渚九節菖蒲酹靈醑千年骷髏作人語石郎
寄與相思書眷心遙遙雙鯉魚阿姬答贈雙明珠

吳娃曲

海棠含愁泣春雨翦柳垂烟鎻金縷東風裊裊吹晴
絲雙燕飛来向人語西鄰小姬年十五細骨輕軀學
歌舞將身嫁與遊冶郎無奈花前別離苦琵琶撥斷
鵾雞絃玉釵擊碎鴛鴦股低眉斂恨對銀缸紅粉樓
頭月當午

莫愁曲

光風轉蕙吹幽香遊絲薄霧春茫茫百壺綠酒勸郎
飲多情誰似盧家娘明珠雜珮聲玎璫鸞裾鳳帶茱
萸囊蛾眉八字寒翠蹙星眸兩點秋波光楚腰衛鬢
桃花粧敲金戛玉歌新腔牽雲曳雨帰蘭房

大堤詞

妾家住近横塘隅鴛鴦紋繡紅羅襦蛾眉淡掃遠山
碧耳璫低垂明月珠蘭風吹香大堤上柳絲搖金花
一作障玉壺清酒波粼粼鯉魚尾雛猩猩唇豔歌宛轉
一作凝流雲勸郎徘徊留好春好春不留愁殺人

勞勞亭歌

青春送别勞勞亭柳枝縮霧春冥冥美人彈筝勸郎
酒傾盡沙頭雙玉瓶車行馬馳疾如電東飛伯勞西
飛燕歸来紅泪潺殘粧白團半掩桃花面

蘇正

題姜碧林所藏董羽畫龍

天池昨夜飛霹靂烟雨濛濛迷七澤數聲驚起老龍
眠捲起銀濤向天立金沙灘上霧奇形靈蹤攏朧
風生雙瞳如虹射海日鱗甲錯落光縱橫蜿蜒仰視
雛龍小變化由来向雲表萬里飛騰勢莫當瞬息層
霄迄如掃董君誠妙手寫出真絕奇想當盤礴勞意
匠思花落筆光參差老龍行雨倦且伏小龍偃蹇初
學飛徘徊相顧有真意畫圖彷彿傳天機頭角崢嶸
何夭矯飛躍偏能順天道何當吸盡滄溟波滴滴乾

坤澤枯槁

擬車遙遙曲

車遙遙向何處秦山蜀道行路難欲挽郎車不能住
郎心重利多薄情閨中愁對月華明妾心願似青青
草到處相隨轍迹行

擬白苧詞

銀河帖浪涼雲開明月影遂交疏来吴姬秉燭夜剪
裁官家明日宴高臺有女顔如玉錦作團尽金
作屋年年歌舞樂繁華猶恨西飛紅日速裁成試舞
春風前慶霜廻雪輝華筵酒翻塵汙不自惜一心但

歎官家憐却思貧女初織時千梭萬梭愁淚垂

夢中謡和韻

素絲牽恨寒聲歇冰簾懸愁浸微月畫屏金鴨香濛
濛錦帳流蘇慘離別千金買歡驚枕邊孤魂怨入朱
丟絃梨雲壓夢飛不去嬌鸎愁語珊瑚烟玉釵敲碎
芳心亂軟綠嫣紅躡相見舞衣香減不勝春相思鉛
淚凝歌扇

山水圖

群山巃嵸映天起黛色朝來淨如洗長江一帶平不
流咫尺蒼茫含萬里紅樹江村易得秋幾家茆屋隱

林丘鳥邊十剎龍烟暝風裡孤帆帶月流懸崖絕壁
蒼苔路飛瀑潺潺捲寒素近浦漁歌落照斜隔溪樵
唱烟光暮林下有人開竹扉斷橋流水客來稀白頭
坐老江山景却笑紅塵未拂衣

題松泉竹石圖

君不見蓬萊山蒼松白石盈其間上有凌霄挺翠之
竹影搖曳下有盤渦觸石之水聲潺湲紅雲紫霧相
掩映金芝瑤草同斕斑山中仙人引黃鶴碧瞳綠髮
桃花顏霓裳時來戲其下天風吹笑何蕭洒數聲靈
籟澗邊鳴一派驚濤月中瀉石泉流出光如脂血凝

瑪瑙含清輝掉尾蒼虬勢初起剔毛幺鳳嬌難飛咲
把瑤琴促三弄洞口花枝醉春重白雲如水天際來
驚醒洪厓不成夢閑來濯足弱水流憑夷股慄天吳
愁甕裡松花釀初熟石床一醉三千秋夏君自是瀛
洲客目覩蓬萊纔咫尺華端彷彿傳天機生綃亂洒
金壺汁高堂粉繪寧可數碧海三山渺何所此日披
圖發浩歌醉中賦筆凌鸚鵡吁嗟此畫貴莫酬瑯玕
玉樹珊瑚鈎還君不覺三歎息掀髯一笑蓬山碧

送杏莊吳孟瑜還雲間

酌君以玉壺之美酒贈君以雲錦之新詩酒澆胸次

之磊磈詩寫身外之歔欷天涯同是飄零客一笑金
陵偶相識交情何啻弟与兄無日論心不分席去年
送子歸故鄉楊花飛雪風悠揚底事今年又別君落
花滿地紅紛紛和烟折柳都門道攜手春風訣不了
匆匆歸興不可留離別空令惡懷抱我欲為君扶劍
斫地歌歌聲激烈愁轉多又欲為君抱琴橫膝彈知
音去後同誰歡不如與衣沽酒重與酌忘形且盡尊
前樂今朝席上猶綢繆明日相思兩寥廓子歸去宜
早來相期射策黃金臺致君堯舜摅奇才慎勿臥老
南山隈慎勿臥老南山隈

陳顥

題杏花脩竹翠禽圖

鴛湖雨杳春正濃杏花作陣迷東風乍看月色照霜
白熱視酒暈上潮紅一枝兩枝亞脩竹千朶萬朶炫
人目何處飛來雙翠禽彩香深霧踏烟宿君不見羅
浮山中殘月昏綠衣惱客消吟魂何如此老對君子
坐令淸氣充乾坤

雲山高隱圖

遠山淺淡蛾眉綠近山濕翠如膏沃西風作寒呼雨
收雲氣堆成白銀屋幽人斂迹松雲巢蒼藤覆木蒼

烟飄村近時聞鷄犬煙深不見歸漁樵蔓草結茵
春渦麓暗泉瀉岩聲碌碌太白舊隱庄廬山司空今
住王官谷讀書養道不外求飲水飯蔬良足謀平生
我亦慕肥遯烟霞每欲尋丹丘高軒畫圖雲一幅萬
里乾坤渺雙目有山如此可卜鄰擬結茅茨謝塵俗

題三友圖

巨鰲戴山山勢高堆銀湧玉千層霄下有寒梅落香
雪上有怪松掀翠濤是誰對此發深省醉筆一掃玄
雲冷移來泰華千尺龍分得湘雲數竿影君不見桃
李紛紛爭聚首不識冰霜有三友

漁舟對飲圖

碧山雨過秋色淨大江風恬水如鏡何處阿翁挾髮
絲嘆傲江山發幽興青楓渡口生夕烟舉網得魚魚
亦鮮一壺春蟻傳歡竭月出未出天蒼然醉來忘却
人間事長嘯淸風滿天地君不見邯鄲道上車輪忙
役盡機心爲名利

蘇平

賞牡丹

細雨吹香散紅影花枝倚闌如睡醒畫欄楊柳搖金
絲嬌燕窺春晝方永東君昨夜施天工一枝開到緊

華叢國色天香世無比群葩不敢爭春風輕縠籠烟
照晴旭婀娜真妃初出浴卯酒微酣猶未消絳綃輕
掩臙脂玉堂中高人列仙子愛花直欲同吾語長日
歌鍾賞好春花下淸尊爲吾舉數聲羯鼓催飛觴酒
闌一笑情茫茫觥籌交錯恣歡謔共將酩酊酬花王
轉眼流光急於箭不惜千金買佳宴歲歲看花到白
頭來與花神作吾春

丘吉

陳廷和　栖碧軒

四水射城城腹穿孤山頂天天脚懸波光洗春作翡

翠嵐氣吐曉為青蓮陳家小鳳要紅尾栖穩烟霞飛
不起補巢啄破滄海吭翻身撲斷崐崘耳書簾薄織
氷玉絲碧雲漏影凉叅差江妃染衣送藍葉馮夷擣
藥調松脂鳳兮鳳兮河東薛研史覃經飽氷雪忽驚
瀛女一聲簫山城夢醒梧桐月

夢鶴軒　為張子靜賦

枕凹一竅瑪瑙空吟魂飛入壺天中西堂春老草烟
碧楚臺雲歸花雨紅胎仙呼出滄海月三珠樹杪星
河列天風滿背笙聲凉山經兩耳香烟熱不藉王子
韓児搖身如胡蝶同飄飄去辟一棹擊空水揚州萬

里纏錢腰覺來露白松牕曉雄雞一嗥若花老縞袂
玄裳何處歸蓬萊翠出青天杳

鴈門太守行

妖虹吸湖湖欲乾旌旗搖地龍蛇寒吹蘆擊銅風為
酸麒麟玉剖何時完青娥粉頸芙蓉落凩雀羅空天
寂寞獨抱蒼龍泣莫雲紛紛青血飛山郭

浩歌效李長吉

葉風吹海波作塵桃花幾落瑤池春昆明刼灰千度
變彭生喬死車廻輪帝遣玄夷劚禹穴神書一發天
機泄媧皇煉玉烟霞紅星旋斗斡圓無闕吳姬皴來

生紗裙胭脂水染紅花雲長生木瓢順天性英雄滿
眼徒紛紛原也何醒伶也醉銅龍水咽銀蟾墜風流
蜀柳張少年須臾白雪生華顛

松菊軒　蘇秉衡尊翁也

馮夷踏破海底天七鬣鮀吸飛蒼烟洪崖飽飯練若
髓瑤池飲水延長年南陽節華骨半丈紅日流精久
滋長蜂黃洗開玉女顏胭脂滴碎仙人掌生來不早
帝主人風流識得眉山孫細花浸粉甕香注落英勇
金杯灑吞避名節結打頭屋影作輕雲染窗綠顏然
醉熟重陽秋咲搊凉風洗雙目

和梅花道人墨菜韻

玉骸毛冷玄雲濕寒光掃電山靈泣須臾秀出春一
根山烟染作青瑤色詩翁齧齏如齧氊不費八日萬何
曾錢庚鯖錄上無饞涎老牙不與猩唇便信民何必
專注年百事可做吾當前

江南愁　為夏廷璧賦

真珠買春春正青花魂結夢東風靈天桃一葉渡江
水五色綵雲飛不起綠香斗帳吳綾寒芙蓉不合鴛
鴦歡倚遍六闌春不見多情畨作江南愁

蔡文姬歸漢圖

中郎得女如得子青瞳流光剪秋水綉韉乘龍花燭
中玉笙吹鳳紅樓裡海棠一夜埋腥烟洗朱滌粉重
移天官衣剪毳白狐蹙玉脂泣血黃羊氊阿瞞誅璉
中郎後綉衣一騎黃金走悲笳蘆叫生南音胡鴉一
雙落纖手銀鸞淵馬馱春嬌袖梢冰筋東風消歸來
秋雨赤龍化天涯回首愁雲飄

雪溪

一北風吹天天作寒端苍攪地春漫漫神刀剪碎白鵝
羽天帚掃破梨雲團鑿玉作溪淨如洗凍壓長蛟飛
不起萬家雲合茶煙低兩岸冰深綠波死溪中小棹

橫蘆樸谿翁吟有高擁頭笳紫獨醉丸盆底清寒不
入羔羊裘

呈岳府公

萬丈焰光燒杏花宮壺賜醉紅流霞衣上春雲臥金
鷹甚端夜月飛霜鴉忽剖麟符出鵷鵲保障東南天
一角朱輪碾碎妖塵痕青霄垂下陽春脚嘉穀滿野
村有春山川槁木生華風廉牧皆推薦次公台星早
照薇垣東

題懷鐵松雪艇　乃水亭名也

伐木縛椽低作屋粉素重塗光奪目不寬不窄如野
航一天白雪寒蓬覆鴻濛凍合無纖痕夢現飛入梨
花雲氊氎無風起塵垢玉壺有地藏陽春日倒銀罌
吞綠蟻醉倚闌干俯春水眼前舟楫如梭飛世事茫
茫歎何已

岑琬

思親詞

朝思親思親垂涕淚暮思親思親形夢寐夢中相見
猶平生覺來無處聞音聲承顏問寢竟無日天荒地
老魂冥冥慈烏啼啼月未落庭樹欲靜風愈悪

滄洲閒鷗懷底學正桂運同二首

我有友生在滄洲思之不見心悠悠木蘭為楫沙棠
舟南來鼓棹乘中流嚶嚶好鳥如相求載飛載止鳴
不休頋以盟言結綢繆為余一洗萬斛愁何以報之

青琳球

我有故人在長蘆思之不見歲云徂昔從青瑣陪追
趍今日雲霄隔沼塗故人有學為真儒故人今譽達
天衢願借餘力為吹噓斗水活我涸轍魚何以報之

紅珊瑚

三洪歌

昨日過徐州洪崗師鼓錢墉水工水工住近知熟路

手把長篙引船去船頭浪激如屋頹船底石鳴如殷
雷東撐西拄招且呼水工視之猶坦途我時舟中々
不懼安危任天天有數今朝過呂梁口娘娘在先呂
梁後端驚石狠百倍徐仍傭水工防不虞水如灘瀨
堆石似攢劍戟疏鑿到今平未得水工叓傭還盡力
垂險穩經繞一息乃知水工捷有神篙師鄙夫能委
人可憐男兒懷利器自學操舟翻敗事又如即鹿無
虞者惟入林中不能舍今觀水工鎮三洪得無感慨
横心胸從茲客行不畏水石惡惟惧人心難測度

春晚曲荅朱中書与誠

東君欲歸風雨急滿地斑斑落紅濕美人對此惜芳
華小立閑庭獨含泣鶬鶊慵語蝶慵飛酸心暗逐青
梅肥麝臍龍髓久寂寞未試囊中文綉衣逝水流光
鳥過目蟬鬢蛾眉豈長綠絲絲紛愁緒亂於絲翠袖無
言倚脩竹

劉稽

風胡子鑄劍歌

鸊鷉血濃電光紫劈山斧析巨靈死山鬼無功歐冶
愁精誠盡屬風胡子混沌竅破噫氣通太白埋伏金
在鎔二龍躍冶抖光炸兩劍出世成雌雄乾剛坤柔

羅紋脉々然至寶盈三尺淬鋒直取銀漢水殲鍔要
待媧皇石魍魎鯨鯢遠遁藏琰琫時時留尚方豈獨
衛身呵不祥可以正國扶綱常縱使有時遭晦蝕古
獄秋風土苔色神物精英終不凋延平風雷生頃刻
乃知古之造化手能奪乾坤五行秀蒼天可補山可
平人世諸難更何有風胡風胡尔術正且奇此心洞
見天地機自從鑄罷雙龍劍中國奠安朝四夷

章文仲

巫山高

巫山高巫山長群峰四面起壁立萬仞强飛泉落雲
破厓石巨木夾道啼豺狼中天孤高不垂地白日卓
午如夕陽弄説巫山高重憶巫山長容行不樂遠攬
戀沾衣裳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玄君馬奮飛臣馬前東為齊魯西秦川
南有荊楚北燕然臣馬哀鳴尖中道四郊衰草生寒
烟君馬去已遠臣馬不能挽懷君心徬徨日暮仍在
坂

王淮

望雲卷

魏首復魏首瞻彼山上墳不見山上墳但見山上雲
山雲悠揚無定據偶向雙親墳上住然盡高龍翠柏
梢白衣閒掛青松樹晚向岩前趂鶴歸朝來洞口從
龍去瞻白雲念雙親雙親去兮知幾春徊帶白雲落
心逐白雲飛白雲白雲若有知也應為我含憂悲

唐廣

寒夜與王栢源話別

月鉤飛光入簾幙凍露作霜削袜蕩紅爐坐擁紫貂
裘銀燭花前傾瀲灔落四明仙子詩中豪咲談舌上翻
波濤明朝長嘯出門去海天一鶴孤雲高

題紅梅

縞衣素質羅浮玉一夜東君換粧束胭脂肌肉映生
綃桃李麁踈海棠俗初疑仙子萼綠華乘鸞下降羊
權家珊瑚如意紫玉節擲來淵地成丹砂又疑阿母
承華殿武皇一咲陪春宴侍兒偷吸紫霞漿醉痕燒
透東風面漁郎錯愕劉郎猜武陵有地非天台碎錦
坊中向誰得定惠院裡何年栽我住江南見來慣坐
對苍枝叢長歎世途賞鑒苦無多正色真香詫妖幻
居然難奪堅貞節傑立空山獨高潔請看綽約群芳
中誰及朱顏傲冰雪

岳府公五馬圖

岳楊華表風條長細草綠染烟痕香太平驥骨不足
用東原散放春茫茫前一疋青霞色三驄勇出刀
痕容濶鳥弄青勢如飛奚官緊頓黃金勒中間二疋
齧且行雄姿俊爽見者驚血吻嘶風虎豹怒鐵蹄蹴
霧鼓龍爭後來二疋竹削耳歘歘行來落花裡乜線
光搖白雪毛一塵不動烏絲尾渥洼異種曾空群翩
翩五朶飛晴雲何人叱毫得天趣風流絕勝曹將軍
戟枝高揭凝香閣神物通靈欲騰躍明朝陌上駕朱
輪誰道君侯非伯樂

張淵

愛雲

西山爽氣來拄笏心神開龍騰虎變一日千萬狀銀
河錦綉天孫裁太乙宮中補龍袞玉晨君畔扶璃臺
為國靈菅莭乘風下蓬萊去霞城頭化甘雨洒掃吳
越無塵埃旱火不光天不災萬民鼓舞聲如雷長願
從龍上下八方去濟時大展波瀾才

賦得浙江秋濤送別

秋風吹乾尾閭穴轟雷懸山勢鼇足折扶桑枝桑萬里
長日晏跤烏口流血天吴九首拱冰山蜃樓出沒虛

無間乾坤怒氣角雄壯百川波浪俱西還水犀暗發
三千弩白馬回鞭仆旗鼓吳兒踏浪愁海翻龍子含
珠向人吐蝸頭小舫浮青冥萬竅笙鍾天上聽醉倚
柁樓身欲羽蓬萊一髮烟中青

子母雞圖

青春日煖苍陰移家雞子母相追隨母口有粟吐不
食但願兒身肥且肥兒腹飽母腹飢一生辛苦將奚
為明年羽翼欲飛去那記如今含哺時

烟水村居

煙蒼蒼水茫茫幽人住屋烟水之中央日出無光曉

簷白鳥飛不到秋天長冰綃一幅織銀漢驪珠萬斛
輸龍堂倚闌笑見百東坡化身一一芙蓉裳賞花鉤
魚掃地燒香浮以太白養以中黄新詩凌鮑謝清夢
到羲皇嗒然隱几不知我孔丘盜跖俱亡羊君不見
瑣蠻紛紛争日夕一心死嗜紅塵場安得知烟水之
霧無何鄉

鳳將鶵題魏冢宰得孫卷

君不見鳳將雛鳳得鶵將鳳不孤鳳有德在後天生
尒鶵絶代無日月照曜文章軀朝食青琅玕暮立紅
珊瑚春[illegible]出丹穴若花映海啼後烏日長羽翮

不可鍛意氣直欲吞江湖乾坤有時泰草木有時蕤
鳳將鶵遊天衢鳴聲上下達即都十二樓頭銜瑞圖
君不見鳳將鶵

送神樂宫楊道士教郡庠樂回

金陵道人登鳳臺青霓扣額呼天開鴻龍玉狗鳴右
鑰傳得雲璈入神樂吳興太守束帛飛萬里雲霞吹
𫄨衣騏驊鞭過五湖水杏壇一日生光輝指下陰陽
勞摸索韶濩分明歸徵角回琴點瑟天機張鳳舞龍
飛海波作大成一曲聲亦終神出鬼沒雷電從道人
掉手謝𦍒羔翩翩睎髮扶桑東夢鶴江湖渥起滅總

鈷𬭩松鬣投穴試問猶康學養生石髓何時遇王烈

陳雖

贈沈惟靜司史

先生筆力挽萬牛江山鬱出胸中秋醉來洒墨不停
手頃刻白雲如水流滄洲白石漁樵路東抹西塗有
神助試將工拙訪前人不使高商稱獨步

唐庠

呂山花園池亭

靈鼇駄山出平地光彩玲瓏形負蓬萊尖却左股
青廬疑分來一拳翠清池玉鏡光月影圓玲瓏寸頃皎

琳烟玉女梳頭處明鏡山畫洗硯迷青天鶴汀高處
開亭館一片春風沸絃管梨花雲淡綺窗虛沉水香
清金鴨煖我來一嘯烟霞層魚龍跳躍猿猱驚始知
仙境在人世題詩欲喚安期生

姚廷輔

夜聽讀書

明月如練秋窓寒北斗垂柄横闌干鄰家少年夜讀
易吾伊不歇銅荷乾手弄牙籤翻錦帙咳唾飛珠神
鬼泣坐來近戸正琅琅夢覺隔籬猶嚦嚦人皆聞此
心躍然我亦聽之欣不眠家有是聲良不俗画樓鼓

樂徒喧闐

春日與懐鐵松遊鴛鴦湖

鴛鴦湖上春波平鴛鴦飛入菰蒲鳴秀州女兒肌骨
軽蘭舟蕩風身欲淩画船有客雙瞳青把酒聽歌勞
目成何人打鴨鴛鴦驚春雲水郭花冥冥落日催空
春一罌誰家綺閣猶鳴筝

春夜吟

金鴉無光蟾欲生十二水簾卷影撼銀缸火底玉懸
落瑶笙殿上青鸞鳴寶鴨灰紅爐火熱侍兒嗅脱羅
裾摺秋千庭院静無人杜鵑枝上猶啼血

懐氏北老園宴集

彩石疊山雲有根鑿地作池泉不渾闌干倚紅花散
影堦面掃緑苔生痕行厨送酒客満席賓奮翠滴羅
裾濕我生願醉不願醒莫使日駒空過隙

陳鑾

西翠樓

日射金天紫霞燒滄溟背去蓬莱遠百尺高樓起碧
空水玉玲瓏小簾卷碧紗窓戸開烟蘿白雲飛散青
山多大峯舞落紫塞鳳小峰抹出波斯螺太白老仙
面紅玉雲中笑坐著毛鹿相約盧敖作勝遊長向瑶

池漱芳醪歸来沈酣呼欲醒鬅鬙亂髮摩雙睛夜深
招手喚明月口吹鉄笛蛟龍驚露洗松筠濃欲滴蒼
汁染雲蒼根濕天際朝来爽氣多拄笏時時看秋色

廣陵月色

錦帆一落東風裡萬斛螢光飛不起冰輪輾破瑶天
雲回首長空浄如洗詩仙酒酣吹玉笙天女夜深花
下聽曲終白鷺忽飛去二十四橋香霧生

影波軒

乾坤浩浩春無根元氣日夜浮崑崙誰驅神工鑿地
脉溪聲正落刀椎痕楊家小軒如画舫鰕鬚半捲溪

聲上二間塵卅六水中天五夜星河盡搖蕩鴛鴦瓦韉
魚鮮齊芙蓉絲幞鵁鶄飛紫檀火活寶光燦方諸水
滴銀蟾飢菱花磨秋二千頃月明照見魚龍影陽侯
曉踏玻璃翻鮫人夜泣珠璣冷我來日日傾沆瀣坐
看鯉魚吹浪花露蘂英近碧窓舞興酣欲上黃河橙

春夜曲

杜鵑枝上啼紅血荼蘼架底飛香雪二八佳人錦綉
襠翡翠樓前拜新月寶硯吐氣游絲長蝴蝶宿花魂
亦香銀缸耿耿照離別淚痕洗盡梅花粧

懷悅

過下邳有感

吳鉤腰下雙龍泣十萬心兵森劍戟金鞍駿馬珊瑚
鞭楊柳官橋送春色杏花雨歇東風顛荒城日落途
青烟呼童沽酒酹黃石土人咲指圯橋邊

賞荼蘼

東風吹春春滿天妖紅豔紫皆紛然荼蘼花發萬蕋
雪玉肌粉面香娟娟呼童捧罍開綠蟻杯吸花香醉
卷底玉山忽倒青娥有花影滿頭扶不起

題梅花道人山水

梅花道人画中史盤礴寫山手不止屋間樹杪雲漫
漫濶鑿山根石齒齒兩翁杖底溪有梁松子亂落溪
雲香平堤十里燒痕濕高閣一榻秋陰涼方丈蓬壺
繞咫尺瑤草琪花亂晴色憑誰借我并州刀剪取烟
霞半空碧

鐵松齋夜酌

老兎上天流夜光白鷹作陣啼清霜銀荷剪花火吐
焰手擦靈鮮看寶劍青衣開尊傾翠濤詩成落筆飛
霜毫井泉煮茶鐺瀹雪白玉作杯口銜月知心四三
咲不停累飲不醉通仙靈人生聚散不可必歲去何
須歎頭白

五言古詩

李孟昭

擬古

客有孤桐琴朱絃黃金徽持之忽見贈悠然寄遐思
一彈至三歎餘音一何悲流水與高山洋洋復巍巍
豈無知音耳於我何見遺懷哉伯牙翁絃絕傷鍾期
悵焉不終曲臨風欲沾衣

李孟璿

擬古

卞氏有美璞採之荊山中至寶不先剖獻君乃至公

玉人何嬌猜三獻兩見刖抱之發長號淚盡繼以血
宋人貴凡石得之梧臺東周客視之唉本與瓦甓同
思言翻見惡蔵之愈深固自詡天下珎和璧安足覩
嗟哉優與劣賤目豈能別

煌煌匣中劍傳之歲云久霜花耀芙蓉鋒鋩絶塵垢
想當冶鑄時功奪元氣母洪爐沸离坎雷騰六丁走
成之極精英宇宙同不朽初埋豐城獄應有神靈守
紫光如晴虹夜夜衝牛斗博達徹張雷千年落誰手
晚墮延平津一去知何有神物由天生變化終相偶
利鈍與離合時哉諒非苟珎蔵不可玩長作蛟龍吼

安得持獻君一斬奸邪首

姚允言

蓬萊小景卷

蓬山渺何許杳在滄溟東陽烏上扶桑照耀金芙蓉
中有神人居瑤樓倚琳宮崖産三秀芝澗羅五粒松
涼飈一披拂金彩香濛濛群仙下飆輪黄冠冰雪容
環坐如列星從以雙玉童璚芳薦金醴清商漱絲桐
胎禽挾其雌翩翩亡來從回瞻高寒外似與銀河通
雪瀑垂素練星橋横彩虹霜髯性頗靈已解迎仙翁
羽人鞚白騾矯然若游龍仰次兩飛仙逍遥碧雲中
俯憐一葉舟萬里凌長風兩惟仙所都可想不可逢
今辰見圖画使我心神融我亦希仙徒未能脱樊籠
相期拾瑤草有待訪崆峒

夫子學師襄琴圖 為劉克剛題

周衰樂廢缺正聲幾湮沉苟無竊識者世遠將焉尋
所以孔聖人優學師襄琴初彈猗蘭操再鼓文王音
至和格鳥獸蹌舞娛人心此畫寓遺意山高流水深
披玩發長慨視古猶視今

蘇正

古離別

近別亦費思遠別思更長臨歧送君行欲別猶徬徨
悵望萬里天道遠不得將昔為雎鳩鳥今為參與商
如何阻幽歎間關渉風霜[illegible]從渺無極歸期邈難量
車行有時止妾心無時忘[illegible]時坐離居獨宿悲夜長
但願卒歡會毋使怨離傷

與沈通理

采采芙蓉花盈盈生蘭澤褰裳擷其英芳馨宛堪把
欲遺同心人緬思千里隔江波悠且深方舟竟難適
良時坐離居心焉轉悽惻羨彼澤中鳥安棲接雙翮

感月雜詩

娟娟三五月皎皎出雲間流散如波照我空庭前
端坐無與娛孤影自成姸列宿依光采參差麗中天
乎女何寂寞迢迢隔河濱良景忽易徂清輝不我延
萬古唯尒存人物俱茫然撫懷不能寐徘徊空自憐

酬朱少卿

亭亭黃金臺乃在天之涯闌檻近星日丹梯鬱嵯峨
白玉以為砌黃金以為階仰聽天鷄鳴俯視滄海波
飄飄美仙子御風或來過容止麗且閑衣服被文羅
咲語吐蘭芬朱絃拂雲和高蹈絕世塵服食藉朝霞
借問誰與居浮丘及洪崖我欲從之遊天路不可跨

山川渺無極夢想空咨嗟

陳顥

夫子泣麟圖

詩亡春秋作姬政日就隨麟也本仁獸出焉非所宜
夫子因感傷臨風涕交頤西史載遺迹千古興嗟咨
方今
聖人出端拱致熙為豈獨麒麟瑞世鳳凰亦來儀往事勿
復論作詩頌
明時

夫子聽琴於師襄圖

蒼姬尚文治叔世生宣尼立教以垂憲天縱聖哲資
師襄何許人冠裳肅威儀援琴得高趣揮手調朱絲
悠悠太古意不藉言與詞松陰白日永蕭瑟生涼颸
一彈萬慮息再彈心曠怡樂與二三子聽之忘神疲
世遠不可作此音知者稀撫圖三歎息長吟寄遐思

章文仲

贈沃昌言

登樓望太行西北高嵯峨良人夔傳匹宮商發絃歌
隔江有佳樹鬱鬱含春華及時采條枝吳越頻我過
懷芳見同袍達旦歡樂多明月皎未沒輕舟逝長河

我有長恨詞欲與遊子和慊慊竟忘言加飡保微痾

與楊景通

東南有嘉屋重複世所稀良材斲華棟交疏結高甍
耿尒一玄鳥壘巢來相依瑤池飲其渴太倉充其飢
八月秋社涼展翼時當歸主君終莫報戀戀不肯飛

丘大祐

擬古

青青澗畔松綿綿谷中蘿悠悠遠道人珊珊雙玉珂
道遠有返轂川逝無迴波游魚懷清淵逸鳥思高柯
昔慕蕭與嬴今作羲與和白駒不可縶朱顏尤易磨

皎皎合歡扇文采鴛鴦羅隨君額絡老其奈秋風何

荆人得美璞

荆人得美璞一獻遭傷夷宋人未什襲琛且奇
世目固如此誰能別妍媸真士鮮人合使口多時宜
白雪雖大曲和之還復疑下里雖豔語學者爭來師
射御且孰執筝琶當何持直道乃吾事蹉躓從交馳

病苗

嘉穀熟時播百計不得榮磽瘠費膏沃灌溉勞穢翳
長莠擬爲害復恐耨弗精未布暢茂列返就憔悴形
稊稗乃何物須荄斬且萌善類懼陵轢遯避恒不勝
焉得被甘霖勃然枯槁興締實珠玉燦登膳醍醐馨
下視群穢惡泥滓空縱橫

浴罷

浴罷服不攬袒坐全天真竹几寄雙腕棕屨脫兩跟
月地涼有影露席清無塵怡然夜良夕把酒成逡巡
甘李浸朱實圓瓜浮翠珉對酌無雜賓僅有兒童親
長嘯發清響不避比鄰嗔屛處即云樂無愧羲皇民

館中寫懷

闢戶仰公府[illegible]比喧雜何心遠乃不混清濁誠異科
把酒揩餘景一[illegible]親即酣條風閒我宦悠然有微和

芳事日易變綠髮日易皤却老無大藥揩日無長戈
所以恒自撿棄若逃群魔俗論任紛出欲辨還成訛

夏日沈以東見訪

閒居人事疎夏熱晚慵起日高出前簷衰髮逢不理
豈然聞足音蒼黃倒雙屣捉髮覆角巾吹塵拭烏几
故人真率交何能飾虛禮從容湖海談致我幽懷喜
展席俯菱荷焚香具圖史松醪方過墻鮭菜僅謀市
斜暉或可揩歸輪一何駛吁嗟聚散期浮雲渺然爾

岑琬

夏日　二首

永夏愛山水微醺樂陶然嘒嘒齊女咽灼灼芙蓉鮮
店香旋沽酒壽近時逃禪乘閒即負縢幸無塵累牽

又

林深暑氣薄雨過溪風清今朝幸休暇濯我冠上纓
閑披釋道書流觀周孔經誰能契吾志淡然忘世營

奉周縮脩輿

瀛溪有流水淵源一何清上流接沂泗下派歸滄溟
紹述有聞孫卓卓儒林英窗前翠草積池上紅蕖明
凌雲發科第拜官登蓬瀛權衡職獻替著作揚芳馨
異彼丹山鳳翩翩集

虞廷采炳斧衮黼音協蕭韶聲故山有梧竹暫尒垂脩
翮行看入阿閣雝雝自和鳴允為邦家瑞四海歌文
明

瞻綠

曲江若淇澳上有千琅玕主人發吟嘯六月晴風寒
清風洗心目晴窓漲波瀾玲瓏戛金奏勢挾瀟湘寬
雷轟起蛟蜃月白停驂鸞飛仙任鼓舞此君心自安
移尊翠雲幕得句青瑤刊霜霰欺紛亂萬木俱凋殘
蕭蕭不改色娟娟殊可觀歲寒秉高節知己良獨難

題仙山圖

蓬萊渺何許乃在人世間弱水三萬里清淺浮雲山
鶴鸞翥夜月雞犬鳴秋烟雖云接人境風物如桃源
南山寫真趣天機誰可傳桃苍照玉洞瑤草成金丹
刀圭倘有事羽翰諒非難豈知長生術畢竟非樓船

耕心

心為聖王田我今一畊之人欲即莨稗夙夜懷芟鋤
幹蠱父菑穫樹德孫謀詒行險非所願遺安乃其宜
水旱何足憂螟螣復奚疑日日見豐年昭哉名訓垂

玩蟾

月為太陰精西生復東吐為天作光明配日行萬古

道人探化元飽玩忘寒暑丹室溢清輝良宵值三五
金魄晃蟾蜍坎离媾龍虎沆瀣六復滄瑤林久延佇
白兎自長生神交羽衣舞早晚金液成飛遊廣寒府

寄胡芸軒

結屋住烟水繞地栽香芸書犢柔研呫緗帙生餘芬
雍雍藹養志高堂事嚴君豈無累世德燕翼仍詒孫
頭生丹山鳳五采成奇文嗟余久不集引領吳天雲
一日若三秋夢想徒殷勤清江抱村流東臯靄斜曛
明日重攜手不使傷離群

姚遜輔

寫懷

東墻桃李苍娟娟炫春色寧知繁華愁得意即驕溢
東風忽致權芳情含蕭瑟覩彼質當枝淡泊能自適
勁節撰暄寒寵辱不可惑嗟哉桃李顏安能儔幽質

寄友

東海有佳士髮綠雙瞳青學書柿葉園讀易梅花庭
朝吳若木影夜玩微垣星吐氣作五色開口談六經
郡邑不可辟鄉里不敢凌論事切戚否飲酒忘酩醒
交我自結髮無忝貴賤形尒汝永相好淡然非世情

春日寓興

斗柄忽東指大地條風生萬穴啓蟄花木欣欣榮
生意不可抑衆舌回新聲嗟我卧岩壑寒蟻恒自膺
書空固咄咄抱拙徒兢兢陽春亦何黨不照寒士扃

陳雖

自咲

蝸蜒尚可濡螢火猶可照丈夫七尺軀豈不能自料
平生萬里志慷慨付長嘯但願五湖上無事兼遊眺
放舟澄烟水灑灑向雲嶠逍遙不寄蹤庶以適吾好

士林詩選卷下

書士林詩選後

古詩未刪之前繁雜訌紊謬正混淆四詩之旨蠡駁區别逮吾夫子一玄取之然後周南國風雅頌纚然有序使人知其懲創感發後至漢魏六朝隋唐皆有詩直採者尤濫而不精刪者尤縣而不審是以雖有文選風雅翼唐音諸編其温柔敦厚皆未始無愧於三百篇然各以其音鳴一代之政教亦不爲無功吁甚

矣采之刪之之難有是也今嘉禾鐵松懷用和讀書嘗努力於風賦比興中故立家塾恒接海内名碩凡知篇什者靡不與游以倡和爲事久而蘊之累篋殆溢漶不可撿暇日命其良可属於古者擇而類編之題曰士林詩選既定帙復慮字有豕亥魚魯之失命予歷閲之用繩於律工既属予书其意啓于後予惟用和欽緒之子能用力於此任

刪采之難其志詎不大歟且予老耄廢學無藻鑑之明竊附名於用和之伍僭踰之罪孰得逃耶雖然贊功成事擇懲創感發以詔後進輯温柔敦厚以彰

原缺

上林詩選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悅編悅字用和嘉興人永樂中以納粟官通判是集所載皆一時友朋之作近體最多持擇亦未精審

唐文鑑二十一卷

〔明〕賀泰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六年孫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文鑑二十一卷》提要

唐文鑑二十一卷　明正德刊本

明文林郎監察御史東吳賀泰編集　建陽縣知縣孫佐校刊

泰字志同吳縣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昭宗各朝之文分而編之正德六年孫佐建陽書坊林潮[illegible]刻[illegible]本之[illegible]有全美私印[illegible]

唐文鑑序

兩漢文鑑宋陳石壁所編宋文鑑則呂東萊公集成以進于朝二書並行世遠矣學者罔不宗之惟唐一代闕焉未有以傳至我

朝今日按閩豸史東吳賀公志同克遵憲副石压先生庭訓學博而精才兼經濟而通是以文章政事卓然為內臺之良乃於激揚暇日遍閱唐書及諸典籍所載奏議表記策賦凡有關于治道有裨于風教者悉萃為一部二十有一

卷名曰唐文鑑蓋欲與漢宋文鑑並傳於世則三代典章一覽可槩見耳書成遂命福庠陳教授龍擇學識優者李鎔周朝仕二生類次謄之将壽諸梓委屬予言以序其首

予聞茶日而李唐三百餘年名臣文士心術之精微詞鋒之縟麗皆瞭然無遺而豸史公仕優之學嘉惠後進盛心當與石壁東萊並稱可師也可仰也四方多士得是書而讀者誠不可不知其所自云

正德六年龍集辛未秋八月

朔旦

賜進士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
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
書國子祭酒春坊左諭德兼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三山林瀚序

唐文鑑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太宗朝

卷之三

太宗朝

卷之六

睿宗朝

玄宗朝

卷之九

德宗朝

卷之十

德宗朝

卷之十一

德宗朝

守道論　柳宗元
涂山銘　柳宗元

卷之十八

憲宗朝

弔萇弘文　柳宗元
招海賈文　柳宗元
懲咎賦　柳宗元
閔生賦　柳宗元
夢歸賦　柳宗元
捕蛇說　柳宗元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箕子碑　柳宗元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詒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詒蕭俛書　柳宗元

卷之十九

穆宗朝

請數見輔臣公卿　楊[illegible]

論元稹魏弘簡姦狀　裴[illegible]
論幽鎮用兵進退機宜　白居易
處置昭義事宜疏　李絳
憲宗稱祖議　王彥威
續虞人箴　白居易
校考宰相而下　李渤
諫惑方士　張臯

敬宗朝

論裴度不宜擯棄　韋處厚
丹扆箴六首　李德裕

文宗朝

賢良策　劉蕡
乞旌劉蕡[illegible]　李郃

卷之二十

文宗朝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杜牧
戰論　杜牧
紫宸殿問對　李石
阿房宮賦　杜牧

唐文鑑目錄終

明文林郎監察御史東吳賀　泰　編集
建陽縣知縣孫　佐　校刊

高祖朝

請更革隋制　傅奕

出本傳高祖初奕為太史令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云云

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莖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

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齏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定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有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鉞吏姦帝舉不以為然奕獨是之為衆沮訕不得行

諫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出通鑑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尚書李綱諫云云

臣按周禮樂工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賢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帝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請除佛灋　傅奕

出通鑑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愒愚夫詐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灋君明臣忠祚長

[illegible]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縶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

其蹤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譸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善之

上言三事　孫伏伽

出本傳伏伽為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云云

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逆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大常假民裙襦五百襲以衣伎工侍玄武門遊戲臣以為非貽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伎者匪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能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

至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遊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下詔褒美以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諫責賊支黨　孫伏伽

出本傳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邊地伏伽諫云云

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謂魁尚免脅從何辜且遊衍

兆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惡
陛下戎廼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
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
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
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
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
忠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
下幸甚帝欽納之

太宗朝

諫馳射疏　孫伏伽

出本傳帝數出馳射伏伽諫云云

臣聞天子之居禁地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
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
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
既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無有憂乎

大寶箴　張蘊古

見謝醜傳前幽州記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帝嘉之賜以束帛擢大理丞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
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
兆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
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
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

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
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
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
度撫玆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
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
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
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

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論時政　張玄素

出本傳時玄素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

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從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愼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列上五事　高馮一

出本傳馮貞觀初拜監察御史辨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云云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甍閣之吏不樂簡易而怵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舉公當官者以優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潔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服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勿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閒宜為差等均量勞役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

禀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察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須垂訓正以為彝法書奏太宗稱善

論君德明暗　魏徵

出政要帝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通也 帝曰善

條突厥可取狀　　張公謹

出本傳貞觀初為代州都督數言時政得失多所未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狀云

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少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為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早糧糗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疏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 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云召慰勞

諫失信於民　　魏徵

出政要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尋有敕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為準折徵上言云云

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咸歌且舞又聞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道路之人或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如同己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月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少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對論語問　　孔穎達

出政要帝問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故穎達對曰

聖人設教欲人謙己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涖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

頡利卒自古戎亡莫不由此也帝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誠如所言詔勝然

議處突厥所宜　魏徵等

出通鑑突厥既亡部落或附薛延陀或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

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閒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為徙於兗豫之閒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

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

帝竟從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至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謹按諸臣之論魏徵為盡善而顏師古等近之彥博傾太宗之欲為非忠也唐世有戎狄之亂皆基於此

諫罷招慰突厥　李大亮

出本傳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云云上從之

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

人永极孝技兼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玉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為諸將蕃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

諫洛陽宮殿書　張玄素

此本傳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時拜侍御史遷給事中上書云云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蕃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層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歌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靡費今國儲無然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半之都望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劉敬一言即日西

顧非不知地土為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也麗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擾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挨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故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魏徵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賛道賦　李百藥

此皮要太子承乾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遊無度右庶子李百藥作賦以諷云云

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於糾纆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傷大儀之僭運閔往古以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故能釋層冰於渙汗變寒谷於暄林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盛唐大哉靈命惟太始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暗宗遠神姿凝

俶頌三善而必弘祗四德而為行每趍庭而問禮常間
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令遍觀裔而望
拜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造云華繼教斯起以正君臣以
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而
在人豈夏啓而周誦亦丹朱以商均旣彫且琢温故知
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
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
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
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
之中處於群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匕鬯謂

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狼動褻禮讓輕師
傅而慢禮義狎奸盜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少陽之
道斯諒雖天下之為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
或見譏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觀其得失請粗略
而陳之凱披文以相質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
賴昌發而作貳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
於聞望以長嫡之除重監偏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
離厥妖則火不炎上旣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殲喪伊
炎氏之長世固明兩之迭作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
為謳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景有慚於鄧子成

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臣由發怒於爭博徹居儲兩
積幼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
業紹三代之遺風擅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
遇殘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宣嗣好
儒大猷行闇違被尤於德教爽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
匡遂終獲戾於恭顯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
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
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愛敬致友于於兄
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五官在位無聞
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恍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

取累於荒淫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
奢侈亞漢武之才[illegible]遂驅役於群臣亦無救於凋弊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感納鉅鹿之明規竟能
掃江表之氛祲舉要荒而見羈思惠處東朝察其遺跡
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諒湣德之云廢遇烈風
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
承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
幄脩政戒於京邸闢韓子之所賜重經術以為寶咨政
理之美惡亦文身之斧藻答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
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堯以則哲垂訓文

正以多士興詠取之於正人鑒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審其檢行必宜變機而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賄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若必佞諂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進諫以忠信而獲罪責賣鬻獄以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亢君遐奸田而遠逝萬姓望撫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塗冤結不申感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卹隱之言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因取象於大壯乃峻宇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豈畫棟

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或通天而納涼極醉飽而刑人力命殫歷而受身殃是故言惜十家之産漢帝以昭儉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商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酗醟以致昏沈湎以成忒痛殷受與灌夫亦亡家而喪國是以伊尹以酣室而作戒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咨幽閑之令淑寔好求於君子辭王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恥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為美乃有禍晉之驪姬喪周之褒姒盡娥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所示之於後王麗質治容宜永鑑於前史復有蒐狩之禮馳射之場不節之以禮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夫高深不懼胥靡之徒轄縲為娛小豎之事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膺犬之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橛之理獸駭不存之地猶有靦於獲多獨無情而內愧以小人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盛而萬國貞以監撫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激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囀兮相哀鳴以物華

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猶蹈道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殊飛蓋之緣情闕雅言以贊德異報功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於鴻名太宗見而謂曰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大稱所委因賜廐馬綵物

時政疏　馬周

出本傳時太上皇居大安宮帝幸九成宮避暑又議封建而寵杞久擴官濫非人故周上此疏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

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百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
臣愚權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
所擇臣伏見大安宫在宫城右墻門宇闕方紫極爲卑
小東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
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番夷朝見四
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
方之望則大孝全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宫切
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宫去京三
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
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

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已下業不
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
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切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
其裔緒承守與國無彊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
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爲父有子
朱均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
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罪已
彰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
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
土疇以戸邑必有材行隨器而受雖幹翮非強亦可以

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
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守其
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
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
阼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
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
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
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
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重

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
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
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庭朝會騶暨倡子鳴玉
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
大夫爲伍（帝嘉其言）

論化民　魏徵

（出本傳）

唐太宗初即位曰今承大亂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
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
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封德彝曰

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illegible]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漸致澆訛則今日悉為鬼魅耳上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疋[illegible]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大[illegible]咸歸米斗三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上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自古諸侯王善惡錄序　　魏徵

出政要帝謂徵朕欲使子弟見前言往行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成敗事為錄賜諸王其

錄曰

觀其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達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illegible]成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illegible]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illegible]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飡而棲士故井忠害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疏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敵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姦究之迷途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勳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

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與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illegible]之本

諫止聘充華　魏徵

出政要太宗時鄭仁基女為充華詔書已出策使未發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

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義乎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

侍宴丹霄殿論數子所長　王珪

出通鑑

唐太宗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唐文鑑卷之一終

唐文鑑卷之二

太宗朝

諫遣使市馬　魏徵

出政要貞觀中遣使者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令人賫金帛歷諸國市馬魏徵諫云云太宗欣然而止

今發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鸞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為皆邈於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耶

附廟議　朱子奢

此本傳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于廟帝詔有司詳議諫大夫朱子奢建言云云

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本玄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且天子七廟諸侯五降

敍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徙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為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為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遂遷乃處之於是尚書北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誰親親顯尊尊為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下詔可

諫起山陵厚葬　虞世南

此本傳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云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為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

用貯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為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夜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為奢泰此臣所以尼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為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為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制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為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又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

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

諫田獵　虞世南

出政要秘書監虞世南以帝頗好田獵上疏云云帝深嘉其言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盡逸材之林夷兇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橜斯蓋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

張貽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殲
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博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
拒芻蕘之請降納昳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
範百王永光萬代

諫作飛山宮疏　魏徵

山本傳

臣觀自古受命卜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
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
無窮然而克終者寡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
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

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
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
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
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
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
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
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是以四海之尊殞於匹
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
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弛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
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

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
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
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
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
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
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
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
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
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

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
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
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
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格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
孫謀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刑賞疏　魏徵

出本傳上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供備被譴徵曰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豐儉為賞罰故海內叛之奈何欲效之乎退而上疏云云

臣聞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
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

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
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
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
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
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
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
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
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摇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
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
乎須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

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
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
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
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而貧寡
而安靜之也靜則安動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
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
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
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
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
鑒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

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
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
之所在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
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
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以動之也

十思疏　　　　魏徵

出政要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本根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
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
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

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
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
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慾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
流長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
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
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
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
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
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
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

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大雨水溢陳事疏　魏徵

出本傳貞觀十一年七月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民居帝陳事云云

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者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與毀常在小人而譽察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

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猶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對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聞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

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
將鼓安用之夫豫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佐猶能愼
於信任遠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
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
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
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
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常手詔嘉答

大水上封事極言得失　岑文本

此政要同前中書侍郎岑文本上既云云

臣聞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

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
雖億兆乂安邊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
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
年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
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槁枯今日之百姓
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
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
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

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是以古人云哲王雖休勿休日愼一日良爲此也伏惟
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
兆爲念明選擧愼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
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獵
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
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道陛下所
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天
地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
孽雉鴝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災爲祥

况雨水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天譴之而繫聖心哉臣
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輒陳狂瞽伏待斧鉞太宗納之

論君子小人　魏徵

出政要

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
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
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
君子小過蓋白璧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
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

瑕瑾之所不乖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善
謂之善善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蕭蘭同嗅玉石
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既恉玉石之分
又辨蕭蘭之嗅善而不能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
為墟史魚所以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
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
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
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
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

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隔亂亡不
卹將何以求治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
朋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心
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
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
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
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根則後患未
之息也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
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

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
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蒭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
之名弘遠為人君可不務乎

又疏陳時政　　馬周

出本傳

臣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
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
之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
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
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

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修禹湯
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
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
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
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
隋時纔十分一而供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
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
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
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
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十家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

以為厭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
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
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
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京師及益州
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尤亂陛下少處人
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
子生長深宮不便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
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
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

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
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亡國也今之視
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旱一匹絹
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
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
斛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
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
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擄之積
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

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
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
後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
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
人既勞而用之不息儻一中國水旱邊方有風塵之
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
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
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
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

王年少傅相訓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
言為是臣切見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
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
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魏晉以來有天下
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
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耳故前車既覆而後車
不改一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
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
帝即位防守禁閑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
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

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擄別優賜曾無限極但語曰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
見子弟而一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
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
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
拱廟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
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
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
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為中郎將
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

姓未安殆在乎此

論精簡省職　劉洎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言

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受任誠難是以八
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
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
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
平直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
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

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
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
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雖
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
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
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
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
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
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
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

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封建論　李百藥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太宗定制以荊王元景長孫無忌等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以駁世封事云云

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
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
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
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
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

夫然呼七顧覆兆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
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
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
俱為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
劉曹之末鍥舡求劍未見其可徙知問鼎請隧有懼勤
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
羿浞之災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
成興廢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
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
以為言獨照寰象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

國以親諸侯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内
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慮司獄罪尚書奏獄大小
必察枉直咸舉以趾斷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
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
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
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每旦視朝聽
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
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
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
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
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
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
請斷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
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

論太子諸王定分　　褚遂良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諫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言

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尚崇重
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
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
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

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
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
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
幾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
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
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
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
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入警出蹕少不得意發病而
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
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訓妙擇師傅

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illegible]惟[illegible]
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
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唐文鑑卷之二終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十漸疏　魏徵

（此本傳貞觀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徵上疏云云）

臣侍奉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
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
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慾
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
卻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
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

問治人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
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其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
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
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
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
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
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
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
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
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illegible]

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遠見其非則有時而昵小人疎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用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不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欵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

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塵途子背望於道路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憂勤恐懼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苟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乎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廄馬二匹

諫遊畋　魏徵

出政要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徵奏云云

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誡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覆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進諫力稱為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欲安宗廟

社稷何遽河懸虎耒之比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從巳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不爲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去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爲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爲戒也

論治安微戒　魏徵

出政要貞觀十四年高昌平賜侍臣宴上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魏徵進曰

臣觀自古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議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說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

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論禮待臣下　魏徵

出政要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昔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

而死是妻死也諫不見納出去而逆是詐忠也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主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功處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

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堯舜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堯舜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之道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

其所重將求至治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有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

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者哉蓋信之則無不可信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且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意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

御覽數

諫戍高昌　褚遂良

此通鑑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遂良上疏云云

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魏徵本言宜存其社稷復立其子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不用其言

論御臣之術　魏徵

此政要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惟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而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

之廢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
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
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
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
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
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
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
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

所好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
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
賢疾能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
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
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
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
富其家擅矯王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
以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
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
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

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
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
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
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
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
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
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
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
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
小過忘大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

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
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
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
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
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
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
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定服制議　　魏徵

此改要貞觀十四年帝以禮嫂叔無服舅與姨服紀有殊令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云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也

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隨恩之厚薄皆稱情以立本原夫舅之與姨親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禮記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云繼父共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

母之夫舅與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繼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淺深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

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主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朞衆子婦舊服小功

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

諫宥侯君集貪縱罪　　岑文本

出君集傳君集討高昌既破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亦因盜入不能制既平高昌還有司劾之詔繫獄簿對文本諫云云

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illegible]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illegible]雖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illegible]

徼當世之功也雖貪財縱欲尚厲爵邑其無功也雖勤勞已不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省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濁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取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後朝列以勸有功

帝竊釋不問

敘俗三篇　呂才

出本傳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識者以為確論

卜宅篇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周時乃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巫覡妄分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是以韻相諧附至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此則事之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祿命篇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刼殺而後災乎長平坑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此皆祿命之不驗也

葬篇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類詣不可常故謀之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多為妨禁以售其術春秋

王者諸侯大夫士庶人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也定公丙午葬至于戊午襄事葬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葬不擇時也古之葬在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則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不得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敗禮傷教莫斯為甚

諫太子承乾書　于志寧

出政要齊事于志寧以太子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上書諫云

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

以陂塞隄日式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葺以之作[illegible]
碧構眉匡晉呂望飾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卑宮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
聲備乎物聽咸著簡冊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
營造覩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藉於此中
更有脩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役斤斧之工極磨礱之
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
弟羅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閨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
手千牛既自不見直長無由得知所司何以自安臣下
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無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

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
為失頃聞宮內徃徃取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
慄言之者心戰徃年口勑猶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誡懇
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
宮闕已積歲時犬馬識恩木石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
盡言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
藥石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
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

復諫太子承乾書　　于志寧

出政要十九年承乾以務農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又數引突厥羣胡入宮志寧上書諫云云

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
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諸黃綺姬旦抗法於伯
禽賈生諫爭於文帝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
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
善則率土沾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
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
有尊親闕於溫凊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

墾夏又妨其播植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
何及又突厥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近之有損於英聲
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
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
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數杜漸之方須有
防萌之術屏退不肖押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
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殺之不遂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加勞之

諫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此本傳太子收遊畋數玄素數諫不從因開德日聞玄素不從已上言云云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illegible]

殿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庳宮陋食以安海內而齊
子贇有穢德為九軌以開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
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
歸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
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泰
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退有
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讒間焉能致慈
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絕令聞不著一遭讒隙遂成其禍
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
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

肆悅觀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虧君父
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遊手雜色
則倡優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
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
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
拒諫禍可既乎 書入太子怒遣使客伺之說而太子果坐廢

諫好持論辨　劉洎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往復難詰散騎常侍劉洎上書云云

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
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

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
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
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
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皆未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
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且今
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
愛憎慎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帝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頗人輕物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論太子宜尊賢重道　劉洎

出本傳皇太子初立洎上書云云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
末故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
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
陛下每退朝引以群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
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
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
師傅寮寀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擇以良
書從以佳賓便聞所未聞觀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
福也 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

諫以皇子任刺史　褚遂良

出本傳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云

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幼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勉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其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教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藩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飡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之

請勿討遼東　褚遂良

出本傳帝欲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會李勣勸其討帝遂決東遂良懼上言

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愼將付銳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若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蹶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爪牙之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還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遼平不見省

諫伐高麗　房玄齡

出本傳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侍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不已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疏云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陁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徑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以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車抱抱枯摧骨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

原缺

中國□□王□□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惜大乎臣竊
下沸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
臣死骨不朽

諫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出政要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為充容上疏云云帝善其言優賜之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
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
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
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
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也然古

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
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
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崐丘之役
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戍去留懷死
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
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工
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
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
國反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原缺第一、二葉

惻澀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
所歸尊責曹吏理有未盡宜稍華之以清其選會中書
舍人□言入流者衆為官人弊乃詔與群臣參議令杜正
倫□政擇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路

郊祀議　李淳風

出蕭叔子傳唐郊祀用漢儒六天之說以昊天帝當北辰太史令李淳風云云

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駁異司馬
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
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為天乎日月麗于天草
木麗于地以日月為天草木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
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

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為一玄析而二之曰圜
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因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有
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
帝中春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
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九為不稽請四郊迎
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立既祭
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

彈李義府　王義方

出□□顯慶元年□□□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
亦大理因婦淳于□□□丞□□義府□□殺

訓 向其未義方 上言示矣

臣聞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歃水火相濟塩梅相成不得
獨是獨非也昔堯失四凶漢高失陳豨光武失之逢萌
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
陛下撫臨萬邦奄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姦臣肆
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履霜堅
氷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雪冤氣於幽泉
誅姦臣於白日三叱義府既下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
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
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

竭節對敭王休策駑勵蹇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
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
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
尤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
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鸇並擊
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
斷以申典憲 帝方安義府佞很義方以孤寒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

答盧照鄰問疾　孫思邈

北木隋太宗初詣京師官之不受顯慶中召拜諫議大夫尋還山

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
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
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寤吐納往來流
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
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
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
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
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之
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
至德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
問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歃小詩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歃大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
歃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知者動天之
象故歃圓易曰見機而作圓之謂也

復問養性之要

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
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
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
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
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

次長身褻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憤於
小者不懼於大忒於近者不備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郊祀議　郝處俊

出舊唐書傳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

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為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黃帝郊嚳夏禘黃帝郊鯀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玄謂帝者祭天圜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

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

博士蕭子憬等議以北郊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以正月請循武德故事用十月明年祀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以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

論秦法急之弊　郝處俊

出本傳帝幸東都同東西臺三品郝處俊輔於帝同崇文府編撰事陵背何戟將與敢拒宜非胃僕從然歡後對云云帝曰善

秦法輒升殺者夷三族人皆懼族變有敢拒卿魏晉禁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俟兼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君狗常則遂戾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戁于位人之攸塈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

諫高宗遜位武后　郝處俊

出本傳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云云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宜事遂沮

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

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

上選舉法弊疏　魏玄同

出本傳玄同為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上疏云云不竝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浸薄者下吏不稱職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周制諸侯之臣不[illegible]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令

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
耳尚以僚屬責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
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
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國自
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
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
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天下之
大士類之眾可處數人乎且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
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
不亦難乎且臣聞進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

不聞以政入學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以則受業長
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
仕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
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夫[illegible]平多士則遼東鞏俊而使
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illegible]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
薦士但褒貶不明故上不厲然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
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不擇舉者之賢
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
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積風臣竊惑之頗少遵周漢
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擇失鮮矣

論命將用兵之要　　魏元忠

出本傳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詣洛陽宮云云

[illegible]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
[illegible]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
[illegible]其射能穿楊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
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
[illegible]于其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
故淮陰韓信而棄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
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臣頗歷訪文武五品以上
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

非其任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
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
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又將家子弟或死事孤兒
進非幹略不免輕敗若之何用之昔陳湯呂蒙馬隆孟
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豈
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
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
子勵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紀綱政
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illegible]
師衆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夫賞不勸謂之止[illegible]

罰不懸讀之縱惡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
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
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
萬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
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滯歲月紛然真偽相錯臣以吏
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勳所由主司過也神州化首文昌
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書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
所以知今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
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
之旗下臣以為偽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

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就又今將吏貪暴所務
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吐蕃之望中
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向使
將能殺敵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邪走自仁貴等覆
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
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
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
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
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
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

兵之盛劉家之利也

為褚遂良訟冤　韓瑗

此通鑑遂良諫立武后貶潭州又明年瑗上疏云云

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
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
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
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
願矜察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
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
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
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
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論選舉　劉曉

出通鑑

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
才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
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以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
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
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
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

貢田遊巖　蔣儼

出通鑑上徵遊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云

足下負巢由之後蹤微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是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訓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飡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違謹書起予 遊巖竟不能荅

出通鑑

諫殺誤斫昭陵栢者　狄仁傑

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 上怒解遂免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中宗朝

東都可營山陵　陳子昂

出本傳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初舉進士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云云武后奇其才召見金鑾殿擢麟臺正字

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取山西之資長驅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邪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薦飢自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縣天悔禍去年薄稔稂耗之餘幾不沉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疲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

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畊遺噍再懼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挺叫呼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大原會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倘鼠竊狗偷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遏之 按陳子昂譬於陳論如明堂太學之疏三事之對龔吐蕃之諫八科之奏又殷論畫事理有可觀者惜其言於武后之朝而[illegible]

周受命頌以媚悅后諂孰甚焉惟小
[illegible]脈脩小[illegible]且在文明初故略于編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出文粹
本傳略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酖母人臣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

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鷰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

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議廢四鎮不可　崔融

出吐蕃傳永昌三年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等擊吐蕃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更置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右史崔融獻議云云乃格

戎狄為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

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郭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為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大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蔥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膂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

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

論選舉疏　　薛登

按本傳天授中登為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上疏云云

比觀舉薦類以虛譽相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義以敦朴為先故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芬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故與欽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

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不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頃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然見賞不隱貪不可歸矣

禁四夷質子疏　　薛登

按本傳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乃上疏云云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禁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黌門服改氈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

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鑑而高祖困於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間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累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絲麴蘗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然臣慮豫備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征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

孤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

諫塞羅織之源　朱敬則

出本傳初武后斯制天下頗流源啓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至是召諫命事益寧敬則時為右補闕諫云云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惡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皋間糧

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者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劒擊柱亂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革味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擇食即向時秘禁今之芻狗也頌聚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菲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窒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論戍姚州弊　張柬之

出本傳永昌初柬之為鳳閣舍人言事件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也輙死柬之論其弊云云

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澤漢世未與中

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

原缺

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
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
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
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
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
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無亮縱擒之奇唯
詭謀割剝扇動酋渠取媚蠻夷無復為恥嘯引凶愚聚
會蒱博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北後
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群蠻詔遣將討擊兵無噍類
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延載中司馬

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國家設官
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肢髎至此今切害未止恐
驚擾之禍月滋宜罷姚州隷巂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
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巂屯兵擇
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

出通鑑

論薦舉奔競　　薛謙光

選舉之法宜得賢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
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
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

覈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請釐其功程以為都制使
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今所察
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
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
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
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
閭里督察姦訛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
天禁厲已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四膺糾擿隱欺比
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
効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衆議沮止

唐文鑑卷之四終

唐文鑑卷之五

中宗朝

賀告朔禮不可罷　張齊賢

出本傳聖暦初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顧時令布政事太常博士辟閭仁諝謂非天子所行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太常奉禮張齊賢不韙其說猶曰

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illegible]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理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吉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

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實謂吉為朔故世人繆吉為告擴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事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為不變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　子月告祭頌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旨之也禮不可罷

推明堂視朔禮　王方慶

出張齊賢傳齊賢既奏其說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云云

明堂布政之地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大學圜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藏之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

事宿路寢今元日遣天官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以傜乎陛下肇建明堂尊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時詆譏所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已廢

請曲赦河北脅從疏　狄仁傑

出本傳突厥入代定民多脅從賊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云云詔可

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

綠葦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促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迹犬羊以圖賒死昔董卓之亂神狀播越卓已誅擒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邪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潜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源聚結故臣以爲遊部暫擾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頤曲赦河北一不問罪

投匭請傳位太子　蘇安恒

出本傳武后末年中宗雖還東宮事一不與大臣畏偶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云云

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擇位東宮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且梁河內建首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付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且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復諫傳位

出本傳明年復諫云云書聞不報

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群雄鹿駭虐焱淵事戎旗以平寓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撥神器何施顏而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氣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釋是而用之以臣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

救魏元忠疏　蘇安恒

出本傳特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云云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兒神憑怒陰陽紛錯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速諫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及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探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耶君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中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媚附不閑數蒼位勢隆極指馬獻鏑先害良善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海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懾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

蠢況賊虜方疆賦斂重困而自皈讒慝搖變遐邇臣恐
四夷低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㕘之
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而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
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霆之威
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
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翼無使驕
樸爲社稷之憂

復位後進戒　桓彥範

出本傳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上書戒帝云云

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
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喜魯
桓滅國成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幔
上與聞政事臣愚謂古之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忘身
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違天
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
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
子又道路籍籍皆聞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
入禁掖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
瀆狎臣竊瞽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

黜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
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
裁之帝弄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諫乞擢用方士鄭普思　李邕

出本傳邕以張柬之薦武后召拜左拾遺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得幸擢秘書監邕諫云云不納

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闢道路横議今籍籍皆
言普思憑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
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
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
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
致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
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應詔直言極諫　宋務光

附本傳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右衛騎曹參軍宋務光上書云云

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
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
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懼其禍洛水暴漲漂損百姓

得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主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爲見又示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傾虹蜺紛錯暑雨滯[illegible]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進頗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半多病死疫氣侵淫齊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頃陛下勤思法宮懷就大化以爲方爲會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災亢飢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悔恨尚可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

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又數年以來公私之竭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禁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頗但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蘇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救亂十年之外生衆方足臣聞太子者軍之貳國之本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杜愆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懸寵生災變之道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慮可久假於人鄭普思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依

貴爵國經傳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頃陛下遂使人亂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特接見毋令媟黷（此奏不省）

上書言時政　　　呂元泰

（附宋務光傳元泰爲清源尉亦上書云云）

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筆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

凍雕斲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諠譟戰爭象也錦繡誇競害女工也督歛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納）

規魏元忠書　　　袁楚客

（見魏元忠傳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中宗復相[illegible]俯仰不能有所匡正）

大撤變家灰書洮之云云

存亀帝新服歟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兄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今皇子殿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無根枝㝡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然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罝相濫哉幕府者大夫之職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徒為游食三失也唯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四失也賢者守家之光近詔求士而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人乃為人擇官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既喪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刀亂齊伊戾敗宋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車之驗後事之師六失也古者茅茨采椽以儉約遣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乘

禁臺沼崇峙觀廡終歲功用不絶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以選進割剥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欺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用不已奉也必枉道尊之欲不亂可得哉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因將弄君之狹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九失也不以道

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售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諫節愍太子書　姚班

出本傳班時為太子詹事兼庶子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云云

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故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

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從外還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舃齊高帝蘭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閣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

署其兒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侍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不聽

論濫爵浮寺　辛替否

出本傳景龍中置公主府府官多猥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棄故宅別築第復奪民廬又盛興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云云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

百符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愧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乾古語曰福生有基禍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服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愁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宮主賞罰諸婿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而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

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為久安計不使奸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敵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

淫費也矯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雕
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
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回
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
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眞實冀虚無重俗人之所爲
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
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蓄
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嘗
欲塡池瀲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
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
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
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
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
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
冑寺塔不足攘飢饉矣帝不省

奏記宰相論史事　劉子玄

出本傳子玄名知幾領史事時宰相蕭至忠等皆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僞難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云云

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群儒
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

自爲政駿毎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
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
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
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不通行狀二不
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
儻示褒貶曾未絶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
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
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疑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
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
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至忠得書悵惜不許

爲相王辨誣　吳兢

出本傳節愍太子難姦臣誣構相王與謀右補闕吳兢上書云

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
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
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
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芟刈股肱獨
任胷臆可謂寒心自昔翦伐宗枝委在異姓未有不亡
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手翦
海內纍洟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

汎瑞予弟國之根源可使搯揭軒皇家披黔夷芟略盡
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
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
宗様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

請抑外黨　武平一

出本傳景龍二年平一兼修文館學士時韋后熟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詔即自請抑母黨上言云云帝慰勉不許

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太角臣聞
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底爲外家恩渙
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
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特
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承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
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國廬乃耳
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
洛泛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實氏專縱丁鴻進諫且
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恩抑損之
宜長遠之策推遠特權以全親親

駁親推猜間對　武平一

出本傳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韋責韓閔帝患之欲令敦和以助平一因上書云云帝嘉其忠切卒不用

猶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腹心者候遍而難治刑
疏而外四支疾也親推猜間心腹疾也書曰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猶婚姻
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
離怨結婣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曉獻忠款膏唇之伍
苟愉讒計脅肩邸第之中競順媼宦之側故過從絕情
嫌構覬覦乖黨與生積釁成水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
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
猶未已則捨近圖遠以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

諫大饗用倡優媟狎　武平一

出本傳中宗宴兩儀殿命后兄光祿少卿盧酒婆潑措鼓蹋學士勸之酒酬胡人韈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諫不納

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
於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
邪先王所以達聲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
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
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
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
樹後庭花趨數驁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

伏流而不反則放臣頗舉流僻崇庸雖凡胡樂備四夷

之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

令群臣不容以娼優媟狎黷汙邦典若聽政之暇寄

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

論選邊將刺史　盧俌

出通鑑突厥入寇盧武將典戰敗突厥掠隴右牧馬而去詔訪群臣討策補闕盧俌上云

郤縠說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

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

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

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

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

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俾倉廩實士卒練

然後大舉以討之

建言時政數事　韋嗣立

出本傳時崇飾寺觀恩倖食邑者多嗣立建言云云

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䮠務相矜勝大抵費

貫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虫傷露

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

下豈不是恩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橫

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凡用六萬丁爲絹二十萬匹

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皁

凌突侵漁百姓怨嘆臣願以丁課一送大府封家詣左

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

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

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

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

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

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

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稍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

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

加汰擇九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

先遴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唐文鑑卷之五終

唐文鑑卷之六

睿宗朝

議重俊多祚加贈謚不可　韋湊

出本傳時欲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為太府卿兼通事舍人上議云

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兵

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群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為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感路馬必有誅昔漢成帝為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免胄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中為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為逆又奚可褒此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乎無廢母之理非中宗令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謚者質於御前

臣言非耶此鼎鑊之誅也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歎永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為辭宜易謚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瞿然引內閣中勞曰誠如所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復行以謚時大臣亦重改作惟罷多祚等贈官

時政疏　韓琬

出本傳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上言時政云云奏入不報

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中農

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恵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烈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弗厚禪服弗崇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慈以來任巧智斥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嘆人趨家競風俗論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淳薄相反而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拙浮沉者為賢剛正者為愚枉

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潰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流歟不務觭事而務折獮夫抧擲者法也決鐵而做華㳺奮則盜賊起矣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㳺譽弊若一棊爲善而後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㦯往者學坐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七匿以免徃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買賊往官將代諸什物佐其至今交罷執符紛撓校在七徃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徃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欵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羇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被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羣劫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歆儲蓄有餘安可得乎

諫太子肆習女樂　賈曾

出本傳玄宗爲太子以曾爲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肆習曾諫云云

作樂崇德以和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

其聽昔魯用孔子饑戎有由余而繆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生必蠱心喪志聖賢疾之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嗣堯舜之烈也餘聞宴私後庭使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况闕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願下令屛棄倡優女子諸使者采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

停復斜封官　柳澤

出本傳睿宗朝姚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右率府叅軍柳澤詣闕上疏云云

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已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舉選之署若闤闠屠販者由邪忝官發興者因蠹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擧墜耳目所覩豈可忘鑒誡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姚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耶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乂不容遂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

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為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為大累微起高幼謂無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

上言時事書　　柳澤

此本傳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云云帝善之

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

安宗社於已危拯黎苗之將溺乃今礪頒舊章法明德舉萬邦惶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於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邪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蘗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欵親與愛冥若安之福之太盛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滿危之梯也謂禍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諫諍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驟于心者無速罰姑容之非道驕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淫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又聞馳騁田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遊藪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傾

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寵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孳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鑒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惟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勖其非心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禁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

諭射禮不宜廢　　源乾曜

此中傳封貴戚公卿百官上巳九日發射禮乾曜以爲

聖王治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遵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惜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討者財所虧者禮故而孔子不愛羊存禮也

論斜封營觀　辛替否

出本傳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二觀替否以左補闕乃上疏云云

臣聞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

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財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谷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泛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滅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壽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貽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

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帝氏時切齒群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勅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宅不得遊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塡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

然嘉其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

諫罷造金仙玉真二觀　裴漼

出本傳睿宗作二觀時旱甚役不止中書舍人裴漼云云

令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時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暵之孽職為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二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哉不報

玄宗朝

十事要說　姚崇

出本傳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召崇咨天下事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鋭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乃云云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預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賜餔諫　嚴挺之

出本傳時先天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云云

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者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剸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營百貨換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非所以光聖德美風俗也敕以挺之言宣示百官事寢之

論任賢去佞　楊相如

出通鑑

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

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大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問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請郊見上帝　張九齡

出本傳九齡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帝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云云

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

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諦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事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急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遺矣

駁義宗廟號　韋湊

出本傳開元初詔從孝敬皇帝廟號義宗帝湊疏云云遂罷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摸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唯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哉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祀與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諫進用奇器　柳澤

出本傳澤開元中為殿中侍御史監領南選時市舶使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云云玄宗稱善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鐫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

姚文貞公神道碑

張說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蓋
於九州禹也兆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
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
學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
代之軌物行為人之軌則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
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
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嶲府公統
緒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聞名源武庫則矛戟森
然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

佐濮鄭丞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
持法無頗全活者眾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
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
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駢衆之恩
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應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
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揔靈武軍兵馬又司
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
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
簡易處懷汎發而涇渭不雜貞以準繩盡而應變無窮常
世發心以鄉於物故所藏必吐庶風偃鷙狠化從

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慕聞歌既然
政卒棣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令之中書是為理本
講事蕭於百揆論道揔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
大運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退拜開府儀同
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而被頒
限禍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
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
江表致諭起復衰麻外墨攣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
貴神龍之首顯開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傳夫以革故
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

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表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
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
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
傳爵土於袜備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
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
撫床輟舂會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
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扶也王人賻膳御醫
視襚于寢也中使市臨羽儀承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
于昇乎弈思綴遺英以實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成
德之美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鐫詩

縱張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實其文字別
爲祭王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晉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
嶽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
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緩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
勞著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亢重王綸最樞
權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淵渙冊書纂渝以寬容物
以藝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諫亦忘軀
但覩渾樸誰詳瑾瑜伊皐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
忠誠頓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

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
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
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鑄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
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藝詞敷求舊銘實慙碑悉蕪
緬思冥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
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文章評　張說

出本傳

崔融與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
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
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又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
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峯絕岸壁立萬
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
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
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
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
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
枝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求直言上疏　張廷珪

出本傳時大旱關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云

古者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
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弭
祲氛掃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
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
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
故昭見咎異欲日愼一日永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眷
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
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屛後宮減外
廄場無蹴鞠之玩野無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

悍獨蠲齊擒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偶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係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請幸東都祠祭續封　褚無量

出本傳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謂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為不足聽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上疏云

昔虞舜巡狩祀山川徧群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頃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品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頃到東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

太廟壞請遷中宗還廟　孫平子

出陳貞節傳開元初以拾遺陳貞節博士蘇獻言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伊闕男平子上言

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大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閔臣臣居君上是為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之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遠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

勸納諫疏　吳兢

出本傳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群臣畏帝果而不及精上疏云云

謂古以庶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

殲身爲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擢名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决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忠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

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頗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橈直就曲斵方為刓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櫛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徃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廢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鑒于茲戒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池郡守董純諫無棄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剿絶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

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足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正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庶得之桑榆矣

乞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出本傳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乃上言云云

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乂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習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恭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名入禁仗仰異姿之曲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踰焉

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航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胥略大過未敢取也雖聖智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排細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荊卿詭動何羅竊至變起嚴蹕悔將何及

大風陳得失疏　　吳兢

出本傳開元十四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云云

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敗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賕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實陛下慮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群小不為慢遊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論王仁皎葬禮不宜過制　　宋璟

出本傳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其子請用竇孝諶例築墳五丈一尺上詔許之璟還留曰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

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求過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貴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當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之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匡匾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實四

畏量合所宜（帝曰然當觀正身此朝天下於后於仁甚佞邪然人所難言公尊乃能之如可其奏）

論日食修德　宋璟

（此本傳時日食帝素服俟變撤因奏璟建議恤災恤刑不急不務云云）

陛下降德音恤人隱省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攜合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苟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蝕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苟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議則天皇后不宜立紀　沈既濟

（此本傳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云云）

則天皇后進以體有逃非德議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徽號天寶於諡號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廁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illegible]遷鼎革命事特甚[illegible]已[illegible]子[illegible]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其凡也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謹按既濟是議萬世至公極當之論非惟當時不之知雖宋儒歐陽子亦未之知故子朱子有取筆至公之識蹤魏氏之所以受說伊川者亦以此旨示之而已其後朱子綱目之條書法一皆本於此云）

唐文鑑卷之六終

玄宗朝

諫限約明經進士　楊瑒

出本傳瑒為國子祭酒奏帖試明經之與習春秋三家儀禮者請帖平文精加優官獎孤學從之又言云云

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大學漸以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三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

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淳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大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

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于休烈

出本傳吐蕃使者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云云

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號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伏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

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

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儀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京師飢請廣漕運　裴耀卿

出本傳時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對云云

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殘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寖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為國大計臣願

試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迅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羸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二十萬緡

議宗廟祭禮　張均　韋述

此韋縚傳縚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如其壽容止一合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

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典賓客豈肯不得同薦矣以好然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非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芰曰

然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犧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桮案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箜篌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依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

加宗廟籩豆增外親服議　崔沔

此本傳特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卿常紹請每坐增籩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舅舅母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云

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燕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饗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饍備列漢法也已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

必稱順時令也兼固躬稼所以蒐狩親中莫不爲而後食蓋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勅有司悉使薦之今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爲嘗也太羮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羮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緣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晉丹桓宫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稱婁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大帝所請臣所未安又大帝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又禮本爲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二故父以尊榮母以厭降是以内服齊斬外服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爲成法時常述楊伯成楊仲昌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嫂若舅小功舅母緦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

諫自將討吐蕃　蘇頲

出本傳吐蕃盜邊諸將數敗勇銳張排騎内侵帝怒欲自將往討之頲諫曰

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來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

知飛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嘗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俎豆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蛇豕爭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姑班親征之詔而勅彼將誅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貲誠恐徭役内興寇掠外震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畏息戰役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劉成侯諫高帝有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

復上言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披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黄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閑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親示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崆峒何至獸天居袵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遺孽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赫夕捕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

蠻貊戎虜之入唯盜羊馬發窖穀衣未嘗殺略邊人其暴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養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犒爵長虜亡無日矣願稍廷延以須西音會薛訥大破吐蕃侍養不貴帝由是止不行

選士疏　張九齡

出本傳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僥倖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為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授十得五斯可矣今厤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特人有平配之新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

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矣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功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觸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論救李邕罪　孔璋

出李邕傳邕數與相惡會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云云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慚史比郄犨者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illegible]

夷見逮是晋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恭不[illegible]激不
顏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
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辰而姦謀沮靜卽邕有
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家無私聚年
前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
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
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
賢而舉仁也任人以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
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
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

大戮則臣請伏劒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
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
惟數含垢之道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
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
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
惜邕賢而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

為李邕請戍邊自贖　邕妻溫氏

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
頻謫遠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欻懃聞者傷悼爲
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奕聞正
人用則使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
無一毁天慈暫顧罪過旋生謗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疑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户水不入口昔踰
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
種以為枉法市糴貢奉指為姦贓于是匭使明堂守捉
殿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
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
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復坐贓有功貶豊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終北海太守卒為李林甫所害）

論酷吏周利貞不宜復　張廷珪

（出酷吏傳周利貞為武三思馳嶺外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開元初制酷吏終身勿齒尋復刺史廷珪執奏云云）

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
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害
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
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
是誅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
散大夫庭珪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
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援據其家
得金銀錦繡冒遣制令當重貶且久擯朝廷[illegible]給[illegible]

使見忠於君者猶仇讎欲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之今握典要潘縣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玄宗乃止會是往假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復說州長史敘謙以父暉竟奏之除利貞邕州刺史未幾)

論蓋嘉運誇驕　裴耀卿

(出本傳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令經略吐番酣燕未赴也耀卿言於帝云云)

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誇言驕色竊憂之恐凡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君不素講雖次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計且兵未又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義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嗜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要因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師宜敕諸中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赴都卒無功還)

與宋昱知銓事書　劉廼

(出本傳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廼方調因遺書云云)

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舜眾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才於投牒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illegible]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illegible]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冶鎔金雖欲爲鼎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貴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閾矣

論三賢所長　李華

(出元德秀傳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

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illegible]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陳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以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而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貢物蕭病貶惡太亟奬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

鳴皐歌　出兆辭陵語　李白

若有人兮思鳴皐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以逕度氷龍鱗兮難容舸邈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猿綠羆舔舕崟岌危咆柯振石駭膽慄魄群呼而相號峯崢嶸以路絕掛星辰於巖嶅送君之歸兮動鳴皐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群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巘崿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亂紛蘿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谿而吐雲寡鶴清淚飢鼯嚬呻塊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躠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說頴眞卿借兵　李萼

祿山反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眞卿　出通鑑

曰

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

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

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

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為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眞卿曰

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

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

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
對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憑險拒
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
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
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
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
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
潰相圖之變矣
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
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
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請收兵討賊　　建寧王倓

出通鑑　祿山反玄宗入蜀父老遮道請畱父老請從太子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倓馬歎乃從倓李輔國勸與陳同

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
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
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
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
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
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
之態乎　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畱父老共擁太子為不行乃使人白上上曰天也卒收兵隨武它復二業

唐文鑑卷之七終

唐文鑑卷之八

肅宗朝

大唐中興頌 出文粹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論王去榮罪不宜貸 賈至

出本傳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效賈至諫云云

夫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漢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常見素崔器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恢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邪詔可

請罷分劍南節度使疏 高適

出本傳適負氣敢言永王璘叛肅宗召計事除淮南節度使與來瑱等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云

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illegible]

南異時以余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

家言不足廣土宇柰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也之兵不可收須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

時議三篇　元結

出本傳肅宗問天下士有薦結可用者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

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師

又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擒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甚易耶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耶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朝為羯逆傷汙憤悵上皇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

以弱制彊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廐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尤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顛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忘故生死決于戲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

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竊賊迫我何奮
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
父老母孤兒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人
誅求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
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
無歎欷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仁信忠義方直死矣人
且如此柰何對曰國家非歎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
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
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
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寃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

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
姦逆圖太平勞心焦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
知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
不行空言一再煩類諧戲今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誥人
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
猶足以勸彼沮勸任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
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僥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蕩
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
帝王常道何為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史曹參軍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伴劉賊五千座戰死露背於淵南名曰良江）

議盧奕謚　獨孤及

（出處 奕傳）

苟息殺身於晉不食言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忘
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
無補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奕任廉察切於玄冥之
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
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
刃之下執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

諫幸東京　蘇源明

（出本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云云）

潦雨積時道路方梗賊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
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
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仆于行間日見
二三市井餒餓求食死于路傍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
姦夫盜兒連墻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
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
吏民資產棄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駛驢入宣政紫
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義時遂矣今茲東行
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罶謂危亡在於須
臾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叱禁禍

已抚脫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截蕪民來之彼思明楚元皆來截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衆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冗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額一切放歸落長髮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接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祈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獻丞閔臨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淩淮泗儻然

而西汪賊失勢竄于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曌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往狥一朝之慾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湍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羣佛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罔罕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罔罕之中將使憔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本傳華作此文極思研推已成汙爲故書示蕭穎士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

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
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若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逃
遁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獫狁北至大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
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
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
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

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
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
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傳張巡功狀表　　李翰

出本傳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
建邑封享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
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
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中雜丘
以抗賊心腹及督吳蕪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
神器臨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
奔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透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
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迄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
制彊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
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
起病推鋒陷堅三軍啜膏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
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哉議者
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
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
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為國者錄

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黜節不以功掩過
不以刑恕情善可遺惡可揚援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
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
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勳義
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
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
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鄢一
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北天使巡舉江淮
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別國侵伐猶分
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

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𧪿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黄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旌死為勵有所歸則不為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日月浸悠或掩而不傳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

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代宗朝

諫營章敬寺　高郢

出本傳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云云

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泰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剝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即斷酌古禮亦能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祐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聞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illegible]貊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皆成之將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繇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累百萬之衆資糧靡發取足於人勞罷窮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弊以與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然歲之儲大農有

推斂之歎歉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災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將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安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埤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

紺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將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
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
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
亨及制作之初役貴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尚
所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
天地千壽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耶書奏未報

禎上言

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乎心則自然
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
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
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孚古之明王積
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
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
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
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
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
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月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痛裂於
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臣頑戇定多難勵精思治務
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周遠辟情徇左右過計臣竊[illegible]
下情之納不

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措七全則辟吏之
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

歷文鑑卷之八終

德宗朝

乞朝廷贖顏真卿䟽　張薦

出本傳真卿為希烈所拘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省省不得出薦上疏言

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剛不及陳請羸僮單騎即日戴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徇義威詰群凶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冗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龐老之疾拘因環堵之間顧聆鈎戟之下吁嗟憤惠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徒念幼子日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憾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頵等攀攀實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䟽奏寢乾持之不報

諫元陵制度優厚　令狐峘

出本傳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靡用度峘諫曰

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隴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穀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咈顧命益經義臣竊疑之今敕令[illegible]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

便詔答曰朕頃[illegible]以遵先旨抑引援典禮非惟中朕之[illegible]不遺君親于忠敬不闕義而從奉以始終[illegible]古遺直何以加哉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出本傳時[illegible]討賊河北久不決清漪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奏云

夫人君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illegible]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illegible]倒持則[illegible]德衰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illegible]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illegible]代憤內[illegible]豈莫假寧居此誠

英主撥亂誅暴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
所可雜銳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
下畢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
之勞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
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
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
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
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
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

制轉天下粗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
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
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戒備不
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
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
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俱存而卒乘罕習故
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
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禦邊之備猶在加以
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
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
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
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
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撥[illegible]亂
顛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宗廟無貿足以見天意之於皇
家保佑深矣故亦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
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
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先皇帝還自陝
郛徵發往事稍益禁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
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
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

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
有陛下嗣膺寶位威[illegible]是爽猶肆毒螫舉國
來寇志吞[illegible]涼貪冒[illegible]蓋逐求通好少息交
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討[illegible]圖非畏威懷德必欲
守信結和所以歷年侵暴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
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借如吐蕃實和
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
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
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覘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
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

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巳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巳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

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偷袞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召將家之子以益師[illegible]養之資以增騎僱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illegible]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有如朱滔希烈圍固邊壘竊發郊畿驚犯城闕復何以備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强幹弱枝之術反諸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陛下幸聽愚計使李晟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

停之則端本整蔓之術也

叙遷幸之由　　陸贄

出本傳帝倉卒變故每自尤責贄以為致寇者乃群臣罪意指盧杞帝護杞因曰卿不君歸過於朕然自古興衰皆有天命贄退而上書云云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畜養而諸方自擅地未嘗會朝陛下特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眾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暨加斂既殫乃別配之辦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

咨控兆庶牧然而郡邑不寧夷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患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勲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後除征役憯矣今奪其畜牧棄其子孫巧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執不辭體方且稅族王之產箕禆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熬然而聞餓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捲恩任法以成理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

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敢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群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證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衆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脩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刻勵而慎脩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

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憚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出通鑑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為在於審察群情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云云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

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上坤下乃為泰乾下坤上乃為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非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已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

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機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也夫於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淺深莫若驗於己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遺

在察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建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又盡知之矣不然則何以乎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

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

論推誠接下狀　陸贄

出本傳贄勸帝接群臣使極言得失德納焉德上以諫官[illegible]事制自斷歸過於賦當問道說贄則竊所以近來不多對人贄以書對云云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illegible]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

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
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
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
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
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
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
若景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
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
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

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
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
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
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
也以聖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
興賢主也吉甫文武賢臣也以賢臣歌頌其主不美其
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豈
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
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君亦自聖掩惑德行小

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
蓋猜此惑爭臣罪由此生端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
文武仁義之德理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
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
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
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
非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illegible]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
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
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

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
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
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
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
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
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
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
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
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

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羆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可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

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冐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

論尊號　陸贄

出奏議術者言國家有厄運宜有變更上以問贄對曰

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此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羲神農黄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或曰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英賢大聖尚自菲薄存號為王暨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農焉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也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循稽衒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

以收物情內可以慰靈遺上可以高德於邃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發興歸情大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知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此義而已矣陛下何憚而不華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

論赦書事條　陸贄

出本傳上以中書所擬赦文示贄贄上言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闕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

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為難言善非難行之為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　　陸贄

出通鑑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贄諫云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今之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遂言稅職當委有司貢獻舊歸私有蕩心侈欲亦將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今者攻圍已解衣食以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

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上即命撤其牌

諭進瓜菓人擬官狀　　陸贄

出通鑑上幸梁州民有献瓜菓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贄謂爵位宜慎惜獻瓜菓者賜之錢帛可也上以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乃對曰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當今所病者在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耶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

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而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掌務受俸者唯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敘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菓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曰吾之軀命乃同於瓜菓瓜菓草木也視軀命若草木人誰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出通鑑上以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如此之類更有數人皆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奏云

狀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糺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遴而群方自通此大臣

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

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是皆覆育萬物睟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
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
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
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
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
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
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
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

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致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
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
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
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
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
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
致離叛搆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
再遷國家艱虞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
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俾小失而崇丕業耶臣

竊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卻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辨
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群疑今承德音尚能流涕若未
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聚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
欺天肅敢指陳厥禆關彿性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
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歟于闕下陳謀諫失
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
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
報之義者旌之直者奬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忠而無補
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
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

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
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寢
謀尊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覘輸誠者謂其游說論官
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
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
逆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
而延於紫庭雖呵奬頗異其辭然於囹閉一也既杜出
入務同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
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斷
辭而土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沮脅從之黨彌堅而責

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覈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必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

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猶逾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因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此竊料邪達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恩惜躰丕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假其遊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艱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

職奏請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況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唐文鑑卷之九終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平朱泚露布　出文粹　　于公異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君終始殺化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夷絕君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亭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叶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奸宄保乂生靈補緝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寔為何伏惟

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遐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傒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織之物腥彼宮門散作凶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敦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闒茸之質龔革鉄鷲將刪太和殊不知惡木生陰樹之英　狗犬桀罕之主頃屬興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亂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騰思礪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隙陰貸兇謀旣稽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廟算恭行天討擐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以揚旆徹花園而下營土堡雲舒木柵林植養威畜銳直殄兇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變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困獸若可蹤師多矣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丕勝

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疑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兇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撼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摧鍾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麏倉東縶垣摧以成塵溢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傑狡言尚憑陵作忠書誅力則不及怯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飆馳衆若蟻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螳螂之臂更舉螗蜋之臂史萬

而等向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貙兕作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飛翼旁張而霧合霜刃交光而雷燿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大崩我乃霆擊乘其蹈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叚成諫賊之心膂既已生擒沈孚運賊之羽毛終備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寔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申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鬬而

雷馳弃驕發向敵之風四掃燎原之焰馬退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與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致剪滅幾欲乘凌胄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光等輕騎走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徒侵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厚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晉平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允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僉發勢無壓於逆徒既類拾遺功有輕於折

蕩猶逃漏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詞且稱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如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脩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維御神扶叢業之基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殺内再造可封之俗因棄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繪乎華胥之夢熙然萬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缺郤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其官

奉露布以聞

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陸贄

以奏議

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絶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肤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

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
乃是社稷避禍昨日已附欽溆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
上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
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
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
觀建中以來近事推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
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
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續有煩言首
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嫌
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擁戎在

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
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遷至猖
獗頻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
戎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屬托之事亦多豺狼野心
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
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
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數且
觖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援實深戎若未歸
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可德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

於賊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謀遽降優詔促令
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
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
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
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
懟所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急我之師堅寇之衆戎
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
貽其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
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犇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
之時輕犯近郊若升盧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

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脇之勢俱納賂遺之資旁觀戰爭
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
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
用是乃我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
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
之災覦機若暝遘癘自潰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
之期鄜清妖氛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
始於縣兵因微役之繁與蘖衛禁之闕備誘翕群愚遂
成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刲忍
恣長軌不痛憤偃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

過不吝布華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
易心改觀猒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
合殲夷頃爲懷光昏迷撓師養寇吐蕃干挠生事惑人
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
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乃得伸又各士
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
貴位已極獲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
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勢撲非難孰肯捨固而
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
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

相距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衆其西北李晟
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
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
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大羊之群
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付度
謹冒昧以聞謹奏

論劉晏功　陳諫

此劉晏傳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云

開元天寶間天下户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
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
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
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
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鼂陳莊方
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
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
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户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
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
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猶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
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户民未
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振救而多賤出

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
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
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
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
所乏糧耳它産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
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
入村閭下户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饑不待
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
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

請許渾瑊李晟自取機便狀　陸贄

出奏 議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
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
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
不用刑而師律充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
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
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變於委任以制斷
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蹤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
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
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

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
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
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
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安危大柩當今事宜所繫尤切
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覬變之搖王室無自
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援
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敕諭群帥事無大
小悉爲規裁及千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舉[illegible]
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大同懸[illegible]
際事有其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illegible]

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料聖懷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
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
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
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
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尊行病於
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
使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
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
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

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
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
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
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適於時變今之要契
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狀　陸贄

按通鑑帝令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於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云云帝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
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者徇之而已苟其觸忌之勿生也鄭極將用徇[illegible]
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忘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
無忘危困罔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哲
紳之規以襄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
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
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

請釋赦貴先罪狀　陸贄

出奏議貴先為齊映部將從朱泚受偽官帝欲赦之諸將以為不可寬捨帝以問贄贄對

云云

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

下所議殺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擬法
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
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
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
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
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
統帥退閡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既反
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徽晋遂遭刼制身縻偽職
[illegible]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
[illegible]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

責者之辜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尚能守節[illegible]
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
疑惟輕實締令典齊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誅
希烈猶熾遺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
乃是污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當審
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
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思固不
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
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
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

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污之見容人人皆自怨尤各
務歸國之晚及夫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苦
得計變緒將消而再結恩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
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
乎昔漢高帝既封雍齒諸將遂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
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
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累加戮不足威
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illegible]
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illegible]
黨從寬庚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宄於[illegible]

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䖍固
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陸贄

出通鑑鳳翔將李楚琳殺張鎰降朱泚及奉天圍解楚琳遣使入貢除鳳翔節度使上惡之又發梁州從因軍啟遣人代楚琳贄上奏云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來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
以苟得不乘便而苟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
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
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
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遂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
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
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
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孽繁興為日久矣負釁居
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
昔漢高偽遊韓信見擒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
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
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
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輕其

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貢
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
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矢衛蹕路所經首行脅奪
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
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
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
之所以長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材略當時
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
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彼攻戰之害古代流
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才厮養賤品因而[illegible]得肆
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
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
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
以楚琳瑣劣之資屬掌小控扼之地縱令跼蹐何惡能
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還止錄功猶勤敷
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常皁楚琳俾入分文武
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
走不暇安敢淹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
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識更詳慮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贄

臣所謂或生福禍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
晋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
以僥倖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
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
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illegible]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
請廻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
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
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隙於含容或以恐勝而輕
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

之妄爽繼甚阻命之師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
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
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業反側者懼
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慕猜譖之災及遂乃姦結以
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連三輔而盜京邑
鑾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是海內大擾物情幾
去矣命莫保於寸晷生民不[illegible][illegible]城邦國之杌隉歟
屯綿綿聯聯若包桑[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蓋矣勢之危窘
實是寒心非有[illegible]時順[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發之勢武
庫匱戰之利第撒財賦之股其所以施今卒人取成定
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
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
歛之勸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讒衆率心之稔慝知
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壅埋之失情德音煥然以之
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
必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鵂以好音消禮
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
偽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㥘饑
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
重濡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

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
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遣賊暴人任德而不任
兵明矣群帥之悖臣遭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
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諭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
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翦擁戎據土易代不廷陛下
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孫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
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
江淮閩嶺之將卒以舂伐于南[illegible]國家稟帑以贍軍[illegible]
公私麂牧以張武[illegible]周於萬類徵備被於八荒勞已
甚矣威亦戚矣既而[illegible]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illegible]

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猥兵洎涇卒唱亂訛戎排災
狼整居於禁闈揆揄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
而歸宋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内沸騰儻
有問咼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旣而
恱納之儔咸自斂縮内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
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欵降爭馳表章
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
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
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
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

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
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
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
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
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
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無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
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
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内省於
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撿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
厥躬又曰舞干羽于两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

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肆
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徼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
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縣之原野輕
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賞則命致討討者不充
則將議刑是使勇果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
責綸旰以困於杼軸而怨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
萬情相攻豈有定日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孥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矣此蓋必然

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
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
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輩徒職貢廢
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
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
墻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
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己布
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
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
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脩臣禮其於深言

宗議固亦未盡坦然必崇聚黨而誅傾耳而聽覘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悖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蜀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欲山東群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與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存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連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群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魅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失愚之可懷而廢其取威

之其則所敷之惠適所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懸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illegible][illegible]休罷戰士特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務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撥亂之憤忍而不穩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則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

不顧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
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靦於天地之間耳
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
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
陛下但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
囚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
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
歟今若不顧幾宜復興戎役瀆威而幾惠捨易而即難
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
者不得召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

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惕在此儻蒙過納狂瞽
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宜
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文鑑卷之十終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議汰僧尼道士　裴垍

出李叔明傳叔明請擇僧道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下尚書省雜議刑部員外郎裴垍言曰

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
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亙制中
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
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
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
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

廢寺觀以為廬舍

議復府兵　李泌

出通鑑

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
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
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
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
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
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
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

衣財得宰相遣將故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illegible]
詣之寄於府庫晝則若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
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
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
累宗族故也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
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
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
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
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以為然置十六衛上將軍然卒不能復

論姦邪 李泌

出通鑑

德宗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
覺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
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
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
弭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
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
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
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小心朕所
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
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論廢立 李泌

德宗欲廢太子而立舒王召宰相李泌告之泌曰陛下
惟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
勃然怒曰誰語卿舒王為姪乎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
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
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
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而曲從

陛下悔之必咎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
復殺而子臣老矣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
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
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
當使海外蠻夷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
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建寧
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
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
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
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彼譖人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

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閒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諫借吉尚主疏　常形

出蔣義傳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詔許主下降蔣義以為繆矣與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未決形上疏云

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

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衰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實為釋縗服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違其言促行前詔

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陸贄

出本傳

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慎東乃寮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詮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

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循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若在格令至今不刊未闕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巳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昔齊桓公問管仲害伯對曰不能得賢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羣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行業不能頻殊也今乃謂不能舉一二屬吏豈後任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賞鑒獨任難於公舉登延之路無繁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稱輔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逾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陸

出本傳

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滿足其意於是調發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侮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戕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術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

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獫狁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戎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鋒鏑之閒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逆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逆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審所易用

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

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府[illegible][illegible]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措置乖方一失也課責虧度二失也財匱於兵衆三失也力分於將多四失也怨生於不均五失也機失於遙制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illegible]

衣[illegible]關內河東[illegible]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隳息調發之煩又[illegible]率免之弊則人自為戰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遞罷豈能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隋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理所所部州若府選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旅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均節財賦六條　　陸贄

出本傳

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鄙邑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

此撩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頒詔有司與宰相量
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若節之軍興加稅請道權宜所
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均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
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
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
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
矣二曰播植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
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
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
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

者賦斂捨焉國朝著稅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
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
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
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
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
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
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
所輸過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
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
[illegible]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illegible]

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illegible]
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推酒以納資何慮[illegible]
所給哉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曰戶口增加田
野墾闢稅錢長數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
[illegible]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
[illegible]重稅而漸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
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畬蕪矣人以免租年滿
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
[illegible]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
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聊物之[illegible]

四病縣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
有定徙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
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
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
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
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曠課
而人人樂耕矣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
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
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
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

以收宜定稅額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五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上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爭臣論　韓愈

出陽城傳城為右諫議大夫七年不諫愈作論譏切之城不屑卒以諫顯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

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

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文鑑卷之十一終

唐文鑑卷之十二

德宗朝

論裴延齡姦蠹書 出奏議　陸贄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蟊粱木之有蠹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絕距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聖哲垂訓必以小

人為戒者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傳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掊克斂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為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

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追捕夫匠以勑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群遨訴盈路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收納貨財太府攸職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

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謂度支
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
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
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
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是
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
移入雜庫以供別勑支用者其時特宜進止悉依所奏
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現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
執理須辨鞫是非陛下既不許差三司又不令檢奏辨

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
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
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
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貨財
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延齡於左藏之內
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遂錄積
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
利盈鉅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
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攻繳或准法免徵或
緣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尋不免填

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敗類皆
如此難以舉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賞
貴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又緣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
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
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
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
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
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
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常遐猶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士
編戶究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

出估為贍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
徇口腹哉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
要衝控帶靈夏地猶夐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
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勑度支令貯軍糧備擬轉輸
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宣問延齡確
言饋餉不絕陛下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驗覆道路
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
如是之類飾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
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
內總諸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

禮亂之源延齡放情亂紀憫於風數多鬬會刑之兆
糾其部數大聚省署之儀從卧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
第盡室飫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
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
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恣歡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
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
於朝集里中喧閙常若闤闠衢巷列肆沽之肆邑居成
逆旅之津雖次慢官署人數法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
財賦號為殷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
躁盈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紀綱大壞貨賄公

行奇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龔為府縣所繩
糾其姦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匿止於苞
苴臧福潛越職司失序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
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
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聖王知其然也故選
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踰而化陛下勤脩儀式
以靖四方愼選庶官以自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
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致至化羣相感率馴致大和
而度支恣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
每使申論延齡亦抗數讟詞皆醜詆事悉加諸使其撕

醜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推移地盡諒非細故為國聚釁
實由斯人而又層管事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
悻氣吞等夷隸當部吏時有發遣而不為屈撓守官而
莫肯由從遣其誑詞專則尤馴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
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崩流俗然禮義之府
餓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
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
不然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發其葺脩減
其數秣車破蓄耗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
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度支應給宮內及

諸司使務桑薪炭等條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
恒須貯備延齡悉罷舊制但肆姦情旋討務薪價錢以
為節減剩利及夫春夏之際蒭藁積巳弊寮之中樵蘇
不繼崎嶇求買何暇討量藁穀不啻累倍事之姦
繆觸緒皆然臣愚以為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
緡錢及事體非宜耳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
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
時不為自非狀跡兇彰足致與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
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畫之以耗斁朝遺愚知共知
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

讒慝而莫之辨也或有聽言以其甚於疾惡謂之誠
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說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
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
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
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
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
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然而美惡成敗
□□直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我太宗嘗問
□□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

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
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
足為鑑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
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
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
趙高者乎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
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
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
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宜
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
故曰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
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財失人而亡周武以散
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己者之資耳尚
何賴於財賄我大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
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
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林之格言是而不懲
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寖

廣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
犯闕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是
乃失人心而聚財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
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
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旅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
戈奮迅夜則脫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露踰旬而衆無攜
貳卒能走彊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耶惟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
共其有無乃能使之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
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夫寇圍既解諸道相退
賦稅漸充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
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携死義
之心於是興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
乎旋屬蠹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
亂軍既還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
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己有哉陛下若
謂享取可以懋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
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

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
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
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能
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祐陛下
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
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
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
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夫人也皆明
蔽於所誘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
縱搯之發行而周厲興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
於兵而委於所操之主蓄盈以殄物天下不歸咎於盈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
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
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
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濬古試可乃已載於
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用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
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扶詐
之人亦有當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丙然敕誣如此則
上之於下將嫌猜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譏何必忠

邪無辨狂直莫分薰猶同器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
之象也寧唯將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虧有聖德不利
善人而已乎臣以卑鄙任當台衡夙蒙眷知惟在誠直
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所以畏
覆車而驚懼屢燬室而悲懸為慮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
能自默也願迴睿覽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
勝荷恩報德之誠

遺太學諸生何蕃等書　柳宗元

山陽城唐帝惡陽城出為道州刺史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宗元聞之遺蕃等書

謫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辛生不諱之代不能[illegible]列之
竊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惻
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赴
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
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厚恢大之德
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
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
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
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
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

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
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
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甚宜

論選正人輔導太子　元稹

出本傳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挾國政稹因獻言

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
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
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
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illegible]
邪玩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
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
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
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
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
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
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
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傅之
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夫盡愚而亥不能
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
有以致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

即位後雖閒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
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遊習之致也貞
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
高不為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為太
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及讒言
中傷惟樂工剖腹為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
保傅不疾廢眊瞶即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
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名夫以四士之愛其
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
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illegible]

有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顧令皇子洎諸王齒胄肄業行敬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乞代推明朝覲表　柳冕

出本傳冕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十三年兼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上表云云

臣竊感江漢朝宗之義嚴鳴君臣之諫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燕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側例無朝集目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三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獎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詘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人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悼何德以堪久長御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采臣之大願表累上乃赴表切德宗許還

順宗朝

論御夷狄　杜佑

出突厥傳

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年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以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為農餘皆習佗伎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寖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收一斛成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illegible]材食[illegible]兵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illegible]

險要繕城壘也四者乃何難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駮陳子昂復讎議　　柳宗元

此孝友傳載武后時徐元慶殺縣尉報父讎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其刑然後旌閭墓時韙其言後宗元為禮部員外郎駁之曰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乃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唐文鑑卷之十二終

唐文續拾卷之十三

憲宗朝

賢良策　元稹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本茂異舍斥已之至論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貞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

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澤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穰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彼疲甿逐乖富庶督耕食之業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宜戒昔主父偃懲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柏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者之懷眷

然於罔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試績豈虛美哉蓋用其言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之德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

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率不能遊列條對施於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哉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暮敗之不暇又安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秩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策問某事得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行耶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民求斥己之王言

明之體論　亂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

臣所上愚對皆指病陳術而為要典不以舉凡體論而
飾辭尋尚使人雖繁必獻言苟詣理雖瀰必書固不足
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矣伏願陛
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
人曰惜乎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
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
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
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寢恤黎
人之重困責復盛濟難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皆當今
急病也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撥去禍亂文皇

鞬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
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
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人洽故敬讓之節
著而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蕪六代之至德
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
也明皇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
湯文武之俗不能進焉四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
海太和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
巡守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
寶之後征戍聿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亂哺而

育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已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戶
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
逃征之罪多而稚蔑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
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
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颺之微臣以為將
興禮樂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所謂銷
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
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則爭奪之志銷爭奪之
志銷則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
兵興禮樂富庶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

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教天下
不能無餧殍之人矣是故古之不農而食者四而已矣
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難之勇則食之工有便
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其四者率皆
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有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
不能於此者不耕則不得食不蠶則不得衣人之情
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遊食者常寡而賤貨者
常多豈彊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率
伍廢商稽之責有貨極淫巧之功列肆盡兼并之賈加
以依浮圖者無夫耶絲俗之正而有極役逃刑之罷假

戎服者無趨乘挽彊之勇者[illegible]銷衰之驕是以十天
下之人而九游食疾外愚餓不能自還者而後依於農
此乃非彼逃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游墮之戶轉
增耕桑之賦愈重最將之十室共耕而猶不給者今且
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行若僭
斷緊持之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
負則為上第以臣觀之足陛下賦者誠害陛下之人耳
若此則農桑之稅既如是墮遊之衆又如此農桑困則
總本之心薄墮遊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理也今
陛下誠能明課試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鐫之工罷商

賈兼并之業絜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勸農桑之征興
戰耕之術則游墮之戶盡歸總本之心固矣富庶之道
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
之虞由後安在陛下悠悠誡之慎之而已乎至於主父
偃乘七國弁吞之後謀分裂而觸推恩管庚吾當諸侯
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
白四達與日月並明於聖朝乎臣雖淺庸尚不敢言為
陽於皇帝之口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進謀
及而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執契則羣下用情
下則庶官無當以讓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illegible]

識而昧通方以臣料之苟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情
蓋考績之科發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
章句之學興而經綸之道喪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密
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所
采耜教耦耨所以勉良田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過根
莠之滋焉其所以過之者芟夷剗鏄之而已唐堯之闕
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植舜禹而種臯陶也又不能辨共
工驩兜之逆焉其所辨之者放棄戕戮之而已神農不
以根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盡足用之方唐堯不以
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

知所任顧之如何耳是何謂任之必不可也至於考績
之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綸之道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
之極弊也幸陛下問及漢元光武之事臣請遽數而終
之今國家所謂與儒術者豈不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
所謂通經者又不至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辨析章
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通經之士殘闕以是為通經
通經固若是乎亂良於工之自試者又不至於雕辭鏤
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焉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
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陳科者進速累取者
位高盛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務實者為俗吏以是為

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不以朝廷有
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覵今之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
無一二焉夫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
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可得
乎哉以此察群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
而絶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難用情念垂衣
而懼不治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
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之制度之書
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皆能專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
環貫大義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

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綸今古理中
是非者為上第蘊思清贍者次之凡自布衣達于末隸
於朝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
罪扑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綸之文盛矣吏部罷
書判之言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入朝
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羣吏之治最在第一
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守人之[illegible]
籍之為治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為次之道明而[illegible]
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外僕射至羣有司之
正長至於參問節制者各舉備朝廷一人外自牧守

至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備吏部績者一人因其所
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
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則除任之法行而
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
不周於文政不登於用行不志於人限以停年課資之
格而役任之若此則式月之人常而尺寸之才無所棄
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執左契以
御之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之運支體是支體
之無故於心目乎察羣材如用明鏡之形美惡是美惡
無逃隱於明鏡乎然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

目以貢士之目視達四聰以明賢之耳聽以冕旒自蔽
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芥動必聞則依漢元章句
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焉[illegible]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
大聖人在上人不夭札[illegible][illegible]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
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腥而言天下之事
乎誠以國家兵興已來天下之人憯怛悲愁五十年矣
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詰開元之政
興為此臣所以汲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

論諫諍不召見　元稹

出本傳

虞隋治亂之始各有前兆□□□所視聽躬勤庶務委
任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御隙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
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親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
决事深宮中群臣莫與此亂萌也且始即位萌務未見
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
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
小人則竦慓曰彼之直得棄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
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
通合天下之智一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載其上如
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

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
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
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
者華而不內言事者褻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
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
前後者屛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
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
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
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
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

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
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
順從怒謇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
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求安
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
下即位已　歲百群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
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
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决事明察
幽隱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
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

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他有司或時召見僅能
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
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
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
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
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
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弹
九禁非貢獻十省出入畋游

遺李渤書　韓愈

故李渤傳渤以右拾遺召洛河南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入山敦促渤上書謝不至□□□

洛陽令 遣詣司

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奚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凶鋤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

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為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

潚心善其言姑出家東都旬
歲遷有詔改補附章列上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

李絳

出通鑑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為
留後上欲因其二州李絳不可上又問劉濟
以李安指我豈可付授其
子天下何時當平絳對云云

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徒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

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

其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所從以財力不[illegible]
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求 得朝命頗懼求）
（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 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

說田季安討王承宗　　譚忠

出通鑑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
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
計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
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去格沮者斬幽州牙
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

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
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
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於臣下也
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
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
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
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然則若之何

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illegible]
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illegible]
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illegible][illegible]反君之名魏不[illegible]
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
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
用失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
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

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
陰計得其堂陽

說劉濟討王承宗　　譚忠

出通鑑

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

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
伐孰利

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

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
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
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
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

忠曰盧從使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
蠧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示
趙不敢拒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

則走告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
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而趙不備燕也
濟曰今則柰何
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
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
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
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
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
徇

請罷討河北兵　白居易

出通鑑時河北用兵久無功居易上言云云不聽

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
與從史兩軍入賊境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
難支范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
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李安元不可保祭其情狀似相
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
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
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
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資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若
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

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
令彊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
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
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
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
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
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
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
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
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
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
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
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
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
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

請勿與烏重胤昭義節度　李絳

出通鑑重胤執盧從史時有功憲宗欲用為昭義帥絳不可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疏云云

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
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嚮

為從史所擿使朝廷所倚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
亂臣聞之驚嘆實所痛心亦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
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晉後為之求
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
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頗沮紀綱大紊
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畜姦謀已是
朝廷牧伯重亂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
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亂逐
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
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表章陳其情狀并

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眾
怒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悅以重胤鎮河陽徙河陽孟元陽鎮昭義

奏記宰相論學校　劉禹錫

出本傳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
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
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
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
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及天下今州縣以

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
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群國逮元帝時
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
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
與其煩於瀆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
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
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
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
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

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
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
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
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
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
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

論皇甫鎛程异　裴度

出通鑑時以二人為相朝野駭愕度與崔群力陳其不可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度上疏云云

鏄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illegible]
不駭笑況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度
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
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得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
聞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
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至如鏄資性狡詐
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
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
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
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

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
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
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以肖）

條興復太平大略（出本傳）　李翱

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叛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
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
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
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illegible]
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illegible]

所以能一旦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若賊而[illegible]陛下故
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蝗不收陛下哀民之[illegible]
下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於畮二也昔
齊遣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
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爽
妻女於掖庭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
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
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
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
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

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
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
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
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
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
日不牢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illegible]
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
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致臣竊惜陛下當
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

平賦書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illegible]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illegible]

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得財之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興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人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廢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日滋不可卒復翱是以取可行於當時

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立冢鄉井之所聚

則邊南漢之所渠大計六[illegible]三十有六[illegible]
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illegible]百里之家給爲千里亦
如之高山大川則[illegible]其中[illegible]長絜短而量之一畝之
田以強弁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
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
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illegible]
川大塗畎澮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
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禄以供賓客以[illegible]

四方以[illegible]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
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
太多則[illegible]事[illegible]以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illegible]
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
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
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
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
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
五分當其土甲不當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
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

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
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
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
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囷焉鄉之
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
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
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並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
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
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
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

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
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
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
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
生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
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犯
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甚
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
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illegible]

唐文鑑卷之十四

憲宗朝

遺吳元濟書　吳武陵

出本傳淮西吳少陽聞武陵才遣客鑄之持以賓友武陵不答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

夫勢有不必得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破亡平生親愛連坐就戮不可謂仁妻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殘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君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

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交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歆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智慮絕倡又以魏傅來歸幽禮瀹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為之導既斥從史姑汝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歎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

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捍蔽之險太原井陘之險燕翻樂壽邢拒臨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焉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邪昔洪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年有中興主嘗北伐代前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咸深趨以稔其釁率帥築室礪兵進寬蔡屯田繼涉荷鋒抵淮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蹈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要

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挽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繼嗣矣足下苟能挺知機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武而代服而捨寵榮可享骨肉可保何獨不為哉三州至狹地蕞爾至寡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之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數當百人哉皆迷不返諸侯之所城下環壘刻塹濯以流潦主將怒摽士卒崩離田修

蠆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誡子孫[illegible]
不祖生為惰慢之人竣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論淮西可取　韓愈

出本傳

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呼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

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彊場之上日相攻刼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羇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内軍教不二月一切可用又欵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

平淮西碑　韓愈

出其元[illegible]傳帝美裴度功即命愈為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

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刼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
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
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
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
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
能毋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
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
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

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
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
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
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
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
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
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

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
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
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
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
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
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
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
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

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
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
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
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
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
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
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壃
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
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
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
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
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
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

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多歸度功愬妻唐安公
主女訴愈文不實詔斷其文更命段文昌為之

元和聖德詩　　韓愈

出文粹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
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
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
靈歡喜風雨晦明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
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其
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
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輒依古作四

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
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
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
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禍
福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
莫過蜀土帝舉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
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為表書求我
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
安則且付與讀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

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萬牛臠肉萬
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有恆其兇有餌其誘其出
穰穰隊以萬數遂劫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
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
徐壁其右闢黨聚謀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
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
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苦荊并洎梁在國門戶出師三
千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
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

見害無地自處脩視大江不見州渚遂自領倒若祈投
白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
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
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
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切膾脯僕賞將
吏祈珪綴組帛堆其家粟㙋倉庾衰嶙陣殺庶給孤寡
贈官封墓周帀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
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至
徐蔡區外雜虜烜赩赫德跋踖蹈舞掉抃兵華私習蒐
蒐來請來覲十百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
訓厥昕晦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
饗新宮視瞻梁梠戚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
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于國南鱗筍毛簴廣幕周
施開揭磊砢飫肴膾拏圓壇帖妥天兵四羅旂常婀娜
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宵昇于丘奠璧獻斝衆樂驚作轟
豗融冶紫焰嘘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哆日居
月妃煥赫婐姬濆兆澒鴻㦤試喋呶歆沃羶薌產祥降
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鱗黃龍頹抛結糾卿士庶人
黃童白叟踊躍歡呀失喜噎歎乾清坤夷境落褰舉帝
車迴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刻磢磨滅

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耆推恭熙告仁滂施渥皇帝神
聖通達今古聰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
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
有違者皇帝勤儉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敕戒
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
鼠億載萬年有富無窶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
既翦既去盡逐群奸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厖臣碩輔博
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予侮皇帝大孝慈祥
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
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求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
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貞符　　柳宗元

出本傳

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
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司馬相如劉向揚
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
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
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
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
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訖大

不宜以尊故休獻使聖王之興不豈無以抑詭類挍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憤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奪鬬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群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

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莫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

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大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如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怪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驅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

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疏為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劓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廪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

斷嚴威小醜而支大黜而斬狂猾撓擬用戮于治凡其
所欲不諧而獲凡其所慾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
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
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
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
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
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亡宋
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
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
保人斯無彊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
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
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
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
澤熯于爨灪炎以斃劬厥凶德乃戢乃夷懿其休風是
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
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
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
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
濮鉛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為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

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
兆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念曰嗚呼咨爾皇
靈無替厥符

獻平淮夷雅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
命守遐壤課印蚩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
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
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
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
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
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徒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
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
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蕩人耳目故
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
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
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
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以是
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吉甫召穆公等厥追代可
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旲耆其武于潋于淮既翛既畢環蔡且來彼衆昏翼甚
毒于醜狂奔叫呶以干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
四紀其後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省以
釐庻拜稽首朝于元龜既類既禡于社是宜金節煌煌
錫鍇雕戈犀甲熊旃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
子餞之羅鉾是崇髐臑俎胾五獻百邁九百卿士班以
周旋既涉于淮乃翼乃前難圖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
道于山于川遠揚邇聆陂陀連連我旃我旗于道于陌
訓于群師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頷頷式和爾容惟
義之宅進孚鄽彼昏卒狂襲兇鞠頑鋒蜎斧螗赤子甪

匐厥父是尤慭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
既獲敵師若飢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右擣其虛蔡
懸厥慮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
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譊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
予爵之成國祚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
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朝宜郊以告德音歸
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以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時之匪傲匪皃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
舒余士踏彼艱頑柔懲是剛烈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
既攻以後厥刃王卒駿嶷爍爍是式衛勇韜力日思奮
趣勉皆以狂敢蹈遐疆士獲厥心大粗高驤長戰酋矛
繫其綾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肯告以父母恩
秉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
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
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峨
是拔是襲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
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
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

矣孰類蔡初胡甝爾居式慕以康為愚有餘是究是咨
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
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
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
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唐文鑑卷之十四終

憲宗朝

佛骨表　　韓愈

此表傳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舍施愈惡之上

表曰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

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

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

其國以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
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
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求
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
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
死賴裴度崔群救之乃貶潮州刺史

潮州謝表　韓愈

出本傳愈既至潮州上表謝云

臣愈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

具言朝廷治平天子聖神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
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晩罷兢兢業
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遣刺史面
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
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
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愈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
府雖云纔二千里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
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

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
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
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
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
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
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
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
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
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

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
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
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
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
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
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
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
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
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也宜
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

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
不可逢之嘉會

祭鱷魚文 出本傳 韓愈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
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嶺海之間去京
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
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
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
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
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
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
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
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
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
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
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
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
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
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
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
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
悔 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重答張籍書 出本傳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
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
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
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矣今夫二氏之所宗
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
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
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
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
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
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
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無

然之者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於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

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與孟簡書　韓愈

愈白　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遺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

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

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illegible]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不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

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
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
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
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
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
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
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
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

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
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
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
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
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
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
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

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
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
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
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
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
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
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
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

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
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
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
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
之間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
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考以
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

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
可遍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
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深矣
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
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
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
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
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
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
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

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
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
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
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
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
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
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
久矣有韋群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
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
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

令不行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群玉是也凡
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
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
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
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
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辨之問焉則以對
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
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
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
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

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
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
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
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
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恥然高舉有深思長慮
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

請作制度　李渤

出本傳渤以著作郎徵趙召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

上書

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

天以變通之運遭陛下陛下順而舉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悖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大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群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賴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内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樣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雜

諫餌方士冊制　裴潾

出本傳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冊劑求長年帝御劑巾躁病渴潾疏曰

夫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祚無彊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敦黎庶攘剗妖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冊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枝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賄偽竊情得不怍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禀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藥皆可驗視禮君飲藥臣先嘗之父飲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

論黃家賊事宜　韓愈

出通鑑

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峒未屯聚之時將師軍弱寡獻謀討自用兵以來已

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
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
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
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
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
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鳳
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
永無侵叛之事

宣慰王庭湊軍　　韓愈

出通鑑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作亂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
不能進朝廷以湊為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
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
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
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
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
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記先太師則善
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
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
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
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
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
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
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
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唐文鑑卷之十五終

唐文鑑卷之十六

憲宗朝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

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抑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勧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

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暑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

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
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
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
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
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
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

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
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
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
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
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
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
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
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有舜者其為人也
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聞古之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多藝人也求
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
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
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
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
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

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
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
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
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
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
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
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
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
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
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

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如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

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志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原缺第十葉

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
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
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
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
不及堯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
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
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
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
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
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
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
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
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
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
之衆人其為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
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
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

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
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
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
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
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
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

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予嘉
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
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
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
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
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
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
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
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
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
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
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
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
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
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
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
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
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
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
然則觀其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可否爲不
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
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
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

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
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
知馬邪

推言治要　出本傳　　　　杜黃裳

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擇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
於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

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術士傅縡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躬親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

請汰冗吏　李吉甫

出本傳吉甫以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

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老佛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俸廩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十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俸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

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頗異亦請一切商定於是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上陳闕政　權德輿

出本傳德輿因大旱上陳闕政

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至閉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竊以畿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為民毆者不可不察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鄉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糴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為國掊怨厚軍賞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比經綵放者自謂救枉無期坐為賊人以傷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竭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

洮宥紲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彼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

論開元天寶事　崔羣

出本傳

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禄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

請勿討吐蕃　杜佑

出本傳党項陰導吐蕃為亂諸將請討之佑上疏云云

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來使者為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踰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寧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夷西戎相誘從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瀰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

太醫箴　柳公綽

出本傳憲宗喜武功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諫

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洽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辯德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叱傷氣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馳事先心靜乃明體和道全克順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司太醫敢告

諸御天子高其才進使則日出言爲行爲而隊不在大史跌孫若當置之坐隅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考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敢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二祖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

獻懿二祖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獻懿乃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禘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寡合祭甚稀則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

乞召臣對面陳得失疏有發明謚議

復讎議　　　　　　　　　　　　　　　　　韓愈

出孝友傳富平人梁悅殺父仇詣縣請罪詔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

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史若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律無失指矣詔以流中宄悅縣請公門

流循州

對憲宗顧問　　　　　　　　　　　　　　　　李絳

出本傳

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財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而士卒勇矣官師公而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矣教化篤而俗必遷矣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

進學解　　　　　　　　　　　　　　　　　　韓愈

出本傳愈才既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

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
多務得小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
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
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
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
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
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
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
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
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
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
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
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
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
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
與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
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
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
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
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

唐文鑑卷之十六

唐文鑑卷之十七

憲宗朝

復志賦

韓愈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歎豈朝夕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携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窺前脩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

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閲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謂青紫其可拾自知者為明兮故吾之所以為惑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騖乎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近而逾遠哀白日之不吾與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廻顧兮涕泣下而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聊浮游以躊躇假大龜以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如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閒以獲進兮顔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汙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

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

閔己賦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夫子乃嗟嘆其賢惡飲食乎陋巷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檝而不識四方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哀與我者為誰衆皆捨而已用恕自藏其是非下

上泚泚其廣大余一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恒未
交而既老久拳拳其何故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
極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小人有得其時聊固
守以靜俟誠古之人兮其焉悲

別知賦　韓愈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
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脩寧安顯而獨裕
顧阨窮而共愁惟知身之難得斯百一而爲取歲癸未
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
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

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瀾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
恃遂駕馬而廻轅山磝磝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摎雨浪
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
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月以遲留

訟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
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摧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
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鬪其神
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
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

誰汝雲屏屏兮吹使醻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
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
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
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幽懷賦　李翱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
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
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群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
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
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

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裔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
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
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
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
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脩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
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
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
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
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
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諱辨　韓愈

以李賀傳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

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人文化成論　呂溫

出文粹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

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

彬人精緒然窈本沛然自得感感儼以求至理坐玲球而待界平流蕩因循開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黍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綿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技厠雜其間乎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豊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乎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

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隱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

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

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潜其名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

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

伐之威卒不能定諸侯之亂凌夷壞于幽厲王室東
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
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
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非諸侯
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
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
矣秦有天下裂都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槩
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
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
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

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
相與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
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而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
救者三代後及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
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
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
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

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
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
土子人者百不一有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
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
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
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

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
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
魏尚於馮唐聞王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
復其位可也臣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
能得以賞朝拜而不𨺗夕斥之矣夕拜而不𨺗朝斥之
矣假設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
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
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
謀周於同列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
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

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致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是者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

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人之視聽則又有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制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子厚封建論先儒制以論之詳矣然不可盡非朱子猶有取焉故錄之以為鑑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

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人之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

遺而失官之事著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塗山銘　柳宗元

出文粹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端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

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二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亢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遑寧羽旌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宜貽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唐文鑑卷之十七

唐文鑑卷之十八

憲宗朝

弔萇弘文　柳宗元

有周之亂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
制兮䫆命轉幽瘮盡膠戾兮肝膽為危摧奸蒙貨兮忠
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軀以抑嵩高坼陊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懼兮堅剛
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
王不寤夫誣賊卒施快於剸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
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
翔兮燠狐狸而不食鴆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而伸
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亂以威傲兮兹
固蹈殆而違安敖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
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
以為謏姤合道以從世兮焉用乎考古以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頫懣而不列陟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
殄絕揭憑雲以撫怨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
兮愈洋洋以超忽一䢔洞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
始而虞末兮非大人之擇所瑕委君兮固衰世之道知
不可而愈進兮誓諭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

與為友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邈絶以不群伯夷[illegible]以
莫怨兮孰克軌夫微塵於端誠之內斷兮雖耆老其誰
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
與嗚呼哀哉兮敬弔忠甫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蕩泊兮顛
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瀖泆無形兮往來遽卒
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
下上飄鼓騰趠嶕嵲兮萬里一覯舉入泓坳兮視天若
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吾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
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棱齴鱗文肬
三角駢列耳離披　蜥叉牙距觜崔蛇首狶鬣虎豹皮
群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
弱水窪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沈負羽無力鯨鯢遊畏淫
滛巍巍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極重淵高下迴置
沿危頗崩濤梗跳䟤戈鋋君不返兮魂沉顛其外大泊
泙奫淪終古迴薄兮天根入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
亂星辰東極傾海燕不覊泯泯超忽紛盤泆殆而一跌
兮沸入湯谷舳艫解掉於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
嘯貫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頹猬狂震虩翻九垓君不

逞兮麾以擢沓海賈兮若浙樂出幽陰而疾平夷惝駭
懸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訏蹈蹂乎土堅無虞
返路脉布彌九隘出無入有首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穜鍾擊鮮愁歎娛君不返兮後誰須將禹得聖捐盖然
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莫盖大治九卿居祿秩山委叔國祖賢智走諾事下車
遁逢縱傲世所趣君不返兮謚為愚咎海賈兮賈尚不
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傖餽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
歸來兮寧君軀

懲咎賦　柳宗元

出本傳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
固前志之為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
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
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
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
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
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
率由以寧剛柔以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
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

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
用兮惟懼天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兹道以為
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
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
退而保已兮悼乘期乎曩昔欲操持術以致忠兮眾呀
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
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
禍讁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
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
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回邅日霾曀以昧幽兮
黝雲湧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眾鳥
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
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
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棄以纍
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
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
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
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為此戾也
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聞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

殿之所宜廢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蓁禍之際也御長軒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卻驚棹以横江兮泝凌天下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頗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柳宗元

閔吾生之險阸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靜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

駘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横陸兮鴟鵰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眞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故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巇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謇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賁[illegible]

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絶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鬼鶵乎中庭兮蕪蝮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心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柳宗元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悁悁而愈微歘騰湧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馭儗儗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横衝飇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汩兮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

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崷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愜齎之懟淚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心回互以壅塞鍾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旆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

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捕蛇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吾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

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熈熈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焉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可一日在館

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
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冐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
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
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
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
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
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
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

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
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
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
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史佚
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
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
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
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
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

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
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
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
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
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
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
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
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
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
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

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矣明天子賢
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
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
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
大惑也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
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
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宮不
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

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定於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擧也盖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擧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擧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

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忘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政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

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
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也然則
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
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
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
都時詠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
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
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
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
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
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
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
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
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
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正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
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
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
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
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
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
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
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
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
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
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
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
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
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
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
故封識具存

詒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

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與堯
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志
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卼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
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
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錮希望外之澤
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
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
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
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
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

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
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
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但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
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夫人所共閔惜也先墓
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
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
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
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
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

孫從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縈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過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册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

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

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

詒蕭俛書　柳宗元

比本傳宗元既竄斥雅善蕭俛治書言情

僕向者進當黜罷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游者炎炎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修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大[墨]不過數十奚第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
云不已祇益為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
以為常忽過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
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
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為類矣
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
匿雖病夫但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
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
短重為　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
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
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
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倘因賊平
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
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
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田一廛為耕甿
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
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

唐文鑑卷之十八

唐文鑑卷之十九

穆宗朝

請數見輔臣公卿　楊虞卿

出本傳穆宗觀倡優雜戲又觀
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諫

為鳶遺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
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況今北虜方梗西
戎弗靖兩河有瘡痏之痛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
積下明之制變莫備邊亡見儲豁用度盈固未可以高
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
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

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內朝臣
僭入齋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
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
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陪越
隨肯上下無繇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
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睠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
帝猶宜周爰顧遠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
下求治於宰相宰相責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
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
居安慮危之道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論元稹魏弘簡姦狀　裴度

出通鑑元稹依附弘簡度為招討使討王廷湊稹恐其有功妨已進取多所[illegible]中沮之度上表云云帝為之罷弘簡樞密罷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幸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

論幽鎮用兵進退機宜　白居易

出通鑑幽用兵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

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欵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許即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入不省

憲宗稱祖議　王彥威

（出本傳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云云制可）

古者始封為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烈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為訓唐本周禮以景文皇帝為太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

續虞人箴　白居易

（出本傳穆宗好畋游居易獻續虞人箴以諷）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怪哉御獵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按考宰相而下　李渤

（出本傳渤以峭直觸要臣意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奏曰）

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係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袯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守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一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翬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傾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

諫感方士　張皋

（出裴潾傳穆宗餌金石藥處士張皋上疏）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

用呂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矣夫寒暑為賊節宜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尒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篚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上善其言

敬宗朝

論裴度不宜擯棄

出裴度傳　　韋處厚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夷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

丹扆箴六首　　李德裕

出本傳敬宗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德裕獻丹扆六箴以諷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而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宮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為用千里厥後令王亦

能恭已翟裘既焚簡帛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必
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沉湎舉
白浮鐘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視
為箴是謂塞聰
辯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聚
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析王猷治平百代
之後乃流徽聲

防微箴
天子知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柘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
獻飧斯可戒懼
文宗朝
賢良策　劉蕡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思道陶
甿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事下以立本推誠而建
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
之所臻敻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氏
滋興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
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
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
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
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
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
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
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
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
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阜財發號也

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
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
群彥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
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
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
斯惠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
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嚴
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
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

類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憤懣激抑怨有時而發常
與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illegible]上聽一悟主心雖被
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光遠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
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
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
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
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
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
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
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

爾伏惟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
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
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
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
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
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
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備植在視乎食力國庶罕蓄本
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
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
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擇官濟治之

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
稂莠安有雜別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
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悖
延群彥顧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
伏惟聖策有求言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
訪之勤也遂小臣屏蔽蒙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
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
之方著而和氣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
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
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爲上聖

之龜鑑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
存亡之變者臣請披歷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
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
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
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
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
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
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
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勉而行之則可以執
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

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偽淆職之漸乎臣故
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臣前謂若夫任賢惕厲宵
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旹實以陛下
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
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
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耶
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
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
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
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

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
至于陛下一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
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
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
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
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
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
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
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

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
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
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
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
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
子不能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
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
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
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
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

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
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
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
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
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
天下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
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
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
節而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
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

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流涕袁盎當車以抗
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
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
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
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
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亂之文易有失身害成
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
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
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
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
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
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
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
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埽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
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
其終則可以虞秦興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
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
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
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
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

舉四凶在朝雖強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
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
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
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
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
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
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
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
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
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
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
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
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
所未至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
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
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
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滅
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

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如師之敎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

蠹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歛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諭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何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

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權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憂濟蒼生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危亡之[illegible]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歛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illegible][illegible]嬖無所聽焉選淸愼之官擇仁惠之長敎之以刑[illegible]之以和敎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敎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敎以導

人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道以敎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敎必行也莫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敎之有未盡其方也夫立敎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將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將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敎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illegible]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洽於朝廷矣愛人以敎本分職而奉

法術非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

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以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度三府之務則播植不懲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驅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

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叔孫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

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問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
姦覬覦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
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任賞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
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
以制姦猾之萌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陛業由
學校之官發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
後其行故爽官之道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
所謂列郡千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
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

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奸宄吏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
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
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
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智矣臣
前所謂辯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刑于無
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憐
斥情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解要察
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
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解得

非椅之材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鼂錯為漢
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
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
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特
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起殷比干死而起
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
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
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
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

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遠脩近古
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今之所陳者
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
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敎人敬奉宗
廟以敎人孝養高年以敎人悌長字百姓以敎人慈幼
調元氣以煦育敷大和以仁壽可以逍遥無為垂拱成
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
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
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
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

下敎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蕡對策指宦官見其狀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

乞旌劉蕡直言　李郃

（出劉蕡傳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云云）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愧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懇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壽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舌海內忠義之士皆懼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無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終）

唐文鑑卷之二十

文宗朝

罪言　杜牧

（出本傳牧慣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為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

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朱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泥須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慎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

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日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取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

地人力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

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羨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杜牧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飆暴交捽

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為將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慷慨之氣其強傑愎悍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發所治指為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褻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

戰論　杜牧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其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兵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亦地盡取始始應賞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

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亡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賞極富益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悅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illegible][illegible]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illegible]書曰[illegible][illegible]之後吾以良將勁兵為鄉導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腹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

參校兇狠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吞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

紫宸殿問對　　李石

出本傳

帝[illegible]宰相進及陛帝嘗而嘆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嘆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己當然然責治大早雖十年致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聖賢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于學以德日新然向所以疾者憂勞有天其間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

之偕至乎石曰今四海爽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

阿房宮賦　　杜牧

出吳武陵傳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

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
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
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
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
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
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
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兩都賦 李庚

出文粹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
王道昇平大德丕赫歎予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
都而我宅焉廣狹榮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
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家之故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
此臣幸生聖世天下休樂雖未及周衛之位敢效臯陶
奚斯庶幾之誠謹肅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諷
矜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汭先生客于上京閭里人以秦漢成陽故事里人曰
非先生不習乎哉秦址新矣漢址蕪矣而去一合蝴為墟
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先生曰實若不識貌然沈慵歲
卦而日遠頹開古而知今為我源說恭承玉音里人曰
昔皆帝兆啓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為中原既攬二
年為唐遷都周榛秦莽乎蕪枅餘文驅煬迎卒于侑傳
華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禮壇新都之門闢
殿乾宮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
故人河間帝室戎衣既梲瑞氣洋溢讙聲傳於億兆煬
燎致乎太乙乃會漢酺發周賚謐萬類滂四海遂開國
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榮號凌煙指河

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搢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儀平
兩檻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稷而左宗廟宣達
周衢址以十二基張府寺高以百史環以文昌二十四
署六部提統按星分度儼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户
建倍齋於前王統綱維於御史端國儀朝實周察乎左
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東榮月沉西軒
倚九嶸之下瞰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開煙
籠凝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闕當辰延英耽耽宣徽洞達
謐室偶商接以重離緜乎少陽是為二宮複道遂廊西
則月華重啓銀臺內向中書在焉宗用宰相官者別省

延綠右藏廷子亭羚彝外故蘭錡於廡下天子端朝則
庭九賓發少府之𤨏琥陳彝常之官燃爾勾陳以警讙
翼雉翡翮而對分鵝入力卜鶴鶴先開千官就日萬品趨
雲滿遲遲而東轉閶闔習習而蘭薰外則國子招徒疏館
開軒左丘太學前校肄賓文膳豊中廚就教九年稽以博
士總之成均秘書典六籍品命校郎橫閣三重闈正鉛黃
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縱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太
傳在前少傳在後載言載筆出納謨誥鵷動鷺飛振玉
鎗金殷廟蓋瑚璉之器楚財懸杞梓之林已而燮和陰
陽經綸天地採擿昊牢籠虞夏闡孔子之學堂敷一

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
豹首金腰大頷猘𤟹張旆剝犀綴華奮目而虎眦振觜
而蝟磔柔六鈞貫七札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
別有陳旌𨶮鐵關外四七依榆關以作鎮拒柳營而開
壁逐雰則出塞飛𪃍伐叛則救陽作澤此王者之武威
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徽叔孫之春官命百夷之秩宗
則有封禪巡狩禴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
失次有朝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僭
不濫群臣之事有司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降五
礼各殊陳吉儀凶一寔是形天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

以親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國則昌卿士
翼翼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蹌蹌夫如是奎周而正
魯胡可殫詳洎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華木
匏竹簨簴鎛命官二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
格以陳宮庭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及乎御亂衣裳舞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
或布字綴行以述皇風此禮經之所未紀變憂之所不
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寬漢祖之德肆赦繆穆王
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
金鷄於仗內猞㒨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鐺追

典工徒騷兕煦痒紘決尭羊臺收白簡吏閣冊筆惣秋
官之計料不踰于三十斥匡衛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
司刑無冤冤之庭大理有鳥巢之獄又若嵩祖建宮玄
元之庭霞帔雲冠飄飄太清太子將有事也歲丑時邁
夏簋殷鉶傅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
孝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檻棠棣分華勤政外
名花萼中題屹雲中而佩鳳杳天外而舒虬於是天子
設席千盞百醴家人齒遊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
盛則長堤砥平錯則纓弁繁夥佩印分魚九卿六佐爾
威儀於行盍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騎沓街鷄鳴

衆邸火度青槐先導肇興後車奮雷迅以嚴聲不生微
埃人寂勿懅統以京尹臨人柄殺罔敢不謹豪家戚里
金張許史走綺如雲行卑君水拉枯精命曽不仰視亂
前王興後趙囲異代而殊擬其地勢也須奉葦臺倚漢
封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壽山指重城之二華拒
外門於兩關玄素交川灞滻左焉斷虹偃蹇而亘梁施
輪庭雕而睇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亦縣統
剌部什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搖鄠杜前張
分圻運乎馮翊盩厔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亘氏谷
所通商天子穆清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營至乃

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安羅
以周廬禁動息人用戒不虞其中則御水分溝晁明下
流在野決浣入宮環洲紆織蒲紉芰贊菱羞渚戲玄鷁
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泒作龍湫涘接河漢波通
女牛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户開煙浦家藏畫舸
爾乃裝家東作驟士黄壤樹以桑柘醫曹乎南畝以抗
以稌以黍以稷以輸太倉天子之儲士尊地中溫寒以
宜門多杖老室有番兒承化發謡帝力不知則有程鄭
之家白閭朱軒崇基峻砌侍駟高門木秀葺飽紅舒綠
繁茶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畫膺金缸夜明

羅綺巾幘鼓瑟吹笙群族僚賓以樂乎太平貨隧分烝
列次駢連中署肆飾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賨載
絲緞締紋紬蕉筒聲教之所致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
斯馬會同黃屯緇蘆金篆玉篇以張帝君用壯天廷于
刑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先齊之道勤后稷之功當仲
夏而獻繭立中和而視農然後籍廠時備粢盛告豐其
猿下情也則充鼓不懸晉木不列鎔金作執四門是謁
人辟達邦士無諱許示汝材而開青上諫行而寬達當
其萬國貢珍四夷納賝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國
度支主吝百姓既足斯焉充物後萃天府萬品以備供

職登饌則光祿獻府命爲則大僕承軾其樂人也啓九
重開三殿齒群官於火坐微公族於内宴于以訓恭儉
于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异迭陳似章之霓裳觀壯
夫之角觝御階畫陰帝座香宗繽紛宮闈窈窕嬪林既
受賜於逮昏盡拜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
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故有昔時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
子迎四氣盡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耳目作戒於心
胃秦政肆刑豢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騎列城徒罷驪山
復休上林奉址既還鴻門至今爲東郊之事也隋苑黃
衰置龍首山占地萬頃不爲人間邪門矢耕禽游獸閑

代謝物移綠垣不完此南郊之葬也豐水悠悠文王作周傳數子孫衰平遂遷乃胙鎬都武王宅居罔失披死豐鎬皆無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時以生漸祀樂祇徐遲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黍牲事亡地存爲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鑒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也因迎夏則鑒隋忽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鑒周勤知祖基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鑒漢誤知去儒即正獲天祚也四鑒以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太定安都居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之命

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奧區不一九衢六陌亦稱河洛如乎周卜今自隋華進十八里作啓東宅成者居者余得其故用慈聞見丕我王度予不識乎顛煬喬華中原毒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遑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高祖西安文皇纍千一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獸級東功乃立則創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天后朝壓伊是居於焉道遷明帝大同出震開宮恩破爾卿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乃周洛爲池譽清爲沼洞八門之金鼎控一眾之天矯在隋之姬務劃意規之隘侈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戒就重城不居萬盜齊構訖大業於義擧廓皇家而遜授旣而天睡以正地産以寶禎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貴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委出帝功旣成封禪祖行顯祖光宗勤依而析嵩我旬我郊三聖之靈壇在焉赤縣神州輿京比傳迎東山之貢瓢抵關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駕輅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梳甸發征崇垓覃懷鎮封土千船回鑒門導伊兩阜夾開育仁顧智堂淵庭隈爾其左披通東右埭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鷄御濟挾泜栄樹通堤抗鳳

樓於內庭矗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鴛毛鱗翠虹梁疊壯橫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臨流寫帝膂倚霞連屹屹言言翼大和而聳觀側賓曜而跳軒君遂萊之真侶瀛州之列僊鸞鶯鶴車往來于田夫嚴城洸啓千門萬力建倚對營開局接牖翠華在鎬分官以守監署惟三卿曹亦九臺閣高閎支馭東方乃傚二官別侍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illegible]闕之國風行乎燕薊之鄉郊圻作國屯兵孟津千[illegible]烟萬夫指指實兼武牢以食瀦溫唯是咽喉爲乎衿帶所流歟惟務周追魯俗而爲鄒化啟頑而作柔畏材挺擢多士

優游原膴膴而耕溺水濈濈而洗由士得天爵孝稱行
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之
史籍聳當代之人倫允友弟恭位皆崇榮右記標欄棣
萼爲名嶄首龜趺嶷峙變形指两馮而遠邈對二陸而
邈征至若里巷之新名閭閻之近華或區區而傳訛或
瑣瑣於異聞非徵底於將來何惨言之敢作且二諧尚
存始卜惟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于閒或得于傳
幸予勿華試爲予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郟鄏之
地中居帝城賢相聖營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

三十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宗微衰平乃遷逖用婦蜂諸
侯疾於夷元敬朔太史不頒百派分波爭個北源汜水
而鄭陽翟而韓晉殿河陽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壘之
土嬴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也南陽真人復運
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醲明醴和醺中質不
長桓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擀撑
陽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丕從許促斷
四十孫臣執柄三嗣徒立政由窮氏王鬐莫奮乘解土
萌炎居梟遂此魏之失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墻
構兵沈閼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墊波八王既分五馬而
濟左柱之裂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權在諸侯

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扭權在
親戚則晉走是以指各以其伎權興勢移運隨而去從
古如斯謂之何哉世治則都世亂則遷時清則優僵啟
弊則政名勿訥從代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
貿倚聯東人誇榮時則轔轔其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貴
衣食委斷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千蓮接舞高
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秘
如貊貧窮而稱賤筍而竭比屋相視耻衣空帛開場分
肆不列數客問觥同文書呼夜誰父悍子愉去徑即般
陝兆既饑[illegible]祖植無聲之樂萬然不息稽成康之周

際考文景之漢府攜代繫時不爲彼優我俗既饒我人
既驕災不思遑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漁陽兵起逆旗
南指我無堅壘匝旬鼙動衛天羯腥門開罷景殿搮武
成殺人如刈焚廬若薙蜀駕先移猶師後誓傷四年之
委燼奮二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推陣雲及夫掃臺榭
之灰收京野之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
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興六紀于茲七聖儲體平癰
補瘓故食識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能痛其喪亂而朋
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史不知也惟洛汱泱濆盈萬室惟
城職職市鄽軿比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嬉有笑

無懔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
乘之威儀矣物阜而時和指黎衢而引領作望幸之虞
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搖裔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
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言前年日南至
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端璉謂公
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年穀比登未極于富人
庶猶窘乎於壽域道小遂猶有枯天日月所至猶照
腹也戎狄雖貢西也猶剪今行大礼得不愧望乎天而
獻羞于祖是尚以聖政為愛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
哉為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

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堯舜之時
將躋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覆轍嗣
重渠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
可也

漢昭論 李德裕

出文粹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
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聖德承高祖文景
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
跋而東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
心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
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
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
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
賦與人休息百姓充實匈奴和親議鹽鐵而罷榷酤亦
信任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謂痛矣

入謝進戒 李德裕

此本傳武宗召德裕相既入謝即進戒云云

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

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
請借物為諭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
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
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
治亂繫信任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
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
又雜於小人害霸也太文德憲宗皆盛朝其始臨御
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
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興亂視聽故上
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

惟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批
令諸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
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
絀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
讒邪不干其間矣

唐文鑑卷之二十

唐文鑑卷之二十一

武宗朝

論朋黨

李德裕

取本傳武宗問宰相曰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對云云

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叔

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同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識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傳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周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

乎訪問劉邪隨會叔向汲黯考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墜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

與安說論樂意　楊收

出本傳時有安說者世用其知音收問五弦外二弦云何說曰周文武二王所加收曰如子之言少商武弦也文世安得武聲說大驚因問樂意收答曰

樂士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鍾之合激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故

鍾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說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其律爲商其律爲角其律爲徵其律爲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

代劉沔答回鶻相書　李德裕

出通鑑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賜可汗書上又命德裕代河東節度使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云云

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今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紇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

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

是歲回鶻爲張仲武等所破明年劉沔大破之迎太和公主以歸

追論維州悉怛謀事　李德裕

出通鑑

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

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
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内
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阸自須抽歸可減八
處鎮兵坐取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
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
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
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
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
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
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

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
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
一紀而運鍾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上李德裕書言澤潞事宜　杜牧

出通鑑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牧時爲黃州刺史

上德裕書云

甞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
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
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
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
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
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
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
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未爲寇之腴見爲
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與我
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
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
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
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

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
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
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
堡係纍稚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口高
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
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
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宣宗朝

諫復寺疏　孫樵

出通鑑是時羣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寺皆復其舊進士孫樵上言

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户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户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蟄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横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正授者唯昌黎文公蹤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埀于國典並

取聚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爽美矣若其代用
其旨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
道口傳其文吾無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
則似乎與禮爲未[illegible]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
教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二十賢謂左丘明以下至杜預二十人

欽宗朝

九諷系述并序　　皮日休

出文粹

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

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擇其逸
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
逸之九思其爲清怨素艶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
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原已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
足知其文難述其辭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
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依
騷也梁竦之辭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
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两派也昔者聖賢不偶
命必著書以見志况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爲不
明吾之命未爲不偶而見志斯文者吾懼來世任臣之

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
作以九爲數命之爲九諷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
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爲乎廣騷悼騷也
粤有覃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若吾欲以直道矯其邪
心兮皆驕吝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兮下俯咸
謂吾之偎爲愚兮並以吾之靈爲傴羌靈脩之乃吾知
兮先職我而爲輔奈其臣之狺狺兮及不知吾之所撫
吾欲以明喆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
正訐訐道兮州忠質而退蔽賢吾欲以醇醲之化兮反
當今而爲往古吾欲以付廢之志兮定新圜而反規矩

念僂覂之在位兮若象羊之當路內灼怛以如傳兮[illegible]
何知其所慂乃指天而懟懟兮將天奪乎閱祜求懟懟
以何言兮將求知其吾祖

正俗

有肪兮黠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塈而謂之不决有莅兮
輣而謂之不芳有軸兮轂而謂之不轍聲喧唏以熙音
兮氣鬱抑而空咽既懟懟以增慢兮又謾謾而不决[illegible]
彭祖以爲孺兮殤子以爲耋縣娶人之難信兮擇[illegible]
者之不悅佞爲癡兮何夫哉爲宋兮莫罰詐爲懈兮[illegible]
師謗爲玉兮何切氣既臙而必烹兮水方熱兮必折[illegible]

龖龖而似車兮忽縣縣而如飈乎欲動兮似華足將行兮如純玩不辨其顚跖兮遂一貫於羌終吾哀生之不遅將兮至死而惙惙念帝座之不燭兮故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廢刺

遇謗

靳尚之言兮美如孅子蘭之氣兮醲於醴既怒將以租向兮遂褰足而南征何慨慨以美色心懆懆兮何情耳兮懸兮忽勝□□祖兮忽盲日當午兮使旻天方晝兮嗟欲誠兮有□將啼兮失辭說霞脩兮似失出國門之驚軔識怨兮亦絲□□愁兮後鳴既徜徉兮夏水

復脊戀兮荊刑嗟余風乘於大訓兮涵清骨之忠貞既賓賓者之莫予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既怵仁以憑義兮遂甑信而規誠將真宰之不仁兮明為役余以此生繫斯之有戚兮固不能容乎鶴鵬彼蒺藜之叢織兮□不能讓兮社稷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子□京

見逐

荷為裯兮菱為襦荃為楫兮蘅為棹弭吾棹兮澧之浦駐吾楫兮湘之涓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函皇覽兮靜睨滑滑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白蘋日將暮兮紅姜朝浮乎鵑曉啼夕叫乎鶗鴂潺湲兮不止悠悠兮何之上玄沒兮北渚雲依佛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又何心而悲咨退不解其佩繚兮進不知其忸怩寒蜩悲而無聲兮古木棲其萎拔嗟吾魄之不及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悲遊

既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猰貐之能冠兮當一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輒已探而又遵兮佗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盲之病竟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虎以為患兮遂倒針以授柄將諛臣以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粤吾大以為不可兮彼以災而為慶儻靈均之魄有知兮刷吾恥於下瞑

憫邪

有美一人兮端憂千嗟萬怨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炎以莫迴兮淚啼極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沛瀁汀洲月色兮晼晚將睇浦上蘆花兮秋後秋天泬寥以何洞兮峯巒崢以如抽簇巑岏兮雨岸扯若疤兮踏洲遺余採兮澧之側整余陌兮湘之頭集

其亦亂兮君兮歸來故都憤不可留兮余昔爲伍胥之
傀兮胥摻而余逝兮未闋貪位以惜生兮執屬鏤而
不懦兮君兮歸來故都憤不可留兮余昔爲弘演之䏙
兮演自殺而余行兮余未闋演惜余以不死兮俾其義
而益與兮君兮歸來故都憤不可留兮帝命余以輔君
兮亦以君之忠介兮今以忠而見閭兮尚盤桓而有待
兮將自爲貴而入蜀旅兮其志乃悔兮將戀骨肉而惜
家族兮何不自裁兮梟食母而獍食父兮見禽獸之爲
主兮旁洲殘昔眉壽兮實梟獍而同名兮君乎愼勿懷
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兮

責南詔蠻書　牛叢

出南詔傳南詔入寇僞欲假道入朝請入成都黔蜀正收西川節度使牛叢責以書云云

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俾
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大學使習華風今乃自
絕王命且蛇雀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
都以武備未脩故令爾突我疆埸然叱橋炮江之狀積
皆附城不四年後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
人爲軍十軍爲部號將主之凡部有強弩二百錡斧輔
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擾刀輔之矟矛二
百連鎚輔之又軍四面而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蕘求粟
牛馬犬豕淸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樵采我日出
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
也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
必晝夜戰不十日憊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犄角相從
皆蠻之深讎雖女子能臠斷溥賊況強夫烈士哉爾祖
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顧臣之何恩讎之矣耶蜀王
故殿先世之實宮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禍且不測

僖宗朝

請對不召極陳 出田令孜傳　孟昭圖

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

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
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
所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
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
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
天子北司豈悉中於南司廷臣豈[illegible]於敕使文宗時
官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有天子播越而宰
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
猶可追也

乞蠲租賑給　盧攜

出通鑑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麪蓄槐葉為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上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昭宗朝

戒子孫訓 出本傳　　柳玭

大凡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涖官則絜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絜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階下升

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願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荊門則裴贊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於信誓如逐電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匏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

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横馮愛其[illegible]貴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而[illegible]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除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髾客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餗相國元輿與李緐有隙爲御史鞫誅獄窮致緐罪後餗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仕林比見諸家於言以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甚謂之重蠹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胥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議遷都　　朱朴

此本傳朴昭宗時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不報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七崋石門章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以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業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鄧實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

勸諸建討賊書　　李愿

此通鑑所載昭宗官劉季述王仲先所[illegible]

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鎭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亡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忠而

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從程乍乘輅播遷號泣來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儀義感人心至今謳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兆要衝似兼狩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述難不能用事特之崔瑩謝病去

論宦官不必盡誅狀　韓偓

此通鑑上與崔胤謀盡誅宦官韓偓曰事禁大甚恐生他變胤不從上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偓對云云

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忷忷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以終不能致太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此事上深以為然曰終以屬卿

答李克用咨問　李襲吉

此通鑑時李克用欲盱軍食置甲兵修城池以使引咨幕府掌書記李襲吉獻議云云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讒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乎見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糵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謹按襲吉為李克用獻議於唐家收叛和無所與然以其中有名言故節而附于末簡

東文鑑卷之二十一

唐文鑑二十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賀泰編泰字志同吳縣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是編雜採唐文所見殊爲隘陋前有林瀚序稱兩漢有文鑑宋亦有文鑑惟唐一代闕焉如曰一朝必當有一文鑑文何以必當名鑑也如曰唐文無總集是併姚鉉書未見矣蓋明代書帕之本其紕繆往往如此